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九一冊目次

懷清堂集二十卷 （清）湯右曾撰 首一卷 清乾隆十一年湯學基等刻本 〇〇一

存研樓文集十六卷 （清）儲大文撰 清乾隆九年刻本 一六三

懷清堂集二十卷

（清）湯右曾撰

首一卷

清乾隆十一年湯學基等刻本

懷清堂集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右曾撰。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少以詩見賞於王士禛。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問掌院學士揆敘、聞湯右曾工詩、令以其集進呈。揆敘遂以右曾所作文光果詩上達

睿覽、蒙

御製賜和。今刻冠斯集之首、實千古儒者之至榮。是集刻於乾隆乙丑、論者稱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厓。兩家之間、莫有能越之者。今觀二家之集、朱彝尊學問有餘、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鎔鑄變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隨、而根柢深厚則未免稍遜。齊驅並駕、似未易言。然亦近人之卓然挺出者也。

仁和湯西厓著

懷清堂集

本府藏板

賜和吏部右侍郎仍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湯右曾

西域滇黔有此種花從貝梵待春融龍章瑞應題真境載筆欣瞻近法宮肉白皮青多果實香和氣密待詩公冰盤先獻楓宸所更喜連連春雨中

文光果倡和詩

瑞應寺並蒂文光果爲揆愷功都憲作

湯右曾

方之優鉢形殊似擬以摩羅味較融忽見一枝隨驛使
驚傳並蒂出花宮　天題煥爛真成瑞交苑光華洵屬
公佳兆門闌應有慶雙生仙果海山中

揆敘和韻

祇園寵錫　天章後珍果聯翩瑞氣融蓮似並頭霑法
雨鳥如共命集禪宮新詩題品先投我佳話留傳始自
公更喜萬人歌　御藻文光長燭塞垣中

張廷玉和韻

喜看仙果騈枝秀倍覺香林淑氣融聯璧種從金粟界
雙珠擎出水晶宮狀窮草木遺嵇數寫入篇章仰謝公
瑞應敬承　奎翰錫長霑甘露五雲中

蔣廷錫和韻

雲章似洒菩提露仙樹還須　帝澤融千載花空西域
果一枝瑞應化人宮天邊並命今爲侶掌上牟尼預祝
公自此年年結雙實文光永耀法輪中

勵廷儀和韻

欣看並蒂生佳果綠色離離芳氣融瑞應題從　天子
筆文光祥發梵王宮徐卿二子曾隨夢謝傅雙珠早望
公貢入　蓬萊香案上一枝相映玉盤中

陳邦彦和韻

形如蕉卷甘同蜜碧玉雙苞色更融　寶翰纔頒懸法
界奇珍旋結獻　離宮騈房呈瑞逾瓊實四韻題詩愧
鉅公無限禎祥看碩果栽培總在　帝心中

趙熊詔和韻

嘉名自叶　天章瑞珍味還資佛力融獨擅春華誇藝
圃雙擎珠顆出琳宮筠籠早上蓬壺島綵筆應推燕許
公好就新詩占吉兆綸綍並掌紫垣中

王圖炳和韻

我　后至誠能動物纔題瑞應格昭融化霑草木徵騈
實巧結花房托梵宮靈果有心孚一德　天章獨步服
羣公柏森新署　奎鉤麗相映文光並蒂中

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先大夫補授吏部右侍郎仍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赴熱河謝　恩　上問滿掌院揆公曰聞湯右曾工於詩有刻者可令進呈揆公奏曰刻者未之見適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　上即命取閱隨　御製一首　賜和有叢香葉密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以為　聖眷特渥儒臣至榮同官諸鉅公因羣然屬和一時　天章雲爛秀映河山鼓吹隆平千秋僅見今未敢彙入集中敬另編之卷首以紀　天恩以垂不朽乾隆

丙寅年秋八月上浣男學顯謹記

萬物之品惟清者貴天以清故高地以清故靜世以清故泰人事以清故理人之美者膚清神清文之美者格清韻清至於一句一字亦莫不有清濁之分焉觀於西厓先生其得宇宙之清氣而發為政事形於翰墨者歟余與先生先後官翰林石渠天祿間望之脩然若白圭振鷺者先生容也口不作俗中語舉體無常人事使人攀緣徑絕者先生之為人也既而列諫職稜稜有霜氣司文衡朗朗若秋月

聖祖以公擅大手筆俾教多士又以公有人倫鑒俾貳銓衡人才蔚起官秩咸敘公餘退食焚香宴坐蕭然若老諸生賓至則瀹松茗具南烹談諧間作觴咏疊奏盡一時勝流所居有卉木竹石玲瓏幽茂入其中者不復覺在京邑蓋先生之清風高韻雖處朝列而閒遠自得如此少以能詩見賞於漁洋先生漁洋之門詩流總萃先生與夏重爲稱首其詩無所不備而相其契匠要歸於清非特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懽宴贈離流連景光之作情與境會無不清無點塵也即應　制明光之宮珥筆豹尾之內摹卿雲而繪日月揚厲鋪張鏗鈜炳耀總無一義涽茫而闇者一字昧沒而雜者鶴之鳴九臯也其聲徹天然必於霜曉月夜風之入勁松也疾徐大小

不同皆泠泠有天際眞人想惟其清也可想見先生之詩矣令嗣齋集請序辭以余不能詩不足以知先生之詩知先生詩者無如夏重宜丐其序固以請遂畧道其蠡管之見而缺所不知以俟深於詩者之備論焉北平後學黃叔琳頓首拜序

詩以理性情而已無乎內而飾乎外其辟也轄有乎內而欲乎外其辟也莽勝國中葉以後實交病焉則琅邪歷下之曹建鼓而馳之敺一世之學者相胥而靡其於性情之事遐乎遠矣泝其醇而可宗者惟李長沙乎長沙當有明盛時迴翔館閣持雅宗之揭宏長風流衣被海內及其門者皆卓然成家無畫疆立幟入主出奴之私是以舉得其性情之正百世而下春容廣博之象猶可想見吾茲讀西厓湯先生詩而益知之蓋先生立朝之日正我

聖祖鴻藻景鑠炳焉天文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合肥新城諸詩老與先生于喁唱和推挽後先壚鞴翕張芒寒色正而一時平津開閤之俊綠池應教之材萃於京師者皆極天下選先生雍容延攬扶輪而承蓋其見於詩者琅乎璆璜衝牙之音錯若黼黻纂組之采其時與遇之盛視長沙蓋過之宜其引星辰而上決江河而下靡不極其性情之和也迨後持英簜握鑑衡總轡梁宋之郊理檝洞庭之野雲垂水立瀾汗無際崖高谷深譏倪軒豁其發舒者愈遠而終無所觝掎掣曳以稍紋其優柔溫厚之素夫長沙不出國門四十年長養有餘眞摟未極於是嘆先生之所閱歷為更廣而其性情之超軼

大而益醇者寧易量耶且夫無乎內而飾有乎內而欲其癥結在隱微之間而逐逐者曾莫之知也吾故於先生之詩獨論性情之真既塞嗣君之請亦以著瓣香之有託焉耳至此集緣起俱自吾師北平先生徒以往日院中之雅手書反覆諦誘鄭重郵其手抄善本屬爲校刊必欲傳後而無纇前輩之用心厚矣并附以諗同志云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重九日晉陵後學潘思榘撰

今之譚詩者輒曰南施北宋此非篤論也北豈獨荔裳南豈獨愚山余官轍所經北極塞南踰嶺與其賢士大夫遊而歎西厓先生之詩穹乎爲一代名家矣詩有才焉有遇焉有才而無遇騷屑菰蘆自喟屠釣窮而後工亦欺人語耳有遇而無才卿雲糺縵卷阿矢音惜乎其不能鼓吹也二者蓋難之先生少壯通籍列官清要典文章備顧問我

聖祖仁皇帝寵遇特隆所著文光果詩嘗得

睿藻賜和又

命隨諸王大臣遊

避暑山莊一時異數　朝右莫不欣羨其榮自後司憲度晉銓衡簡要清通才望久屬蓋有其遇矣而又有其才方其朝夕論思肆志風雅上之摛華掞藻拜稽賡颺下之贈答燕游吟詠性情其所爲詩皆溫柔敦厚卓然爲南邦之秀亦深合古風雅之旨矣當是時新城王尚書貽上以泰山北斗之望跐跋騷壇領袖俊彥不材如余亦得與忝末坐親承麈論而先生早以能詩爲尚書所鑒賞登堂嚌胾進而彌上宜其先後同揆必傳於不朽無疑先生爲少宰者九年余時備員比部恒接謦欬風神高邁容儀俊爽琅琅如玉山照人至今猶髣髴在

且茲余奉
命撫浙為先生釣遊地過廬式里不勝西州之感歲乙丑先生子孔茹文孫融書謀鐫先生之遺集而黃崑圃潘晴巖兩先生共助成之歷丙寅冬始告竣凡得古今體詩二十卷問序於余手披一帙迴環諷詠益信蒻棠愚山不得雄踞南北也惜乎不及再質於新城尚書云
乾隆丁卯歲孟春人日兩浙使者納蘭常安題於氷淨閣中

懐清堂集目次

第一卷
古今體五十四首
第二卷
古今體六十四首
第三卷
古今體七十六首
第四卷
古今體五十四首
第五卷
古今體四十九首
第六卷
古今體九十四首
第七卷
古今體七十三首
第八卷
古今體九十一首
第九卷
古今體六十五首
第十卷

古今體六十五首
第十一卷
古今體九十七首
第十二卷
古今體六十首
第十三卷
古今體五十八首
第十四卷
古今體六十三首
第十五卷
古今體六十五首
第十六卷
古今體七十四首
第十七卷
古今體五十首
第十八卷
古今體五十六首
第十九卷
古今體一百一首
第二十卷

古今體六十首

懷清堂集卷一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過愚溪

我讀蝜蝂傳居嘗念高危柳侯亦知道未用譏訶爲懷
慨功與名失墜差豪氂文墨本小道況
乃工奕碁羣小既喧豗國事幾紛披風波一蹉跌遠逝
湘水湄扣舷動哀吟離騷詠江蘺西山萬古色冉溪清
漣漪種漆思南國成器詎可期三亭衰草沒故蹟誰復
知茲溪非云愚使君失意時潀潀漱寒石清潭有餘悲
我來愚溪上更詠溪居詩

柳子祠

丹荔遺碑字芳椒酹酒痕清溪自寒色返照入祠門種
朮風露晚結茅山水源平生靈爽在夜夜叫哀猿

鈷鉧潭

沿流直過西山西水聲激激風凄凄瀅泓微底不受泥
一堆寒碧浮玻璃崇臺延檻望秋月天高氣迥忘卑棲
千年剝蝕潭上宇空聽落日號荒雞

曉遊朝陽巖

言尋朝陽巖烟日初弄影清暉媚幽姿散步得妙領遞
娟浮嵓巒遠目試一騁俯瞰瀟水流含漪渺千頃探奇
下幽窟潛蛟舞浪井處徐清風來蕭灑俗緣屏林梢法
華寺斷夢淒已冷清音非絃匏吟嘯坐日永

漢陽渡

朝趨武昌城暮指漢陽樹風波出沒間一日兩回渡江
邊老人見我熟笑我往來計真誤停辛貯苦不得言破
帽青衫在行路既不能春風細浪沙棠舟玉簫金管坐
兩頭又不能漁舠一葉舞空快踏浪上下隨鳧鷗乘此
兩板船泛彼萬里流千丈俯蛟室九淵跨龍湫張風無
帆掀無柁一夫雙槳如烟浮吳兒非解水楚俗寧善泅
波瀾談笑意自得勇若壯士挾兩輈蹴怒激心翻白鼉

顛風雲浪高我我忽而扑面始飛梭譁船苦撓沙岸住
不歸性命隨濤波嗚呼性命隨濤波艱難歧路奈爾何

黃鶴樓

金梯玉房不可求誰跨滄海凌瀛洲溶溶雲霧江漢上
百尺遠抱空中樓問樓始何年千載歲月遒封火燒不
盡云此仙人留仙人駕鴻翩翩去黃鶴尚落清江頭訃
異繡栱斜簷首若飛我來軒窗開面面恍躋獨步汗
漫乘風遊妙絕般與倕斧斤窮雕鏤象形會意儼飛動
青田萬里誰當儔樓中羽客來丹丘玉顏百鍊須髯脩
傳聞風月最佳夜一聲鐵笛橫清秋潛蛟起舞老龍泣

霓旌翠旗今在不西土亦何事來此維輕舟樓前㩻策
聲樓下江水流孤雲飄落百蠻路仙骨未拔仍羇愁

奇蘭鋪 永州西十里有蘭生松顚叢徑丈許土人云昔有人盜之爲雷所擊而傍枯松尚存

千年屈曲虬龍枝兎絲女蘿縈繞之風霜晩晩不相保
雖有親愛誰得知領南寄生叢神木萬點葳蕤攢老樹
漫山箛俗那足道可惜幽人在空谷藝畹從知旁水涯
孤芳一任荒榛曲一朝下上臨天風毓敢丈夫如此松
移根千尺摩蒼穹霧聚與神雷誦本幹著滋枝葉茂
秋花淺碧春芽紅夜半小兒思引手谷際驚霆逢鬼笑

道傍老樹空輪囷電尾㷔㷔燒爲薪蘭兮蘭兮性守貞
木有本兮水有源藤蘿附麗何取縱得榮華非本根

飛鸞橋

曉起堂驛埃晩飯投山村衡州十日來日苦風雨塡泥
金雖戰不得洗嘆心娛日誰復論朝來灘聲作雷吼
浪遙蠶蒼山根僕夫顩我歎中心增勞煩俄然絕境得
披豁長橋遠跨飛水源橫亘二百尺迤廷二十門雲中
忽投鴐海霓潮上倏露浮天蹤憶昔行人久病涉浮梁
連筏隨波翻萬夫從石鎭蛟穴下鎚積鐵防鯨吞重添
飛樓臨縹緲更架傑閣聽潺湲我來一步一移目四山

蒼翠手可把恍如移汗風輕帆艤行處遙下水微見舒
舒嫋又如康莊之道按轡數十里蹤張詛有犢破轅若
施性難布瑤席使令歌舞行金鞭丈寒韓惜水勢減不
及春夏秋節吞好景潛已移過眼那復存後山冥濛霧
雨繁前山嶔岑虎豹蹲憂虞苦多安樂少一身萬里勞
心魂

自江口放船入洞庭

七山萬山臨湘湄羣然舒平趁浮空雲夢細莫數
洞庭七百天外府日東月西相吞吐環混宇宙自振古
潛蛟老龍蓄雲雨湘妃漢女送歌舞我來落景巴陵莫

萬頃漾作金盆紅塔勢𨺗鼎煙濛濛泥濛恰得生微風
斜挂帆席推篷篷快哉手招浮邱翁岳陽樓高琴嵌空
君山螺髻如畫中

磨崖碑

青崖蝸棧眞危哉西下浙水寧東洞移渾六合卷清霧
中興大業由天開衡山山人謁靈武魚水道合無睽乖
桓桓忠勇李與郭手執枹鼓如霆雷姦兇滿盈神鬼怒
將相和協功名偕金如木母火當殪封屠家禍誰胚胎
二京收復凱歌入父老泣下長安街烟花紫禁列冠冕
龍東鶴駕靑春回艱難泰極共肝膽安樂骨肉相嫌猜

飛龍小兒竊國柄表裏宮掖亂所階長慶樓空夾城閉
玉房朱戶生青苔凄涼西內情尚爾摘瓜況自歌黃臺
漫郎摛辭意深痛浯翁弔古留餘哀春秋史法非須體
石湖晚出空譏排平生兩眼熟拓本愛此片石江山隈
蓬州垂老嗟遠竄歲久妙墨重摩揩攝衣拾級歷千尺
孤亭下瞰雲濤堆撫時感舊增歎息啼猿落月同徘徊

我行二首

我行亂山間登頓力已勤下路欲崩石上穿始生雲陰
霾錯昏晝高低亂氤氳一身塗路長何由息勞筋天邊
有斷翼哀鳴呼其羣山外啼清猿凄斷詎可聞宮道人

烟絕空見水沄沄頻年困兵戈誰戀榆與枌比者賊蹤
滅尚未回官軍
飢腸已雷鳴日暮況風雨遙望蒼山根晚橫烟一縷僕
夫衆示我喜色上眉宇叩門乞酒漿安眠借廊廡相視
但瞠盱誰解相噢咻懷哉佳主人逆旅心獨苦窮山多
盜賊深夜走豺虎防身有何術微命賤如土

湘山寺二首

花雨飄寶幢微風韻塔鈴馴鴿上齋鉢老僧閒誦經客
子入門來佛燈晚熒熒被徑蔓蘿葛閣香啓幽扃法界
優曇華三歲始一零（寺有千日蓮一年一開落）廊深苔蘚古地僻草
木靈緬惟咸通來日月如奔霆頎然金粟老彷彿長眉
青
林喧鳥知曙鐘殷寺初曉踏石穿烟霏屈曲羅翠篠暗
泉尋石罅海眼逗雲表湘流去迢迢青山明鏡繞雲重
巖岫複水遠見鷗小平生慕躋攀志與禽向矯香門昨
夜夢一去墮縹緲悵焉解纜行飛輊尚林杪

桂林使院呈喬石林編脩

漏永凄風響閣鈴語闌殘燭尚熒熒五湖南下悲身事
百粵西來傍使星枕石本難欹處穩看花不擬醉邊醒
途窮肯問諸侯禮歌舞筵中酒肉腥（時中丞以下皆請相見謝不往也）

話蜀中事

尚餘苦熱在秋林更帶蠻溪水毒淫三峽波濤似雷吼
誰言如綫復如鍼

納涼

薄扇輕羅稱野情釣床筒簟有餘清孤懷能到古人少
萬感盡從閒處生倒挽九牛真細事獨扛百斛亦空名
西風取次成追憶鱸鱠何由入旅羹

讀陸辛齋先生感事詩

寬大何來見賜租催科日夜下臺符七言字字堪揮淚
一幅流民鄭俠圖

夜中大風雨得二絶句

巴陵南下歲將徂。駭浪驚風走畏途。今夜聽來孤枕上。恍疑身又落江湖。

尚有輪囷醉膽横。十年心事短歌行。牆根老樹緣何意。也作冰河鐵馬聲。

秋月一首寄家兄

自從漢江來。六見月圓缺。徘徊穿房櫳。曲折散林樾。清輝豈不美。可惜照離別。攬衣步前除。夜久衆星沒。惟餘短牆下。露冷草蟲咽。念我同懷人。踟躕待明發。

野步

散步聊來此。斜陽獨自來。鳥鳴松逕寂。風過竹扉開。種菜先除蝗。燒田尚剩灰。村童詩客至。三兩互驚猜。牛羊下隴坂。墟屋上炊烟。野店殘陽路。山橋落葉邊。荖壹說笑人。竹筧引分泉。用此爲農樂。供家不用錢。

跋喬石林編脩使粵集後

使節南溟萬里長。乘潮解纜興徜徉。玉堂人物風流在。况爾湖山總不妨。

桂管歸來已二年。眼中歷歷舊山川。傷心灘水關邊路。一度看詩一惘然。

讀汪叔定見詒之作兼懷令弟蛟門北部

幾將萃擬笑當塗。陶謝風流今在無。只有韋家好兄弟。詩如水淡見工夫。

日暮散步登城西樓

積雨始晴霽。欣然試出門。斷烟生委巷。殘照入孤村。畦長新蔬甲。池添舊水痕。獨遊人跡少。一一看鴉翻。

雉堞參差外。江湖俯仰中。危樓坐凭眺。秋色敞虛空。渺渺帆檣影。蕭蕭蘆荻風。翩然幽興在。且欲問冥鴻。

寓目即成秋。荒村小市邊。瀰漫分野水。欞經對秋田。隔壟呼牛笛。歸人採芡歸。爲農眞自樂。辛苦得豐年。

歸路猶延佇。佳時苦易過。人投暝色去。寒入袷衣多。闌闇烟中鴨。殘菜雨後荷。小詩聊記取。有興即高歌。

別喬無功

感時無那歲崢嶸。暫輟征車想去程。冰合河壖狐過跡。雪晴江上雁歸聲。與君兄弟依依在。落日郊原莽莽平。尚許爲君留十日。淋漓豪氣正縱横。

簡喬雲漸

淮南插腳一年住。歲月過眼如迴飈。蝸蚓入户蓋繞砌。時時尚得來朋交。昔巢風義我師友。一見便歎高山高。叩門從請敢辭嫌。木鐸謬與黃鐘調。君眞採擇及葑菲。明信謂可羞溪毛。巷南巷北燈火近。舍西舍東夢寐遙。

贈王崑繩

秋風颯颯吹蘆沙楓林一抹飛霜花掩閉齋戶忽已冷
日落高樓盤桓獨徘徊有客訪我至姓氏久違傍人諳
東陽大小吾所羨得一已足慰蒹葭悲歌感慨燕趙士
翻與江左爭風流拔髯爲我論作者直從上古窮羲媧
中間雅鄭各判別往往魔則兼淫哇蟬噪入耳意不厭
妙語散出紛天葩飛來十日未爲久迫請忙似遊春車
我亦時過話詩律歸路每待微陽斜城北喬生吾好友
生既不惡資殊嘉花前小酌日召我道此篤愛無瑕
明燈絮語似夢寐酒杯吟卷忘天涯五更漏跋未肯住

且待東海升朝霞放成長句貽贈我龍騰鳳翥相紛拏
遠陵意氣涼華少似子爭力誰能加我詩委靡媿大手
八音不振作答遲縮頭縮尾亦徒爾聊復贈行當馬撾

寓江舟次感詩

如我思君苦相若如飢飲食先流涎一朝獨坐空館裏
側想從屐心茫然自載布襪性所好欲往追隨無因緣
領歲登前上元夜坎坎伐鼓歌喧闐待公不來踏筵舞
浮江一舸春風顛光陰荏苒憶故國旅夢常遶東南天
傳聞使者近封節煌煌千騎來聯翩旌旗遙駐御史臺
笳吹時到西湖船正逢四月五月後梅雨洗出山娟娟
酒杯茗椀時到我肯令三日無作抱瓮君散髮臥江海
風味頗似斜川陶平生俗事不掛眼朱黃點勘忘昏朝
詩騷苦語肺腑出自有何當河魚寄遠道勞奴致雙鯉
始聞謝病收羣賢一朝別秋堂冰雪今宵夜雨風蕭騷
要從歡喜生欲忘俗游吾詩聊可供談嘲湖平秋月勝
水濃獨占好風月好船放流新興將閒聽一詠
能邀少須健飯讀前會一天同踏城西郊天公此福未
容與待放海月生烟樵

閏六月二十日王方若生日爲作長句

王郎生時六月閏到此始經三度逢乘除强弱到六歲
坐覺儀象羅心胸古人推算法則簡爲予詳說如奇蹤
君當招客我當賀一飲三百玻璃鍾西風初生括策策
劇暑未退炎炎蒸海東月上靜影綠秋河一道水搖溶
擘衣四顧莫歎息即今飲酒歡娛明年明年君始滿
鬖鬖無髮白歲月二頃亦可謀生計遲遲兒郎好筆牘
赤手往看駿生龍不爾南山北山裏一錢亦作窮耕農
阿侯玉雪看姿容一生辛苦毋乃俗那用萬戶爭先封
是時我亦尋舊隱江南的的圍翠峯山兄漁弟足瀟灑
墨場酒地思追從短箋倘肯勤過我待掃花徑呼諸從
詩成放筆一大笑驚奇忽拍枇杷館

探幽要使單騎從，遨勝不惜衣裳寒。題名山寺三百六，
傍人擬作飛空仙。酒酣倒吸波底月，筆落追放風中烟。
鳳閣文詞新有樣，翰林風月誰當傳。欲游自嘆不同賞，
空憶倒載迴朱軿。秋風初生木葉脫，我欲歸掃三椽眠。
是時公倘未即去，使合一日爭千年。

偶成

梅花嬌小杏花殘，此段春愁了不堪。一跳輕綃雙燕子，
喚回歸夢到江南。

酬潘廣文廷生見詒四首

大雅委荊榛，斯人久寥落。吾生苦不早，心跡長寂寞。

年抱遺經，微尚夙有托。誰能導其源，浩浩觀海若。
海上有君子，身老道益篤。讀書七十年，細大悉討論。稽
弓言物始讀，學古不在敵。歎息耳食子，焉能窺藩籬。
忠義在天下，皎若行白日。卓哉三四公，（謂文信與姚社陳白及吾鄉徐）
（顧公）事載史臣筆。若今老書生，舊袖談一一。行成稗官
錄，用以補闕逸。
我昔遊吳中，竊窺一語妙。（廣文以事落職今叟為講學）今兹淮南路，
半面接言笑。晚將零落意，託契到年少。張叟彼何人，往
事還憑弔。

題喬子毅小照

白衣青鞋得閒身，幾曲寬衣一幅巾。池上風流今在否，
相看已是卷中人。
劫火銷沈歲月遷，不將人事換天全。朱顏綠鬢還如昨，
彈指過來廿八年。

柘水舟中遇大雨

青天漭漭潑墨色，黑雲如山壓江立。一條倒挂日脚明，
萬斛飛泉瀉空黑。呼來自是風雷會，幽處如聞鬼神集。
吾舟小比蝸牛廬，苦怒腸飢衣更濕。蕭蕭擊鼓移陰晴，
兩岸漭漭龍蛇騰，縱橫亂走塘下水。磊落已見天邊星，
蛙鳴池上聲閣閣，螢流草際光熒熒。同聲近人語闌
依然殘照籠煙汀。

觀何錦泉家樂

我醉來爲主人容，丹梯直上三十級。紅牙檀板才一聲，
珠裙美人旋行立。中開簾玉色勻，小史羅襦香氣襲。
誰其主者芙蓉仙，紫衫兩部迴春妍。雲飄霧閣到今見，
絕藝一一誰爭先。白雨催來羯鼓點，纖腰撚出琵琶絃。
宜春院中撥亂筝，雙成座上吹和笙。一枝鐵篴水龍吟，
三尺玉簫雛鳳鳴。忽聞清音起重疊，姊妹桃根復桃葉。
爭閒聽出猶可憐，況是蛾眉好腰稱。歌扇新開瓊樹花，
舞衫舊習春風蝶。不記今宵正三五，璧月中天夜已午。

哀絲急管爛不收肯捉回鞭踏街鼓已成疊幅當報投
更索鬭酒飛觥籌狂言一發驚座客欲爲越女三年留

贈丙淮巡鹺六首

大海環東萊滄波沙無極明公生其間吊藏萬夫特早
入承明門丹夢勑頒色許身良卓犖當官必正直謨謀
見真儒破砦投群力翩翩朝陽桐威鳳占五德
古者設漕官上可比宰相君不及堯舜心恥常怏怏直
前論事時百折氣逾壯公來簪向筆高議殿廷上時清
主既聖直道少抵謗還聞補五絲辛苦意不忘
三代制國用其本在力田後世貧錢刀利盡民力殷俗

偏每漏此我見不謂然山海天地藏百姓詎敢專但勿
較分銖寬大衆所便今看周孔心未讀管晏篇
矧惟鄭公鄉乃在公井里淵涵富經術千載繼前軌上
之窺皇墳下逮迷子史餘事爲詩言雅音被宮徵銀鉤
勤翰墨爛爛光照几豈徒風節殊廷諍傳諫紙
囊無金門粟家有珠履人名流例愛士默默情自親道
義收確錯詩書浩涯津琰琬韞已輝椒房香可紉乃知
氣質廣更歎品藻真引領仰末風願言揖後塵
二年都城客取友素心最側聞公子賢一見下交晟
時迫嚴冬雪意飄灑外風流甫觴咏馬嘶促行旆惝怳

猶至今歸帆亦吳會通門懷半剌節下整襟帶

海陵官舍送馮大木歸德州限韻

江上昔相見秋風紅蓼時廣陵斗酒別殘雪挂松枝荏
苒過三月殷勤贈片辭冷灰離恨劇屬思未嫌遲
千里歸心疾聽君醉後談此宵唯接燭何計可留驂玉
鈴輕飛雪朱鱗脃擘柑且留今夕夢猶自遶江南
別袖牽仍絕征鞭挽不停路分殘月白詩待遠山青磵
口荊雙兔沙頭酌一瓶只應憐寂寞晤語憶寒廳
我數東歸近幽居興未涯雪消看種秫土潤遣移花湖
雨千絲細江雲百尺斜幾時君一訪烟水認浮家

懷清堂集卷一

男學基學顧孫衛源孝策謹校

懷清堂集卷二

題新城王清遠園居十三首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石帆亭

渺渺雲中帆茫茫烟際水何年一片影吹入户庭裏靜聽波濤喧卧看嵐翠起

樵唱軒

石脈轉嶺背樵收出林徐遐有幽士懷自然太古音賞心與之遇杳杳不可尋

半偶閣

古之學道人往往耽禪悅青蓮窮妙相白足講入滅香清半偶餘便足阿難說

大椿軒

有日號虎兕精為青羊八千紀春秋陰此君子堂人門斤斧斧歲月安得長

雙松書塢

種松偃蓋枝似亞雙榦直抽甦及春華六月結成實偓佺古仙人服之好顏色

小華子岡

崇岡傍淺瀨寒山幾縈複紅泉碧澗路永與清泉逐弄月下潺湲麻源第三谷

小善卷

何年靈境闢蒼鮮洞門古冉冉封香雲毵毵落花雨我愛服玉方欲往訪鍾乳

春草池

芳草倏已春茸茸一池碧不知池上水清淺生幾尺良游愜素襟幽夢寄遥夕

三峯

誰將三芙蓉削出太華頂巖巒穿窈窕冰雪照清迥攬衣此孤寒頂灝氣排谷窦

嘯臺

琴瑟終假器笙竽止諧俗不如激清音發齒粲如玉迴風結流川高臺寫遺曲

石丈

丈人嚴嚴姿貞期逃難對風霜識本性娟好謝俗態長與鈍奇人晚節共棲遲

竹逕

捎雲出萬竿漏月穿幾个風來忽成韻幽響日相和掃逕延清陰彈琴夜深坐

綠蘿書屋

靜知世網球淡與古言會秋堂一散帙點勘丹墨外晝長寂無人微風動薜帶

題畫

金爐三尺火微紅寶篆香銷錦帳空皓腕一拋珠鈿落回身斜倚玉屏風

鬢亂釵橫不上樓夜來孤夢到并州分明認得蕭關路白草黃沙一片秋

仲秋釋奠

海甸同文日橋門釋奠時牲牢遵舊典肸蠁肅神儀迫統三才合儒宗百世師器猶存俎豆祀已重壇壝律應

清商管齊先上戊期侵晢開紫陛列仗擁黃麾韻欲流金石尊看潔象犧蓼懸存虡業瑤篚薦堂基素壁留香久靈風卷幔遲俊如函丈接炳若日星垂醴酌思遺版車攻有舊碑槐陰當殿合松蓋拂雲欹仙草依幽砌文芹漾碧漪清時修禮樂上相主盤匜調燮勳方大精虔意不虧丹楹浮翡翠碧瓦護琉璃瑞氣澄清靄祥光接曙曦溯源繼顏閔名德重皋夔璧水羣賢在蘭臺百籍披宗風傳絳帳家法守皋比吾道今安仰斯文總在茲青衿諸弟子聯袂獻聲詩

和寄家兄廣厓

七字詩來洗旅塵荊花齋閣句清新看雲白日憐狂弟聽雨閒宵憶古人夢裏獨歸江上路病餘最怯酒邊身何時真了村南約未用山堂更買鄰

秋霽出遊白馬湖兼到近村雜成十絕句

出郭真成爛漫遊水村隨處寄悠悠眼明初見湖邊路蒼莽風烟一片秋

露凉咽咽草蟲鳴素練烟消出曉晴又是碧花紅穗了一年秋意可憐生

敧斜幾曲入僧蹊小闢松門不厭低意在有無思一語便從花下捉談麈

陂湖遙隔埭西東蹋水呼來舫子通小試袷衣寒入早

豆花雨過蓼花風

綫抹水柳繞荒莊雙槳停來與乞漿獨覺虛舟人跡少鷗鷺兩兩上魚牀

昔箇劉郎總相偎平生湖海豁心胸西南一派烟波裏遙憶當時甫里鐘湖心舊有東甲寺明時鑄鐘今故址為湖水囓盡

自採菱莢剝芡珠芳鮮到處足行廚餘錢二寸銀絲滑可抵鱸魚入饌無

沿灘豆老蓼舒葩貼水蘋多亂著花也自能紅復能白一枝笑折帽簷斜

門鎖蒼森護碧苔誰家亭子淨氛埃斜陽抵死催人去
旺反倚頭看再回
點點漁燈來網師半規纖月又生時河橋小市歸舟晚
光景依違十絕詩

游焦山

十年夢焦山游志未一副今夜片帆往快若逢交舊龍
從[illegible]登[illegible]折見石宿若倚山渾疑[illegible]喜遇龍語似訴
客情處山靈默相依初來風[illegible]雨少過雲脫山歷江臺
閣傑出新結構江[illegible]日夜生萬馬戰場走開之已警
花伏命況相湊八年十回往得非天所祐稍高漸蒙容

更上益深秀林端鼠暗窺葉暗烏旱救松風颯然至清
若下寒溜野花亂青紅[illegible]若吞氣通經霜石斧削劈斧
皴不就破屏想高蹤欺息寵鶴遠奇文古鼎篆苍昧失
句讀千年瘞鶴銘[illegible]豈不可究江沙埋幾尺漫滅人不
[illegible]石[illegible]怪[illegible]坐臥起伏[illegible]水相吞上下忽空透
君臣分位儼各各位左右[illegible]屋[illegible]別[illegible]作鐘開一[illegible]
[illegible]杯茗[illegible]幾門[illegible]經頂[illegible]然寒宇宙江分
一[illegible]求解雨[illegible]尖削張[illegible]古如窺伏茲山名
子玉萬今不可[illegible]投界衆當見一錢不肯[illegible]四時變態
殊目未一[illegible]觀山僧言其外[illegible]非[illegible]金山榆勢[illegible]

對張機具教海門昏不辨天水一浮漏銅坑東郊來北
固始回首廣陵殘鐘沒瓜步高颶收斜陽又西傾朝昏
異狀倏變滅倒景紅萬里堆纈纈波平開榜人風定憩
川府覽八想滌作境誰當酬僧廚摘野蔬晚飯始就
陽照散一[illegible]佛平生幽討興常將夜繼晝
禪房竹露寒甘液勝飲酣山清入定容不關夜下漏月
出五更初落落散列宿江平西如鏡乾文徵作鐵扶桑
[illegible]欲上未上時金波幾騰踔岡山好
屏障[illegible]補[illegible]亂[illegible]落日雖朝雖茲游湖歷
歷[illegible]見怕[illegible]其如鬼揶揄司命不見祐明仍掉頭去

[illegible]雕刻鏤猶然作詩言文無旨亦陋

舟中與恵硯溪阻風

與君昨[illegible]吟忘凍及通夜氣歷叔迟陋驅爭東野駕生
未分二斗理合避三舍送龍身在[illegible]服皁馱難卸戲發
楚人[illegible]不[illegible]李陵嘯風霜正窮溶天地方叱咤眠枕支
未[illegible]材巧相代開山要鑿空伐國必乘[illegible]我疎衿露
肘[illegible]帶連胯斷刀[illegible]無獻[illegible]早嫁勉作三鼓竭
其[illegible]日[illegible]聞聲笑扣舌咀味相吹蔗靡密爭充盤消
湯[illegible]八[illegible]有百城擁不輸一錢價柁死魚負盤冰觸
人微瓦撥灰寒沈爐落爐夜添[illegible]薄技更刀奏狂喙落

紙泊酒思壑谷飲獄想雲夢射空然居門外翻似梁囚
蘇百戰鐵不持一處因肯放出奇真白者擇地那禁瀉
神來琢肝腎皮相說爭驚詩多獨未祭絕筆麟已獲浮
空海氣幻眵眼電光乍强弩穿已末堅城久難下祭如
既灌飲酒似不離罷譏當奉秦帝不敢望宋霸予吟慎
毋然寸鏤看變化

三月三日同錢幼鯤雨泛湖上

雨峯如髻復如鬟孤棹平湖容累閒修禊難逢有今日
放船正好看青山詩壇鵝鸛全軍斂野局漁樵一席閒
惆悵輕橈容易去不曾洗足到禪關

真州詞二首

佑客高梳妝江頭浪如屋一笑輕千金來就青樓宿
密意真珠顆雙懸玳瑁鉤迴燈相笑語夜夜住真州

雨

點幔復侵簾更疎漏轉添稍聞涼氣入微怯曉風尖跳
户蛙先喜翻簷鵲試占人間惆悵意只是晚廉纖

江上感時物偶憶故鄉二首

我昨別家日始見含桃風梅子方生仁薔薇漸抽蕋一
度月圓缺花事倏已空嫩宜名堂堂中坐照眼櫻珠紅登
之白角盤索以青絲籠溺笼本知味愛此醍醐融翻從

矮墮底怪許勾圓同金衣住公子日夕窺簾櫳一飽吾
不許披勝東吳東陽溪幾萬斛謹護如守宮可憐好顏
色樂府青樓中熱思逐彈丸不借裘寒攻但恐梅雨潰
蠹或生蠹蝕

江南夏淺時樂事某可數悠揚花信風零灑豆子雨陰
陰桑覆塍脉脉膏流土吳蠶方上簇繰絲知幾婁蠶眠
豆亦熟趁夜書舊曾譜青葱偶摘勝輭美初出釜西來庵名
有禪老分餉日卓午憐我征衫塵舊業荒老圃爐烟卷
清書坐久茶泛乳賴此宿醒醒口腹非小補我欲歸南
山一頃種烟塢採擷充野庖灌溉煩地主惜哉不得往

念此猶起舞

遊夏氏五里亭別業同曹武歌友萊歸湘昆季

五里亭邊得此莊為我歸來正斜陽清池攏岸舊痕綠
修竹為山新竹香谷口人家常寂寂洞中喬木轉蒼蒼
三千去路悠炎暑頗借風軒六月涼

白下紀憶什三首

門前前後八年前水閣秦淮小有天風細月華人不到
兩行燈上倚箏絃

寧兒堂上記初生點滴珠桐夜雨聲角黍筵將湯餅會
恰教兩事一齊行

憶昨江風作意狂青山山下倚危檣劇憐萬里歸舟客
不得杯黏午日黃

清流關

清流關前嶺月宿行人早行車轆轆年年一片青草瘦
沒盡南唐戰場蹤

曉行

估馬崩行有旅忙時人風味野人裝旅程梁宋初飄泊
離思秦关正渺茫四野欲沈明遠燒五更將絕趁微涼
篋中苦調衣裳薄恨殺如霜九月霜

汴京雜感四首

清渠照出錦帆遲千載烟楊尚作絲一樣傷心莫回首
樊樓春酒最濃時

烽火東門萬事非打毬誰復御場衣只應花鳥無拘管
尚自年年汴水飛

休將羯鼓憶昇平惆悵無人空月明拍拍師師箎上曲
馬行燈火夢東京

連理芭蕉玉色芝故宮無復舊棠棋寫王歿後風流絕
誰寫哀音樂府詞

延津道中

悠悠疲馬出延津觸暑清羸旅病身正要薄雲成小雨
好敘官道歷遊塵發思半呷村姬乞路失三叉野老詢
一輛太平車子裏全家安樂是何人

題唐六如吳彩鸞寫唐韻圖

蘂珠小謫又經年重疊書完九萬牋却笑仙家新活計
也如人世賣文錢

題周昉妃子出浴圖

荷風搬角碎微涼玳押冰簾困日長第一華清好梳掠
晚來纔罷玉池湯

道上蝶

白汗憐方困青陵見似稀已逢春艷艷還逐夢依依弄

影悠揚過分香晼晚歸迎風有紈扇切莫繞羅衣

秋日登吹臺

浩劫曾傳幾兵火此臺百尺猶嵯峨誰其遊者杜高李
四顧封山淮泗河八月九月秋景激令人古人遺恨多
草黃騾駿兩且病木馬不食行如何

陳弁庵招遊蘇門百泉

五更月墮天西南殘星耿耿配兩三出門風輕馬蹄快
衣上一帶從山嵐蘇門縣前卸鈴馱困思小憩投茅庵
賢侯東海我好友勸我劫劫姑留驂臺符吏牘劇衡石
一笑不問先幽探西門七里林谷繞斜日半嶺烟雲含

[illegible]

來安道中閔蝗詞

我聞政成蝗不災天意猶自冥冥回推原人事理可信
不爾淮徐之民何有辜去年秋田苦蟊螣吁嗟有穀人
得餘冬來大雪二尺強猶勝遺蝗蔽天毀努不能使樂
網於遊獵幾不能使縱火俱燔燒農夫釋耒各歎息胼
手胝足徒為苦相傳此物旱之徵漸而一洗如秋蝇只
令山川不神龍弱職上帝憫爾應遣油雲蒸刻令農功
初良苗甫欣欣收穫及兩歲尚可五六月腹心雖煩惱
物理有定數兩年遭旱復遭蝗此是何人任其闕勸農
努力耕爾田清平官府才且賢

上某中丞

帝飭惟良佐時清有大賢中丞雙印綰副相綠車聯冀
北[illegible]天南[illegible]陛[illegible]多啟徼谷春獨歎拳鎖鑰
[illegible]欽[illegible]時梅正發去後月長圓百越遮
[illegible]得大川林羽五色雀水酌九龍泉掠帽遮藤
蕉[illegible]木[illegible]疾瑞日父老喜佳年善政經綸遠
清[illegible]金石堅四知傳介守[illegible]接真傳瓊樹何由採丹
砂不[illegible]錢嚴列冰案成私税形門錮患路沾千里仁風
播八[illegible]多[illegible]海舶鴻鱗集花村甲
乙編麗[illegible]鼓[illegible]闡[illegible]宇真宜亟瘠瘝劇可
濟還占雙闕奏文誥六條宜飭紀風常肅匡時俗屢澆
豺狼群破[illegible]須[illegible]汲引攻廉士庶凜凜屬員時
惠家[illegible]官好[illegible]招徠寬遊談逐魯連珊瑚
[illegible]不[illegible]無停轂橋門絕放船小陳甄
[illegible]一[illegible]花開市門閉月底壓茅桑綠廣
[illegible]尸[illegible]編[illegible]舞曲妍鈴[illegible]排[illegible]石
[illegible]鐘[illegible]入陳琳室來看王儉蓮嚴徐般仰止君
[illegible]川旋黃[illegible]頭路泛香淘外田韓碑朱篆刻尹誦
[illegible]令與使方外消名到日邊弘猷資稷契淺學遜
雲洲[illegible]身[illegible]不客寄燕許宗匠氏鼎禮述服家

處處[illegible]如[illegible]萬[illegible]紫似綠[illegible]東郭履穿
孔[illegible]次眠[illegible]拔十幅[illegible]秀三千把
卷恩[illegible]碌[illegible]浪[illegible]謝府
[illegible]門[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官舍裳
[illegible]九鶴髮[illegible]冰霜
[illegible]恩偏苞鳳程方遠
[illegible]人[illegible]影[illegible]外人獄甚剌
[illegible]三事疇咨
谷九天臣[illegible]水[illegible]行乾[illegible]理[illegible]湯鼎脩歌入
[illegible]列[illegible]村[illegible]門前

題水村圖

梅子雨過麥隴黃瓜蔓水流蘋葉香江南夏淺好時節
水村處處分新秧新秧分時蠶上簇吳蠶結繭瑩如玉
[illegible]得穀網得魚[illegible]醉歌船尾[illegible]河豚欲上蘆芽生
清江淺[illegible]門[illegible]吳兒踏浪不踏土點點帆影浮空明
十家五家矮茅屋門前烏桕樹濃綠林梢雨歇呼鵓鳩
原上耕[illegible]催[illegible]郎唱歸何處來青山如畫須當杯
烟中微微見孤寺塘外隱隱聞輕雷長安三年飽塵土
歸夢江鄉劇連緒今年久旱氣鬱蒸行汗翻漿愁卓午
陸生叩門貽此圖挂壁似有清風俱山兄溟弟莫相笑

我亦識字耕田夫

耳疾排悶五首

年踰三十一衰翁自病[illegible]箭攻牛蟻不聞差自在
更休方法[illegible]治聾
移[illegible]軒[illegible]落[illegible]得地生剩有一枝紅芍藥
半開應識主人[illegible]
[illegible]雨[illegible]瓦溝[illegible]久旱[illegible]夢中許許清涼境
蕭颯陂塘五月秋
[illegible]弓[illegible]兩面[illegible]明八扇窗箇箇是儂家新活計
鈞[illegible]石竹[illegible]

青[illegible]夢江鄉[illegible]然第一清詩吟望處
萬林[illegible]曲[illegible]

沈[illegible]以耳病不赴書此作

答

從[illegible]只思春社盞
[illegible]折簡招
[illegible]一翠條
[illegible]座中强半多吳語
[illegible]今日繁花重發去年枝
[illegible]山學士何[illegible]地下[illegible]寄

思

送[illegible][illegible]邊令

嶽麓山[illegible][illegible]野天[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洞庭船澧蘭沅芷思公子
宮闕紅[illegible]十二年
太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影鞭絲我舊經君去卷簾西閣望
瑤[illegible]削出半天青

又友人南歸

別酒[illegible]行發馬蹄半年情好惜分攜春河寒比冰初坼
人到江南柳漸齊一帶晚光迷獨市幾灣淺水繞香溪
美人夜閉花橋路待我歸尋深筆題

懷清堂集卷二

男學基學顧孫衡源孝萊謹校

懷清堂集卷三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寄侍讀喬石林

六年清夢繞江濱閒卻夔龍許國身豹尾昔陳天上事
漁竿今作水邊人儒宗經術歸康濟汗簡文章識雅馴
遙憶東風桃菜節萬條煙柳射湖春

出城西門

今晨風日佳晻曖淡初旭空煙散林端淺水明城曲西
郊路縈折幽意紛相逐始悟塵中人歲月常局促沈冥
或繫坯游賞劇秉燭吾生迫世紛誰敢希高躅聊復謝
埃塵靈境尋信宿

憩蘭若

寒林棲鴿午鳴鐘步屧閒行冷梵宮十里蕭條黃葉路
白楊吹盡麥田風

過八里莊道中作

始出門頭村郊路就平曠秋山忽滿眼翠色上屏障差
差白塔影渺渺青蓮相幽討已可期諸峯入吟望

至香山寺

入林聞妙香臨流亂清影松風坐盤石孤意相與永花
宮俯名甍寘物入秋冷鳥雀時一喧斜陽下高嶺

登香山絕頂因宿來青軒和合肥相公韻、

香山古寺危峯巔飛鞚欲躡無因緣今晨得到翠微頂傑閣千仞凭風煙四山圍合看歷歷長路放矚窮綿綿桑乾一綫白粉泚太行萬里青鈎連八陘地脈考圖志勝槩貞欲吞幽燕珠宮紺殿久零落老樹詰屈根株纏舊傳雨松怒龍攫雷雨失一歸重淵恒河七寶細經始中丞故石今誰傳明昌大定全盛日獵火夜照長圍圓齋廚歲供太倉米土木屢費司農錢祭星臺荒杳何處空復太乙祠神仙回頭逝水各陳跡風鈴簷鐸猶當年來青一軒瞰空闊女牆低亞藤蘿懸我來九月霜始殺萬株柿葉紅霞鮮泉聲淙淙響下界鳥語一一聞諸天須臾煙暝月出嶺一彎眉嫵窺嬋娟半嵒遠火出林杪中夜清磬鳴山前朝霞公今風雅主勝地往往留詩篇同遊樂宋兩佳士各以秀句驅爭先清言啜茗足幽賞底用劇飲飛觥船頻年塵土雜夢寐一夕喜就山房眠明朝遍蹋四百寺雙履未到心欣然

十八盤

梯級青冥未覺難始知人事畏悲歡秋風正愛縈紆路枉笑羊腸百八盤

水盡頭

探山避犖确踏石畏破錯定非善遊人濟勝兩芒屩我聞水源頭迢遞入榛薄居人導我前步步進還卻下如臨深淵上如梯高閣水細流涓涓沙明石鑿鑿瑣碎隕繁星高閎張廣幕繡若藻采披劃然斧斤削溪迴路頻轉淙琤下暑彴再過乃得之源深流不涸得非茲山根元氣有橐籥或者百川水各各通海若昔聞此兩源今者瀉一竅其下有伏流沸出玉泉脚水清可以鑑泉甘可以勺小憩登頓疲徐悟游賞樂歸途穿蒙茸草樹紛枝格櫻桃花萬樹春來想灼灼寒林饒脫葉絕澗有墮雀濺濺水漸遠仙徑迷采藥回首煙霞姿麤能畢其畧

退谷

斗米食不盡入鷗竟何益不如山中人歲歲挂蘿薜侍郎搆茅亭緬想棲遯迹風流去已遠散疑待來客抗懷各飛沈幽意抱雲石流觴聊復爾更往理輕策

早至碧雲寺

翠山忽開豁煙破出秋曉薄露晞草根朝陽升霞表陰森槐徑入巖殿駕縹緲入門瀉幽泉紆直闌檻繞廊深塵漠漠鐘遠聲杳杳詎知困登陟臨憩已木杪晚秋落桂子敗葉冷荷沼四虛起孤亭碎玉響風篠徘徊沖襟寫蕭散塵慮少萬籟同窅然遺跡絕飛鳥

龍泉庵

盧師千年厓石古大青小青久無主飛來此地穴龍湫日出青天作雲雨池中金鯽數皆上百餘中有五色非常魚細看恐此是神物夜半欲去雷風俱

九日大風寒甚不得訪平坡秘魔諸勝

投床倦不聞齋鼓選勝行須待曉鐘夜半風聲撼茅屋朝來冷氣逼雲峯頻添白袷衣仍薄再上青山興已慵慚愧老僧為後約可能踏雪到深冬

登楊園小樓二首

颯沓驚飆乍入林倦來還此一登臨青山依舊看如畫

昨夜入山如許深

兩年曾共山翁醉修禊風花滿習池九日今朝太蕭瑟可知榮悴不同時乙丑丙寅兩從見山相公修禊于此

答陳滿公

悶寂滾朋交跫然喜足音況我與夫子投分蘭與金懷中三歲字字滅不可尋堂上張微絃離思滿玉琴昨來到京國有如磁引鍼相訪朝日暉嚶嚶鳴林禽幽人去何所履跡青苔陰剝啄貽尺書悲商叩中林上言離別意下感搖落心君才老始用藏器詎不深陵谷閱變遷孤懷抱寄欽至言久乃信至寶衆所欽願復忍須臾勿忽嗟霜侵窮秋門巷冷落葉枝樠樛遲君復來過清言戛璆琳

喬作讀造一舟名曰雲裴朋駕之舫貽詩索和次韻四首

青雀艇亭白傍池青蘋微動獨來時只應細槳虛徐去未用高帆美滿吹騰上乍驚龍化速退飛常笑鷁行遲晚來波靜川如練呼客清醪與共持

鴨頭初漲綠猗生節序攙華取次更畫檝最宜三月出豔歌從繞百花行風光谷口遙相失烟水侯家淡不爭紅擷櫻桃深處泊小浮舴艋一瓢輕

霜葉萬株屏外直沙禽一點鏡中開開敲烏榜暮雲合白下碧塘初雪來夜半踏冰圍虎落天寒分火上龍堆何如座著篷窗了興到閒游興盡迴

潤際新擬破洪波蹴鷗宿鷺一聲擢穿橋微月半規上灌足清洙泒分物外高寒成小築卷中冰雪得斯文兼葭不盡懷人意持贈惟應寄領賓

王廉一新居落成招諸同年宴集賦贈

巷陌烏衣選勝偏吹笙曲洛有芝廛名都花石春高下上相堤沙路接連絢爛三千朱邸月闌干十二碧城烟卿才公望如君少行馬門施未偶然

簾外新寒次成枝霜裳三疊按歌聽罷歸巫峽仙娥兩
月雙飛淮柔腰詞系清江先生詞窗燭殘以低桂爐新聲
連夜敎成好使君舊有新雙曲如分紅兒與雪兒

送陳班輿歸花山

揚州苗堤堤路入從頭攀別期連姿賈不出鴻洞陳
迹如何又定迴路界關戊方游馬蹄出于窗感就我
論詩古意長有相識上追獨別體此示架棲棟次窮山
水音清淡數弱于而花亦何者溫李名伯仲一一窮其
源殺我她活霧留別迥殘歲行輸千里東一詠南陔詩
雲外繞歸夢聞曹冰雪終別餞虎腿爽有于江鄉行翻

然躡飛軨良材盡用地甑石非屢空璧穿楊三葉所發
必命中歸蹤隱不腓長路此相送

自黃村歸經草橋五首

按鷹臺北接春郊信馬閒行未覺遙尺五城南好光景
到天烟色柳條條
消息陰陽得嵓觀蔣花未許看花難此間別有芳菲節
十月中旬進牡丹
右安門外舊池亭別墅參謀堂右丞今日草橋清淺水
還留一縷照衰興
夭桃穠杏一時開上巳風光次第來尚有殿春紅芍藥
連除十里到豐臺
玉溪高唱繼金荃妙語何人解別傳最憶禎亭詞賦手
騎風七尺紫涇仙

題寫生豆莢圖二首

種豆何須種一區藤蔓瓜架儘疏蕪江南小筆徐崇嗣
枉寫蜂蟬茄菜圖
恰稱行囲抱甕情設圜風娟一枝横秋來簾閣疎疎雨
鴨脚籬邊蟋蟀聲

寄喬石林侍讀二首

先生拂袖到滄州開道雙槐日出遊種樹幾年知漸大

傍閒一水更宜秋娟娟月吐窗中霧汎汎烟輕海上鷗
白倚紅亭新蓮子蚤涼天氣換紋頭
銘鍾勒鼎且由他六載雙丸似擲梭絲竹閒情足陶寫
每山問訊失風波枯藤白黑輸贏慣故紙興衰感慨何
我是淮南舊賓客每憑清夢到巖阿

九月四日遊黑龍潭作

吹夢不到城南坰衣袂忽舉風泠泠不知鞴鞳落何所
山宮人寂晝不扃入門老鵐與人語丹粉剝落潛精靈
陰森古柏闘三五碑石欵蝕誰所銘燎垣中有太古穴
下根無地穿窮溟崒陽黑水圻坤軸昆明刼火燒元形

移來一片太陰色。方池圓甃凝深青。半畝有珠得豈易。
象乘咒鉢行當聽。頻年畿輔困旱魃。祠官牢醴留餘馨。
撞鐘考鼓樹葆羽。白日往往聞驚霆。只今時和雨暘若。
大有況絶秋田螟。空潭寂寞九淵蟄。我來臨眺凭軒櫺。
荒陂幾畝亂鳧鴨。敗葦彌望疑洲汀。人生適意無小大。
疎豁坐愛風中亭。國西山翠在眉睫。塵勞却醉吹還醒。
長安歌舞五侯宅。此地誰挈沙頭瓶。同游欲散我亦去。
郤畧檻外須臾停。水葒自媚砌前色。寒蝶未退花邊翎。
移時啜茗窣乳泓。盞杓漫自勞躃下。斜陽欲下理歸策。
回首尚帶龍涎腥。

寄喬雲漸二首

遠道俄傳有報章斜封玉版認行行兩年幻出明珠縣
半夜潛回若木光喜極屢呼賒酒券人還勸閉讀書堂
一身老去眞須惜鏡裏吳絲看鬢霜

何處劉郞技入神照來秋水復雙淸光從銀海波中覓
影自金篦刮處生藥物閑州張太祝方書陽里鄭康成
思君九月黃花節作意看花分外明

水廊絶句

池枯荷葉井凋桐橙子舒黃柹吐紅水檻白行還自立
作寒一陣撲簾風

和沈南疑移家都下詩次韻

老松十圍埋雪霰神龍咫尺蟠沙泥人生遇合詎可料
四時搜搜空輪蹄嗟哉吳興沈夫子四十尚困鹽與齏
往年同舉京兆試雪粒散落收稗稊衰蘆颯颯咽朔雁
宵夢喔喔思吳雞君歸卜築五湖曲志士不厭山深棲
重來說經過太學侏儒囊粟愁顏低我聞卷阿詠吉士
朝陽瑞羽鳴萋萋由來難嫁必傾國美人夭采爭春荑
君才於世合致用未怨赤脚嗟跛奚三塗八難累豈免
何肉往往同周妻君家兒郞三玉雪豐盈已露顏角犀
瑤琨簡簵入包貢吾言左券非無稽秋窗獨樹弄明月

句法一律提昌黎枚苑文采萬人敵隻手便拉赤豹麛
洛城數間足瀟灑渭濱千畝無町畦朱絲瑤瑟薦淸廟
閒鬪領聽鈞天迷坐奏雲門憂韶石詎得玩世歌簡兮

九日登慈仁寺毘盧閣

大海一粟浮神鼇平地湧出無波濤鯫生蚤衰困筋力
風駕兩腋蒐覓高危闌望到飛鳥沒細與鷹眼爭秋毫
豁然四虛倚空闊下睇萬木環周遭車馳馬驟漲塵底
始信物外容吾曹蓐收西行欲弭節坐覺歲月流滔滔
霜淸日薄作重九來此佛寺持松醪先賢故事試續說
五經遺字誰題餻

晚過妙光閣

披蘚香門入穿雲小閣登松間耿殘照天外刷秋鷹勝
節濤將數流年百感增西風重九日吹盡酒三升

送金道州令平山

圜團窺青冥漫漫覆后土武功太白去三百鄠杜城南
離尺五手摩日月凌星辰下噓為風潤為雨人生宦跡
風中籜遂者憂虞近者樂往年萬里柳州祠瘴霧漫天
愁插脚歸來騎馬古邠州仍持手版謁督郵遼居蕭條
窮邑冷四年擊電驚回頭今秋得邑踰嶺海意外誰遺
毫稃留樂哉新垂纖縣綬馮翊扶風闕左右邊沙慘淡

會見無螢雨洗冥猶記否故人置酒行送君君才磊落
志軼羣豐車肥馬何足云往操鄭刀攜宋斤君不見滹
沱之南恒岳背一縷遙接垂天雲

題敦好堂集後二首

其郎家世盡淩煙更有才名萬口傳年少承恩知第一
每從扈從奏甘泉
卜築名園傍上林承宫連閣對千尋盡羅星宿看文雅
別遣風雲入賦心
淥水亭西脆管哀先生賓閣為重開座中應有邯鄲竺
歎息天人未易才

題徐宜發檢討楓江漁父圖二首

愛君雅頌猗那手閒向煙波理釣絲一片悠悠暮江色
蓼紅蘋白月黃時
迢迢眠鷗漾浴鳧華軒雖小稱菰蘆郤將秀嶺仙巖意
併作秋江靜釣圖

八月十二夜月下訪俞陳芳病起用呂山劉韻

東湖有佳人機杼響空巷文頭巧圖繡妙手生妍狀朝
來雙蛾蹙忍病辭不放雁鴻初起勢風裏斷千丈旁觀
皆歎息謂予衆人望詎識達者心一笑齊得喪古匳澀
苔紋法露冷花當呂侯手金字宫徵各諧暢譬如假高

衢偏反見坦蕩君還作才語我已得詩樣詼嘲雜風月
眺眄忘禮讓平生述作意叩竅有微尚盃行再三論與
己寄霞上

明日陳芳以對月枉寄一首見貽依韻奉答

征來飛雨散西東歎罷歡場似夢中才子蚤知眉最白
佳人容易頰銷紅病餘氣尚飛騰在醉後詞猶顧盼雄
須取平秋月二五故穿窗竅入簾櫳

送翁康貽南歸

余明池路杏花叢兄弟歡遊約略同零雨散時人欲別
故山遮處夢還通百年騷雅晴軒筆六月虛涼水閣風

一樣恩袍燭銀色羨君歸著北堂中

寄懷陸履貞表弟

別來三見歲堂堂良訊封題日幾行薄病定知新健在
雅詩未害遠分將香生藝苑芸爲局價出連城玉有坊
不墜風流端賴汝底須飲酌笑諸郎

燭花二首

怨漫花如笑真將愁作籠無情抛玉腕有恨帶金蟲燄
吐熒熒碧光搖薄薄紅相看始遲夜莫怨曉朧聰
作意開何事閒情有隱憂隨風飄別館和雨暗空樓心
肯煎熬滅啼因點滴休剪刀聲最苦淒絕是清秋

送梁欒亭歸南海

圖牒不到羅浮巔中有雲氣相鉤連瑤宮璇房七十二
造[illegible]蘢蔥無因緣愛君架屋此中住便作平地飛空仙
西[illegible]羅麗入骨相風雨離合來詩篇昨年走馬到京邑
春官名字人爭傳楞伽一本學士院曉入不看前階甎
宮武門西得小築手置花石爭春妍卷簾烟穗上裊裊
倚盃月色流娟娟長安鶌呼滿廣陌高車大馬交喧闐
相如謝病杜門卧時與文士窮丹鉛我生於世百無好
默坐兀兀枯僧癯窮秋落葉記送子古藤老屋風霜穿
燈青火冷共聯句颶風鯨浪遮南天五年回首等夢寐

萬戶[illegible]恨[illegible]煙春風一枝同砌楂猥以蓬艾隨芳荃
詩骨臭味自風昔文字嗜好循當年豪飲始知筆有力
痛飲那顧囊無錢人生蹤跡判晴雨一尊別酒仍花前
大官未賜白[illegible]軸長路已捉蟠桃鞭到家五月六月節
四山荔子紅無邊歸攜詞客陳與屈美人一曲尋花田
故交隔越霄漢外欲往遠道愁連千唯當作書勤報我
更寄仙蝶飛翩翩

柬王石谷

岐薛諸王賓友俱右丞名跡貫傾都君從劫火傳家法
別乞山居農作圖

顧伊在侍郎巡撫河南寄贈四首

書傳尺一日華東道路歌呼遠近同關內流移方在洛
天中霖雨正思公淇園便下千竿竹少室還棲百尺桐
愛爾定須康濟手挽將八節應條風
聞命幾爲宿夕留詔書一卷壓輕郵江湖衛雪浮單舸
鼓角驅風笑八騶儒者有人方大用太平無事更何求
水心一片嵩陽月遙拄青冥萬里秋
廿載談經朶殿開尚留三禮在容臺　主恩特賜旌旄
出民困從蘇名杜來得士水南兼水北濟時公望復公
才穿花豹尾清吟路憶到梁園日幾迴

文章揚榮記三穿才子承家最少年猥以通門隨塵尾
每留小飲到花前浮沈自笑三千牘摇蕩虛勞九萬箋
只待公還秉元化中和有頌願雕鐫

題黄硯芝中允黄山采芝圖

夜棹靈鼓游江邊四十七灘波聒天平生常笑酈道元
黄山勝絶脱不編搜剔異境誰最先李娥巨靈知孰賢
天都巉巉逼星躔雲海下幕變化嬗我夢欲往塵勞牽
披圖恍惚置我前劃然翠壁千仞懸好山不斷來連連
中有百道丹砂泉異花香草金碧聯枸杞夜吠龍蛇纏
松根茯苓忘歲年春陽濯濯萬色鮮濃綠畫出修眉娟

高原下隰瞻且妍行歌樵客花駕肩中間忽置萬頃田
桃花茅屋飄紅煙短轅車子小烏犍雞豚散出村東偏
門外淺水浮漪漣內有至人談妙玄秀峯往往規巨然
花竹間出窠與荃問誰作者形神全王郎妙擅秋豪顛
江夏才子人中仙屬窮此圖暢幽悄永嘉開鑿意所便
天台石梁跨悲淵方瞳綠鬢疑偓佺道衣瀟灑迴風褰
奴背古音囊五絃巾箱或貯金簡篇玉堂鈴索厭八甎
愛此寂靜山中眠他年追遊許攀緣采藥便從葛稚川

三月十八日過海棠院花將敗矣用東坡定惠院東海棠詩韻同山劉讓水次厚作

開坊無事成草木欲飯青精餌黄獨花時日日宜出游
畋意牛憎阿戎俗慈仁海棠春似錦鈿車不減馳金谷
我來幾日鎮風吹玉雪兩株敲佛屋燕宮遨頭數往事
游騎清歌兼竹肉紅潮乍退粉態勻宿醉殘妝看未足
一株已占春一國窈窕況逢雙女淑幽昏偶桂爾何人
公此真令一捧腹故人相邀共題句詩爭奇葩字濟竹
林檎木瓜徒浪傳背今真耳不作目嬌紅暈紫眼未見
沈花時老居留蜀東坡妙語傳癢鄉如刷伏鸞揉隱鵠
古來尤物知者少豈獨孤芳委榛曲對花歎息花無言
萬感茫茫仍擾觸

夢兒在官感成四首

耿耿殘燈光沈夜句冥似聞風颯沓應識爾精靈
夢斷常記衣魂感易醒最憐身老大妙士手書銘
嬌小初來日臨渠尚渦強豈知蟲蠹葉不耐草飛霜醫
藥選真憐平生想若狂袂遊猶夢鬚還提舊衣裳
今我淪飄久從知教督疎門衰真賴汝年小即知書下
筆能驚座清言數起余硬黄臨故帖墨瀋尚如初
老驥心空壯童烏淚不乾我衰三月劇汝苑一門單骨
肉分張痛文章付託難失珠驚覺後慟絶撫遺棺

題喬石林侍讀萬里歸舟圖三首

采得鮫珠白百緡春帆幾幅白雲間清江朝暮盡簾捲
下上數峯如髮鬟
九疑山深猶亂啼南嶽廟前烏欲栖孤城杳靄一聲角
湘水瀲灩浮玻璃
猶記春深倚觴枝六千里外得歸遲此中大有題詩客
夜半唐亭舉火時
題青溪釣隱圖二首
七里灘邊正落暉漁歌遙映晚天歸戴公山下秋風路
黃葉人家住翠微
好景婆娑日數迴江山幾疊翠屏開煙波盡處暮潮落

恐有片帆天際來
知君摩詰是前身畫裏詩中兩逼眞一片江天好吟思
千秋長傍釣臺人
送俞蒼文二首
忽漫攀條悵遠行杏花寒食數歸程分明仍在廬江驛
同聽淋浪夜雨聲予己未曾留懷亭傳舍十日
澄江如練謝家詩千載風流入夢思君是後來稱獨步
合應題在小孤祠
贈歌者時郎
雕闌屈曲上花鉤行遍花陰迴自愁聽出一聲新樂府
始知江左最風流
妙絕南朝瓊樹詞空餘宰相寫烏絲秦淮三月花如雪
一曲斷腸誰得知
三年隋苑鬪繁華定子當筵醉臉斜水調莫歌歌最苦
雷塘幾畝野田花
梨花著雨淡生春小閣濃香撥一尊莫向湘南唱紅豆
絃凝管咽欲銷魂
琵琶箏笛等閒空蕭寺房廊夜夜風憶得扇紈零雨別
幾回惆悵燭鐙紅
除夜二首

眼看小歲又嶙峋疊鼓喧喧動四鄰松燎桃符千里夢
朱衣畫袴五陵人細思勝事隨年減默數清遊入夜頻
長信新聞　遺詔下更無帖子寫宜春
遲回節物每驚嗟垂盡眞憐赴壑蛇先飲屠蘇非少日
浪書鬱壘向天涯醉從司命爭阿堵癡憶添丁舞髻丫
準備歸鞍到江路小紅剛放一枝花
懷清堂集卷三
男學基學顯孫衛源孝策謹校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同查查浦俞陳芳游憫忠寺

幽州遼宋來憫忠寺最古緬昔絲構初貞觀實英主長策御佩域四荒羅牖戶鴨頭漏帶水海外跨極浦薤金好須髯作事曹馬伍兇殘義宜取豈曰此裔土闕門士十萬一一手摩撫英公應秘記西嶺吼虓虎瑪公卧若龍東萊駭鈺鼓傳烽入塞垣破陣圖幕府登山紀功德天子神且武豈知柳城南花生骨已腐哀忠葬遺骼傑構闢宿莽要將龍象力洗此刀鋼苦厥後上將旗聯翩

三十五俘獲獻昭陵談笑收五部所恨莫離支生未伏鑕斧我來幾憑弔事往難覼縷荒碑半剎落莓苔漬伏雨及此艷日晴松陰轉廊廡梵音寄喧寂秋容迷仰俯朋好得兩三等力挽强弩千年如轉燭萬里想負羽待考金石文前史非小補

過雙林寺

高柳鳴蜩已到門小橋雨埭晝昏昏茶香一勺知新味鴻爪何年識舊痕乍落槐花秋夢冷自翻荷葉乍風喧癡人未用凝相借寶帶華鬘一笑論

寄俞錦泉舍人三首

石家勾管好風光紅袖圍中倒綠觴十二年來如昨夢彝筵猶記舊衣香

碧闌干畔月朧明天祿圖書縱復橫的是神仙有才子豔歌辟外讀書聲

屋梁幾載寄相思不遣微霜點鬢絲聞道先生新氣象酒邊瀟灑百篇詩

送吳青厓

初驚半面薊門霜乍別河干暑雨涼共羨少年先入洛豈知才子倦游梁庭分玉樹枝枝秀堂有槐花冉冉香每到經樓最高處始知季虎氣堂堂

題楊青村黔行圖

盤江水淙瀨五溪石竦架天寒迫殘歲我友萬里別垂腰大令綬行意慘不悅我還笑謂君有美此才傑虎頭食肉志固已輕九折豈比碌碌人跬步憚棲屑志士有高駕良馬無停轂龍蛇百尺姿正要飽霜雪夜郎古荒服勇鬬劇猊狖只今知詩書諸生習綿蕝往看文翁化魚貫就行列官閒亦何有俗朴門不閉陋邦雖苦貧往往富含鐵催科幸無擾得酒笑且咥昔者君先人曾持使者節六州思羊公遺愛猶可說至今百蠻地士女爲哽咽君還訪舊經碑字未磨滅耕煙今逭老妙手寫幽

絶山川與城郭好景非一設梯天一握近拔地寸步劣
最愛巉巉峯雲裏見牡丹果然有此境遙往計當決況
聞有丹砂磊砢出靈穴清詩照絶微光比孤月潔還爲
風土吟寄我寫勞結

題范夫人畫三絶句

新蟬

柳絮才高叅擅名丹青餘事亦天成閒將纖鳳誓拳手
寫出新蟬第一聲

黃葵

金陵小筆畫葵黃手栽同拈此辭香綺繡一絲容不得

道家裝束淡衣裳

紅蓼

江南蓼岸紅無數多傍魚牀與釣槎標格一枝看更好
不須辛苦作叢花

李升聲前輩見示白門集

十年誦君詩三年隔君面關河飽風雨塵土委筆硯君
行曾幾時日月如急箭別程槐黃黃鄉夢江練練天邊
念朋好雲外疎鴻雁每思合并難執手笑且抃寒暄無
恙外冰雪探一卷君才雙雕玉粹美無可揀十五登承
明麗藻壓群彥詞場幾老宿斂手避文戰貞淫別雅鄭
同異考箋傳洗酬歲月來嘯製看數變蕭閒白門集暑
雨冷夏簟一曲長千行飄然欸歌扇秦淮好簾幕楊柳
萬條線一一思舊經悠悠託深眷江花開五色妙語讓
君擅沿流泝淮泗走馬過梁汴懷人弔古作一字一黃
絹煙霄攜絲筆仍自入吟院顧余誠迂愚辱君屢殊眄
存問篤舊友雅詠許密宴國香蘭九畹詎比蓬艾賤琅
管俗耳驚寶鍔几日眩還君繡錦篇余鍼覓誰見

移種白丁香兩株

閒從老圃行深晴灌植芽條小似龍種樹曾爲十年計
看花自笑一春貪斬除苦水移簾押殘夢香清撲枕函

愛爾抱叢千點雪寸根銜取送江南

次錢蔘濟見貽韻

隻手誰能障河流驚五色眼中迷新愁岸柳低攀袂
昨夢宮花飲扶輕楚澤三秋吟潦露漢庭一笑失橫波
先生且莫休行役底用風前想玉珂

南榮有軒三楹縛竹爲籬植雜卉其中以爲游息
俛仰之地四首

讀書惜已老看花惜不蚤平生此二恨耿耿挂襟抱七
年京城居庭未見寸草天機紛六鑿世網羈九惱豈知
物外閒熙春自妍好形骸稍收斂上木太枯槁吾師郭

林宗逆旅亦漂搖
枳棘編作籬薜荔栽爲牆年年貯秋雨草樹半已荒京
國苦風埃此樂安可望盆盎得生意露下明月光破墊
走百蟲昨來微雨涼呼童剪竹埤花藥一兩行
文無偕我歸海棠破昨夢牽牛始引蔓鉛帶已羅穿織
纖白棣花萬點雪吹凍勝春如佳人朱顏酒微中光隨
綠色斂香與驛風送嬾知世緣疎靜悟物態衆鼠肝與
蟲臂擾擾爭羣動
南園飛蛺蝶翩翩若有情花房滿游蜂蹴蹴如有聲昨
好感時節辛苦各自營我來卷簾坐晴曙軒南榮一鉤

亦云樂千載如可并異時干安豈鬥丁秋水清嗟哉營
營子爝火安得明
送呂山潤之臨朐
讀書把丹鉛作吏就朱墨昌園足滿經吏事有程式呂
侯風雅才開卷欣獨得當其下筆妙飽[illegible]白夫時只今
試浮碧民事紛已逼莫輕百里宰大小各未殊才從古
難[illegible]的寸莛植此中惟宜酒丹乃自欽令又笑朱子
元高好太强力吾師益公意刊名本道德[illegible]川奏咏川
沃土惟赤埴煙雨勸春田烽火從交戰[illegible]明里紅杞未
用憂盜賊君才無不宜賢者[illegible]可測[illegible]年課治行天際

翔羽翼存君任諫諍修矣邦司直
送家兄子方之清沭
行路何必艱難千滿萬沫新羅灘蓬磨一線千仞底
萬師譚笑舞波瀾山重水複阻煙霧孤城小驛開茅菅
君今行將無限失此艇[illegible]凌飛湍陰崖暝谷濺急雪
坐覺六月凉風寒到官海雨歌清蓄萬山荔子方舒丹
公庭無事[illegible]花落石上時有[illegible]斑清平長官父老喜
爲作吏治公暇閒對床應念老兄弟復復歲月驚雙丸
中夜[illegible]水石今[illegible]不得同時[illegible]飛車咄若行萬里
坐我[illegible]危[illegible]舟[illegible]夜夜月挂樹森森一一香連山

圃洲芳草滿汀潭[illegible]本好[illegible]人蘭
送魏[illegible]之[illegible]南[illegible]
七十二名泉[illegible]一[illegible]大明湖湖寺[illegible]自日開
軒[illegible]水[illegible]物理[illegible]興故址亡六七惟餘
淨池水濫若咒泉溢年深[illegible]日[illegible]縕昔歷
下[illegible]陵[illegible]千年[illegible]地野水[illegible]若北海
奇[illegible]比[illegible]排天宇
容[illegible]十頃開鏡匳一片拭琴漾[illegible]名士士
風兒[illegible]不自厭千里畫[illegible]君今[illegible]文字
提一律虛徐夏景清散落濼上映照眼荷芙渠紅散翠

挐出輕舠弄煙水舊夢俄已失從君續前游欲往恐難必

次韻送王令詒之茂名二首

王徽風月蚤知名綰綬南巴萬里城雲客有時還隱鷺金衣何處不聞鶯桄榔葉暗侵杯斝翡翠巢低傍旆旌京洛舊游重記否六街塵土鬧春餳

各以篇章𠞰苦吟門前馬騾復車駿分箋共打蘭陵鉢索句休言單父琴海上著緋從政始鬢邊吹雪舊交深蠻鄉夜雨應回首珍重瓊瑰贈別心

題松南釣磯圖 爲令詒作

春波鱗鱗遠涵碧孤月冏冏暝吐白萬條楊柳五湖風三尺綸竿一片石卷中漁釣誰畫本江左風流此詞客坐來興寄殊閒閒望裏神光猶脈脈平生廊廟才自太夢寐江湖性所適細觀鷗境評許寬回首羊腸等閒窄雲根沙鳥來有信磯畔春潮沒無迹先生甫里編摩篷丈人江上容安宅箹笓細碎安足道笭箵縱橫竟何益明年海上拔鯨牙大笑天邊坐鼇脊

送金孝緒之德興丞

扁舟汎彭蠡雲物入九夏落帆歲寒山林木森繞舍官閒亦何有俗儉人事寡想見藍田尉哦詩古松下

同方若葭沚晩過迎仙觀得九青六麻二首

重過蘚逕與莎亭人似飛鴻此又經好景一年看歷歷秋光萬點散星星松廊斜日陰初轉石砌閒花晩欲零芝蓋霓旌俱寂寞空餘薜荔短牆青

玉淸歸路有棲鴉不羨唐呂觀裏花冰齒猶寒青石髓回頭已斷赤城霞壺中浩劫匆匆過鏡裏霜毛漸漸加仙酒餘杭尚堪買煩君重到蔡經家

壽徐少司空四首

丹毫鳴珮玉丁東岳峻風標仰岱嵩七葉英華傳僕射九州水土倚司空謨謀朝右勳名大喉舌天邊地望崇

眷注方隆開濟日共看一德贊元功

螭坳索筆廿年餘一代文章重直廬鶴禁每開前殿講龍香昨啟太淸書三霄露下珠交映五朶雲裁錦不如昨日南宮司玉尺元和嘉祐轉移初

身兼忠孝古無倫斑綵承顏色笑頻補衮日攜慈母線循陔節護北堂春堦前羣從芳蘭秀膝下諸郎玉樹新最是素絲清節久俸錢恒散故交貧

如公金石固風期節貫腚寒冰雪姿愛士數搜轅下足微才曾獻卷中詩洪爐久荷鈞陶力哲匠親爲儒雅師八月秋風歌進酒露華先浥鳳皇枝

題王茂京給諫仿荆關青柯坪圖

洪谷天成氣態殊關穜古淡足工夫出藍標格無差別一樣秋山樓觀圖

題李松嵐翠微寺圖

我愛西南峯三五總娟好何當領絕境佛閣破霜曉陰陰秋樹晻一一寒泉繞他年兩芒鞋雙塔記林杪

送李約山之官涼州

似君文采駕枚鄒忽漫乘軺過隴頭司馬一官新按部河西千里舊防秋邊庭鐃吹傳才子父老壺漿拜郡侯滿汎蒲萄倚横笛桃花春醉古涼州

送沈晗嗣之官監利

東陽才子河陽令綵服還鄉破臘新千里江山方捧牒一舩琴鶴便迎親邑中霜橘探懷美郭外湖魚入饌頻況是宮閒詩思好渚宮西上待吟春

壽大司成吳櫻香

魏我今儒宗公如五岳岱廷陵大賢後世遠典型在詩書承累葉彪炳發千載傳家棣華亭間者如友愛中有養親園花藥綵多態公初讀書處黃山小樓對下有百尺谿溪聲喧雲碓煙光變朝暮山勢爭向背發而為文章卓犖壓前代起衰真大手落落誰與配煒如金殿草鏘然玉堂珮公之博雅性蟲魚收細碎公得閩洛詮金石閉聲欬衰衰長安塵公獨樂恬退澄心觀往復貞志絕尤悔高深詎窺測約略舉其概平生門下士混籍凡幾輩昨年校春官鋤剔理蕪穢本以採蘭蓀何圖壯蓬艾青衫上講堂辱公勤教誨百家搜寶秘六義精剪裁侍坐每夜分燭跋見至再右曾濟材資有聞行不逮懷恩無所報拊心常自痗公為王謝門玉樹種庭內海國珠貝光天孫錦無賴清和好時節晴雲卷靆靆一尊持獻公南山翠如黛壽考咏作人菁莪資灌溉他年秉樞軸徵名冠夾袋

送潘集生之官曲沃

連壁風神十倍加牽絲路指太行斜七年杏苑初懷綬一縣檀郎只種花詩境小胥安筆硯官情老父話桑麻銅琶錦瑟新聲好笑拂青鸞照臉霞（集生新納燕姬）

送錢叔甸之官閬溪

金明池上杏園偏猶憶宮袍稱少年家有詩名傳大曆官從雲棧入西川山迴劍閣春風蚤水接嘉陵夜雨懸聞道閬中花最好歸栽梧掖柏臺邊

題放鶴圖

仙禽無凡姿矯矯九秋翮稻粱生計微雲水歸夢積于

人意閒遠共徜風露夕聚杯向青冥彈琴坐白石

上玉峯徐公四首

三星魁下指東吳萬叡流環海若趨宇宙大名前代少
制科高第一門俱茂龍望白中朝峻楊墨言從別派驅
開濟心勞勛德重始知經國在醇儒
邇英進講日晡聽一一奏豳詩早達聰諷詠每移 明主
意清嚴猶見古人風國家大手知無敵恭按親題歎絕
工天下文章公望在韓歐陽有起衰功
海岳英華萃代人由來絕業迥殊倫六經蠹折群儒角
九服欽推大雅輪無事心常愛正索有才誰不仰陶鈞

每看元老序懷處吐握風流一旦親
春官玉尺手親持升日光華此一時當路文辭傷篆刻
獨將經術作宗師士當失意猶無恨材苟懷奇定見知
只有公門蔪小草也滋化雨伴仙芝

送朱敬如出守九江三首

望郎文采敞枚鄒旌蓋南行及晚秋三十宿寬新月色
二千石足古諸侯門前爐擁一峯秀郭外江看九派流
高詠琵琶亭上路使君何減白江州
世家喬木有清風復樹專閫玉一叢我愛清吟此才子
人言好士類司空雪巾冰柱風標似秋月春雲意度同

合與匡廬作賢主瀑泉萬斛在胸中
開分翠管學雲文字師門托契偏會借異書常萬軸
共持杯酒又三年眼中簪領心期少望裏江山夢到先
觴詠情懷官況味北來時遣驛書傳

上陳太常四首

清漢珊瑚閒作網看公談笑便經邦人間爭御李元禮
天下不名張曲江華嶽西來通蜿蜒黃河東下聽錚摐
篤生合見山川力拔地擎天聳得雙
太常高第早知名兄弟才華鶴箕雅以文章司璵闥
正從紆衛東公署書天上入宅入香案雲邊領仗行

每到九重嘆賞處玉堂鈴索消無聲
曾將詩格壓琴流大同登壇數澤州侍出半峯姑射雪
坐來泥葉洞庭秋登壇甲第五千卷頗首休論二十籌
王堂李白一時清坐在集賢佳句敵冥搜
韓歐陽在前諸同居底門生仍末風小草栽培嗟薄植
大鈞陶鑄荷元功霄清或解孤生竹絃歌從今未受桐
自顧何人護遇張政將敘事望山公

送潘尹之官太倉四首

輸與翦卿此一官只教高枕勸加餐銅坑紅綻楊梅熟
先上潘郎瑇瑁盤

分得君王符竹來宦名雖小亦悠哉太平且喜稱公[illegible]
吳中舊事未全荒盡本詩篇王太常今日東園好風景
撥了文書近酒盃
不妨騎馬數徜徉
曲殘紅豆最相思何處鍼樓祝壽絲好為春風買桃葉
待教唱我渡江詞

雪霽寓齋小集

跫然避躓徑足音未易問翩然鸞鶴姿叩門來數君數
君高世才聚或動星文輝光借蓬蓽謦欬生風雲朝來
蔽霞集既霽仍清芬閑門手古帖不換千載舉車跡到

亭午醆杓建夜分要當刪詩壘豈徒列酒軍我方同公
案不飲亦自醺如香蒸甘和作染猶氤氳仰屋笑著書
此語古曾云吾生亦何為斜軋長紛紛退之愛文字苦
嘲叛鋼筴蹤跡果可致倘當避羅紹酒彼下士語細瓊
迴蠅蟲吾欲清其源三沐復三熏酌佚枕麴蘖左史誦
典墳知味出醞釀欲殖非耕耘文堂共麾幢詩酒兩策
勳藏彼待朝影野鴨留斜曛

懷清堂集卷四

男學基學顥孫衛源孝箴謹校

懷清堂集卷五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贈喬石林侍讀四首

南宮風月已多時得路煙霄去較遲閒與墨卿爲職業冷看芸府是曹司關心小貯銅匜火過眼慵爭玉局棊那更宦途論巧拙謾花累石足幽期

有才如此合騰騫尺一俄聞詔旨傳泚筆露分仙掌上題名香繞御屏邊遭逢魚水真千載顧盼風雲便九天第五何因減驃騎品題況自玉皇前

漫將鉛槧笑儒冠稽古榮看禮數優一賦舊曾傳豹尾七年今始上螭頭清班曠典知無愧密侍殊恩可易酬公等自堪當世用不徒文采重枚鄒

每逢下直即談經萬卷書圍一草亭筆海濤聲天渺渺墨池雲氣雨冥冥山圖落手懷孤往酒地當杯笑獨醒蕭散肯容無事在即看魁下是三星

題殷彥來歲寒吟集後先有漁洋山薑兩先生贈句

歌聲金石出閒居冰雪崢嶸歲漸除誰解何郎有佳句一時沈范兩尚書

王赤抒舍人署其齋曰野航邀共賦詩因次原韻

淺浦深灣一葉舟稯欲搭尼[illegible]泝頭滄波倘機心常在

畫舫名齋事更幽虹貫月時隨蕩漾浪如山處盡遮留舍人懷抱清於水閒詠陂塘菡萏秋

花朝實君儀部招同諸子小集分韻得山字鋤字

飲食煩君名珠慵笑我頑酒宜排日醉人趁一春閒坐覓林中草心貪雪後山百花開漸近鳥語變關關

手自營珍味交親意有餘未嫌官俸薄常恐酒杯疎鮓[illegible]門生議餅餌隔歲儲艱難吾後約菜把出烟鋤

送式如姪南歸

蓬山芸閣聯翩身雨雪春來卧浹旬職事敢論三代史俸錢不救一官貧庾郎鮭菜無兼味謝氏烏衣有雅人每念竹林前會在愛君談麈往來頻

買得青帆欲渡江脩門別路水淙淙笑人多蠟游山屐爲我歸營聽雨窗迸石斑斑牆外筍撥醅灧灧臘前缸燕雲吳樹勞相憶夢裏煙波尺鯉雙

送履中長老

沒膝街泥雨雪頻苦留莫漫笑因循師應桑下仍三宿我已花前負一春衣鉢只如飛鳥跡江山好在野雲身十年座下稱都講的有香門未了因

賜金園圖歌爲桐城尚書作

今之元老桐城公廿年論道蓬萊宮手捫星辰夾日月

蒸爲甘雨噓和風許身眞當稷契比高志夙與煙霞通
公家樅陽好巖壑楚山不斷青摩空龍眠翠壁看面面
亂入窈窕穿瓏瓏山莊（李伯時）故址留粉本公亦別墅環
其中敞開堂軒複架閣密插楊柳疎栽桐往年兼金
賜內府特以開鑿煩神工珍材豈分岱畎北異植或徙
溫房東君臣契合恩禮異書策所載誰能同我公風尚
秉清素恥以富貴誇豪雄門前五畝耦沮溺但課歲事
觀農功雨餘丰芊春稻綠霜後穲稏秋塍紅愛山豈必
山中人我聞此語東坡翁公方爲國作梁棟明堂九室
凌蒼穹鑑湖未須乞於越綠野漫自憐高嵩柄工飲谷

事豈易遠夢空逐歸飛鴻虞山逸老妙圖畫紙尾薄技
餘雕蟲公之文章浩河漢下笑涓滴沫湶潔宅年從游
許褒迪千里會買煙江篷

病中查海餘以詩見懷即次原韻

蕭然敝几倦猶凭偃觸屛圍嘆不應病覺天風侵骨冷
貧爲藥物與年增潒潒自護藏灰火同同長懸照夜燈
多謝先生好詩句愈風撒手更誰能

送陳斐公南還二首

𦆲縱殘雪照河干送爾煙波倚櫂還令弟心傷春草碧
老親健喜舞衣斑隱居學道人爭許償行遊間事本艱

竹龕藤鞅泉石路多應難似舊時閒
俗學眞羞祿可干草堂歸夢羨君還雨餘翠竹穿窗小
花下紅魚唼影斑靜愛著書人未老貧憐負米歲方艱
宅時夜語香燈灺照盡恒河恐等閒

次韻張磬伯孝廉見寄

早擕綵筆壓神州兄弟才名入選樓不少吹噓得任沈
獨將風格繼梅歐聯翩宦跡青雲上屈注詞源碧海流
遙想新詩滿河隴太行冰雪擁前騶

題朱北山寒雀圖

芭蕉葉枯霜已裂臘梅枝凍雪欲折寒雀忍寒拳兩翼

橋邊何者彈古舌

去年所種籬間雜花次第皆放

一年前此插花叢也有滋培長養功小草無名雖瑣細
孤根得地亦青葱經春雪大開差晚直北風多掃易空
賤乞天工同愛惜數枝婀娜照簾櫳

與張九如表叔夜話

人生常飄颻風雨從所適五年如夢寐半面此良覿落
身簿尉中趨走上官檄王程無東西冰雪就遠役長安
僦居住斗米大倉糴通懷任舒卷豁意寫肝鬲我時困
尪羸終日臥向壁殷勤數問訊藥餌巾家篋先生丈人

行高曾舊親戚猶記我童孩繞床梨棗覓巢傾故家燕
管咽隣人笛念舊增歔欷撫時入感激於今太夫人濟
上且安宅雖衰猶善飯至孝神理格尊前一杯酒聊用
減憂戚晨昏市已買旱非畦可摘歡游二三子情話朝
及夕君留能兼旬夜窗待虛白

合肥相公居廬三年常有白燕翔集作詩寄呈

禎祥名有由幽隱理不爽允矣大孝人天地為感格我
公曾閔性純懿凋金石孫養四十年愛日慮彌迫出踐
百僚上丹青炳功績入侍慈母顏嬰孩伺喜戚臨危呼
蒼旻籲禱躬自責淚盡屬纊辰血流衫袖赤乃知終身

慕萬口爭歎息　朝廷恩禮殊中使問絡繹煌煌貞松
字寵命　至尊錫褒綍歸阡原辟踊臨窀穸刪嘗三年
畏倏若駒過隙骨立居倚廬哀號達夕悲泉夜濆涌
枯樹秋蕭颯寒吹振空山淒風結廣陌靈禽海上至皎
皎刷毛翮纖縱冰雪姿瞥此麻衣白飛鳴不離意下上
從所適終朝户庭間棲止松與柏往者夢投懷瑞世生
旦奭令茲幽挺上感召精誠積世裘行誼薄頹波藉公
激貪懦在廟堂名德樹準的即今直經際坐見風俗易
元化調鼎台人倫篤儒碩載賡白燕詞史乘流揚奕

晨起聞同舍諸君有冊去之游口占

出郭休憑問訊書羣公作計未全疎醵錢先日謀沽酒
好事東家許借壚一帶綠楊依水遶萬畦紅藥破煙初
可知鄠杜游應徧臥病清愁忍笑予

酬惠元龍庶常三首

故人久疎索病卧從時合藥期仍卜看花約屢辭細
泉鳴石罅鬧雀噪簷枝作句勞相憶清愁習亂絲
載酒楚江上吸詩淮海濱風流前日事惆悵十年人移
竹閒聽雨留花曉占春交情垂老大白髮數莖新
三載逢山生情親等弟兄青雲看後輩綵筆失先生土
骨埋龍氣風須送鶴程躊躇君莫歎得酒再三傾

題梅餘盧塘放鴨圖同錢石臣用鴨字

昔者崔白與徐熙各各蘆塘畫秋鴨君從十年圖此本
千里隨身在行笈江湖塵外餵啄食寒暑囊中等裘篋
浮漚蕩影光動搖接荇穿蒲波唼喋豈同先生住甫里
亦與好景共清狎君才如掉渫渤鯨出語能令萬夫壓
六鰲一釣連龍伯下笑鬭蹬鶯唼喋道士鸛鶴有意籠
海濱鷗本無心狎秋堂夜雨重把卷臥病經時寒白祫
也知幽事同襟期況與高人接肩睫幾時倚槳隨君去
出險心如下瞿峽驚濤攪鬭駭浪輸淺水蘆花夢猶怯
君家兄弟深契託豈比恒情稱款洽不妨詩酒成三人

共宅清漳我應夾南隣叩門船肯借北閥胡天屐休踑
識路知歸暝向村沿流自遠晨放麟家雞野鶩莫分別
聚訟紛然議禘祫只今秋帆理數幅別酒盈尊且勤呷
閒來放鴨偶爾爾晝裏看人空劫劫桃弓休問路浪兒
鄉去還應用鄉法

初秋病中遣懷四首

一夜西風颯已秋雨餘微潤在衣篝暄涼候覺陰晴異
違靖忙因疾病休碧薜嫩初侵露砌夕陽沈更映簾鉤
不巾不韈差疎快望裏橋虹晚欲收
鶴長鳧短總堪嗤忍病清齋燕坐時食蛤蜊寧知許事

索檳榔乃笑長飢可知說士甘於肉差喜談兵畧似棊
倦即高眠醒便起半爐香篆上銅匜
歸歟鄉井興何如藥把雞塒隙地鋤世上爭能無事事
閒中聊復借書鍾蠹得失何問我蠻觸紛紜可笑渠
瘦骨年來無一把梗心只合在清虛
幽處纖聞草木香安排筆格與茶鎗雅思紛容判才語
暇輒翻書檢藥方芝桂腹腴隨拈管龍蛇虎尺寸斛量
蓬頭散帶北明士吐論縱橫或未妨

題項霜田秋樹讀書圖

司空三十乘一過不再讀豈知瑯嬛洞萬籤未流目況
復千年來煙海浩簡牘寶裝不觸手緹裹空架屋予生
雖苦晚好古念久畜山麻皇墳書寶祕金石錄涓滴乞
殘瀋餘瀝丐餘馥所恨相斧姿伸紙必三復得一九已
忘穢然負此腹午夫更甚厥塵土盈寸祿狐史一筆無
空名濫史局此心耿耿在茲便高閣束書如撥灰深溫
寒火猶宿海淦佳上語輒按遙夜燭徐徐涉波瀾浩浩
肥遯愜君從故鄉來別更六寒燠平生舊游好命駕頻
屢存時時歌新詩清音受寔王興來兔長句千言筆歷
禿旁隸史乘事朗若目親歷到郎真善人能使家令伏
自春臥嬴病擁被苦瑟縮喜君談天口博辯如炙轂東

方多滑辭詼嘲語尤酷君才實具美分了十人足酒邊
微雅令猶足吒庸俗我雖愧如歸君每來不速錙銖較
文字粗欄豐珠簇秋對整歸藪湖海興已豫揭持視此
圖令我紙尾續一編秋樹根滿雨蒼皮蹙含天爽氣谿
畔予湛秋綠行當借一塊從君舊山麓雖貧或未害日
煮二升粟

題折枝荷花圖

簡挽非機何來頭翠蓋紅妝曉更新不用鑑湖三百曲
一枝留待若耶人

題王赤抒納涼圖 [illegible]

寫得新圖野趣長恍遊竹逕過蓮塘風開月影一林瘦
雨作湖聲六月涼高節最宜霜後色苦心猶帶水邊香
先生標格冰壺裏未省人間有暑光

正月十三日東江席上同姜西溟趙蒙泉吳元朗
張漢瞻宮友鹿用子瞻岐亭韻

東風吹何時柳色染新汁連朝曉夢裏花朶壓紅濕入
春春未動馬蹄空得得閒來叩君門推甕飲須急不知
陂塘外拍拍幾鳬鴨喜心封鮮腴暖氣上巾羃聞君宦
游樂腰下金帶赤愛君名士風手中羽扇白談諧二三
子取醉半墮幘酒酣哦新詩詩成鬼應泣纖纖月始生

旋圓俄復缺人生幾良會珍重座中客年年試燈期莫
忘此宵集

再用前韻送王雄飛之陽山

六年勤過從罷費幾斗汁半從酣醉後雪灑衫袖濕浪
擲虛牝金與君兩何得不知空釜裏飢腸轉逾急聞來
繞階除舉心妬花鴨君如瑚璉器暫用珠布羃玉川一
先生并少婢脚赤故園劫火後彌望衰草白書劍久飄
蓬鬢疏不滿幘才高身欲老相對如雨泣寧甘伏櫪歌
未用唾壺缺賢侯在中路行矣萬里客期君嶺海隅雄
舟或來集

徐道積招集碧山堂感賦

仍到司空綠野堂酒人詞客舊歡場一生知己傷存歿
十載逢君各老蒼天上鵷鸞堪接武尊前鴻雁自成行
闌干十二春風地幾樹繁花月似霜

賦得明月照積雪 次新城公韻

幽尋耿無寐滅燭夜分時起視雪千里微明月半規寒
光坐超忽素影共襟袂誰似王夫子巡簷獨詠詩

匏瓜

小圃親種作苦葉瘦柔條老藉霜斤斷輕留竹杖挑無
風聲寂寂醉月影蕭蕭歲晚南村外巢由好共招

與雄飛飲畢爾榮宅主人夜話塞上戰功殊可喜
也

小來氣決早知聞老去談兵尚一欣曾擊驍騰雲下賊
盡驚鼓角地中軍紅燈愛就文人語繡甲親從武庫分
駐蹕山前鏖戰處白衣誰省舊功勳

曲阜顏太宜人七十壽三首

華胄傳鄒魯賢聲著郝鍾璇閨開內則畫戟自名宗義
嶺千尋雪天陂百尺松長應紀彤史令德偕溫恭
最憶傳烽日城危壓陣雲九秋霜遽肅七日玉幾焚刃
血殷重袖冰心凜一軍聞帷有奇節瀛海接英芬

仙苑三珠樹爭看繞砌栽䭾紗由母教視草見門才小
刼銷沈後還丹次第來嘗畫下重亭令序正恢台

上掌院彭公四首

崇朝已遍泰山雲亞相名高海內聞此日師儒尊五緯
向來物望重三君回　大事每聞朝右掩卷詩常聽夜
分一樣勤銘鐘鼎在掖翰公是寄斯文

鶴書曾記日華東承殿時聞喝色紅萬里清文羅闕下
百年遺老訪淹中量才誰是淵雲敵下筆真無枚馬工
天上寶書題第一五花香散鳳池風

十年芸局淡廷祿別有耽佳好古心半篆香邊看冉冉

八騶車下任騷騷閒隨容品酒清濁愛讀書如山淺深
只有濟南王學士時時花底共微吟

五閱仙翁日月虛遺從槐市列生徒人間名字榮諸葛
閣下文章比大蘇久識游魚潛沼樂待攜野鶴出林孤
舊師仍是高陽客笑奉金莉五岳圖

莽式歌

莽式者樂舞之名也歲以季冬肄習禮部略如
古者百戲之屬甲戌十二月十四日余得寓目
乃為作歌

季冬臘日烹黃羊健翁倔了如俳優嗔笑雜伎閭里社
細腰疊鼓喧村場太平有象自廊廟五兵角觝修總章
春官都試平旦集萬人聯袂東西廂南箕北斗供摟攙
繁絲軋竹同清揚闌驚出林吼虓虎很訝當道蹲封狼
劃然忽變戰場態金戈鐵馬聲鏘鏘左旋右抽嫺進止
先偏後伍紛低昂弓彎不射刀不斫徐以一矢定寇攘
揚鬚靚兵耀德意詎止武力夸多方恭韝鞠歷起上壽
千年萬年歌未央昆明池頭夾馳路洛陽樓下列炬光
麟洲小水跨鴨綠九部亦得諧宮商紫羅帽邊插鳥羽
絳抹額上搖金鐺輕身似出都盧國假面或著蘭陵王
盤空筋斗最奇絕如霆礮礔星光芒解紅俄作小兒舞

文衣綷縩顏胭霜旋馬鬧蹤身便旋鬭雞坊底神飛翔
踏歌兩兩試燈節秧鼓面面熙春陽牽絲底用魁礧子
阿鵲雅擅蘇娘雙童夾鏡技渾脫曉出絕藝驚老蒼
弄丸一串珠落手舞劍百道金飛鋩我聞殿前陳百戲
緬昔制作傳漢唐魚龍曼衍雖技巧亦與民物開禨祥
踢踘恩知俗安樂拔河為卜年豐穰只今殿廷虞懸備
兜離傑侏咸寄將鳴球拊石洽至德故樂亦頒鈞天張
況從輶軒採謠詠正以綴護懷要荒書郎寢馬久憔悴
作與伶老同顛狂發屈縱驋鐘鼓響舞鶴自應參差行
千周萬帀狀倏忽舌撟目眩心茫茫作歌形容莫究悉

竊喜六律調歸昌

東皐草堂看杏花歌

清晨叩門折柬呼樹頭勸酒閒提壺芳郊走馬意不厭
況有十里春風俱東畲曉烟林木暗一帶細草茸茸鋪
萬錢八珍笑多事二月櫻笋頗新厨王孫天上本龍种
文采復與常人殊春間作士廿勝初愛拂宣紙采朱唐
今晨名客昨宵往先掃禪榻溫停罏香界座前一把手
兩腋風駕登煙從量香亭子森翠繞細泉入盞浮雲腴
風條露葉轉蒙密瞥眼仙杏花千林合明壓帽十年事
惆悵昔夢成老夫妍姿恰宜麗日映憨態欲避香雲扶
看紅看白情未足惜花惜玉懷仍孤只今佳時促芳宴
它日雅會思吾徒嬉春排日合洪醉東走脫兎西飛烏
中年絲竹本陶寫一串頗愛歌喉珠沙頭玉瓶酒不盡
鼎尊欲笑雞路蹋柳條未放謝家絮蛺蝶新上滕王圖
草堂重開割鮮羅更抄雲子炊彫胡城門咽黃鸝語急
戀此光景留須臾鄉心每念一區宅歸興空惹千頭奴
羨君城南尺五地文酒之會無時無竹罏銅碾粉雜具
清詞妙寄非俗儒東風落手先一笑芳程未遠沾泥塗
林亭草杜倘許侍斗酒更擬明朝沽

送張尚臣學士祭告南嶽

尉候通重譯懷柔答萬靈天書頒北極祀事肅南溟衡
嶽仙人宅文昌使者星九疑瞻鳥道緜竹啟幽扃
典禮修三楚提封控八紘峨峨開海北文論夜郎西共
識天威肅須令王會並百蠻盡京觀築鯨鯢

送晴南行詩以贈之

如海長安城中小一萍掛肯寄同籍兩耳聽梵唄時
時從朋好消寄放情話合子為救人一往喜諫快胸中
九十夢細碎肖髓芥蔓畔巢寸場中苦不得解躊躇好
名字尚有文可貸卡生韓吏部泥菩按高深兩窮適相
遭合此許媒介愛如北方蛩游比南海鰌吟牋揮詩成
醉馬墮欲敗風流賭棋鬬餘事猶為畫所嗤不得意青
山淀塵羅西風一颯香客子感秋佃結束還舊鄉修途
遠行邁三年落其心笑口北堂拜家臨太湖水朝夕看
澎湃青光綺戶棟果香路榮徑幽居洞可樂即事足蒲
澀相期春雨餘行同剪新蒲

懷清堂集卷五

男學基學頤孫衛原孝寀謹校

懷清堂集卷六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出國門別諸子

王程趣辦嚴結束事遠役昨宵故人酒離思紛已迫今朝城南門風雨晦行迹依依戀親愛渺渺怨違隔須臾意不忍況在歲年別青山去逶迤待此萬里客還憐牂牁水漾漾瘴雲白回頭九衢塵燈火夢晴昔清游知幾時悵望勞思積

涿州

南涉溝連北涉溝當望無復舊宮樓鳳池院裏新眉色

一帶青山入涿州

獲鹿懷古

石邑西來入亂雲花光嵐氣漸氤氳清思童水千巖東險接陘山一線分東海青林神女廟南荒黃屋尉陀墳茫茫舊史堪憑處剩有蒼烟送夕曛

憩曹氏水亭

澄泓鹿泉水流出碧山岑幽邐一支瀉虛亭四面臨翠深滋竹色雲薄散林陰濯足石潭曲松風清我心

為家兄篆辛題烟江圖

畫出長江疊嶂圖青林潮沒片帆孤歸心已逐鴟夷子一點煙波落五湖

兄弟東山志趣同可憐束帶已成翁心知不愛高官職樓閣江天夢想中

韓明府席上

弦索爭將風月清梨園小部最知名人間歇絕花奴手九歲誰傳羯鼓聲

真定道中

滹沱一水抱城迴慘慘平蕪朔吹哀全趙山河平似掌晚來風雨過寒臺

順德懷陳叔毅

趙國樓臺已發邱錢行雲樹接沙溝墓中蝌蚪書應在城下鴛鴦水自流酒肉朱門堪失笑風埃青鬢足閒愁最憐覓句陳無已短策方爲梁宋游

登叢臺

霸圖銷歇入閒凭雲閣岧嶢最上層斜日烟蕪迷二水悲風猿鶴散三陵美人池畔蛾眉淺鼎上臺中袨服曾不斷太行山莽蒼西來猶似識衰興

磁州道中

夾隄柳色映泉流滏口清源滙曲溝二十里中荷葉路水風吹綠到磁州

過鄭州雨後道濘肩輿雜出村落畦隴間青葱彌望甚可樂也

午炊滎河飯曉指鄭城宿雨後清風生一日變涼燠僕夫畏泥濘迂道幾縈曲落身禾麻中平野舞淨綠敷榮已可愛未暇計成熟平生老農書雖好未竟讀微官田園興久矣念空蓄但求陽羨米敢盜太倉粟吾儕亦何須衣食望粗足提筐出村女聯袂共牆屋悵焉感遠游萬里雙轉轂

出西門一絕句

高低坡隴到今存槐柳陰中碌碡村我亦天涯念兄弟斜風細雨鄭西門

寄錢石臣洛陽

穀城伊闕鬱青蒼水北山南古洛陽第一邦人重經術遺碑存否蔡中郎

北地深知苦旱多千金遺堨近如何銅龍古器非難得便是元康繼太和

深水池應付劫灰團焦光氣本天開由來磊落英雄事愛爾高歡酒一杯

九僧遺集叩禪關詩社風流逝不還何日縣南三十里龍門諸寺接香山

春鳥秋蟬相續鳴東陽門外聽松聲伊川修竹真堪買便合移家住洛城

東皐禾黍繞茅茨驅馬悠悠周道遲望裏何由見宛洛幾回循諷右丞詩

禹州贈吳尉

頗愛人間杜五郎閉門不出十年強先生可是黎陽尉試覓涼陰一本桑

六六峯前好卜居丈人澗上未全疎蘇州莫漫嗟卑吏春草生時合著書

馬上

一天涼露斗斜橫羅薦輕寒近五更殘夢白河三十里水莊花氣杜鵑聲

臥龍岡

古之求志人往往雜耕釣嗚呼諸葛公伊呂得同調隆中吟梁父妙意寄歌嘯三分限王業一隅割巴徼艱危氣逾振成敗事難料萬騎祁山東長星晦光耀英雄襟上淚時往不可弔我來臥龍岡目盡遠山眺蜿蜒西南斷千里自嵩少遥峯銜落日小閣耿餘照虛寢陰疎槐上或施蘿蔦英靈猶髣髴蜀魄子規叫成都八百桑古柏賸遺廟極望勞峨岷夜猿同噭噭

新野

今日樂莫樂水上両菖蒲不知何年花一笑風迴裾公私亂蛙聲兩部鳴不已安得挾彈過湛湛一池水

白水村

風俗東都記文章西鄂存赤符千歲曆白水數家村銅馬何知帝蒼龍尚有孫原陵蕭瑟久里社薦盤飱

襄陽懷古

馬蹄一蹴失荊門百戰山河殘角聲估客帆檣依斷戍人家水竹暗孤城干戈格鬬英雄事賓從風流江漢情鄴下諸郎如虎兒不爭劉表一書生

大隄曲

去去隄下舟棠望隄上樓鯉魚風信急漢水不西流宛轉唱桃葉哀怨歌竹枝攔街白銅鞮何如襄陽兒美人楚雲端明璫大隄下一曲歌落梅肯換千金馬結伴踏青游新妝作明發日暮行而歸自惜雙羅韈綠水浸紅紗橫塘漢皋曲五月南風生一夕北人宿郎網縮項鯿一網出千頭持妾金錯刀欲前卻還羞

聞 王師北征大捷凱旋恭紀

憶趨班劍屬車旁萬乘旌旗下朔方共識運威臨北户一時兵氣壓西羌朱旗晴閃 天王字青海秋寒太白芒鬱鬱鬭門吹急雪大風雲起看飛揚

春遲苜蓿尚枯荄竟夕叢生天馬來九譯山川皆禹服萬靈風雨護軒臺前軍一戰妖氛滅邊燧全銷絕域開諸將不須分道入六師爭唱凱歌回

陰山天外插長屏積甲高齊熊耳形磧北已遮唐塞隧漠南敢近漢邊庭規恢社稷其磐石一用干戈勢建瓴萬帳降人皆不殺始知寬大在 朝廷

極北心殷隔九闗喜聞齊漢捷書頒溫禺鞮獻燕然下阿布思擒瀚海還 廟筭如神收絕幕侍臣刻石紀封山白蘭踰蜀西南徼咸德應須曉百蠻

登覘山亭至甘泉寺

籃輿嘔軋傍城隈積霧羅陰黯不開一磴自穿雲氣入萬峯爭送雨聲來山川浩蕩今如此衣帶風流安在哉千載牛山共揮涕古苔秋井易心哀

雲藏巖谷晝冥冥忽聽天風響佛鈴草際老僧迎客至煙中脩竹入門青坐來瀛海茫茫地盡失山川漠漠形休問葡萄撥醅後甘泉一酌白清泠

午後忽開霽襄樊歷歷在目

誰教洗出翠娟娟恰與青巒布韈便飛灑雨猶行下界笑談人已坐諸天雲生重覺衣裳潤谷轉還欣草樹連

不數太行晴了了山靈亦似舊因緣

習家池

賢達不買名況乃盡醉眠山翁坐鎮日酩酊何所為舉鞭問愛將拍手笑童兒風流邈千載流詠高陽池

臨鳳皇灘望鹿門諸山

漢廣詎輕涉況此驟風雨既霽猝驟除白浪猶掀舞江亭晚置酒悵望臨極浦隔江鹿門山列嶂淡可數中有隱君子塵狂笑州府崔徐亦雅游牀下誰客主襄陽耆舊盡樵牧烟中搗蔡州髙唱歌渺渺雲端樹南睇漁浦潭水深魚所聚漁人競賽神坎坎叢祠鼓會看澄潭下

巨鮮出網罟

明日復過灘上

我昨凌飛湍足蹋千仞石濤波不可渡萬竅號竟夕坐笑片帆耳蛟龍爾何惜容令雲木杪隔此棲遯跡明朝初日亮馬嘶行[illegible]迫林端霞色明沙外練光向頓驚夐異波軟穩如席車留豈不作嚴程遠于役車中省登覽喀然悦夙昔青山爭向背春春昨游容漢江還送我十里眠衣碧顧此雲物閑羨彼魚鳥適人生如蓬飄西東我何擇但愧抱甕老五畝得安宅魚梁近可指何處雲夢澤迴望穀隱山山寺失咫尺宅年靚熊綠還著永

嘉陵

斑竹鋪北十里

曉起風露濕岸中草木香微聞蟲啾唧漸覺山低昂一綫緣蟻上中休似甞藏荆南已如此愁絕瘴雲鄉

龍山寺樓

清絕龍山寺松杉六月寒斜光低雉堞遠勢出檣竿雲物堪銷夏江天入倚闌傳聞潭五色步屐試求看五色潭在寺左側

荆州

剩嘆遺隍問舊堤龍門馬牧總茫茫接天波浪三江口

橫地風雲古戰場尚有帆檣下巴蜀無多戶口在耕桑不堪原野盡條地吹角重城倚夕陽

戎馬壬申建卯申萬家烟火幾家存人如封豕屠羊慘事異黃巾肯精論妖樹禍生人北極怪風寒捲郡南門龍敗橋外坡陀血誰洗忠臣九地魂

地形天險楚江寬欲借荆州作古難處笑百人稱武吏豈同列郡領材官雲臺特給親軍仗玉帳新登上將壇駿馬健兒君識否時平政要重師干

黃灘一線勢危哉駭浪驚濤打岸迴水國分營空入市秋風卧虎想登臺迅從巫峽千盤下濶比洪河萬里來

每念築堤能捍水始知高氏亦雄才（高氏堤五百三十里）

孱陵

沙雜山廚飯風吹野館燈江深波浪惡月黑到孱陵

公安城東門駕小舟沿陂湖入不斷禪院

散帶披襟村路東小橋流水曉烟中行穿徑窄家家竹喚得帆輕葉葉風但有僧皆堪入社況逢酒恰載連筒（時舟子方以買酒至也）綠漪笑爾波三尺一任蛟龍萬仞宮塵中無地避炎蒸濯足滄浪勝蹋冰清梵依依烟寺出奇峯歷歷火雲升百年著我眞浮客一飯何人愧老僧菱葉荷花雙槳路他時聊記昔游曾

曉過來雲庵

暑光漸退曉涼天羽扇絺衣就夜禪借竹徧栽隣逕後清江横繞寺門前無猜沙鳥應如我重到山雲不記年一室優曇花是否盆中草木㴱蒼然

夜半渡蘭江比曉至新田鋪間密林木蓊然深秀頓忘行役之勞矣

澤國多清川方舟得屢渡蘭江波似鏡雙槭白沿泝昨來白沙洲沙際起宿鷺還尋洗墨池崖崩已非故來雲佛燈上一縷香烟度澄波延餘賞暝色入徐步三更天風生缺月光微吐星芒翻上下黯黮沈水霧列炬棲鳥驚征夫即前路性怯既畏馬且還登我車登車苦顛頓夢寐無安舒復起攬衣裳暗中思故事澧陽舊有蘭可紉不可鋤只今白石上齒齒誰復餘物理異今昔人事同盈虛時見荒陂中清露洗芙蕖山腰列騎疎燕微見曙色天光一以辨萬象誰得隱巖巒走坡陀蒼翠淨如拭高低林木暗清泉流混混冥濛南山雲俄頃滿山北山雲欲出雨久旱潤黍稷吾行叩村扉一笑得飽食

朱元山太守見枉新詩奉答

夜涼卷帙白迴環坐聽清猿夢夜還彷彿白綿紅雨句謝公亭外舊青山（太守有白綿紅雨句[illegible]）

夜郎雨下最思君水複山長去住分柳葉洲邊連夕雨桃花洞口萬重雲

澄江如練日哦詩公事蕭閒盡謁遲亦有清平賢太守不曾拜表賀龍池

朗州司馬行吟處野水荒烟一片平今日武陵溪上路與君同聽竹枝聲

白馬渡

山勢垂將絕江聲撼殷空磴初盤鳥道人欲倚天風偪

仄喧呼急艱難道路中遠看帆影落烟渚曉濛濛

入桃源山牽蘿捫葛拾級而上洞穴宛然還過邏仙橋細流淙淙欲求漁人艤船之所了不可得故碑亦剝落無復存者

狹路披榛入仙源杳不逢空餘石橋水蒼蘚認遺蹤山鳥幽自哢溪雲閑更封野僧無一事飯罷午時鐘

世外神仙宅雲中雞犬聲捨舟何路入沿棹有人行開道春來水桃花幾瓣橫年年流出在長共楚江清

長阪鋪雨後

蒼溪西去總山程水穴風巖盡意行隔嶺雲含殘雨氣

抱枝蟬帶蚤秋聲峯攢古木陰陰秀雪濺奔泉瀏瀏清正是暑消千嶂裏緑黏芳草愛初晴

辰龍關

東馬懸崖險關門鎖不開居然横戟地曾此挂弓回浩蕩妖星落蒼茫野吹哀兵家爭阨道爲語勒銘才（王師破賊）

（從郭家溪小路入）

馬鞍山

山行日以高起伏勢未已盤紆衆峯盡一峯倚天起峯峯相羅絡雲氣鬭其裏雲生始膚寸萬狀變譎詭須臾滿太虛一氣失俯視雷聲如嬰兒雨在絕壑底不圖人間世險絕乃可喜汗漫乞天漿嵌空挾石髓正從九州外瀉此一泓水

七盤嶺

百里轉絕壁萬木枝交撐下臨不測溪浩浩但有聲今來登歷異目擊心已驚四虛無依倚巖崿起崢嶸石塌容足劣徑垂如髮縈忽雨吹山風重陰匿光晶山高風轉刪颯然飄伶縕古人仗忠信入險無異營性命絕可憐煩憂一時并青林隱鬼火白日來山精誰能禦魑魅懷炳傷我情

七夕詞

鍼樓河漢低露氣晚淒迷此夕清稜叫良人過五溪條纖月一痕長眉畫初嫁可憐新女兒燒香燭簾下爲君買香羅裁爲金縷衣春風著來舞蛺蝶一雙飛

辰州江樓

楚澤深來地轉窮浮香沅芷繞迴汀竹郎祠外昏山雨燕子巖邊暮靄屏五嶺佛桑開更白（路表有紅佛桑頃在太守署中乃更見白者）雨京蔬菜采還青武陵一曲吹羌笛言語侏儒不可聽

漫成

天星寒高山入雲璧苗捷若猿猱舉十餘年前此窟穴

樸木營下屯諸軍堂堂大將執枹鼓汾陽遠孫關㺚虎
莫道潭中巨鯉魚橫海長鯨膏碪斧
村市鈔奪愁精夫漢家賨布充國租孰苗呷嗳生苗樂
順宜噢咻逆當誅紅旗山下人相呼丈二尚有君王殳
辰陽莫輕楚門戶遠控粵蜀滇黔隅
錦州大姓彭與田願比內郡輿國年長官宣慰吁可惜
表裏偵伺爲諸姦正嘉以還頻作孽麻壚二邑無炊烟
安得感恩秦刺史組練三千誓同死
官軍至多苗不畏（不怕軍多怕糧多此昔苗語也）鎞鑲不繼兵且退箐
林伏弩利鋋矛一縱獵火宜高秋人言石壘果可築上

囤懸崖下深谷地形天險人必爭州家官府尤清平
昔者乾道盧陽西特與諸蠻布威信武安不救馬邑戮
古重徼功啟邊釁方今 天子德唐堯四門穆穆九譯
朝如天好生性不殺苗乎苗乎爾莫驕

江樓晚坐

渺渺危欄外涔涔暮雨來江山抱城郭燈火問樓臺濁
浪浮槎遠崩濤觸石迴三川驚暴漲愁絕且當杯

江漲行

君不見辰州城南夜將午馮夷江心起撾鼓老蛟跋浪
潛蚪舞六丁天符遣行雨江聲如雷轟百怪雨脚如麻
垂萬綫洸洸三日仍晝冥仰視漏天那得補萬溪環滙
朒奔流汎溢漸過中南樓閒茅我亦江岸住日側水勢
驟方舟初來宿中星斗近而日戶內魚蝦稠天瓢頓翻
雨龍子海眼誰鎮三犀牛窮山大樹蔽江下傍水老屋
隨波浮災祥未省五行志頻歷自爲千家愁街中乘船
朝入市父老驚嗟童稚喜傳說曾經萬曆時七十餘年
重見此人家半扉何足道屋瓦沙痕留水底心憐河內
乘船車浪說周南滯太史百憂集行路難明朝欲往愁
飛湍驅黿役鵲不得渡中夜欹枕危難安從來楚俗重
禱祀江神應復哀我頑香烟未絕風西南宿雨欲洗山
拖藍

晚霽二首

枕席濤瀾上人間憂患長身真蹋蹈背路尚阻羊腸日
月終開霽風雷已退藏忽傳江漲落喜極倒衣裳
每恐高城決猶欣巨浸平鯨鯢終窟宅燕雀且生成捍
患時方急橫流禍不輕漫勞喧鼓角悲健雜江聲

詠古

伏波三輔英奇跡闕隴問晚成遇英主名並蕭曹肩據
鞍矍鑠翁垂老征羣蠻壺頭咽喉搤成功詎云難道暑
水毒淫跕跕愁飛鳶曳足視鼓譟見者猶哀憐身死印

綬收勲高賞不延傷哉慧苡車讒鼎應雕鐫觀其誠子
弟刻鵠遠咎徭誰能易世後擩嚌防未然栽栽銅柱標
長留極南天嶺祠吖簫鼓攻爸亦告虔巫言神醉止野
老舞躚躚突兀虛殿瓦歲久溜雨穿薄帷飄迴風彷像
識遺顏細思雲臺畫界古留餘潛
三閭身既放長鋏帶陸離瑶圃駕青虬崑崙驂白螭怬
之言彌廣侘傺世莫知上沅乘舲船凝滯江水湄辰陽
既夕宿溆浦行邅遲去國日漸遠雲日交蔽虧雪霰一
以零幽巖淡無姿渺渺洞庭波佳人見何時汀洲搴杜
若容與將遺誰菹醢百不悔謠詠言其私芳馨與腥臊

誼得同器施韮路啟山林鐘虡徙將移夷陵泰火入章
臺猶射糜雲雨巫山陽武關歸無期試招汨羅魂悲風
滿靈胥弟子亦搖落頌寬作楚詞
夜郎竟長流天末懷李白咨嗟亦胷裏鍛此鸞鳳翮四
明狂歌人天台坐忘客一見鸞仙骨八極可指斥賦[illegible]
上金鑾非常主恩澤翻然乞身去浩蕩事遠適悠悠平
臺春汎汎滄海夕東南波連山潯陽夜拄席水軍旌旆
滿名高見驅迫浮烟攝賜金順逆不再擇九天一飄蕩
萬里遂竄謫江潭憔悴容遼海流離跡匡山懷舊隱頭
白歸夢隔聲名王中允行在奏凝碧鄭老雲海間地下

誰蕩滌人生適逢異往者非一格羽衣黃樓中追想年
五百當時投魑魅此樂得猶昔文章光焰長放逐天地
窄嗟哉武陽山萬古一片石

殊方

猺獠足音接巴渝舊俗同鶉飾荷鐘女桐子拾溪童土
禁丹砂穴家收白蠟蟲殊方風物異油素媿揚雄

船溪驛

久習歸便覺別該巖壑鄰溪風涼送暑山月夜留人窗
好開青峽共庭拂篔簹誰知是淹泊延佇夙心親

大龍門 時尹張吉客

卷波吞岸谷炊黍少人家滄海具驅石恒河只散沙斷
崖崩硍礧老樹卧槎牙晚景頹檣下風吹杜若花

沅江驛樓

飛梁千尺似長鯨斜日烟霞紫翠橫曾倚亂山沅水驛
[illegible] 慣經遷客辨州城倚簾江映琉璃
色傍含秋寒蟋蟀聲正是愁心孤迴處龍標明月曉還
生 龍標城距州五十里

迴龍關

壁開翠硤迅湍流洗出晴雲秀嶺浮拂拭西風衣上雨
迴龍閣下慕江樓

相見坡

清風生山巔彼所在山脚後山路始窮前山壁又削[illegible]龍中忽斷奔馬勢旋卻兩山鬱嵬峩一水相互絡洩雲天光漏仄壁石氣錯俯逐飲澗猿仰睇投林雀高低總繞虯下上殊苦樂彼途俄復經此路邈如昨千里同一瞬青冥倚寥廓

飛雲巖

蒼然月潭寺秀絕飛雲巖玲瓏窔奧坼幽閟神靈潛千年水穿溜點滴滲石乳垂垂萬蜂窠鑪鏞不得補

即事

山谷陰晴異西南氣候偏螺紋苗女髻雞尾馬郎氈飽食愁香米侵膚畏瘴煙猶防孔翠毒不敢飲流泉

清平縣

麻哈古罷寨歷代資所爭盤旋三重壁削萬仞城峻極秀巖䆣百萬容勝兵濩水户可汲沃疇人可耕在地有設險誰能廢承平明初防戍卒九千此連營百年閑武揚草長蟪蛄鳴所以正德中群苗復縱橫銳師下貴竹功旅來湖荆百道紛梯衝戰功何由成適會長至夜皆枚卷甕旋火焚營照天諸酋猶宿醒姦宄鬼神怒雷雨瀰滿盈七亭訪遺址落日悲風生黃猳落燈閒故老

難指名空餘重岡路草木颯秋聲

高眞觀

浴浴浴仙池三百歷年久仙人浴不起池下石犀守偉哉張千户殷勤報已厚鐵椎椎金魚封侯印如斗可憐仙緣薄凡骨不堪朽懷中數尺餘米汁那得取

平越客舍見田綸霞少司寇題壁

麻哈江聲夜咽撞西風老屋字斜行蠅書一卷秋燈裏不獨登臨憶侍郎

懷清堂集卷六

男學基學顥孫衛源孝策謹校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八月十五夜試院煎茶用東坡韻作二首

鏁廳萬竅蛄蚓生石鼎三沸蒼蠅鳴清風過雨差一快卷幔忽颺茶烟輕閻門之井非第二煮水蠻甌此何意要將冰雪滌煩煎清清冷冷落夜泉石花蒙頂來自蜀顧渚萬芽如屑玉一車載茗不療飢猶勝觀瓶居井眉木蘭始芽瑤草茁一啜已有清香隨君不見露寒桂滿今宵好細泛風簾淅淅時

門外立鵠慚諸生老夫投牀作雷鳴樓頭紙落如飛雪

沈宋時名誰重輕休論揚一與益二險阻西來識天意淄澠別白勤烹煎由來相士如品泉相如子雲出西蜀昆吾寶刀于闐玉楚宮細腰常忍飢城中佳人矜廣眉各爭好尚異妝束輕裾利屣行追隨君不見韋蘿補屋誰氏子絕代風流羞入時

黔陽絕句

西南諸寨接牂牁風俗傳來火濟多紅犵狫連花犵狫白羅羅雜黑羅羅

依稀九驛認龍場烏撒平開蜀道長莫怪西溪水嗚咽至今婦女說奢香

白白紅紅繡袂花盤絲繪蠟儘堪誇自吹木葉銀環女者卜河邊問宋家

清涼山下躡雲行飛越峯初振翮鳴高柳斜陽易蕭索百年陵谷養龍坑

蓽撥陰繁呼蒟醬芙蓉色豔斲丹砂一叢露洗卬王竹六月風開鼓子花

刺梨秋後正舒黃擘得黃柑齒頰香不是瘴昏青草候客梓也自進檳榔

四十三盤閼索嶺五千餘仞相見坡阿蒙阿孛休勞苦聽唱山前山後歌

得晴三日即神仙（諺曰烏撒天常披氊三日不雨是神仙）谷暗雲埋是漏天郄怪一旬山雨絕中秋分外月輪圓

羊腸鳥道路將窮如綫鉤連六詔通一匹練遮滇海馬萬牛脊斷振山銅

髽童蠻女競相將翠翦花鈴一兩行細雨黃絲驛前過叢祠香火竹三郎

閻梅公中丞出觀家樂

燒殘絳蠟月朧明百和香中吹玉笙一片綵雲飛不散曲欄干外豔歌聲

探喉一串玉盤珠華屋神仙絕代無惱亂中丞筵上見

梨園弟子李仙奴
審音荀令與周郎檀板銅槽共一牀山雨乍收簾月白
聽風聽水按伊涼
玉雪兒郎髮未齊嫩叢蘭蕙出香溪南朝瓊樹無人見
嬌小宮鶯恰恰啼
管咽絃停意淺深雲窗六扇漏初沈已迷秦客風花路
休笑吳兒木石心

東山與梅谿長老

嶢絕發曇寺樵人細逕分路黃秋後葉山黑雨餘雲馴
鴿投空下疎鐘入定聞蚤耽清淨義花界宿氤氳

聞道峩嵋老心空日坐禪鬢絲蠻嶺雪鄉味蜀山泉飛
錫來千里哦詩剩幾篇黃花兼翠竹節物兩悠然

自百盈泉至黔靈山寺

憶昔冒雨東山行山寺粥鼓傳新晴雲中黛色幾千尺
兩脚已穀芒鞵輕寒花倚竹自閑麗赤髭白足相邀迎
孤亭崔崒出林罅下睇萬瓦浮連甍黔靈一峯隔嶺背
但見紫翠烟巒幷歸來合眼想娟妙坐覺天宇開崢嶸
今晨款門少賓客襟帶蕭散帷齋清公廚三日會當去
十里肯惜游山程疎風細雨引前路小蝶豔豔繁秋英
道逢樵客看甚罷亦有田父銜烟耕雞鳴竹裏淡日色
犬吠塢外喧溪聲徧歇亭中一泓水晝夜百度無虧盈
清甘未得借瓢飲空負癖学煎茶情草中覓路轉蒙密
巖頂蹤逕頻迴縈琳宮突兀佛塔湧古木上與闌干平
祇園弟子越千指盡學寂滅談無生青山門外幾風雨
一縷坐看香烟橫維摩方丈清晝掩天女一笑花爲榮
尋詩問法兩無礙空手欲捡橫江鯨法華魚肉何足喫
自煮蔬蔌炊香秔萬錢詎抵一飽樂盤案已洗秋營營
蠻花峒草足瀟灑斗大未可輕山城他年林端發蒼翠
道人記我曾留名

龍里別錢蒼浮兼寄王介夫楊青村汪道百

驛館燈初炧天邊雁失羣溪聲寒潋玉嶺樹細恭雲別
酒一宵罷孤懷萬里分憐君好才調蠻府作恭軍
風流王武子邊徼十年遲州縣官曹屈聲名人主知
蕭條閑歲月意氣好男兒漏鼓山城夕明燈想後期
楊侯出宰日遺老贈圖經官舍如庵小茱山入縣青雖
杯宛猶昨夜雨忽同聽愛爾溪風句清音共窅冥
烟沈青草瘴月上鐵溪魚執手時未幾淒風歲欲除苔
痕漬雨後楓葉得霜初好共嬌兒語琅琅聞讀書

重經高眞觀

羽化亦云久靈扉長不扃石池雲晻靄檜桂雪蔥青月

白起鶯吹天寒柝鶴翎丹經遺訣在吾欲寄頹齡

倒馬坡望張三丰仙影

岧岧青雲梯汎汎紫烟路似聞駕鴻人凌虛從此去眞人塞其内外像非所務大哉宇宙間神游無不寓西馳追金鴉東走逐玉兎揮戈縱可迴運化等塵露不見崑崙頂精魄得長駐

鎮遠寄道百

投分固膠漆託契共芝蘭弱歳爲兄弟憂樂每相關如何中分飛參差各羽翰風雨一乖暌驚嗟合并難合并安可期倏忽成對面念子蠻中居五年不相見雖

盱視殊俗頓領異縣每得懷袖書書來增繾綣繾綣臨蕭晨欷笑旋酸辛行軔倚門左餞道出城闉離言豈爲繁悲至不得陳但語各努力門户寄一身一身不自由念我與子同來如浮水萍去若衝風蓬閲閲日月逝析析蘭蕙芃二頃種秫田懷哉歸老農老農詎易學艱難少生理儆屐累妻孥斗米戀祿仕坐君臨池閣倚君讀書几洗吟身世間憂來誰與似

鐵谿

一水弄清暉沿流屢迴轉山光坐超忽明媚翠微淺穿沙湍瀨激絶壁屛障展綠溪迴遶迤置足石頻遝漁樵分野席一笑謝軒冕長潭數游鯈懷古寄餘緬巖端花雨落翠色白舒卷苔滑仙人橋奇懷阻游衍松根隱修蛇雲外聞吠犬陰崖寒鐵色千尺高偃蹇纏荒人迹稀荆棘密不翦古來佳山水柝剔人所顯欲鑱巖竇幽小笮蝕雕篆徘徊悵將歸寒露夕已泣

中河山佛閣懷道百

霜重水澄碧清江濤淺波故人天末遠佛閣晚來過雁萬萬樹列蛾眉群岫多幽期成獨往惆悵對山阿

登舟

馬歇休筋力舟行任起居喜隨鷗去遠憶共雁來初鄉

思縈閑日郵筏報睡餘殷勤託雙鯉萬里夜郎書

自平溪至便水

五更江起霧暗裏蕩雙槳洶洶無停聲浩浩信長往推篷暫窺臨蝶子浪花上川光互明滅山影迷俯仰纜船呼晨炊風日漸晃朗澄澄碧波映皎鏡平似掌迴湍成圓淵觸石怒濤響灘行屢紆直石骨轉森爽天寒奇姿露刻畫勞萬象千林散青紅絶境見無兩晨霞互彬駮雲錦亂泱漭綠淙悅舊山水盡憶弭橈永懷滄洲延竚此清尊賞

楓木塘

如此江山卧不起兀兀篷窗云睡美坐令拊掌笑兒童
飛槳聲中醲面水起看嶺雲斷復續更誇霜葉紅間紫
佳時九月十月中孤棹千山萬山裏青螺髻縮石簇簇
白玉盤堆水瀰瀰襍褷羽落沙鳥喧罷稏田紅野老喜
村中嫁女捉鵝鴨船上呼兒數魴鯉幾疊屏風碎錦斑
一匳明鏡香雲委漁燈隱隱襯霞上塔火沈沈出水底
湖南風物足留連不獨騷人詠芳芷

橫江

紅樓白舫家家好翠壁丹崖面面稠佳處真思市門隱
生來受作賈胡留三江雨氣連沅口九疊山光望靖州

桂史亭前懷古客西風荊棘野塘秋

溆溪值驟風雨

邅迴信所如溆溪日云暮淰淰四山雨冥冥一江霧驚
風吹弱纜勢挾短篷去舟人走相呼童僕眩屢顧有客
方歌嘯矯首義陵路蘚蕊千仞山桃花萬年樹

辰陽舟中

善卷古先生閉户養芝朮年年丹砂水清淺洞門出福
地闊幽棲烟蘿望中失
南山孰云移感此風雨暮一峯如靜女娟娟水北住相
向淡無言飛雲日來去

清浪灘寄查浦

子昔談此如秋河梢瀆撇漩險莫過中宵不寐念今日
一葉果落千盤渦驚霆過耳電閃目乍劈急箭投飛梭
雷迴清浪三十里虎牙石怒聲相磨灘師爲言伏秋漲
駕天白浪高巍峩橫江大艑不敢下袖手但聽漁郎歌
只今天寒潦水縮香火尚乞神鴉呵下灘波平水灩灩
秀色諸嶺紛坡陀盛衰苦樂互更迭物理如此人誰何
念君秋風不得意磨帽尚沒黃塵窩種成不惜五石瓠
網去已失千尋柯古來才大有時用四十未可悲蹉跎
既不能手把鋤又不能肩負戈兔毫千尖掃皆秃文章

小技用則那人間主客盡偏仄與子安得辭風波繫纜
水之湄晚飯山之阿汀天風月等閒有添箇雨笠兼烟
蓑唯虛擊缺人不憐老驥誰秣瓊山禾勸君莫學王處
仲須學神仙張志和

江上晚泊

飛霞悽以零重陰沍還止靡靡寒威積浩浩夕風起落
帆遥前浦竹莊數家市畏虎思蚤眠炊烟尚墟里懷歸
逝川遠日夜向東駛風燈夜凌亂水國天渺瀰悵望離
緒多悽斷誰復理

發益陽

行艦將安窮南溟阻瀾汙交流滙沅澧川路俄已半風
波話辛勤寢興錯昏旦蕭條意不愜淒厲歲云晏伊余
初祗役苕華正堪玩百卉今已腓奄忽衣裘換蒹葭天
水永鳧鷺汀洲亂落日長沙人微風洞庭岸遥岑暝欲
盡近樹澹已散鼓枻聊一吟悟賞非情歎

見月

地霽氣逾肅天高寒更爽頹陽既西傾皓魄復東上餘
霞澄瀲瀲張樂楚天廣孤光初出匣素景俄映幌號籟
莽蕭條流哀雁沉響念當窮陰節共此清商賞遥帷滅
燈燭冥坐寄遐想瞑睇西南星爛爛見三兩投浦遠烟

瞑淪照夕波往杳杳依行帆悠悠送歸槳驚魚時撥剌
鄰船響夜榜

湘陰

清江如玦環落日瀲金碧帝子游不返瀟湘水沈夕蔡
樹遠含青水花寒吐白行艦隱迴洲礧礧泝淺流旅泊
淹遷次動息異沈浮天長没歸雁江遠疾去舟去舟曾
幾時雪消春草滋西南風信惡心急行轉遲留將送歸
檝美滿高桅吹

望長沙作

湘流若浮空列岫出遥瀲水遠不可極的的烟帆[illegible]

莅僂已衰風波杳何許日暮弔湘君微雲斂平楚

泊長沙西門追念舊游有感

玉礫金沙儼畫圖水清了了見樗蒲湖南賓客今顛顇
暮雨湘西聽鷓鴣

同劉青岑游嶽麓寺

孤櫂隨輕風江波澹容與歡言故人駕共此霜洲渡遵
岸草徑微層陰嶺雲沍去鷹飛且鳴驚麏走還顧感紆
陟崖广陰見蔽烟樹入院聞佛香悠然得微悟石門寒
葉積竹筧暗泉度窗中洞庭野木末瀟湘路松閣映殘
雪時新物已故諾公詩家流雕琢有秀句相將共游衍

往復愜歡趣暖曖日隱村沈沈水生霧歸橈雜燈火山
氣上烟露人生流電驚雙鬢易衰素期君簿書暇有約
勤來赴

登雲麓峯望南嶽歌

我聞三神山遠在東海東神仙恍惚路難到世上五嶽
蟠胸中憶臨滄溟倚日觀九萬曾踏扶搖風昨辭蓬萊
建羽節陽景一騎迷高嵩西南萬里入羅鬼似墮幽井
窺圓穹東還雲夢吞八九張樂已在軒轅宮七十二峯
青聯屬蒼梧天外雲濛濛清湘水流環九面南嶽神鎮
齊三公靈妖物怪兢蕤納丹鞬赤幕光曈曨峯峯低昂

宛相次獨有紫蓋爭祝融雷泓風穴互開闔玉書金簡
留穹窿岣嶁山尖蝌蚪字人跡欲到路已窮使者虛亭
花藥繞山人仙骨烟霞通似聞綠髮有毛女不少翠羽
來青童離穹福地入縹緲目所眺矚躋同衡陽縣前
昔騁望壓陣巉巇雲排空仙山咫尺俗緣誤況今百病
中交訌升高視遠腰脚軟左右扶掖如衰翁道人鐵瓦
緬遺構拜嶽之石高龍從九疑清猿怨遙夜洞庭落日
浮孤篷漢女幽蘭冉冉舉楚妃淚竹斑斑紅振衣周覽
窮上下忽與意思增清雄人間擾擾等蟻蠓慎勿變化
隨沙蟲君不見迴鴈峯來八百里揮手欲駕冥飛鴻

至舟中復得一絕句

渡頭碧縷郊門柳扇底紅鱗野寺魚一種閑情兩惆悵
風簾殘燭照緗書

黃陵廟

初日黃陵廟微茫楚塞分烟中鹿漠漠祠下水沄沄叢
冷薇蕤竹湖荒散漫雲何人酌椒醑寂寞酹湘君

江夏寄朱悔人王孟穀

長安舊儔侶游好在斯文往者已陳迹𡚁今尤逸羣荊
門寒翳雪夢澤晚連雲悽斷郢中唱孤懷正億君
贈別玉河柳烟條春景初頭陀寺前霽復此感離居漢

上數歸棹湘中闕報書殷憂結之子消息比何如

赤壁謁蘇公祠

東逝隨流波孤舟日沿越晚經齊安郭振迅夕颺發水
惡不可渡連山浮溟渤繫纜陟亭基登閣矚岑樾蒙茸
蔚已久軒敞樹華闕名賢迹偶經萬古斗柄揭楚澤叢
香草餘芳殊未歇當時馮夸宮幽怪鬐毛髮江沙漲圻
岸漸遠波啗窟拾級連巖高天長鳥飛沒垣牖起迢遞
林麓傍隆窣鶴衣揖羽沐紩鸞鍊金骨憂來思洗滌浩
蕩酹江月

遊寒溪西山

劉郎洑下波隱天楊葉洲邊初扣舷清江如畫浪伏息
武昌樊口山依然峩峩幾尺開烟鬟吳宮美人顏如蓮
千年臺殿沈野水石上空有金牛眠寒谿冰雪凍始堅
涸絕不復流涓涓溪橋一綫度微遲孤寺冷落生炊烟
九曲亭中荒草菅西山佛閣危峯顛仰穿篆密入木杪
下俯瀰放羅山前老僧饑癯不能饘階下唳鶴清吭圓
迴廊塔院舊香火一指猶說南宗禪松風閣下松參天
斤斧斬伐根株連神光夜發認何處千牛乳潑菩薩泉
東坡居士久得仙高安酒官詩幾篇秦張雅游等蟬蛻
涪翁妙墨今誰傳宗樽石上醒醉顏風霜退谷如春妍

漫郎文采磨不盡江水日夜鳴濺濺南湖一片浮漪漣
渚日欲沒孤霞鮮菱芡菰蒲歲晚盡莽莽楚數如平田
一邛一壑性所便雲腴澗寳隨因緣風波流泊今偶爾
江山主客長年年

武昌經吳故城

黄旗嚴東南漢抵此深阻襟帶越江沔筦鑰重樊楚炎
靈運四百劍璽遺區寓龍戰爭分崩鹿犄失守府老瞞
思竊國天子不都許御兒起江東名字劇乳虎英雄葢
世累叱咤輕項羽堂堂紫髯公早繼父兄武英賢偉帷
幄士馬交鼉鼓疾雷破山紅騄驔空北户濡須出艫舳

整暇孰敢侮天塹長悠悠阻險民安堵犬牙崇雉堞鳳
集建樓檣裘冕祀東郊圭幣薦后土袁山獵場豹尾
神大姓時乎離殿起豔質歌且舞至今節度石連娟想
眉憮釣臺灑酒而荒哉賴仲父霸圖跡已陳江聲晚餘
怒茫茫五磯水逆浪打次浦

將至九江見廬山

陰風清旦歇江影明瀠洄煙中潯陽郭雲外逞廬山汀
葭離披盡沙鳥飛鳴還宿意冀申寫靈境何由攀

阻風九江舟中雪後寒甚羈愁旅況輒見於篇

急沫軋碕岸吹漂斷通津帆席分歸風邈矣廬宮神冰
雪意蕭摵羈旅事艱辛寄言褚諮議空此平生親
風昔山澤游柴桑緬高節清風古猶今化遷名不滅睠
言舊墟里縣縣原上雲從公千載餘約心自流悅
湓城帶縈紆湓水淼茫至長懷沈冥子北亭老遺世沙
雨潯陽門霜鐘二林寺清醑能見訪一酌徑須醉樂天江州詩有尋李十一云可憐衙前客来訪阻風人小佔古[illegible]行尉君白[illegible]
遂客来賜環酒官亦淪謫當時攜妻孥曾此江上宅鷟
濤憾湖峽遠夢齊安驛悵矣滯留無慰風波夕

上鐘山

天寒水涸沙一痕石鐘之山下見根夏秋百川滙彭蠡

遄觸赤岸浮青湓是時石鐘始有聲噌吰鏜鞳風吐吞
南音函胡北清越非絲非竹搖精魂參寥一噫吹萬有
眞宰無朕妙語言眉州老仙去已久後者無繼知誰論
長松千尺窺月暈嫩篠萬箇交風喧山僧雅具看山眼
布金此地開祇園巖巖詰曲户向背下或如甕高如軒
去來今在一彈指老鶴已瘞巢空存茶香一啜夢清遠
江駛萬里流胚渾既佳光景忍言去願結淨社依香門

放舟至下鐘山

空濛一片雲滿湖西南風起吹檣烏淵淵且止發當鼓
秀絕下鐘山色無褰裳直上捷猿狖樂哉一幅寒林圖

絕頂飄颻目四豁左右江湖渺空濶烟波盡處洲渚微
髣髴扶桑見窮髮天旋地轉不少留迴看星氣忽已周
扁舟歲晚夢吳越匡廬五老空船頭銜艫如山萬商集
使者纓旄騎吹入行人擾擾競錐刀落日悠悠下城邑
前臨巨石紛盤陀仰看絕壁青嵯峩玲瓏窈窕萬竅出
安得瀟汨生流波風聲水聲奈爾何只今埋沒塵沙多
無弦之琴張素壁歲久抑鬱恐不和一歌如扣鐘再歌
哀知音洞庭木脫水深深天高月白風入林或鼓或考
聲欽欽嶺猿江鴈同夜吟潛蛟出聽老龍泣漁父滄浪
知此心

彭澤

宿雲初卷雨斑斑迎櫂神鴉杳靄間烟裏柳遮彭澤縣
夜來潮落小孤山青螺峯色寒應斂錦瑟年華容未還
欲折梅花寄歸信尚憐蹤跡滯江關

馬當山

喉吻從來說呂梁古今夸險已茫茫若看白日青天在
弄水乘潮過馬當

除夕泊蕪湖

一年臘盡可憐宵樺燭椒盤總寂寥花苒歲時淹旅宿
青紅兒女又明朝玉堂故事書春帖茆屋豐年望斗杓
閒與村翁話疇昔漸看燈火上江橋

元日登梁山絕頂

看山萬里行未足蠟屐復此凌天門五丁鑿開巖谷走
兩戒截出江流奔垂天之鵬羽翮奮橫海有鯨鬐鬣翻
東西屹立如有意吳頭楚尾為藩垣辛盤上日帆落叅
白沙一道清江村款斜得路躡飛鞚下看落日如朝暾
疎林木葉寒不脫巳變滄洲回春溫琳房金碧插天漢
舉手似可星辰捫謝公青山紛在眼漸與夕照嵐陰昏
扁舟徑欲下牛渚怪魅不數魚與黿十年以來逢此日
仗下廣樂陳臨軒享王覲釋殿廷舞纓綏簪履華星繁

歸對妻孥日已旰人事請謁猶煩喧山中清淨今何有
道人與我皆忘言水底潛鱗適浩蕩雲邊逸翮辭籠樊
一年回首風霜過又與桃李書朱旛惜哉花開我已去
酌酒且滿屠蘇尊

采石磯

入春二日風和柔來尋采石追前游騎鯨人去三千秋
縹緲尚結空中樓登臨曠然銷百憂江波澄澄靜微流
萬艫如積連汀洲天雞晨鳴戲圓渦下訪古碣斷不收
四壁光彩丹青留蕭郎落筆秀且遒名山嵬崔洪濤浮
恍陟玉室凌丹丘嘯傲五岳輕公侯清風亭下思小休

長松落落羅道周如古君子蒼髯脩道人三四彭聃儔下臨洞穴巖窗幽神鑱鬼斧工雕鏤俯仰今古同悠悠云胡不樂吾已媮一聲欸乃隨棹謳飄然不繫乘虛舟

雪後望鍾山

建春門外鬱岧嶤紫氣曾傳接絳霄飄灑鍾山夜來雪盤盤雲際玉龍腰

晚出長干里

青谿還傍莫愁湖一片斜陽夕草鋪玉樹歌殘聲鐵馬寶衣燒盡失金鳧樓空烽火山猶繞冰斷秦淮水半枯惆悵長干小兒女夜深啼殺繞檣烏

夜半發青山曉抵京口

蕩潏生洪濤揚舲遠天際鯨魚掉其尾一縱千里逝微茫曉鐘聲遙落金山寺

琉璃河題壁

綠樹陰濃露未晞槐根青翠濕人衣平橋野店日初上隔水亂鴉零亂飛

懷清堂集卷七

男學基學顯孫衛源孝策謹校

懷清堂集卷八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丁丑三月二十一日晚過韜光禪院

澗橋徙倚老松根肅肅巖扉自不喧坐覺清風生石壁行窮脩竹見山門依依烟郭江光繞點點林鴉海氣昏却怪白沙春漲闊游人指點說潮痕

晚至湖上

出郭塵事絕晚來幽興滋綠蔭明月下紅雨桃花時烟水忽已暝櫂歌安所之南屏夜鐘發昨與山僧期

過吳門某氏別業

鳴禽變春聲首夏閒閒園置酒度高閣搨石臨前軒疎花萬日長衆卉交風暄孤桐翠新引密竹陰已繁嘉賓盛壺觴兀兀雜笑言適意各異趣寧知寂與喧

題宋牧仲中丞西陂魚麥圖

漫叟江湖句翛然獨會心將家時未可許國意方深池館澄波曲襟顏嘉樹陰西陂烟景好展卷得幽尋

渺渺蒹葭岸蕭蕭水竹居圖中人自遠濠上興何如散帙從漂麥臨池學種魚謝公邱壑性雅與世情疎

雪苑今詞伯平生分最親橫流思大老古意見綿津水影漾巳綠烟條發更新蕭閒有何事魚鳥照風神

題宋山言授詩圖

人間詩句鬬豪雄誰解蕭閒語更工文采爭如宋公子五言冰雪是家風（山谷詩翰林尚書宋公子文采風流今尚爾）

自有門庭一瓣香金鍼度與繡鴛鴦承家徐庾多新體文字錙銖細覆量

佛香入院一篇詩河曲分吟記往時今日披圖見顏色江湖落月十年遲

清水灣遇喬無功

落日生層陰屯雲抱湖尾風波客程阻淮海夕流駛隄迴隱行帆邂逅見之子絮語明燈初離悰宵夢裏堆盤

飣蔬果散帙爛文史清吟惆滄痍霍滌去年水深思理人銜慼歎夜中起

五月十七夜游縱櫂園

停雲淡欲無清川相與閑臨泛白成趣何必江湖間落日漾彩翠微風散襟顏紛行草木叢坐久夜深山禽共烟暝孤月隨棹還沿洄遂忘歸水際門不關洞簫起層闉清響結幽潺波心騎赤鯉乎上放白鷗何當乞刀圭仙藥解我頑

縱櫂園四首

幽居適野性況此青林間小閣夜來雨夕陽池上山風蒲翠影亂水鳥滄洲閑釣艇射陂曲烟波時往還

主人蘭臺客昔侍未央宮抗議赤墀側拂衣滄海東風波去不息流泊始無窮寂寂著書地悽悽寒露叢

安步穿橋綏衡杯入座遲水清盤石上風起夕涼時柳下收魚笱蘆根立鶴兒鄰人暮吹笛長憶竹林期

流水撫遺軫鍾期失賞音逶迤泉穿地零落宛生心胥水池花夕連城海氣陰孤懷待明月有歎必盈襟

贈喬雲衢

昔游淮海濱嘉會君子同別袂一以判十年阻西東讀書秋堂清漉酒春醅紅志士秉高節寧知道方窮出處

理匪齊離心抱忡忡連年相思札緘彼南飛鴻頻憂日近旹輕雲翳虛空端居結遙念何由豁羣蒙

君有東臯田近在射湖曲漫漫秋塍黃猗猗夏畦綠公家井稅畢伏臘資亦足河伯昨告災千里等沈陸肅肅哀鴻征啾啾飢烏宿高人甘藜莧儉歲供饘粥時吟瓊琚篇莊晃古光畱松門斂月上茶乳沉新馥澹簡靜者心寧為萬物逐

喬柯有東蔭清源無濁流東城追羣彥與子心綢繆懷玉被布褐遐哉今白頭叩門知緩急稻粱非身謀昔者鄭公業衣食常不周又聞徐常侍傾家賣車牛懷君高

世行太息前賢儔
紆轡指京邑杖鞅暨淮壖四序紛迴薄感歎非朱顏堂上尊酒陳欵曲平生歡深愧雞黍約凶年艱盤飧欲分俸錢薄踟躕未敢言兒郎皎瓊樹世業書一編小築松石下深心豪素間勤當注玉液餘念且勿關

題喬無功梅花書屋圖

冷蕊幽香自到門一鉤寒月近黃昏賦心合在橫斜處知是淮南第幾村

淮陰舟中別喬介夫

泝流乘風濤落帆淮鎮泊蕭蕭原上雨分灑入林薄茅

簷燈火微隄纜菅蒯弱長河風浩浩竟夕夢猶噩明晨攬衣裳屯雲翳遙郭愁心依故處有酒不能酌況我同懷人須臾成離索秋堂讀書夜風雨事如昨十年各飛沈所至異苦樂方將共游處心跡本寂寞買田未敢期農事慕東作

題介夫小照

屋後藏書萬卷新門前野水碧粼粼盧郎如此丰神好不是牛欄雞柵人

送呂山和尚歸徐州

缾鉢自茲去支公眞勝流帆低泊淮鎮花落到徐州余亦蒸栖隱年來感海游羽衣明月下他日記黃樓

桃源曉發寄方若及無功介夫兄弟

雞鳴首北路不見淮南樹相望已相思別來曾幾時黃河流天外行子飛征蓋飛蓋路已遠黃河去不返願逐河上舟渡河入淮流河淮水同注到君門前住倘君烹河魚須視腹中書

雨宿紅花鋪

夕陽明復翳蒼烟黯不收暮山沈楚色涼雨入齊州細草蔓餘潤荒陂赴亂流夜燈檐淅瀝孤館颯先秋

農家

農家此墟落無事掩門扉草際餉田去烟中驅犢歸樸籬鬬犬吠茅屋有雞飛薄稅輸官蚤應知吏到稀

郯城道中

殘枝宿雨滴初日蚤霞明原上橫霧氣林中喧鳥聲行人渡野水驛騎轉荒城寂寞勞歌者因之感旅情

道上

出門隨動息際曉漸蔥蘢菽荚媚幽色水雲澄遠空綠槐山店雨紅蓼野塘風滿眼自留翫休嗟途路中

渡沂水

一葉閒舟子淪漪復此間澄襟照流沫暗景弄溪潺沙

遠川光滅人稀渡口閒悠然津濟樂誰信浪如山

沂州懷古

南山之南北山北無田何由可得食正復何用得食為
古人高節三歎息少年雅慕東岡陂朝事詩書暮釣弋
如今老大轉自笑養雞牧豕無心力瑯琊城頭啼饑烏
羸驂劫劫朝復晡不須更覓謝仁祖得米但就陶胡奴

再渡沂水憩林中作

屢問漁人渡若為林叟期微波沙瀨激茂樹午陰移花
影宿蝴蝶川光隱鷺鷥遙遙白雲嶺心憶入山遲

槿花

鮮鮮木槿花青枝間紅蕚不待怨秋風朝開暮還落

將至豐城集

廢隴深泥沒平蕪斷岸侵悠悠古昨路草草異鄉心汲
井茅茨下解鞍榆柳陰卧聞牛下鐸是物有知音

沙亭峪始入山

嶽勢已垂盡客來心乍欣米鳴沙上雨雷起峪中雲從
此巖巒接遙知烟靄分東臨滄海上一洗翠氛氳

望雨 時在薊陰道上

橫風自西來飛雨行東峯峯峯雨氣接合沓陰雲重下
有隱君子含景佩蒼龍歌嘯方自得閉門聽夜舂

雨中曉發

遙山殷雷聲衾枕忽已曙出門轉駛騑慘顏怨徒御蔽
翳陽景虧淹宿陰雲互激激凋聲厲齒齒山骨露人衝
烟光出鳥驚瞑色赴霽日林半明迴風雨還度蒙山杳
何許茫昧郊門樹析麻向中原剝棗懷往路清風吹襟
袂一過滌百慮夷塗良獨難安得辭跼步

雨霽

既霽氣色佳日照前山明宿雲尚迴合稍稍南風生南
風一披拂倏使陰晴清隔林送蟬響夾岸亂蛙聲昨來
山雨過水溢遂繞城茲焉已歸斂猶怯褰裳行叢生蓬
與萬欣欣自滋榮下田藝嘉禾禾偃流縱橫愛憎一以
別造傷造物乎吾生亦一物營已詎非情

雨中游歷下亭分賦

紛埃各有營作游偶然遂漾舟清川上颯沓風雨至路
窮屢屈曲橈迴引幽草冷冷蔭莘叢濛濛水雲地茲亭
廢已久風雅心所識經營方在今照壁碑版字潭烟沉
暝色浦樹激寒吹采采湖中花芳洲欲誰遺伊余同懷
客壺觴邈高致碧筩還小飲香盡人已醉酒酣步前楹
跳波看魚戲湖聲萬荷葉的皪亂珠墜鵲華隱不見鐘
動山南寺緬彼千載人窈然滄洲意

九日琺璃廠登高同劉若千作

冬官搏埴歲有程千夫許許雷發聲蓬萊宮中陶萬瓦
歲久土積山嵘嵘登山一笑此何有却與今作作重九
天邊斜日映孤雲望裏西風帶衰柳憶昔慈仁飛閣中
四虛突兀撑青空昨歲蠻江驟風雨雲幔周遮豔歌舞
豈知萬里從天涯　帝城復采黃金花悠悠感事默惆
悵茫茫望古空咨嗟君不見宋公戲馬臺英雄格鬬餘
蒿萊又不見杜老雲安宴詞客哀時淚如霰我曹生際
太平日瀚海烽銷新罷戰佳節猶堪縱觴咏書郎莫漫
憂貧賤河冰昨夜凍桑乾積雪隱見浮雲端蒼茫臨眺
日欲落激激衣上風吹寒日飲無何愛犀首且歸與子
同杯酒

送查浦之蘭州

君去過洮水關門落木空黃河繞天外白草滿榆中悲
壯寒城角蕭梢大漠風書生有燕頷辛苦笑雕蟲
萬里通西極　王師凱旋三河遺韓少列郡戍兵閑
幕府風雲上才人文酒間霜中明獵火小隊出蕭關
送別青門側相思隴水頭因風候音旨雨雪向邊州苜
蓿連天遠琵琶出塞愁金城方畧在暫倚借前籌

二月十三日趙蒙泉孫松坪查泉亭王令詒查聲

山王赤抒吳西齋史蕉飲小集寓齋

憂端來無時忽爾曠沈寂平生慕棲隱早歲辭緇錫朝
梵香入林夜鐘寒臥壁蹉跎世緣誤老大飽吏歷懷人
路杳杳撫舊事的的凄斷五條絃中心有離析
披帷來朋知勸我泛清觴云此忘憂物聊以寬中腸一
酌慮暫遣沈思緒彌長滿堂各歡娛向隅默自傷幽幽
日沈夕赦赦花辭房肅條感離室半燄餘燈光
故人海曲歸令詒新自粵還握手共花底寒暄五淶易一官偶
然耳諷諭高州謠澄明盤谷水牛刀雖一割弦歌驩然
喜乃知才且賢雖在風物美嗟嗟同袍者寂寞校三家

與令詒話舊

五嶺清猿外相思雲海間故人還執手尊酒為開顏吏
議三年誤離愁半鬢斑逢春易惆悵花落憶還山

為令詒題寫真二圖

梅花村晏坐

前年君過大庾嶺清夢每到羅浮巔梅花開時雪萬樹
蠻鄉地僻心悠然歸尋圖畫記疇昔萬里迴看如咫尺
想見參橫月白時酌酒對花誰主客

竹溪聽雨

焚香永日坐蕭灑散煩襟可是清泠子翛然江海心幽

蔟喈過雨淺水戲游禽他日山陰興應緣修竹林

晚登皐亭寓樓

風日登臨好乘閒還重尋春泉靜逾碧嵐翠晚來深三月烟花節中年哀樂心簷陰黯將夕窗外有羇禽

題梅桐崖抱琴圖

先生冰雪心夙諳山水趣冷冷十指下古意宮然遇門前敬亭山色閑穀溪屋後鳴潺潺神仙中人圖畫裏溧布松風試一彈

出右安門游諸園亭至壁主宛平公豐臺別墅看花盡日作八絕句

傷花淚草我何堪三月幽居閉一龕忽憶尋春春已去又隨飛絮出城南

幽禽出谷似關情野水分畦漫漫平一道菲菲芳草路綠楊影裏桔槔聲

淮王載酒少經過門館蕭條挂薜蘿閒覺清風入廊檻綠鱗鱗起水微波

橋迴漠漠野田青荷葉菱花接遠汀多少懷人傷逝意一時併上水邊亭

曉色朧朧錦障開殿春花事數豐臺天公雨露園公力等是批紅判白來

休嗟狼籍市門前繞郭栽多萬畛連當日洛陽全盛日一枝姚魏直千錢

太傅林亭初到時銀箏絃撥玉簫吹花光二十年如昨老大心情付鬢絲

遺山詩老鸞仙語下筆王郎含古春康趙風流總消歇釣魚臺下養花人

大雨中出廣渠門

滑滑深泥沒膝初長安街市欲生魚艱難去馬來牛跡蕭瑟官風涼雨餘但覺人間盡虞坂不知何處是高車隔林燈火冥濛起恐有幽人閒讀書

新寺 萬曆時中宮建歲久圮廢寺僧募貲重修

一徑陰濃薜荔牆偶隨放梵贊公房松梢細滴長廊雨佛院微明小灶香空自布金思長者至今紈扇剝昭陽（眞宮扇尚存）百年興廢須臾事意樹心花入道場

過汪東川祭酒所闢新居

高卧園林日掩扉先生眞與俗情違舊因看竹人曾到新見巢梁燕又飛香灺始知清晝永庭閑細數落花稀何來剝啄門前客十丈紅埃未掃衣

次韻西齋毒熱見寄

清冷何路駕飛車奈此焦沙鑠石餘暑熾無緣重命酒

日長聊喜得繙書握環人似蕭閒甚僻局門知造訪疎
數畝江鄉菱芡地幽時眞羨結茅居
短廡深知美蔭難叢生況望繞珠玕一甌香茗因留客
兩部鳴蛙不屬官頗愛稱身冰簟滑每思應指玉琴寒
何郎苦熱休題句大火西流取次看何遜苦熱篇云願以三伏晨催促九秋換

效樂天體和赤抒下簾見寄

憶君六扇湘簾下吟出新詩冰齒寒當檻花宜垂處見
近秋月待卷來看小加障蔽流塵少似覺虛明拓地寬
瓜飲時時兼茗飲人間閒殺是枝官

和赤抒鷺雛

好事誰分雪色雛羽毛未滿態先殊一闌花下看魚戲
八月秋深共鶴孤恰與野莎添物色引教幽夢落江湖
更憑妙絕丹青手寫入蓮塘蓼岸圖唐崔鸞有鷺丁蓮塘圖周滉有蓼岸鷺鷥

送令詒之銅仁任

之官烏道外叢木子規啼人物餘三户雲山入五溪秋
風沅水上明月夜郎西旅雁稀消息全家好共攜
昔恨播州遠今來遠更加銅人空沒水金穴枉披沙才
子鳥羅長山城白葛花祇餘官舍好雲木似仙家

苗猺俗未革敎化倘能爲酌消聽蠻語焚香讀楚辭方
書防瘴癘祿米給親知詎免爲貧仕歸田且後期
軺車苦于役回首楚天長山靜鳴銅鼓林深拜竹王故
人從此去遠道若相將別後能遙憶音書未可忘

送趙明府之合浦

鎭海淸泉酌更寒牛刀小試取琴彈采珠不用千餘日
一宿爭還爲長官

曉同聲山原衡飲泉亭寓樓

花鳥春來已舊游窗中落葉倏驚秋故人好在重攜手原衡新自粵李至
明月生時更上樓青嶂晚從烟際出玉河寒

傍檻前流與君長管西風夜不待啼烏也白頭

再用前韻和原衡

三年與子阻同遊　帝里風光及杪秋歸計尚虛黃菊
宅愁懷多傍夕陽樓悲歡事與浮雲去富貴心如逝水
流他日相思肯相訪應從柳市更南頭

送蒙泉之定陶任

十載金閨籍蹉跎甫一官未應悲老大已自飽艱難蹋
步驊騮厄驚濤溟渤寬浮雲俄頃事一笑爲加餐
陶唐有遺俗樸野幾人家天遠三騣國春饒一縣花訟
堂餘鳥雀農譜課桑麻雉乳漸漸麥知應勞使車

散綬彤墀側踈槐蔭直廬疇咨民瘼切名兒　主恩初
問俗懷輙遠談經壞壁餘君看一升飯何似五車書
往者文章契諳賢骨肉親謂乙亥冬丙子春文酒之游風流隨逝水
張飲復蕭晨鴻雁清秋節林泉我輩人他年雞黍約肯
就越江濱

夜雨

昨夜窗中月今夕林外雨庭軒落木聲兒女殘燈語忽
聞秋管引彌覺離思苦清川日東流懷人渺何許

送內人喪至路河

營齋十萬不閟渠況復長貧願總虛零落郊門送歸日

兩行白旐一轜車
也解浮生萬事休誰能華屋不山邱愛河畢竟何時涸
老淚無端只暗流
一昇往事一傷神風雨漂搖共苦辛料得夜臺回首處
尚憐廡下伯鸞貧
三年睡起失驪珠慟哭愁雲下直沽乙亥秋攜人以兒宮喪歸舟由路河南下
今日重來嗚咽水夜風蕭瑟颭檣烏
小兒學語似初鶯掌上憐如玉刻成小兒屺攜人尤愛憐之遣向
燈前誦論語令君聽取讀書聲
淒涼橫笛不須吹宛轉哀思未是悲一夜孤舟孀女哭
峽猿啼到斷腸時
一語重泉聞不聞平沙獨鶴叫秋羣紙錢飛盡殘缸滅
有夢如何不夢君
君歸埋骨舊青山逝矣余行老衲還經卷藥罏相伴住
結茅已就屋三間

八月十五夜

澄明望秋月惆悵入遙帷白露霑衣袂青苔沒履綦烏
鵲飄砌葉風動隔牆枝獨有傷心者偏經搖落時

九日同西溟赤抒西齋蕉飲登慈仁寺毘盧閣以
亭皋木葉下五字為韻

閒居當重九淒若病葉零稍思謝塵勞偶來叩禪扃升
高展遠眺傑閣起亭亭游氛斂已無豁達天宇青飄風
颯然至響發殷角鈴頗此浮念遺恍惚逢仙靈
蔥蘢春陽敷美物麗青皋奄忽被霜露側耳寒蛩號四
運行復周狂馳無乃勞不如一杯酒為歡尋我曹泥塗
未云卑崇華何必高方寸起波瀾萬里爭秋毫
危欄俯萬井蒼然見喬木藹藹　帝王州朱甍接華屋
高門豔羅綺清吹激絲竹美人方宴終蘭房扇餘馥穿
知雲端士蕩蕩散游目仰觀青冥遠俯視白日速
涼颸征雁起落日輕霞接悠悠天末雲萩萩林中葉授

衣及凛秋縫素有閨妾忽念泉下人衰淚俄映睫霜天
枯百草夜火山南獵安得迴壯心走馬逐游俠
榮瘁各有時黃花又堪把舉俗愛佳節美酒斟滿斝層
軒凭窮秋西流弱水瀉飛塵横綺道車馬在其下人生
無賢愚意得即瀟灑時哉引頹齡晚節冀休假

懷清堂集卷八

男學基學頤孫衛源孝策謹校

懷清堂集卷九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次韻答焦欽

百年不待羊胛熟浮世風輪空輾轆與君得閒即相覓
何用陳遵留尺牘憶昨春官共上時杏花寒食炊餳粥
蘭臺職司亦何有十載堆盤飽蔬蔌精神虛費空自笑
螻蚓蛟螭雜篇幅酒人未散燕市中荆卿悲歌漸離筑
夜闌燭跋軟語接往往屛風觸僕僕前年君過南海南
五嶺清猿繞雲木巒江風雨我歸櫂自著短衣歌獨速
衡時相望不相親空有離懷常在腹　帝城聯袂杪秋

節采采黃花不盈匊方期尊酒同歡娛豈意驚飈變歌
哭勞生自歎扣莊缶愛弟何心賦賈鵩相看顑頷銷壯
心惟念虎頭飛食肉浮雲變滅根塵淨香火名山願已
宿逋大風雪常閉門不礙打頭低置屋

佟鍾山副使將之鳳陽出所畫見貽賦此道別

凌凌悲秋光秋聲撼我屋忽驚尺素到秋色俄滿目霜
中萬木脫一叢抱寒竹離離危石旁幽花媚黃菊使君
貽贈我學意勤所訪要令歲寒姿臭味同草木豈惟妙
墨少兼有新詩辱綢繆契分深文雅襟情獨西風迫重
九清曠逸川陸離杯出城南數別日已促鍾離連吳會

壽春枕淮瀆中丞持節時十載風轉蜀羊公碑石在士
女雜歌哭今來得使君遺愛繼前躅人才儁文武出郡志
民力恤杼軸自茲為政閒轉令幽興熟清香餘燕寢白
日稀吏牘過江六朝山方寸紙可縮冶城趙世想梁翰
風謖謖應擽埃壒底遠夢繞林麓清游未可同勤當寄
尺幅

先太孺人忌日

四十年來淚眼枯斜陽望望斷殘蕪筵前每羨探懷橘
林下常悲反哺烏馬鬣封卑憐宦薄虎兒才少覺身孤
傷心遺墨巾箱久零落芸香半有無先太孺人手書詩集久存笥中緗帙蠹蝕近隳蕪整

對芋年時自慘悽遲鮭當食更酸嘶半叢苦竹寒泉激
一樹冬生故壠低鞠腿追隨傷愛子珍新料簡失賢妻
每當露冷霜清日猶似兒時失母啼

次韻赤抒題西齋新居兼柬戴占敔

買宅應須更買隣南園北曲一時新支分茶竈清閒地
位置書牀淡蕩人客到每吟嘉樹好醉歸何用長官嗔
就中斗室香濃處合有桃花玉洞春

赤抒枉約城南之遊會雨不果悵然有作

曉霧冥濛雨漸晴幾回惆悵繞廊行已辜韋曲看花約
空憶章臺走馬聲風磴隔年醒宿酒水亭他日聽殘鶯
思君簾閣閒憑處不少傷春懷舊情

題朱文盎月波吹笛圖

不知何處最高寒萬頃光中白玉盤倚出秋風一聲笛
青天碧海總漫漫
可惜征衫依舊青仍攜鐵篴過江亭潯陽西上方空闊
定有蛟龍夜出聽

早春過碧山堂

蓓蕾花枝凍未抽暖風行歷百花頭魚龍戲裏看燈影
鵞鶴軍中鬬酒籌入座迴含今古意惱人別有管絃愁

不須惆悵東閣雪始數年光似水流

宴坐

宴坐焚香亦自佳山靈物色到幽齋一峯秀割剛當戶
老樹根穿欲迸堦農圃心情閒甲子壺觴風月舊朋儕
綠莎行逕籬門裏好語吳中寄筍鞋

恭頌 大駕幸闕里

古有崇儒禮今方論道年文明光上下聲教被垓埏理
契軒圖始功參姒範先無為 皇極建有縱 聖希天
絕學思洙泗遺風尚管絃累朝勤俎豆六代備宮懸至
德涵無始元符叶自然靈襟三殿裏寶思五雲邊遙接

翔鸞步親分繡鳳鸞風雷環宿衛鄒魯睇山川入徑珪
簪肅登堂金石宣聯儀迴蓀吹展事益瓊籩酒挹金盤
露香分玉闕烟芙蕖　宸思切雨露　主恩偏特下期
門益頻須太府錢殊榮分後裔曠典及先賢冕嗶新封
雪滄浪未改泉市添槐更密手植檜還圓　睿藻星辰
麗　天題琬琰鐫百王歸準則萬象入陶甄相圓觀風
俗雲臺錫土田共欣時履泰方際位乘乾盛事輝今古
高詞載簡編賡歌逢景運短策更裁篇
恭覽　御書篤志經學四字賜韓侍郎爲作歌
金壺瑤札貞觀年神豪飛灑如雲烟清風美德近臣賜

寶貴何啻青瑤鐫雍熙淳化變朝體搞染所及神明全
樊東受既繼前典儒臣蘇李恩猶偏明良際會魚水合
聿暨照耀星辰懸方今　聖人軼三五文思至德苞坤
乾九州焜煌八表格倬彼雲漢賡詩篇墨花泮渙逸天
上人間風月何由傳春官宗伯起吳會退之永叔知誰
先九經縱橫森武庫百家傾瀉流奔泉猗與國楨豐梁
棟寂與文士窮丹鉛遺文如見伏生語奧義欲窺康成
箋公卿大夫重經術文儒致用非徒然殊恩自得稽古
力異數不問官曹遷忽須四字燦奎斗嘉乃六籍勤排
穿　天章雲錦爛五色作蔭高棟扶脩椽通都歎息傳

盛事求觀車馬爭喧闐鑪錘萬象羲頡上并包八體鍾
王前噓嘘雲霧氣騰地蕩蕩日月光流天豈惟筆精更
墨妙遙識　主聖兼臣賢廟堂從容論道暇坐倚瑤琴
鳴朱弦文章黼黻光冊府皐謨益贊簪裾聯慶雲葩郁
甘露結時有瑞氣縈珠躔壽冒子孫綿世世永與玉軸
琅函編

送姜友棠游東克即還四明

秋氣入東都感君羈旅心杜陵昔游地高李共登臨落
日空爽馬寒蕪自古今渡江冰雪後好寄越中吟

題黄尊古上都秋色圖

落日牛羊下遠村平沙萬馬別開屯君看沒鶻盤雕處
莽莽青山是塞垣
八月窮邊雪片麤角弓鳴處草全枯上都一片清秋色
却是寒林大小圖

送九如表叔之太和任

花外潘輿望若仙飛來天柱縣門前知君不愛西昌尉
愛去開發玉版禪吉安產子版笋
聞道章江接貢江十年幽夢付篷窗洄沿山谷祠前水
好寄鯉魚時一雙
蕉

乍喜靈苗一葉生烟中新翠出檐楹小來已愛横窗色
老去應憐聽雨聲入夜最宜清露洗幾時眞見緑陰成
寄言點筆題詩客半展斜開信興情

病起遣懷四首

俗慮從知了不關絺衣芒屩稱疎頑居如潘岳城三面
人笑王微屋一間牆角秋陰黄葉早門前野水白鷗閒
也知亦有欣然處拄頰西南點點山
何妨弊席且敎溫味道躭書業力存偶以剪蔬叨地主
不曾食肉慕屠門草荒場圃蟲鳴急秋入菰蒲雨打喧
從道王城歌吹海一身却傍老農村

疾甚清羸暑更加重簾曲曲爲周遮病昏目力拋書籍
客妙清言冰齒牙兩卷檀弓尋物始一篇秋水送年華
日長高著青油幔好護堦除手種花
離騷美酒好風神常憶盧郎最可人萬事那容多皂白
一生所得是因循亭皐景物秋無主子墨生涯甑有塵
暑意漸消涼入早黑龍潭下雨來頻

題耕烟老人畫

東風一萌芽楚澤幾芳草離離雜石瑛茸茸出波好洞
庭連天見鷺羣子規冥冥啼不聞霏微臺下神女雨縹
緲水上江妃雲一幅生綃剪不得春來沅水桃花色碧
杜紅蘅亦有情玉簫金管空相憶滿載潭州百斛酒春
帆直下麋湖口赤沙青草欲合時雲夢軒然吞八九此
時客意殊茫茫驂龍帝子游瀟湘浮空近見戲鮪影接
日遠沒飛鴻行我念前游怳如失重見耕烟老人筆彷
佛君山螺髻青月明幽咽湘靈瑟傳聞石穴潛通吳神
仙窟宅誠有無包山雲物閟清都煩翁潑墨還作圖

送高雨詩南歸

懸榻故人去論文前會稀驚風還遞響征雁不同飛白
袷寒將卷青山久念歸因君寄朋好會采舊山薇
休嗟不得意辛苦爲浮名落日古原上閒門秋草生晚
菘和露摘時稼面場平一悟靜中樂深知達者情

畫蘭

三千年覩玉壺空阿母留將幾葉紅今日人間太零落
兎葵燕麥任春風
香草爭書入楚詞漫搴沅芷雜江籬擢蘭每待春相問
空谷無人自不知

簡野航

晨興入公門歸休午陰寂疎簾靜不卷高林雨餘滴解
帶北牖眠煩著欣已滌沈憂曠無所冥念淡自遣款户
輪鞅稀閉坊遝幽僻摘芳苔暗徑構石雲生壁昨宵風

雨中杯酒轉愁惕念我同懷者何由展良覿

立秋前一日陳六謙民部見過

焚香小院氣氤氳寂寞誰過訪子雲忽訝清光映鷺尾
又添佳句咏鸞羣（新城司寇贈詩有鸞羣句）林中解帶消秋暑石上
繙書愛夕曛明日西風飄一葉井梧策策似先聞

立秋日顧九恒查悔餘同集翁蘿軒寓齋分賦以
立秋二字為韻

炎氛何時休火雲嶙峋立涼飈忽暗動爽氣已先入一
春復一秋年年客京邑惟驚客鬢改催歸日夜急憂生
情未免學道時猶及蕭條晚來雨颯颯林表集如共陰

蟲悲恍聞孤士泣

不樂今何為四序倏復周百川水東注誰能挽西流且
持玉卮醪歡言酌朋儔茲日非昨日脫葉初知秋故心
一以移雨腹風颸颸親知訪我至許作半日留明燈巷
南陌蹤跡眞雲浮

雨中六首

一雨良復佳久雨何時霽欣戚已異心物情故多蔽卜
居深巷僻荏苒比再歲入秋暗愁霖屋漏避無計惟餘
窗前樹助作風雨勢紈扇委篋中秋衣行當製殘燈耿
照壁忽感下泉逝

昔在芸閣居日高猶晏眠今來披簡牘束帶隨衆賢職
事敢云疲塵勞遂已牽況此泥活活聽鼓行朝天偪仄
九衢中寸步成險艱既歸任偃仰得性復陶然

階除蒔衆花不待清池注娟娟洗幽竹纍纍生濕霧新
英擢脩莖蕙蒨孤桐樹隙地蕃草木開心寄場圃長廊
自周行雨點詎知數小兒誦論語琅琅自成趣陰曀何
由開聊此慰朝暮

生不識杯鐺無緣更論酒區區身後名大笑復何有嘗
蘭徒自焚金石詎為壽神方鍊上藥欲駐頹年久寸田
養黃芽不救白骨朽年年秋井塌望古一搔首

抱痾雖積歲繕性常恬如幽居多暇日朋好亦未疎何
來因拳跼沒踝街生魚故人數叩門（悔餘）獨自繞我廬捫
竹愛新粉聯窗易故書主人出何事舊門空愁予

我友尚書郎（為丙）比屋在西鄰每共文字游愛踰骨肉親
驚嗟會面稀霪潦亦浹旬誰知巷南北邈若江海人公
家出入勞私舍升斗貧豈無世患干臨風一愁辛乾沒
有時已不負秋與春

蘿軒為李寅谷寫秋成圖賦一詩其上

負郭二頃田太倉一囊粟二者竟誰可炯炯念自蓄朝
叩故人門高堂散蒸溽忽驚秋景滿西成紛在目依依

面場圃暖暖見墟曲時稼久已登新酒行可漉年豐無
吠犬歲晚休叱犢田父何所云雞黍同近局披圖還太
息此是腹中欲（王儉語）頻上思薄田杜陵覬微祿悠悠乘
耒意千載恒相屬秋風有時起歸駕何當促借君風雅
筆洗此煩惱毒李侯金閨人雅尚拔流俗平生高達性
常恐古人獨田園不可期山資幾時足不如南山下種
豆及時熟傍舍生烟霏連村入雲木惟應存二老披草
往來數

送杜大宗伯　予告歸秀水

夕夢青山朝抗章吳絲新點鬢邊霜禹鐘勛業光前史

魚稻心情憶故鄉秘殿從知稀履跡上台猶自辦衣香
兩朝耆舊風流在歸日先開會老堂
遺榮高節古無儔深重君恩許賜休剩有書名滿臺
閣依然傳癖在春秋（先生好左氏傳自註釋）九門祖帳來天上一
曲湖光繞秀州徑欲從公輕舸去招呼海鶴狎江鷗

過可園簡王敏行郎中

寂歷虛齋境更幽不妨無事日閒遊窗中密竹風驚夜
檻外叢花雨打秋每見草書留几上時來濁酒過牆頭
與君雞黍爲鄰並暇即招尋懶便休

送令詔歸松江

大國名何減還山意有餘未成三畝隱且傍九峯居鄉
物傳觴餞門生議辭脅他時小兒子看讀五車書
不信時清日長令老故園貞筠如挺拔俊鶻必騰騫物
望歸封事　天心重直言會從閒閣裏還認舊巢痕

新月效義山體

風露晚來清如鉤新月生未嗟輪盡掩似吐鏡微明扇
側黃金殿眉纖白玉京殷勤待三五莫漫悵虧盈

東西齋時方被　召入直武英殿仍用前韻

文學今誰似黨閒不願餘忽隨青瑣客還上玉堂居檢
校隨幽窗傳鈔令小胥茂先多未見別有洞天書

每嘆松成蓋猶思杏滿園興鳴隨鶴發（謂西[illegible]）分路試鶯
遷兼甘府官曹本正言兩[illegible]同下直頻視日
針痕

九月四日奉陪韓宗伯碧山堂桂花下作

淮南消息比何如喜見連叢破萼初海曲移來秋馥郁
月中分出影扶疏偶隨杖履成高會不少琴尊在廣除
聞道杼山詩句好一枝分合寄尚書（謂南曹有謝陟處士寄桂花詩）

桐城相國致政歸里賦呈四首

第一人須第一官乾光遥護綵雲端清標岳立嵩衡峻
雅量春浮瀚渤寬魚水君臣前代少冰霜風節古人難

忽思吳艇洄江去夢把縱陽舊釣竿
三十餘年禁苑來平臨紫閣領丹臺九陔天際司霖雨
五色杓南望上台啓沃心貞符　聖主陶鈞力爲養萃
材文章一代懸詞律　御製詩酬日幾迴
漣漪太液水西東　賜第恩敷近紫宮報國每添雙鬢
雪浮家新借半帆風蕭然襆被常如客去矣鶯花穩付
公三月江南芳草綠謝家池館畫圖中
傾都張飲接重城政事堂開閣老行六萬錢漢制丞相俸錢月六
萬從賓閣散五千卷壁相東輕青森作伴承殊渥公以冬月
予告特命春月行白社投閒稱遠情他日頻勞中使問倚思

金鶚再和羹

送曹峨嵋先生南歸

橋門未絕記華編塵裏春風十八年今日重持一杯酒
舊來雙鬢各蒼然右曾甲子乙丑間在太學先生時爲本堂師
不須千騎出東方一曲菰蘆幾泊桑尺五城南韋杜客
全家烟雨入吳鄉
高情眞與俗情違花外紅堂客到稀江月低時沙路闊
只應愁見鵁鶄飛
浮名何止一稊輕懷挾風流萬古情夢去海棠春一闋
江南燕燕與鶯鶯

頭顱引鏡尚嫌遲六十狂生笑食其種豆山南亦行樂
丹徒長憶布衣時
飛仙蹤跡定何年蟻穴蜂衙絕可憐他日茅山問丹訣
菖蒲潭在草堂前
買宅無勞更買鄰江山風月等閒親青溪九曲題詩處
誰省龍標此後身
春明雅會罷錫餐後約浮舟計日難好渝溪茶待桑苧
更分麴米餉雪安

移居

甞笑酣中客甕底呼不醉又嗤法士愚拘規動引經寓

意於酒非酒人天倪和如頤景春移居何者是最樂得
與數子成比鄰北風漂沙寒日白磨水嵯峨厚地坼坐
思廟堂勤政理恐有咿嚘未安宅太平縱使無關事鶯
下終慚負言責歸來閉門學雕蟲時過勤苦無成功翰
林彩筆明光宮嵩木令浦故人長楊文萬雄海餘今夕何夕歡
此飲餞餞蠟燭銅盤紅莫嫌酒苦薄莫愁尊易空年年
舟載碧瓮百洞庭春色來江東只今冬菹酸更綠恰稱
腐儒飯脫粟晨晁夜鯉足屠門歆炙牛心任華屋人生
會少別離多清漳共宅時幾何我當舉酒君當歌三更
起立霜月苦河漢驚風吹逝波

除夕用少陵飛騰暮景斜五字為韻同梅餘查浦作五首

仕宦十五年日夜苦思歸思歸竟無成一笑知我非寸祿盜太倉憫此八口饑不念獨行士窮山懷采薇世累良已牽初心迺多違淒厲歲云晏倦鳥還退飛

潛虬神淵底如絲氣或騰鵬鶚望赤霄遠擊有威稜我今默自思進退兩無憑惟見齒髮改轉訝年歲增齒落不足歎髮白不必憎所苦百年內憂患還相仍拂我挂壁弦爇我照字燈天寒百蟲絕癡鈍餘凍蠅

往者不可追滔滔水東注來者詎幾時雖新行復故往來無容已古今猶旦暮茲焉共守歲歲豈為我駐一觴汎屠蘇朋來暖寒沍歡悰甫欲集哀念潛已赴回頭十年中骨肉死亡屢惟餘老大身撫節增錯遻

晨雞未喔咿夜燭光猶炳四鄰喧爆竹伴我空齋冷是時月既晦蕩蕩無留景登樓啓窗扉殘雪在西嶺餖飣盤筵雜綷縩兒女靚吾衰不挂眼寂寞安晚境差喜文字間上下得馳騁

九陌入朝火照耀驚林鴉醉困方欲眠奈此童僕譁門前高車馳街鼓已五撾促起理衣裳仰看北斗斜歲華還復春吾生亦有涯幸生　聖人世九域方一家明年

返敝廬生事勤桑麻還將元會儀歸與野老誇

懷清堂集卷九

男學基學顯孫衛源孝策謹校

懷清堂集卷十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和新城先生早春三詠

花下

遊絲白日春晝餘亭亭脈脈花枝疎不妨靚好如靜女
冶葉倡條空笑渠

春日憶樊川舊遊

南山蒼翠去天低鈴馱秋風記舊題（謂公奉使蜀道）今日樊川
重回首落花殘雨灞陵西

雪中梅花

如花雪已暎似雪花爭發暖氣欲融春橫枝先卻月

為王敬行僉事題文貞公叢竹圖

綠沈曾記三百本瓊粉還憐十數竿少不如多君自領
萬條寒碧畫中看

尚書高節世應無小筆猶留叢竹圖昨日翠琅玕下過
新添五色鳳凰雛

題汪悔齋太常觀海圖

天書一夕下東溟奎壁曾占使者星今日乘槎問遺事
只應留得大荒經

神遊八極本仙才歎息騎鯨去不回弱水西流三萬里
更從何處指蓬萊

恭祝　萬壽詩

巍巍至德仰我　皇苞毓天地符陰陽府脩事和百度
章端拱上理登虞唐九服作息安耕桑蠲租　賜復厚
蓋藏膏雨時布和風翔協氣感召歲屢穰民誠物阜來
嘉祥重譯萬里脩貢篚遠及烏弋黃支鄉昇平詎將吝
儆忘宵衣旰食常弗遑愛民勤政冠百王高深　聖學
難測帝遠紹洙泗淵源長兩儀萬象窮豪芒旁眈圖史
維縹緗百家諸子咸該詳天葩　睿藻日月光珠豪寶
翰悉焜熠小臣簪筆螭坳旁紀神聖功職所當遭逢景

運賡明良麒麟游囿鳳集岡朱草榮砌芝生房祥圖仙
牒殊未央億萬載曆歌無疆

送李總憲予告歸里

乞歸乍許　詔書新籠鶴飄然自在身長有清風留憲
府誰從嘉石辨冤民（公在法司核假平反甚多）廿年魚水君臣契一
夕林塘夢寐親取次烟花滿吳會爲公吟望五湖春

東門張飲畫成圖自昔輪經大雅扶愛士名爭歸沈范
累朝族白重崔盧烟消驛外晨排馬月出臺端夜集烏
它日會頒中使問肯教鄉思老蓴鱸

上孝感相公四首

遥望杓南第一星清時名德重　朝廷致　君心巳超
三代力學功尤在六經家泝水源江漢白人如嶽峙岱
嵩青調元四十年來事勳業應看鼎鼐銘
烽銷王會萬方同密侍訏謨倚相公憂樂每關天下計
高開眞見古人風（公力請解閣務專領書局）雨來滄海雲生壁日出
扶桑翠拍空不足書紬金匱裏誰知元老格天功（右曾充政治典詞纂修官見公奉對許多人所不能言者）
儒宗一代富研搜學海長隄萬古流蒼籀文奇探秘簡
箴韶音古戛鳴球每從別派騷楊墨自有微言接孔周
東觀遺書南史筆早傳褒貶繼春秋（明史出公手）

春宮桃李五成行別有門庭一瓣香曾作康成趨石室
早因子固拜歐陽清心肯藉神仙宅碩畫長留政事堂
七十朱顏人見否吳絲未點鬢邊霜

題杏逍遠先生學圃圖二首

王氣銷青蓋高人在白衣嶺雲終不出海鶴只孤飛雨
後紅藷熟秋來綠芋肥偶然同老圃聊息漢陰機
用意無人識於陵日灌園嘉蔬比君子香草念王孫儒
術名元大幽居道益尊永懷耆舊傳文雅萃清門
小劫過風雨披圖尚見之芝蘭叢發日裙屐共遊時白
鳳委蛇態青山偃蹇姿無由牀下拜應恨我生遲

題羅岍畫梅

小筆風流白一家草堂寒色上梅花青羊宮路千株雪
最愛橫枝竹外斜
風流襄帶寄斯文過嶺清詩迥出羣今日烟霏豪素上
墨花猶帶海南雲

寄淮南友人

別來每憶淮南樹客舍河橋幾派雨歸來空壁耿銀燈
誰復高歌聽余縷三年執手如夢寐夜重思對牀語
依從塞馬論得失肯與狙公爭喜怒君才鬱鬱蛟龍姿
白日雷霆起烟霧時來騰達非難事紫蟹白魚且歸去

依人暫就泉伯通乞米應思謝仁祖兒郎玉雪已可愛
況伴維摩有天女三山地軸驚晴雷空見清泉如潑乳
似君磊落吾所伏爾雅蟲魚不妨注

問陳其公為余料理山齋竹木新完序舍歲晚思
歸慨然有作

病夫思負曝南榮日營擇心間萬想滅所苦歸不速忽
傳山中書似與清景逐山中亦何有架茅幾間屋往時
賢使君（山前明副使某公所營）托迹此卜築百年閱興廢高岸移
深谷只今推蘚餘舊觀已難復但餘潺潺水屈曲繞林
麓青山爭橫從雲表峙綠玉樓中一騁望蒼翠紛滿目

我歸定何日佳處夢已熟譬如長飢人說食甘於肉平生蓴鱸興念豈有令僕二頃不願餘山資底須足遥憶飛來孤天竺割一峯吾廬在其下面面青芙蓉昔有古先生知此山所從藏舟在巨壑夜半無留蹤安知鷲嶺西他日不再逢巖巒含窈窕落落風入松幽禽怪毛羽下寫澄潭容靈隱古招提山門烟翠重時放出林梵或聞亭午鐘禪誦課六時吾老性已慵但於斗室內虛白生心胸洞中呼老猿石門蒼蘚封時來理公巖喚起泓下龍山地多磽确負耒謝老農桑箔飼眠蠶陂地十餘畝皆種桑薄綿衣可縫雜種桃李梅花時各丰茸最愛萬竿碧翠色無春冬眞堂作記人與已如酒濃

先人有幽宮去此咫尺地經營得數椽亦爲敦祀事霜露以時零松柏手勤植麗公歲上冢斑白偕童稚壺觴逮餕餘屢舞蹮蹮醉茲堂聚同姓歡會連信次聽泉過野亭飯僧入山寺昔者先大夫丙舍接延遊劫灰三紀餘古木沈寒吹攀號每念此竊祿偶然遂承家有遺書鑿楹付來嗣中間一木石未可輕棄置法公釋門舊法徵長老數遺偈者鋤理荒廢飛錫再三至鉢底咒老龍時時出護視柴荆具茗飲後約或不愧惟當治尺宅勿使風雨萃低頭拜東野退之昔曾云常恨不相從所願身爲雲龍相追逐我竊聚似君憶托臭味初氣挹秋蘭芬蕭然出埃𡏖學道亦已勤手披楞伽字口誦貝多文自從墮地來寧識雅與葷周妻未爲累大布自裹帬白皙好兒郎秀頴漸有聞吾家老禪伯家兄廣庄脫巾謝俗氛時時從子遊初地收放紛念昔三人居亦足閑其羣秋吟山月皎春蹋陌草薰少壯能幾時白髮不可耘我衰又多病如何離鄉枌並隣墟曲中雖貧心所欣寸田養黃芽不救野火焚期君得靈藥庶共刀圭分

寄題梅東敞居

梅東橋接白洋塘楊柳須栽幾萬條好與遊留春色住老夫暮暮復朝朝

癸未除夕前四日青蕉飲使滇集後四絕句

應復南中見綵雲知君筆落動星文五花山寺昆明路誰共題襟馬上分

海雨山風手自攜不從二爨覓珠犀益州使者空持節但拜南屋標碧雞

山採青銅井煮鹽西南幕府利權兼一時詩卷都將去集中敘長慶體自言自爲其志三翻笑先生太不廉

仙人柱下兩芒鞵舊夢憑君喚却回天末故人零落盡刊去夜郎八年閒中丞以下强半物故白頭無分得重來

題載書圖恭送漁洋先生請假歸新城

四紀列形閣致君堯舜如大儒經世務所得古人書職
密典機衡心清抱沖虛一念滄海曲遥情賦歸與頗思
明主恩欲言復躊躇但申邱壟請未及商巖疏　至
尊養老臣溫語聞直廬尚書天喉舌公行不再除璽賜
休沐閑五月田園居渚鴻任翔集山雲從卷舒張飲東
都門何如昔二疏僕夫秣征馬門生扶籃輿壓軫三萬
軸過此不願餘清風誰當傳圖繪為鴻臚風神照魚鳥
情話樂里閭黃花九秋節采采盈衣裾丹雀銜書來翩
翩下林墟公其出為國未可云遂初

喜雪

預恐來年旱三冬雪片稀如花猶未集似絮已紛飛喜
極因呼酒寒添更著衣竹間聞淅瀝凍雀亦知歸

正月六日喜得雪時尚未交春猶臘尾也

六花侵夜忽分飄宿麥初霑一寸苗已信遺蝗應入地
尚嫌積雪未封條紅樓日上融仍濕紫陌塵飛暖易消
聖主郊壇正祈穀喜逢上瑞應今朝

扈從　大駕南巡閱河舟行至河西務同張侍郎
勅齋陳副憲賁齋用風字

帝為勤民出時和應協風人如星拱北　恩共水流東
列艦分陳轉乘槎河漢通桃花春漲潤更試濬川功

恭讀　御製黃淮記

乘流每羨能驍遠引纜爭傳鷁首輕大知獨先周萬物
至仁實欲濟羣生雕文繢繡曾無取巨浪衝風了不驚
捧出　奎章昭日月始知精意萬川衡

恭讀　御製擬田家春日詩

勸耕頒渥　主恩加東陌西阡望　翠華正以春和乘
月令每縈　睿思是田家臘餘佳麥知民樂村墟垂楊
閭市譁彷彿豳風歌稼穡太平有象發　天葩

恭讀　御製乙酉仲春南巡船窗偶作詞寄柳梢
青詞

融風淑氣散千畦鳳舸徐行轉大堤六合同春知　帝
力八風從律自　天題祥烟時傍牙檣繞瑞羽常隨桂
櫂低最是讀書勤乙夜每忘月落御窗西

扈從　大駕南巡閱河

安瀾方慶奏功新善後九頌　睿裁頒萬世利應留澤
國十行　詔已下波臣星占共指連牛斗槎泛還如上
漢津自愧河清非頌手空隨　仙蹕紀南巡

恭觀　上親校射

遙傳校射建金麾七萃分行盡虎貔已息烽烟今盛日

未忘弧矢太平時廣揚地接風雲氣曲岸　天臨日月姿的暈三穿　神藝少萬人驚歎見眞奇

崇光寺樓懷吳允哲

十七年前我到時老僧猶指舊松枝依然竦竦竹侵遲不改潺潺水入池桃李穠華收昨夢風埃蓬勃入新詩一杯茗葉山樓上幾度思君與共持

附北信後作一絕句

故鄉誰道似天涯旅思茫茫未有家轉憶王城三月尾兩株如雪壓欄花

雨中遊攝山棲霞寺

偶與靈境契得爲緇侶尋沿洞一溪水出入萬松林中憶齊梁古崮從紫翠深欣然秋隱鞅猶是在山心便踏飛梯去烟蘿絕磴懸清香度千佛微雨散諸天覩洗淵邊木還烹池上泉白乳泉也攝生期此地未致望仙緣

題河上集後八首呈澤州相公

雲際搖溶春漲遲浮查日日傍天池長虹貫月滄江夜想見龍蛇繞筆時

海山空濶杳聞琴微指推移不可尋公在崑崙最高頂入風嶰谷有遺音

龍旂羽葆楚江邊萬姓歌聲沸管絃憑仗丹青元化手篇將秀句滿吳天

一曲清溪一首詩桃花苑外獨吟時風流宰相承平日卻笑柏橋只踏恭

行盡漁門與樵風逸興巖扉窈窕中亦有青山好風日無由騎馬待山公右曾有小墅在飛來峯右公被詔日游宴因日右曾先在而不知也

誰將逸響繼咸韶舊時蓬洋巳寂寥可中吳天章五言高絕時類公作清淑王官谷中水空餘飛瀑灑中條

褎從一字借春秋小泊寒花古戍樓公在滄州製河墅有見懷詩詠龍虎丹意挹越潮迴滄海巳東流

百年奎璧河東地萬古詩情一鑰多回首太行千尺雪

山川人物兩嵯峩

濟州北麥大熟呈京江澤州兩相公

黃雲覆野麥登場喜覺坤村餅餌香幾郡流移歸北闕兩年荊棘爲東方　至尊旰食憂民切元老訏謨體國長稷契功名并杜筆應添樂歲好篇章

李眹碧先生祠

握衣猶得儷溪蘋異代清風俎豆新直筆空聞傳舊史先生在南北史合異名亦有同異角巾每白號遺民丹臺淚灑危言日滄海名高勇退人長傍浦翁舊林麓待穿雪柏貫霜筠

七月三日病起至樓上

頗覺登臨嬾秋來卧病初閑聽林外雨困撥手中書抄飯跌鐘後焚香倚枕餘喧卑無地免只合此樓居習静欣晤接蕭齋袪樹林每聞清夜梵時感入山心白日哀湍瀉清霜冷葉禁形堪衰謝意斷續與年深過雨果新熟交風豆亦肥心常愛林木户恰對烟霏一夕居多暇三年到恨稀自今勸汎埽高處置書帷

次新城先生韻送陳六謙郎中出守石阡

竹歌西下楚天長白納烏蠻又一鄉他日欲尋人物志風流應記舊曹郎

離筵猶憶繞前除（丙子秋典試入黔時）萬里征軺送貢書誰料十年還此別西風渺渺獨愁予

遥看按節下且蘭荒徼崎嶇為一官叱馭尚留心事在捉蛇騎虎不艱難

山城斗絕望迢迢不啖檳榔食已消莫怪瘴雲低地黑五溪風土接三苗

龍底江濱古石田此行未用恨飛鳥侍中會要操毫手待賜黃金附耳蟬

題王子謝小照

少年白皙何事來下烟波釣筒一掩一重山碧春來春去花紅

綺堂先生請假尚還用東坡送仲元昵王元直韻作五詩奉送并索和章時癸未十一月朔後四日

浮盃瀲灩欲別執手殷勤有言試問一枝棲託何如萬里飛鴻

扁舟東下吳會獨夜一蓬寒雨聽柔艣人静欸乃漁歌夢回

何異登仙此行非闊久厭承明慈母手中綵線佳兒膝下書聲

杜鵑勸我歸去已是遲君一年它日追思前會九門風雪依然

行杖林下征鞍寄謝山中故人看花踏月沽酒莫負湖邊好春

懷清堂集卷十

男學基學顧孫衛源孝策謹校

懷清堂集卷十一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寒雲寺

寂寞寒雲寺雲來特地寒壞牆塵自合老柏幹皆攢尉欲分香飯天教趁冷官貝多眞實語只道汝心安

脩武道中

懷舊山陽里天高落木空覆盃巖石上吹笛竹林中寂寞人埋照吾藏鶴入笯達生差可託猶阮與遺風

次新城先生韻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草堂圖

七十二泉上家泉望水泉名泉名由來著書地不記種松年世外三畝宅山南一朶烟詩人好鄰並白雪舊樓前

城南校射答趙豐原太守即用見貽原韻

龍門雪將下先集乃離散如山卷牘空靜若僧退院城南闢廣場農功出餘羨旗門好身手文雅事一從前臨三池上定水花幾辯城南景明寺有三池邢子才碑文云金花映日又云信徒法侶持花成藪回頭洛陽塵烽火憶苦戰吾曹太平日弔古如夢寐風雅得使君才具當八面掛髀思頗牧評不在鄉縣富貴大梁耳士取意所便寧必老書生兀兀破萬卷相對共一笑斗酒且懽宴

贈王孟穀疊前韻

歲寒青松枝百尺鋤霜霰佳人紈扇曲凄斷涼葉院先生包古古如賈二侶眞逢萊清淺水幾閱市朝[illegible]來青芙蓉一手中節如何若驥伏不令猛士賤會當灑天醉玉女別笑電今朝風雪夜燈火故人面昔陽尋舊師百里江山原且留訪伊闕快馬短衣便石脈散淙流桑郎舊吟卷相期二三子攜手共游宴

送王秋史再疊前韻

洛城一川[illegible]宇復於霞下抱卓犖才不歸學士院來古不得意買田思[illegible]論道照江制坐看浮雲[illegible]家鄰華不注天[illegible]青一背抱此靜者心不問[illegible]觸戰昨試禮

[illegible]作迅速走[illegible]中識光芒發蘐無半面予在禮闈最後得秋史[illegible]素亦不相識也浮規讀書處不少山水縣予其慎自持獄市視民變文章經[illegible]身[illegible]拄五千卷終期賡猗那言從柏梁宴

歲暮感懷三疊前韻

迫[illegible]歲晏城[illegible]風霞憶彼少年日陰陰宿花院來者詎得知往者徒可羨雛鶴肝腎竭頻頓首[illegible]天寒余[illegible]日[illegible]猶無留[illegible]嚴霜一以零不救脆葉戰欲尋三乘[illegible]代銘[illegible]醉不爾入醉鄉臘甕搭醅面文章差底病那用驚九懸[illegible]思腓膝美煖想腹脚便亦有小兒郎

之無肯開卷春艇猶可及歸覓圍闕宴

趙豐原太守招遊龍門香山竟日做樂天體

賓游聯騎出城闉山水佳時氣色新底用清商隨一部
不須明月作三人餘霞似綺連嵩少殘雪如花舞洛濱
多謝風流賢太守十分先借水邊春

香山泉上懷韋蘇州

韋郎昔著書瓢從山水遊永日未能去愛茲泉上幽泉
水至今碧漾漾寒藻浮靈液冬不枯煦若春和柔夕潭
瀲彩翠散綴明珠稠涵虛本同源潤物或殊流感此悟
物理喟焉思前脩臨池雨嘉樹樹老枝相樛攀條為泣

然斯人邈難求大海粟一顆終古貉一丘不知後視今
感歎有此不

石樓灘

積鐵山幽幽踐波石嵩嵩不見樓上人昨聞灘下水

洛中絕句

南北由來嗜好殊幽人風味不全孤玉川三百團圓月
一字何曾道路奴
庾郎鮭菜二十七嘴點何來李令公洛鯉伊魴非俊味
白頭非出客盤中志稱洛非乞美果矣
屠兒割肉妓兒逼敏捷當時甄李能何事江南老常作
只將片石說韓陵
士馬并州劇亂麻淨宮興廢洗鉛華洛川多少興亡恨
惆悵年年楊竹花
微君之故乃泥中婢亦知詩似鄭公不解雙聲定何語
冠軍家自有春風
南園池館久飛灰將相功名何有哉三十六峯雲雪路
只應招鶴更歸來晉公有南園鶴與詩
子粒芒紅檢校頻兩京漕府事銀分將書苦憶東屯老
伊闕年年有好春
香山寺裏留遺集盃酒何如身後名今日橋紅沙白路

一篇長恨舊風情
龍門雪下有佳與車馬漸漸水上遲但使都廳遺事在
未嫌陵尹不同時
破垢遺龕天王院陰雨元功剩幾家歌管層層春處處
夢中猶看洛陽花

除夕宿渠鎮

雲林入幽處烟火半巖間家飲洛川水門臨少室山祝
雞翁寂寂飲鶴鬪潺潺今夕是何夕翛然心更閒

黑石渡

昨從邱山來今從邱山去邱山朽骨萬萬古惟有行人

朝復蘇黃金蝕盡白石爛蝬蟻三泉尚知處我來欲酹
酒一盃落日荒荒下前渡

元日發鞏縣

看山四面碧嶙峋且免車中邑邑人殘雪未消前度臘
寒梅已帶作回春老知時節心情減閒覺風花景物親
二十年來兩元日天門頂上洛河濱丁丑元日舟次白沙村登天門山絶頂

過虎牢關風日晴美

關門設險笑徒勞絶壁嵯峩舊虎牢黑色小兒空百戰
也從洛口塞成皐

蠖言今日已春還春在融融冶冶間柳意漸蘇波漸活
東風先上虎牢關關上有虎泉夾道多柳

須水店壁有題句云風滿山頭月滿城坐深衣袂
覺秋生何人解識吟蛩語此是江南露下聲後
二語絶佳不知誰作也依韻一首

遥知木葉下秋城七字吟來大瘦生最是水天涼月夜
人間惆悵了絃聲

元夜在汴城偶念孟元老所記東京燈火之盛枚
慨係之雜成斷句

春波細細縠紋生歌扇飄殘宛轉聲帝子不傳新樂府
詞人空就舊東京
從教百戲幻魚龍花阡香山幾萬重九十尺連青漢起
可能留得最高峯艮嶽有一峯高九十尺
千枝萬影朶樓明一道銀河瀉露臺天上忽飛金鳳下
雲中時有玉龍迴
兩行綺陌界朱杈燈火三更夜市譁月到五樓明似水
一重縹瓦一蓮花
重添雨夜試燈期猶記錢王納土時鵓鴿旋中光眩轉
路人爭踏五花兒
萬歲山前望貢雲香中百和鼓氣氳遊蜂冶蝶非時見

先繞雙奴玉綫裙[illegible]
蕭條相國寺如林莿點苔封葉葉翻誰信當時正月半
[illegible]綠陰朱戶盡歡門
王傅宅邊春月明太師橋畔午風和[illegible]
[illegible]試教點檢蜂兒看黃雀披綿有幾多[illegible]
[illegible]
窠石空留日畫闌故書著腳語何愚鳥犀白玉煩緹裹
重入思陵卷軸無
水底鰍鱔水上舟試燈纔罷又春遊紀聞南燼稗官筆
風雨移州夢汴州

郟縣阻雪不得謁蘇公墓

江河萬古會同流。天半峨嵋汝水頭。長恨身宮坐磨蝎。空懷歸計老菟裘。黨人遺籍悲他日。瘴海餘生盡此州。蘋藻墓門思一拜。亂山風雪閉松楸。

遊風穴寺

爲愛連峯好。連峯窈窕間。清泠風出穴。曲折寺藏山。翠柏陰皆合。叢篁密不刪。門生傍籃轝。應識老夫閒。

喜公池

喜公池上坐。竹裏暗泉聞。細脈中峯落。淙流下界分。半規如得月。一縷欲生雲。萬箇篔簹外。翛然鸛鶴羣。

墻角杏花

長紅小白態交加。一隊春中五杏花。他日東風夢臨汝。鶯鶯燕燕各天涯。

風穴

萬竅忽怒號。林摧巨石走。太虛只一噫。盛自土囊口。我嘗笑斯語。索之無何有。茲焉東風颷。絕頂延佇久。言尋萬古穴。蒙翳落吾手。奇踪目親覩。虛牝神所守。何必天西南。仇池九十九。蕭梢如欲起。先已在跟肘。應蘇久沈痰。乍醒初中酒。下山憩茅庵。絕境屢回首。歸駕豈免促。平生覺多負。蘭臺快哉雄。歌舞樂速朽。冷然北窗下。輸闕山中叟。

柳湖用東坡寄子由韻

郎上那復更有郎。爾雅誤讀笑刻舟。宛中宛宛一湖水。坐覺寒碧生船頭。一生拍浮此便足。何必鼎食羅珍羞。家在江湖狎漁釣。舟居陸處知誰優。扣舷似汎溟漲闊。浮芥忽作坳堂遊。天公寒暖提一律。噀雨占晴定何術。昨來蛺蝶飛作團。今去黃蜂釀成蜜。空餘隄柳絮翻撲。誰信山茶餘蟠屈。子由有詠開元寺山茶詩浮世眠食功與勞。休論奴僕今旗旄。宛邱先生讀書處。美酒飲罷餘離騷。我衰學廢瓶罍恥。馬埒還來持尺箠。差勝六年吉貴地。終日一談惟唯喏。用韓孟城南聯語貼田食蚓萬事寧復知。螺展此生當若幾。文書堆案日有程。樂哉此衆非無名。時以校射出郭沿湖一葉忽來去。嬌異沙鷗觸倘鯈。

子由讀書臺

銅狄摩抄五百年。半湖幾尺水生烟。鷗邊莫笑舟如葉。門外猶疑浪接天。梨棗有時看得遍。弟兄相望憶歸田。一尊花下提壺共。二老風流尚儼然。

陳州先後得元朗及家兄纂辛下世消息

空齋對酒不能排。兩日開書兩度悲。夢裏池塘失康樂。曲中山水憶鍾期。舊來門户眞何託。爾後詩篇待寄誰。

太昊陵西頻感歎無緣重問百莖蓍

睢陽秋暑轉熾因次東坡人皆苦炎四字韻詩作
四首

欲割秋江六六鱗鯉魚風未起青蘋小詩亦有偶然作
高枕偏宜寧爾人手握冷蛇仍白熱心調狂象苦難馴
月寒日暖飛光速始羨仙壺萬古春

白汗翻漿日日偕如山卷牘對公齋時當火見三庚伏
人笑烟昏七竅霾秋思江南花似雪飲徒河朔酒如淮
椎麼一餉清涼樂涑雨傾瓢水上堦

鄒生枚叟巳黃土高李風流難指數說士深知視肉皆

守官誰信如茶苦青蠅白鳥蚊也白鳥營營出金樓子空營營晏嬰
華顛餘縷縷先生罷酒且休矣門外跳如打曉鼓

星河耿耿夜厭厭漸覺冰輪影挂簷歲月坐驚蛛網户
脆涼行看燕辭簷詩云秋分時知得去一杯沆瀣應知渴八尺琉
璃好避炎聽足風軒念羸老敢言不病壯夫疰

賦得微雲淡河漢

路迥飄將斷河明淡不飛西流水清淺左界雨霏微斜
度穿針閣遥停織錦機似聞瑤殿裏裁作不寒衣
天宇纖埃斂風林殘滴開光穿榆歷歷影散月紛紛半
米隨河霧全消入夜分九秋開淡意只似雨餘雲

同視良仲項蛟落王雪子夜汎柳湖

欲采湖中花似此良夜永悠然一棹出明月浩千頃茫
茫浦蓮海汎汎漁釣艇指爾船底麗搖溶波上影勞生
牽物役百年苦鼎鼎竊意執掌餘獲茲幽絶境此邦許
我老茅茨結孤迥季膺或思吳歐公常慕潁人生苟適
意冀縣等同井茄二三子賢高世比張邴偶然遊賞處
别有天機秉境寂物態閒心清塵慮省嚴城數漏鼓坐
久風露冷黄綠遂忘歸魚鳥逐清景遥聞九臯外孤鶴
時一警

晩過簡可太守汝陽池上講堂

蓮塘一夜霜萬葉颯已枯爭言秋可悲況當歲行徂歲
徂何足惜衰鬢非故吾昨來汝南行先賢傳有無往者
利如錐只今競錙銖我慚文翁化刀布蜀物但習歌述
德詩欲寫揚何徒手脫服復瞎文字愁模糊爛茲經月
勞忽得一餉娛宛宛開明鏡虹梁爛神扶玉堂清且嚴
似入仙人壺邦君自公暇結構城南隅百頃面風漪談
讌羅文儒我忝廿年舊懷抱亦不孤西風吹木葉落日
低浮圖回瞻甘露門佛香生寶趺光景既復佳還來立
斯須分火照歸騎驚起城上烏

再到汝陽

日極淮西古戍樓。嗚嗚殘角似邊愁。一池我鴨寒波洛。
八代文章斷碣留。夜半火光穿虎落。曉來寒色犯貂裘。
病夫自笑摧頹甚。風雪連天入蔡州。

沽酒行次胡抑齋侍講見貽原韻奉荅

冰雪凍天地。臘甕忽已香。破殼新醅兒。欲取大杓嘗。康成飲一斛。八尺頎而長。叔夜玉山頹。不用人扶將。先生溫克姿。性如九醞良。獨醒視皆醉。滿首時一鬯。晉安餉五經。不誤縹與緗。往歲闕蹺間。檢校費幾囊。至今沃盧管。曾不辨黃羊。歸來好事載。時就元亭揚。風味念麴生。傾倒有家郎。顧影每獨盡。問和淵明章。且莫嗤惡客。不飲者爲惡客出元次山集害馬入歡場。亦莫厭醉侯。此藥未腐腸。試共法士語。大笑恐不詳。美哉惟江公。妙論入微茫。

夜半至柳湖宿蘇氏園

前臨柳湖口。月色照履迹。十里寒烟中。犬吠林外雪。馬煩車復殆。予亦倦于役。稍喜燈燭光。開門遲來客。

臥痾汴城閒寂無事偶於齋東隙地編竹籬維植叢花小草期春夏間蒙密爭發亦可愛也因題一首

窄窄編門短短籬。藤纏花繞便能奇。十年種樹心應嬾。
三月成陰事未遲。歲久莫愁秋雨壞。日晴惟待好風吹。
老夫管領春光在。桃李無言自不知。

明日復用前韻

千條萬葉欲穿籬。灼出空齋一段奇。漳浦自憐多病久。
劉郎不恨看花遲。新歡良夜金尊滿。往事鄰家玉笛吹。
絲竹中年類陶寫。若論兒輩莫教知。

次韻査悔餘見貽

風急天仍雪。春寒昔苦陰。故人空谷訪。衰病隔年侵。老辨中邊味。禪空愛染心。忽蒙題好句。一字一兼金。
海內稱詩伯。天邊閱歲寒。霜松心共古。溟漲筆爭寬。蓬户延新蕊。蘭臺忝舊官。應憐衰謝意。只作朽株看。

淇汲道中與毛扆再

淇汲春風已滿川。花花葉葉各欣然。輕烟薄霧熹微日。
設是詩中畫裏天。

哀怨猶傳水上聲。驛門花事十年情。丙子入燕京再過此太行
山下東風路。頭白重來並馬行。

聞道說詩傳世業。不須捧檄羨微官。二王遺法分明在。
落筆從人袖手看。

注玉投珠苦亂眞。一篇窮島尚長貧。二千石不如逢掖
始信威明是可人。時[illegible]之京

將遊黃華會病不果寄題四絶句

世緣道味本難兼。方丈維摩病轉添。夢到青山看飛雨。
一條倒挂水精簾。
避暑宮猶故址存。炎天氷雪瀑流翻。晉陽萬騎圍中出。
霸氣西風賀六渾。
何處天花引佛幢。數弓閑地拓春窓。此身只合針鋒隱。
底用山僧四十雙。
片石莓苔劫火餘。王郎妙墨比何如。降虜山下秋風早。
滿谷黃花夜讀書。

奉文寺西廊

飂飋風高花事稀。頻蒲一樹思依依。祇應三月長廊下。
記取年年似雪飛。

道旁妃塚

窓中玉女烟霧空。地下香骨埋春風。層城珠樹有搖落。
無賴野棠紅故宮。盤龍古鏡迴雙頭。省識釵茸昔花態。
綵雲一散不歸來。嗚咽泉源寒玉冷。人間歲月秋復春。
葬時百物隨輕塵。土中拾得黃金雀。回首可憐傾國人。
楚魂湘魄無休歇。白道年年直如髮。珠簾斷盡望京樓。
猶照羅衣舊明月。

百泉試院喜雨

剡山出飛泉。散作百道乳。歡喜千小兒。一洗饑渴苦。我
持此願力。默坐何所補。大哉天公仁。憫此欲焦土。山中
氣候變。倏忽雲生縷。竹間驟雨鳴。晚來泉上雨。陰連太
行秀。地入嘯臺古。得酒對明燈。中夜更起舞。

百泉蘇氏小樓

垂柳垂楊綠可憐。一泓春水細生烟。小樓光景常如畫。
獨客心情只似禪。紅藥香濃三月雨。青山長憶百門泉。
此身婚嫁行將了。或恐巖栖有舊緣。

試院水亭

蕭蕭夕葉響。磔磔春禽語。塔下潦水深。窓中太行雨。

題佳山瀑泉圖

倒挽大海流。忽下青天來。萬古一匹練。日走空中雷。樓
賢坐禪客。靜聽如嬰孩。仁者心不動。聲聞何有哉。看畫
如看山。况與支許偕。紅葉飛林杪。白雲宿山隈。當時謫
仙人。笑口為之開。欲從乞涓滴。洒作萬瓊瑰。

四月十七日曉發宿香山寺

忽湧珠宮眼作明。毗耶長者舊經行。門臨水態山容好。
客到終風昇雨晴。楊柳老無飛剩絮。琵琶凄斷譜餘聲。
白毫光裏黃金色。幻出魚龍繞化城。是夕張烟火戲

城南蘭若

錫因送客入孤村。一帶蒼烟繞寺門。長者更誰金可布。

人間不信石能言內有閒史君傳含風細葉蟲吟早帶雨幽花

鳥路翻牆下蕭郎兩叢作宅年會見汝生孫

立秋前一日吹臺奉送雄飛蛟蒲塋子南歸同用

秋字作一篇

賓客平臺訪昔遊浩歌酒罷事離憂可知舊雨勝今雨

他日杭州說汴州[illegible]閣尚烘三伏暑[illegible]泉又到一年秋

登高作賦須公等天上黃河繞郭流

秋塲放奇萬生西田

錦衣玉食李方叔禮賢李[illegible]秦少游[illegible]秋風詩筆在

日從南嶽閩諸郭[illegible]

紫泉山下稻時香朱老東[illegible]有草堂莫遣清樽負重九

桂花零落菊花黃

九日

白髮依時至黃花太瘦生何聊可飲且九爰兹名明

九日讀谷受甘名滿廢晚書課閒餘抱甕情暫來籬下坐指點

說秋英

立春日

苜蓿先生到骨貧一尊酒尚可娛賓辜故數慢應如我

老矣無能只畏人冷暖晴移銀箭水顛狂任問土牛春

小饑忍待明年麥日望東郊雪意深

日長

雨荒三徑掩蓬蒿旅待吳公幾尺高誰道日長無一事

野人門外送櫻桃

三月廿七日偕諸友人吹臺小飲

曼濕天氣未沖沖勝地治遊勝侶同節物今朝春更夏

是日[illegible]夜[illegible]雨兀原賓客思公子鳥聚旗旗謁

故宮[illegible]蟲[illegible]手獨[illegible]落[illegible]坐鞅酒盃紅

贈別陳五玉

相逢兩世託交深[illegible]海方[illegible]名早對揚梅人已異

新題鴻雁[illegible]不東[illegible]地主應叨許氏評

[illegible]度春宵上元夜他時莫忘汴州城

大梁觀吳[illegible]以四絕句見贈依韻奉答

百川東下發西郊[illegible]天教養不老千樹桃花等閒看

底須閒[illegible]看花來

公事誰如松下跳可憐辛苦學陰何十年入座春風少

千里懷人夜月多

飛鏡臺押古汴京百年弦誦[illegible]遺聲須知食肉封侯地

笑倒書生說管城

壺中日月卷中情[illegible]從右上知拔俗云誰出新語

爲鄰自古愛清詞

題吳寶崖雪龕煨芋圖

異時求仙人辛苦爲服食年年餌丹砂未見生羽翼不如寸田裏日夜掃荊棘此身如芭蕉靜觀浮歲曆寧知雪龕老有此冰玉色芋火衡山陽奇蹤出伏匿披圖感遺書宰相讀書力嗟此毋多言仙骨會當識

古意一篇答山言編脩

佳人坐華屋織錦寄相思脈脈窮巷女寒衣白素絲蘭苕春有膽桂蕊秋方期婉孌保歲晏非云寡想時

雨後月出復爲雲掩

團團白玉盤斂斂黃金色浣浣清虛府蕩蕩水精域經旬積雨洗明鏡淨如拭坐望夜景澄忽恨天宇黑冰蟾雖暫好奈此蝦蟆食未成如輪滿已訝爲弦直嘿然坤煩悶何由豁胸腹淅瀝仍空堦翻飛少歸翼何當掃氛翳一爲破倒塞洞風颯然來真宰信有力

題盧素公庶常抱經圖

昔者吾先君友生求海隅通經鄙章句獨得博士盧風雨四十年壞壁餘榛蕪兩家子弟中君握瑾與瑜世業明春秋學先嗟趙徒我聞聖人義一字懸褒誅五石與六鷁詳略徒區區三傳誠穿穴專門守拘迂如何諡舍旂虛空尋坦途君博且知要薈萃羣言殊少翁脩先業授受窮此詣秀骨清而古未覺列仙癯我老久廢學西家一愚夫竊聞古經術本以應時須君方上玉堂佐化若唐虞毋爲決事比後世譏醇儒

閒居遣懷

負疴罷閒居誰云當寡歡寢跡窮巷裏故人青雲端時時來相存勞苦問燠寒閒或具酒食亦未陋儒酸言詠風月佳良夜每向闌因思三月前豈不在一官及茲未朝請轉幸故處安既安何所須大笑挂壁冠

昨日苦鬱蒸赤腳不可戢中宵氣候變淅淅涼飇發軒

窗忽飛雨遠夢落清越朝來踈鐘動兀兀益超　天闕嵬骨訴可行迫此後期罰緊余獨何幸睡起意未歇既晏加我餐乍涼梳我髮嬾慢會當免眷焉覓此月謝彼燕頷姿稱此山巖骨

愛山不在山田歌非知田古嘗有此語吾寧不謂然猿鶴文或移泉溺心相關山林與鐘鼎天性各所便古有獨行士九十常饑寒朔余東岡陂自守乃不堅連年復衰疾覽鏡非朱顏親舊半凋化自顧良獨難行歸乘我未猶及秋風前

鵾或疑九霄魚常樂千里豈知樊籠間不出盆盎裏去

來隨運化小大有物理我家南山南衣食粗可細問思
琴書弄遊值風日美招邀到緇錫談笑及兒子我我倍
與嵩下視蟻垤比瀛海環九州坳堂一杯耳
前年梁宋交三月冬無雪去歲復苦旱中夏失雨澤我
乘使者車憂虞朝建名江淮又大水彌望失阡陌粒米
貴于珠念此肺肝熱昨來長安住升斗太倉糴茲焉復
連陰秋稼恐不實行愁來價貴何以安我室　至尊軫
民艱公卿履前席訏謨廟堂事聊復守蓬蓽
布衣一言外何況明主恩誦詩及此篇感激衰涕繁十
年為諫官事每上殿論迂闊乖衆議數蒙　天語溫雖

微占人節庶幾職事存三年復來歸冗散日閉門江東
頻水旱饑餓愁黎元進既謝言責退傷久疾瘐太行未
云險中有虎豹蹲咫尺生濤瀾蛟螭詎無痕報國事已
矣終身歸灌園

喜馮文子至

欣聞故人駕來共菊花時吳會幾昨發嵩陽隔歲期烟
波三載闊風雪一官遲攬鏡休嗟歎名豈榮玉枝

懷清堂集卷十一

男學基學頤孫衛源孝策謹校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東便門外某氏園別山言授一聿脩侍公

文章報國愧虛名　詔下軺車指舊京待訪神淵龍起
處應經絕塞雁歸程溯迴滄海浮家去日落青山罷酒
行公等莫嗟垂老別未除豪氣尚縱橫

宿通州試院

依然襆被宿寒廳觸迕閒愁白髮星喚起萬賜舊時夢
三更風撼閣前鈴

潞河

雲物入清曠秋聲雨岸蟬含情西潞水也自解澄鮮

京東州縣多被蝗害

蔽天從西來聲若殷雷奔投東儵而下一下無千村萬
萬攢黑蟻布野如雲屯遺蝗復生蝻下食盡草根欲爭
畀炎火種多不勝燔積雨則掃除安得天瓢翻捕蝗載
令甲州邑愁思繁撲滅少後期章劾肯見原擊鼓集衆
力解鞍傷客魂古有不入境得非政理存我欲因事規
小吏何足論

薊州城北二十里僧舍

身許雙峯未有涯耳聽門外響三車高人住世仍忘世
窮子還家誰是家半缺月如懸破鏡一條水似漾長蛇
思量入道今衰老旋做歡娛旋歎嗟

望盤山

深松隱上盤中盤杳何許白晶嵐氣濕已作前林雨歸
來采樵人衣上雲幾縷
借枕僧廊眠東軒滿山翠淙淙桃花水散落桃花寺已
似隨清風泠然引而至

玉田

仙人石一升石爛不須煮持歸南山下種作好眉嫵已
訝隻成雙復驚一得五熒熒絕代子未笑心先許

雨宿沙河驛

出塞一身遠將家八口同百年均是客多病久成翁蟋
蟀寒燈雨蜘蛛破驛風猶欣小兒子笑語寂寥中兒子學基
方九歲牽不絕膝差慰旅懷

盧龍道中

山形谷勢何多端輪摧軸折車過難兩崖對束巨石礙
一逕斜轉陰雲盤下復泥深行不得我馬恐嘶病無力
愁霖積潦關塞長始信人間路偪仄

兔耳山

放浪天教養不才四年蹤跡亦奇哉題詩常少三花去

走馬平營五項來(兒耳其一也)眼見海神鞭後石手捫仙客笑時臺飄飄似把浮邱袖笑看滄溟水一杯

榆關驛懷先兄冢宰

鳴咽桑乾水三年不忍經榆關關下路愁見蘇山青小驛逢鴻雁西風痛鶺鴒感恩餘故吏(榆關驛吏先兄令樂亭時遇之有恩)欲語涕交零

望海岡歌

西踰連峯山東上望海岡海中泥濘亦何有但見積水青茫茫忽然虛無中浮出蜃氣黃秦皇島邊一綫起歘見邐迤隨風長精靈下聚珠貝闕光影上駕虹霓梁傳

聞此地海有市萬秋澄澈疑可望五城十二樓隱現波中央人間那得識蜃老神所勞矣爭開張窮端毫髮入大荒白虹蕩蕩浮龍驤海童邀路不敢過漁父一葉歌滄浪塵中憂患未可當頭白死生空倚柁舟中嘯吹謝安石臺上輕翠蕉昭王瓊洲仙草萬蒲香鬱鬱金霧含晶光成塵何處辨五嶽枯倒更見生扶桑不思驂麒麟亦莫騎鳳凰餘魚掉尾幾萬里送我羽節到東呈昔遊洞庭臥岳陽空明倒景探瀟湘未尋碣水赤鯉去復有析木青鸞翔笑爾椿樣誰知長趨然已入無何鄉揮手為謝安期生如瓜之棗不足嘗

澄海樓

大海東迴水波惡如山浪打長城脚千年萬年鬼夜哭冶鐵鎔泥石崩落王公設險古制存屹立重關嚴鎖鑰干戈相尋遠不數六十年前事如昨大盜移國明社墟須洞烟塵挾六騾是時關門臨賊壘白日旌竿莽蕭索奸兇滿盈人鬼怨世運艱也 神聖作飛龍首出在九天能虎戎衣只一著石河西南破賊處父老猶言戰時樂(後漢書今觀其戰皆可以目)不聞人聲聞刀聲霹靂摧枯風掃籜只今東南通萬里天下一家無反薄名都貨貝街喧闐脩國寶球驛交錯承平暇日展游眺賓客閒情寄觴酌

茲樓我到亦偶爾萬古心胸忽開拓更喜天容海色清倒身東望蓬萊閣(土人言天氣晴明往往見登萊也)

山海關

東西遊界絕封此一泥丸地接長城險天浮渤海寬連山屏碣石積水見辰韓吹角門門出邊風馬首寒

前衛

上下經重岡溪風亦多阻我行困登涉日暮前屯衛女牆被秋草廢壘今易世關東歲屢稔外户夜不閉物情貴所無價賤米狼戾輪蹄交道路入關未遑邏來逢車連連賣穀供王稅時當三農隙市通百貨滯差幸關內

民蝗餘獲少濟我聞海絕島鯨鯢未盡殄時出犯風濤無地可樹藝餘糧括海舶間亦施小惠賈往三倍收法令不能制官司爲耳目上下久蒙蔽寄語横海軍首須袪此弊海口出粟禁豈但東南際民愚無所知國有萬年計

望覺華桃花二島

我循山行若弓勢脫手彈丸兩黑子鯨牙撑突波濤翻鼇背披陀島嶼起龍宮浩劫不可問碑兀海雲何處是島中有龍宮海雲二寺閒道殘僧餘兩三買薪時復來城市

寧遠州食蟹

海濱物產珍錯交食指一動隨所遺飽聞稻香肥郭索白玉脂瑩去黃金膏蒸未出釜聲聲罵豈知手擘餘空鼇大笑口腹負老饕人間名實多汝曹

中秋寧遠道中

雲帆粳稻存遺島謂覺華野戍烽烟斷古城出塞始知山遠大入秋彌覺海澄清樓臺何處蛟龍氣風雨空中草木聲誰遣琵琶弄明月醉餘添得放歌行

小凌河

松山行處戰場多殺氣連營夜枕戈今日斜陽照禾黍秋風孤雁小凌河

入錦州界喜節孫通守至憶丁卯秋試時同館李文定公家忽忽二十三年矣

談天翁在海東頭落筆千重抱蜃樓日名諸生試家法通守在州日以教授諸生爲事誰如別乘最風流尊中竹葉歡今夕院裏槐花感昔遊廿載相公門下客幾人有淚灑西州

十三山頂

拔地忽起十三峯峯峯突兀如排空多年石花封白黑終古蘚色填青紅捫蘿得路到巔頂大漠清秋散光烱烟螺一點浮空虛雲氣已接醫巫閭

醫巫閭山

虞封十二山醫巫閭鎮幽一重復一掩秀色横九州元化始煦嫗神功鑱雕鏤巨靈右踏足斷鼇左昂頭百里盡東騖天際穿雲糺一一青蓮花萬手搴不留其下作巨鎮祠廟歲增脩內府出金錢寶翰蟠銀鉤焜燿萬萬古豐碑樹崇邱秩禮視三公圭幣薦百羞五風而十雨有禱神必酬登望義州北邊陲昔虜劉長劍斬封豕壯士脫兜鍪于今隸王官婦子樂鋤耰時載十圍木出市布與裘夫犁弔舊營懷古風颼颼移屯耿校尉無處搤其喉萬帳請受降兵氣如連牛餘威震東部砮矢貢挹婁前臨望海堂指顧發一漚閒浮百億界小水笑鱗洲

昔者東丹王校獵來清秋忽慕吳太伯舉帆越之眾隨
身千卷書美人同綵舟丹青入圖畫秘府多藏收洛城
血拔陀歸魂招得不猶開影殿在歲久不可求前年地
忽坼遺蹤出山陬朱門森陰沈玗驄垂前旒妝豎不敢
入風雨聲啾啾昨者楊縣尹始掩土一抔我欲鐫之石
大書立道周驅車涼風節青巖名寺雲木稠上尋瀑布泉
下訪潛龍湫夙與禽慶期願接盧敖游行當見白鹿來
我巖前鞅人生知幾何悠悠復悠悠遙從五嶽外高視
滄溟流

途中兩臂疾甚戲作一篇

老夫秋來骨欲折兩臂攣如痛不絕昏睫魂夢戰水火
裹若支骸創金鐵少年萬事不自料縱意初涼好時節
奴操大扇卧不休被著輕綿手先掣陰寒中人到今發
疾病隨身向誰說或言長孺老禿翁皆坐三年頻嘔血
形枯髓竭應爾爾石戴秋花復東轍道逢健兒好身手
歸去兩狼挂鞍首有力催呼惡馬騎輕身慣接飛猱走
臂鷹牽犬稱最能射雕扼虎尋常有相看意氣尚雄放
何法醫治此衰朽屈伸不廢五禽戲提攜猶可三升酒
古有折臂終作公客來擧此慰我窮壯士斷腕不可學
高人曲肱將毋同寄謝黃金印如斗無緣得繫衰翁肘

渡途水

勝衣誦明文何假七營士舞戈笑公孫計出中下耳
六合城何處天涯無錦帆空憐麥鐵杖只博淺黃衫
白衣度遊隧果毅雲泉府當時凌烟人惆悵李景武

雪堂同年見示近詩奉簡

貢書早歲忝同年西掖南臺佩接聯遮道每驚狐截尾
出雲誰見鶴空拳驟驊地上行將老松柏霜中節更堅
旦晚倘承宣室召不須吟誦白頭篇

食栗

何來此佳果初飣客盤新覓自小年日拾從隔坐人如
拳空較大似蜜已先致倘拾山寒路狙公莫浪嗔

雜詩

蓮泊在城西南十里外似聞風露香明珠剖蓮的滿滿無空
房中有么荷拳味苦不可嘗味苦猶尚可甘恐臘毒傷
誰云苓芋腔乃不美蟹胥風味固差別一笑未要渠此
邦無鹽州我官況妥如惟當勤撥煑東來鼓麯車
仙苗劚上極貢等天府琛市人一笑鬧薺花作人參真
偽久雜揉清馨宜然深鶴鵲役凡鳥詎有威鳳音
我有好頭赤得之西南隅秋城雲拂地復生叱撥駒三
日走及毋騰踏萬里姿雖慚驥與贊勿忘貧家駑

芻狗入我夢美食趣名客逸水魚上冰盤中卧三尺割
鱗不剖鬐小點瓜蘸跡頻頻飽老夫肥如鈎壺白
纖纖不可數欲理仙鼠場一名烏蝠節是生有奇溢策數歲
寒月軟襯將穿履細衲纔製韉情話遥夜闌地爐謝榾
柮

城東小河崖去城五里出泉自感沸日供萬室欲造物不知
費連年濁水源凡骨滯靈氣溫泥今可辨更思味外味
纖者身常進耕者身常退進退兩不知天機各有在我
非户限上就列力未退辛苦邢惇夫嘔血方病肺

病起

洛涘歸來復兩京渥渏轆轆此勞薪一彈指頃皆陳迹
三折肱餘是幸人蹋雪預儲鞭角早畏寒時喚帕頭頻
書聲廡下衞兒子他日紛綸廾大春兒子泮偕來肄舍五部比能艸圖
矣

寄答吳寶崖

遠辱詩相憶深慚病未瘳孤雲天北角寒浪海東頭寂
寞仙人藥蒙茸使者裘長懷阮公嘯逸響振林邱
祭酒諸生耳承　恩在紫宸月分紅粟貴歲賜錦袍新
已有名驚座何勞戲答賓明年看扈從綵筆頌東巡

漫興八首

支分藥竈與茶鐺一榻蕭然長道情皂帽人誰念西笑
赤蛇官果有東名海凌欲合風驚牖沙雨將來霧塞城
漠室闌空周小史拾遺曾否記陪京
吹篪不警幾年豐　聖主恩深萬物同九譯梯航來海
外二陵風雨護天東悠悠黑水與沈羽渺渺扶桑有挂
弓塞上百年烽火息健兒吹笛戍樓中
天長漸入婆娑府地散偏宜漫浪人水葉韓婆成市少
鑿坏何異在山貧郡中有客占鶯蔗雲際無羅網鷃鶉
誰似平生舊遊好經營消息不辭頻
薄田故里久蕪蕪立秋邊東計更迂米賤祇應隨日糴

酒香未缺不時須城訛鳥尾強風勁臂掣鷹鞲寒草枯
門見物情思妙理負暄聊可忌朝晡
尺一何時喚我歸年來得失總忘機奇思傳因公沙穆
老作遼天丁令威京兆未須嫌五日塞垣今已過三徵
無人得似長卿長不樂之官便拂衣
雅宜病骨早裝綿寒撲應從北户偏客共語時須勝日
鶴知寒甚是今年冰原鼠入豁谷雪窖人埋赭頸天
萬騎幽陵方會獵舊生處控射梟弦上林賦射遊梟注梟羊山精也
何由杖屨得追陪謂漁洋先生隔水雲飄去復迴歲月崢嶸
歷冰雪海山明滅見今來寄身浪千重沸蠶尾回縈

一叢閒先生新刊晦尾集想到尚書遊賞處瑯琊初日最高亭
貢包歲歲自平州驛道輪蹄雨雪稠五葉復齊珍上藥
千金豹瘦識名裘人才瑰異應如此册府遺亡尚可求
刀布他時隨計吏諸生好待入絲收

題吳仲圭墨竹譜

猗猗淇澳千頃綠三年坐卧意未足歸來合眼想檀欒
別有風流在卷軸海東叩門無所向悠然看盡如看竹
吳生畫者與絕倫落于天機謝羽求逸韻先封蒲灑侯
清陰已入簡儒谷橫斜似見風梢遲敲倒如聞雪壓屋
窺窗掩冊擬碎金吹籟清冷憂寒玉梢頭片雨筆可追

枝上輕烟墨能蓄連叢忽漏月涼夜病葉將零霜脫木
壯士幾輩立條排劍拔千尋萬節完殷殷中宵雷雨過
籤籤錦襯頭角蟲成須縱筆如篁大趙士安作篁竹好醇笑成
形似紆曲文與可作竹況人朝士東坡作紆竹贈之淺深向背生意
真胡蘇陰晴清景逐湖州事力假猶在宣和院體嗟已
俗今銷刀管子隱能鐵鉤鎖許誠懸獨自古神明出規
矩要令披猖有變幅不學誰能心手應以小喻大當三
復年來與世絕愛憎漸覺心源少振觸偶然玩物有此
癖何異小夫全守植通靈妙畫會當去羽化銀杯西童
僕巧偷家寶竹去幻却[illegible]別[illegible]題日

題節溪盛京竹枝詞後

藻績文成五色波採將風土入絃歌青田萬里聞仙語
枉道果生不解多
竹枝哀怨楚人歌移作狩那須太平未必歌詩有何武
試從東國選諸生

穀賤行

江南得米如得珠閭東下飯雜與豬我馬在櫪市束芻
猪實豐豊千粒但問之市人笑盧胡家有遺穗無逋租
踏河祭神神降來村場擊鼓連宵呼女有衣裳男袴襦
樂哉此去無歲無今夏小旱豆莢枯皇皇罔并憂妻拏

李天出雨倒乃蒼豐綠慎勿忘饑餓大兒小兒粟謹儲
今年要備明年須君不見堯湯水旱古來有勸農合在
循良守

馬價行

遼水東西一千里泉甘草豐地莫比依詩黃澤接黃池
不數白沙如白水年年閑馬萬匹閑人牽來內廄裏
三下歲穿頸有常騏驎好兄天廄子馬官滅豆馬不肥
天寒瘦骨稍權奇空閑非子主汧渭遠念太僕領隘岐
後來坊監法一變頓覺逸足無新羈熙寧保社散諸路
元豐茶馬爲一司憐昨河湟通互市商賈班班車牢至

聖主方哀漁奪私羣公且言辜榷利自從使者罷河西邊人老幼懽扶攜如今蔻種生東海不用崑崙入馬蹄

登角山寺 寺在山海關北角山頂

石磴千盤上松濤絕頂聞四虛風縹緲大海氣氤氳黯黯蜃成市飄飄鶴出羣老僧茶話久瑎下已生雲

洋河

羣山合沓烟翠迷決決氷雪鳴寒溪人家高下隱喬木最好夕陽洋水西

蘆峯口

山嘴落日盡路入蘆峯口萬柳小茅庵門前鵝在否

禹鴻臚尚基爲予作出關圖裝背未及而行歲杪重入國門展卷題四絕句

白山黑水一開身圖裏傳來已逼眞綴少許家好標格出關也似入關人

海東萬仞雪嵯峩路入遼西氣便和重上關門一延首盧龍寒繞白狼河

勞勞車馬在塵中物外閑心寫最工宛似龍眠老居士陽關著箇釣魚翁

貽書誰問邴根矩問俗人知王彥方我勝杜陵遺恨在不曾飛檄海扶桑

僦居甫定忽忽改歲矣慨然有作

九死餘生似斷蓬得還那復問窮通管寧皂帽有時淨范蠡扁舟何所從華表鶴驚新歲月畫梁燕認舊房櫳烏頭馬角歸來日好在春杯灩灩紅

詠瓶中水仙 己丑除夕作

一重簾外即飛霜小燈幽花護曲房天與風光殘臘後人教位置早梅旁清姿自擢娟娟秀素艷時披脈脈香折贈春湖有遊女凌波先拜水仙王

懷清堂集卷十二

男學基學顯孫衛源孝策謹校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次韻查悔餘納侑九日試筆

手板未能趨北闕窶貧且免借東鄰傳杯後飲今逾後去滿袖丞久不神一夕白頭逢海夢三年紅縷汴州春（東坡元日詩堆盤紅縷細茵陳）斯來又復隨兒女綵勝銀旛作上寅

再得一首簡悔餘

相愛相於分最親道南道北況為鄰老歎病骨全無力筆矣詩翁亢有神雪擁金門將盡臘花偷碧海未回春（今歲正月六日立春）更思釀黍邀同醉恰喜今年歲在寅

閒悔餘齋中菊花入春色香不改亦一異也作一首簡悔餘

幾見黃花秋復春別含淑氣轉洪鈞金堂玉管常溫地綠鬢蒼顏不老身節后前驅為桃李耍將晚節嗣松筠天教留作先生瑞節木應知臭味親

再次悔餘見訓韻學白體

來看潑雪冷烟中尚有餘香戀故叢對客留連誰送酒助君憐惜自將風往來筆札添詩興顛倒春秋笑歲功任爾溫房烘不出好誇都市賣花翁

次韻王樓村送桃花一本（立春後三日）

點注天桃出小枝也看碧葉間紅甤江南三月屏風上寫徧徐熙畫裏詩

曲曲迴塘短短籬映門猶記乞漿時鬢絲禪榻春風少誰省三生杜牧之

元夜前三日樓村悔餘西谷石臣小集寓齋以鉤字立韻

樂事衰遲強半休空傳九陌逐毬故人地近能頻過遜夜情親更小留聲靜微聞棋落子局嘈忽笑酒探鉤（昔見夕賓帥）還期病起春風在排日同為爛漫遊

發前韻

老病真宜急退休廿年回首月燈（閣名）毬敢叨故様三分去虛為頭綱入餉留世事難尋高下覆人情誰測掌中鉤此此似得幽居趣碧海新偏作臥遊

答人餉瓜二首

把鋤已似到西疇老爾風神有此不他日秋瓜動秋思憶君如憶邵瓜州

春苗夏熟帶秋除蒲鴿青青似愛渠十七篇書傳野老韋郎休笑理生疏

題寶崖杖頭貫酒圖

酒泉直欲就先生玉鏡澄泓似鏡清轉笑能詩何水部

生來從不識杯鐺
百錢名畫有遺風似爾清[illegible]約界同裝後當郎半年少
故應入座開東公
為雲[illegible]編修題鄭[illegible]山水畫扇
[illegible]者每思欲識人[illegible]說食遠旬望廿霖人帶[illegible]悴色天
公[illegible]天思招提有客掃[illegible]窗[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力[illegible]雨[illegible]沫渦妙景為光驅林
[illegible]歲谷[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江湖沙平
湖遠不可[illegible]是中端合[illegible]者夫樂哉

水壺已灑暎何用伊川買泉石園成試問持贈誰下堂
才人紫烟客似從魚鳥共飛沈已覺山川在咫尺平生
笑李成但得平遠工豈曾師范寬[illegible]盈[illegible]署中伏日劉
陶明光宮歸來傳說招我同游門外[illegible]明朝一
尺街泥[illegible]放手與須知用心苦置君懷[illegible]定何許
會令[illegible]六出風雨
送友之閩中
東西[illegible]溪雨溪分仙穴時時起白雲此去真如[illegible]
會應親見武夷君
文公精舍隱屏邊小劫應須入百年[illegible]作[illegible]

誰言訪道是神仙文公[illegible]有雲仙人久相招
[illegible]上
上下花光[illegible]燭[illegible]周遭[illegible]樹映行坐[illegible]昨嘉會人傾坐
四卷繼雲[illegible]中且[illegible]今夕飲有懷還發少年狂
涼秋節物[illegible]淮[illegible]青驄滿路霜
寄[illegible]侍郎[illegible]
湖[illegible]鳩拗總近臣回首十年如過雨
湘[illegible]一笑等前塵貧無[illegible]雙[illegible]騎病念扶蔡二老人
余[illegible]歸日清陰還[illegible]我兩家同
占[illegible]揚春

[illegible]南歸江都郵示近集作此寄謝
應劉俱異物[illegible]老各衰年與子深相憶新詩好
共傳[illegible]獲足江田一詠[illegible]城賦[illegible]思[illegible]似
仙
題華亭[illegible]宋伯申秀園圖
謝公有[illegible]共指青山宅[illegible]翻赤羽旗
天[illegible]度游歌地千秋魚鳥期
昔者[illegible]仙蹤[illegible]到今橋九峯分映户一水[illegible]通潮
日照[illegible]階[illegible]今閒[illegible]
閏七月[illegible]

試拈一莖花往問文殊師如何大地藥不放霜生髭秋風灑伏秋宵境清淨莫嫌詩自繞蝸角蚊巢有戰爭回頭未覺茲庵小

同雄飛文子雲子以不雨書當陰句足成一篇

病謝驅馳力秋知野燐心作寒人已覺不雨書當陰天外雁初到草根蟲苦吟無絃會幽意留取淵明琴

送文子南歸

請歌得庸歸驪駒已首路秋深泥滑滑斷車不可渡一帆古沽雲千里送鴻鷺琴書滿船載清景隨所寓憶昔榴花明一指嵩陽樹回頭一寒暑相隔如晨蔡今來無

幾時告別返江步故人猶故態脫畧見情愫我老心尚孩談諧苦無度聊爲答賓戲未敢令公怒相過沈昭畧蚧蜊食不顧王郎拔劍歌既茹還復吐眼中一子太嶽遺孫曠古真餘舉免生宿草荒樓墓門十年今子若文逸蒼記五作鶴與沙鳥擾擾百何數了不存一錢未易析腰貝歸欺月憐意能亦託一樣清介不受酒內汗雖傷歲時晚未報才名與家本一步生經傳小章句蘇湖識法在弟子望戶屢明年當須君實歷展良晤尚思王與沈共宅清漳住大火方西流古河復東注儒冠雖冷落終竟勝紈袴繞膝有嬌兒對案有佳婦到家秋正中圓月看顧兔

簡吳小眉

君就格提宿清香入院時綠槐風細細冰簟雨絲絲秀句人爭誦閒情自不知白蘋汀上路傳得柳家詩

題宋蔚揮芟梁撰杖圖

玉井有蓮花亭亭十丈直如船進雪藕詎云情不食讀書適時用秘此禁林識伊人含清姿妙意寄水墨悠悠兩岐賞湖沙東山憶折芭下芳洲浮解秋水色何郎霧夕句留昔心已識

雨霽

聽盡終宵雨開門朝日薄闌生花有態獨下鳥忘機焙藥過新果燒香理故衣蕭閒只如此已覺往年非

秋海棠

海棠何有此蜀府未知名朝日芙蓉色秋風籬落生翠膺峰小草汪欲豔傾城移作清齋供幽香配杜蘅

送沫五耳之廣陵

名何戢聽篁子方在第五賈氏諸弟昆季也虎最怒文度罷膝上當年記懷祖我每到君家輙共阿戎語流年飛電過頭顱各如許翩翩書記才彩筆戀幕府問渡淨冰雪不遺谿壑阻曾看鐵海鯨東誇朝日吐三年陳留

郡爲愛風俗古南登滕王閣帝子弔江渚今玆廿四橋
雷塘滿禾黍平山聊騁望千里入平楚過江六朝山一
一澄可數玆游殊不惡況乃得賢主歲晚歸去來片帆
買江䑠臥聽吳孃歌一枝響柔櫓到家蝎飯熟呢呢話
兒女白鬚有賢兄夜聽對床雨閒繞西湖寺勝蹋東華
土俗士難與言寂寂笑鄧禹

齋中青瓷墊一嘉萬間宮中物也偶成四十二韻

陶旋工精藝宮庭歲進甆尚方傳甆器雅具列香墼采
奪三雲殿光搖百子池土銅雖質樸瓦注更葳蕤婀娜
花金繞丰茸葉倒披赤霄翔孔雀丹陛翔文螭方丈山

蒲萃昆明水渺瀰偶然留小物亦足訪前規摩刮人堪
鑑雕鏤鳥細窺堅疑山斲骨滑想玉流脂雨過遙天後
山横積翠時此時看秘色是處映清姿古佛螺盤髻飛
仙黛作眉削成青瑪瑙瑩出碧琉璃石鼓形殊肖絃鞉
柄莫持雨中迷瑟瑟霜後認差差位置應何所承平累
可追低凭緣鬪草小立爲爭棊清暑晨常到迎涼晚最
宜止惟依鹿女眠只護猧兒豈有緇塵拂常勞紅袖垂
坐來彈錦瑟倚去寫烏絲一自軍烽急驚聞戰角悲銅
槃嗟已折金盌出無期似爾眞流落如人閱盛衰未曾
同碎且得共栖遲飄蕩隨門柳芬菲帶砌葵自憐時

代改莫笑主人爲寒露零途淨衡風撼不敢悅依鴉臼
歇任當馬驟騎蒲稍歡相得絕非拙似之看雲宵獨起
待月或頻移詎可得戊泥誰致破作執拾藤空自裂舊
繡漫輕旋裀裝褶時容貓鑑配畫師宋千秋有繡獅貓圖泥澄官
置局油微內分司往者曾皆偶今玆數只奇愛因同鐵
石朔是近尻雖寶浮賞類匏瓜見定疑底須論國寶
已擬算家貲翡翠無留羽珊瑚有斷枝人間今昔意於
此感成詩

送大司寇韓城公

三千著律令原本忠厚意古者師朱儒輕典用須繫刑

當雖鑄鼎往往傳古義獄牧而虎冠後世進酷吏誰能
一杯酒獄訐洗冤氣足知〻剌聽証有百金利峩峩韓
城公明堂棟梁器秋官大司寇職在讞鞫地惟良助仁
德寶布 天子恩粒米溢太倉畢軍法不貰見知相從
坐盛世無此例公乃正色爭獨先在廷議飄然遂去國
蹕蹕九嶷嘆西歸太華山三峯卷清爲彈琴石室內雲
臍夜不閉日月當高叉迴照谿陰縣令當不遠復藉以
風有位仁心待表公豈止理獄事

秋日登大悲庵後亭

石幢運到訪遺蹤秋色〻〻然落川亭鴻雁影低繞古堞

兼葭聲冷遠迴汀如絲氣上龍泓白滿月光搖佛髻青
願證諸天菩薩戒自今刀几謝羶腥亭今爲飲讌地
胡南茗少宗伯繼至中路相左遣人相要作此代
簡
開來半榻借僧房消得風檣一炷香自在天中初放眼
祇陀林外別開堂已教寂壁移長日悔未遲留待侍郎
今夜松門最明月故應對酒憶求羊謂予與仿亭
中秋同南茗少宗伯集阮氏林亭
未覺從公懶先來待月生涯休拋酒器閒自憾詩情樓
迥光先得輪孤影倍清更教攜鐵笛吹徹九秋聲座有范生善吹笛

將移居爲庭前老槐作一首
十年種一木制器不速朽不如楚冥靈彭殤閱天壽空
庭有老樹常作衰病叟去年冰雪中姑此歲寒友今來
春復夏美蔭交牕牖時橫穿膝榻每展學書肘俄居半
爲此不惜添資負往從顏翰林山容初來踏門鈕舍人
在衡復繼予數此接杯酒當時嘉樹下獨立嗟負久豈
知三十年清陰落吾手人亡物故在時往事復偶秋聲
忽夜發萬竅爭號吼渤疑海濤翻者似蒼龍走披衣起
危坐默感先人柳感此亦何爲借問樹知不恒河曾不
異我白成老醜茲來得三宿去意復八九移家住巷南
攜持到雞狗胡爲獨去汝惆悵辰逮西萬牛挽不前一
夕徙何有誰當慰老夫戀戀屢迴首
題寶崖西溪梅雪圖
沿山十八里家家種梅樹春來梅花發繞屋不知數迴
風似絮起捲石疑雪聚空外聞暗香莫識經由路其中
有清溪屈曲相貫注居人通往來但用略彴渡因之東
馬經惟見叢竹互我少耶嬉遊舴艋先晕鶩朝隨樵唱
遠暮與僧鐘遇每緣乘興往不待佳招赴何異桃花源
十步九迴顧蹉跎幾年改悵望良辰騖雲中指雞犬物

外走烏兎何來披此圖曠若發新悟心猶依故處遊尚
記前度連村冰雪晨漠漠散香霧幾時三畝宅真向此
中住漢孔馬相如方誦美人賦吾歌紫芝曲一笑煩顧
誤
黑龍潭
太始有劫灰淪在虛無底黑江流不盡上作波瀰瀰何
年截潭洞瀠洄忽而止有時雁風來蒼鱗麼不起幽沈
墨瀋色神物蟠其裏歲旱禱祠官牢醴走祝史靈旗紛
假寒百祥夅來委明朝舞商羊父老賀邑里今年苦霪
潦彌望洺與泚龍公何忝然猝下疲役使秋深始澄霽

游衍迨暇尋泓上久裴徊照影風日美餘澗壯遊嘗微
馨發蘋芷古井圓圓天空明見此是吾閒龍卒神幽潛
清不滓以彼變化力且游易事耳胡爲居穢濁曾未窺
宅徙老湫怒忽拔身行勢未已便恐風雨來咫尺隨履
屐

意安宜舊遊雜成十詠

採菱刺芡繞湖潯萬頃波光鼓棹吟微月初生舊遊處
五年塵土尚關心

跳丸日月送居諸靜裏深知意有餘架志堂中三畝火
草玄行逐手鈔書

入傳枯史有陰功王胥諸郎愛阿戎拋却兎園郎冊子
枉教白擲得師風

閒來舊夢記爲新曼綠天紅作冶春一曲城南新漲水
漫天飛絮獨遊人

驚鴻照出水盈盈霧夕霞朝別有情今日淘園太疏索
只應添得讀書聲

門布掀柳扇思遷補仙風味少人知年來只向芙勝過
斷負秋堂落子時

萬巢風義我師友海內論交托契真門百頃田隨老懷
幾人還念鄭公鄉

文史筵筆各有徒毛郎別後調還孤不知半影迴衾夜
老大心情合減無

傍水周迴百本梅中開曲閣聞平臺角巾私第知無恨
月底花前總看來

當時競病記分題蘇所西廊月向低惟有魏書宋公字
過牆濁酒數招攜

排悶

燒石花枝誠經給一春能得幾經過苦因拘役閒常少
祇爲懷痾病較多行藥欲來還有散畏風將到又踟趾
何時會客兩亭上援琴朱紡卷白波

荒祠

古牆剝蝕碧苔濃荒廟當門承祀蒲帳摧頹似聞簷際鳴
孤鳴不見人穿社過來時去其從靈諸布帛歲未可知
九牧有余堪鑄鼎大科文字更憑誰

次韻奉酬何義門

詩與揚州喚得回如聲獨帶異光來裡從點檢春前景
吹笛分張發下枝一寸抱將寒夜永數枝橫似故山栽
知君鐵鞯陰陽手興寶他年作上台

苑西佛寺中見楊花

長廊吹雪復吹綿楊白花飛絕可憐綠葉暗來春老矣

紅樓飄大夢依然每添根觸緣孫驟
昔古驛前二十四年成州曾伊遠春遊 妻生子小壯客遊假寺中今皆吾罪耶 曾共兒童捉
小年閒對東風雨惆悵海棠零落佛堂前 一院中有海棠一株連日委
地書交

題胡永叔五湖歸去圖

蝦菜歸心落五湖揩秋歌罷月輪孤正從松菊田園外
別寫朋明歸去圖
處
水雲那待便爲家閒道方看上畫樓人物他年問江左
謝琨第一擅風流

長夏閒居一首

公門少暇日輕帶序午餘勞煩失本性水懷韻者居蕊
馬及休澣復仰卿吾廬林深寂無人窗簽青扶疎厳石
角荷露野卉縱橫舒夜來時雨過新稜局竹落前有瓊
尊酒從有插架書浮念一以遣身世同驪如

六月四日喜雨

莫炊瘍移情莫警響場圃日將一尺雨沈此經月焦研
匀雷震耳旋繞電掣目三更始安眠不遣睡蛇觸明朝
衝曉出人事雖眾喧束帶趨府公流汗若新沐細惟山
中土求雪盈一刹朝有曰炎炎蔡與行炎宿往從未有

路安得騎鴻雁復念久旱餘羽舞徧川瀆焦勞有 明
主感召天意還枯荄一朝起秋稼行成熟吾寧免饑寒
得飽願已足

病中簡薛軒

連病無日不過從省散時聞寺打鐘老念揉鞍猶壯士
病餘披池只衰容能來看書茶方熟肯共題詩墨正濃
一院綠陰清晝寂待君履跡破塵封

辛卯六月廿二日蒙 恩宣賜錦衣瓜魚一種以

逞到不及整立少同王分魚一頭口占志謝
端陽步後失瓜期下吏親頒欽角後至我應甘薄

先常君時前分鮮以來若分合鮮剖脫出銀刀半片虛
行一何心敢東眾歸猶捨待高東
雜畫爲柳谷道人題胡見貽題云寫招隱之意悵然

得四篇

咫尺幽居味心知在第先波喧洞湖而業時宛淡煙摩
詰詩中畫琴高水上仙會須看二老一葉占江天
柳葉村南宅漁洋舍北莊端居只淳情舒景忽分將石
徑參差和雲根接混茫五湖秋浪裡移入讀書堂
彷彿風湖路分明老束中琴傍東洞老坤浪太湖公斷
樹沾泥絮低編躍灌磬心欣隨滄浪行也古人風

此地應曾到何時得重尋蹉跎長往計惆悵未歸心淺上知魚樂湖邊愛柳陰虛鴻草堂本貴重百兼金

懷清堂集卷十三

男學基學顯孫衡源孝策謹校

懷清堂集卷十四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題蒲勺庭所藏韓幹放馬圖

有鶴皆杜荀無牛不戴嵩瓏佳好古自一癖韓幹之馬將毋同開元好畫手多貌青海驄幹也天廄師眞龍落筆迥覺凡馬空今觀此三匹是何骨相傑且雄平沙淺草春丰茸晴天散牧雲錦叢偶然俯仰各適性意態磊落騰驤中奚奴碧色懸雙瞳狀貌服古寫更工何從得此秘書省舊傳蜀出明光宮年深隱現粉墨蹤絹古黯黮烟煤蒙人間但見驊騮影撫底可有精靈通明牕展玩朝日烘目眩驚叱叱撥紅不須眞贋苦分別一念欣厭紛無窮錦囊玉軸緹襲重忽然散落隨天風此心已在解脫海世上休論亡是公君家靜夜月貫虹几案尤物光熊熊神駿恐是于闐本從于闐國貢黃馬圖軸破裂絕勝龍眠翁米南宮云李公麟家藏韓馬破裂四足如在水中差排古迹得未逢不啻不秣控三駿他年如山水波立慎勿攜此過江東嘉祐中有使江南者度采石風大作藏所藏韓馬風止浪息

題香山寺圖

八節灘邊畫得無嶺雲沙月與還孤清風一舸棹歌去疑有水仙來弄珠

一啜茶甘味未回多羅千樹繞香臺祇因七百年前塔
曾見龍門十寺來
絮落萍飄西復東爪痕誰省雪飛鴻憶從方丈三韓外
一點青山指洛中
幾時眞作此山僧石壁千龕古佛燈更擬雪中尋慧可
五峯仙骨秀崚嶒

送履公往住香山寺

此心宿火撥寒灰旛動鈴鳴日幾回雪裏依然吳會別丙寅冬藹師來塔寺留止旬日夢中曾自洛陽來任飛白鶴先提錫欲
飯青猿已築臺師到諸天合歡喜百千萬億闢門開

香山寺予所重建也前詩未盡意復作一篇仍用
原韻

金碧何從問劫灰伊川勝槩挽仍回恍從禪老浮杯去
可憶禮那獻座來留客堂寬臨石壁飯僧田薄倚香臺
只應偏種菩提樹寺多樹故云寶藏千花次第開

題汪退谷中允香山詩後

嵩山邐迤來百里到伊闕巖巒忽中斷伊水瀠洄越山
靈草木香百寶泉爭發層龕金粟影嵌空出石竹泉[illegible]
青蓮宇千仞俯硉矹美人何方來弄此川上月[illegible]
堪采空水遠欲沒白啟玉齒歌歌聲散林樾[illegible]久徘
徊朱絃坐起忽寥芳時有贈懷舊情未歇感茲山澤游
喟焉謝朝謁

退谷將歸吳中小詩道別

子歸萬里白天西伊闕春風試馬蹄白傅墓前新月皎
韋郎泉上晚烟迷六時洗鉢多華滿退谷嘗留金爲香山寺僧買田千
尺磨崖健筆題又書香山寺碑及白少傅墓碑各一今日迴看又陳迹一
尊珍重此分攜

次退谷原韻

留得香山一卷詩退谷許歸吳中刋白唐以來香山詩都爲一集寶坊眞喜復
開時大千界裏如來火寺成後山頂時有火光如斗大入寺遠近居人皆見之三

百年餘內史碑退谷未至時寺先有一碑若預備以待者新種竹枝風嫋嫋
作疎槐葉雨離離與君他日同歸歎異代分司共左司

題澤州先生午亭山莊圖

天井關頭太行路千峯萬峯半雲樹仙源迢遞杳不逢
往欲移家此中住門前嵐翠自朝暮屋下清泉幾濚注
沁水南流午壁亭此是尚書讀書處鴛鸞臺閣四十年
金殿珠趍朱綠紱明堂作棟倚大賢維名與功鐘鼎鐫
澄心眇慮萬象先圖史左右羅丹鉛文章一律金石懸
雅頌之手謨誥篇別有遙情寄巖谷水木清暉勞應熟
白遂閒雲度析城常招野鶴歸王屋琅函幾卷寬洞裏

仙草千年生澗曲平泉堂栩一百餘髙少家山三十六

我聞愛山者豈必山中人千村柳色搖芳春桃花繡錦

紅影新方塘布露綠漲匀公方詔　甯作紫宸春山可

望不可親合眼便與烟霞隣畫師好手亦莫遇誰爲圖

寫傳其眞耕烟老人江海客粉墨荆關見遺跡爲公揮

灑無所惜春鳩已鳴杏花白列仙之癯在山澤公今經

國豈辭劇洛下方當相司馬蒼生詎肯忘安石對公此

圖爲公歌請公勿復三摩挲摩挲此圖重惆悵想見蘿

薜紛山阿

送沈碉房之山右

望望幷州路情親此送君晩秋汾水雁斜日晉祠雲去

住心多感衰遲手重分且將懷古意罷酒一論文

哭李寅谷

之子忽云逝書來淚泗流棋消寒夜永酒豁異鄕愁意

氣千金贈行藏一第休遺蹤在緗篋筆志幕年遒

澤州相公再入內閣和亮功侍講韻

如山比峻海量深東閣招賢集嶽簪謝政甫投林下鞅

濟時重灑手中霖松喬位業三生契屈宋風騷萬古心

再見相公調鼎鼐都人歌舞古猶今

過德州與田子益話舊追送至二十里驛亭馬上

口占

酒場詩地莫迹空四十年來剩兩翁豈意三更明月下

依然匹馬古城東長河浩浩催高浪短髮蕭蕭任朔風

猶記得隣堂上會玉笙吹徹燭銷紅

過東林寺

小憩聊延望爐峯秀色遮青山任氏宅白社遠公家寺

遂殘碑破泉依曲磴斜影堂松雪裏一樹老梅花

楓香驛

仙尉壇何在青坂懸久荒水爭流稻積驛白傍楓香竹

覆前茶竈藤垂搗藥牀四山迴合處翠色晩蒼蒼

望天柱山

巍巍天柱峯可望不可梯蒼然紫翠內大有幽人棲岡

前走白鹿洞口封香泥似聞紺瞳翁金鼎分刀圭千秋

靈仙觀名與灊岳齊時有嘉蓮花下觧流清溪仙源自

何處路絶人已迷烟月長嬋娟遙挂玉鏡西忽焉海色

動夜半鳴金鷄安坐鞭石牛爲予起鋤犁寸田一成熟

稻落棗與梨絃焉宿夕留王事未敢稽攀星摘日月行

待醉墨題雲空焙藥巖水激風凄凄試呼左元放恐復

笑老羝

得張弘藏書並寄霞笥集

小謫猶應傍紫宸靈山別有碧桃春樓臺一一當迷島
風浪明明接漢津文采石渠留故事姓名玉牒記前因
眞仙通鑑云平圓山頂有小石筍藏玉牒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 能言奇字時眞少
君是輸家館內人

上十八灘

星聚如雨不在天化爲怪石瀹江邊章川貢川不知數
摶沙撥散誰使然一灘復一灘一灣復一灣南來贛石
三百里此在奇風猛雨間矛戟列齒齒屈曲鳴潺潺爭
流噴薄冰雪濺四面迴合成縈環愛此萬古立積鐵濤
波出沒堅且頑有時嫺好弄秀色髣髴明鏡橫烟鬟既

康以劚神所刊不爽而險天眞惜指擿擬敢乾上長
年最能用力艱我昨青洲過落潮白雨飛濺衣裳斑打
鼓發船百丈牽中流弱纜斷蔫嘗吾生微命如蔵耳魚
龍底用藏神姦明朝飛揚上天柱沽酒一笑開心顏苦
樂更迭無不便江鷗沙鷺倘許閒他時放溜小艇子看
我倚櫂乘風還虔州福地茍所傳道人天限開櫂閒奇
峯巒嶽疑可到待與猿狖相追攀花開四照天女謫居
士之竹密不刪不須更截營林石即此便買愚公山

四月晦前一日雜成十斷句時在三水使館

騈枝爭放赤城霞點點猩紅未足誇卻怪千秋朱鳥影
一時併上日南花
似探玉甌剖珠胎小白軟紅越女腮忍病也須嘗一飽
此行端爲荔枝來
小山雨霽晴香同入夏連春發幾叢寄語月中新桂子
自今更不要秋風 咏月桂
雲中風[illegible] [illegible]又一小叢有此君無限意
夜來猶自[illegible]
雨後[illegible]如秋滿院蒼蒼翠色流也自綺衣與芭[illegible]
老夫何負[illegible]南遊
等閒春檻亦區區森四朝 [illegible] 苦忍教思竹實

人間只有鳳凰雛
生憎怪鳥[illegible]軸輪[illegible]時有此不安得蓬萊綠衣使
爲予歌舞到金洲 山名在[illegible]江上
佛桑焰焰說燒空浪得虛名倚許同今日一櫚傾國色
豐盈爭獻綉球紅
胎書忽報呂安亡 [illegible] 旅館殘燈影半床從此看花雨
行淚更無人見舊劉郎
閒鈴晝寂吏人稀病瘦經時減帶圍待乞三江一篙水
淡雲輕雨送將歸
庭前月季連旬爲[illegible]所敗昨忽於叢[illegible]中出一枝

紅鮮可愛偶得六言一篇

天紅淨綠不二偶然橫出一枝佛法是何分別拈花微笑移時

壬辰五月七日在三水使館上乾齋中丞斷句二首

廿年盜竊太倉紅鮮鱠蓬池夢想中今日炎洲嵐瘴裏尚欣乞米得從公

四壁已聞香出甑半甌乍喜滑流匙遙知帳下千夫膳未抵書郞一飽時

病起到東軒書所見

雨過江城換葛衣雲中殘點尚霏微佛桑初亞紅一朶已見滿庭蝴蝶飛

乾齋中丞見和原韻意有未盡復爲五章又追和之

戟府風淸六月霜坐看談笑靜蠻荒庾公樓與山公馬獨秀峯前八桂堂

禁中頗牧許誰同簡畀西南出 聖衷此日耽書傳杜預異時載轄記姚崇

文星萬里入牂牁斗極光芒氣象多公是濟時霖雨手五湖未可問漁蓑來詩有何如釣艇自拔蓑句

名賢用意自深長館閣猶餘荀令香慚愧疎慵繼公後五月廿六日聞有新命重入翰林禁鐘宮漏幾迴腸

小海可爲勞支留妙句鏘金一散愁望盡羚羊峽中路海天涼雨氣如秋

泊英德城下

山城斗絶一孤舟日看淸江泯泯流不競此心眞似水忘機隨地只如鷗風生先入涵暉谷元次山有銘浪起疑吞咤霅洲嶺嶠幽深萑盜在幾時方管得賢侯

峽山寺

海風東南來帆落江上寺誰云香界遠已逐疎鐘至朝陰延虛明林影入幽邃舊蹟茅君傳十九此福地我到不二門頗聞無漏義禪堂梵唄寂野倡餘三四緣雲窮攀躋靈境所歷異蘇公有遺跡滅沒巖上字橋迴瀑泉聲懸注百尺駛盪胸冰雪淨觸石珠璣委昨從廬阜過開先跡猶閟黃華水簾外得此足慰意山神亦何心飛雨隨屐徙豈應嗤熱惱出此故游戲猿鳴山幽幽上下烟蘿翠佳人昔歸日彈指千歲事長留碧玉環永鎭山門器罔焉空愛染何處著名利

南山寺納涼

庳縞蓬窻窄安膍毒熱驅除豈有方瘴嶺雲生明似火

蠻江日浴沸如湯偶尋脩竹千竿翠暫借清風一枕涼
長記英州城下路南山孤寺老僧房

蹋犁盜營翁源曲江始與三邑連界火燒山下馳往相視山高路絶備經艱險信宿乃至作一篇

連山百里翠氤氳洶洶奔雷洞壑聞鳥道但餘麋鹿跡
龍圍（龍圍石在絶頂去賊巢只數里）已入虎狼羣仙靈縹緲諸天接雲
雨虛無下界分莫怪一身臨險絶草堂猿鶴久移文

發三水戲作

長年上瀨不須愁已挽三江水倒流一夕南風飽帆腹
浪花如雪擁船頭

風意如人往復還來時自北去時南明珠翠羽飄沈盡（先一日颶風作府岸宮禮會載沈溺）始信江神寶不貪

輞川詩畫老兼工三載蠻鄉記上風草木亦如吾臭味
荔枝紅並佛桑紅
味外江瑤應一格（荔支風味配江瑤見中州集）詩中含笑合交光（東坡詩娟娟沾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海南絶代雙邢尹老我春風笑乞
漿

重經大庾嶺

梅花嶺裏憶初春丞相祠邊柳色新明日秋風天北路（後一日立秋）半年霜雨嶺南人小巖落落虛凡骨雲游飄飄
信此身第一寒遮東嶠口螺紋九磴本嶙峋

江上對月

清江夫如何暝色帶林樾娟娟衣上影瀲瀲波間月西
躔秋已至南陸暑未歇新浴御纖絺迎涼櫛衰髮半年
熏瘴霧海氣侵肌骨詎意一扁舟仍來坐超忽昔經灘
石險今爲江漲沒即此空世患終焉謝天伐沈沈水精
宮蕩蕩白銀闕幽賞情未已雞鳴榜人發

與邛翅梧

高安官且免漕紅（高安縣日守稽紅所由句也）郡治蕭然卧竹牕民
事由來等身事蜀江元只是家江（瑞州舊有蜀江門即錦水所經錦梧今蜀）

（昌江八年有虞又思之涵搔亦懷未不忘石）同攜明月三更笛似到秋風
七里灘老去經營復何有荒蕪休問石田雙

自過舒城環山流水密竹深林至黃梅復見九江

即步黃梅店壁上韻

龍城西畔太湖東步步看山了不同雲木凋遺三百里
此身常在翠微中

自嶺外歸重經逆旅用壁間舊韻後一日即到東林矣七月十三日

中元節漸近大會說無遮何點雖登席周顒未出家幽
期二林隱遠勢九江斜優鉢曇應見風開菡萏花

東林寺

漸看雲散月流天那得沙崩岸出泉夢裏已空菩薩蕎
關來聊問祖師禪名山乍到心差領佳句雖存法不傳
夜話亭前重懷古也應學佛也求仙

蓮花池上落還開荔子洲邊去復回炊飯喜當紅稻熟
到門肯遣白衣來氣含蔬筍樂莫樂味戰膏粱才不才
暫與廬山作賓主香爐峯對講經臺

十八臺

萬里征衫洗瘴塵邊沙漠漠起寒雲橋迴野店孤燈出
夜靜空山脫葉聞十八臺空號卧虎兩三户冷走驚麋

侍臣咫尺依天仗豹尾前頭萬馬軍

壬辰九月十一日 行在啟事凱功都憲以近詩
見示循諷周咏因作小詩八章

龍嘶萬騎曉駸駸赤羽旗邊立仗新一卷把公冰雪句
不知何路有飛塵

四山紅葉及秋遲卻與黃花九日期一鑰詩情誰會得
應於馬上獨吟時

潮河絕境自天開 御製詩酬燕許才遙望乾光漢東
壁一時雲漢共昭回

三箧河東慮從餘永興博洽冠周廬文章韓杜真何媿
須識胸中萬卷書

玉壺買得粲多態芳尾聽殘雨滴聲何似仙人步東斗
直從九萬御風行

殷紅刀尺自眯眯別有天孫雲錦張欲覓金針了無處
空驚七十二鴛鴦

舊巢已隔九重深老鶴孤飛忽禁林夜半玉堂還伴直
七條絃上愛希音

廿年文事得從公沆瀣秋又一氣中今日味思禪悅味
醍醐酥酪可還同

懷清堂集卷十四

男學基 學顯 孫衛源 孝系 謹校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雨後

齊孔宮涼野菊拼濃香旋卷晚還晴萬家燈火當依寒
四面煙嵐蟲繞城泥滑過門知客少茶香入戶愛泉清
夜闌一枕伊涼夢喚起檐鈴鐵撥聲予舍有小部

題畫

清閟閣前煙景留春江上宋風悠然雄尾龍尾宛在許
中書中

賀韓城大司寇張公

分綸二祖門行姓天上古淵源淵貽厥累積自父祖尚
潛發奇光大賢表風烈楚黔陽秀美粟太倉庾峩峩
尚書公早歲繼前武溝達陳六莪秘閣紬四部兩史東
南行諸生比鄰魯獨識斑麟角每用漸鴻羽秋燈螢苍
中焉血織杼苦至今所拔士豈但十得五歸來踐赤閣
色線稱衣補　帝曰咨秋官乃往視洞士吁嗟武健吏
濶目剿乳虎人皆望泉蘇獄致得徐杜惟公正直性不
茹亦不吐未侍貝錦織百中含沙弩兩歸謝賓客詩學
老農圃明年官曹清國典成質斧仍問尺一　名朝野
歌且舞還登猴台拋上荷　聖明求時當　萬壽辰大
澤九州昔公尤承眷屢瓊章照朱戶六代恩榮殊盛事
快先親披圖得髣髴賀客正旁午門前五丈旗鑾鉤節
金鼓飄然嚮風　詔遣下神仙守廟祏列堂庭禮器陳
簠簋拜前復拜後平敬僂僂何是時雙鳳凰聯翩秘書
府童孫又王子綵縷手弄促光榮被戚婭歡喜到僮豎
家風萬石君門風用萊數仲弓實弘道占星百里聚于
門知必興秩莪解好效遵種德淑門天所祐應期
詞嶠鴻多剛作風雨右曾溯杆首短筆了無取未能諧
鍾律浪自鳴瓦釜卿從嘉慶歛頌此股肱輔他年論世
闡會施自氏譜

四月十一日宿楂功部寓別墅月中放櫂徧遊諸
勝

忽聞野興到江湖沿月扁舟入畫圖幾曲波光連太液
千枝燈影散蓬壺朝川嶺作迷斤竹洛下花新放鼠姑
無數煙霞滿清供先生自愛列仙儒

過楂功部寓白雲園二十一首同李海餘兄弟賦

篔簹塢

南北日夜恭入南門竹東谿森復綠東坡詩君
有篔簹堂正在篔簹谷

雙竹廊

雷斧穿牆日龍騰破壁時誰能礙高節並上拂雲枝

桐華書屋

庭陰炎氣薄雨滴夏景清高唱出金石哉復東方生

蒼雪齋

北地少竹色低叢亦可愛矧此青瑯玕節比江南大

梁山亭

蒼蒼斗立壁中有太古陰雨自膚寸出雲歸靉靆深

荷池

荷花紅似拭荷葉綠堪把遲爾盪舟人月明風露下

北湖

落日荷芰香朝陰梧竹色咫尺煙波間已隔水南北

隙光亭

遥光木末映孤月雲際豁一葉向鷗邊江湖渺空闊

因曠洲

高下唯所適池館還追攀耳目一以曠水天心共閒

邀月榭

謝公邱壑性無事此頻來寧知邀月榭即是凌風臺

蘆港

明湖思舊歷髣髴廿年事自大明湖至歷下亭與此景絕似夾岸蕭蕭

聲已覺秋風至

柳浒

澄波屢迴曲高柳環其中千條與萬葉一一含清風

芡汊

綠盤圓欲齊紫苞剖可食的皪萬真珠水妃惜不得

含漪堂

倒射溪堂明連漪開夕景激激霞上波漾漾月中影

釣魚臺

萬物尚可縶細大理則均海中連六鼇何異一寸鱗

南橋

橋邊嘵嘵石橋下冷冷水憶昨一扁舟潭烟山月裏四月十一夜於此橋下登舟游歷

雙遂堂

名賢際昌運鍾鼎兼山林濟時稷契老高世箕穎心

紅藥欄

翠色紛可擷紅芳似有期悠悠晚春節小謝省中詩

靜鏡居

萬綠息心鑒百態呈影寫湛然一室中願此悠悠者

朱藤逕

幽陰逕乍轉蒼翠色如許自繞長廊行不知三伏暑

野航

非舟復非陸（三面臨水）妙意寄所眺幾時秋水至還共客雨

三

愷功都憲有壽山田石山高月小硯屏歌他山纔

作亦和一首

公有希世珍近在几案間几案之間咫尺耳乃有峩嵋
天半萬仞之高山山高路杳聲影絶但見孤月一點闕
蜩蠻肖冥萬里實其九光景蹤栖人寰斜漢左界覓
不得絶代之子竊藥仙去仍來還公詩如蘇公適與風
林月石妙句相追攀香田亦鑿作苦獲照壁來雙環舊
聞芙容峯前壽山麓落落有石謝石頑溫其（金厚栽賦封溫其之）

潤比德瑜與瑾紅緗紫白艾綠殷惟此黃中實通理正
色凜凜邪不姦金精下融黑江底虹氣上貫銀河灘
然大寶玉出田一笑直破造物慳置在公家玻璃雲母
四卜二幅裏時有雲氣生斑斑我雖未摩挲他日容叩
闕伏池有穴夢可到況此日夕隨清琫涵星泓邊官城
側休沐倘許終朝閒應從月脇窺崇深似入風磴聽淙
潺願公壽國壽民長如此壽石老坐令百歲猶朱顔

憩椿樹下

自愛吾廬美蔭頻一回徙倚一回新青雲布葉偏宜夏
黃纈舒花已過春添得清風生北牖借將翠色與東隣
年年不改濃陰在底用莊生紀大椿

五月十三日喜礀房自汴城來京酒闌話舊感賦

千里貴陽一紙書（先五日得東書）書來繾綣說相思每嗟落月
何由見豈意深杯忽共持萬事風花傷眼底兩家羊酒
記兒時白頭未忘平生約五畝柴桑折後期

宿石匣小菴

地曠金溝館山閒石匣營千巖蒸雨氣五月作秋聲有
水皆穿塞何年此作城晩投雙樹宿塵夢一宵清

僧房閒寂偶憶東坡白髮相望兩故人句因念礀
房甫至悔餘將歸隔越數百里不得見也悵然

各寄一首

相顧衰年百不思同開三徑每嫌遲山中王烈呼應出
（雜飛）地下陳琳弔豈知（叔敍）某水某邱猶昨日一班一
級竟何時（礀房方謫選吏部）期君對酒欣然笑贏得江東號沈
詩

鵷鷺臺閣正連翩忽賦歸歟穫秫田爲樂每憂兒輩覺
生天一任丈人先元和體有三千首謝朓才輸二百年
我欲舉君還自代似君眞合領羣仙

次韻悔餘書來許其早歸功都憲

莫笑鄭廣文[illegible]客談笑玉川了破屋團圓天我

貧亦好事有琴常無絃君家綠玉玦半破九府圜復有
桃竹杖登山可梯綠二美必有合玉潤竹節堅仍作靈
壽扶兒童笑應顛豈又仿古製六錫挂臣然放翁詩分
然山故事舉東坡臨泉日百錢詩來語絶妙價抵黃金千明六蓍臣
揆公洵彊對吟廢食與眠一篇特乞此句法鐘律懸定
心苟不起尤物誠可捐我笑轉一語鄭璧易許田

懷　恩紀事詩有序

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恩名臣右
曾隨諸王大臣後　宣賜筵宴得遊　避暑行
宮伏見山巒奇秀湖水澄澈林木葱蒨烟雲卷

舒珍禽翔於百族桂花發於列砌飛流懸瀑風
泉盈清翠壁蒼崖叢樹間出蒲蓮荇芷浩數澤
之觀菽麥稻禾譜田家之景凡諸耳目應接步
㵰躋攀多夢寐所未經亦意計所不到仙源乍
引靈境徧探誠忭誠歡詞難覼縷復得仰窺
聖製特灑　宸毫詩文為萬世之師書法兼百
家之體皆由　幾暇備極思功雖　天縱之神
奇亦學力之精奥臣　俯按五體驚嘆無涯仰贊
一詞形容奚自復蒙　賜臣　扁額對聯　異數
殊恩出之望外以方往古則唐之劉洎宋之張

錫遭逢之幸臣　殆過之感激寸忱銘鐫心骨謹
呈懷　恩紀事詩二十四章臣　右曾稽首頓首

恭進

入　宮門

苑御紅泉繞翠岑　萬幾餘暇始登臨寧知清暑迎涼
地盡是誠民阜物心

登舟

搖溶桂楫漾蘭舟青雀晴飛彩鷁浮欲到蓬萊三萬里
應從瀛海更乘流

賜宴

仙人六膳出珠宮九奏簫韶率舞同百子池頭萬年樹
侍臣身在綵雲中

無暑清涼

碧樹周阿夏景清三才萬物履　皇情每當解慍歌薰
句已覺涼飈殿角生

萬樹園

遙青不斷綠雲鋪萬木蒼然總畫圖對面千林有瑤島
蓬壺高處望方壺

趵突泉

洑流噴薄雪成堆潤物資生一竅開直送　恩波到東

海俱從天上發源來

石磯觀魚

穿蒲戲藻自游行集網垂鉤了不驚自是　至仁周萬
物一鱗一鬣總生成

瀑布

曾從廬阜尋巖瀑憶到黃華問水簾今日銀河天半落
恍疑兩地一時兼

石壁

迴崖沓嶂翠浮空峭壁巉巉插水中直是五丁開不得
天然叠出錦屏風

曲水流觴

波迴芷岸接菱汀曲水流杯眼乍經總為　帝書真第
一恍從蘭渚到蘭亭

雙湖夾鏡

夾鏡澄明倒碧虛四山晴翠繞周廬分明圖畫西湖景
此景西湖較不如

稻田麥隴

稻茁麥仰足陰陽土厚泉甘草木香會吐雙岐銜九穗
一星天上應農祥

上帝閣

聖心原自合　天心誠敬由來昭格深此日高居瞻綠
節六時仙樂海潮音

西嶺晨霞

軒窗面面納紅霓左是丹臺右玉梯每惜寸陰勤乙覽
晨霞紅映數峯西

芝逕雲隄

殊形特似産芝房行盡雲根別有莊橫截一隄銀漢繞
大羅天在水中央

白櫻桃

青絲籠裏盛猶早白玉盤中看不殊每向上蘭宮樹望

勾圓萬顆水晶珠

金蓮花

移根來自五臺旁寶地蓮含萬品香天與十分端正色
承　恩先借御袍黃

馴鹿

仙巖時有絳雲封槲葉陰邊自養茸待到千年毛盡白
仍膠赤驥御蒼龍

候雁

呼雛挾子共因依瑤草金沙翠羽肥從此陽天直北
年年更不要南飛

草荔枝

龍沙小草孕瓊漿　賜出金盤得共嘗一自嘉名　天
錫與海南不記荔支香

恭讀　御製麥秋詩

墨海烟雲五色鮮　宸毫灑向麥秋天自今金匱瑤函
裏併入豳風豳雅篇

恭讀　御製敕鬣文

皇心無僞亦無欺盥誦　天章謨典垂宵旰但期民盡
樂不辭點點上霜髭

恭覩　親灑宸翰

筆力眞看挽萬鈞包羅百代典型新自從羲畫開天後
古往今來只　一人

恩賜扁額對聯

勉思清白勤官守敢謂文章侍直廬五色榮光照蓬蓽
子孫世世寶　天書

紀　恩詩有序

閏五月初二日二十日復蒙　恩召臣右曾隨
扈從諸大臣後　頒賜珍膳兩遊　避暑行宮
清漪翠嶂隨境而皆澄鮮美木佳花蹄時而彌
暢遂接芬芳於耳目發清曠於心神　君父之
恩至於再三臣子之榮溢於涯分似茲感激莫
可名言又臣留止熱河殆將經月竊見五風十
雨擊壤歌衢場圃既已畢登秋禾行復大稔閭
各行省莫不皆然此皆我　皇上萬壽昌期
上帝眷佑鴻禧純嘏日盛月新正未有艾我
皇上受福於　天即錫福於民臣誠踴躍懽忭
上慶　一人永膺無疆之庥下喜萬姓長享太
平之樂手舞足蹈莫知所云也又臣所歷山亭
池館皆有　御題仰見我　皇上典學勤政阜
物寧人之至意當此豐亨和會之日彌懷憂勤

惕厲之心發於至誠形於實政此眞自古聖帝
明王所不能逮旬日中更得仰讀　御製朱子
全書序及理學論發內聖外王之全功析三才
萬物之奧義直範圍乎百代淘包括夫六經文
章之事至此極矣更得恭誦　御製文光果及
溫泉應候詩呈形宵物比興之旨該宣化授時
亭育之功溥法度之精密意義之宏深自漢魏
以及唐宋專門名家者皆莫及也臣庸虛弇鄙
未獲窺見萬一惟是心悅誠服口不能宣復撰
紀　恩七言律詩四首仰請　聖訓臣右曾稽

首頻首恭進

君恩重許到行宮。複嶺澄湖望不窮。仍泛靈槎渡河漢。復驂法駕上崆峒。神泉路迴環仙境。福地天開養 聖躬。長願萬年調玉燭。五雲樓閣翠微中。

謳歌東陌復西阡。瑞麥嘉禾滿塞壖。人慶六旬逢 聖節。天教九域徧豐年。中和氣與陰陽會。易簡心通造化先。昨日山靈出時雨。爲迎仙蹕到溫泉。

松風別殿倚層岑。寶字瓊章許遍登。孝養昭華崇 帝德。草成民物見 天心。文包理數圖書秘。詩叶咸韶雅頌音。揮翰萬言成頃刻。由來 聖學至高深。

龍葱佳氣接芳原。淑景晴開閶闔門。三謁 帝臺當書永每承 宸渥似春溫。風前紅蕚穿波出。檻外金英耀日繁。小草亦蒙天地德。微材難報 聖明恩。

次韻櫻桃

塞外熟應晚枝頭摘尚先味逾英豆美(山櫻桃名英豆)色並若榴然密綴瓔相似偷窺鳥作緣山家清供好況乃近宮壖

次韻野雞卵

雉子斑猶未虞人網已羅草深疑乍乳麥秀得全窠破殼完茅少堆盤累已多俊思賓閣味(四月中在苑西曾以食余)一色耀銀鍋

閏五月廿四日與玉叔通政紆憩長山峪北小茅庵

烟光嵐翠洗氛埃。憶昨茅亭絕澗隈。白雨忽催人共去。青山應識我重來。森森灌木陰皆合。寂寂巖扉昨不開。與子共乘風雨驂。便從此路上丹臺(前月十二日至庵中被 命追還熱河)

題許不棄先人甌香書畫冊

二王遺法未銷亡。十紙分明似過江。想見夕佳樓上客。虬龍風雨夜穿窗。

畫手詩人兩並傳。寒藤古木入蒼烟。百年浩劫拋殘後。猶見風流水墨仙。

懷清堂集卷十五

男學某學顯孫衛源孝策謹校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槐

與作西清故事傳槐龍舞翠後堂前陰濃布葉五六月椓杙空腔幾百年樹古幸無人剪伐地偏不受物糾纆晚涼風露齋居夜影在中庭月在天

以一尊送獅峯先生

釀出中泠水分張揚子城百壺殘歲買千里小船迎紫蟹霜添味黃花夕綴英送君明月夜不負景山鎗

輓履公

履公昔少年意氣多感激追逐幽并兒馳騁游俠窟常跨追風騎時穿沒羽石一朝忽大笑脫去頭上幘言從釋門老屢登角巾席談義入空空遇事猶咄咄曾同孫叔處三上賈讓策參問北寺囚推蓮南冠客至今稱義士方外棄可惜我憶初識師江上月初魄晝灰仙洞古烺芋山樓夕雲水自此分懷抱終不隔前年到京國告我將遠適我謂師巳衰是處可飛錫龍門蕪沒久寶地我所闢請留香火社冀踐支許跡嵩山草亦香仙源水更碧三年彈指耳禪老倏巳寂秋林剩遺蛻雲海無留跡前生憶君房後會詰圓澤餘此露電身衰淚猶一滴

癸巳重九前六日送吳紫苺南還

清游山水間日念從故人故人翻就我遲蹤十丈塵此來問何事廿載覩閃賓泮宮芹可採弟子行侁侁可憐苜蓿盤不救博士貧朔閒中壽選比歲多積薪明朝告我歸秣馬脂車輪霜天雁行遠離落黃花新恨不從子歸說歸巳苦頻譬如畫地餅欲啖知無因薄田亦可耕釣竿亦可緡所措江海上未易著此身飄飄白鬚翁歸與靜者鄰兒郎立門户文筆巳足珍西湖天下景妙絕無冬春應共王與章游賞昏及晨上為衝風翼下為潛水鱗飛沈定何如此義難具陳

送朱旦平南歸

客中送客逈添愁歸及江村事事幽經歲旅程嘗並馬往時仙侶憶同舟（圓照巳暨揚州始相見時）湖聲蓮葉堪銷夏鄉思鱸魚不待秋應念吳閶詞賦地白蘋風起更重游

疊春清齋

蹋鐙行仍較賽衣坐每偏梅花初臘月柳色半春天冉冉旋移簽悠悠忽判年漸看芳意動物態各欣然

題蔡雙蟾勸耕課讀圖

田歌未必便知田才地焉衣覽取先歸及清溪花繞屋稻香十頃在門前

六詩三笙駕諸劉朊朊兒郎未肯休他日讀書花嶼上
老夫還為阿戎留

二月二十三日入藤花塢花事將闌矣

一年容易及花時行到花開有枝遲[illegible]挽柳陰
中春已老燕鶯聲外蝶先知[illegible]片片成蝶紫玉條
條尚綴枝三百年來過事盡花為吳文定公手植風流留得在曹
司

遂寧家宰有作因次其韻

緣英荅葉自年年常在朱欄石檻前羅帶漾從新竹綠[illegible]平泉煙月總懸[illegible]有思[illegible]果譚上龍蛇屈曲盤空上綱珊未茸深架偏宜敢對公
終不欽[illegible]悄花較似醉羣賢

家宰又有綵衣亭賞花詩再次其韻

曾聽二雷鳳鸞清脩然窈骨本來輕天教國老頭長駐[illegible]如少人對花枝眼倍明簾外似添
香自和鬢後能歸舍下望[illegible]劍閣西望頻
回首忠孝知公萬古情

甲午首夏送楊且園之江西司馬任

竹林前會共衰同[illegible]京國重逢酒一盃自昔竹陳
傳地望於今覽衆譏門才許題嘉祐江亭好官佐司場

秋月來[illegible]石藏山頭茶泛乳千峯翠
色越竹明

浴佛日

拂玉扉垂淨几摩尚槐影落鳥聲頻偶思浴佛方今日
自愛[illegible]亦[illegible]上放生誰入會山中燒筍欲嘗新
諸天更乞曼陀雨為洗狂埃熱惱人時久旱故云

題宋[illegible]起晴川望雨圖

使君昔登黃鶴樓晴川極望客悠悠使君復上晴川閣
垂向樓中招黃鶴江漢交流清復清高樓大艑漢陽城
蒼然暮雨洪山路樹識使君吟眺處

又題晴川望雨圖

手挹二石[illegible]一丁字大笑雨不如刈禾田家子田
家望歲歲復歲蒲葉綠秋花紅村南煙舍許我同亦擬
[illegible]歸當與子成兩翁

送高則原之永寧同硎房作

連山古洛陽勢盡西南傾熊耳更巉絕側出永固城邑
承詩禮遺[illegible]俗少錐刀爭年來歲苦旱十室九不
耕頗聞窮谷中時有抱鼓鳴聞說撫字而令盜弄兵
部下得賢侯林鄉走孤獨矜孺足我衣芋豆飽我羹
從今得休息豐歲餘笑聲子有國士風奇節自夙成讀

書十行下不取博士名策中甲乙科詔曰鄉里榮廿載
游俠窟鞍馬從幽并南浮踰江淮海風彩纓纓手定溝
洫志身載標韜行詠府資後賢鄴洞心史情旁搜百家
術獨往萬古情我小同里閈総交弟與兄中間幾聚散
如月有虧盈去留雖殊塗吟叙無異聲遊嶺重送子暑
雨方淙琤前堂洪河覽取廷舊汴京單車轢轅道萬步
紫翠橫于雖未到官父老歡相迎嶧爭明鏡徹潔愛寒
泉清期于數年中手當把麾旌男兒幾時了官爵脫屣
輕歸來尋二老茗飲同朵蒯（調調不異調名）惠休聽佳句昭累
非狂生

題阮于岳少司寇羅浮香夢圖

先生夢到羅浮村萬株玉雪搖清芬蓬萊宮中綠衣使
一片化作朝飛雲勝情高寄今安有叢攏三升花下酒
雙羊路入讀書堂借問南枝著花否（于嶽都官時風雪雙羊路海花山下村在宣城西南）

題廖長林少司農小照

芋縷寶帶鎖隨身白石清泉夢想頻那得蕭閒還如許
未妨自寫集賢眞
參差玉樹已連叢豈獨黄門有父風添我圖中老賓客
尚思酒食澗泰公

查浦移居作一篇代柬

宅南雅與柳郎親去作詹場巷裏人命駕便如千里遠
望衡猶記兩家春胡騎少川隨嶺風月談諧後要頻
祭竈有期應名我不論新舊總比鄰

過查浦新居屋前韻

欣然搖櫂得情親坐覺清風遠起人竹葉一叢還聽雨
荷花六月可留春暫休簿牘觴差遜未厭茶瓜到肯頻
咫尺雖喉阿巷陌他年終作五湖隣

送方文輈之官豐潤（時六月朔）

自甲部官承乏鄉六街泥濘雨浪浪不論羅稏秋田熟

已喜處處待兔蝗
醴泉一酌夏應寒（固縣醴泉銘陸據）早飯蒸壺愛長官我笑汧
陽未知味定無餘想到豬肝（也是借肉至斂之）

立秋後一日憶功都寓苑西別業觀荷偶得六絕
句同查浦作

依舊城南舊曲遊芰荷香裏入汀洲水邊已有冷然意
今日西風昨日秋
平泉草木手親栽十頃風荷爛漫開閒倚水晶宮館立
待公那得便歸來
倦雲妙句析塵容（都憲有對中蓮花詩至下）韓語還思舉問公等

是千花避顏色未須愛白更嫌紅（嫌紅陳白見長慶集）
蓬池並賜鱠芳鮮隔歲槎浮近斗邊最是閬風西閣上
下看萬葉盡田田（去年閏五月十九日在寒和詩首歸亭記特命再留一日次蚤偕都憲名入行宮湖中觀新荷時丙嶺晨霞閣登望最盛）
分吟猶記繞池行（去年六月花時與梅餘來消克日各賦詩二十一篇）采采江南
贈遠情今日平津池上客好詩誰繼白先生（樂天有裴晉公集賢林亭即事詩）
來看一度一華年浪作琴高水上仙直待波心千葉碧
（出廠站檀記）會應踏藕也如船
初秋蔗山給諫招同查浦侍講退谷宮允勉齋侍

御小集石幢庵
歸然削出此香臺恰在蒹葭野水隈一夕背拋明月去
廿年猶共故人來因緣舊夢銷禪榻觸迕閒情付酒盃
九陌歸途正燈火少留未用僕夫催
題吳孝先垂釣圖
冰雪丰神卷裏看綠楊絲外映青欄五湖儘有閒風月
留取松陵一釣竿
八月十三夜桐湖招同天門學士紱庵侍讀聿脩
宮贊蔗山蓼亭兩都諫小飲王文靖公怡園偶
話舊事感歎有作

朱門幽寂似巖阿壁月團來兩度過（前月十六夜亦集此）今日城
南韋杜少舊時池上管絃多花經晼晚鶯秋未人顧婁
婷奈老何頹卻玉山拋寶盞不須重唱百年歌
題西君侍講梅竹圖
偶攜東觀仙人筆閒寫西湖處士花猶恐此花偏寂寞
數枝添得竹橫斜
幽光豔豔猶含凍勁節森森未放春愛爾歲寒雙益友
要從冰雪鬪精神
為介夫題文徵仲西湖圖即以道別
水雲光影接樓臺淨拭菱花鏡面開笑我州人如寄客

十年一度此中來（予自丁卯去湖上丁丑一過乙酉再過今又十一年矣）
幾隊笙歌載酒行白頭無復少年情時時夢到湖心寺
浴佛前期為放生
二十年應無此湖（東坡奏狀中語）沙填葑合水將枯何人更似
我眉老添得長虹一綫無（年來湖西南葑田彌望沙又日漲較宋元祐時更甚若於舊隄增庳為高加廣數尺人不勞而費省）
子歸先合到吾鄉五月風漪菡萏香定有新詩嘲杜甫
西湖涼較鑑湖涼
注水小池
煙翠三峯石清泠一勺池映巢窺雀鷇出水戲魚兒細

引泉分筧新章荇作絲輕冰終夜合待曉曉還澌
數尺俄成沼三峯欲出雲斜能涵月影細亦蕩風紋漾
漾苔磯沒淙淙竹筧分紅魚穿碧藻來往若為羣

苑西事僚學士新齋

幽棲如小隱把卷有餘歡閒寂人三徑芊芊藥一闌幕
褰風掠户瓶汲井飛瀾定有郊居賦何人始解看

藤歷花事較去年殊減

紫藤陰裏重婆娑花事匆匆倏又過白侍郎來嗟老矣
杜樊川至奈春何赤衣貴仕塵中夢青鬢流年水上波
等是容華易銷歇轉思開少勝開多

安溪相公養痾蒙　恩日賜玉泉山水二器益巽

數也為賦八章

螭頭清寫足甌頻中使頻宣　詔旨溫天下水泉三億
萬更無人得酌仙源
閒徵故事古來無萬口流傳滿上都爭道相公清似水
故教日送兩宮壺
流膏普潤徧桑麻開府畿南澤未涯今日民心合天意
固應宣賜到公家
仙盤欲浥金莖露夏簟思分玉井冰何似昇平黃閣老
一泓靈液掃炎蒸

瀛山甘醴帝臺漿巽數長留政事堂一片清襟照冰雪
泛來花乳古瓷香
連筒遠引山家趣置遞遙分水驛程公自無心隨萬物
琉璃一鏡本虛明
巽思殊渥迥無倫康濟應先報國身東海平分千斛水
憶曾宣　勅到波臣往歲上嘗命郵傳日取海水賜公
淄澠分別定誰賢一線休爭水脈先萬頃何從測涯涘
似公涵得性中天

三茅觀舊作

褚書曾共鵲鐘藏六甲天符忽取將宰相憂時有何事
金龍蟋蟀半閑堂

家望衡太守七十生日

每憑問訊尺書傳鴻雁分飛幾歲年小憩棠陰留海外
舊栽松樹老江邊春社三杯酒穲稏秋風十頃田
且把官曹付兒輩令子懋綱需次員外郞先生真作地行仙

雨行城下

豈敢稽公事泥塗畏此行　綸書排日下朝鼓應雞鳴
苔長侵牆色河添放牐聲今年霪潦晚天復幾時晴

夕涼

夕涼移榻近風櫺籬下秋蟲露下聽月落西廊人靜後

小池螢火逗疎星

題三竹圖

凌雲千丈勢小筆疑可擲逞寄北堂人森森護慈竹

乙未六月二十二日偶成

吾廬白好晝陰陰況有清風時出林滿院朝烟涼氣襲
平堦夜雨水痕生乍開舊帙除殘蠹未散餘香戀故衾
騰得些些惆悵處五湖三畝欲歸心

秋來

壓中昨夢黯然消海燕聽涼意欲超展罷小屛香冉冉
坐來大樹影蕭蕭每思抽筍添林竹苦愛看花種藥苗

三歲秋風團扇裏不須惆悵白今朝

次韻總憲李公雨後慈悲閣觀水

不妨冒雨復嬉晴瀲瀲當階水漸平爲問西風知幾日
草蟲籬落已秋聲
蒼波面面足延襟白袷輕寒雨氣侵忽聽跳珠萬荷葉
一一篷遙泊太湖心
抛來浩刧失前塵予戊戌秋試居黑龍潭下魚鳥依然識故人仍到
龍潭看飛雨一年惟此最佳辰
香門百尺蔭疎槐新築蘆塘荻岸隈他日山翁肯同醉
踏泥衝雨試重來

小池上

竹作屛風花作藩一泓剛對綠蘿門水涼池面新秋影
苔漬磯頭昔雨痕壘石會應藏曲折引泉正愛聽潺湲
曉來暎喋菰蒲上二寸紅魚是小園

眼疾

坐想金篦刮膜難生憎玉屑眯雙丸經旬酒盞疎勤把
累日書牀廢靜觀障礙風燈吹不滅清涼月露洗教看
待窮目力三千界變幻須臾一指彈

題王儼齋大司農模雲山莊圖

别名直與古爲徒邛壑從知道不孤瞥眼由拳郊外野

平泉木石輞川圖
蠶分霖雨到人間棟宇煙雲日往還指點玉屛金柱好
共言中甫此家山
生綃一幅武陵源曲浦迴塘款乃村明月三更淞上笛
芙蓉九朶恰當門
秋來紅粒夏青秧十里平疇秔稻香也是午橋裴令意
要將餘興看農桑
論法平生孔與周講堂微義足研搜蚤聞別派驅楊墨
一疏江河萬古流
清言問答寄樵漁博物高文味道餘池上詩情誰似

一船雙鶴白尚書

煙波點點出帆檣咫尺仙家浮玉堂好手爲公摹寫得太湖三萬頃波光

經游謝墅十年中惆悵横雲日未窮今日江南好樓閣紅菱雨過白蘋風

啟心造膝荷 殊知特 詔温公書局隨獨樂園中最相憶合先艫艪次蓴絲

泖橋波細澱山春他日追陪杖履親只恐調元黄閣老五湖未許乞閒身

問退谷中允囷出清泉奉訪有作

幽居人似在青山窄窄松扉静不關鋤菜已欣新甲長種花聊趁晚秋閒心依豐草長林下家住廉泉讓水間澄碧一泓深見底尚留蒼翠古錢斑

懷清堂集卷十六

男學基學顥孫衛源孝箓謹校

懷清堂集卷十七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乙未中秋後三日恭和 聖製奉送安溪相公整假歸里

濟世功名蓋代儒奉持堯日矢臯謨健隨 天共三辰轉煦若春回萬舟數歲旱舊須霖雨佐時平今應泰階符欲知元老勛高處度筭懸繩悉坦途

頗牧曾傳禁署儒蠟書聞道贊 神謨請殲妖鳥馘真壯嚴戮封狼 命再敷王畧心勞明效日兵機手畫授陰符孤忠最憶艱危際歷盡羊腸九折途

孔周絶學繼醇儒 金殿洋洋翊 聖謨道合三才源與行筆開萬象景紛敷丹青姓氏前賢貴魚水君臣異代符千樹棠陰畿輔在壺漿父老拜前途

祖道 天章龍傾儒上台虛位竚嘉謨都亭暫別千官會政府重來五典敷國事較於身事急人心實與 帝心符洛公九十朱顏好何限烟霄萬里途

胡少宗伯抑齋招同羣公寓樓小飲時長至前五日

南宮下直盍朋簪近臘盃添緑蟻深天宇空來餘脫葉夕陽明處數歸禽城隅車馬勞人態河畔冰霜晚歲心

雪後看山應更好他時重約此登臨

嘉平九日仍用前韻奉簡抑齋先生前有雪後看山之約故篇中及之

西嶺雲堆綠玉簪不知雪片夜來深衝寒未穩投林鞅忍凍難飛出谷禽病負一尊前日約卧思三白老農心敝居差有巖中趣指顧春風肯暫臨

乙未除夕前一日次韻張漢瞻見貽之作

立馬江濱記別筵看羊海上數蕪年昔與漢瞻別江上別十九年矣每因出谷思求友差喜遷章得薦賢紅頰相看猶好在白鬚一笑正飄然明朝待進春端帖憑仗詩催淑景先

再疊前韻送陳季方

貧家歲薦慚宜節柏葉椒花已判年落紙煙雲人共貴到門羔雁子真賢通經致用名高甚將母懷歸意瀟然綠暗江南萬楊柳放舟猶及絮飛先

人日漢瞻文子思敏季方大昀峙公寓齋小集仍用前韻

傳杯今夕是初筵良友相於可判年剛喜入春方七日況逢畢至有羣賢林中蕙草曾生末江上梅花尚宛然自留梅本老幹赤花絕可愛爛漫星橋三夜月後期更約試燈先

藤花廳寄唐東江司勳

楊柳江潭手重分幾回書札話殷勤極知說士甘於肉每惜論交散若雲松菊未荒餘舊業風流不墜寄斯文紫藤花下陰濃處二十年來轉憶君

丙申四月三日奏事苑西蒙　恩宣賜大學士以下黎溪石硯一方歸示兒子學殖

殘書老眼兩三行伏獵猶存此侍郎東觀殺青何日是今承脩書局爲五年矣綠雲一片媿分將小兒囷卧強書脣苦憶彭殤理未齊今日祥光生墨海永年兩字自　天題硯背有以賜爲司是以永年八字銘蓋御筆也

五月二十二日澶淵道中喜雨有作

昨夜雲興似翻墨雨腳垂天萬條直綠檐欃欃作猛聲錢竹森森帶寒色野庭商羊舞一足鮮水鳴蛇斂四翼流從舍東繞舍西雷自山南轉山北天將甘霖慰　聖意民以豐年咸　帝德且欣此夕有安眠更喜今秋得飽食長安故人應念我滑滑泥深行不得當知瀟洒入山程爲賦新詩報相憶

送裴香山副使時有何處兩到之浙試畢此篇

使君未到官三載湖中居鄰邊疫水漿花下平肩輿時叩野人門或尋開士盧佳辰落棹討妙意粉巷舒揭來十餘年風月情相於忽傳尺一詔隼畫翩翩旟昔游多

所欣今往役何如官曹領鹽鐵典掌兼傳車別我炎氛中涼飈生衣裾首言安人術次問當官畧我笑謂使君子器貴播與風清萬廣履弊絕百吏胥公事了湖中塵累何足袪惟聞古良牧水利先椴潴六井鑿鄴侯決決鳴清渠築堤白與蘇長虹跨天墟一寸資灌溉百里潤耕畬只今湖西南日夜沙塡淤老葑更蔽翳淤葭不可除譬如明鏡圓已蝕半蟾蜍使君能規度較易元祐初增浚以爲高加廣數尺餘金錢費差省畚鍤力亦紓美哉復舊觀快若親爬梳渺瀰天水色蕩蕩涵谷虛我歸期明年占從漁父漁無煩兩黃鵠已賸父老書何以獻

使君春醞雜冬菹何以壽使君木瓜報瓊琚平湖共臨汎十頃風芙蕖何者知最樂南屏金鯽魚

重過萬柳堂

小江橋上立移時四十年來再到遲一片蒼葭迷野水幾行疎柳帶荒祠笙歌不記回燈舫魚鳥誰能認鬢絲剩有懷人惆悵意春明舊夢有郞詩

題沈心齋閣學蓮塘小影

先生水石興猶偏荷葉荷花淨可憐但得環城三十里不須更問雲溪田楊廷秀過霅川詩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魚蕩不堪田東坡守郡日亦云環城三十里處處皆奇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萬家笑語藕花洲林子中吳興詩萬家笑語荷花裏何日相攜一葉舟玉鑑光中人照影水晶宮外月橫秋

十一月廿二日夜嘔血至升幾死後數日稍平隨意所至輒成一首

丹竈紅鉛未奪胎忽從水底起龍雷龜蛇松下尋難得和扁門前望不來親舊相看還歎息吏人走報各驚猜須知幽閉重扃裏會有青銅鏁自開

歎歲流移失拊循可憐雀鼠指囷病無力奮垂天翼老只心驚下阪輪萬少買田思舊隱首陽埋骨愧前人燭邊細字文書在倦眼昏花讀未眞

默從泉路數交遊水流年已可知鑿府尚餘碑下淚萬點吳鄉猶留卷中詩元明二生聚會應何日六客存亡又一時昨夢通明殿頭過依然玉立在瑤墀定制每九卿乾淸門奏事紉軒中人號殿上子與兩君先後同官當日同入直

從此眞須勇退耕稻畦來搗足閒行子孫私計誰推荷東坡藏公致仕學吏子之計推荷之者後疾病餘年小太平故頭谷腳長生書臨牆之時小太平乞宋最端萸貴耳錄雞黍有時招近局漁樵重話似前生貽書先報山中友已覺風生兩腋輕

汎湖船上一袈裟家兄廣居自乙亥即棄諸生出世宿植超然詎有涯兄弟頻年同奉佛宦遊今日竟忘家對牀苦憶蕭蕭雨

入室空衣作丹花餅鉢歸尋清淨飲不須更吐飯中沙

爲徐勉齋侍御題日南種茶圖

由來循吏是高人繞舍秋風小摘新尚有雨餘行茶地
食鮭誰信庾郎貧
放衙藥裹並詩囊若務三年在瘴鄉猶是書生簪百蘂
可須消食進檳榔
自昔風流南路徐半羹餐炙乞殘餘一從斂版山城後
菜把園公謝不如
幽期挹甕古猶今茄菜蜂蟬小筆尋徐崇嗣有蜂蝶茄菜圖秋末
晚菘春韭一畦烟甲五湖心

送黃補齋之胙城任

每從淇汲寫遺聲白水青山入洞庭他日會書循吏傳
絃歌好爲采風聽

山中東介夫妙光閣

煩襟苦側寒轄思城西遊五更夢回時葉上雨點稠朝來勢轉劇懸河注瓦溝起行忽平階一一散浮漚阻此步履莽然憎呼婦鳩徐思病新差合遣筋力休門前泥活活去馬迷來牛輻脫軸亦折一日閒且偷秋雨山中居百道清泉流我今試合眼得似山中不

城西有招提佳處置小閣閣外三兩峯西山蒼翠削其下有孤亭四面燒花藥尚書經營初賓詠時間作相公纔遊屐每放林間鶴庚辰辛巳間文肯公所留雙白鶴尚在閣後回頭三十年空憶風披鐸老僧無舊侶香火冷佛脚東壁秋樹根時昔下簾幃與子讀書處經行恍如昨但念今者若誰省莪時樂苦樂行兩忘何知風雨惡

舍旁新拓書巢倣樂天體

六十過頭壯幸人如何不樂損天眞但令有石皆應拜
縱使無花也當春堆案圖書堪送老滿林風月未全貧
更營煖室移臺上兩護冰霜歲晚身
經過步屧小蘇初景物園林南路徐地新經營於山陰徐氏壬申癸酉間

升從星錦在常連翻然與人去已同流水逝燕來還認故巢居連峯
紫翠看皆好喬木風烟畫不如應當少休來獨坐恍疑
仙爪爲杷梳
孟門虞坂路艱難扃戶知無患千幸以疎狂逢 聖
世況兼蕭散本儒官閒中掃掠新蘿徑病後扶持舊藥
闌妝點青紅任兒女欣然一笑得加餐
見山便已似還家偃仰幽情十倍加隙地更思勤放竹
明年準擬偏栽花故人來共留終日名酒求還載滿車
長憶風流謝庾鄰不曾邱壑廢京華謝詩昔余於京華未嘗廢邱壑

南齋遺興

落落心逾冷冥冥眼欲迷五株桃樹底一角草亭西石
逕從敧窄柴門不厭低舊諳卑冗趣輒下笑雞栖
料峭寒猶甚窗扉幔重遮凍含連日雪風散一城花宿
火勤煨芋清泉細品茶尚餘朋氣味依約似山家
洛濱經歲憶京邑發春期勸客三杯釀留僧一局棋雪山
長老善碁時將歸香山 心悲如滿塔卷勝惠休詩詡影堂師 何處飛空
錫容嗟病起時
春日春盤後華燈滿禁城烟花南部夢鐘鼓北平聲宦
拙如朝隱交疎見物情莫嫌人共棄且得免逢迎
吉語喧都下軍書日夕多平安傳撥火兵甲洗天河白

馬經新入青牛客屢過幾回雞樹下衰老重婆娑
右軍誓墓後志欲老江東築室依封樹浮家狎釣筒柳
隨低岸沒蘋卷半湖空舊觀何當復蘇公繼白公
弟兄皆奉佛給事有西莊蘿薜門常合烟霞興不忘四
松依石瘦一水帶溪香子季還吳日靈翁集講堂
藥物求何益醫門覓更難撿書愁夜永擁被怯春寒挑
菜逢新節移花壓舊欄從花店買十餘本 明朝正祈穀燈火接
郊壇

病後月餘不能出臥室悶甚聊作數篇解嘲丁酉五月十九日

間看乳鵲翻林日靜見新菰冒水時一榻風簾敧角枕
合歡花影正參差
嶔崟刻出舊莓苔小小雲根翠壁開借問三峯誰判與
可曾載自太湖來
水活漣漪微底清跳波戲藻小魚行更穿屋下仇池穴
臥聽風泉瀉澄聲截竹連筒引水從堦下石罅注池亦淙有聲
窣堵永日綠陰鋪炎毒人間定有無莫笑吾廬猶火宅
仙家珠樹恰三株
茉莉花繁抵素馨自開自落在中庭誰家月下褰簾女
一朶[illegible]銷宿酒醒

忍冬、幾本雪霜加去年小雪後嵩篤移種 寒甚移來好事家今日
沿籬總生意不須更待發秋花
由來貴種出天工夾竹桃開有兩叢誰遣畫師來貌得
淇園綠映武陵紅
寸根栽向曲籬旁培護還同百草長他日西風寒露裏
一枝獨秀雁來黃已上皆室前所有

十二月十二日晚天門枉駕見存子方在疚病涕
淚中不覺其言之悲也

數卷恒河萬劫沙幾行衰淚落悲笳故人白水言猶在
歸夢青山路正賒剩有高吟排雪浪小留輭語綴燈花

他時中禁思才予先問元和宰相家。

抱樸來京師視予夜窗情話連宵不休越二十五日告歸予惆然益增鄉思首邱之請又未可期也因作七律一篇以示抱樸歸於湖橋風月時試一展誦塵土勞人彌可念矣

歷徧天涯類轉蓬（抱樸已歷過十一省矣）忽欣花下一樽同文章須要追前輩清介居然有父風得樹暫依終是客服官盡瘁久成翁歸家頻與湖山約五畝荒莊夢屢通

懷清堂集卷十七

男學基學顯孫衛源孝棨謹校

懷清堂集卷十八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贈顧九恒時戊戌上元後四日

八十翁真壯青雲算鶴程賦詩留古意把酒謝時名夜雨燈前話春風隴上耕學連心惆儻高意動聊城

題萬九沙蘭窗卷

劍履槐堂世業存高風仍在襲芳孫窗前蘭似廳前柳指與丹陽六代孫

春叢空谷紫抽芽九畹風流異代誇三百年來收拾得大弓寶玉送君家

送馮文子之禮縣

行矣將圖不朽名未嫌仙令一官輕地連同谷曾開府天近陽岡尚用兵小邑自來無大費薄田只要勸深耕誰知萬里河湟外正有書生願請纓

與谷巴敘話舊

小來同學又同年門戶潘楊舊有連挾策尚思鄰馬肆脫棚誰省弄堆錢家山苑宅心長在宦海聯舟地偶然虎嘯猿吟節子國不妨閒話夜燈前

寄和令詒給諫

海上看鷗幾歲華舊來朋好每咨嗟九苞威鳳饑何食

一角神羊觸必邪焚草未應忘報國著書聊喜得名家
來詩有時竊書意之句
當時湯餅筵前客玉雪兒郎已可吟
懷到天池彩翠重口口今梧院尚陰濃一坳水底波濤潤
千尺枝邊雲霞封地下故人雙諫議謂以齋其兩書空又二諫內攜留
名曰謝雙
門前黛色九芙蓉試應濁執壓中事未厭山僧
夜打鐘

簡磵房

兩二坊寫無多路六十年餘有與人只合時時尋老伴
還往遠遠闊閒身詩場戰後千夫特酒海深來四序春
我似右軍終樂苑是非得喪等浮塵

送色侍郎奉使西寧料理兵餉

天近陽關震鼓鼙行營金印手親提轉輸閫內兼河內
節制湟西更隴西傳箭軍中收鐵鞘蹋歌池上唱銅鞮
葡萄酒熟邊城路好問尚書訓士齊時家宰留公開府甘州

過法華庵

玉河屈曲貫城流匯作鳳漪十頃幽清浪似翻龍鉢底
聞雲遶接雁池頭老慚佛法三乘入病想僧房一榻休
他日蒲蓮浩如海可知宜夏復宜秋

天河用杜韻

素練經秋古涼波徹曉明界天分淡白避月出孤清隱
見光浮地闊千影拄城待尋機石上好趁晚潮生

棗

初種前尋尺今看半出簷實經風霜拆味較市中甜鄰
遠知難採兒爭笑不廉甘瓜削稍次爲飣客盤兼

偶見

忽看田野趣半在老夫家屋角壺瓜斷籬邊豆尚花侵
階叢野菊路石蔓秋瓜他日東屯去爲農興倍加

曉起

林鳥忽一鳴攬衣起已踏風吹夜來雨葉落窗中樹梁
燕去仍還池花晨復蘇似聞采菱曲夢入江南路

宣武門東城下曉行

老去應官有底忙未明先起攬衣裳人從鵝鸛聲中出
路入輪蹄影裏長牆下已添秋水勢城陰初散曉煙光
隔河樓上花枝好尚憶重衾半篆香

中秋月蝕

明鏡塵埃暗兕玩參差桂樹有無間夢魂似到清虛府
後息眞教護班玉斧修來仍璧合蚌胎滿後看珠還
一篇孤憤自元微笑爾妖蟇亦等閒

戊戌閏八月三日送安溪相公喪至廣渠門外歸

過萬柳堂

碧柳行疎尚有塘偶隨步屧一褰裳三年人到悲歡異乙未秋餞送相公假歸曾過此八月秋深葦荻荒橋壞誰裝新雁齒水枯已斷舊魚梁過溪更問參寥子向有龍井僧住此今卯之歸已二年矣雲物蒼然念故鄉

葛氏莊

入門池上小茅亭琵琶鼓蒲水檻臨三尺也看波瀲灩數峯差喜石嶔崟天邊月到平臺迥春際花藏曲塢深不問園林誰是主可知看竹子猷心

小雪後八日宿聿脩學士苑西新居

逆旅當時兩寓公壬辰以來數與學士借宿於此林亭今屬主人翁隔騎幾見葡萄熟來歲還添芍藥紅衮衮流年飛鳥過紛紛俗慮霞杯空閉門風雪蒼茫地此意期君晚節同

自苑西歸行墟墓間

東華西苑往來頻失笑車中七尺身老冉冉兮雙鬢雪家纍纍處百年人青天月白無今古滄海珠休問假眞何肉周妻皆有累不知何路出風塵

大雪後一日九恒礀房同集寓齋咸成一篇

下坂千尋石礙輪掀天一葉浪無垠百年幾見爲歡夜列座誰非既老人醉慰且休誇故李童兒聊任羨新春溫房小撥堪游戲已遣寒梅豫報春

西苑請皇太后安是日大風寒甚

撲面風尖奈爾何日光未動曉寒多問安長信宮中去幾出宜春苑裏過石以霜佼稜刻削冰如山立勢嵯峩汙人何與元規事十丈飛塵一任他

除夕前一日作

女中堯舜失宣仁　聖主哀盧孝理新每待檢書宮燭短苦難安枕禁鐘頻十行遺　詔冰霜日三獻哀詞侍從臣歲晚玉堂存故事更無帖子寫宜春

覔春

覔春悵悵爲春遲九十風光欲半時秘苑作苞宮纈影柳條未散麴塵絲年年觸物心多感夜夜懷人夢有思花落燈紅簾月白且排閒悶一篇詩

元夜思敏南若聖湖雪子咸珍峙公聿脩寓齋小飲

賞耳香車五夜回銀花火樹九門開強酬節物因留客未減風情共撥醅歸憶去明今夕月繁枝猶放故園梅益齋數本皆故鄉同官只嫌寂寞歡悰少喚取笙歌一部來

次韻奉贈雪子

昔游曾是少年遲洛水梁園並馬時笑我尚羈韁丁足羨君未點鬢邊絲因懷舊士中多愧除却歸田百不思

蚤晚高才還何武中和樂職賦新詩

清明前一日與蘭揮舜揚南指翰編奏功比部西亭水部蒼孚思敏農部聿脩大令峙公霅子文學花下小飲

初過百六煩春工千枝萬枝雲錦叢杏花未落梅已老照眼瞥見山桃紅是誰喞出蓬萊宮吾家亭子東復東二更霑洒微雨潤百態婉媚朝陽烘臙脂點注珠粉融玉兒窈窕窺旁攏一堆香雪嬌婑媠三年三度清明風有力莫因陳子公得閒即覓王無功山靈本是蹤迹客野鶴乍似辭樊籠樂哉累觴一舉空冰綃卷出霏霧淡尋香已見接翅蝶簇蘂漸闘黏鬚蜂武陵漁郎迷短篷天台仙路杳不通極知此日足可惜歎數後會將毋同當時少年今老翁花開花落常忽忽夜闌更借官奴笛一曲清歌明月中

酬蒼孚農部

倚遍曲闌風光逝水同春當三月尾人在百花中數傾佳句時時借樂童（農部每以歌者至）鷓鴣遲夜唱聊復慰衰翁

齋中山桃盛開雪子用東坡江行見桃花韻作一篇見貽次韻奉答

佳士如名花常恐委泥芥心思折麻贈莫遣采蘭既之子故鄉來冰雪暗江浦坐我林亭春紅點衣上雨似聞歌桃葉姬姹膺門女連朝困風霾欲刮一寸土幾枝吹未折萬朵嬌無語酹之以清詩逸思共霞舉湖堤晴漲漲夢想煙際擄武陵疑可尋醉春且容主天台採藥去誰云入道苦我作如是觀造物方付與興酣掌中杯意盡腰下組期君和露種天上鳳翔者

新移蜀海棠一株

石鏡山頭好顏色蜀王宮中留不得化為絕豔到天涯燕漢為誰春一國嫣然顏我願而姝雙鬟千萬買不如軒下似護午睡態細雨為洗梅天圖施粉施朱兩何有强言國色朝酣酒慈仁院中今幾年玉蘂飄零根已朽小窗揀得最繁枝桃李開殘未後時風和晝永簾押靜看爾綽約神仙姿（賈耽花譜謂海棠花中神仙）

題汪蒼孚農部五世讀書圖

萬籤曾說貯書倉二本猶應刊墨莊誰識茂林脩竹外別開花塢讀書堂

承家學海與經神司馬風流跡未湮喬木百年餘蔭在望郎今是有名人

感懷四首

弱齡志典墳巾歲踏朝市生逢堯舜君可以出而仕十年持史筆入載分諫紙迴翔領清班荏苒逮暮齒雖無理人術頗抱竊祿恥進退觸藩羝耿介罹羅雉漳濱久寢瘵老氏貴知止傾危聲利場翻覆輕薄子昔爲膠與漆今化虎與兕問君何以然趨勢古如此但邀令尹顧請爲公子死

冥坐忽聲動曠懷思往賢塊然獨忘情乃在太古前昨得故人書（謂田居）遠別涕餘潸萋斐貝錦織斷絕朱絲弦自小爲骨月豈能捐愛恩中路各翻飛四運多變遷葱蒨瓊樹枝演漾璇水源榮枯諒一致得喪感萬端刻余三紀餘摧剝傷肺肝芳華及時曜霜露淒復寒君看田中瓜鈎帶子母連君看林中藕詰屈根莖牽在物猶如此于人良可歎

仕宦三十年始獲有此居此居何所有所有千卷書高詞足文府精理搖道樞一語荀爲妙萬言同贅如所以餐霞人隱身在空虛駕鴻乘紫風飄飄風露俱左顧汾水陽右盼吳侖墟天孫錦七襄宓妃衣五銖下士方尤苦窮老注蟲魚

飲小不全無酒亦不全有逍遙有無間雲夢吞八九黃河只褰帶泰山等培塿功名足還椅富貴手被肘同爲可憐傷何者云不朽牛山忽揮涕歷載到峴首況我沈冥人大海粟何有直排金銀臺南北望箕斗

題商邱畫蘭

竹箭美必採澤蘭香宜紉公子鎮東南空谷無幽人偶然託妙墨寫此平生覩吁嗟魏公籌小筆乃爾神

已亥五月足疾杜門雪子峙公過訪閒話竟日作二篇奉贈各以姓立韻

五馬浮渡來最數江東王豈惟養炬葦烏衣冠諸郎吾子年少日五色成文章舅氏古先生館了白鳳堂當時兩冰玉成姪分末光我時黔陽歸始接衣履香回頭二十載雙鬢斯已蒼鸞鳳剝天殘肩鴿不得翔朅來到京國執手共感傷子才必見收行待槐花黃世有蕭穎士當歲古戰場何假吳武陵一賦袖阿房

我老多昏忘頗似東陽沈（南史沈約傳老大昏忘不尋文策）每呼讀雖寬癡子獨精審連年領書局捆載車接軫休沐無餘閒肝腎費鐫鑱誰爲左右手衰疾所不敏子也實儁才墨瀋有餘瀋寸截方圓玉百衲龍鸞錦平生江鮑體縈麗自天稟瑣瑣視羣兒不滿一笑哂雅就水竹居時就文字飲娉婷惜不嫁況乃邢與尹我誦退之言枚臯窮且忍

樹下一首

日夕坐簷下愛此嘉樹陰嘉樹最何好斜陽在高林兩株盡西靡一株還東臨葉葉似相蔭枝枝若相尋宵有熠熠螢晨有閣閣禽下及九仞泉不見螻螘侵上蟠百尺枝時聽竽籟音生非椅與桐材不中瑟琴又非杞與梓梁棟非所任只合幽人居同此靜者心念昔始尋尺合抱遂見今荏苒四十年老大轉沈吟（杜云大吟居幅樹）閒人良已多對酒未忍斟中丞罕木拱大令宿草深獨有傾頹容猶然未抽簪（四十年前屋主人爲傳下戶中丞沈瑀房人令嘗娛飾爲余每往來談燕於此）

旬日癬毒發右足創甚至不能履地一篇解嘲

足身如芭蕉破碎霜雪裏裒年諸病入小者亦爾爾經旬困吟呻永日在牀第乍疑馬便疥背信蛇蟠痏痒當十手搔（禮記痒不敢搔）快得一餉美初焉爬爲爪既乃螫爲尾顛倒魂夢驚楚毒支體鞏寧知痛至骨但見水如泚到曉或不眠竟夕常數起嗔火熾未斷魔風颺不死（山谷詩）皴剹無餘肌浸淫有抉髓誰云尊兩足會當減一趾決命訪醫門捧方求藥市煖湯濯宜數（杜詩煖湯濯我足）粱棗裹方始（粱棗裹子中）果若勤點紅攢果還佐青子（近用藿井）茶研末敷覺稍覺及詎免水厄詭聊用瘍祝比丈雖近舁蔡磨括

類燕砥敢云蹇無尤麤望跛能履鶴脛翹不下夔足隻還蹄介驚公文軒半笑晉鬱齒拘拘還造物跂跂逐蟲豸折或以占鼎跛恐同燈几蹣蹣亦復佳蹣跚未宜鄙久虛結客蹤屢缺候門屣猶能蹋冰無但可曳杖耳臨風畏蹉跌看月艱尺咫扶行必徐徐舉步輒止止誰爭黃犢健倚愛白駒駛智已不如葵變同常負杞（易林杞棘履梱）跛倒爲墊何由輕緣背答自繫金桎梏就燥呼蒿窮去濕載薏跂行於雀一蹴齊漢鴟屢企扶攀有門生閉戶非高士（白詩閉戶非高士）閒音久寂寞過主或倫擬（莊子親喪其足猶貴主也）周遭解脫門出入無何里嗒然忘其身微疾何愠喜

奉和　御製詩四首（有序）

康熙五十八年六月　上賜大學士王掞等七言律詩一章都人傳誦口沫手胝臣右曾亦得拜睹迴環紳繹熟復仰見我　皇上勤勞機務優厚耆舊至意而鏗金戛玉美備八音瑞日卿雲光呈五色臣伏思七律所自權輿有唐沈宋始導其源高岑復衍其派王孟繼之以清雋杜韓加之以沈鬱劉白之流便精切溫李之緻密婉麗以逮錢劉皮陸各有所長並臻其奧至我

皇上聯羅百代囊括諸家詩學萃於大成琅

函垂諸萬世。今茲　聖製一篇。正如神龍片甲。
紫帶風雲。丹鳳一羽。照耀日月。臣幼耽吟哦。粗
習篇章。遭逢　聖明。歷忝侍從。家　恩拔擢。以
至今職。親見　欽明文思之君。獲覩雅頌之
作。誠懽誠忭。心慕手追。伏念宋時太平興國
以後。凡有御製。多命近臣編和。唐時張說爲集
賢院學士。有奉和聖製賜潞州刺史及賜崔日
知往潞州詩作。臣現在翰林。不揣鄙陋。竊附斯
義。敬和四章。上請　聖慈。俯賜誨示。臣雖衰鈍。
尚得仰稟　訓誨。知所則法。臣不勝欣幸顒望
之至。

四始鈞陶第一人。宮商入律協君臣。高詞元古篇篇妙。
至德根心字字眞。道貫百王言作範。書窮萬卷筆如神。
揮毫旰食宵衣後。六十年來慣笑嚬。
包羅歷代衆詩人。沈謝何劉總隸臣。句裏風雲森氣象。
行間煙月出清眞。黎元念切知艱逸。造化心通識至神。
遙想仙都凝望處。吳山新霽翠如嚬。
蝸均龍尾襲前人。寶翰輝華寵老臣。求舊每多今昔感。
揚謨亦本性情眞。詩成御製同三代。福自天申護百神。
殿閣薰風晴晝永。恩花遙共苑花嚬。

樗散才非侍從人。猥蒙異數領詞臣。十行札賜劉常侍。
兩命恩隆賀季眞。立鵠班中瞻聖穆。飛龍天上見精神。
南山願獻無疆壽。四海歡聲笑不嚬。

雨過

伏暑猶未闌油雲變將久林中過涼雨騎外響幽蹊在
襟沖思徐即事蹔偶成起楚篆冷意愜魂夢適起行
到前除抱病稀復往池塘孤月上簷下幽花滴露頭一
卷書千載稍猶昔不有盈樽酒何以慰寂寥

獨坐

老椿百尺枝高槐一畝陰不見爲太古詎知幽居深身
間疾病遠心非蒼在今抉予句制飛鳴侶綠夜吟如何
別幽非此心長廊大優遊行將數重尋惟餘松
石門幾有遺音幽處何以寫谷此風中琴

臥起遣懷

天風海濤喧一枕臥看高槐舞疎影起行雨過百草榮
坐久窗虛九秋冷青猨白袷成時御葵扇綺衫俱可屏
陰衆含後有梧竹寂寞門前無造請偶然一病豐暇豫
且爲多年掃頑礦時患痔毒米鹽家人事休白婚嫁兒曹書
不省況況常思月在湖悠悠只憶雲生嶺歸與老境便
平魚稻久矣童心戀閭井且試山中昨寄茶玉濤

佳光景

七月一日偶作

夜多不寐晝慵行强起風前白袷輕老去但餘松石意
客來勸聽管絃聲綠萍得雨依依合紅葉先霜艷艷明
都中雁來紅盛于六七月至八月後則萎矣 物色新添四叢桂故人遠致闔
閭城

立秋後漢蹕見過

取次金行熱未休㭬庭一葉落還不誰言積雨能消暑
纔到斜陽已入秋是日以酉時立秋 聚扇似添風瑟瑟展衾試
待夜悠悠清樽可是招涼物更乞先生爲小留

明日復用前韻作一篇

叢薄煙銷雨意休西風策策籜知不每嗟世閱人成世見列子
肯信秋非我有秋見漢書 殘暑入林蟬嘒嘒蛩涼牽
夢蝶悠悠曲闌干外閒亭子多爲看花待月留

重過法華庵

慈恩寺外碧湍流故老猶傳地最幽銀漢影斜天右界
鏡光湖接水西頭煙雲日日從舒卷衰病年年未退休
九十胡如風雨疾蟪蛄那復問春秋

夜雨

淅淅復淅淅終夜不斷絶恍聞秦絲怨如聽隴水咽孤
臣十年流思婦萬里別如何此時情淚下俱成血

夢吳山

我夢還山中山中叢桂發洞古林欹幽臺高風景豁潮
聲落江海秀色割吳越感彼巖端棲弄此石上月

送閬梧 閬梧一字待翁因以待字立韻

梅花庾嶺上縱若珠百琲歸來廬山雲溢口一帆待舊
游曾幾日槐火歲五改嘉子雖嘗書治行廉察宋謁
帝蓬萊宮 賜衣光翠彩忽承 明主問敢蹈蔽賢罪
故人乃知君令名出死斯行馳太守傳嘉績竚三載榴
花照眼紅別我向淮海王城方昔是乞而禁判寧何物

合盤通時蔬尚堪採

送介夫 介夫一字因庵因以因字立韻

大梨取富貴儒冠計或誤虛笑語遺聲乃遭俗工顧騏
驥天驥子鹽車在道路美人桃李顏倏忽感遲暮游從
三十載愛子心跡素冷然青松枝不受雪霜沍精心貫
金石軟語款親故昨來連牆居寒驪約頻赴茲晨忽告
別離緒增綢繆悠悠淮南雲杳杳廣陵樹明湖足臨泛
流覽走烏兔大力負之趨藏山未必固明年待吾子槐
黃及秋賦

懷清堂集卷十八

男學基學顥孫衛源孝策謹校

懷清堂集卷十九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詠齋中草木五十二首同雪子作

松

去年霜後枯今歲雨中蘇不是蒼髯叟誰當慰老夫

桂

分將月中種自我山中寺天竺也山中人不歸月中香可致

槐

翠作老龍蟠陰濃六月寒清心了無夢不入大槐安

椿

童童覆如蓋南堂綠陰滿仙人八百年來共靈椿館

桐

清陰凋急雪無復蔭我室欲斲枯桐枝恐不中琴瑟

榆

我家老榆樹枝幹蛟龍纏題詩厭嘗語不道流郎錢

竹

碧篠數十竿徙栽疎復密莫訝叢喧卑漸喜鞭橫逸

楸

布葉如雲屯蒼然入夏冷西風啼落日晚下茅亭影

合歡

合歡夕常合葉葉自成行金堂七十二莫作野鴛鴦

丁香

嶺南雞舌香似非此丁子君看細黃花豈有白與紫

柳

寄生良已孫成陰或可舍春來一條條垂在西廊下

西府海棠

蔓草羅裘色芙蓉臉際紅文君有故里腸斷海棠風

杏

披草徑纖纖映籬門窄窄恍如鳴鳩時村邊幾枝白

梅

物以希為貴盆梅發寒冱何必江南村橫斜千萬樹

茉莉

雙妹出南海玉質臨風竝都人簪奈花不識那悉茗

紫薇

移來紫薇花本出紫薇省誰與青瑣郎綵筆照花影

牡丹

種自曹州寄名仍洛下來東風村入歎得芍藥出豈

蘭

猗猗庭中蘭因香比周匕不得賞玉堂言念在君子

玉蘭

辛夷開未開迎春好時節邀爾姑射人肌膚若冰雪

榴

榴花拆紅襟花落房多子時聞墮堦聲淋浪秋雨裏

山桃

山桃花盛時香霧曉羅羅客散月朧明三更遺吹笛

菊花

不資服餌用何取品目殊但念東籬花九日不可無

洋菊

八月有黃花坡公謂可怪詎知海外種翩暑圍翁賞

荷

紅芳三十里采采意未厭今來花甚稀柄柄青荷葉

蓼

汀洲采白蘋道遠不得致對此紅一叢江湖渺幽思

剪秋羅

佳人理刀尺中夜起太息紅剪羅衣裳年年作秋色

鳳仙

娟好女兒花秋風乍入簾最宜紅透甲先上玉纖纖

秋海棠

花妥嬌無那莖承翠交委墜露小闌邊西風危石底

百合

根作白菡萏葉作青琅玕斑斑赤豹文倒垂花際看

郁李

常晚尚餘花條繁多倚砌依然獨懷人戚戚遠兄弟

夾竹桃

似桃還倚翠似竹更依紅海外仙山物溫台落手中

夜落金錢

金錢夜夜落不抵一錢看借問張公子何如逐彈丸

萱

金質挺炎辰薰風日披拂枯海苟未由萱蘇爾何物

藤

得時各葱蒨託根適參差穿籬復絡石不得挂高枝

葵

耀日如擷錦傾陽每上堦時來和露折佛日有清齋

秋葵

獨搖金盞側淡著鞠衣黄洗盡風流態宮人入道裝

芭蕉

蕉搖心不展窗下陰常寂莫待夜霜侵偕經秋雨滴

杜若

花疎風下上枝弱雨斜披杜若芳洲畔名曾入楚辭

牽牛

碧花罥籬落秀色紛偃蹇斂時日欲烘開處露猶泣

玉簪

修纖白玉簪美人理雲髮散為六出花遙映三秋月

雞冠

軒然岸雞幘聳聳長身直笑爾鶴頭丹焉能備五色

萍

盆池萍忽合綠水自生肥時復驚魚鬬由來有絮飛

薜荔

移根甫徑尺枝蔓忽漫縷不記上牆生莓苔足秋雨

月季

四季有藂花風前月下俱寫生南劍老添入錦堂圖

虞美人

今作原上花昔為垓下主似聞楚帳歌猶作虞兮舞

刺蘼

纍纍黄荼蘼隨風每低昂似念攀折苦棘刺以自防

扶桑

憶昔日南花猩血染如一愛此扶桑紅一紅經百日

夜來香

白日車馬喧朱門酒肉臭所以暗香來多在夜涼後

雁來紅

掩冉曲籬旁深紅間淺黃殷勤語來雁愼莫帶微霜

忍冬

藤蘿於巖谷不與衆芳伍保爾歲寒心忍茲霜雪苦

南天燭

八尺紅珊瑚如意一聲碎化作勻圓珠風雪小山背

蠟梅

香浮金蓓蕾色謝玉肌膚破蠟迎春日江梅先得無

左闕門外雨中

涓浥一道漾漪漣左闕門東太廟壖碧葉始生初夏節

紅衣今落晚秋天采蓮歌斷佳人唱踏藕船餘稚子牽行到迴塘聞雨滴西風衰鬢正愁邊

中秋 是日聞貴人之喪

金波澄處玉輪圓只少些些脆管弦涼冷影初沈皓魄鑾鈎樂已罷鈞天陰晴　帝里同鄉里哀樂衰年異壯年佳節尚憑公等在醉吟直到燭花偏 時九沙南補翰蘭編西亭水部峙公雩子兩文學在座

送劉成珍歸里

子病憐新愈吾衰送此行九年爲客意一月到家程旅雁秋來影寒潮夜落聲知添他日淚泉路渭陽情

薄聿脩學士使還言山左李中丞酒間忽聞樂口商人將醵金上壽即於席上作教禁之方對客揮毫時歌者音律稍乖必爲駁正周公瑾之流其才不可及也作一篇爲寄

笙歌幾部沸華堂條教親裁燭兩行心念民疲如杜母耳知曲誤是周郎千夫帳下麾幢繞七字毫端翰墨香 中丞兼能詩文武全才者再 聞道翁歸備文武再承天語在明光 上嘗嘉歎中丞爲

重九前一日文湘侍講艾堂宮贊蒼孚農部西亭水部思敏侍御聿脩大令元溪員外峙公雩子文學枉過小飲

足蟄坊閒步朋來慰索居庖廚未嫌薄文酒自相於雪片分魚膾金膏溢蟹胥敢云同俊味聊當摘畦蔬細細雲初破悠悠月已中嘉辰明日是款語故情同可有登高約應憐避俗翁 杜詩陶潛避俗翁 呼童種黃菊肯遣沒蒿蓬

客散後又成

客去仍無睡書拋復寡歡一燈聞雨滴半臂怯風寒青女行除架黃花漸入闌衰遲逢令節感歎此身單

重九

聞道傳杯不放杯重陽令節菊花開霜清佛閣人頻到
水淨龍潭歲必來十年前每重九輒于慈仁寺毘盧閣及黑龍潭登高老大登臨
少筋力賓游觴詠懶追陪簿書仍得還隨俗好為衰年
更歷災

丁巳春至旃檀寺忽忽四十二年迨今己亥冬偶
重過此感思舊事如在夢中

鈿車香騎寺門前白皙當時好少年誰省王城春似海
一枝曾得玉花偏

送翁東倚大令南歸兼寄尊甫蘿軒同年

酒香爐篆歲方徂去若登仙子共都兒為春來仍入洛

尊羹秋後每思吳四山迴合雲藏寺一葦空濛雪滿湖
寄語蘿軒老居士不妨潑墨畫成圖

元日次廬舜徒光祿除夕見貽原韻

大官初識膳膏香三署兼司陸楯郎 帝念清卿官特
拜人知勁節厲交章冠軍舊德曾燔契光祿新銜合築
堂光祿堂見璜公記政事趙張誰可繼更誇文采似班揚
蔡壺約素自家風居損持盈道更沖心薄浮雲時態異
義鍾老柏歲寒同韻無適俗思元亮力不因人笑子公

正旦九衢車馬散冷烟濕雪寂寥中

燈夜與文湘門六人共得六字小飲

餘寒猶自閉簾櫳手撥深爐熾炭紅門外繽紛三日雪
竹邊掩冉一闌風歲時挑菜佳辰過燈火傳柑舊事空
賸剪青蒿與黃韭天涯差喜故人同

曉起

夢回特地紙窗明三日風篩雪未晴賸有鳥鳶蹲凍樹
了無燈火鬧春城詩人滿岸朝酣酒猛士關門夜斫營
我老但餘癡鈍坐玉山空瞭眼崢嶸

海棠六絕句

窺簾無那醉嬌何北地臙脂寶靨多猶自穠華帶鄉井
浣花顏色錦江波

不須施粉更施朱宋玉東家態不如乞與春陰好將護
長紅小白半開初

兩株紅豔十分勻先後開將各鬪新底事春風不相見
邢夫人對尹夫人

天姿富貴許誰同粉態珠光一片融任遣詩人笑麁俗
小桃點注出繁紅

今年花發昨年枝光景流連又一時未必綵雲飛便去
也應玉笛晚休吹

祝釐日日上經壇常恐花時倏已闌夜半明燈圍院落
更留好客勸勸看

明日又作一篇

爛漫春城看似無碧雞坊裏敵千株憑誰貯汝歸金谷可用移家就石湖曉日烘開紅倩蕾晚風褪出雪肌膚未教綺語刪除盡禪榻茶烟笑老夫

花下

晚將淨眼覲無方偶逐天花即道場判與色香新世界劃開鶯燕舊封疆濯枝雨喜連朝潤颺暮風驚昨夜狂石上落英紛不掃游蜂冶蝶漫奔忙

玉帶河少司空餉餅四十枚作歌

蒼龍昏見時正陽涼風如秋勝朧黃千村碌碡鎌鍛忙

霏霏落磑天雨霜爛然瓊靡照筐筐佳人洗手朝入房雕盤細瀉銀餅湯女丁婦玉瓦劑量小團月出户東廂春焙秋煉方法良漬疑鶴髓貴莫償薄如蟬翼輕欲颺炊裂十字進高堂近賓密友權未央老饕念我還分將磊落四十如截肪華山玉屑細有香梁甫銀泥白更光豈敢汙汝羅酒漿清風茗椀聊試嘗重樓十二弛戟防委輸華蓋掩太倉絳宮真人壽而康下有童子舞黃裳紫洲小姑莫漫狂白石瀲琢無堅剛靈根頻視猶未亡溫淳此味詎敢忘誰其遺者瑯琊王飽聞設食齊珠芳鄒平況自有盧章平生說經笑公羊軟美便思老是鄉口腹累公豈可常請從秘苑求其方

藤廳花時偶作

文書堆案股從遮不記藤陰日又斜滿架青茸綴纓絡兩株詰曲走龍蛇似聞西省新栽竹（青貞父事）空憶東堂舊種花（東坡詩玉堂栽合門長花）六七年來幾閒日風爐雪乳一甌茶

題李曲江少司馬戎裝出塞圖

先生知閫等知兵探甲龍沙萬里行遠子翼真宰相器參軍驃騎屬詩營庚癸從無一十呼平安火直接神都英姿颯爽如褒鄂曾在凌烟貌得無

庚子五月初三日復過法華庵仍用前韻

鶯花歲月去如流三度風煙景物幽古佛寶坊臨水尾祠公樂府被成新（查丈與坐客賦此詩最傳於此也）百年劫火燒殘盡十里有荷且休點點綠錢南浦上雨來蕭颯便成秋

五月十四日夜露坐

萬林晚露寂不宜短籬疎花幽自翻何當羽衣入舞砌豈有啄木來敲門穿池華月光下上拔地蒼石陰朝昏松風若鼎横一榻道人於此眞忘言

雨亭制府鄉示元夕日前今沙口上詩作一篇奉

寄

先生廟廟英器資備文武西南天萬里前席授玉斧百
漢心營懷諸蠻手摩撫陽關絕微外一夕響鉦鼓犯我
屬國疆　至尊赫斯怒親分賢王鉞特開元帥府日入
貞崙西拓此河湟土沿邊列戰格滇也實門户拜表即
出師師行若時雨軍經呼庚癸士每共甘苦刁斗瓦不
驚幕井咫安堵慷慨取金印從容揮白羽儒者有此人
知方叔名虎兵家貴間道飛關諸前古縋蜀自陰平即
用由子午騎戰一敵萬技料三當五鈞擅百道攻鼓角
九地取書生好說劍文吏恥負弩雖借雕雕籌恐無尺

寸備先生真國士才與管蕭伍會須斬樓蘭未用招贊
普金沙暮江口燈火繁星聚萄萄塞上杯勃勃軍中舞
是時上元夜喜氣融諸部煌煌南極光煜爚眼睍睍靈
山界天末列障翠可數新詩競傳寫清風頌古甫豈惟
壯士歌行見樂人譜

庚子立秋

炎毒何當休纖絺汗猶浹西風颯然至涼意欲動箴滋
味覺鮮新衣裳初熨貼是時秋之孟四見蓂生莢五行
迭休王勢若驟凌踐蓐收令始肅龍火氣已懾伊余抱
煩痾一體互莊蝶憂虞理應遣暇豫生可攝憶昔槐弄

黃鄉選消懷牒蹉跎四十載衰白遂滿鏡懷新情依依
感舊歲劫劫偶然設茶瓜思與賓侶接高林變蟬嘒長
廊響行屧雅言賦新詩逸興求醉帖昨夕哉生明一鉤
挂璧頰未嫌歡意減已作秋懷懷中庭落梧桐深巷賣
楸葉鄉心逐兒女那得渡江楫

雨中喜展再自潞河歸見訪

颯颯雨侵軒泛泛樹懸門東垣烟外重荷集晚來喧潤
始露衣衍涼宜近酒尊欣逢故人至一夕共清言

送徐亮直編脩奉使冊封琉球

館職從已駕東瀛寶冊光華寵命新受吏遠來滄海使

宣風暫借玉堂人神魚跋浪迎旌蓋仙草環洲集鳳麟
一品錦衣歸獻壽此行最喜是娛親

憫忠寺後院

霽景高林外幽房曲逕過雙扉開晚照百尺見懸蘿葉
葉含風細枝枝得雨多翠帷紛在眼彷彿到山阿

十月四日樸村晚過菊下小飲

又逢雲物晚秋沿去歲黃花今歲仍小撥疎檽香冉冉
高枝密葉影層層那能留艰看朝暮空自縈懷到寢興
向夕一弓明月下故人偶至為燒燈

十月五日由德勝門往湯山接　駕

雲樹迎仙蹕人家近斗魁晚烟横曡翠落日漲飛埃蹩
逐羣公出行穿萬馬回廿年思扈從無復舊鄒枚

清河野望

夢回兀兀復騰騰洗眼青山看幾層指點興亡飛鳥外
西風衰草十三陵

仙女堡行

成弦殺時落旄頭松州霹嶺猶防秋仙女堡當轉粟道
仰窺千仞俯九幽崎嶔一綫險莫儔雨淋石滑行人愁
馬蹄忽蹶徐縣尹下與萬里長江流妻兒淚應猿聲落
苦怨天高鬼神惡漢家嫖姚方少年蹋踘軍中正爲樂

湯山接 駕

羣玉山頭雪未殘丹砂泉上不知寒載蒼已見前旌過
捕虎遙從後乘看星亘五營天列仗龍騰八尺 帝回
鞍 睿容有穆臣寮喜伏謁鑾旂第一竿

十月十日自湯山迎 駕歸夜宿清河

閒雲一片本來輕野鶴孤飛不算程原上歸人斜日影
梳中鳴鼓曉鐘聲濁醪屢酌煩村叟嚴鼓稀聞近禁城
三十四年流電速屬車塵後老書生

清河橋上

偃月形斯壯垂虹地本靈禹功通澮洫漢苑接郊坰風
漾寒波白山銜落日青酒爐頻歲到衰髮感星星

送成絅齋出使安南

使星先入日南天染殿新看 詔旨傳九譯益幢來白
雉百重樓櫓望朱鳶林風箐雨山稠疊峒獠溪蠻路接
連萬里何人詩威德此行端籍玉堂仙

題李文正慈恩游詩卷後即次原韻 有序

予同年白君彥京以茶陵李文正公慈恩游詩
卷自陽城寓書寄余余視詩末題署正德九年
甲戌作爲公致政之二年而詩中流連景光沈
吟老大詞旨悽惋文衡山爲之圖題曰西涯圖

喬莊簡跋云寺之後曰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
西涯雜咏十二首第四篇即慈恩寺其他如楊
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涯
東西涯之名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復
能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城市此曾遊又云
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有云城中風
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
云城中第一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日
下舊聞載淥水亭雜識云西涯有李長沙別業
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予近年往來湯泉數得

經過見風漪彌望直接德勝橋而東水物可愛
有法華庵在其上意其爲當時之西涯所云積
水潭海子亦即此地但相去二百餘年不特琳
宮佛屋灰刼無存而園中所有喬木蒼巖長橋
斷岸亦不復能彷彿矣莊簡又云西涯公獄降
地公詩有淚痕應共水俱流句又云撫今念舊
爲之愴然集中如禫後述哀云應謝西涯舊時
柳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客縫
衣上線又云愛日慚非稚子歡又云慟哭兒童
釣游地白頭重到爲何人則莊簡所言信有徵

矣至淥水亭雜識所云公有別業在北安門外
或是生時所居非別業也集中有李白洲侍郎
督復西涯舊業詩云三間矮屋一重樓則非莊
墅可比其他若重經西涯云綠野無堂正憶裴
又侯馬北安門外游慈恩寺詩云十年一到竟
何能又重經西涯云重來又隔幾寒暄又宿海
子西涯舊隣云東陵舊路元相接若果別業尚
存何至隔幾寒暄經十年不一到即令止宿何
用舊隣推此而言不但無別業並生時故居亦
久廢矣錢蒙叟載公遺事罷相後設客至不能

具魚菜風操如此豈能更爲平泉木石計集所
云督復舊業者始終未之復也流覽感歎次韻
一章
池邊老鳳背回頭（游在庚戌公已致政）樹裏驚烏感昔游劉謝
並時同國論李何別派異詩流蒼茫野水圖猶在散落
遺文集未收（公遺恩有詩五篇懷麓堂集不載）今日更憑誰指似三間矮
屋一重樓
詩成意猶未盡又作四絕句
兒時游釣頻經處幾度垂楊信馬行玉果可曾分四座
金環似省識前生

裴家宅裏秋天鶴坊村池頭雪色鷺誰似幽居無一物
門前贏得好烟波
成弘館閣數茶陵一代詩家無幾人可惜當時集賢院
不曾寫得樂天眞
以長風流在玉台一時門館盡英才諸生尚有東南秀
未到平津閣裏來（文徵仲圖上署畫生）
庚子十月二十八日盧光祿舜徒六十壽小詩一
章以叙朋友契合之情非世俗頌禱語也
論交不在早但取意氣眞君看青松枝何必桃李晨金
石性不易芝蘭香宜紉我晚得益友頭上白髮新邂逅

杯酒閒情等骨肉親澄明抱霽月豁達排秋旻承家與
報國恃此清白身子仕州郡日名巳動縉紳酌泉新安
江大好山水驛父老愛劉寵里閭思冠恂司刑來三吳
泣下明且仁滇海宿當地倅不瞻親貧歸來太常齋甑
中欲生塵忌者不謂爾饞口信狺狺帝庭十二閑騣駱
駿騄騏鯏飼家啓一豆不技武子貧 至尊洵聖聰拔擢
驚鎮川名卿重清節豈曰箕錢將念予耿介姿在物無
緇磷飄灰暫不恨虛舟觸不以疾惡嚴如風無心恩怨
泯緇衣好賢什茲意常周諄三哺必生士一飯無俗人
退食循絜芳浩然涉涯津鏘鏘發官徵笙落疑有神居

貞心匪石守道節貫筠六十今始滿堂上壽酒陳富貴
取大梁功名畫麒麟二者宜何從一笑無邊春

立春日忍病昇至書齋

綽約寒與茗梳隨南齋人到覓春時柳條未弄悠揚態
梅蕊初含蓓蕾姿牢陣江天茅店酒梅花人日草堂詩
病中只有思鄉夢官職聲名兩不知

院中齋宿

銑如街鼓夜將闌椎燭烟銷夢向殘衰病久知曹官廢
優容且荷 國恩寬太常曾視芬芳具（漢書五時無牢具芬芳不備）
（予以卯爲太常卿 至今以禋祀學上）法駕頻叨侍從官 聖主爲民祈穀

意屬天燿火在郊壇

懷清堂集卷十九

男學基學顯孫衛源孝策謹校

仁和　湯右曾　西厓

送朱可亭總憲賑饑山西

憲府官彌重河東歲大荒地當千里赤麥失二年黃風俗多商估人家少蓋藏恐憑和糴議未足慰流亡

送盧舜徒光祿賑饑陝西

使者如甘雨隨車入雍州遺黎方望活天子待分憂漕發粟前籌急屯田後效收期君布嘉惠直到海西頭

酬蒼孚農部元夜見詒原韻

匆匆節物上元過肯念漳濱久抱痾著句暗中知沈謝苦心灰裏撥陰何九衢燈火繁華盛七秩年光感慨多予開七秩今已八年矣猶憶當時舊風月得鄰堂上夜徵歌

早春試筆

紅末抽芽綠已含風光流轉我諳諳老無興味心常嬾地想優閒夢尚貪一片晴雲依闕下幾陂春水隔江南歸田每說人皆笑竊祿年多合自慚

萬年寶曆詩有序

欽惟　皇帝陛下膺駿命恢丕基粵自即阼迄於今茲聰明睿智神聖廣淵之德孚於上下暨於八表凡食毛含齒萌生蠕動之物莫不煦嫗

至化漸濡大澤欣欣各遂其私繼昭夏軼三五

皇哉舜乎莫得而京矣歲在辛丑　皇帝御極之六十年甲子一週顯穹示慶興祉咨至垂萬世之基卜無疆之曆將復舉於今日循環之周而復始索籥之鼓而日出景運呂數實符其期於時諸王大臣庶司百職事暨轂下耆老太學生徒僉謂歷代未有伏　闕叩顙請行慶賀典禮群情喁喁呼籲懇迫　皇帝曰吁報本饗親之弗先其茲可已迺　命禮官諏辰庀物肆類

上帝薦馨　列祖親謁　園陵肅將祀事登釧盥洗周戒弗虔仁孝誠篤肸蠁布濩大禮斯畢　玉鑾容與歸自郊圻維億兆人咸歡呼踴躍奔走摩霄漏泉氤氳紛鬱之氣乃遂畢達既大和會萬萬一心復有山陬海隅黃髮鮐背之老跋履遐遠越數千里雲集京師與羣公卿士百姓伏謁　端闈恭　萬歲觴詩上　鴻號

皇帝撝謙至德有而不居祗降德音飭政經邮人瘼蹠聆悚惕莫不欽歎時則瑞日騰暉卿雲流藹士女童叟駕肩挂轂喧闐抃舞於衢巷之內羽旂金節旛花贊唄鐘鼓絲竹鏗鏘之音延

屬乎郊門之外太平之象旣洽仁壽之俗彌欽
非甚 盛德曷克臻此乎 臣 攷稽簡册帝王之
興多推本符命於是鳳皇龍馬朱文綠字流星
刻玉之異往往具載於篇其中哲后誼辟功德
及人民欲得神望塞報以嘉應享國長久顧自
漢唐以迄元明世系皆可考越數千百年如
皇帝至聖上德履飛龍在天之位備康寧壽考
之福綿太極上元之曆古無有二靈貺殊造慶
成錫羡延頸企踵者舌皷於謳吟懷鉛握槧者
詞窮於比擬 臣 竊推迹詩書所紀如成周極盛

之時周公召公畢公君陳之儔協心同道底於
至治所以願望其君者曰欲至於萬年可謂至
矣而必陳述於天之基命定命二雅所稱善頌
善禱天保之什首焉其詞非出於一人故曰何
福不除又曰罄無不宜又曰維日不足辭之重
言之複至於山阜岡陵月恒日升南山之壽松
柏之茂而必冠之曰天保定爾蓋言此皆天之
厚有德而致諸福也 皇帝受祿於 天嚴恭
寅畏無一時一事不奉若 天道照臨如日月
奮迅如雷霆濡潤如雨露孚信如四時 清明

在躬與 天同體 天乃眷之顧之佑之命之
又反復申重之畀以殊祥錫以純嘏仁風扇協
氣游甘露降醴泉涌雨暘時若豐年穰穰景應
響荅未見倖比 皇帝建中和之極啓昇平之
運盛德大業富有日新猶且兢兢業業夙
夜宥密罔不祗肅敬之至也又臨朝涖政接下
誠民惻怛勤懇咸本誠意夫敬禮之輿也誠聖
人之本也宋呂祖謙謂惟敬故壽主靜則博厚
悠久自强則堅固精明敬之方壽之本也中庸
言至誠無息至配天地極於無疆漢董仲舒亦

言天瑞應誠而至理皆自然可信 皇帝誠敬
作所篤祐純佑職此之由自今以往 天休滋
至億載萬年永永無極雖復握六觚備五數迎
日布策推諸無窮皆未足方此 遐福洪算矣
臣 特霖禁廷竊以歌詠 神聖功德爲職雖弇
鄙弗獲自已謹効管蠡闚測敬呈 萬年寶曆
詩十章章十二句其詞曰
皇帝至德包乾毓坤法宮之中安安存存函我萬國如
歲之春昭事 上帝祗戒明禋禎符乃來曰歸於仁於
萬斯年以撫兆人

皇帝大孝立愛親始率　祖攸行陟降庭止　兩宮寢
膳必躬問視更歷歲年追慕不已天至之性逮於麟趾
於萬斯年永錫繁祉
皇帝儉勤萬幾在宥土事不文木事不鏤法天地節爲
爾民富未明求衣視百司奏大官尚食或稽晝漏於萬
斯年功崇德懋
皇帝知人峻德克明咨岳詢牧俾佐太平下及百吏胥
簡於廷追之琢之出玉之英薪之槱之得図之楨於萬
斯年棫朴蒸蒸
皇帝愛民迺煦迺育天地中間液洽滲漉賜萬萬租復
出廩粟不竭而獲與聚所欲仁增益高澤久逾渥於萬

斯年惟帝之祝
皇帝好生上與　天通仁愛矜恕靡物不容一夫非辜
爰覆　帝衷敬爾由獄無俾滋豐恭爲甘雨散爲和風
於萬斯年慶刑之中
皇帝功烈首導河渠羨溢弗治民其爲魚淮泗湯湯既
播既疏億萬之口有那其居灌浸通利陂澤江湖於萬
斯年豐我黍稌
皇帝性學該貫三極窮天之紀周地之脉合樂和聲造
化胸臆乙夜披覽六經百籍煥乎文章垂億代則於萬

斯年焜煌　寶曆
皇帝神武雷掣霆摧誅三叛人稟　帝指麾削平沙漠
申命六師苞有遺蘖萌芽於西其渠乃殲其庭乃犁於
萬斯年殊方來戚
皇帝景福濡被九有大哉乾元爲物之首環四瀛外獻
見奔走百昌熙熙以蕃以阜民之捧戴　元后父母於
萬斯年與天齊壽

白石橋

來往朝煙與夕霏寒衣脫盡勝春衣波清曲渚魚游樂
草綠平疇雉乳肥屢浣衰顏塵冉冉尚牽芳思柳依依

廿年白石橋邊路華表難尋老令威

山行微雨旋止

邨落多勤雨風雷背破山沮洳泉更細焦灼石俱頑芳
草一時歇行雲何處還霏微飄數點勝取客衣斑

望雨

瀟灑過長日平安得小興巖巒欣應接雲雨惜空虛扶
老因加飯令生且撥書此情同逆旅決決想鳴渠

距熱河三十里山頂有方石高二丈許矗立中斷
爲二四旁有刻劃痕洵異觀也

有石能自立無人爲告勞鬼工曾鑿運仙掌得雙高俊

拔千夫特欽崟萬刼牢鍾靈定何自一舍即神皋

圖南編修送餠餌

蘭若期三宿寓小菴中牢丸餉一柈出籠霜比潔入手月爭圓方法傳中禁分張原食單老夫貪軟美不用勸加餐

宿螺山

薄雲濃不成泥暝色山光望已迷東崦人家最惆悵今朝山在白檉西

道中遣懷

仲夏實炎月行人尚披裘怪此氣候殊或云雲石稠山中洵多寒問昔有此不陰感致水潦曠乾豈其由顧視

畦隴問誰知麥當秋一雨得破塊投種冀晚收 至尊方焦勞羣公急良策奔走將祠廟香幣沈靈湫百詩未一應寔默神應恭商羊會當舞旱魃行且休比聞秦晉賤赤地良可憂斗米貴於珠萬錢價不酬 詔發洛倉穀三門首泥舟吏須內府金趣此鵠與鳩比户先流亡轉徙之他州他州不見容扶挈死道周符節紫誰持坐視民呻憂內食古所鄙但知爲身謀寸節今方西遠過青海頭壯士務殺敵暑月猶兜鍪鐵風來如燒燎氣日夜浮轉粟青天上牽挽踰萬牛矧久缺甘澤何以當來踵安得膚寸雲崇朝浹九邱杜注九州也滂沱未可望浩蕩

生邊愁

南天門

丹梯盡處敞雲樓形勝關門最上頭一握天低隨鳥度兩邊山合夾川流琳宮燈月神光滿碧海蛟龍筆勢遒上有御書額此日憑高展清眺悅疑汗漫與同游

出城小憩

半肩輿更插杉松合眼華否到最先蝗穴蟊巢等相殺不如蝴蝶去翩翩

三家店

麥隴焦枯農廢耕已荒春作待秋成雲霾東北將燕雨

風轉西南又放晴樹下晴泉咕晚汲道傍孫店餉塵羹邊州稗粃無來處一飯真應判死生秦晉皆苦饑甯夏州以西數十金易斛米不可得

潮河川

言喚白河船復問潮河渡出山各分流入海會同注

自牛欄山寺晚發

晚到羊車喚小乘半途兒隔歷千塍是夕頗義合下驛雨宿寺中飛塵便於多風候初日蒼涼且雨徵四野幾時操耒出萬山何處望雲興神仙詎合分今古撰火翻然見未曾

重入南天門

傳烽不記飜房谷衆障空聞司馬臺二十四關休護塞
通天只用一門開

古北口

王公有設險此地尚雄哉山似中原盡 出蘇子由詩 關臨絕
塞開五營軍令肅一疊角聲哀遺堞無烽燧時清罷戍
臺

由長山峪北行三十里偶成

十年四度往來頻世事翻雲覆雨新梧老待樓孫成下
芋茯砍賦衆狙嗔久知朱汝應拋我每對青山覺況人
自是功與饒骨相非關中散出風塵

自石匣入山

作夕雷雨過縱橫舒百卉朝來畦隴間父老喜相慰東
峰已曙色西嶺尚雲氣得晴景亦佳望雨情未既良苗
欣黍稷惡草壯蓬蔚萬物共生成耿耿知自貴人間偏
側路豈得長無謂我起催僕夫及此炎毒未清風方徐
來夏日詎可畏前淩嶔岑險後有豺狼沸且酌山澗流
稍知谷飲味

偶讀少陵望嶽詩

朱崖碧海見秋毫月窟崑崙想像勞東望泰山西望華
當時何惜一登高

王師入藏凱歌十二首 有序

臣聞布昭聖武斯王者之有征肅將天威惟仁
人爲無敵若夫户未登於版籍地不隸於職方
自非葛略之遐宣詎易膚功之克奏欽惟我
皇上綏懷萬邦照臨八表 體春生秋肅之義
丕著恩靈 備文經武緯之模聞行討伐彼澤
旺阿拉布坦者罪人遺孽小醜稽誅當噶爾丹
甫經削平之時維諸大臣即以剪除爲請我
皇上天地合弘之德雨露長養之仁予以生全
俾之革面乃梟獍之性飽即揚思豺狼之心生
而肆毒先之以詐敵假投繼則西藏虔劉放殘掠
之爲行實神人所共憤六師其整九伐將申而
廷議不無異同謂絕域寶當險遠但九泥以封
函谷何事長征弟尺檄以閉玉門恐難深入
皇上憫無辜之蒼赤既脅虐以脅戕決必勝之
機宜由知己而知彼究渠元惡法在不原除暴
安民事非得已且沿邊各部護塞諸番僅蹐歲
時虞被煽誘苟非及今殄滅何以求靖邊陲於
是 運獨斷之明 炳先幾之哲 親授諸將
之方略咸奉成算以指麾後 命賢王總司戎

律桓桓之士如虎而如貔矯矯之臣一心而一
德九秋氣霽瞻太白之方高五緯芒寒指欃槍
之競落金鉦直進鐵馬長驅奮迅雷霆馳驟風
雨分三道以襲擊左右不支督諸軍以攻圍飛
走無所遂冰摧而霧廓爭解甲以投戈受降旣
多獲級無算器仗山積馬牛谷量而西路統制
之兵建大將旗鼓而出軍分兩翼預防伏莽之
姦計定七擒誓絕傳烽之警月壘環而頭懸而
縛雲羅合而鳥散魚驚奏三捷於軍中布大喜
於天下靈旗所指聲勝蔥嶺之西武節遙臨咸

瀚漠池而外通拉里折衝之將兼滇蜀掎角之
師策遂決於擣虛時方掩其不備銜枚夜渡峑
甲晨趨不頓一兵已收全藏俄嚙兒之狼貪冢
突國典宜申唐古特之慕義歸仁民勞可念前
旌甫入法炬重新貝葉千花沐　王師之時雨
蓮臺九品頌中國之　聖人此蓋曠代之所弗
賓前人之所未至皆由我　皇上排羣議斷
宸衷定破竹之勢於禁中收聚米之形於掌上
故能戰無不克謀必有成等六合於庭衢視萬
里猶咫尺晷刻靡爽若寒暑之應期變化無方

誠鬼神所莫測城郭碎葉必殖都支路出崑陵
還禽賀魯車書混合一澄瀚海之波氛祲肅清
重勒高昌之石　臣職司侍從代際賡歌聞大捷
之軍書祇深忭蹈獻無疆之壽筭幸在　闕庭
謹倣古者鐃吹遺意爲凱歌十二章恭呈　聖
覽雖慙下里無文聊志普天同慶云爾
恭行天罰遠徂征絕域雲霓望救情　聖主萬方同一
體用兵正是要銷兵
列缺騰光耀太微　穹旗玉帳授兵機禡牙勅律天西
路鷙鳥轅門不敢飛

出兵列仗儼星羅洗甲條支海上波決勝九天分玉斧
交期諸將統金戈
賢王東鉞建殊勲喜氣朝來壓陣雲幕府共傳都統制
凱歌爭唱上將軍
疑從枕席過　王師夜半長河飛渡時九地忽聞鳴鼓
角不遺一矢定烏斯
來迎簞食與壺漿歌唄聲中出寶坊稽首　中原無量
佛千花藏裏萬爐香
殊方膜拜慶　王春爭看東來日出人弱水長流三萬
里也應貫斗上天津

羽林精銳領材官烏壘城邊上將壇未用尺書招贊普
直須長劍斬樓蘭
毘沙熱海路連延莫道陽關已近天新置宜禾都尉府
北胥鞬外盡屯田
西遐草木震霆雷萬古何人到此來自是　九重親決
策天開闢處地根開
遙從葱雪望河源苜蓿葡萄近塞垣伐石天山紀　功
德昆崙便是國西門
龍蛇繞出陣堂堂犂穴犁庭撻伐張從此共球集王會
太平天子萬年觴

閏五月十日大雨後作
小睡西堂喚不譍清風急雨掃炎蒸幾休格鬪階前蟻
且免驅除案上蠅燕子腔涼時漸改雞人昏晝候難憑
只餘病骨衰羸外優穩閒官亦自矜
題陳斐公清江盪槳圖
想見煙波白鳥雙披圖便似到家江參差紅樹靑山外
一葉漁舠七里瀧
隱居學道此何人清淨登仙位業親只傍水精宮畔住
不曾一點涴紅塵
勝味屠門了不知綠葵紫蓼足山資盎然與物同生意
懶向江邊理釣絲
蘆花淺水纜頻牽小小容渠兩板船占得四時風景好
一錢不用買江天
翠袖華桂衆樂停看君水戲出迴汀鰡鰣躍後鯆鯚引
雲霧靑天晝杳冥
菰蒲聲裏小舟通宿火魚梁蟹舍東江上秋來聽夜雨
雅宜船背庳安篷
放櫂空明縱所如休論陸處與舟居往來西塞山前路
千點桃花五色魚
鼍作鯨吞倏改觀中流呼嘯舞濤瀾舟人莫要勤看客

此老胸中溟涨寬
次韻雪子月下見懷之作
蟪蛄聲裏故山遙蕩蕩空中明月輝入夜清光看更逈
似君好客到應稀黃金印大從教取白玉巵溫肯浪揮
臺閣鵷鸞滿天路病餘老鶴尚孤飛
風露蓬山永夕居水天涼影靜禽魚料量藥物衰遲甚
商較人材壯不如積雨歇時移月戺霽河斜處映星虛
每思伴直呼君去吹火靑藜夜校書
林木幽森列稍攢吟情遙上玉盤盤弄雛新比元和柳
書馬肥嗤弟子韓未識孟鑪聊止酒苦耽書卷豈堪官

清商一部酬風月莫聽哀絲慘不歡
自贊門無知己求明珠忽枉暗中投郊居製賦要元禮
雪夜迴船念子猷橋課千頭須檢校茶香八餅會勾留
晚來事少關心處身世飄然已共浮

得家兄孫敏書

自嗟家世本無年九十兄今在眼前料檢蠶漁猶俗累
掃除荊棘或仙緣饑寒幸未同榮落官職虛教望阿連毋天詩自慨阿連官職慢只教兄作使君兄何日郊南共憐舍此生容易說
歸田

南船寄至盆桂二叢招蔗山太僕南屏侍御南指
舜揚翰編西亭繕部峙公文學雪子孝廉小飲
有作

兩叢容易入書堂風露初寒合蔽藏花葉紛敷來海曲
根株攘剔自吳鄉分張與作中秋景擁護多留數日香
傾倒更呼嘉客共撥醅下箸酒新嘗

丙寅秋予客游江陰時主人則有邑令陸雲士賓
客則有曹武歌鄰湘兄弟酒場歌地登臨游讌
之樂無日無之席間歌者時郎藝冠流輩每一
發聲座客嗟歎不覺其耳之傾側也明年丁卯
春予北游復取道江上仍爲裙屐之會時亦在

爲曲終酒罷月落潮平作五絕句贈時解纜而
去自此絕不相聞今年夏六月臥病杜門時忽
來京師以原詩裘池卷軸俾獲重觀則忽忽三
十五六年事矣偶然落筆了不省憶予既老病
萬念零落時亦紅顏皓齒非復疇昔雲士鄰湘
又久經下世追念舊游恍如夢寐感歎不已又
作一篇云時辛丑中秋後十日

纏頭屢費曹顏遠顧曲頻煩陸浚儀地下久經埋玉樹
尊前何處認瓊枝枝頭蛺蝶春暄早歌舞江山月墮遲
白髮蕭郎憔悴甚夢游仙是少年時

病中即事時辛丑十二月六日

貧瞎南牖小匡牀升斗呼兒糴太倉京尹豈能令粟賤唐李峴事今年粟下米貴石至銀四兩五十錢東南未有也江南未可謂錢荒司馬溫公議時事云江淮之南民間錢乏謂之錢荒今五城御史牌示米必貴錢錢價貴然一兩止得錢八百無
絃陶令琴三弄食粥顏公帖數行歲尾都人尤望雪狹
鄉情更急覓鄉

復清雲集卷二十

男學基學顯孫衛源孝策謹校

吾師仁和先生以詩名海内者數十年使黔一集固已家有其書珍如拱璧矣然先生意恒不自滿生平所作詩不下萬餘首其存者僅什之一猶藏諸篋衍未嘗出以問世乙丑春公子孔茹文孫融書乃謀付梓會黃崑圃潘晴巖兩先生同好相助閲再寒暑而後竣凡古今體詩二十卷昔查他山先生曾爲之序惜遺失不可復得潞不知詩而親承教澤十有餘載蓋先生之詩筆健而思沉材富而律細上已入少陵之室下可奪香山之席爲當世學詩者宗匠固無容以一詞贊聊誌斯集之緣起云爾丙寅冬受業吳超繆曰潞謹識

存研樓文集十六卷

（清）儲大文撰

清乾隆九年刻本

存硯樓文集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儲大文撰。大文字六雅，宜興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大文初以制藝名。歸田後乃潛心古學，尤究心於地理，故全集十六卷，而論形勢者居七卷。凡山川阻隘邊關阨塞，靡不詳究。如荆州論至十一篇，襄陽論至七篇，廣陵西城一篇，推求古今城郭與地山川異名，援據史籍，如繪圖聚米，當年進退攻守之要，成敗得失之由，皆口講而指畫之。他家作史論者多約略大概以談兵，作地志者多憑藉今名而論古。國朝百有餘年，惟閻若璩明於沿革，大文詳於險易。顧祖禹方輿紀要考證史文雖極博洽，往往以兩軍趨戰中途相遇之地，即指爲兵家所必爭，不及二人之精核也。惟邊塞以外，如西域諸部、苗徼各番，驗之往往不合。蓋當道路未通，異域傳聞，圖經不備，不能及今日天威普定，得諸目睹之眞。勢使之然，固不足怪耳。其他雜文間有隸事太繁之失，而徵引典博，終勝空疎。但取其所長可矣。

乾隆九年新鐫

宜興儲六雅先生著

存研樓文集

全集嗣出

本樓藏板

翻刻必究

序

皇朝崇儒典學薄海從風故文學之士應運而生者後先蔚起古文辭之盛跨越前代而宜興六雅儲君弱冠即名動海寓慈谿西濵姜丈見其文驚歎曰此曠代異才也辛丑予承命分校禮闈得一卷奇之亟耴以薦

遂寧張君諷誦迴環曰此大類荊川文字非深於古者不能遂寘第一揭榜乃君也心益異之後與君款接因獲讀其生平所譔著君文體格兼綜而議論考訂於叙述形勢之際尤為奇闢山川阻隘遼闊阨塞今昔異名表裏異勢君為次其道途詳其廣袤

輿谿曲隧帶橋板屋綢毫而出如指
諸掌夫司馬長卿略定夜郎通零關
而橋孫水韓退之為行軍司馬將取
奇道入蔡劉原父使契丹以道里遠
近懾強鄰之魄儒生碩畫固素裕於
胷中也君端居一室洞視萬里重譯
之外窮髮之表不毛之地一切蠻邦

序二

猺洞沙嶼島峒皆若親履其地而詳
言之不必聚米畫沙而朗然在目至
若談刼灰誦亡篋疏栗事辨雞栖騶
牙博識鼮鼠適形此固達人餘技不
足為君道矣是以發而為文窮幽析
渺埽穴夷岨層巒疊巘汪洋恣肆如
剖石函而得陰符如蔭扶疎而觀山

海瀆其文者如行異域而就墊徑如
登絶嶺而騁康莊斯真班定遠之指
南李藥師之韜畧也蓋君嘗憤西虜
負固擾
我邊圉故潛究默討囊括山河作西
寧維州打箭爐取道諸篇又於讀史
之暇以章句之徒介胄之士不審天

序三

下大計作原勢以下諸篇餘若記序
碑銘等文亦皆牢籠古今動搖山岳
此其胸中激滌宇宙發窔奧而闢鴻
濛者素矣宜其文沉博高古與馬韓
之徒並駕齊驅寔克光昭
國家文章之盛於千萬禩也於戲偉
矣君生平所為文不下數千首易簀

前數日命太原門人思孝張君携筆研至榻前親加决擇口授編次存者分為兩部且遺命曰是亟急刊即兹集也君歿後門人歙縣南溪吳君時懋洪君等分俸付梓閱六月告竣而問序於予予於君文業多稔讀而叫集係君晚年所作居多益驚歎為古

所未有撫卷再復輒深今昔之感特幸是集既傳於君謀著雅志當為少慰而海寓人士亦獲究君之實也故識所以知君大略者於簡首

賜進士出身
欽取博學鴻詞翰林院檢討陜西道
監察御史加二級石屏張漢肅題

乾隆九年六月
穀旦

存研樓文集目錄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太原門人張燿先思孝編校

卷一

頌　表

聖壽無疆頌 進序

平北頌 并序

三泉頌 謹序

穆爾呼頌

頌六十年時憲書賀表 康熙五十九年

黃河澄清謝表 雍正七年

擬唐命殷仲容摹延陵十字碑進表 開元

卷二

雜著

審勢一

審勢二

審勢三

審勢四

原勢上

原勢下

卷三

雜著

荊州論

荊州論二

荊州論三

荊州論四

荊州論五

荊州論六

荊州論七

荊州論八

荊州論九

荊州論十

荊州論十一

襄陽論一

襄陽論二

襄陽論三

襄陽論四

襄陽論五
襄陽論六
襄陽論七
卷四
雜著
西陵
巴陵
夷陵一
夷陵二

方城
大峴
夏口城
卻月城
黃峴關
子胥城
魯肅城
上明
荆南州

樂鄉
歸州
長陽
平林新市綠林
蘄州
南豫州
南兗州
石公山
丁家洲

五狼山
石頭城
城山說
洛水
三叅關隘
關中
四正六隅
卷五
雜著

廣陵西城
碻磝城
角城
襄城
洛陽
太谷南口
薄骨律
駱谷
饒風關

仙人關
鷄頭關
劉家灣
和尚原
麥子山
釣魚山
文縣
海道
海道

威戊
卷六
雜著
獨石長城形制
天鎮縣東至龍門關長城形制
賀蘭山口
卷七
雜著
二谷

西寧
維州
打煎爐
卷八
雜著
取道
卷九
雜著
禁校

宰相
用人
宦官
門生故吏
階級上
階級下
車戰
關中鹽法
中州河防考

藩鎮
卷十
雜著
大人容物愛物論
臣術論
名士論
二陸
鬻熊
劉懷珍

符彥卿
張齊賢
寇準論上
寇準論下
書寇準論後
宋高宗上
宋高宗下
秦檜
趙元昊

袁眞
申貞
魯仲連贊
信陵君贊
平原君贊
孔北海贊
卷十一
序
山西通志序

河套志序
夏忠靖公集序
明大司馬盧公傳記序
雪苑朝宗侯氏集序
張文貞公文集序
蓮澤田公文集序
豐溪存藳序
鯖餘詩集序
留硯堂詩集序

碧鮮齋詩集序
弟虎雲詩序
瞿甥詩文稿序
長源詩序
秋琴詩藳序
玲秋閣詞序
送馮蘐颿序
送徐編修册封琉球序
送張豈石知無錫縣序
送張念耕知全州序
贈通政陳君序
同館春集序
易學圖說會通序
吳氏宗譜序
潘氏族譜序
雙橋范氏宗譜序
豐溪呂氏族譜序
豐溪呂氏續昭穆序大聯句序

卷十二

碑記 記

平西藏碑
英衛公廟碑
重修城隍神顯佑伯廟碑
平陽府學記
寶海王君寧敦白鹿洞書院碑記
大學士朱公書院碑記
仁和縣忠義祠碑記

陽曲白雲寺碑記
漢許太尉墓碑記
唐詩人豐溪漁叟呂公祠碑記
復表功祠記
西塞山記
焦山北角缾石記
遊梓潼城記
南嶽市記遊
船石

遊石柱山記
後遊石柱山記
浴硃砂泉記
遊崇善寺記
眎嶽樓記
畫山樓記
望山樓記
雪洞記
雪洞記對

辨雪洞記對對
卷十三
傳
沮授傳
長孫全緒傳
太僕張公傳
吳其濬傳
李文襄公傳
中丞潘公傳

太學吳公家傳
太學洪公傳
野亭禹孫傳
寶京朱君傳
蔣平川傳
文學吳伊蕃傳
淇斯曹子傳
孔節婦傳
史節婦傳

江氏汪節婦傳
湯氏金烈婦傳
余烈婦黃氏傳
徐室王孺人傳

卷十四

書後　書

書宣示帖後
書東立瘞鶴銘碑記後
書鄭宗元傳後

書皮光業見聞錄後
書宋封焦光明應公敕後
書武夷集後
書胡宗愈劄子後
書何承矩傳後
書劉屏山代寶學泉州論時事劄子後
書明一統志後
題王允寧孝烈皇后挽歌後
書何允剛語後

書壯悔堂集後
書百三名家後并跋諸子詩
書鶴漫詩集後
書盧山樓詞後
書關仙故宅
書仲舅戶部公像
書吳孺人孝行二則
書燕堂奉母圖

卷十五

碑銘表誌　祭告文　誄　哀辭　辭

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予師陶公墓表
書澱洋先生之墓
麟洲沈君墓表
贈翰林院檢討鶴漫萬公墓誌銘
陽曲醇行張公墓誌銘
節烈劉母蕭孺人墓表
孫孺人墓表

嗚周葉子墓誌銘
祭何義門文
祭吳霖蒼文
祭吳芥亭文
題三弟禮執神主告文
題董孺人神主告文
湯學士誄
哀憫來山辭
陳生啓芸哀辭
范生觀木哀辭

呂靜文哀辭
新安溪辭頌吳貞女 并序
卷十六
書札 雜文
與姜翰林
與陳滄州
與梁質人
與潘學使

答潘閣學
復鄧學學
與吳荊山
與郭畬公
與西江宋藩伯
答萬鶴淒
與馮蔓履
答裴豈石
答曹諤庭

答吳霖蒼觀陽冠山樹埋巾
答沈確士
與萬松齡
答張耀先
答晉觀姬
與師載弟
蜀貢
水平
水

延漏促漏
遂史
逸史
逸傳
下和
釋嫉
論文
作賦
道蛸

尚簡
菰蘆
東觀
示學者
格言

存研樓文集目錄終

存研樓文集卷一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張耀先思孝
　　　瞿源洙泗夏　編校
男　思淳定伯校字

頌　表

聖壽無疆頌謹序

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者也蓋六義與指于斯為盛自漢以降始與箴銘贊辭並列雜文限於古律而不能騁者又多儆序議格去

詩旨浸違其義亦曰以放失獨黃門郎揚雄議郎蔡邕奉物頌功臣最為斟酌於古自漢季文衰六朝沿習俳語尤富著頌至唐吏部侍郎韓愈禮部員外郎柳宗元始用古文辭振之然古者形容盛德之旨遂以希闊寥簡而愈宗元諸雜文要不為不深於詩者有宋士大夫不深考其源流一以曉暢事理為宗於是古文詞與詩畫然為二而周漢金石筦絃鏗鏘鼓舞之遺蕩焉盡矣然則六朝之於詩宋之於義要為得失參半至明而詞義胥失

爲豈惟揚厲之旨闕而不講此亦有事於纂者之
所宜拳拳也臣竊不自揆竊擬乎北頌畧發斯旨
今伏聞
皇帝陛下駐蹕吳中適會萬壽節雖山農野老皆得
躬面
天顏拜觴上壽無任懽忭謹徑撰頌一首并先述其
源流如右以俟宗工儒通經而深於知言者決
擇可否且以寓臣區區忠愛之誠焉其辭曰
皇矣聖清受天之册爰撫萬邦海外是一恭惟我

皇帝紀國葉於萬斯年以秩天曆天曆維何歲越在
昔其耦維午其奇維甲木直火炎季春之月桐華萍
生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畢達維天降監孚越三
日恭惟我
皇乘震而出乃聖乃神允睿允哲越在沖齡昭哉嗣
服
祖
宗于京對越以咨文武以平征役以洽神人以靖邦
國用深閟浸殊崇迹絕以罔不貢以罔不恪蕩蕩巍
巍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不自暇逸亦越保傳厥尊乎恪
亦越法從厥班耆碩守令坿秩翁庶譜族亦越閭黨
深山大澤扶杖而觀期頤耄耋四隩九州八荒六合
以罔不臻仁壽之域人亦有言九九松柏厥或承之
受兆其聲恭惟我
皇厥祀千億既植既蕃厥受大錫天錫維何重休襲
吉越在紀年三十有八書遹南服自江暨淛濟者胥
宅飢者胥活適者胥謳覡者胥釋土脩庠校而歌衢
頓人亦有言曰彼好德祖用錫之其祗繹繹矧德廣

運胥扃胥徹天其申錫服休無斁申錫維何辰柄載
揚紀旦丁亥旭日有赫厥鼓載考厥球載擊不戒而
孚有來揚揚黃耇台背耳手陳說臣生庚子犬馬齒
日　國家開創親記所及
刻聖相承休養生殖民不知兵土地墾闢臣辰孫曾
臣老而佚亦在于齡既耆黃髮上言　國家樂育教
育以迄今日斐然文學
帝曰俞哉日有別勅所司設珍羞粢饎搽手拜言
今

萬壽節
聖壽無疆臣謹聞詑是日四方聞之大悅走相告語
匪天淵默爰聽民耳爰視民目爲君此語以象符民
歸惟我
皇上永世克協衡隋禮信準平絅直微臣作頌爰贊歲
筴願自今往日中至昃彌億萬年行健不息以昭示
永與天無極

平北頌謹序

臣聞殷伐荊楚高宗罙入周伐淮徐背再命將征
宣王卒自將平之而是時詩人爰著殷武常武之
章以揚厲偉績然後二代之業炳耀鏗鏘永垂無
極漢京總建文頌其興而封禪典引詞雖工而道
不叶若乃嗣殷周之軌總雅歌之文事覈古愨樸
楷有代者獨唐右庶子韓愈平淮西碑一章雖不
名頌而義實宗之然鑱石未久卒用言者劃去蓋
文章之抵難矣宋室百年古文再振然自中書舍

人曾鞏外詩人之義罔無聞焉明逮成宏鐃歌廟
樂士大夫間能擬作然多襲漢魏之遺響而不抒
衷於道蓋文章盛衰而功烈之不競亦以甚矣伏
惟
皇帝陛下纘天體物聖神文武自即位以來平三藩
建臺灣屬國賓服六合清謐而頃以厄魯特噶爾
丹之猖我邊氓也頒詔不悛然後決意
親征六飛二駕犁其庭俘其子曾不煩寸鏃之遺斗
糧之費而噶爾丹望風潰叛族屬頓首請命此雖

黃帝征涿鹿帝舜格有苗何以尙焉如殷武常武
之所歌恐不足以望淸光仰末塵而況自漢以下
泯泯紛紛無得而紀者哉蓋昔詩人著頌而姬尹
史閔皆以公卿大夫勒簡比絃今文學之臣上則
宰輔侍從下則宿儒俊師瓌瑋相望其能作爲文
章深醇典質以軼兩京元和嘉祐之詞而復今之
橫吹凱奏於殷周之隆雖更僕數之未易殫竭臣
山野承學不諳　朝廷典故凡山川阨塞兵器進
止之宜舉無能與聞然翁得與時鳥候蟲同鳴太
平竊見　國家文治武勳度越千古無任踴躍謹
著平北頌一篇繕寫
上進並自知蕪陋摹畫
大功宏難擢擬而卒無敢自止以斟酌前代庶幾於
詩人揚厲之義此則臣之尤惓惓者也其辭曰
聖淸受命爰撫萬邦
太祖
太宗我武載揚恭惟
世祖普天足疆我

皇配之休有烈光丕惟我
皇登三咸五靡有一物不得其所允聖允神允文允
武平閩平粵平滇黔楚爰下臺灣下俄羅斯維喀爾
喀爰偃七旗含日荒絕漠北格思會日疏木栽肯籍
思魏爾旦匪靖罔敢刈我屬國蹂我邊鄙
帝曰吁哉朕用戒汝趣汝生口匪迢彼處彼桀罔留
邊城載號
帝曰吁哉朕敢憚勞以順殄逆剗不崇朝乃煒彤弓
勿栽勿蘗赫赫我

皇師出以律自東自西賁整實密維此五月爰先上
年自克魯倫我旅載蔵我馬載號我士載歌彼渠其
遁于昭木多西師踏出載弁戢孫猶與我旅折首則
邪赫赫我
皇無兆明略其畧維何兩軍命卒其率維何揭吉受
鉞僖濟南逢林隍思克發駐兩軍啓倫蘭州爰遏其
拔爰來爰求我
皇凱旋厥豫厥綏維此冬月濟河之洲我
皇在止那爾多斯彼渠來掠迺疾擒之彼俘來附嘯

古殺之既台既俘薄古宜之伐渠曰歸求質不信姦
駐大師于雲中境維九二月禁旅三令維此婪俘
果駕二幸維狼居胥龍旂聿開亦越爾國曰哈密回
日受　國恩謹歸北掖孫蚩子謹俘以來亦越諸
巴顏首散衆亦越蔣農奉琛載貢亦越彼渠部族覩
化以仁蔽欲載懸載貸維爾爾且同愕閉檢維厄魯
特見尤是信于以討之維三國邊于以滅之維斯滅
年厄魯特平癸寶書策維閏三月十有三日維喀爾
小伽藥自殺癸以尸來維丹濟喇厄魯特不以奠不

虜維此邊旂于時載語維彼不順聿俘子女維昔孔
震維今孔隊厄魯特平以奠不穀維此屬國于時載
告維丹濟爾聿暨部族維昔孔翳維今孔燧無曰寧
漠莫予克圖維喀爾且載檻載呂無曰荒服莫予克
爨維喀爾且載徙載羈無曰勃旋莫予克緝維喀爾
凡載抹載掟恭維我
皇御門向克維明克融維威克鑠恭維我
皇克齊厥仁爰奮厥怒以社生民武節是敢懿德是
陳秩秩辟廱式振金聲

三泉頌　謹序

塞外行師掘井
聖謨也麴巴爾幾烏瀾和碩哨口地在喀倫外氷雪
時又未釋井泉僕爾師行以濟塔爾奇喇地尤達
出泉亦然巴爾蘇烏蘭巴顏上庫烈圖起托陵距
克爾倫河一舍與吳拉之木而山岡泉斯涌此與察
多之齊也謹頌曰
天符地苞醴泉蔵沸蓄而不窮散而勿棄其視井也
奚翅倍蓰計而實達則獻德近則鄂羅多斯掘井百

之淵算密機所積感而潛致也曰共斯以爲舜乎夫
濬哲文明舜也大智

遜爾呼頌

蓋克魯倫河左右壤駝馬牛羊胥宜食遜爾呼蓋此產者有年矣而六飛校獵而凡阿思哈圖山也巴顏烏爾也土喇河西阿喇克山也孟納爾山也拖陵詩山也塔爾吉爾即山也西巴爾台也察罕布喇克也心布喇克也拖陵布喇克也郭爾羅思也穆爾德尼拖洛海克魯倫布隆也克魯倫布隆也扎克塞也克勒和朔布爾車克也塔爾渾柴達木也顧圖爾布喇克也交灣拔於盈盼顧望胥遜爾呼芃芃哉遜爾呼幪幪哉遜爾呼

頌六十年時憲書賀表康熙五十九年

聖德同天御極綿長爲古今未有之盛孟冬朔日頒六十年時憲書晉入可慶幸臣等表恭賀者伏以

帝德純一才首叶履端之紀

皇圖綿爲曆長宜欽授之文數窮勝刌分秒而無差璿璣符運斯衍章蔀紀元而隸木鴻猷肇休符成憲以垂治當合朔而辰告獻勝厘地瑞應可大臣竊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日之行天也三百六十五度而健行不息其軌大之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而推步郎協其管輪轉北而物遂生輪轉南而物匪遠測其極長而時記其數短而時復迎是以璇衡參於儀從推上下斗北珠衡於月館推驗宗福維人皇踐前之允長亦太昊曆明之浸久他如觀成與獄衛際而室之觀以迷用孳西政未合釣毫之道始系天爲系人大系地釋詁備析其文寅統人丑統地子統天肇正造曆其義早既傳於甘石術亦辨於晉分太初本黃鍾八十一分以甲爲陽以子爲陰以夜

半爲吹葭之候大衍用靈蓍四十九數以卦當歲以
爻當月以刻漏當揲策之全年法日法通增小餘大
餘減析未有時逆泰長八方昭大有之和命洽與宙
六合敬叩人之命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動符行健治協承貞海水含元水湛千年
之色嶽山配極山呼萬歲之聲將斧城還直開重城
雁罷朔北早渡雙河西方獻益地之圖豈止貢於蒼
水南極奉延年之籙亦奚假於金莖當六十歲之初
週止億萬齡之術肇真雲夜朗青氣日扶滋甘露於

朱英莽蒲風於翠莛同巳殊祥並至有益不能紀其
名嘉瑞駢臻大撓不能研其數而况 國家之明備
尤擅曆法之精微縣列日星晝有漏而夜有刻球分
人地儀可窺而璣可覽太倉索幾何之原太虛探宗
動之表圓析類線面亦放求推八變以求合象齊用
乾元之九過六家而上十支直符早極之二於是月
偕所年日惟布政乃用頒乎逕迴爰符洽乎士民開
天則全算差縮爲歲則全算差縮未能明施於贏縮
雖加之數上推則百年減一下推則百年增一抑奚
所用於增減莫定之幾戶展璽編官丞銀絲五備家
懷珍帙不啻金篋寶符臣等生際授時業慚靈憲位
非九章日官之圖籍未符年紀于茂記于孔許
之曆書莫考在盧在斗等祭日行惟畢惟箕或讀星
好向介邱有說事游多謝於祥腸望魄闕以魄識思
讐於金箕恆一中疑爲六孔管之重落十八重
樓二十九重環轉南斗北斗東井二十四宿拱衆
扛拂箭有旋不出黃圖之域扶桑若轉載遷亦縣之
封遐綿報則如日出升踐大年則後天不老而作說

成易時雍承列乎堯民爽樂雨暘時若恆占乎箕畢
矣臣等無任踴躍懽忭之至

黃河澄清謝表 雍正七年

聖德覃敷運當清晏黃河數千里澄清羣臣恭奉表

稱

謝者伏以

帝德協平成四瀆著澄清之象

神功垂格被萬川彰鑑澈之幾行由地中借坤輿而奠定來從天上法穹昊以昭明頌溢波臣歡騰澤國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百川以海為宗六合惟河最遠溯探星宿始東達於崑崙流漲赤賓

復北趨於積石熙蘭岸東長聞百里之噌吰豐勝峽開直作萬雷之噴怒雪隨山轉龍門接乎三門雲逐波接大伾沿乎大陸九曲之渡何可復尋百泓之源因以淘遠辨同道元註水南有清河而北有清河無雄質寔規退東則距齊而西則距魏一石而泥數斗其渾可以溷濁也殆有長岸千丈而清見底其擬瀨溪湘溪也不亦遠乎緣是津開白馬山號黑羊一片淮南還恐海若或疑江上當祀馮夷未有宛瑤箓之殊休貝琅函之珍旣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以清吹萬咸協瑤枝結慶郁實垂華蓋之文瓊液浮甘寶露綴金莖之色黃芝紫穗萃仙籟於中逵翠莛丹萸倒霞株於上序晾虹輝之合璧復五緯之連珠而累譯同歸殊徼稚垂東部擺頭不足以供瑞牒之書亳南賓運職不足以殫忠愛之風力

恩稱大覆符應河清下走徐州若木千枝之界上通瀛渭玉蓮十丈之方莫不光比漢陵佳輪歷歷照同參鑑瑤碧森森彼獨孤及之章曾未詳其曲折蘇鼯

明達之頌亦難罄其形容從此積鈇宜勞勳隆浚澮州濟州相繼德笑賈成讓與中書王六署于孫村壁文富識衞元老粟飛陽武衞河寧必紀汲郡之書稻輿琅琊亦道何事孝勝築之嚴誠宴中所罕漢抑載料戶希傳臣等功昧祭川識非觀海河小嶼鼇學雜安貌於杜鸞湘山志歲才畚還長於班氏當崇階之遁錫欽綠編廁官箴兄諧頌之頻聞監水尤思治象伏願化周禹甸祉溥堯天西清侍從之班永壺長映秋月南國省臺之任玉琯偕協春風則農紀祥炎行

將濯蘭纓於鳳水軒岡瑞鬲不但泛花杈於雞林而
太史之河五色寶光若鏡天孫之石七襄異采成裳
矣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擬唐命殷仲容書延陵十字碑進表 閩凡

伏以道纘大成一書曲頒與命蹟畱小學六書垂耀
離明稽古以崇賢分蕊集賢之院披文以象德馳神
嘉德之門曹司夙備冬官卷帙敢忘夕考祇陳前頌
少効涓埃臣仲容誠懽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生
人以來莫盛於洙泗南方之學實始於延陵近軼子
臧遥承泰伯出使而樂聞六代遂開龍角之文明將
兵而年躋百齡不數水犀之雄武行獲詳於禮記㕘
復顯於春秋蓋大江而南豪傑之士齊言偃故踰淮
而北宴隸之詞出孔門書其字而不書其名紀其國

而并紀其邑永作千秋之範標為十字之碑地望不
墟閭經入覽溯連躬貴越絕成編組山之車馬已非
遺閈宛在昔里之園池難問殘刻巋然彼夫額造黃
墳禹垂蒼夏帖傳癸巳何殊高晏之鐫文誌旻由不
辨大蒐之鼓汲冢則體存魏策嶧陽則朝轉秦灰比
諸鄭風其細已甚擬之檜國以下無譏惟茲光燭麟
符映璧間之漆簡學至形訛鳥篆疑龕內之丹書但
今古制殊耿球盛傳於鉅鹿恐高卑勢變杜頂莫保

於漢濆華侯照朝式昭法物茲蓋伏遇功孫知化識兆見微內辨制平定禮而舉行道祀外虞靜謐秩祭而覃及前賢正文字之原不但考經集註謨刻英之部豈徒六典分官鳥跡由是闡天象行於嵩協地乃猶思深遐絲暗篤嚳艾研至聖僊存此書笑貌許褒之鼎若衆人莫欽其寶將類比干之盤既妙畫之沉淪亦英標之零落空遐卌劍容憶徐君境上獻衣祖為鄭相事以流傳而日遠物因拂拭而彌新爰有藉於臨摹宜博求於耆碩在昔昭陵訪購法

書則秘監署名迄夫羅正遷藏官本則侍臣檢校爭進義獻真行莫定瘦肥日注王徐紙筆尚煩坐臥況桂林絕學久廢訓詁而曹憲古文時亡指授豈期制旨下觸庸虛臣仲容陳郡陋儒長平寒胄少侈宮牆不遠水與之論書題清禁門切非越國之工隸然敢雖鏤日月刻畫雲雷寔以代襲素風家傳舊業敢追正始典午中軍孝格神明有嫣給事博物推於五總北年價定賀章契友堅於八人此日望高蕭李清時兢從其披質喆之與圖出肖像生期若貞臣之符牒

孝聖神御宇謨采虞名當儒學司權適符雅志游藝情同於加盜釋文義切於龍耐闕下推尋或做蔡邕之貌尼山彷彿庶幾有若之言雖規正必待珠英抑夜戒無忘全照伏願宇衍徐展乙帳常披問里寺臨遊組察塤前之椅昔陵職貢濤芬跡孚頂之茶則青御不庭伊涼而聲教自通於蒙部矣臣仲容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明代擬表佳者不過十餘篇此文清切典要實出通鑑纂要王命圖之上真梅爭也

存研樓文集卷二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吳　煒竹溪　編校
　　史　嶔丙章
男　樓涵易仲校字

雜著

容孤

蓋至周制而有公國之孤公之孤四命執皮帛乘夏篆服自希冕而下是也其尊之者曰諸公燕禮不設諸公之坐鄭氏注曰公孤也下朝亦尊之曰大客大

行人鄭氏注大客謂其孤卿賈氏疏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也而賈氏又疏家宰曰殷之牧下天子使大夫三人爲三監至周使伯佐牧不使大夫孔氏疏三監則曰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又曰大國公孤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容設有三監如孔氏說是孤之枋寖埒二伯也然而繇周初訖春秋孤殊尠克自振拔以勲猷著諸簡冊者皆其賤秩隸於公甚與大國上卿埒故疏亦載以叔孫婼定孤卿來聘得特見而不

如天子大夫之恆足以自達於天子也禮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鄭氏注曰使佐方伯領諸侯孔氏疏曰天子使其[illegible]夫自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illegible]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illegible]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王制又曰其[illegible]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illegible]伯之地夫大國次國小國皆夏制則夏后氏亦容設之此夏所以中經界從之亂洎其末造都孟門以自固外有葦顧昆

吾之爲捍而國勢不分殷訖末造且自戰自勝淮奄諸臣國躑相既爭猶若有以監領之而皆奔命恐後者而皆不如周東遷之依晉鄭而其後且齊晉秦楚迭興也孔氏疏又曰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者謂武庚也與此別也而其實則因殷之賦秩而使之且庸知非監殷事不效乃一變殷制寘於牧下置二伯復益容其制而盡設齊宋諸國公之孤耶是所謂因殷而特損益之也然而封建之宜監於殷制也滋敝

審勢

王制辨論官材獨專於司馬鄭司徒造士亦屬之蓋邦國大事在祀與戎而戎事尤安危治亂之所繫故司馬之於官材雖無不辨論而定以戎兵爲首務也周禮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鄭氏註亦引王制證之王制傳爲夏殷制而周禮司士寔屬於夏官司馬賈氏疏亦謂與大司

馬進賢與功同然則司馬之辨論官材不必盡如夏殷而共重戎事寔同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蓋六服胥同之此所以能佐大司馬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而又以九伐之灋正邦國也近世名臣惟高新鄭掌銓時請選擇進士知兵者隸兵部四司晉至兵備道巡撫總督以暨兵部在京二侍郎胥豫儲而遞陞之無與他官互遷補爲重有合於司馬辨論官材論定後官司士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之旨江陵仍之猶收厥效此寔司樞筦暨平章任國者之所宜亟加意也

經世透識不淺煩言而機要畢舉

審勢

大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曰師以門名鄭氏注曰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賈氏釋曰云軍將皆命卿者欲解師以門名之意止謂卿居於國門使爲軍將故軍將得以門爲名云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者此解軍將得以門爲名者止謂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任而營治其門故也又曰云魯有東門襄仲者按昭三十二年左傳云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公子遂字襄仲號爲東門止謂居東門宋有桐門右師者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註云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是宋有桐門右師也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蓋古者立國建門之制若此後世雖有城門校尉門候監門衛諸職而不能如古者之命卿營治國門故關命將帥畧第或遂而無以禦非常之急如宋御營使李

綱行委巷中幾二十里惟恐敵騎之衆登城其毀可見而敵或卒登門堞樓卒裂則城中雖欲奔救之而緩一 連事如宋之衙黃門金之蔡州西門明之太原小南門北平屏則門其概畧也抑左傳僖三十二年杞子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然則卿居國門非直備罔守非常之急亦所以備潛師也

扶輿啓秘千古未經人道

審勢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鄭氏註曰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輕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鄭氏註曰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於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

當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於事使也賈氏釋曰皆云挈者謂絜之於竿首挈挈然故云挈也蓋聖人用心之密至於如此孟子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即繼日待旦之幾也先鄭推勘情事尤能發其義而斷為浮說者乃擿挈壺氏以為職同陰謀之書是必盡失邦國要幾乃後已也經又曰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㰌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氏註曰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以序聚㰌以次更聚擊㰌備守也元謂擊㰌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注亦完晰經又曰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鄭氏註曰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此尤可見研幾之密先鄭尤善發其微義非唐以後羣儒之所能

注并非賈以下之所能注也

原勢上

盜賊之禍始於秦至漢而甚至晉北魏而又甚至隋而甚烈至唐黃巢而又烈至元明而禍甚烈張角足以亂漢王彌杜曾足以亂晉葛榮邢杲足以亂魏黃巢足以亂唐楊安李全足以亂金皆不能亡之而秦隋元明國遂破滅者何也秦輕改周轍隋不悟北魏之覆轍而明又蹈元之轍也上古之世分而為九州又分而為十二州又合而為九州中以封建萬國而方伯連帥統率之後稍兼併然大率因其定勢故强

國得以立至秦分為三十六郡又益為四十郡地裂兵削陳勝吳廣起守尉監亡以秦雖關中兵四出而不能救漢分為十三刺史東漢因之雖罷郡國都試而刺史權日崇至晉亦裁益為十九刺史九州之迹少後地有常界兵有常將其得之也久其附之也深故張角雖起而不能亡東漢王彌王如杜曾雖起而不能盡亡西晉孫恩盧循雖起而不能亡東晉也宋齊梁陳州益分地益小兵益弱元魏亦多析州制雖設行臺曾無補於勢故葛榮邢杲起而國幾亡隋承齊周之後幸列州揚府衛兵充伍而州郡遂夷為一又懲尉遲迥王謙之難忘葛榮邢杲之禍將舉天下盡遷之朝廷罷魏周總管府因勢渙而鎮將亡以攝此張金稱翟讓朱粲輔公祏之所繇橫行而無憚也唐分十道以河江淮隴嶺為界採訪使統之折衝果毅兵雖寖廢而節度府兵日盛自尹子奇田承嗣不能犯江淮劉展袁晁裘甫龐勛兵越界輒剿雖以黃巢之桀驁秦宗權之贊殘流毒幾徧天下而卒為諸鎮所覆則地之不可無常界而兵之不可無常將也

藩已蹶然矣宋做唐制分諸路金因之設宋雖廢藩鎮金封十一公勢亦已晚而盜賊起而禍不甚烈元有天下恃攻取之易不思中原定勢置行省江浙陝西嶺北別失八里地既太遠其屯亦旁通廣闊務為各後舉三代九州之迹唐宋分道分路之制而盡蕩覆之繇是山河失險盜賊橫決以迄於明季寖四百年而卒莫有知其本者此賈誼陳亮之識所以曠百世而尠遇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曰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明置布政司都司總兵巡按

又置巡撫撫治又益以總督督師雖官名殊元而行
省行臺渕畧之勢終不能變或視元較甚爲合河南
河北爲一而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爲一而江之險
失合淛東淛西爲一而淛江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
漢北州縣錯隷而淮漢之險失洞庭中渟湖廣鄱陽
中渟江西滇洱中渟雲南巢馬洪澤天湖安山昭陽
駱馬射陽蠡社丹陽石臼洮滆澱山泖臨平夏蓋鑑
壺山萸蓬異能湖樂澤雲夢澤百花洲高郵梁山泊
豆子航惡淡珠池中渟諸隷省震澤相湖分隷浙省

無以釐畫之而險胥失旅順鎭江隷山東閩山陳錢
官井長年多迷所在欽州冉走交趾東都又失四峒
緬甸南直走大古剌而海之險失莽剌捏工川昔號
黃河九曲今號小套豐勝諸灘殆類平地又經天橋
峽壺口山白司馬阪江經夔州上中下三馬渡漢經
均州磨灘光化羊皮灘淮經光蔡諸灘趙家步無以
扼之而江河淮漢可永恃之險并失漢中隷秦歸州
隷楚又合內江外江爲一而蜀之險失郴隷湖南贛
隷江西又合左江右江爲一而粵之險失沅州偏橋

分隷兩省鄖陽南贛合隷四省湖北隷蜀川北隷黔
建昌畢節隷滇陳曹沂膠隷淮揚遵義乾隷四川江
浦六合乾隷應天經畧或至七鎭總督總理或至八
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並聽節制而金元行省
之制又失蒲武關杉嶺玉壘米倉朱陽轆轤延水蒲
津龍泉黃澤虹梯玉峽天井當子口九里木蘭穆陵
獨松太平橋石門辰龍鐵索橋關朝天黃沙軒轅子
秋烏龍仙霞分水大庾五嶺香爐關索嶺分隷兩省
齊北走滄景魯南走邳滁徐無潛淮之限潞涿津門

河西務保魏濟滑介休安邑晉蒲寧夏固州多巴鄯
洛朱仙鎭許南陽臨淸濟寧夏鎭曹縣淸江浦池河
正陽橋揚眞京口濟岸南壕南翔蕪湖關瀏子烏鎭
平望塘棲招貨清湖吳城景德鎭樟樹鎭樊城沙市
漢口湘潭錦市夏都夔關浦城南臺廈門金門壕鏡
佛山香市四會蒼梧鎭南關龍里大方織金金馬龍
尾關永昌寶井會無監鹽討來弱大通涅浩鹽洞涇
同洛汾絳洞渦滹沱清漳濁漳桑乾易灤潞衛三岔沽
膠濟汶泗沁洛伊汝汶睢沭潁淝樅陽石梁吳淞婁

荆若雲新安富陽曹娥大洑江心寺章貢峽江灨湍灃濤江沅酉漵湘瀟郴劍涯灘融白水涪渝金沙大度沫瀘烏江索橋江中江潞江金沙江漾濞諸名淵祁連賀蘭隴坂華泰嶺棧斜口蘆芽五臺太行大茂紅螺白雲岱嗣嶽沂林慮王屋熊耳桐栢岷峨龙屋劍閣海龍囤綦衛九嶷幕阜嵯岈盧灘點天目天台霍童九連嶠嶺羅浮句漏格孤脅魁高貢諸名險前後左右水險與陸地岡山險與平原岡而直省之險胥失以豎山綠阨塞形格勢禁且胥視爲腹裹棄爲

甌脫而天險並失其餘道府州縣衛割隸謬妄輕重失次者雖徧以疏舉而改元總管府爲府隸縣多寡尤屬偏畸故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一縣則它縣震破一府則它府震破一省則直省胥震以迄於土崩魚爛而不可救止者雖人謀不臧抑繇地勢互錯險與賊共之有以啟戎心而闢寇徑也昔晉令齊東其畝而國佐曰吾子戎車是利南齊欲令兩豫州王儉謂方鎮常居軍府壽江則壽陽雖殆不先固不能斷路而先機有備何承矩置塘濼深不可航淺不可騎一衣帶水遂限戎馬古之人不敢棄其險雖無險而猶計以設之也如此明人不知大勢自去其險及事勢壞裂乃始調土兵邊兵狼兵苗兵設經畧督理撫治人地兵將不相附習戡欲分爲四正六隅十道又欲收勢短節險之效以遏賊保定鳳泗九江設總督天津登萊漢中設巡撫卒不能繇其本而救之故賊不强於張角黃巢而禍遂爲秦隋元之續悲夫悲夫徒河南北分爲二道而經畫垣曲南盧氏北以扼之則澠池不得渡漢中興安隸四川而守

潭毒仙人關與勢饒風嶺青泥嶺以蹙之則車箱峽不得出英霍光蔡合爲一道而嚴兵駐白苟堆馬頭山板石畈三江口根退關以環伺之則賊不得避暑茨山蔟秋肆劫虛兵鎮襄樊而房金附漢中爲一道達開忠萬夔大昌大寧三十六鹽合歸與巫爲一道畫江附大府以聯絡之則襄陽不得夜襲開縣不得大奔明之亡久矣而其所以亡者尚不瞭然於天下君未知賈誼陳亮處此果何如也

英覈妍逸百代之識三代之縞

原勢下

夫山谿阨塞形格勢禁今舉其大略若[illegible]之一片石臨榆關松亭關劉家口大安口潘家口潮河川黃榆嶺墻子嶺郭村槍竿嶺軍都關四十二道白羊口蘆臺嶺韭孤口五回山插箭嶺浮圖峪九宮山銀釵嶺狼山曲陽井陘易京莫州滹水旋單橋高雞泊蛾尖盧龍軍[illegible]之平刑關東西陘白草溝陽武峪陽方口老營堡岢嵐蘆芽山雁門石交山雀鼠谷蒙阬玉壁柏壁峪口摩雲嶺五老山顛軨坂天門關石嶺關南北

關秦絕趙括饟道龍泉關崔井下井陘道井之陘關青口白馬關玉峽關柳樹口獨車驛碗子城天井關太行大小口沁口[illegible]之天生橋黃城兒寨古口水泉口滿逸口大黃山莊浪衛阜子山涇陽二積石關六松山扒里扒沙賀蘭四十七口赤木關金塔口打碰口鎮遠關青岡峽青沙峴六盤山余佛峽蕭關充字關木葉關水洛城隴阪大震關鐵山祁山不皮嶺仇池山玉壘關暨橋朝天嶺斜谷和尚原仙人關武休關陽平關駱谷儻谷谿斷間呆孤人兩角衣倉關饒風關興勢關太白山子午谷青泥嶺車箱峽平利白河關商南關阜川朱陽關秦嶺閻道轘轅關禁谷嵯峨山泉山盧關黃甫川旗城[illegible]之臨清碻磝城東阿陽穀山鄒村壩滸寧梁山泊定陶平陰亢父狼虎谷蒙山瑯琊臺鉅防沂山大峴關長白山廣固城[illegible]萊口登州水城大崑崙山成山大小滿河濰河豆子航大小勞山田橫島登州諸島[illegible]之澄口涉縣清化鎮軹關河陽三城閔鄉與賈新安關黽池澠陜州龍耳山盧氏五裏內鄉吳村尾壁淅川荊紫關子口

天津橋北邙山成皋關嵩山轘轅陽坂石陽關玉壁頂崇龍門關汝州七頂山襄城魯山三鴉桐柏山棠谿方城鄧城漢河義陽鄖阮凌雲楊中州息縣白荷雞頭山羅田光州固陵軒轅嶺均城荊隆口官渡贊之葭萌劍閣左青疆劍閣右白衛龍安陰平道龍洞黃勝關制勝關管橋雜谷駐日嶺維州魚通任存間道打箭爐靈關黎州邛崍九折坂花尼山會川衛曬月衛綢竹鹿頭關瞿口青城山雒陽山裁劍龍門峽三峽九頂山釣魚山大巴山達州太平瑪瑙山三

子山漁河渡大寧三十六隘巫山瞿塘三峽黃陵磯
蝴蝶峽佛圖關石砫桑木關婁山關海龍囤不寧赤
水桃紅壩鷂項嶺九縣涼山(楚)之上周栒杞關黃連
坪綠山三王城平林歸州興山荊門山虎牙山西陵
襄陽樊城鵲山虎頭山峴山鹿門山當陽長板綠林
大洪山嵖岈山木蘭山烈山新市應山隋州孝感黃
陂麻城勤州蘄湖黃蓮湖沔口陽邏堡閻道西塞山
樊口黃鵠磯通城九公山通山陽陵磯城陵磯君山
巴陵磊石山鹿角山九馬口滐口錄草山大阁山臨

陵南嶽市郴州桂東郴南衆嶺盤山臨武寧遠九疑
山武岡楓門嶺飛山寨華坡二橋灘沅州麻陽蜡爾
山沅江洞庭纜船門石灃州南平石門關施州衛清
江長陽上明(江西)之馬當山小孤山彭郎磯上下石
鍾山湖口梅家洲江州城廬山武寧星子吳城樵舍
鞋山東郎山樟樹鎮洪州章江門西山玉笥山武功
山華蓋山東鄉妣源淮鄉崇義縣楠岡南安儲潭
入灘龍泉峽江橋贛州城龍南瀬頭虔南衆嶺梅關
雩都九連山鉛山玉山帝林浮梁(江南)之符離合

州順昌壽春紫金山英山霍山司空山潛山皖城西
南門六百丈樅陽江三江口北峽關東湖口東關濡
須塢梁山合肥藕塘清流關閒道浦口定山瓜埠邳
山胸山甬城南口泗州盱眙清江浦老鸛河寶應城
西蜀岡五假山料角嘴營洲山三沙蛇山永生洲三
江殷口焦山金山黃天蕩白鷺洲烏江蟂磯丁家洲
荻港江城古陽湖九華山青弋江考坑銅嶺新嶺寧國
關蕪山松源嶺大通荻港坂子磯蕪湖采石磯揚林
港姑孰西門新河石頭城長干雨花臺燕子磯龍潭

五洲山銀山京口閘北固山圌山黃田閘焦山白茆
浦劉河吳淞江口黃浦金山衛三沙垂虹橋東西洞
庭山椒山石簡山長橋荊南山洞湖銀林壩百瀆港
(浙)之獨松關大淮山天目山餘杭昌化於潛新城富
溪富春山七里瀧夾浦四安鎮大金港小梅港弁山
烏鎮午浦雁窠頂蛾門臨平山杭州涉金門杭城南
排衙石定山西興渡城山富春江口曹娥江口小江
口三江閘曳蓋湖大蘖山諸暨城新昌黃檊嶺四明
山市舶司大浹江口岑港昌國衛城潙公嶺清風嶺

桃花隘黃巖臺江口華頂山江心寺海口龍湫山茨
洋平陽關飛雲渡括蒼山處州銀坑義烏關化嶺常
山衢南衆橋竹山洋山取水澳陳錢山會船取水澳
菓壁山花鳥山落伽山金鰲背明臺沿外萬疊連山
閩之武平九連山浦城梨樹嶺武夷山順昌古田霍
童山寧德洋門福清海澳門延平劍溪尤溪五虎門
梅花門洛陽橋同安石鳥潮澄鎮紛南浯嶼月港風
櫃廈門金門海壇山烽火門南日山大虫島彭湖島
中藏湖取水澳雞籠淡水洋鹿耳門官井背取水停

粵澳門之地則賀州保昌延水韶石英石滿遠峽
門會端州梧江口羅旁廣州大江口香市碼石衛甲
子門虎頭門羅浮山東樵西樵南澳塚塚鏡青州城
東莞香山艇舟海道新會江門崖山汲水道徐聞遞
海門五指山枯樹輕霞爲黎岐險要地廉州珠池白
鴿州龍白外洋欽州走交趾道欽州四峒廣州倚後
屏山潮州走漳汀惠州走汀贛道程鄉龍編相湖嶺
西之蘇關梧州北門與安古田爲明時猺賊人會城
坝殺永寧司地八排爲通塞粵各猺排據地黏水南

江爲二江要會地大藤峽力山爲明屢征地懷集爲
藤峽賊山行走粵東地梧州爲總制舊駐札地容管
幻滿山十寨爲北接古田入掛南通邕管地賓州上
林崑崙關爲狄青以邊騎衝儂賊地邕管爲儂智高
走廣南府地鎮南關龍州從過爲交趾二道龍州江
門爲明洪武時交趾府饋糧米地南丹州那地州爲
明調狼兵地泗城州爲孫行門走黔安籠地天河忻
城融昔爲宜州叛賊從粵黔潭地黔之偏橋鎮安嶼
坡爲全黔咽喉地獨山州麻哈州爲黔走粵古田地

[redacted]州爲播分疆北大牙遵義地龍里爲會城輔轢
地白泥爲北接蜀永寧赤水地七星關畢節爲通蜀
黔滇二省脈絡地陸廣河爲水西扼險運米地大方
爲水西輻輳地普安州爲界滇地鐵索橋爲滇黔通
綫外地北則烏江南則鐵索江乃左右江源而關
背倚貝銙輪也關索嶺道雖移而爲滇黔二省雄鎮
安籠則黔省號重鎮滇之烏撒格孤山則滇北重鎮
東通畢節南走全滇霑益州爲界黔地平夷交水戌
爲會城嵩明咽喉地陸涼白石江木密關姚安鐵索

筲烏蒙涼山乃西通建昌地也會城金馬碧雞關上自閣爲屯營臨城地泰華山爲郡城下龍地滇池壩爵魁山爲形勝峻潤賊多皆藏地大理龍尾上下關爲明初潛登點蒼山張旗疾下關鶴澗地點蒼山爲足山永北永通建昌鹽井衛鶴麗江爲守石門以限西域守鐵橋以斷西羌地永昌金齒衛騰越州皆爲控制西南夷兼措置孟密寶井地尋甸山爲形勢雄峻滇南重鎮控蠻川緬甸地三宣六慰道車里道爲元時師走交趾地元江爲明時賊那鑑拒殺承

宣使徐樾地滇南迤西曰木尾爲交趾起沉地迤東曰蓮花灘爲交界地而老君山則形勢延峻滇南重鎮分界交趾各也此皆海寓名險人所共曉而明人曾涕唾棄之不甚惜則奚怪乎和龍滑嘶與中大定會州開平邸夷柵靜州蘭池六州振武天德應理州亦棄乃燉煌與二塔若雜谷然通沉棃之召外隸也春秋曰鄭棄其師予亦曰明棄其險

存研樓文集卷三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洪肇楙時懋
萬中道健傅 編校

男 知行仍叔 校字

雜著

荊州論

荊州北距襄陽東距漢西卸夷陵南距江財十里地平衍江湖無峻嶺仞陵惟以爲門戶椅角用武之地曰荊襄襄固則荊固若無襄是無荊也昔者元破襄陽

降呂文煥則宋遂虜孫制置江陵而不能守苻堅破襄陽獲朱序則桓沖退治上明（上明在松滋縣）沖老將猶知信進退之勢也曹操置郡襄陽又宿重兵則吳南郡治南平又戍公安（地皆在江以南）故能有餘力時入汚漢祖中而卒殄西陵之難何則形屈而勢信也苟不能屈而斷信是適賂敵之攜而已矣嗚呼以梁元帝頓復之勢定都江陵又北與襄陽爲對而周師忽至則其眾固爲俘虜宜也庾信賦曰頓陽城而避險卧砥柱而求安夫荊州者地勢視江北濱江諸郡大類揚於

楚則類黃卅人守廣陵揚能固者乇寶合豫州兵力
戍郛城而卒壓於江金再破黃而宋遂不相間大創
州者北兵若至是絕地也其不壓於江不止也南兵
若至是又不存之地也昔者淅毀自江擊江陵而共
拔滅陸議自夾掎樊而糜芳不知劉毅劉道規自馬
頭襲江陵而桓謙不知王鎮惡聲言劉蕃上而毅又
不知蕭詵都江陵而李靖以水漲自清江倏至則夾
粤江西兵背不及援非智不足也日日而備之矣力
不暇給也就令力能給而南與北交備夫亦卒莫之

暇以至頓而必屈焉已矣是以孟宗政三海造不能
阻阿里海牙之師高季興國勢獨弱四面稱臣唐建
南都命呂諲以舊相填撫而後卒為下府晉宋齊梁
自王廙王悅督府常治江陵而必復立雍州於襄陽
其兵鋒常為所畜八州之冠此隋之所以專授後梁
以江陵必廹奪其襄州岳飛請宜撫所以自鄂而必
主襄陽而李綱之所以首議遷都也或曰江陵都督
府亦治江陵治江陵則能扼蜀曰溫時適國用也若
扼蜀江陵又不如夷陵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是始
與郢鈞重也然則督府宜何置曰昔李綱議行都曰
襄陽後又曰長沙不言江陵長沙有重湖之險綱之
議殆能以偏為偏類吳君臣而度越王廙呂諲萬萬
也若夫督府宜置者則吾必曰襄陽次曰巴陵

王崑繩曰上下數千年縱橫一萬里但見尺幅由
錯綜歸錄又獨出錯綜來

煒曰此首係中年所作統論荊襄大勢後十首并
襄陽論俱係晚年讀史同時論撰多闡發此篇之
蘊序次以時代為先後皆先生手定故此篇冠諸
篇之首

荊州論

楚志曰郢城在府城東北三里卽楚舊郡楚文王自丹陽（丹陽城在歸州東七里北枕大江卽屈沱是十故也）遷此未有城役令尹子囊將卒遺言子庚必城郢及平王時遂城之又曰紀南城在府城北一十里史記注楚都於郢今江陵縣北紀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故郢城是荊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是郢與紀南爲二城也又曰沙市城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楚故城元末增築址存而昔渚

宮曰在江陵故城東南楚建梁元帝卽位楚宮卽此書章華臺曰臺有二一在府城外沙市一在監利縣東北皆楚靈王築（在監利者名三休臺賈子所謂翟王使使之楚楚王饗之於章華之臺三休乃至者也）又元志曰郢城在安陸州蓋安陸乃楚之郊郢闞駰所謂君次於郊郢以綿同邑是也襄陽宜城縣故城在縣南九里楚故鄢鄀漢改宜城南郡所謂鄢郢是也又荊州府城卽古江陵也齊亭侯築晉桓溫增修之古稱江陵以水爲險抗築大堰在今府城東北高保融名爲北海時知江陵府吳獵劉甲皆修築之開濬仍添引沮漳及諸湖水注之三海綿亘數百里遂爲天險又爲八櫃蓄洩水勢余人嘗犯荊門州距數百里而去以有三海之險也夫吳且通漳水池郢又灌郢城而謂三海八櫃遂限戎馬是古寇乃不克繆南寇也然紀南城在今府城北一則掩襲較難是故楚文王之智遂越於平王

思出入九天九地算乃出九天上

荊州論

魏景元二年春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并送質任大將軍司馬昭啓聞詔征南將軍曲城王伯輿基部分諸軍逕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馳驛止師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深入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

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懸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苟貪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損傷威重昭累得基書意疑勑各軍權停所在須後節度基又書曰基謀慮短淺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乃征兵由等亦竟不至此荊州西道宜考

荊州論

吳虎威將軍呂子明蒙上吳王疏曰蜀將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蜀將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蜀將可擒也及陸遜進襲公安降士仁至南郡太守麋芳亦降而夷陵以東胥失守矣然則江陵之易襲雖名將不克固防也梁新除雍州刺史張伯緒纘遣荊州刺史湘東王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湘東王時師次郢州便回軍鎮此亦緣白衣揺櫓故事而遣信之也

荊州論

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得督府援建業檄遣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方貴先與詧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剋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城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元帝遣張纘密援方貴纘次大堤而樊城已陷方貴兄弟及黨與並誅及詧之伐江陵夜遁也杜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諮議參軍蔡大寶將守襄陽乃輔詧母保林龔氏登陴閉門拒戰會詧夜至龔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詧乃納之岸等以詧至遂奔其兄巘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巘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之在襄陽雖稚雜掩嬰孺婦人孺子以守之而猶不易下且克建樊城廣平之結也此宜與江陵參觀

荊州論

西魏恭帝元年在國于謹出攻梁長孫儉問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

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銳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率衆圍之梁元帝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元帝退保子城翼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萬餘人收其府庫珍寶江陵遂空夫魏以石城爲界梁以安陸爲界北師突至雖欲耀兵漢沔而業無所及又不能先分兵據江津而猶戀羅郭哀哉忠既盡定漢東地至是爲前軍屯江津梁人求刃於象躬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夫江津既不迺以謹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之說參之殆不如留象騎不戰之爲少愈也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懼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夫臨邊城鎮不能早固力又不能領江津而財豎木柵於羅郭亦奚益哉先是梁元帝與湘州刺史河東王譽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會慥下峽至江津譽次江

口元帝居郢州之武成爲侯景尚抑而罷援留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慥欲待元帝至而後旋府方還州張纘時在江陵乃遺元帝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元帝信之乃鑿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是元帝徒知江陵以南爲不存之地而不知江陵以北之向又爲絕地徒見江陵先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雍州刺史岳陽王詧就攻之尚不能

兗督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而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督將杜岸杜幼安杜龕以其屬降督仰夜遁夫不悟臨江絕地六十里木柵之逆不可以固徒豎於陛議劉道規王鎮惡之前事而不知其所御之治而平戎公安桓沖之治上明其慮尤爲深遠至自陷於殆陽城卧砥柱之下策而不免終悟也及督立四年湘州刺史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是時督力懲前事琳將潘純陁侯方兒來攻不能克退歸夏口而監利復緣地勢而逆陷

荊州論

周天和四年梁平州刺史李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拒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夫以敵兵臨城晝夜嚴備之時遷哲又任平州刺史在古當陽臨沮間可謂習於地利而陳人猶突入郭內焚燒民家夜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多至數百人蓋地勢實然雖有甚七悍將固不能保其城之不瑕也

荊州論

元至元四年八月征南都元帥阿朮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寨俘生口五萬單還宋兵邀襄樊間阿朮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萬餘級初阿朮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

來援復分兵出入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帥舟師來救與圍又以兵百艘傍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朮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朮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朮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造浮橋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九月阿朮加同平章事遂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初元世祖遣僉河南行省事阿里海牙與阿朮劉整取襄陽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白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人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郛其將復

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脣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世祖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又發水軍攻浮橋樊城乃拔遂移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阿里海牙身至城下說文煥又折矢與之誓文煥始降入朝世祖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荊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里海牙奏曰襄陽自昔用武地今

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阿术亦贊其說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九月遂會師襄陽焉

荊州論

元至元十年襄陽降行樞密院事鎮襄陽阿里海牙請順流長驅乃拜伯顏爲行中書省左丞相阿术爲平章晉阿里海牙行省右丞十一年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术遂以兵西渡青山磯程鵬飛夏貴背敗宣撫朱禩孫夜遁還江陵鄂州張晏然以城降鵬飛亦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備足今蜀江陵岳潭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阿里海牙遣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宋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張榮實擣其中堅解汝楫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於桃花灘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火焚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禩孫聞制置高達恐卽以城降乃入江陵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荊門及諸洞皆降以兵守峽上書曰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命

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趣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脇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李芾力屈其將劉孝忠以城降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守臣皆率民來迎獨宋經略使馬塈守靜江不下十一月阿里海牙以平章政事率兵至嚴關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靜

江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分遣萬戶脫溫不花納賚脫徇欽横邕慶遠寧榮融徇鬱林貴廉象脫郴徇潯容藤梧胥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內附以兵戍靜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既而留現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喻等胥應廉山舒黃衡繼起阿里海牙定才喻等至雷州航大海五百里誅瓊州安撫趙與珞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番羅甸卧龍羅蕃大龍遏繼羅蕃小龍石蕃方蕃洪蕃程蕃並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阿里海牙定荊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二十三年卒於湖廣行省左丞相此由襄陽以暨荊湖廣西海南之大勢也阿里海牙畏吾兒人贈楚國公謚武定晉封江陵王

荆州論

元史伯顏傳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伯顏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西行省爲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九月甲戌朔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丙戌伯顏與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濼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

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絙鎖戰艦密樹樁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术殿後不滿百騎十月戊

午行大澤中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阿术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伯顏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獲數十人甲子次沙洋乙丑命斷事官楊仁風招之不應復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裨將傅益以水軍十七人來降虎臣等又斬其軍之欲降者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萬戶忙古歹生擒虎臣大用等

四人餘悉磔之丙寅次新城令萬戶帖木兒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遣呂文煥與語丁卯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戊辰其總制黃順踰城出降即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即縋城下居誼邀入城悉斬之己巳其副都統制任寧亦降居誼終不出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遂并誅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十一月丙戌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

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伯顏不聽諭
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朮使右丞阿里海
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
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
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
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
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荊湖宣撫使朱禩孫以遊
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
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

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
月丙午軍次漢口辛亥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
河先遣萬戶阿剌罕以兵拒沙蕪口逼近武磯巡視
陽邏城堡遂趨沙蕪遂入大江壬子伯顏戰艦萬艘
相踵而上以數千艘泊於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
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
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
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
邏堡癸丑遣人招之不應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將士

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
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
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有
術者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
渡伯顏邦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
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
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
已過則速遣人報我乙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
戶張宏範忽失海牙忻的迷失等先以步騎攻陽邏

堡夏貴來援遂俾阿朮出其不意乘萬戶晏徹兒忙
古歹史格賈文備四翼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
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
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
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蕩決血戰中流
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
千餘艘遂得南岸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
步鬭開而復合者數四南軍阻水不得相導遂起浮
橋成列南渡阿里海牙率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

帀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
乘之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丙辰阿朮
遣使來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
宋軍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走至
白虎山諸將謂貴大將不可使逸去請追之伯顏曰
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
追也丁巳伯顏發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也諸將
稱賀伯顏辭謝之阿朮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
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

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己未師次鄂州遣呂文煥
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
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鄂恃漢陽將戰
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庚申知鄂
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
降程鵬飛以其軍降丁卯分命阿剌罕先鋒黃頭取
壽昌糧四十萬斛留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
省於鄂規取荊湖己巳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
下俾阿朮先據黃州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湖于黃州

甲戌宋沿江制置副使知黃州陳奕降承制授沿江
大都督遣呂文煥陳奕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景模
復遣阿朮以舟師造其城下癸未伯顏至蘄州宗模
出降承制授淮西宣撫使留萬戶帶塔兒守之阿朮
遂先以舟師趨江州阿朮傳十一年秋九月師次郢
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
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
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
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

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朮即奮鬭馳擊所向畏
遁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
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
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朮用軍將馬福計回舟
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
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朮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
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
可以得志明日率衆趨南岸沙洲攀岸步鬬敵小却
出舟中馬於岸遂力戰破之己未水陸并趨鄂漢皆

降十二年正月黄斬江州降附朮率舟師趨安慶武襄陽下流之勢也伯顏蒙古八鄰部人追封淮安王諡忠武晉征王阿朮兀良氏兀良合台子追封河南王

荆州論

郡志曰寸金堤在龍山門外五代時蜀孟昶將伐高氏欲作戰艦巨筏衝荆南堤南平將倪福可志書梁將軍恐誤築此堤激水以捍之此戍荆一策也宋知江陵府吳獵嘗分高沙東獎之流由此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若循跡浚導之則江瀆不克直上掩襲可少淹灌之為易此亦戍荆一策也

襄陽論

周公瑾自代英豪雖策擊襄陽而其圖蜀也還江陵治裝卧疾巴邱與大帝牋曰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則擊襄陽之策固猶在巴蜀後也及大帝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書與遜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乃密與瑾立計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而後遜軍僅得去則南師攻襄陽固自不易而水乾尤宜停止也

襄陽論

南史周宏正傳侯景平王僧辯啓送秘府圖籍勅宏正讎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陜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近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宏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閑密陳還丹陽甚切終不引納他日宏正乃正色諫於再三曰若如士大夫惟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於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副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宏正退後黃羅漢宗懍乃言宏正王褒東人乃勸東下非爲國計宏正復面折二人帝欲稍試人情曰欲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過武昌太守朱買臣復勸上還曰買臣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也帝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于謹入江陵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

懔黄羅漢可以剗天下帝曰襲實吾意宗黄何罪而周師已破武寧殺宗懔遂傳江陵柵下矣元帝紀曰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荆州界武寧者距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戸著籍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矣大建鄴逝北猶隔大江而江陵曾北無江漢之阻而嘗自比諸葛亮猶且不知其寃恃而不恐也庾信哀江南賦曰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下江長林時屬武寧

郡武寧與襄陽接壤而武寧雖固守曾未足以當梯衝冀馬也王琳傳曰湘州武陵平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其友李膺為所任遇琳告之曰琳家技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率衆至嶺南及魏師圍逼乃徵琳赴援琳師次長沙而江陵已平矣夫捍禦武寧不使王琳乃使宗懔而琳卽果為雍州刺史曾不知放

兵作田之餘遂克拒周師不入武寧為否也攷五朝地理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西魏罷郡州又梁置庭陽縣後改名惠懷西魏又改曰武山開皇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又廢武山入焉有武陵山是隋唐樂鄉乃晉宋武寧郡也前漢書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田故號下江兵也按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編縣有藍田口聚注云下江兵所據又五朝志竟陵郡有藍水縣宋僑立馮

翊郡蓮勺縣西魏改郡為漢東縣為藍水又宋置烏村母縣改曰激水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省激水入焉有唐水是晉下江餘城也宋書州郡志武寧長林晉安帝立按五朝志南郡有長林縣舊曰長寧縣開皇十一年省長林縣入十八年改曰長林是長林故營也夫亦可差備江陵北面形勝之覯而祈禳燒牛難矣惜乎荆宏正未暢其說而朱買臣之拔劍已墜也

襄陽論

唐乾符六年冬十月黃巢𨂻桂州沿湘江而下歷永衡破潭州城陷之觀察使李係奔朗州尚讓追逼江陵衆號五十萬荆南節度使都統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城率衆北趣襄陽盖𨂻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也十一月黃巢北趨襄陽荆南新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若襄陽南至荆門二百七十里有奇也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至江陵俘斬其衆什七蓋荆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也巢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𨂻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衆至二十萬而廣明元年陷宣州秋七月遂𨂻采石渡江矣夫巢讓五十萬衆敗於荆門巨容可謂大勝

此尤見襄陽之為重地而江陵當漢宏焚掠之後巢不乘勝乘虛亟入江陵而必北趨襄陽雖敗北此其畧雅與據嵯岈山埒

襄陽論

宋建炎初李忠定議巡幸曰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又曰至于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荊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又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又曰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

又有以紓一時之急策無出于此者而其議巡幸第一劉子曰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商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謂臣備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啟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忘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夫幸南陽猶之幸襄陽也是故建炎論事則曰鄧古之南陽天設以待巡幸而紹興論事旋曰襄鄧天設以待巡幸也及縣宜

撫荊湖廣南請提舉嵩山崇福宮也復奉詔條具邊防利害曰至于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荊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荊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

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　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務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于江南官吏守令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

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其費等耳孰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餽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

諸路趁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撤大慈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及其後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又嘗專論襄陽形勝曰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于吳越是置子于東南隅也宣撫制置司聚兵于川陝是置子于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于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

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于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遏僣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討得矣然駐軍屯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

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于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于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荊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草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命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遷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

許領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荊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于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爲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而其論進兵則于又謂小試于山東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至其乞沿淮沿漢修築城壘也又曰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爲措置之宜所

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于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置臣願陛下降命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于楚張俊之于盱眙楊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堅壘綿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

自固使大宋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而又嘗以承楚之警與李伯論措畫曰一宜防備上流荊鄂觀自古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荊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荊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與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師統重兵以鎮襄

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負扰中原有恢復之兆畿何可以俯鏡此誠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忠定之奉奉襄陽者若此而其後于三都之外復曰長沙再越大江而南重湖可以建都夫都長沙猶之都襄陽之漸也若曰長沙且近康為上流又為重險而視臨安并無海道不測之虞遜建康臨安紓道經長沙以趨川陝則如行曲尺之上而遜長沙以趨襄陽則猶行弓弦之上也夫亦應乎其可都也

引故事引古人文字括論天下輿圖皆如大明鏡物形纖悉不遺而前後頓放處又如諸葛公營壘天造地設風發雲翔備極奇正變化之用至文也

襄陽論

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襄陽對峙漢壽亭侯圍曹仁於樊而魏武議遷許都者也（楚志卽周仲山甫所封樊國西魏立安養縣唐改為臨漢縣）鄧城在襄陽府城東北二十里南齊將曹虎鎮此元魏常圍之經月不下（楚志本春秋鄧國地唐置臨漢縣又改鄧城縣）唐置鄧城縣宋廢人襄陽觀咸淳時呂文煥守襄本末是知樊城之利而不知鄧城之利所以謂宋人自李伯紀陳同甫辛稼軒外雅尠識慮深長士者此也又牛首安陽古城紅崖白河沙河魚欄新城淳河滾河十城元兵圍襄陽築此於要津以絕其援今址尚存蓋卽古大堤城遺蹟也夫宋人既不知鄧城之利而襄圍未合時又安知十城之害然則張順張貴諸忠義士雖謂不死於兵而死於庸闇帥潛尹帾之手可也或曰晋朱序鎮襄陽秦遣將圍城序母韓氏謂城西北角必先受敵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築城二十餘丈秦攻西北角果潰衆守新築城秦兵遂引退襄陽人名夫人城夫宋人以樊城故知襄城東北角之害而不知襄城西北角之害是其

識慮并出韓夫人姆暨襄陽女丁下也

襄陽論

元至元二十一年蒙古軍皆放還諸奧魯二十二年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為上中下三萬戶府而虞集北南平樓曰國家始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又門扃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二萬戶之兵也蓋視襄鄧為腹裏也夫其始殫半天下之力百戰而得襄裁知欲舉宋必先舉襄而不知襄為南北之樞要承平日久因循玩愒一旦變生慮外汝穎盜起而不能捍斷黃盜起而不能控則亦湖廣河南行

省之制有未能審其輕重緩急者而恃強勢以禦之也明何取襄較易觀太祖陽平尋常遇春詔亦知安陸襄陽橫據上流控扼南北為自古所必爭之地而考明一代兵制凡所以經畫襄陽者其建官也監司則裁設分巡下荊南道兼鄖陽兵備副使駐襄陽府曾無以異於武昌僉事之駐會城上荊南道二之駐澧荊荊西僉事之駐沔陽蘄黃副使之駐黃下江防僉事之駐蘄上江防僉事之駐岳以暨上湖南道之駐衡辰沅副使之駐沅也將領則裁設鄖襄守備偕

三江永定洞庭永道郴桂荊瞿秭任胥同皆不克建鎮筸清浪靖州之上設參將而後副以守備與都之留守司會城之都指揮使司鄖陽之行都指揮使司也屯衛則裁設襄陽衛指揮使指揮同知僉事左右中千戶所千戶百戶歷佐貳若屬均州守禦千戶所亦裁設千戶百戶曾無以異於顯陵安陸沔陽歸陽黃蘄辰衡辰永沅靖施九谿永定長沙茶陵寶慶常德寧遠清浪偏橋鎮遠銅鼓伍開瞿塘諸衛而殊不克建武昌武昌左荊州荊州右均州一所曾不克建

鄖陽衛之翼以竹山房縣德安隨州荊州之翼以夷陵枝江遠安長寧永定之翼以大庸澧州九谿之翼以安福慈利麻陽寶慶之翼以武岡城步衡州之翼以桂陽常寧寧溪寧遠之翼以枇杷桃川銅田鎮江華寧遠右東安靖州之翼以天柱汶溪并不克建郴州千戶所之翼以廣安宜章而裁同瞿塘之翼以忠州德安千戶之翼以隨州百戶所顧其令式名爲衛又不若德安郴州與大田軍民守禦千戶所也其屯兵也則裁設四千二百一十二名均州亦裁設一千

二百五十六名固不敢望伍開之三萬二千二百有奇銅鼓之一萬八千有奇靖州之一萬四千七百有奇茶陵之一萬六百有奇瞿塘之八千三百有奇襄武昌武昌左之一萬三千二百有奇荊州荊州右之一萬七百有奇而其視辰州清浪之六千以上蘄岳永沅長沙寶慶常德永定平溪寧遠偏橋鎮遠之五千以上殊爲不逮蓋裁介於黃州九谿施州之間而差省於安陸沔陽衡州之三千以上顯陵之一千七百以上也均州守禦兵額亦無以異於它所而曾不

克建大田之三千一百有奇桂陽之一千五百有奇夷陵之一千四百有奇武岡銅田廣安之一千三百有奇也又况尺籍伍符多非其實而屯冊尤淆溷不可稽覈哉至其屯田雖一千二百七十二頃有奇屯糧雖一萬五千二百石有奇均州屯田雖八百九十七頃有奇屯糧雖三千五百石有奇而田之荒墾糧之贏耗且無庸其論也蓋至季年盜起襄城僇藩雖曰職官慢怠而亦繇一代規制曾不考古雍州山南東道址建重鎮以臨馭之殊不足以彈壓豺狼之心

而控之最險也夫盜賊之禍自古未有甚於元明而其亂視襄陽亦未有甚於元明者然元猶知恃强勢而明則强勢不能恃弱勢不能察其土崩魚爛無怪也要合論之以備弭盜之要議

或曰鄖陽開府襄陽不亦可輕乎曰鄖地險而所控者陝襄地曠而所控者廣襄房之並建郡雍梁之並建州自古則然矣而況鄖自固不暇奚克建郄哉曰夷陵且以千四百人而欲扼川峽西來勢以襄陽郡之不較重乎曰然夫施州僉事顯初猶駐夷陵而後

裁以荊州分巡兼領是裁其所宜建也不知夷陵而又奚以知襄陽也曰巴陵似較重因視夷陵與較重矣然而其去襄陽者幾希

襄陽論

襄陽府古有城負漢屏峴其北周以斷岸故不池東西南盤山爲池與樊城市對漢季徐晃晉羊祜杜預朱序宋呂文煥守襄陽皆此城也元季頹廢明初乙巳衛國公鄧愈因舊址修築新城周一十二里而贏計二千二百二十一丈七尺崇二丈五尺門六皆有子城曰東南西大北小北東長皆爲角樓一南門樓一成化中都督王信嘗重建而其東南西南皆樓一東北角樓一花樓十東西大北東長門樓四池北面

臨江四百丈東西南三面鑿計袤二千一百一十二丈廣二十九丈深二丈五尺皆弘治間副使毛憲重開建築也正德丙子夏漢水大溢新城塌三十丈有奇副使聶賢躬督堙塞水少殺輒傭工舁石仙人洞犬牙發砌精堅逾舊自大北門至東長門修砌泊岸袤二百八十丈崇二丈創築子堤於江下以護舊岸趾廣八尺崇五尺袤二百八十丈襄人名聶公堤嘉靖三十年漢水潰堤漫城分巡陳紹儒分守雷賀修復三十九年大水知府汪道昆重修隆慶二年堤復

濱所城圯分巡副使徐學謨檄府益甃老龍堤護城崇禎辛巳春張獻忠平城城樓營鋪俱燬都御史袁繼咸親督修砌都御史王永祚重建六城樓曁西南城爾予樓壬午冬闖復殘燬此皆議荆襄形勝者之所宜詳盡也而臨江池計里丈尺尤亟

國朝順治二年都御史徐起元檄同知賈若愚縣小北門城上西至南城當險要地用磚石修砌窯敵砲臺二十九座五年都御史趙兆麟檄重修西城大樓重建南城大樓重修大北門城樓建小北門城大樓重建東城大樓曁城外三橋並敵樓濠岸皆完葺

存研樓文集卷四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吳華孫冠山
　　　蔡寅斗芳三　編校
姪　開濟容泉校字

雜著

西陵

夷陵州故城州志作在下牢鎮山前中徙治步闡壘宋建炎中徙在縣山紹興中復徙鎮中徙江南元復徙江北即今城也楚志又曰陸抗城在州西五里

赤溪址存臨江城在州南二十里漢武築梁置臨江郡隋縣後周置臨州隋州郡皆廢安蜀城在州境陳宜帝征江陵後周軍於峽口築壘以備陳名安蜀城又宜都城在州境吳陸遜築晉置郡唐廢縣後廢而宜都非夷道域漢皆隸南郡晉隸宜都郡隋隸峽州唐廢入宜都此見荆楚之形勢尤重西陵而陸抗智慮蓋審審亦溪址尤宜詳覈也考夷州城明洪武十二年千戶許勝因故基甃砌門八百六十二丈崇二丈二尺門七皆建樓東南北三面皆有濠寬五丈五尺深二丈惟西一面臨大江成化間知州傅久獻賊亦嘗予城云

巴陵

楚嘗使王孫由於城麇及昭王敗於楚奔鄖秦救至復入郢乘使由於城麇吳魯肅城巴邱晉劉俔復城巴邱在今府東八里宋元嘉十六年附魯肅舊圍增築內跨岡嶺外濱二江梁王僧辯守巴陵即此城也歷代因之有門三曰楚澤碧湘會泉明洪武四年拓築二十五年指揮晉凫加甃砌周千四百九十八丈計七里崇二丈六尺有奇雉堞千三百六十有六崇四尺爲六門後存四皆有月城東南門外皆橋一北

鑿河周千丈有奇深二丈廣二十丈有奇即古湟也西濱大江嘉靖中西城傾陷前後修砌費金萬而不克成隆慶初副使施篤臣議由江濱起築壁立直上而別築土堤禦水知府李時漸司之費亦鉅萬矣六年同知鍾崇文於岡上砌女城自南徂北周數百丈崇六尺而予嘗過之堞雉多頹又東南迴岡阜未嘗見其完聳固也然而巴陵本號天險者恃江湖之阻也陶侃故城在府東八里宋元嘉城恐非侃故城址

夷陵

蜀先主攻吳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歷數十屯吳大都督陸遜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此與抗表皆荆州紀世要篇

夷陵

楊世恩莊烈時官湖廣副總兵七年春敗賊竹溪大甯山水縣漲賊多漂溺死餘潰走世恩族擊斬鎮山虎等四十餘人已追賊石泉壩連戰康家坪納溪功最八年冬敗賊孝感九年春剿寶大破賊滁州世恩從盧象昇馳至復大破之十年春與秦翼明破劉國能於錫石嶺獲其魁新來虎賊陷隨州責戴罪自贖十一年冬督師楊嗣昌令守宜城會賊羅汝才惠登相分屯興山遠安夷陵告急嗣昌檄世恩及荊門守將羅安邦赴救至洋坪猴兒洞道險甚嗣昌再檄召還而安邦蹤跡世恩蹤重陽坪已兩道深入期至馬良坪合兵汝才登相圍之香油坪嗣昌連發數道兵往援皆以道遠不能進世恩等被困久突圍走黃連坪絕地無水士飢渴甚賊至兩軍盡殲世恩安邦並死此宜與陸抗圍步闡互推

中有要樸

方城

遂志推辨方城甚數今皆之曰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絡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聯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杜預曰方城山名在葉南未詳孰是按一統志裕州有方城山裕之屬爲葉恭置南陽郡屬荊州屈完所謂方城其卽在葉者與蜀楊慎丹鉛餘錄云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說者唐勒奏士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曰萬城也斯說鑿矣此辨可審義陽北內鄉東之形勝宜入左氏傳注

大峴

魏都督淮南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進次大峴而東關九山淮陵分布諸將並有剋獲宣武帝詔曰長旌始舒賊徒讋氣銳旅方馳東關牖巷時梁將姜慶眞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澄遂攻鍾離又詔曰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剋如至四月淮水汎溢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及梁攻肥梁散騎常侍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揚徐州中山王英擊破陰陵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獲甚衆先是詔英曰賊勢滋甚

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至是復詔勞之英又追梁將至馬頭馬頭戍主委城遁遂圍鍾離而詔曰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且可蓄裝徐嚴爲振旅之意

夏口城

楚志曰夏口城在府城西黃鵠山吳王孫權築對岸則入沔津故拔以夏口爲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郭蓋是城依山負險四周不越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又曰郢城在黃鵠山劉宋郢州治此更名郢城萬人敵城在府城東黃鵠山頂傳有城宋建炎間鑑犯城郡守命城上以强弩射之寇退因名此宜與陳

同甫論臺城形勢同考。楚志曰夏口城萬人敵城據所敵險處門之要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德興增拓舊基周十七里有奇計三千九十八丈甚與然堅不破貴之旨殊搆謬矣又曰南有[illegible]窩[illegible]門大江比大墊也亦宜附錄之

卻月城

圖經卻月城在漢陽軍北六里太平寰宇記卻月城與魯城相對以形如卻月故名舊傳黃祖守此三國志董襲傳祖於大江中橫兩艨衝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爲矴蒙衝內將卻月城之勢而外橫艨衝以守之也楚志馬騎城在卻月城西二里周五里今長柵岡即其址也又南史梁武帝自襄陽趨建業鄧元起會軍於夏口築漢口城以守魯山楚志曰今大別山橫頂城即其基也又曰蕭公城在府城西五里

梁武帝嘗築城戍兵於此蓋漢陽軍寔無險可據雖大別山亦去培塿不甚遠而其險即在江漢口故古之攻戰者雖間守之而不克久也惟登大別山頂橫望東北湖江雲渺綠聯乃知漢陽之以無險爲險水經翼際山上有吳將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唐元和郡縣志云在漢陽軍故城宋宣和[illegible]年圯明何跨學復因築黃鵠府城東南臨江周七百五十六丈是匪遠不逮卻月城并不逮翼際山上城也

黃峴關

楚志曰魏書地形志南司州宋安郡有東隨縣注云東隨縣有黃峴關按黃峴關即今孝感九里關在南北朝謂之東關隋書文帝開皇九年改東隨爲禮山縣即今應山也歷代地形分割不一今孝感疆域袤出黃峴外數十里自縣治抵北界約二百餘里豈魏時孝昌地狹而黃峴內外舊屬東隨耶抑割孝昌之黃峴以益東隨耶然魏改孝昌爲岳州岳山郡則地固未宜割也豈孝昌東隨以黃峴爲界耶亦考大

隨寔扼形勝者之所宜詳畫也

子胥城

楚志曰子胥城在興國州東六十里相傳子胥築卽永興故城也荆州記曰麥城東有驢城沮水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麥城諺云東驢西磨麥自破按磨城在當陽縣東四十里而麥城在當陽縣東六十里楚昭王築關公走麥城卽此此見子胥之閼楚非直特章山一再戰也

魯肅城

太平城在蒲圻縣西南八十里吳遣魯肅征零陵於此築城魯肅城在岳州府南肅嘗屯兵於此而益陽故城在縣西南亦肅所築唐魏齊公元忠曰將大兵如擊盂水一跌其可復乎此伍員趙充國諸葛亮魯肅桓沖韋孝寬李光弼何承矩李允則岳飛之爲將所以宜詳考也

上明

桓沖字幼子溫諸弟太元初督荊州七郡會姚萇將張駿掠武昌府庫沖討獲之遷監江州荊州豫州六郡軍事沖至荊度形勝乃上疏曰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且房陵宋郡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遠棄其徼撲剪爲易臣司闕外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沖爲將持重似趙營平諸葛忠武侯沔水之役半屬天幸而未可以是短之也

荊南州

天寶後呂諲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始建議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知荊而不知襄此諲之識所以扃陋也

樂鄉

樂鄉城在松滋縣東七十里吳陸抗與羊祜對壘此其要地也（樂鄉城有二其一在巴東縣治東後周置縣）上明城在松滋境晉桓沖退屯時築又松滋有楚城號郎城書之所以著陸桓諸公之識也

歸州

歸州故城始在江北宋端平時徙治江南曲沱次徙新灘又徙白沙又徙南浦明初徙丹陽而丹陽城在州東七里瀕江卽屈沱楚王城也（元和志周成王封楚熊繹於荆丹陽之地卽此後又移枝江亦曰丹陽）夔子城在州東二十里乃春秋夔子國也（水經注江水東逕夔城南正云熊摯始治巫城後移此城）劉備城在州境昭烈連營七百里下至秭歸城蓋當時所築也書之亦以著築城之得失云（武昌縣西南二里有鄂王城乃楚熊渠子紅封國城也書之亦可與鄂城互考）

長陽

長陽縣在大江南東接松滋枝江西北接巴東南牙錯宜都施州容美宣慰使司前後有東峰飛鳳諸山壁立環繞四面阻塞西則施州建始諸水奔流赴壑匯為清江東出大河而縣治中踞焉乃天成城塹也宋時有土戍至明毅宗十六年令宋方范甫修築臨江一面甃以石并建東南西門城樓後山一面累土為城覆以瓦而十七年上川唐鎮邦率鎮兵來攻城遂陷尋復墮於闖此非天險不足據而守之者無其人也

平林新市綠林

貿貿謂書曰平林城在隨州城東北八十里王莽末關東平林人陳牧廖堪起兵號平林兵梁為縣隋隸隨州新市城在孝感縣北而南新市城在京山縣南三十里漢光武起兵時王莽等聚於此後置縣曰南新市魏改富水綠林山在當陽縣東北百二十里卽王莽末綠林兵起地赤眉山在襄陽縣東八十里而三王城在均州王康王常王鳳三人各築一城故名延岑城在穀城西南八里岑南陽人起兵武當築城於此是東縣天臺山木蘭山西北綠大洪山又西越漢江綠太和山背漢兵藪也又松子山在應山縣東北八十里地名新店楚志以為卽新市是又宜陵范陞牛心礓山諸山寨而詳盡以彌其隙者也

蘄州

蘄州古羅州城去今州六十里宋嘉定中金人攻陷知蘄州李誠之死之景定四年元兵據白雲山西去今州八里安撫使王益遷遷城麒麟山四面背江匯爲池形勢差可恃德祐元年元伯顏知蘄州管景模雖以城降而至正中劉福通徐壽輝復據之及陳友諒敗理始出降明洪武中遣指揮趙應清守禦千戶許勝修砌永樂中指揮胡善增築周九里三十三步計一千一百三十丈崇一丈八尺池東南北背廣十丈八尺而西卽大江也門六皆建樓下江防道駐守焉

南豫州

宋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爲豫州泰始中淮西沒復分淮東置南豫州齊太祖建元二年垣崇祖既破魏師上欲罷併二豫勑南兗州刺史柳世隆曰北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遂省南豫州至永明二年王儉謂各自軍府備禦爲易卽敗亦不虞奔突乃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爲齊太祖省勑柳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又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卽勒百姓守之爲勝割棄也然則歷陽難守不遠宣城犄障而必合歷陽譙廬江爲一者淮西之淮東形勝故不獲已也

南兗州

齊南兗州刺史陳顯達之鎮魏師退太祖勅曰虜經彼散後當無復他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此僉人所以必守盱眙也太祖嘗勅（南齊南史）柳世隆曰彼郭旣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故往耳又曰

民間若有丁多而糧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曰鍾離間賊已渡淮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又曰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蓋其危急如此此宋季淮東淮西之制置所以未爲扼要也

石公山

元至元十二年世祖以宋兵皆聚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四月命阿朮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眞州敗宋兵於珠金沙斬二千餘級遂抵揚州造樓櫓戰具於瓜洲漕粟於眞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爲陣阿朮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鎭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

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强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旣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圌山獲黃白鷂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十月拜阿朮中書左丞相仍諭守淮南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朮駐兵瓜洲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下宋者阿朮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

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术謂諸將曰今宋已亡
獨李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
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栅揚之西北丁村
以扼高郵寶應之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
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戸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助
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
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
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栅
至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术牙下精兵旗幟甚

鮮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
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十人壬辰
庭芝挾才東走阿术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
州遂築壘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
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庭芝才兩淮悉平得府
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予嘗登石公山江浴象
山東小山也而繫大江中焦山松山參山皆北至瀕
壽園沙東至圌山勢尤要

丁家洲

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阿术　蘄趨汀州宋兵部尚
書呂師夔知江州錢眞孫降　以伯顏至江州師以
師夔爲江州守知南康軍葉　降殿前都指揮使知
安慶府范文虎亦納欵阿术率舟師至安慶文虎出
降伯顏至湖口還千戸甯玉繫浮橋以渡二月壬寅
朔至安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以文虎從子友信知
安慶府事命萬戸喬珪戍之丁未次池州都統制張
林以城降庚申發池州壬戌次丁家洲宋平章賈似

道都督諸路軍馬十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
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船二千五百艘橫亘
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戸率騎兵夾江
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
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
鳴金收軍軍潰衆軍大呼曰宋軍敗矣諸戰艦居後
者阿术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舟舳艫相蕩
乍分乍合阿术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倂舟深入伯
顏命步騎左右翼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

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符籍圖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甲子攻太平州丁卯知州孟之縉及知無爲軍劉權知鎮巢軍曹旺知和州王喜俱以城降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三月癸酉宋沿江制置使趙溍遁此蓋道士洑至黃天蕩之大勢也

五狼山

宋通州靜海縣南有狼山五山相連上接大江下達巨海絕江南渡抵蘇州常熟縣福山鎮順江東至崇明沙揚帆東嚮風南抵明州定海縣陶隱居所謂狼五山對句章岸是也唐僖宗時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收嶺衆近萬人攻陷蘇常乘舟往來沿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越數歲始平後錢氏楊氏李氏兵常交戰於山之前而明州文安益劉七等亦據此山

石頭城

張勃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覩秣陵山阜乃歎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此事後道錄語吳志建安十六年孫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山謙之丹陽記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甎甃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形勢險固有奇氣亦謂之石首城也蓋至漢季而石頭始城至晉季而石頭城始甎甃左思吳都賦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庾信哀江南賦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巧符名石城矣劉逵吳都賦注石城石頭塢也在建業西臨江中有庫藏軍儲伏滔北征記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見日京西北背丹陽記因山爲城因江爲池高亢可徵其形勝南史梁太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十月景襲譙州進攻歷陽己酉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業又曰上使太子家令王質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至質無故自退歷陽太守莊鐵降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又曰承聖元年三月辛巳王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壬午

陳霸先於城西落星山築柵共攻景又侯景傳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此偕蘇峻事皆石頭城形勝要害之證

城山說

蕭山縣城山在縣西九里中卑四高宛如城堞吳伐越次查浦勾踐保此拒吳名越王城又名越王臺世傳山半有池名洗馬泉中產嘉魚吳意越乏水饋以鹽魚越取雙魚答之遂解圍而嘉靖浙江志曰疑山陰越王崢非茲山也予謂守越宜守浙江守山陰會稽宜守蕭山縣守蕭山宜守城山昔勾踐戰大椒在今太湖西北江南常州武進宜興地南距檇李數百里後都瑯琊臺在東武今山東諸城地背深入北境

不少備當其棲會稽也雖丁敗衂決不捨濱江城山南竄越王崢界越之城郭廟社而背棄擲之也今按越王崢一名棲山上有走馬岡伏兵路支更樓洗馬池故址而地在山陰城西南九十里若縣此益南且不至如仙居白馬山勾踐避難諸處不止是亡越也至浙江南路西城為范蠡敦兵城以其陵固可守故謂固陵而既曰浙江南又曰大軍船所置蓋不離濱江諸地近是若會稽山上北城子胥嘗浮兵以守城而了胥自守會稽山北城勾踐自守城山即子胥所得而浮兵乎世傳范蠡築山陰大城不築北面蓋其氣之了無所備可知矣東吳汎查浦東距山陰城猶百里又吳將不必盡子胥而城山適可拒守以伐其長驅會稽之咊乃遺吳風促縮走隘二百餘里何乎且越自無餘國於秦餘望南後拓地千里至勾踐徙治山北引嶠東海今山陰古城嶺東距山陰城五十里越王允常嘗築城故嶺名古城庸詎知秦餘望南非即指越王崢走馬岡諸地非允常以上越諸王故址而後始自越王崢徙古城又自古城徙今臥龍山

哉山間乎予惜形勢不審士了不知兵要後世必有書宋高宗泊壯蝴灘繇大浹江口出海理宗議都慶元之策者故為是說正之

一里一步無不晳心真深心地理之文行文直守

兩漢人辨議唐宋無此明晳

絳水

史記正義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應劭曰絳水出河東絳縣西南胡三省謂魏桓子韓康子之肘足蓋各爲都邑慮也而引水經注謂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於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據而斷之曰郡縣離合川谷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覩爲據者又引括地志謂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壑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爲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而斷之曰酈道元未嘗至河東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泰泰太宗愛子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精當取以爲據予謂如括地志接引之說則無水不可接引豈直汾水可灌安邑絳水可灌平陽已哉守陴者愼之餘詳太原志晉水水經注寫晉括地志又精思出接引二字

三秦關隘

水經注諸葛孔明與步隲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蓋斜水出衙嶺北至郿注渭水又東逕馬塚北此地里志載孔明與諸葛子瑜書者也又水經注孔明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蓋渭水又東與陽谿合上承斜谷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者也又與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又曰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蓋孔明自漢中出軍揚聲繇斜谷道令趙雲與鄧芝往拒曹眞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强失利於箕谷此載蜀志趙雲傳者也雲敗退有軍貲餘絹孔明使分賜將

士雲同年亡無刑何爲有賜其物而惡人赤斧府庫須十月爲冬賜此載廿云州傳者也凡四瀆皆可注孫武子九地目可入爲路圖又水經注載孔明發自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谷漢水又東黑水注之爽仲維同黑水去高橋三十里孔明陵四五十里皆指謂是水道明有異也亦可備漢水攷又世傳孔明遠涉帖曰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者皆無恙使還驛此不復具附書

關中

曹孟德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馬騰韓遂等爲陳禍福各遣子入侍及官渡拒袁紹繇送馬千餘匹給軍孟德報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是時關中定未定而騰遂等狐疑兩端孟德遂緣此以平鄴并及自領冀州牧有說宜復置九州者以爲冀州所統既廣天下易服

將從之荀彧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孟德報書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蓋冀部本不宜統河東馮翊扶風西河或深懼關中諸將緣此騷動也及南臨楚郢之議挫於赤壁而後西圖關中遂帖服長安北諸郡又孫涼州燉煌以暨戊己校尉此

豁九州不置而關中諸將不早勤之力也陝同前函德論最爲奇警而徐算其先後緩急之間猶有宜早留者此埃或嘉輩畫之

四正六隅

明崇正十一年三月新簡兵部尚書楊嗣昌抵京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正四巡撫分勦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力征討上深善之中外亦冀其成功然加賦人不敢議其後以江北急總理熊文燦先屯駐鄖陽改駐安慶而鄖撫復留已覺牾前策及文燦受總理事卽議撫嗣昌陰主之而復上疏申己說言網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斷商雒鄖撫斷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亳潁汝撫之軍出盡陝保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勢期必盡若關中大賊透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其監司副將以下悉以上方劍從事遂刻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二月爲滅賊期及文燦降劉國能張獻忠兩撫必可恃竟不復言十面張網

之策矣十二年昆明傅仲綸宗龍爲兵部尚書矜能文燦已罷宗龍言向者賊東西無定輔臣嗣昌是以建分勦之策令各止其所宜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成功宗龍尋得罪其言亦卒不讐然而嗣昌之十面設網宗龍之勢險節短皆可備書州建鎮議措手圖之已晚任之又不得其人而訖以敗亡也

存研樓文集卷五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呂逵興中
　　　韓曾續古　編校

姪　傳泰寶夫校字

雜著

廣陵西城

天台胡氏曰楊行密軍於揚子蔡儔並廣陵之西山以逼廣陵城又曰攻守之勢地有所必爭楊行密之攻廣陵也寨於城西蔡儔之攻行密又據其故寨蓋爭形勝者惟以勉圖也當光啓三年夏四月畢師鐸之名討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而兵奄至廣陵城下也壬子用之引麾下劲兵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乃得斷橋塞門爲守備師鐸退屯城北山光寺乞師於宣州秦彥會俘客畢蔡顏城中逸出言城不日當潰而越九日辛酉秦彥遣秦稠將兵三千下揚子矣壬子宣州軍攻南門不克蓋不窮並西山之策而高駢畏黃巢穿引淮水繞廣陵城以自固故稠繇揚子橋近致南門而不克也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

數四益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逝雷塘宋時城乃周世宗所徙故蕃釐觀后土廟唐棣江陽縣猶在廣陵城外則城東南隅既遠西山其距淮水又差遠也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毀其城以內其衆用之師千人力戰三橋北師鐸壘敗會高駢從子傑以牙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舊將梁纘以招義兵百餘人保子城而與日乙丑駢迄不得已徹備見師鐸延和閣矣蓋明嘉靖時以倭寇擾築今揚州新城揚州古城

西南隅適在今新舊城之適界距西山勢既差遠而三橋淮水又遠而易洇則雖力戰亡益也當是時左莫邪都虞候徐州中及說駢亟選元從三千人夜自教場門出駢猶豫不聽師鐸果分兵守諸門遂有東第南第適阮之國宜軍且盡焚進奉西樓師鐸覩留後事役用之親黨誅諸將殷而廬州楊行密用廬江袁襲策五月敵將虔和兵至天長高郵張神劍海陵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衆屬之且合兵至萬七千人矣而秦彥將宣歙兵二萬餘丙申強

半直入廣陵矣而越二日戊戌行密復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矣楊行密之軍揚子也爲八寨以守之其尤緊援要者拒蜀岡俯西城而秦彥初亦閉城自守越二十日戊午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復帥八千人踰城降行密當是時張雄自海泝江屯東塘且四月彥授雄僕射馮宏鐸等尙書告身廣陵人競詣雄軍貿食通天犀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

既富不復肯戰尋復助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三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廬州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必破之行密乃積金帛麴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寨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陽不勝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麴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

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彥不
復言出師而疑高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為內應
八月甲戌乃殺駢而乙亥行密軍且同城大哭三日
矣蓋所謂出城西將陣於城西者行密既並西山以
為寨旁可多伏精兵而揚州古城又在蜀岡上然則
師鐸漢章兵直抵蜀岡外之曠原與平川淺草不殊
雖延袤十里不能竟蜀岡四十里而追入行密並西
山寨又爭取趨米則行密八寨可應伏兵且四面起
是行密無險而知守險又能用險彥有險而守險不

能固無惑乎廣原中溝瀆積尸皆滿而不得謂揚州
西城之不善審勢也冬十月秦彥復遣鄭漢章將步
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
海陵蓋二將所屯別寨也行密圍揚州城且半年彥
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米斗值錢五十緡餓
死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屠割如羊豕彥師鐸唯
竟日抱膝行密亦以城堅久不能下欲引還而己巳
夜大風雨天地震動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
三百晨伏於西濠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衆

守者皆不鬬而潰彥師鐸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而
行密遂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矣蓋濠在蜀岡下
城據西山寨又並西山冬日逆濠淮水甚涸軍士將
往來濠畔伏甲易隱蔽又易以伺守者之隙而登城
啟關第可謂城易同守而無人以守之終不得謂揚
州古城之難守也當是時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
無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乃自稱淮南留後而
蔡州秦宗權遣秦宗衡孫儒與行密爭揚州越二月
十一月辛未復退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此胡氏所

謂地有所必爭者也凡行密輜重未入城者皆為蔡
人有而彥師鐸奔東塘張雄所拒亦引兵與宗衡合
矣孫儒尋殺宗衡且未攻廣陵而掠鄰州以益其兵
衆至數萬以廣陵城下乏食乃北屠高郵行密殺張
神劍高霸誅呂用之張守一宣武還留後李璠亦不
敢來而袁襲復說曰廣陵飢疲已甚蔡賊復來不如
避之乃歸和州兵運輜重數千兩還廬州文德元年
春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夏四月襲揚州克之行
密出走將奔海陵袁襲勸復歸廬州再圖進取蓋知

儒之不能久於揚州也儒亟爭常潤行密繇廬拔宣州大順二年春正月儒遂盡舉淮蔡兵濟江自潤州轉戰而南寨埕亭無錫黃池廣德閒而得滁和不能守比再入揚州秋七月遂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西華李得誠及張訓潛入揚州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而淮南地寖復矣夫儒遷延故寨卒襲揚州德誠訓潛入城郎古城未嘗不堅也儒雖擁衆五十萬地迤獲湖廬壽頃安之糧道一經五十餘寨皆破是爲

元年六月訖敗死宛溪行密既復淮南北以自廣又先用廬州戴友規策盡還淮南從渡江衆復歸理故業七月丁酉繇宣還揚秋七月丙辰至廣陵綜盡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揚一益二之舊而揚氏且建號東都矣此西城西壕西寨之形勝規址所以宜詳考也夫周世宗嘗蒸土築開封城而必徙揚州城是猶宋武之毀廣固城隋之夷臺城宋太宗之改并州十字街爲丁字也當李全攻揚州張營平山堂時始猶襲世宗之舊地比季年攻之包平山而瞰雷塘其

規制與古城差同故江南北州縣皆亡姜才猶堅守不可下而明初之創城始蹙也今試考南唐馮延魯之留守東都城必待襲宋李重進之據揚州而即敗其城易破與否蓋無從問三四斯舉而業瞭然判矣宋德祐炎興姜才與明建文崇剛抑又判矣而嘉靖將之專築舊城而築城者益蹙也曰新城築葉難復古城皆宋季城矣而今新舊城之尤繫偏要者何也以其城西北隅當周韓令坤之襲城也唐陸孟俊自泰州屯蜀岡令坤棄城走大台胡氏曰蜀岡在揚

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瀆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廬滁凡北兵南趨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臨之今陸孟俊據蜀岡以斷周兵援[redacted]韓令坤懼而走此專爲援兵言也及張永德援兵至令坤旋復入城而克敗唐兵於城東擒孟俊者城猶可據也而非明嘉靖倭之寇憑高以臨下也

敘議迭行敘即議之脉絡議即敘之精髓此封彈不準古法也

碻磝城

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魏皇興初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屯碻磝爲諸軍後繼遂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郛因攻升城又襲壞溝擊垣苗威震齊土顯詔曰旬日之內頻拔三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迷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此碻磝後繼之功所以許可特以東阿爲南北要地也高閭奏徐州將泗涸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時屆冬季

成淹已府稱以黃河浚急上疏諫高祖勅淹曰朕以恒代無連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過通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然則碻磝之險蓋借滑臺右濟胥限河爲固與今裁限清河勢方殊也

角城

梁武帝時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附魏魏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武昌王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梁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剋角城世宗詔鑒曰卿攝角城成謀度練良以欣然此城控帶淮湖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剋之今聞克殄成遂宿將軍潤規謀遂妙略克宣闢境剋攻功著不日探要究敗律從勢固可謂較高一捷朕甚嘉焉守禦所宜善以量度於懸之使尋當別遣

孔北通與梁魏界角城地在宿豫北邳山駱馬湖之間所以爲自古戰場也角城北下邳晉後號要鎮邳山雖孤立蒼可恃魏都督鎮南大將軍尉元破宋將張永於徐州既而沈攸之吳憘公繇沂清進援下邳元遣城陽公孔伯恭又大破之宋徐州刺史王元載委下邳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文成帝詔曰水陸鯨絕歷時推殄自淮以北蕩然清靜皆是元帥經略將士劾力之所致也而沂清道當繇角城當武昌王鑒之克角城也時梁使軼徐兖緣邊鎮戍縱陷沒

梁將蕭及先陷固城僧顯文和文玉等屯孤山角念等擾繼宗安東將軍都督邢巒遣樊魯等各擊破之兗州平乃進圖宿豫魁之世宗賜璽書曰賊衍此舉實窺覦因宿豫旣沒淮陽嬰城因發衍張規抗王旅將軍電動俟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又詔曰淮陽宿豫雖已淸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擒殄可率二萬之衆度淮與征南犄角以圖進取之計洎梁城敵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詔巒帥衆會之巒表畜力待時世宗又累詔促之巒

累求還而英果敗退時人服其識畧此宜與武昌王鑒偕獎賚也

襄城

西魏王思政援侯景初領兵襄城後欲於潁川爲行臺治所遣使魏仲啓陳并致書安平崔宣猷論將移之意猷復書曰夫兵者務在先聲而後實故能自戰自勝以弱爲强也但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治所潁川置州遣郭賢鎭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武從猷策思政

重啓聞請神武以思政既親其事遂許之及潁川沒後深追悔焉

洛陽

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欽宗受禪五日矣李忠定猶爲太常少卿召對延和殿進言論禦寇用兵二十事其第十一事曰國家兩京惟西京城壁不備洛邑陵寢理宜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及建炎元年五月除尚書右僕射進呈十事其議巡幸曰當建關中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以備巡幸俟境土復後據河洛而都之然則忠定之拮畫在都洛陽也此與范文正同識

太谷南口

北齊世宗仿政洛州刺史破六韓常啓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巳北洛州巳南所有要害頗已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逾一百經赤土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餼惟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爲此陽路之所以宜嚴防也

薄骨律

魏太平眞君五年以饒安刁雍仲雍爲平南將軍薄骨律鎭將雍請作渠田大渠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七年又表請造船運穀赴沃野鎭以供軍糧詔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今別下統萬鎭出兵運穀卿鎭可出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

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雍又奏爲城鎭所稽河西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忠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卿功也此宜備載寧夏志

駱谷

魏漁陽皮豹子鎭仇池號有威信高閭拜豹子子喜侍中都督開府仇池鎭將夷晉多歸附詔廣業固道二郡居之徵南部尙書文可斬齊茂虞戍主楊文度拔之因詔於駱谷築城喜表待來年詔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遐遠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鎭破茂虞之新邪梟擒首逆克翦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因之要藩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鎭是以奸賊息闚闞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

近縱後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軍將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廷之固而卿等不祗詔命至於今日荒使兵人精賴無事閑停方復曲爲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歲宜暫勞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若不時營築及築而不成城而不固以軍法從事足駱谷之城必不可不築而尤克

審捍仇池則漢之陽平關宋之仙人關尤不可不嚴爲之防也先是高宗時仇池氐羌反逼略谷奈蓋二州刺史幽州呂羅漢師步騎掩擊大破之賊背谷逆高宗詔慰秀而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拔小水諸羌特險數叛及高祖時羅漢復涖秦益撫以威惠士境帖然詔褒曰赤水諸羌地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敕領納其馬即付都牧口以賜卿此駱谷繫成州安危并繫秦州重輕之明驗也

饒風關

關中關志曰饒風關在石泉縣西五十里宋吳玠拒金兵於此按石泉縣在金州西二百五十里漢陰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而金州在興元府東南六百四十里唐宋金州今興安州也關中紀要曰饒風嶺在洋縣東一百八十里一作饒峯嶺出水爲饒峯水水利號次有關亦一作饒峯關今洋縣在漢中府東一百二十里蓋石泉洋縣山形斜錯也而陝志又曰饒風嶺在西鄉縣東一百八十里宋史吳玠傳曰

紹興二年金人窺蜀以玠弟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和尚原今寶雞縣西南四十里迤實棧口大散關東原是也又曰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唐河池郡今徽州仙人關今鳳縣西一百里秦徽二州東臨是也又曰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熙今臨洮府河今河州也而遂敘其出奇者曰撒离喝自商於而搗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周商於今商州郡南廢上津縣西北孫山陽縣距商用

二百八十里縣界西距興安州二百七十里距漢中
府九百十里宋洋州今洋縣也又曰興元守臣劉子
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驍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
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
撒离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今寧羗州東
經笓篱山達兩當縣八十里縣兩當南三十里故道
山又經南九十里畧陽縣界鐵爐山達縣百又九十
里縣畧陽經百八渡水三笠山飛仙嶺南入陽平關
一百二十里縣關東南衛立石山雲霧山麋谷七盤
嶺天生偷達褒城縣一百八十里又四十五里達漢
中府城又東少南近饒風嶺三百里是不爽記云三日
夜而棠達關址也又曰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
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
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
積而敵不退是關雖終潰而關雅為險要又曰募敢
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是關勞匪長克自守
也而後叙曰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關
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是守饒風

者又宜由黃細溪嶺間路與饒風關背之高嶺也又
曰玠退保西縣即今西鄉東至石泉縣界曾溪嶺一
百二十里東北至漢江芡溪渡鎮九十里通石泉縣
界西北至子午鎮一百五十里西接洋縣東接石泉
又曰敵人與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
玠走三泉會之今沔縣西八十五里潭毒山東江瀕
石上三泉是也而後叙曰未幾金人北歸志歸之易
也又曰玠急遣兵邀於武休關掩擊其後軍隕澗死
者以千數盡棄輜重去志去之難也武休關址在褒
城北百四十里武關驛在槐樹關北槐樹關在洋縣
東北六十里當元兵破武休關南趨饒風嶺即玠邀
擊之坡道也而後叙其初宋曰金人始謀本謂玠在
西者故近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
得斋將呂玠疾馳至關之勞績也而漢江在石泉縣
南五十步蠻縣界五郎關在縣北盩厔縣界秦嶺在
縣北蓋一百二十里漢陰縣界分水嶺在縣東五十
里西鄉縣界府子坪在縣西南九十里五攢嶺在縣
北三十里五峰攢聚馬嶺在縣東四十五里旦二十

里有奇在尤崎嶇日出躍行人如在天際皂軍山在西鄉縣南五十里蜀張飛屯軍地巴山在縣西約一百五十里通巴州界洋水在縣東二十里子午水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子午谷在洋縣東一百六十里龍亭鎮子午谷道在縣東三十里儻谷在縣北三十五里興勢山在縣北四十三里符宜附考若夫儻風幻志者爲漢陰縣西三十二里之方山關陝志曰唐貞觀二年置北阻方山南臨漢水當東西驛路又曰橫山在縣西北五十里右截群山其險要若可梐

見雖然兌剡志不克競雄也是故元兵欲攻金俟人武休關潛行宋境巴孁山谷中至均州而始躍鐵騎以北渡漢江遂成三峰之捷夫武休關道實儻風關道也是武休且不克儻風競雄也

仙人關

關中關志曰仙人關在鳳縣西一百里其路左自成州經天水出皂郊堡抵秦州右自兩當趨鳳縣出鳳翔大散關至和尚原登壠必究曰仙人關在鳳縣境路陝志曰虞關仙人關在徽州宋程大昌閻要志曰秦亦有三關大散關仙人關箭筈關是也宋史吳玠傳曰玠謂和尚原地去蜀遠命弟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又曰紹興二年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覘仙人關以

綴玠又曰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

登撒離喝駙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
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
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
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等
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
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寨又伏
河池扼歸路又敗之又曰九年玠卒於仙人關吳璘
傳曰紹興三年玠敗於祖溪都時璘猶在和尚原玠
命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又曰四年兀朮

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
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
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督戰轉戰會
於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
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
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俄鼓易幟血戰池曰金兵
大敗二修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鄉玠傳又曰玠卒
四川置制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
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

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
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
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
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
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
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
其堅忍之勢在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又按明要志曰略陽縣西北有殺金平吳璘於此築
壘其旁地名殺金平大仙人關壘第二隘所謂形便

之地也殺金平所謂關隘形便之地也關之險也天
隘之險也人力天選而據之而又選據關壘第二隘
之形便然後可以弓矢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之外
且可以互築有屯有分擊隨機而四應之若大鐵
山在徽州東南四十里形似巾一名巾子山縣崖巔
仞上多雲霧山循嶺東下且不過百六七十里七方關
右在鳳縣武休關東石頂關北縣七方轉戰七晝夜
而始得合兵於關以蔽四山之明此東西之列陣橫
山寨之旁擊河池郡木皮嶺之邀擊此皆宜詳書者

也當金人之歸河南陝西地也朝廷欲棄仙人關世將玠權宜撫司事得璘議抗奏謂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仔諜知撒离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則我當為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催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宋志紀璘守秦州軍興財在蜀一里天靖山階州北百里楊家崖又為璘保蜀屯守地而璘傳又曰紹興三十一年金合喜

扼大散關游騎攻黃牛堡璘節府興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及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望馳五書告執政未報璘已力疾復上仙人關至其呼蘇客若遺表猶曰願毋棄四川則夫璘之告世將而熟慮川口關隘不得糧運斷絕也可謂執議不回者矣而魚關　青廢關亦宜借關隘參出者也抑玠倚又申紀仙人關之役自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亦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即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又綜叙之曰方當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窺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謚武安作廟於仙人關號忠烈此尤可以見關之為蜀漢輕重宋[illegible]置[illegible]參領[illegible]洪[illegible]制置使趙彥呐曰漢中蜀興[illegible]宜經理仙人原以為緩急退師地[illegible]孫[illegible]原[illegible]糧[illegible]甲關衆[illegible]之規圖不獨其[illegible]凡其功亦宜[illegible]後而馬[illegible]關亦在鳳縣西三十里宜附考

雞頭關

關中關志曰褒城縣在漢中府西北四十五里雞頭關在縣北八里宋程大昌雍録關要志曰關口有巨石形似雞頭入連雲棧孫此登壇必究曰在縣北八里關口此連雲棧之所宜詳考也漢中府志曰七盤嶺在褒城縣北十三里雞頭關下自北南上盤廻七轉至頂尤險峻縣此北入連雲棧又曰天生橋在七盤山下大石橫亙江中咫尺可渡天然生成不假人力最爲奇險又曰黑龍江在褒城縣東門外源發太

白山自東北合褒水東南入於漢此雞頭關之所宜詳考也褒城縣志曰連城山在縣北六里十二峯連屬如城下瞰黑龍江上有連城池廣一畝冬夏潤相傳漢王練兵地一名漢王山又曰雞翁山在北即連城後山又曰同嶼山在縣東北十五里與翁嶼峙崖半有洞異人劍斃翼虎於此又曰箕山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獄池丙穴及道人谷蜀諸亮遣趙雲鄧芝等據箕谷即此又曰箕谷在縣北二十五里箕山下即鄭子眞隱居地此七盤嶺

江之所宜備考也而褒城縣又有漢陽關陝志曰在縣西北二十里漢置昭烈嘗破夏侯惇於此又曰陽平關在縣西一百八十里漢置關中紀要曰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登壇必究曰虎頭關在縣北二百里紀要曰邸梁關在縣南一百三十里費邸關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陝志又曰狐雲山在縣南百二十里連雨角山褒谷斜谷在縣東北褒口百七十里同為一谷褒水所經流也皆宜附考

劉家灣

關中紀要曰劉家灣南至秦州六十里北至秦安縣三十里所謂劉家鋪八里灣也陝志曰渭水在秦州北二十五里三陽川在州北三十里宋五朝志曰秦州三陽砦領渭濱武安上蝸牛下蝸牛閭喜伏歸鹹曰照川上門四嶺平戎赤崖湫西清邊近湫十四堡而三陽川北延秦安縣長山山又延百餘里三陽砦迤東北乃劉家灣也宋史吳璘傳曰紹興十一年與金統軍胡盞戰劉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

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灣璘請討之宣撫胡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啣枚從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壘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馳馬叱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

城垂破朝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夫疊陣法即所謂以長技制重甲於數百步外又出銳卒更迭撓之與為無窮使不得休暇而實繇騎隊矢而攝變之者也（小當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illegible]之高宗曰[illegible]之法[illegible]敗[illegible]情[illegible]笑[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分疊發亦是從強者繼之[illegible]）璘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疊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以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

逵魁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繫乎臨機知兵者取焉夫步軍坐且跪所謂分隊也疊陣更代所謂番休疊戰也強弓強弩神臂弓所謂強弓勁弩也神臂先發強弓併發所謂以遠魁近以強制弱也拒馬鐵鉤更代翼蔽所謂因陣心運左右肋也蓋璘所以保蜀而制金者胥不越此非劉家灣隴家城一戰所專用而今孫其用法最先者書之

和尚原

陝志曰和尚原在寶鷄縣西南四十里東益門鎮西大散嶺名曰原而地實陂陁距寶鷄西二十里八角原東北十五里西平原東南三十里八魚原比也宋史吳玠傳曰紹興四年九月富平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又曰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

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箭筈嶺在汧陽縣南十里蜀將陳彥成嘗敗李茂貞兵於此其地可資戰守黃牛鋪在寶鷄縣西南一百三十里乃鳳縣界也又曰金人自起海角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

若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夫沒立猶東向箭筈嶺烏魯折合猶西向階成出大散嶺而兀术乃直趨寶鷄南渡浮梁越渭又不審備谷磵石之不可以輓糧也宜其有神坌之敗也吳璘傳曰箭筈關之戰階沒立與烏魯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

多趣遷統制和尚原東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术大入璘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坌伏發金兵大敗兀术中流矢道玠傳又曰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此玠兄弟守原戰多之略也玠傳又曰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剗築一壘移原兵守之璘傳又曰紹興三年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又曰十二年竟割和

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然則自紹興三年棄原移原兵至此業十年金人亦不能有而必索人自割之而後得金有也此棄原之略也蓋自是扼蜀口之說遂爲張劉長策玠既不能堅守其初議而璘之徙營於青野原石壁砦也亦惟川口是急矣璘與

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和尚原以畀之楊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蕃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冀隴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後今璘在道不及知臣若不言并特負陛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劉毋棄

麥子山

明巡道張儉麥子山議曰夔州府麥子山崇巖複嶺陡澗深箐非惟山勢惡險抑且地連湖廣素為盜賊淵藪如先年鄢藍蟠聚於此釀成大患又曰山勢延袤數百餘里東連湖廣當陽房山暨四川寧昌諸縣北鄰陝西平利暨四川東太諸縣西南二面與四川奉節雲陽萬諸縣連界內紅籽巖篩羅壩栗子砦雙面峭壁峻絕止一綫路可通上有平田古井足贍衣食古墳四地有古砦基可容百萬人有奇壁立萬仞四山腹天成石門一若扼守無別徑可登眞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也況北連萬頃柴山流民萬人有奇伐柴以供大寧鹽井用飢輒入山據險流劫山中居民乞於石門雙古墳篩羅壩等地通賊要道設立關堡編夫甲輪守今宜選千夫長一名百夫長五名給牌管束四川志曰雖今昔時勢不盡同籌邊苦心不容湮沒

釣魚山

合州釣魚城記曰城在州治之東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山高千仞東南北三面據江皆峭壁懸巖修城後鑿山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臨其西南山稍庳於此築城高一十仞城之門有八曰護國青華正西東新出奇奇勝小東始關其山腳周迴四十餘里又曰城之外突其一臺曰釣魚臺其上平正可坐千餘人有巨人足跡此臺乃在山之巔俯視大江踰千仞又曰山三面據宕渠嘉陵二江自西北而來衝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與涪江會同環繞山足而東下又曰宋高宗時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縣關險保民太尉甘閏至州觀此山形勢可以據守故城之郡牧王堅發郡所屬石照銅梁巴川漢初赤水五縣之民計戶口八萬丁一十七萬以完其城西門之內因溝為池週迴一百餘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魚鱉可供舟舉網又開小池十有二所井九十二眼又門東有溝曰天潤溝東北有山曰天潤嶺龜山與魚山對峙城上呼語相聞元憲宗以此駐蹕又曰巳未

歲大旱自春至秋無雨元兵圍逼其城意城中乏水急攻之一日至西門外築臺建橋樓樓上接桅欲觀城內之水有無安撫張珏知其計置砲於其所次日憲宗親率兵於下珏命城中取魚二尾重三十斤蒸麪餅百數俟緣桅者至其竿末方欲舉首發砲擊之果將上桅人遠擲身殞百步之外即遣鮮活之魚及餅以贈遺以書曰爾北兵可烹鮮食餅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北兵退遂有欱軍山金劍山溫湯峽之役又曰元世祖初總元帥蒙古軍於州雲門虎頭渠口魚

村富峪石子山等地攻圍甚急而城中設奇制勝數部擣襲斬獲屢捷是後不敢久留城下春去秋來凶沒不常者十有餘年及安撫王立代取果州之靑居城復潼遂州境土攻鐵爐城堡至元丁丑元兵攻圍甚急宋國命不通三年矣戊寅春正月瀘城破制置張珏被俘而魚城孤而無援立乃納款降次日元兵欲登城而門閉壁堅而不能入又次日李德輝乘舟至城下乃降德輝令城中民悉力將城築門旬日仍徙其民復舊治所此宜與宋史余玠傳互觀適得肯綮

敍天險中有師律

文縣

明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東至四川龍州靑州千戶所界二百里南至上丹堡生番界五十里西至扶州生番界百里北至階州界百五十里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隸廣漢郡則巴蜀之勢棻固矣唐乾元以後文州之隸隴右道抑不獲已也宋建炎以後隸利州路亦沿理宗端平時四蜀守復完元隸鞏昌路措置雅不經意明洪武四年之以文縣隸階州也猶元人之措置也矧省入階州哉洎二十八年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而仍隸陝西都司此與漢中府隸陝西布政司失勢維鈞文縣所城北百二十里有臨江寨西八十里有陰平寨又西有鎮羌寨少西北有陰南壩寨南四十里有鐵爐寨而東百二十里有玉壘關白水江所經也故漢大將軍姜維長從沓中急趨陰平橋頭黃皓蒙漫不省鄧艾卽乘其閒繇東二十里之谷至山急趨玉壘關置橋以渡而入山而潛襲之而元明之躡皓覆轍者日相尋也若何

海道

盧循廣州守兵不防海道宋公劉裕遣永與孫季高處乘海奄至焚賊舟艦居其城議者咸以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二三非要宋公不從勑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處受命而行如期剋捷又嘗與沛朱伯兒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因遣齡石爲元帥率寧朔將軍臧熹龍驤將軍朱林等發自江陵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諸軍倍道兼行譙縱猶內水以重兵戍涪城屯彭模夾水爲城齡石大破之譙縱奔於涪城而蜀平胥神機也

海道

宋紹興二年臣僚言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亡賴之徒掠賣人口販入其國貿易金香以小平錢爲約詔監司巡捕覺察此議交趾者所宜考也四年接廣司買馬司於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則交趾互市又無庸取海道矣凡舶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也次曰牛頭舶比獨檣得之一次三木舡次料河船遞得三之一也嶺外録

威茂

宋紹興四年詔川陝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博易場歲捐金帛酬馬直通考凡蠻人將以春二月市馬必先遣數十騎令寨詞之小隊如先失其心則馬不至矣此市馬者所宜知也二十四年復詔四川茶馬置黎州佐城及雅州碉門靈門兩寨博易場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呂宏積孟廣　編校
　　　徐思靖哲次
姪　　國鈞長源校字

雜著

獨石長城形制

白葛峪堡併青邊羊房趙川堡併大小白陽則夫今之趙川堡猶昔之大白陽趙川小白陽二堡也趙川六臺子新墩南爲香爐石墩口又南爲蝦蟆口蝦蟆口東爲獨石路龍門關南北墩又東爲龍門關明宣德五年置龍門衛於龍門縣築關隘護關殊固壯孫關北入衛城南至艮鄉西北八十里天津關凡十五口而龍門口號大龍門關盖獨石路龍門山在雲州堡東北五里南山對峙如門獨石紅山二水出其下又名龍門峽而川亦名龍門川孫峽逦南至石壁在舊龍門縣遼地理志龍門縣有石壁如門徼外諸河孫此趨海又龍門峽在龍門所西北八里峻峨截嶭六月雲出輒大雨一名龍崇峽長安嶺堡長安嶺一

名桑乾嶺一名槍竿嶺有石植立似槍竿介懷來龍門之間爲全燕北障史籍多書龍門嶺遼地理志亦曰奉聖州有龍門山明金文靖公幼孜嘗序灤京百詠曰南行自折入涼流峽望應昌而至灤河又西行過烏桓舊李陵臺趨獨石涉龍門出李老谷逾羝紆徐度槍竿嶺道懷來而歸元虞文靖公集文嘗題灤陽胡氏雪溪卷曰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嘗東折入馬宏蹇望紹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嶺過黑谷宇於沙嶺乃還朝左承伯琦紀行詩跋亦曰過居庸關而北遂自東路至瓮山明日至車坊在縉山縣之東又明日入黑谷過色澤嶺高峻曲折凡十八盤遂歷龍門及黑石頭過黃土嶺至程子頭又過磨兒嶺至頡家營歷白塔兒至沙嶺自車坊與谷至此凡三百一十里皆深林複谷郁陶俯處山路將盡兩山高聳如洞門尤多巨材近沙嶺惟土山連亘地皆白沙深沒馬足過此則朔漠平川如掌天氣陡涼風物大不同矣其十八盤嶺詩曰車坊尚平地迤邐昔生寒拔地數千丈凌空十八盤而袁文清公

備詩亦曰登乾嶺上十八盤回有殺名嶺今其上若
棧閣在赤龍門詩曰千巖奇互峙萬壑勢爭趨而馬
文貞公爾常詩亦曰萬壑奔流一峽兩道綱修賢詩
曰聯岡疑路斷澗壑忽中裂元統間知樞密院事
都剌帖木兒避暑峽中見一年關山樹間頃刻大雨
水溢姬妾輜重皆漂溺今獨有東南爲龍門所西
南爲龍門衛所關分名龍門關以（書作門關當繇關龍門爲名）
北龍門衛分領一墩長城復折而西北又北爲照山
墩乃今折而北墩東直垣內楊家衛墩又北爲永安

墩下建設樓以瞭遠又北爲楊家衛墩又北爲鎮邊
墩東直龍門衛城城方四里高三似丈二似關門二
門樓四乃明宣德六年所築也又北爲鎮西墩又北
爲市頭溝墩墩前垣微凸而西墩東直許家衛墩有
老王溝隘墩東路增入墩南亦建瞭樓明嘉靖三年
寇窜許家衛人龍門守備馬驤以兵少不敢戰度
寇必繇舊道出乃斷兩山間道塹深二丈寇大驚
以精甲拒後繩牽蟻渡而去士人因是時得官軍一
勝至則寇可殲也又北爲韓窩衙墩又北爲東高山

墩東直高山又北爲鎮寧墩垣凸而西垣外有環蝘
又北爲安邊二墩垣內建雙望墩又北爲映樓墩又
北爲鎮靜二墩寺子峪繇此始又北爲鎮寧新墩垣
微凸而東垣外又有護垣凸而西又北爲鎮靜一墩
東直三岔口又北爲平頂墩東直金家莊堡明弘治
十四年所築以守寺子峪也又北爲平梁坡寺子峪
至北口又北爲靜虜溝墩垣內有總照墩又北爲人
頭草墩垣微凸而西又北爲制虜墩東直鎮寧堡明
弘治十一年所築也又北爲鎮虜墩垣微凸而西又

北爲野道墩垣又微凸而西乃龍門衛界首也繇分
領二墩至此凡爲垣四十九里而寺子峪外爲東五
里有紅石山峯紅石西十五里有雙塔山尚峯皆建
浮圖又名塔溝山北二十里有雙峯山山亦爲峯四
十里有大松山古松似蓋明成祖嘗駐蹕於此又有
娘子山泉涼水泉滿水河此其可附記者也龍門衛
北赤城堡南有關閫北爲赤城松林嶺明胡恭襄公
炳然秋防疏若近堡副總兵宜領奇兵暫駐赤城
北控獨石馬營雲州之險東扼鵰鶚所南下隆永之

路以其爲獨石適中地也松林北爲長嶺垣斜凸而
西又北爲平頂墩又北爲水窯又北爲寧遠墩小門
關內建鎮遠墩又北爲鎮夷墩垣凸而西斬又環垣
而內又北爲靜新墩垣門而東垣內建門家叢又北
爲王石溝墩垣凸而西垣內建靖梁墩接東又有溝
徑左有塹又北爲紅石嶮墩垣門而東又北爲紅石
嶮二墩野雞山二墩垣凸而西東直赤城堡城方三
里高三仞厚二仞關門暨門樓二明宣德五年[illegible]
大將軍陽武侯薛祿之所城也嘉靖二十五年寇犯

入赤城守備戴綸卻之又北爲野狐山墩垣凹而東
又北爲千兒梁墩紅石嶮南往十兒梁北垣外有
有塹又北爲野雞山新墩垣斜凸而西又北爲鎮遠
墩墩北有小關南直石家梁墩又北爲野雞山尖平
尖隆有墩又北爲石嶮關尖峯有小石嶮二墩又
北爲偏頭山偏尖峯有墩又北爲擒胡二墩墩北有
邊垣小關二又北爲擒胡一墩又北爲寧界墩乃赤
城堡界首也繇松林墩至此爲垣三十九里而野雞
山在西北七十里多產雕墩蔽據山之半赤城山在

堡東五里山石多赤適西爲紅石嶮玉石溝又有玉
溝山偏頭又自爲山上谷舊志赤城又有大嶺浩門
青羊劉不老山堡東東河繇獨石雲州東南流經古
北口爲通州白河上源堡西南[illegible]流入
城一舊城在溫泉東河堡西南十五里湯泉穴徑六尺
浣浴湯浴者疾瘳愈而附側小泉甚清冷遼志亦
曰今望州有兩河合溫泉傳志亦曰赤城有湯泉此
其可附記者也赤城堡北馬營堡南有連垣小關關
北有溝又北爲馬營台嶮墩又北爲馬營台嶮垣凹

而東東有松樹堡明嘉靖二十五年總督翁襄毅公
萬達之所築也又北爲總望墩垣首而西又北爲鎮
水墩垣樹首而西又北爲連垣敵樓四小關一關有
有馬營堡城城方六里高四仞厚三仞關門暨門樓
四乃明宣德七年代置以爲營於赤城之北元猫兒
峪地而即營城之者也門北連垣又有水關一水自
關入脈壩繞馬營城北東流小關外門垣外爲西寧
墩關又北爲四望墩長城復折而東長城垣亦凸而
北又東爲鎮口墩垣復凹而南又東爲馬關頂墩垣

復門兩北又東爲中高墩頂微凸而北馬蘭頂中高
三峯閒北直十四臺墩又東爲天太墩南距君子堡
亦明嘉靖二十五年所築也先是馬營兩有松樹堡
東有君子堡皆在兩山之間南通馬營北極千億所
以多警棄不守總督翟鵬營議修復至萬達乃城之
兵部尚書楊襄毅公博又於上偹建可家溝口李樹
溝口仒奶子溝口二隊溝口四墩以達君子堡下哨
建馮家科小嶺兒三墩以達松樹堡而迤南今房堡
段家衝迤西九窯警衝口亦皆建墩馬營之守始固

中高天太閒北又建踈遠墩天太墩又少東北直威
遠門此萬達所謂宣府西路黑山營直望馬營威遠
墩不日二十里而丹僉事詳之所謂接城連墩塞於
黑山營者也又東爲鎮寧關連垣敵樓四面内有總
鎮墩總鎮東有鎮寧墩北有小尖山鎮寧南又有望
闕墩東有分嶺又東爲三岔口墩乃馬營堡界首也
孫磨亭嶐墩至此爲垣一百二十一里而城東方十
里雷山祠址雨雪輒融歲春則祀之以祈肯風霖南
二十五里蒼嶺古有飛泉又名蒼崖北五十里樺嶺

古産樺木東北二里鶴山古多柏松檜以棲鶴舊志
又曰馬營有官帽山紅石山東山明宣德四年嘗命
開平百戶楊洪以精騎二百巡徼雲州經城西猫
兒峪遇兵以戍遇敵紅山轉戰敗之紅石一名紅下
有紅泉東瀕乾河阻城北又有碑泉池方一里洛之
沵噯仓败此其可附記者也邦按灣石路入城堡馬
營最要西北明正統己巳虜刺之役堡亦最先陷故
葉文莊公盛協贊理軍務首陳八事曰獨石馬營孤
懸口外第一衝又曰獨石馬營特出境外若有北

虜警息必當先知而去宣府二百里山路險峻又隔
龍門衛關梗急易至誤事若有緊關邊報宜與宣府
並行遲時頃使孫馬兩下並入又力言馬營所收芻
薪宜送至宣府大道變寬而都督董斌亦言獨石馬
營城守嚴固則腹裏自然無虞少保于謙陳邊務又
言夜不收往獨石哨探聞馬營一帶俱有賊其勢
浩大而猫兒峪守備用貴又呈報達子犯邊俱從大小
石門樺皮嶺入樺皮嶺西樺嶺小石門外鎮口大石
門外皆容芻薪道總督楊襄毅公博又言哨探任獨

石參將蔚鎮但得其情獨石則得其形嘉靖九年六
月寇當以三萬騎入圍參將赤城守備劉傳闘傳砲
門參刑所行數十騎往援中途轉戰令士下馬步闘
射其首黨之寇咬指引去而傳亦中矢如蝟毛創卒
此又宜與己巳之役類記者也日明不樂二十二年
戍且幸獨石宣德四年詔歲運糧四萬石立十一堡
堡屯軍千名資其牛車轉運以六十日達獨石又縣
獨石達開平五年二月陽武侯薛祿始城獨石遂移
開平衛於城而棄元上都之地蓋三百餘里故交莊

督疏論其事曰寧庶閣下專守獨石至正統十四年
己巳秋七月死剌人守備楊俊先道與馬營備暨雲
州綏備諸堡亦皆驚潰棄倉糧九十九萬石有奇景
泰元年少保于忠肅公謙請遣鎮朔大將軍石亨侯
楊洪往宣府洪言獨石八城宜修復乃詔都督孫鏜
兹提督獨石馬營雲州鵰鶚赤城龍門長安嶺李家
莊皆坑上聘部尚書楊寧難之謙抗疏曰我退一尺
則賊進一尺我失一寸則賊得一寸不宜自蹙土地
且守備各城日用所在兵馬而非耶移他處省軍以

以形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其議乃決三年夏五月文
詣山西參政葉盛督理獨石軍務盛乃上興革事宜
八條行之即所謂首陳八事也軍民孫是有闘志盛
復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
死亡設煖鋪以便行旅闢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
纖悉詳備少保謙亦議奏而成於八城堡又運糧八
萬石至獨石盛又益請獨石寘積倉馬營廣盈倉雲
州堡豐積倉赤城廣備倉龍門廣盈倉鵰鶚堡倉
長安嶺倉皆廣蓄備邊五年罷分守北路參將駐獨

石轄門外八城堡而開平衛遂復為雄鎮後又增轄
滴水崖青泉鎮安鎮寧今家牧馬諸堡至成化二十
一年余肅敏公子俊修築大長城又言宣府以獨石
為首以柴溝為尾而城下亦設烟九墩之寔今蘇
馬營獨石溝霍家官東北為獨石馬營海子孔家莊又
東北為胡家莊又東北為獨石將軍衛城而縣馬
營三岔口墩長城東為獨石南兔兒墩又東為進貢
石鎮西關關外建鎮西墩進貢又東有水縣時墻人
又東為界嶺墩城凸而北又東為昭慶墩北五營寨

梁又東為境安墩東有水蘇山溝入灘鎮西墩東水
又東為寧寨墩垣安寧塞間北為伺山　柵子
垣明墩內有墩柵外北直穿子頭山以控寧寨梁之
也又東為西兔兒墩垣門而東又東為鎮安墩垣
寧塞而北又東為得勝墩北對滅虎墩寧寨梁施至
此北得勝又東為猴子衙連垣垣有水關水蘇關入
東為東流灘獨石城東水水閣東又有小關關東南
建墩又東為東安墩垣寶營而北又東為鎮寨墩墩
南建寨寨南延總鎮墩又東為北柵子連垣垣建附

墻敵臺二垣南建北柵子墩西臺北建營莊墩東臺
北建四望墩東臺東有水蘇暗牆入南流經獨石城
西又東為寧朔墩又東為山泉墩南直朱路開平衛
獨石城衛建城北西南與宣府鎮三百里城方五里
門四設樓二設關門樓二即薛祿所城也城北東有
永安墩又東有磚墩又東有鎮衛墩二墩外長城迥
北直大沙窩即古鴛鴦泊東界也垣又東為白塔兒
墩又東為連垣垣內有護衛墩北直白塔又北直赤
把都城址護衛垣東有水蘇垣暗牆入南流經鎮衛

墩東有鍵左右限紫獨石城西垣又東為青山山尖
有墩又東為連垣又東為平山尖平為墩北直小沙
窩即古察罕腦兒西界也又東為連垣北直雙塔又
東為連垣北直孤塔又東為總高山墩墩七有二水
榮衣谷之左右而爲於墩前又東為連垣又東為團
山平尖建墩北直馬蹄孩獨石圍山兒墩西至馬營
四望墩背東兩垣也又東為馬梁墩山與垣背突凸
而東北長城復折而南又南為兩山間連垣總高墩
北水經馬梁山折而東南入墻又入垣暗牆而南流

經雲州城西以入龍門峽者也又南為鎮寧墩山突
凸而東又南為連垣東直邊墻又南為隆昌墩山復
凸而東又南為鎮寨墩山脊垣獨凸而東又南為連
垣有水蘇垣暗墻入南流灘馬梁山水入兩山間重
墻以隱青泉堡之東者也又南為護安墩山脊垣牆
凸而東又南為崇寧墩乃獨石路開平衛界首起龍
南兔兒墩至此凡為垣一百二十一里而總高山在
衛東北十里可瞭滄海錦纓山在東二十里上亦有
墩可瞭三百里一名東望山是山在南一里平地有

臨河岸迎撫張佳胤獨石行曰獨石城南一片
石突兀高如壁文一名丈夫石峭峙山在南十
里太保嶺自西行十五里中有古泉文明一統志獨
石山平地山亦在衛獨石者平山也獨石泉又別在
衛東北湖門甘泉而不搖春河兒泉貫泉亦在衛椽
因河又源獨石口外明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塞外人
又品級自合右馬首已東將楊珂沙灘套明沙灘
者獨石插北地也此其可附見者也折門塔北在於
把都城赤把都城東少北直舊開平城城東有東石

字析樊文集　卷六

柜城內有西石柜明為舊開平衛而元為上都路開
平府元宗欲遷都太保劉秉忠曰桓水東灤水北
龍岡定吉六年乃詔營城中統四年夏五月
又加號上都路以達魯花赤已上古為上都路總
管兼開平府尹又詔造
遷上總管司可事而開平不預與大都同遷東五
十里有涼亭西有左十里又有孝亭自大都至上都
東出為驛站十有八西還為納鉢二十有四余所
在者北衛胜來背山此東路有涼亭沈河察罕貴

四驛接大寧以達遼東西路有桓州威寧明安臨寧
四驛接獨石以達興和宅若城北三里有卧龍山為
元上都北枕龍岡地北四十里有偏嶺山南四十里
有南屏山西北八里有過帽川川有過帽山元通編作賢介
舍亦因尚皇后太陵皆過帽也明洪武十四年四月指揮使丁忠
嘗敗寇於過帽山二十三年二月潁國公傅友德又
出塞擒乃兒不花於迤都山宣德五年二月陽武侯
薛祿又敗寇於舍黃山洪武四年八月參政華雲龍
又嘗命將趙瑞等追擊僧家奴至明大石崖令

字析樊文集　卷六

改劉揆七諸寨名之有灤河源出山西古桓州南流
入開平界又南流入遼之塞以至寧亭入於海香河
發源河閘河合流開平東北依林口灤河舊志又
有灤河水此皆宜與東西答林了海口野狐嶺者也
獨石營有墩南為尖山堡鎮營墩又南為鎮遂墩迎
門而東西直棋盤梆子墩墩北有山開門馬梁水所
經也墻也又南為打羅墩南為泉堡明景泰四年
所築也又南為耿腰墩南平門而消又南為常勝墩
山頭凡晉而東又南為遇胡墩又南為鎮邊墩有

□□墩前又南為孫樺墩垣從邐而西又南為鎮
□又南為永安墩兩山之凹也又南為定鹵墩又
□□□墩又南有邐垣大關鎮邊墩前水孫關入
□□紆盤道路陡回縈於鎮安堡之前即龍門峽上。
口也又南為擒虜墩尖山條凸而東又南為平魯撥
又南為新尖山墩又南為尖山墩尖山之凹也垣內
水西北有平胡墩南有雙通墩垣又南為大定墩又
南為擒胡墩二垣內水西有雙寧墩垣又南為定邊
墩西直雲州城城方二里高三仞厚二仞關門樓二

角樓四明宣德五年所築也又南為得勝墩垣凸而
東垣內有鎮口墩墩西南有水孫兩山間暗墻入之
南為鎮寧墩又南凹垣內水西有盤道嶺墩又南為
新安墩嶺將垣邐而東又南為安寧墩西直盤道峽
暗墻又南為接口墩又南為大莊窩墩又南為靖寧
墩又南為靜子溝墩嶺靖墩二墩皆以溝名又南為
總鎮墩嶺道而西兩直鎮安堡明成化八年之所築
也又南為嚴梁墩兩山之凹雲州城界首也孫鎮堡
墩至此凡為垣四十里南城北四里拂雲堆堆少東

即龍門峽西南十五里金閣山前有遊仙峪為元上
都崇真宮之所東北四十里棋盤山懸峻難陟仙
人方石棋局今存偽襲毅公又嘗建墩於夜不收嶺
明一統志又有望國崖魯志又有東猫兒峪北六十
里有濼京鞍河寶詳鄉有暖湯穴七十又云明一統
志又有濼河神志又有溫泉龍門川外有望雲川遼
望雲縣治元白翎山在望雲營置海青驛東北又有
金蓮川金薛千刷採梁襄疏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
地極陰冷五穀不生中夏降霜一日間寒暑交至元

世祖嘗以太弟開府金蓮川紀行詩跋又曰過沙嶺
歷野狐嶺兒至失八兒禿地多泥淖又名牛群頭驛路
至此相合無樹木衍生地椒野韭香葱菲芳氣襲人
草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荷而黃此亦可備七風
地存記者也孫明置開平衛之明年春二月參政華
雲龍李廖英孫恭攻雲州萬戶譚濟出格庸來擊克
其城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又明年八月元
平章僧家奴北牙頭人雲州雲龍偵知之潛以精兵
襲其營擒僧家奴并獲駝馬牛百復追破國公驢兒

東至二十五年都督劉顯指揮使李彬行障塞增設
墩口洪熙元年薛祿又擊敗寇於東北大松嶺而死
判之入云寸也永寧守備孫勛合參將接戰不利死
之死者凡九十餘人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寇蘇害
堡堡人雲州守備易綱以家丁數十騎出永鎮堡
據險對射寇疑有伏不進督府督陣官翁昇呼進綏
薛擊東古曰寇不過大舉者恃山險也步綏寇出險
矣古介而馳寇少却綱馳入言軍同進戰數合寇奔
北敵倫追出塞始還益綸亦嘗以家丁數十騎奔

回赤城人曰牲崗去危是北路襟險又李家莊
外謂部雖不與大營寇合故北路沙窩比李家莊部
殲遂有二十五年雲州之役寇不得志去復謀由北
路險遠郎入不戰而罷矣不若蘇北路左右瓶窩隆
永二十七年九月遂犯鎮安堡總督翁萬達檄總兵
趙卿曰鎮安險可據也扼鎮安寇不能入矣時卿駐
兵雲州去鎮安裁三十里會獨石報警卿悉軍走獨
石而寇遂繇鎮安斜坡嶺入萬達聞卿聚鎮安驚曰
寇入矣復檄卿曰寇入鎮安必繇長安嶺長安嶺凡

地也分遣精銳間道截擊雕鶚合河黃家莊之間
我可以　當日而卿欲匿形縱之南保無犯天壽於
是寇遂掠降水北萬達師至乃退繇滴水崖出藍凡
兵路桑顏大寧牆餘衛定為鄉導云雲州所南龍
門所北鎮靜墩一所之界也又南為龍門所北高山
墩山後迤南東又南為二十九號永寧三十八號滅
狐二十七號五墩又南為連垣垣內有撥牛墩又南
為撫寧墩望川墩墩尖山又南為擒狐關關外有
擒狐墩又南垣行而西又南垣復折而南又南為永

平墩又南為擒胡墩撥撥迤山又南為連垣西直救
胡保明弘治十年所築也又南為窰子衝墩垣門而
東又南為平安二墩東山緣馬臺又南為威遠墩垣
外門而東又南為連垣又南為平鎮墩總鎮墩又南
為後溝梁墩石窯墩垣內有窰子口墩又南為連垣
西直墩南水瞭墩二又南為青蓮青安青窯二墩垣
微凸而東垣內有雲川墩雲川西有西高墩垣又南
為連垣垣內有青平墩青平南有鎮川墩墩南有水
祭龍門所城西又南為滅胡關子嶺偏嶺三墩嶺盤

垣內而東西直護城墩又南爲接邊垣內外墩西直
龍門所城城方四里高三仞厚二仞關門樓二明景
泰元年都督董斌築李家莊而後易爲所者也又南
爲望關墩宣威墩垣內有大溝梁墩梁南北有溝又
南爲連垣垣內有舊爲望鎮二墩又南爲望關窰堵
墩垣迤而東垣內有劉家衝墩又南爲沙溝嶺沙
溝口二墩又南爲石山金山墩垣背邊迤而東堂子
嶺之嶺也又南爲鎮門折敵堂子嶺墩垣迤縮而西
又南爲堂子口墩南山之門也又折東而爲新安墩

墩外有塹又迤東南爲孤石朵安崗墩垣內北有高
鎮墩南有大寧墩又南爲雙望墩又迤南而東爲寧
川雙鎮墩垣內有大安墩又南爲連垣又南爲盤道
口墩盤道墩垣盤而東又南爲常勝墩西直盤道有
限又南爲張千戶嶺接嶺鎮嶺墩平嶺也又南爲紅
窨墩又南爲紅石崖墩永定墩崖迤西而東折又南
爲缺崖垣又南爲鎮邢墩木泉墩崖差平又南復爲
缺崖垣又南爲陳家梁墩鎮潤墩東直木嶺又南爲
添鎮墩鎮泉墩垣迤符而東又南爲接安墩垣彌符

而東又南爲得勝接嵯防禦三墩又有爲分嶺敵臺
城復折而西蘇西復折而迤北爲接口墩又迤北爲
大平墩渦山墩又迤西爲安邊墩長城復削山垣折
而西山垣內有總望墩長城又折而南又南爲平孤
墩垣迤符而東又南爲山山巔峻虎山三墩垣內有
鎮嵯墩又南爲安寧靖平衙墻二墩垣內有新嶺墩
又南爲尖嶺接盤嶺盤二墩垣背鋪迤符而東又
南爲鎮邊墩墩外有護墩龍門所界自此迤北南山
墩至此凡爲垣九十七里而所自龍門嵯西高山外

西北十九里爲陽山嵯有孔洞明雲出嵯龍門縣元
時當置合營此南有牛黑峪有獨石洞營樓址又
有燕窩山有形似窩東四十里有獅子石有形似獅
子名志又有紅石七孝爲窩崖有孔洞罕深東北有
山有獨石南北陳田可家采温泉也又黑峪通南
爲黑谷關可紓三省嶺以達宣懷北有北道可轉運
獨石北又宜與望雲驛互犯者也先是李家莊外有
部落六七百爲寨亦能盜大營寇馬寇覺追之山
深險無可如何號爲萬塔黄崖以都御史趙將合純

署曰大營寇恒自獨石嶺折而東北行下六七百里始過太行山麓蘇黃榆溝渦河川以入古北口者亦北山之餘遊之也至嘉靖二十二年春三月總兵郤永襲擊之斬四十餘級二十五年秋七月游擊呂陽北路參將葉縣又襲斬二十餘級守備陳勳戰死失亡多而李家莊部以失援遂爲大營所殲迄啟二十九年庚戌之警亦龍門所崎邊墩南爲滴水崖接嵯二墩益接龍門嵯亦蘇墩而西即內邊嘉靖二十八年總督翁萬達之所築也蘇墩而南爲嵯中墩一墩

嵯行營墩又南爲嵯中連垣垣內有小嵯墩自河水源於垣外之南蘇垣牆入南流經滴水崖城東又折而東流經永寧倉房溝寧靜二墩間而復出於垣外以灌通州之潮河者也又南爲永興墩東南白河源河外皆石崖又南爲常勝墩垣逶迤而東又南爲總高墩頂嵯墩又南爲偏口高陵口墩垣彌晉而東又南爲接嵯墩又南爲水泉墩嵯有泉又南爲滴務頭墩又南爲常靖墩垣少凹又南爲雙鐵泉木泉南墩東安墩垣復逶晉而東又南爲平定口又南爲塔

胡墩二而垣滴水崖城城方三里高三仞厚二仞明宏治八年之所築也城南有南河至永寧入白河垣又南爲靖胥墩又南爲馬家衝墩二又南爲寧界墩新寧界墩嵯髻垣彌晉而東乃滴水崖界首也蘇接嵯二墩在此凡爲垣五十四里蘇新寧界墩長城復折而東爲東路界墩乃獨石永寧界也先是鎮安之役總督翁萬達策寇蘇滴水入已而蘇鎮安入後復檄將校曰寇懲前役矣再入必滴水崖二十八年春閒議伏兵於崖而蘇伏勝者大同謀也會有明水灣

之役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宜大相援制也其以兵援滴水崖又疏請尚文代趙卿將守將黃陽江治卿卿在滴水鄉以兵三千人援陽灘曰爲我戍滴水崖而宣府鎮撲代寇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援分步卒攀危巖懸絙登高華溝楨雙塍道夾攻之陽灘兵敗力戰殺數十人而死寇遂蘇永寧向懷來而尚文兵至壁石柱村戰二日殺傷過當萬達兵亦至乃遁世傳清風店後奇勳四十二年寇入滴水崖事官劉漢亦力戰郤敵云蘇滴水崖東爲鵰鶚堡城方二

里高二仞厚二仞闗門樓二明宣德六年郎雲州鵰
鶚而築者也蓋榆木川之役宣宗嘗奉迎於堡云堡
北二十五里浩門嶺上多松東四十里碧落巖石巖
滴水距地百仞有奇東又有香爐峰南二十里有椴
田河岸可紀錄鵰鶚堡東鎖龍門衞南為長安所堡
城方五里高三仞厚二仞闗門樓二角樓二明永樂
九年以守臣建議最先八城堡而築者也堡東南一
里有松山西一里有龍潭山懸瀑有泉西二里有八
仙山峻頂八石室深以丈計者二廣以尺計者七舊

志又有鳳凰山馬鞍山雙尖山石盤山松山東山西
北三里有膀窩泉引流入堡瀦而成池西又有宏賢
莊差可紀而長安嶺存堡北兩左丞詩曰茲山西北
來旋轉十二雷東北迤云於塞外沙嶺又東南迤三
衞境其肆長安嶺堡者有獅子峪又有李老峪金文
靖公幼孜所謂出李老峪度槍竿嶺而歸者也通編
修賢又曰鎗竿嶺山腰長城遺蹟尚存蓋魏泰常八
年以柔然數犯邊乃東自赤城西至五原築長城二
千餘里備置戍衞嶺迤北背魏赤城地長城定元魏

遺蹟明嘆力郎中魏煥又著經邉總論曰獨石馬營
諸城地雖懸遠然南則長安嶺迤難迤下嘉靖二十
八年總督翁萬達遂請相度鵰鶚長安嶺龍門衞門
別為內塞西接中路之六臺子墩東接東路之水寧
墩其就口獨石左腋龍門衞協守二衞右腋龍門所
滴水崖一帶厚為之備絕其必窺使寇仍負人須躁
獨石馬營而南逡巡前却於鎗谷斜坡之間攻不可
察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衞其中庭伺其隙而邀其歸
路當無不獲之寇癸又門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連

而為一北路官軍不輕內調內垣城守別措兵馬不
止備金湯之險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
收率然相應之利此可扼獨石迤西大勢而萬達之
先之日提於東路鎮南墩與薊州火焰墩接界寒其
中空築垣僅三十餘里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自北
而南歷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寧墩地勢可守循其
舊邊地勢不可守少為更改令作巡撫郭宗皋以經
騎衞自河而西出塞涉山指劃總兵徐珏參將劉環
自迤衞光頭嶺至永寧墩不百餘里可接內邊鎮南

段今蔚州火焰墩不三十里可合山北可垣山南河
可彥懸樓谿是盤道荊棘黑峪黃家白草間行爲殷
東夜城寧遠清遠平遠二伊以扼東路遜邊論又曰
蔚州外邊橫山山勢連亘且千里山以外又有撒江
環壇白然之險邊勝內邊益與正統二年在彥將楊
洪建議加築則事城拓龍門所白獨石至洞河川備
置堡臺六十其說定相表裏而張佳胤界嶺北堡詩
曰微茫山盡處當日大寧城其說亦宜矣考此又獨
石路東南通拔橫嶺至北口潮河川龍井關馬蘭峪

之大勢也抑元設大都迤北郡其道有四曰東路
古北口東路御史按行處即明洪武八年古北
口下惠州衛大寧至開平道也一黑峪都路即元虞
文靖周左丞明公文靖所記是也一驛路即孫碧山
至望雲孫督其字牛群頭驛是也孫驛至察罕腦兒
水濼深不可測氣皆白霧又經納鉢曰郎谷店口明
安驛泥河兒曰李陵臺驛雙廟兒迤至桓州口六十
里店古烏桓地也南至南坡店去上都哉一合計一
西路孫察罕腦兒折而西行餘里至懷禿腦兒徑言

伎海也口平陀兒曰石頂河兒土人所謂鴛鴦泊也
絕行詩跋曰灤地南北皆水水禽集皆國語曰遮里
哈喇納鉢譯言遠望則黑也兩水間壤土隆阜高多
當孫察罕腦兒至此皆雲需府境也界兒而西則桓
興和路矣納鉢曰苦水河兒曰回回國語名忽察
禿猶言有水深也隸屬州保昌曰忽察禿猶言有山
羊也地饒水草野獸又西二十里爲興和路又西三
十里曰野狐嶺納鉢宋彝志又曰鴛鴦濼在宋州西
北周八十里水瀦而不流迤命以來爲駐牧之所明

溝峰楊俊設口也已更守備直大寧府裁數百里壯
健上馬之法尚大遠龍道皮宋州割隸後無西北邊
西北仰馬營獨石而深川換以沙漠過昆明余則丹
勞始與臨安西河突騎干突與其居延而嗜駐牧拊
行出於威寧海興州湖之上者也當余都統果出獨
石東南奇兵宗倫出瓠嶺明年宋平城灤遂以橋
兵六下營迭出於鶩務灤而天府西走丘亮可又走
大水濼忽走陰山大延間元太祖則年首攻西夏興
中府五年金樂島沙洪命遏剛嶺殺其衆遂爲雄而

東六年春二月太祖自西拔佐絲通河直趨野狐嶺
取大水濼豐利等縣金更築烏沙堡七月遮別又攻
擊及信川皆拔之分徇下宣內東勝等州七年蒙取
桓昌撫三州而大敗金守紇石烈九斤三十萬衆於
獾兒觜獾兒觜即獨石路宣梁大水濼四城當遊
此以見古之紇石烈九斤大軍守今獨石內守今大青
山而興和路桓昌撫三州在焉興和以西指榆林以
東察哈之駐牧其間察哈爾卜蒙古皆宣府者皆不免為
據要地而抑或當道而度高涼山屯山徼由北八十

甲之漢高鄉塞以全據山勢宜室漢西北之元昔
資亦牧地以嶺衛山崇皆而度漢北陰山如三才
門所謂孫張家口五日行而至五六間又五日行而
至敗環谷左編所謂五雲關以衛興和按環谷以衛
開平者而躋踏四顧於大伯顏小伯顏邇刺山之間
也

方逢時分趨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駱道墩以東
至靖湖堡山梁二百餘里形勢脈絡數目此口大險
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之藩籬也

及總督宣大欲並遂前司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
面臨敵勢極孤懸懷來與陵寢止隔一山所係尤重
其間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
便若設驛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獨石
聲行不過二百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
里亦可為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總督吳兌經營
修築設兵戍守

正統初都指揮僉事馬洪同李謙守赤城獨石後代
謙初敗兀良哈兵執其部長朵欒帖木兒復敗其兵
於西涼亭二年擊寇於伯顏山斬虜首苦衆谷力敗
之擒其部長也陵台等四人追至箱口又擒阿台
答刺花等五人寇大敗遁去旋與兀良哈兵戰三岔
口又徵追至亦魯把河皆有功可參考兀良哈寇
延綏洪孫大同至黑山遊北遊其歸騎破之兒刘薛

并記

大鎮轄東至龍門關長城形制

大同長城東至天鎮縣東陽河堡止東界尉墩者實大長城之界也東接宣化西陽和堡西有垛東有垛墩北對口外野馬川又東爲西有山又東爲石山頭又東爲前營山路東石垛至西前營有營又東爲良口堡盤道由南有暗道有墻又東爲牛心山又東爲西大山即萬丈崖之西又北對西寨址又東爲柴溝堡水關柴溝水自關坡三重流入堡北關西倚萬丈崖又東至石山平頂山東大山北對東寨址

背萬丈崖之東支也山至此險隘有道通口外又東至白山西谷散長城復折而北又北爲南高山中高山西對羊圈兒址自中高山至張家口鎮口墩背有墩又北至洗馬林堡北高山沙嶺西對馬安山明正德十一年虜數千騎踰北山西河入守備張某以五百騎至饅頭山合戰某一矢斃其鐵騎乃解北山即北高山也連西河口饅頭山即沙嶺又北至西孤山寧遠山東孤山長城乃復折而東大同東陽河堡與宣府西陽河堡洗馬林堡皆號極衝故宣德十年

改洗馬林新開口爲哨馬營也又東爲新河口堡又東爲東寨有谷道南達又東爲西河口有水自口流入又東爲虞臺嶺即野狐嶺之西支明宏治十八年七月寇踰新開口入至虞臺嶺宣州副總兵白玉游擊張雄合參將李稽及大同副總兵黃鎮禦之寇絕數千騎營我軍王留營七日寇望見指笑因彼自落險地毋可立陂乃合圍絕汲道留騎逼之時總兵張俊踰險來援合營寇復阻隘道糧水皆絕擊斬千餘丈不得水至食馬血乃解士卒死者八千人入

馬畜甲仗皆爲寇有所謂虞臺之痛也又東有水溝自暗墻流入又東爲嶺東第一墩北對舊興和路城明成祖曰開平興和陰山之脊皆出新河新開口地形顛疊級而上也又東即新開口堡堡界虞臺野狐關又東爲膳房堡明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寇營膳房堡由兩人至寶村一家村二十四年八月又寇膳房堡兵趙卿禦却之堡東北偏時野狐嶺堡城直北對野狐嶺即元師入金之路元圍撫州也金將定薛獨吉思忠兵四十萬人陣於野狐嶺北元察罕

覘之曰彼馬足輕動不足畏未畢發橫戈陷陣大敗之迺正德九年寇又嘗繇野狐嶺入掠官兵敗潰擊張敗倪鎮即此嶺也元至治三年二月當治野狐嶺道左丞周伯琦紀行詩跋繇興和行三十里過野狐嶺上爲納鉢地高風甚寒東南盤折而下平地氣即暄無不減衣者前至得勝口宣平縣境有御花園雜植諸果其高峻約略可見也野狐嶺關西有門培拳又有護門東有大水溝口暗墻入又有小水溝三日暗墻流溝大水溝大小溝閘北對把兒墩明景泰

時總兵朱謙楊俊遣騎伏野狐嶺關旁指揮胡觀孫素出關怒官宿寧下馬擒之關內兵鼓譟而出此其伏騎之地也又東爲萬全右衛黑山自野狐嶺之東支北元人詩黑山白海雙衆者指此明李文忠嘗出野狐嶺道進察罕腦兒元人謂白爲察罕謂海爲腦兒蓋野狐嶺北之水瀠也長城至黑山又折而南東爲第二嶺平項嶺又全折而南東爲萬全右衛張家口堡東西二鎮曰墩山水白墩間暗墻二重入又東至寧邊墩復微折而北又東至永安墩復微折而

南又東爲水泉山又東爲乾河口口內有石彎梁溝溝梁又東爲張家口關明宣德五年城張家口築關垣二重關曰鎮護門亦來北左有二小隘而繇關墻門入關北近對狐山又北對石羊坑繇關北護門至龍門關北六零子等有石塚明總督翁萬達公爲達日宣府張家口迤北林木蕩盡虜易逞爲邊要衝曰與大同天城接壤西加陽城東宜不及遠遣固攻毀矣爲不以一十四年八月寇膳房堡東至張家口鎮寒攻不利去而遂少勉其備也張家口又東

爲石山又東有水關一繇長城址循暗墻二重而入又東爲膳房堡溝無水有暗門可出口又東爲小何家灣堡北有石塚又東爲何家堡二堡南皆有暗溝各繇張家口東山勢迤不遠迤西前宣治九年寇嘗繇膳房堡入至宣府鎮城北龍王堂副總兵阮興力戰始却故防之如此其密也又東爲青邊口堡新口曰外又有口近石塚名曰不通外外口繇時門出入故其規制若此而嘉靖二十四年寇入青邊口參將李光啓猶兵嚮彼挑以挺又東爲俊頭山石

嵯山墩北十里直石嵯山又東爲平頂山又東爲常峪口堡西爲山又東爲常峪峪南對宣府鎮城峪東有清水河繇峪中長城址經石墻二重入又東爲小常峪又東爲常峪衙舊垻有小常峪水繇峪中長城址經石墻三重入明洪武四年元昆駑兒衆數萬入居常峪卽此也又東爲鵓鴿峪堡東高山又東有小尖山盤道又東爲鵓鴿大小坡二坡中有出口門又東爲頭臺子明嘉靖二年議者以鵓鴿大小白陽之閒爲要衝置參將駐葛峪堡轄于房青邊常峪大小白陽趙川七城堡及龍門關此頭臺之所繇設也而六年六月寇卽繇毛家溝入葛峪諸營兵及參將門山獨將所部不滿千人直前決戰從合圍數十重徐風雷兩甲混戰山遇害西路參將王經赴援至華家營亦力戰而死葛峪又東爲大白陽堡總繇城明宣德五年陽武侯薛祿城獨石雲州鵰鶚赤城葛峪常峪青邊口大白陽小白陽設隘門關而長城墩亦以次設景泰二年又城白陽常峪青邊張家口而正德八年八月仍繇白陽口入九年秋又繇大白陽入至

八達嶺叠大小白陽雅號極衝故以總聯之名皆之也又東爲垻口有寺兒溝水繇山峽中經石墻二重入繞大白陽堡之西又東北對禮拜寺溝所繇名也又東爲三臺子北對柳樹兒有水出五臺子北山西流謂柳林爲梁郎繇常峪入爲南大河而流至宣府鎮城之西者也又東有水繇長城址經石墻三重入繞大白陽堡之東又東爲死虎谷北多谷道又東爲盤道又東爲四臺子臺南六十山間有塹又東爲垻口墩東有水繇長城址入又東爲趙川堡五臺子明宣德三年陽武侯薛祿以趙川界大小白陽間因建城嘉靖十三年巡撫韓邦琦巡按蘇祐又議曰趙川全鎮要害也賊繇此入明東掠鵰鶚西掩鎮城宜重據守亦以形勢乃更戍趙川五臺北對孤榆樹口尔地雖別聊以樹識別也又東爲小白陽堡松樹溝繇長城址經石墻二重入而東流於垻口又爲石階名之曰總隘益其重防之制若此又東爲小盤道六臺子繇此而東北則爲龍門關界參繇此而東則明嘉靖二十八年總督翁萬達公所築之內寨而東歷鵰

勢守因陵寢不落城堡二墩之下者也夫賜野狐嶺
後上曾建門堡為獨石八城之則夫大小白陽者
猶之獨石西南龍門堡也明景泰時崑山葉文莊八疏
固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于忠肅
公論亦曰獨石諸城外爲邊境藩籬內爲京師屏蔽
且上進退之機安危治亂之所繫也此爲當時守備
陽侯石棄獨石言之而於其當勞則獨石東南之龍
門所滴水崖西南之馬營楊許家衛龍門關山險尤
爲足恃若大小白陽地形衍漫不惟東不逮滴水龍

門抑且西不逮葛峪常峪而舊興和十八村之地尤
牙相錯矣又適處其間故明自成化以來幾無寧
歲雖曰頗劾欽而青黃二部之懷贊鳴關夫豈東西
殊勢哉地實使然也此則議垣上者之所首宜加意
也抑余竊有慕公有宣府西路黑山宜直望馬營威
遠墩不行十里地沃可耕水泉從滴流中而來盛
此在口國如半月形自右衛張家口羊坊龍門以至
馬營家延踰三百餘里北路受敵愈多懸絕難守若
引垣直之自黑山以及威遠則製三百里戍爲百三

十里戍也省僉事耕又當國之衝自黑山墩引塞而
東則自此而南其戍可省接威遠墩塞於黑山墩則
自此而西而南其戍可省而借乎背水之紀行此亦
議垣狐嶺黑山垣上者之所宜兼及也抑予恭棨公
壤有言威寧海子在大同宣府之間寇見此必爭牧
然亦多係大小白陽口也正德中寇春駐威寧葵寨
在本以巖崗之枝後入白羊攝昔蕭失利乃駭愕去
嘗考東陽河而東西陽河堡垣二十二里渡口堡垣
三十一里柴溝堡垣四十里洗馬林堡垣四十五里

新河口堡垣三十六里新開口堡垣膳房堡垣皆二十
八里而至右衛垣二十五里張家口堡垣三十一里
羊房堡垣一十四里青邊口堡垣一十九里常峪口
堡垣亦一十四里葛峪口堡垣二十二里大白陽口
堡垣二十八里趙川堡垣截四里小白陽堡垣一十
一里而龍門關北不與焉凡爲垣三百五十二里東
陽河而西至新平堡乾水墩又寖二十里乃北而集
寧海又西至水磨磚磨口寖七十里乃北直威寧海
凡爲垣寖開有五十里而宣府垣多屈曲以塞外面

道計之行威寧走馬營寔不越二百餘里故王恭襄
公論威寧形勢而輒長慮郝顏於大小白陽之間蓋
以塞外從馬牛日可達野狐一日可近簡倘山明水
沙也昔者世里氏駐牧揆剌迎而乘機入雁門涉
溪溫氏既死剌游牧威寧海而旨力以南入野狐東
入馬營其鈴地志千載一轍今若援漢代造陽九百
餘里之址做元人雲需府總管察罕腦兒緊鬱治之
制復收興和恢撫設戍二海則封域其庶有賴乎即
不然而垣工克舉抑亦可西絕白羊鵝俱以遮連九
十九泉之衖而東北罔丈席野狐榆牟嶺之勢也

賀蘭山口

賀蘭山寧夏西屏袤五百里有奇山口約四十泰碧
紀亦曰口巨者三十有七小者復一十有奇今南繇
寧夏中衛西迤東北至平羅營北計之迤西曰黃沙
坡曰黑山嘴曰黃沙渡黃河兩岸為令積山中為青
銅峽背近中衛又迤東曰觀音山口近棗園堡又迤
東北曰大佛寺外曰裏口小口偕井溝背近廣武營
又迤北曰哈剌木口曰林泉口曰靈武山口有沙嶺
塲山多水背近大壩堡曰雙山南口北岔口北舊口

曰磨石裏口中口背近玉泉營曰赤木關裏口曰赤
木關新口曰白馬可齊驪蓋山勢至此散漫多礫少水
又多卵峯仄徑開得土壤而闢之二口背近寧化堡
曰金塔中口曰獨樹裏口背近平羌堡東四十里則
寧夏鎮也曰獨樹兒口近楊顯堡鎮遠堡曰滾鍾
裏口曰黃峽裏口曰鼎石口曰水吉口曰鎮北口背
近鎮北堡而堡隸墩曰黃峽外口曰黃峽敵臺曰宿
嵬口曰石關曰高渠曰宿嵬曰敵臺曰乾渠曰鎮靖
曰下古曰馬房凡十有一墩又迤北曰白寺口曰宿

鬼東口曰賀蘭口拜寺口去黃硤口五十里黃硤口
去賀蘭口五十里賀蘭口外七十里為麥垜山又東
五十里即河套界而秦邊紀又謂賀蘭口外河套西
番沙漠罔不可達蓋綜紀山之概要若此又迤北曰
舊關口曰塔枝小口大口曰西番口曰小水口曰大
水口曰汝箕口曰挑柴口又迤西北曰小風口曰大
風口曰歸德口外口曰大風外口裏口背近鎮關堡
向環六盤山嶺之前後左右以亘延二百里有奇者
也李獻吉詩曰明發西行更列首賀蘭下瞰黑雲背
唐人詩曰夜半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山勢
巃嵸若可畫矣塞垣隸大壩堡北至鎮朔堡有山險
而無亭障沿賀蘭勢極迤西北至紅口見循山而東
又循山北接黃河石嘴以東迤平羅城北九十里之
鎮遠關為河山之交又東南迤花馬池凡袤三百九
十里號北長城明嘉靖初王瓊棄關不守遂隸管制
墩循山北接黃河堰以東迤平羅城亦號北長城隸
見關背崗而關南五十里之北門關築而不免蹶王
癸迤西為乾關又迤西為王兀越沙湖而至棗兒溝
凡三十有五里又以斥鹵輟工至平羅北十里築垣
西迤歸山堡拔遺墩臺址至平羅西北四十里之打
磑外曰中曰裏曰三關昔所謂東守鎮遠西守打磑
者且背毀於水至平羅西八十五里之黑山為賀蘭
山尾形如鱉蹲扼隘飲河而山前又有黑水以限之
今則管制余儲倚平湖墩架砲梁水塘墩沙竹梁沙
山老營蜂窩山之設伏制勝背為故紙遺聞矣是故
前磁書口而塞不成乎其為隘口也乾關棗兒溝皆
王兀口并不書王則既不成乎隘口而并猶之北達

之迷也由賀蘭口至黃硤口五十里又二十里至磁
石口又三十里至拜寺口又二十里至大風口又十
里至小風口又二十里至黃沙坡又二百里西至鎮
蟠水堡地則靖魯盧塘營北七十里也又迤南百六
十里而至莊浪之下紅水堡塞外徑亦名溝或時名
水也又七十里而至大松山隸中衛西南七十里至
塞又十里至黃沙坡又九十里而至長流水隸賀蘭
口外至五岔河赤松山寄徑而要之大佛寺為通達
金塔 銀盤水之隘紅也是為賀蘭山口記

敘次極大山川極險阨隘恰如輞川龍眠圖畫且
此筆始可續孟堅地理志

存研樓文集卷七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張晃冠伯　徐杞[?]題客　編校

姪　尤胥孟養校字

雜著

三谷

秦入蜀漢道右紀三谷陝志曰褒谷斜谷在褒城縣東北史記貨殖傳曰惟褒斜綰轂其口守節正義曰北口曰斜南口曰褒今所謂連雲棧道是也郡國志曰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陝志又曰昔張良說高祖燒絕所過棧道曹操出斜谷遂要以臨漢中諸葛亮出斜谷以取郿即此道也按關中關志曰斜谷關在郿縣南七十里谷之南曰褒北曰斜即漢諸葛亮由此金牛關在岐山縣西南一百里大散關在寶雞縣南五十二里路通褒斜二里關在寶雞縣南四十里過大散所出在寶雞道口在寶雞志曰里關在寶雞縣西南四十里大散嶺在寶雞縣南五十

至今才閣在寶雞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又曰石鼻寨
在寶雞東四十里宋程大昌雍錄閣要志曰石鼻寨
諸葛亮築以拒郝昭者行人自北入谷至此須入山
行行非洛谷此已出山也此連雲棧北門之名也
鳳翔府志丁祭川在寶雞縣西二十五里發坪下川
至此盡出谷門山在南十五里谷州境縣也入而今
嶺北路也石鼓山在南二十里和尚原在西南四十
里宋吳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是也大散嶺在
西南六十里關所寄也鳳縣黃花川大散水會流出

煎茶坪山在西南六十五里相傳漢高祖出故道駐
馬煎茶於此蛇山在西南八十里山多蛇東倉山在
東南四十里一名雞峰山石塔山在東南七十里渭
水在縣南　里清澗水在南六里源出煎茶坪東北
流入渭勢尤迅激瀑布泉在西南七十里懸巖瀉下
若匹練然即清澗河源也洛谷水在東六十里源出
南山北入渭箕谷水在東南源出箕谷北入渭潘溪
在東南八十里北入渭太公石室在[illegible]棧道孔[illegible]
雞山川之界也關中紀要曰寶雞縣西南至益門鎮

二十里又南而至大散關六十里又西南至黃牛鋪
九十里又西南至草涼樓四十里又西至鳳縣七十
里此棧道北口之入路焉連雲棧之北口也又按漢
漢中府鳳縣東至寶雞縣界一百十里[illegible]自鳳
十里北至界七十里西至兩當縣界草涼鋪六十里
西北至界曹家莊七十里西南至略陽縣界東西距
百七十里南北距二百里褒城縣北至武關驛
縣界　里西十里西北至界黃陽鋪一百六十里東
至留壩縣界四十里東南至界雙石鋪二十里西至

大堡徽縣界四十里西南至界白石鋪四十五里南
至留壩沔巴州界一百二十里東西距八十里南
北距二百七十里按漢中府志鳳縣山則長松山在
東北一百里三峰[illegible]山在東一百里[illegible]
橫口有假寶殿高愛山在東北三十里唐僖宗幸蜀
之所嘗也交子谷在北二里要在唐僖宗避遊也[illegible]
山在北一里上有[illegible]廟下有[illegible]其南坡山在
十里上有竹林山以其竹子山在西南二十五里上
有三十里大人洞[illegible]宋相山在南一百[illegible]十里多

紫柏山上有七十二洞異人之所棲隱也山頂寨今尚存
在東一百五十里源太白山下入谷爲褒水黃花川
在東北十里即大散水唐黃花縣址也大散水在東
五里經縣西合嘉陵江嘉陵江在北一里源大散關
西經兩當縣紅崖水在西十里源秦州南流合嘉陵
江橋梁則鳳橋針谷橋石獅橋五子崖橋又有二岔
橋利官橋小橋松林橋桑坪橋石峽橋柴關橋石寄
橋連雲橋又按此要路牛鋪在縣東北一百十里即
寶雞縣界也草涼驛在東北七十里此東北之郵驛

三岔驛在縣南五十里松林驛在西南一百二十里
安山驛在西南一百六十里此西南之郵驛又按鳳
志仙人關在西　白果馬嶺關在西北三十里它詳
仙人關說此鳳縣棧道在石形勢之略也又按漢中
府志鳳縣山則立石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東南連
青銼西南接金華雲霧山在西北七十里嶺排高百
丈北即廢雲霧縣址也牛頭山在西北二十五里一
名戴笠山箕山在北十五里中有道入谷山下有箕
谷又袁河南二十五里有水北流溜竭亦忽易竭

十谷道取鄉從趙雲鄧芝據之以拒魏曹真也七盤
嶺在北十二里雞頭關下自北南上盤迴七轉至嶺
九公嶺亦此北入連雲棧所謂南曰褒者也州判
石溝水在縣北百五十里源武曲山至武關驛東合
褒水沙河水在西北六十七里源雲霧山北流入褒
青陽水在青橋驛北源縣西南虎谷狡水而黑龍江
源太白山經縣東門外亦東北流合褒水又東南匯
入於漢華陽水在西二十五里源牛頭山南流合漢
橋梁則大道橋漢河橋南漢橋觀音橋柏鄉橋水安

橋又有鎮西橋青水橋西江橋新開橋獨架橋而天
生橋在七盤山下人取巨石橫亘黑龍江中咫尺可
渡最爲奇險又有黑龍渡賈村渡小江渡兩河渡山
河渡又按絕要縣北至青橋驛五十里又北至馬道
驛四十里又北至武關驛五十里此縣北之郵驛西
北至留壩驛四十里又西北至鳳縣松林驛五十里
又北至費邱關四十里又北至三岔驛四十里又北
至鳳縣六十里此縣北少西之郵驛又按關志黃陽
關在縣西北二十里爲破夏侯惇地也鶚不關在西

北一百八十里漢置曹操破陽平關以降張魯而還興又曰蜀使夏侯妙才於此姜維聞鍾會興兵關中又表請分護陽平關口者也虎頭關在北一百里自南鷄頭關在北八里關口巨石形似鷄頭蘇秦說入連雲棧經此條詳鷄頭關說又按秦蜀道紀程曰寶雞縣十五里至益門鎮始進連雲棧又三十里至北新店又二十里至鳳縣岐陽驛又五十里至東河橋又六十里至草涼樓驛又五十里至梁山驛又六十里至三岔驛又四十里至南星店又三十里至松林驛

又六十里至安山驛又六十里至馬道驛又五十里至鷄頭關又五里出棧又五里至褒城縣開山驛又二十里至紐項舖東南六十里即漢中府矣又西北二十里至黃沙驛道始平又四十里即沔縣矣又曰棧道歷鳳縣一百二十里至褒城縣爲秦攻蜀首大小緣坡嶺而行其缺也以木續之成道似橋曰棧道非若劍閣之懸崖峭壁也道行有客舍巖穴間亦可宿亦有帶釜而炊齎火以濟後來者至褒城縣道始平北縣寶鷄隴川南抵褒城與龍江蓋百五十二里

府郡國志曰谷長四百七十里通志斜谷口西至武關驛從此棧道之也北要又曰鳳翔府寶雞縣大散東至岐山縣界石頭河九十里東南至郿縣一百里至縣一百三十里岐山縣西南至寶雞縣十里至縣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郿縣界四十里至斜五十里南至鳳縣界桃川五里城一百五十里郿縣西至石頭河三十里至太白山五十里西南至鳳縣二百五十里南至洋縣東至盩厔縣界清華堡六十里至縣一百里斜谷口在西南三十里與留備考曰郿縣關

曰斜谷在西南五十里西安府盩厔縣西至清華堡四十里西南至洋縣界三百里至縣五百里南至興安州界柴家關三百四十里駱谷在西南二十里通典曰漢中郡去西京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又曰由興曰盩水由口至有駱谷關宋程大昌雍要志曰駱谷關在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路可通梁州漢名爲駱谷道魏正始二年曹爽伐蜀自此道入甘露三年將姜維開長城從此路出武德四年立關通梁

用兵以元府一百二十里德宗在奉天若謀幸斜
幸梁州路爲近使縣李楚琳方殺張鎰不欲取道
入故東自駱谷入而轉西以達梁州也又三國取
褒斜出是駱谷路迂也登壇必定關中圖忠完固而
關忠復詳駱谷口南通漢中蜀將姜維出駱谷圍長
城即此按關中誌志曰五丈原在故由縣南五十里
諸葛武侯屯兵地與司馬懿對壘郿縣斜谷水經褒谷北過五丈原入渭[illegible]
蜀師老而歸一我分爲兩渭狄道隴西南安岐山四
地是也石橋山在縣南五十里寶雞縣界石樓山亦

五十里形似樓閣南山在南七十里東連郿鄠西抵
大散關與山在太白山西高峻人跡罕至峰山在南
百五十里峰巒最爲蒼翠爲尾坡在東二十里諸葛敗
績兵於此渭水在縣南三十五里從川在南自
五十里出自山中東西四十里有北二里奔[illegible]
縣西此一名桃號川斜谷水源發桃川經太白斜谷
關北流入渭一名石頭河郿縣舊有嶺山在縣西北三
十里一名馬嶺獲石原在西南五里諸葛武侯出斜
谷郡誰算必爭積石原先據之而蜀兵不得上者也

八百里白東十里有宗屯兵地一書姚萇屯兵地
人山在東南四十里兩肩積雪[illegible]
武功山在太白西高川謂武功太白去天[illegible]
渭水在縣北三里斜谷水在西南三十里源出衙嶺
經斜谷繇縣西境北入渭清水出斜谷北入渭清湫
水在東二十五里源太白山北入渭盩厔縣終南山
在縣南三十里沉嶺在南五十里蜀姜維出駱谷行
至沉嶺者也一名姜維嶺　國志姜維傳曰維前住
芒水爲山爲營司馬望鄧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

望又不應此亦縣境東南谷太乙谷之山勢也
在縣北南東興元有樓太殺紫閣諸峰首蓋矣此斜
谷駱谷爲北所爭之路也絕要又曰漢中府洋縣北
至盩厔縣界二百里又至郿縣界東北至盩厔縣界
蒲河一百里至縣五百里西北至郿縣界東至石泉
縣界一百里至縣一百五十里西至城固縣界漢王
城四十里少北至縣五十里西南亦至城固縣界東
西距一百四十里南北距二百六十里城固縣北至
郿縣界三百里東北至盩厔縣五百里西北至褒城

縣在十里又北至鳳縣界白溪[illegible]一百五十里東
至漢下城十里西至南鄭縣界長流鋪五十里至縣
七十里西南亦至南鄭縣界東西距六十里南北距
四百里南鄭縣東至長流鋪二十里東北亦至城固
縣界北至雙橋鋪褒城縣界二十里西北至界宗家
堂二十里至縣四十里西至鈕項鋪沔縣界二十里
至縣九十里東西距五十里南北距一百六十里按
漢中府志曰洋縣貨當谷在北八里興勢山在北四
十二里通典曰興道縣城即後魏儻城因自然險
勢形似盆緣外險內有大谷爲驛道十數里攻門漢
[illegible]守[illegible]明月[illegible]在其側又曰洋州漢中鎮延熙中
蜀[illegible]守興勢曹爽圍不克者也府志又曰太白山
在北四十五里唐改華陽縣曰眞符亦名眞符山府
[illegible]背東南當黑泉山在北一百二十里鄧郡山
在內二十五里道通秦嶺走蜀者如綫黃金谷在東
十五里漢水經其中宋寶慶三年漢中府知州高
稼移屯黃金渡是也輿圖備考黃金谷[illegible]王平與魏曹爽相拒處[illegible]
山爲[illegible]谷龍亭道在東二十里即以龍亭[illegible]名

[illegible]谷在北三十五里按寰宇記曰[illegible]北口
曰駱其中路屈曲八十餘里凡四十八盤大路谷之
有駱儻谷之有褒斜也志又曰洋縣[illegible]溪水在
西北七里谷水在西北二十五里出秦嶺入漢曰大
小龍溪在東北三十里[illegible]溪字潛水在東六
十里所謂沱潛既導也金水在東一百十里源出秦
嶺在今蕭水[illegible]
橋其橋梁也[illegible]
也[illegible]志又曰城固縣斗山在西北二
十里一峰似斗杓上有五穴亦七坡在北三十里諸
葛武侯[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山在北二十五里[illegible]
起二峰[illegible]柞林山在北四十里九頂
山在北五十里[illegible]大白山六[illegible]里與三隔山
相接有大峰上有九眼玉井者也天池山在南三十
里上有天河池黑水在北五里源太白山南入漢所
謂華陽黑水也堵水在東北六十里源太白山流經縣
北東入漢文水在西北四十里[illegible]堵水入漢南沙水

有可采橋望仙橋唐石橋某陽橋沙河橋其橋
名也鎮渡白岸渡陳平渡大安渡孫家渡塔水渡其
津渡也志又曰南鄭縣寶山在北十里龍岡山在西
十五里中梁山在西十五里以其鎮梁州之中也王子
山七盤山背在北五十里天臺山在西北七十里韓
信救蕭何漢中鄉治坐其間飛泉下瀉佛子灘赤崖在
西蜀道方退師燒壞赤崖以北閣道者也而駱谷在
東一百二十里孫洋之南其谷至此屈曲八十里凡八十
回盤乃蜀建興十年姜維伐魏之所由出而何景明

六年鍾會之向駱谷以取漢樂二城進攻陽安關口
者也志又曰南鄭縣漢江在南三里白鹿池在北三
十里道濟橋橋洗橋嶋滿橋甎橋長亭橋沙河橋小
江橋明珠橋其橋梁也其水渡下水渡老石渡其津
渡也志又曰褒城縣連城山在北六里鷄翁山即連
城後山同鼎山在東北十五里金華山在南七十里
溫泉灘流峭峰環繞河水在南四里源出古金牛縣
界南合沮水鶴溪在南五十里惠泉似漯此駱谷斜
谷通漢江北子午谷東又通西至鍔頭門而形勢

之險也又按盩厔縣圖曰南至黑水峪三十里又南
至秦地一百九十里又南至興安州界紫家關六十
里又西南至縣界蒲河五十里又西南至三河口四
十里又西南至馬家河二十里又西南至洛水河二
十里又西南至愧樹關二十里又西南至北村舖
十里又西南至洋縣二十里大駱谷在盩厔縣西南
二十里闕又駱谷中九十里闕不知按引駱谷而
駱谷占地祖里之實洛河縣引而闕算其所略者也
抑駱谷口在盩厔縣西南一十里斜谷口在郿縣西

南一十里南鄭東界谷至一百里則駱谷所稱始不
減褒谷斜谷一百七十里則褒谷止八十除
里此郡縣太白山南東南之儻駱者以谷名
之而不足以盡駱谷之延綿路之實也又按何景明
雍大事記曰予從入蜀以觀之其南曰褒谷從
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
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景明當時陝西[illegible]人
事記識志乘依本其言始不妄然駱谷口在盩厔而
曰南斜谷口在郿又從郿入而曰東南此始當時委

駁說子午谷道四出則又曰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自今斜駱之道其以興勢山道行由鄠都由郿縣谷準望九眞山通閣山爲斜谷準望而特以太白山爲駱六百餘里記里取道殊難懸斷故諸志皆大約言之而宗明所指東南亦最從三河口馬家河出之耶然則猪可易爲不獨張氏之史記正義也又陝志曰子午谷在洋縣東一百六十里舊道近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梁不便別開乾路仍名子午即今縣東三十里龍亭是皆緣延

南分兵繇子午谷而北與楊貴妃嗜荔枝自涪陵繇達州趨西鄉入子午谷至長安皆此路也輿圖備考洋州入子午谷七日至長安又曰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通道梁漢登壇必究曰子午關在子午谷中關中關志曰子午關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漢書平帝元始五年王莽通子午道因以置關按漢中府志曰子午水在西鄉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源發子午谷西流入漢子午渡亦在縣紀要曰西鄉縣東北至子午鎮一百五十里西接洋縣東接石泉而紀要又曰洋

縣南至西鄉縣界六十里東南至縣一百里則西鄉子午鎮之西即洋縣子午谷漢魏舊道也西鄉東南經梨樹鋪至夔州府太平縣界白廟子五百里少西至縣又六十里又南至東鄉縣界鐵鎖鋪九十里少西至縣又九十里西南至達州界胡家坪五十里至州又四十里則通典通川郡去西京取益昌郡驛路二千五里東取洋川郡駱谷路約一千五百七十六里陝志西鄉至達州七百五十里皆爲少符達州舊志北至洋縣四百三十里爲斜盍以谷南言則不惟

通典昔取駱谷路不甚取子午谷路共說雅可參融鄖元人謂饒風關東南經嵏房山谷中至均州漢江之道亦又可尋發而以谷北言則魏延不出十日定長安之說雖古今兩書上未有能深信之者也按西安府志曰豹林谷在終南山麓近子午谷谷有東明峰种放之所隱也石鱉谷在府城南六十里谷口巨石似鱉彼與長安界此錫谷在府城東南六十里谷道至歸安鎮今蝦谷道通漢中府大豹林谷裁是可道跡皆清賞而錫谷之今蝦谷道者乃其實也又

紀要曰西安府長安縣西南至鄠縣七十里又南至
五郎關石泉縣界五百里長安縣冊曰南至小蟻谷
七十里又南至觀音山二百里又西南至五郎關二
百二十里又西至盩厔縣界三河口一百四十里故
寧陝廳冊曰東南至大蟻谷九十里又東南至高嶺關
一百九十里又東南至鎮安縣九十里紀要曰鎮安
縣在西安府南少東二百八十里東西距四百二十
里南北距二百七十里西至石泉縣界二百里少南
至縣四百里西南至興安州界下茅坪一百二十里

至州二百五十里鎮安縣冊又曰西南至漢陰縣界
五郎關二百七十里此其在谷道北者也紀要又曰
興安州在西安府南六百八十里北至下茅坪一百
四十里東北至鎮安縣二百四十里魏山在西南九
里東西各二面險絕古相爲蠻壘鏖攻之所不下者
也鳳凰山在西七十里接漢陰紫陽二縣界凡二百
餘里越嶺在西九十里接漢陰縣界牛山在北五里
黃巢谷在牛山下將軍山在北四十里燕子嶺在北
一百里接長安鎮安二縣界一谷司在東北二百四

十里抵鎮安縣界洵陽縣東至興安州界五十里東
北至界嶺衍石山八十里西至石泉縣界分水嶺四十
里平縣九十里西北至平縣界九十里橫山在西北五
十里石鼓嶺山雙乳山在東五里石門山在東二十
里月嶺山在東六十里漢江在南八十里流入興安
州界石泉縣漢江在南五十步方擺嶺在北三十里
縣北至長安縣界約一百二十里秦嶺在盩厔縣界陝
志又曰二百二十里鄠嶺在東四十五里首二十餘
里縣東北至鎮安縣界約一百二十里至縣四百里

南西北至洋縣界西至洋縣界饒風嶺五十里此其在
谷道南者也然則子午谷當關箭杆山越嶺燕子嶺
下茅坪爲準望子午關當以大小蟻谷錫谷舊縣關
五郎關爲標識以東明峽觀音山爲準望而後十築
之劍閣閣道魏延之高議行師以質諸陵通川都之
速達長安者乃可得而指畫也抑陝志又曰鄠縣中
部縣子午嶺在西二百里子午水在西北七里南出
子午嶺流入渭水慶陽有谷亦曰子午山在東五十
里南北綿亘八百餘里 又翔鳳幽谷考曰子午嶺長

千餘里北入大漠南告分水嶺其東水東南流爲延
安界其西水西南流爲慶陽界在南者北隨地異名
南有子午嶺北有子午嶺蓋以直南直北言耳即洞宜
君子午谷後而參考者也夫三谷者爲秦漢以來入
蜀漢之道如景明說則是有四谷也而通大事記又
言棧道曰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青中
陝平道鄧艾伐蜀繇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
攻陳倉繇之從褒斜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
鄭繇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繇

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夫
谷中險平當別爲一道安得以斜駱道前業目獨兩當
道乃彭衙所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者其繫於蜀漢甚
鉅按沔要曰漢中府沔縣西至略陽縣界沮水河七
十里西北至縣一百九十里略陽縣東至沔縣界燒
香臺一百五十里南至寧羌州界八十里至州二百
二十里北至徽州界大石碑七十里至州一百八十
里東北至兩當縣二百里至鳳縣界三百五十里漢
中府志又曰堆水舖在東一百五十里黃土舖在西

一百二十里青泥驛在北一百十里面陽下關在南
寧羌州界一百二十里紀程又曰略陽東四十里至
接官亭又四十里至峽口驛又三十里至雎水舖渡
水又三十里至分水嶺又二十里至沔縣又下船一
百二十里則漢中府城南三里坪矣紀要又曰鞏昌
府兩當縣南至略陽縣界鐵爐山一百十里東南至
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徽縣二百里東至界[illegible]商鎮
四十里至成縣一百里東北亦至縣界西至薇貨山
徽州界三十里至州九十里西北至州界一百里又

北至秦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秦州界黃交嶺九十
里又按漢中府志曰紫仙嶺在略陽縣東南四十里
十有閣道自今關郎入蜀道也玉女山在東南三十
里山峰特立人內山在南一十里下有丙穴白熊山
在東八十里白熊嘗出此象子山在西二里是駐屯
兵處丙家山在北三里群峰起伏環拱丙閣生凡八
渡山在北十五里以極險臨林木茂密道岐二岔由
溪交匯要害地也白水江在西一百二十里嘉陵江
在縣南沮水北發武都氐中南入漢八渡水在東八

十步鋪出州東南繞驛城流入嘉陵江渡名凡一百
有八而天生橋白水渡沮水渡其津梁也鞏昌府志
曰鶩鴿山在兩當縣東十五里有南岐來儀二峰石
銀峰銀瓮俠背在東二十里黃眞峪在東南二十里
銀瓮峽黃眞峪豐青杠坡乃兩當之險也大夫山在
東南唐李晉移河池郡於此甲家山在東北九十里
舊多鐵鑛梁山亦在縣境而大門山在南百十里
懸崖上有門一開一閤故道山在南二十里道通從
中漢高祖襲章邯出故道即此下有故道川兩當

水也又按圖志曰仙人關在鳳縣西一百里其路左
自成州浮天水出皂郊堡抵秦州右自兩當趨鳳縣
出大散關至和尚原夫兩當襲陳倉道即曹家莊單
何循道其與棧道經鳳縣境同但不東北直出大散
關而少西怨馬煎茶平山蛇山間潛形疾驅以掩襲
之耳蓋不俟西走隴州南由城吳山城隴安城而出
其不意者爾其舊志書曰襲易辭也而紀程又曰四
川至陝西一條連雲棧即韓信明修之道一條陳倉
即韓信暗度之道此妄說也陳倉故城在寶雞縣東
南二十里即益門鎮北出少東之道東驅廢邱朝蹟
全矣其明修暗度者雖分出二道而實歸一道也蓋
又混於武侯散關之出陳倉之圍郝昭固守王雙被
斬矣乃益歎高帝暨信之定三秦其視夏陽井陘尤
捷而武侯之建興六年冬出散關七年出建威十二
年出斜谷六年春九年兩出祁山其志甚決而其術
務甚勞也夫祁山者按陝志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
里武侯侵壘祁山即此又按通典同谷郡長道縣
有祁山上有城極高嶮其中建興六年諸葛武侯

攻不拔即此圍當謂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險祁山今
屏風峽設險保據情守近東大雪寒屏風峽北積數 嶺甲嘶[illegible]
宋郭思祁山廟碑記又以縣西北四十里為屏風峽
且祁山而寶泉山在北二十里上有湫池漢水在縣
舊長道縣南原亦出嶓冢與西漢水合入白水武侯
軍於此地在其間夫西漢水者今鹽官水也在縣東
北九十里源秦州天水界流入漢白水江在北二里
源西東流經階州會嘉陵江軍壘在漢水西漾水白
水之間是從天水道也若寶泉山屏風峽則又從白

安道可設山險之按否勿論也按紀程禮縣有祁山廟乃武侯六出祁山地又按舊縣志祁山在東四十里南有蜀漢出西和禮縣之道實古兩當道何所謂仇人關在道自成州經天水出皂郊至長秦州者也按紀要徽州東至永寧鋪兩當縣界四十里册又書至界城管七十里西至模川成縣界五十里至縣九十里南北至秦州界木驢川一百十里至清水縣二百八十里東北至清水縣界八十里西北至秦州一百八十里成縣東至模川四十里北至黃渚關西和縣界七十里皆西北皆至縣一百里南東北至秦州界天水二百[illegible]十里至州二百八十里西和縣南至成縣界八十里東南至界六十里西南至界小川寨一百四十里西至禮縣界三十里西北至縣七十里西東至秦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臨官鎮州界九十里東北至徽縣舖界八十里至州一百六十里禮縣東至祁山四十里西西和縣界也少北至羅家堡秦州界八十里南至西和縣界張官坡四十里東北至聖湫峽伏羌縣界六十里又七十里至縣又七十

里至秦州北至分水嶺寧遠縣界六十里又一百里至縣又九十里西至常羽村而西至界林口鎮州南界一百里至衛三百二十里又按紀程禮縣東有[illegible]十里至石堡又二十里至[illegible]縣又五十里至南峪鎮又三十里至石峽關又四十里至紙坊頭又三十里至小川鎮又五十里至黃家壩渡口又二十五里至[illegible]縣界也四十里又三十五里至富平寨又五十里至[illegible]十里小[illegible]又十里入洛陽縣矣又自沔縣至[illegible]凡發秋[illegible]出水易發[illegible]

棧道又穿漢不如祁[illegible]走陽平關一百二十里亦小門均少使武侯[illegible]輪[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武侯出[illegible]斜谷[illegible]不得不還悉大衆[illegible]斜谷出口流[illegible]運而勿[illegible]不[illegible]使志不伸不得不分兵屯田復出祁山以木牛運而[illegible]復不得不退軍姜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而旋陳泰解圍至落門維據[illegible]亦不得不退還是故其說不可略也又按紀要秦州南至木驢山一百五十里西至伏羌縣界攏樹嶺八十里又三十里至縣道與所謂隴蜀切據乎寨

後保岸者也又七十里至洛門鎮所謂洛門谷水
自東西者也又二十里至寧遠縣東至坂坡鋪清水
縣界一百里又二十五里至縣北至劉家八里灣秦
安縣界六十里又二十里至縣又八十里至平涼府
静寧州清水縣東至陝口鋪隴州界長寧驛一百里
又七十里至隴關又少北七十里至隴州又東南一
百五里至寶鷄縣界又四十五里至縣北至扶風縣
界陳倉關偕東北至華亭縣者一百里南關內至猶
兒峽六十里東北至瓦亭山二百餘里西關有街泉

亭道與門蜀馬謖敗於張郃地也南下秦州界磨兒
峽二十里東南至兩當縣界又至鳳縣界八十里西
南亦至兩當縣界六十里至縣二百八十里又按鞏
昌府志秦州雙龍崖在東南七十里鐵山在東南四
十里懸崖萬仞天池山在南三十里頂有池四崖亦
三十里侖倫山在南十五里窮字崖在南十里依格
崖在東北五十里壁立萬仞禾皮嶺在西十五里道
尤險隋唐黃巢亂都統王鐸駐關於此以捍秦隴也
青泥山在西四十里鷄冠山在西五十里連小隴山

嘉陵江在南七十里白水江在南五十里洞池在州
東南虔門仙人關背在州境成縣紀山在東廢栗亭
縣境即康成所謂隴西之西縣谷者也仇池山在東
十里山有假綏鳳凰山在東南十里有蕭仙宮大
帥山在東南連寶井山鷄翁林蓬下瞰數州有仙跡
在南三十里山中有洞左右頭山在西南十五里亦
史記所謂黃帝登崆峒者即此也大井山泥功
山魚竅峽背有西十里石堡山在北四十里上有
漱黑谷山在北有石為林北跨數郡黑谷門踞為公

王谷在東北積雪嶺在南大水同谷之間方山在東
四十里晉武都氐之所據也東河水在東源出秦州
會南河水入飛龍峽注嘉陵江西漢水在西北六十
里源出西和縣流經六漢堡入河其山在西北黃
潛洞北一百十里山頂有堡又在北十里西和縣南面
山在西南一百二十里通臺山在西一百四十里鳳
山尾在東南二里九域志所謂山無樹木泥水繞其
下者也仇池山在南一百里通典曰其上地百頃
方壁立峭絕險四面斗絕有極高敵狀東西二門盤

道可七里上有關伊泉原五官宅刊舍皆爲板屋皆
下辨秦氏楊茂搜據此下爲飛龍峽峽下爲下瀰泉
仍爲萬丈軍氏楊飛龍之所據也濁水在南五十里
大水橋在南三百步白水橋在北三百步臥龍橋在
北九十里白馬關寨在縣境穀藏堡在西鐵城堡在
東十八里嶓縣紅花山在東三里金紫山在西南八
十里負戴獨山在西二百六十里山峻峭有山上不
知聖湫山在北六十里上有湫其道水在東十泉水
在東北背二十里漢陽川在南十里岷江在西三里

侍研樓文集　卷七　六

出岷峨南流入白水江南流十關牛存關野麻關安
谷關木樹關斧在縣境大箭嶺闕虎谷馬欄溝其三
隘也此縣爲通至邯山左右其山川關堡形勢盤錯
之路也又按秦州志吳砦山在東八十五里有吳鎮
入山求者之道也麥積山在東南八十里形似積
麥秀秦林泉之勝中有石積山北有雕窠谷谷有甘
露遊暑宮址丁華嶺在東六十里土人名小隴山關
山在東南四十里邽山之隔也其麓為吐樹母仙家
嶺在東南三十里改龍山在南五十里下有街子口

乃上邽故城也嶓冢山在南六十里通典所謂嶓冢
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二在漢中金牛縣者也大萌山
在西一里上有與璞遺址赤谷在西南七里赤峪山
在西南十里下有添峪卦山在西南三十里山勢係
起小山渭水經其下乃伏羲畫卦地又加名伏羲
生成紀者也牡丹原在西南六十里嶽咽多牡丹崗
山在西南一百五十里武峰山在北二百里三都谷
在州境宋曹瑋破蕃部十萬衆於三都谷者也鐵
堂峽在州天水廢縣東五里女媧家此而刑馬山在

侍研樓文集　卷七　七

西南九十里多林木道可行車木門山亦在西南九
十里乃伏羲舊都地也黑谷山在西南一百里峻
嶺多林南路數郡宋建炎初知秦州程俊置關以保
全蜀號有要害地也渭水在北二十五里又經東五
十里爲渭水渡由此而益東南經山谷中則復入隴
州南百里金門峽其秦水出小隴山東入渭籍水在
州西山夕陽山川關子水注之北入渭沫水在南五
十里三陽川野渡在北三十里東入渭天水湖在西
南七里南北十五里南河渡至三陽渭水東五十里

東柯峪橋西一里東峪橋其津梁也州置秦州關樹西南九十里有鐵關又南十里復有兒子關州北二十里寨嶺十四堡西北定西寨領六堡西南二十里即皂郊堡此秦州天水山川關堡之略也夫秦州東南南西山三面山險隘不易越而又環處於坂坡峽磨兒峽木驢山黃交峪窄峽槐樹嶺獨兒峽劍家八里崗賊家城號城關之中自清水伏羌孔道外獨黑谷一山北連利馬山寬敞道又南道皮嶺鉅山陰平兩當要道又西南走祁山便道而林木雜擁蔽之故

武侯經畫天水縣此退師張郃不知而設伏師驅木門以前有其連終之及也而祁山北縣聚爛走洛門鎮二百二十里是又兼扼隴關槐樹關東來道也又按秦州志清水縣隴山在東一百里隴山大震關在東七十里唐志他九年吐蕃入大震關即此舊志所謂汧源縣西有大震關大中間防禦使薛逵始徙築於隴州西者也盤龍山在東五十里即大隴之支也清崖洞山亦在東五十里亭樂山在東三十里乃非子封秦亭地資蕃山在北一百五十里而軒轅谷在

東南七十里相傳黃帝生此小隴山在西南三十五里清泰二水岐分地綿亘百里至縣西而止土人名坂坡峽大小隴山坂坡峽軒轅谷鐵玉屏山有牛峽乃清水五隘也牛頭山在西十里下有牛頭河西南諸水之滙也姜維大戰牛頭山即此古道水自東南二里出南道峽西流入牛頭水漢光武敗隗囂於南道即此段谷水在東南五十里乃邽山前湧出之支也姜維爲鄧艾所破即此按姜維傳曰建興十九年春維自鍾題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

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是維自越邽山上華嶺磨兒峽坂坡峽而東南救懸馬渡衝亭之絕汲道遂置軍牛頭河段谷水間而不能懸渡之越大水黃而長驅東北盡蓋大隴西南即祁山黑谷西距洛谷甚遙道險勢阻艾不下據城救新陽山爲關以自陷於街亭之敗而莫之克執此其關隘隴關志甚貌而寔不如武侯留軍荊門木門黑谷間之爲易進而易却也蓋武侯手出當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入水南安安定三

郡行唐之間中等處又平武都陰平二郡降集氐羌
南至涼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勵諸羌胡
以爲羽翼南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既討定之山平康
更開維州保據地利于洽無戴等衆部降又通安
夷之又勅殺五部氐羌於沓州西八十里甘谷出
西十餘戰洮西降狄道圍襄武再破徐質于□其功
皆在今岷洮界古宕渠松扶疊宕廓鄯諸州間又
蔣琬嘗上疏曰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
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師入羌郭淮破走宜

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御持河右臣當帥軍
爲維鎮繼今涪將相在盡又大率皆此向是時有武
都氐苻陽氐伯安赤亭羌犍其它種部甚衆有夫且
訓行隴集之而翁北谷間北能以救援也此戍保隴
道之雅志也故附錄以於三谷後又附郡治道之詳
書大水南安者於故道後惟形勢是審不列歷京兆
亦不崇珊博向伊行奈劉道者庸有考焉

西寧

西寧衛漢流居郡宣帝破羌縣境西平郡北涼鄯州
唐隴右節度使之所治而元寧藩王之所鎮也衛
城西湟水東大小湟峽南川之東南歸德峽達河州
歸德堡西王濤兒峽面青海緬伯顏川西之占兒
嘅亦達海西川西之剌撒西休道尤衝要鎮海堡西
之石峽號天險惡冬冷地可設伏少南銀塔寺爲禮
佛場少北多巴爲市廛而北川之北白塔兒道鎮西
域且至湖境也是故唐金迄今皆爲重鎮爲甘肅河

洮之甲西寧西距青海四百里海周千二百里其味
鹹不可飲馬水合師可乘而入海心有山瀕海唯西
北四沙磧餘皆美水草爲蕃牧善逆道八達南渡河
逆松茂別達打煎爐六百餘里東南逆河兆東達西
寧東北距莊浪六百里北距熱水郝逆諸山達涼之
黄城兒十日行距大通河源五百餘里距酸茨河八
百餘里達甘之偏都口十二日行西達西域諸國而
西北達哈密西達沙陀西南達烏斯四藏較近是故
吐谷渾地北界甘松南保白蘭當頂別部多居赤水

西寧凡畏兀兒越瓜沙南攻番羅表明正德九年彭澤
議討海寇亦不剌阿爾禿斯據黃河以出松潘茂
境直走烏斯藏嘉靖時卜兒孩又由拉拉捨寧慶春
內患番人通道松潘以迎活佛為詞七年總督乞
復小開道通烏斯藏而朝海據西寧西衛營寇富成
化時李文綏客略番言慎夜諸御史發城守精其兵安
治中馬文升議在宿路發牆揚有言守東行開道
不節日可遺會師失則然接計進行探人道牙蘭務
道阿爾禿廝乘時虛只罕嚴畢力木江當為所獲孔道

安定赤斤蒙古罕東王子亦恭丹流爾宣嘉其隙何又皆師
先初中官合本部設於畢力木江黃羊川而卻哈
使亡八剌捨罕東紅嵌曲必力工瓦等所散居哈密
卜剌酋只與衛赤斤蒙古衛鎮合者亦嘗令子求
斯族部落以還及赤斤苦峪來且次道青海入寇東
北距赤斤東北距嘉峪關東南距西寧一千餘里西
南距青海漢燉煌郡地也洪武十年置衛正德
時亦不剌酋土魯番滿速兒交通內城遂陷安定東
近罕東東北近沙州北少東距甘州千五百里東少北

距西寧一千八十里南距青海距山紺廣袤凡千里
漢之婼羌元寧王之所封而撒里畏兀兒所逕也洪
武七年分阿端阿真若先曲里四部八年置衛皆阿
端仍永樂四年復駐苦峪宣之地迄正統後而阿端
復不見正德亦不剌阿爾禿斯據青海而安定遂亡曲
先在肅州西南距安定東南距西寧二百里北距
肅州自大通河之南元曲先答林元帥府也洪武置
衛後以安定同設後併棐于清迄不剌之患曲
先則罕東左卜距北先北距西寧四百八十里南控沙六

年罕東其沙州以酋帖木兒谷明年上所請設城其指兒
谷衛川在嘉峪城南阿陵山北四百里為
沙州故敦煌郡地屬十萬里其使賊為吐谷渾據都城
又西為瓜州蕃大漠門城索它樓內寇東南族瓜所
百七十里合古都驛為唐都城吾部蕃城上樓山川
宜南而行隔蕃城百二十里至白水衛殺戍城又西
南六十里至定戍城又西起關七里至西徑戍望
東而望水隨向北三百五十里為舊城戍市南百
八十里為合川守捉西南一百五十里為綏和守捉

又屯安人軍由星烽長寧橋日誅伏俟川西去當眞
紇中當即之屯狼道峽而敗於烏逃山也明敗赤嶺
南之白山自積石山而東皆勢峻崇險可二十二州
地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敗曼都山又敗牛心堆赤水
源遂破赤海次且末西侯君集登漢哭山戰烏海行
空荒二千里遂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觀河源
至段規追燒伏割內食平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
出塞二千餘里而明年力木江之役指揮李英踰崑
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闊擊敗安定賊追曲先賊

潛研堂文集　卷七

不及而還唐宰相賈耽當言吐蕃黃河北四谷長慶
中劉元鼎說盟吐蕃當出龍支渡洪濟梁西南行
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
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
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又謂河源東北
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隱出其地蓋劍南之西元
潘昂霄記都實語朱思本記帝師梵字圖書謂河源
朵甘思西鄙馬湖西朵甘思南鄙烏斯藏河兒可證今
蘇西寧西南渡黃河南至阿拉克板兒山所謂崑崙

山也又南阿兒出山北有杳村喀兒所謂星宿海也
又之山北合克噶斯口道渡木魯烏蘇河金沙江之
源也又納赤那郭爾渡哈喇烏蘇河怒江之源也又
越拂汝河經高府僧海賦嶺而南合經鄂卜楚馬拉
達喀喇道而至達木又北渡且末河合雪山西北經
金古兒丁山拉兒錦山達克里野之雪大巴道而至
且末甸靈藏夏至巴爾二千八百里又西至都二百
餘里又西至藏則引至阿拉落河僧渡黃河北梁河
拉克板兒山又越山渡金沙江經哈木省又渡怒江

潛研堂文集　卷七

北循木的江西南渡喀喇烏蘇河至藏凡四千里
又由鎖口渡金河雅礱江布拉衞巴布山北越山而
至噶的思之大雪山又北至大巴吐谷渾南界也
又北越嶺而至渤陀二千五百里兜鍪山之陽也而
至雪大巴東越雪山又南達且木甸凡二千九百里
紇噶斯南達且木千八百里別路柴旦東經多巴上
而達西寧是故西寧當番道總爲將士致使走集地
當唐時蕃之雄張也威吐谷渾攻掠填城喻高昌鈔
常樂復敗薛仁貴於大非川肇設置蕃鎮於青海時

李敬元頓承風嶺栽屈又屯良非川啟敬元於湟川
地多隸鄯州而(迷)崖壁嶃嶮道迴屈吐蕃號鐵力
城又西二十里土石皆赤號赤嶺開元時封石也鼎
號皇華四達記皆指次縣(遞)(武)經尉遲川苦拔海王
孝傑米柵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大非川
二百八十里至那錄驛吐谷渾界又經暖泉烈謨海
四百四十里乃渡黃河東北距(遞)(武)凡八百十里者
拔蓋潮海之南支南烈謨蓋烏海柏海之偏也又四
百七十里至衆龍驛又渡西月河二百十里至多彌

國西界又經犛牛河度藤橋百里至列驛西域傳所
謂多彌號難磨濱犛牛河也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
橋兩石南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驛
乃渡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諾
羅驛又經乞量寧水橋大速水橋西月諸河乞量寧
大速小新泉多轉說不審即木累哈喇揮漢否拔羅
女餘有弱水舊長史有水澗六七十丈附國有水澗
百餘丈皆南流以韋舟濟蓋瀾滄南金沙怒江之屬
也又二百里至鶻莽驛為公主使迎勞府使地又經

鶻莽峽十餘里兩山相峇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如泻
其下如烟霧所謂橫嶺東接多彌西距鶻莽峽也
者距(遞)(武)凡二千八百五十里又百里至野馬驛經
吐蕃墾田又經樂橋湯四百里至閣川驛又經恕諶
海百三十里至蛤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
又六十里至突錄濟驛為贊普使勞唐使地又經柳
谷莽布支莊有温湯涌高二丈氣如烟雲可熱米拔
汜婆羅百吐蕃西樂陵川有河者婆攞池廣數十丈
常溢沸旱潦不耗投以物輒生焰釜其上少選可熟

蓋火井熱海之偏也又經湯羅葉遺山得贊普祭神
所二百五十里至衆歌驛為吐蕃宰相使迎唐使地
又北東南二百地則過[illegible]又經乾池暖泉江布
靈河百[illegible]十里渡姜濟河經吐蕃墾田二百八十里
至卒歡驛乃度臧河經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驛爲
鴻臚館贊普牙帳若距(遞)(武)凡四千三百四十里其西
南爲拔布海天劉元鼎又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南百
里臧河所流也河西南地如砥度悉結羅嶺逾金城
公主祭石通車道迤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其滸

夏州也盟之以入夏川當復孫若拔踰淨水而至龍泉今鴻道嵩贊普牙距都城凡四千五百二十七里四百歲在四川徼外東距長河西魚通寧遠司蕃必力工死達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怕木竹巴距𡶛江千餘里距馬湖千五百里思達藏尤在西行居吐蕃地距西寧五千餘里云

維州

唐書維州爲西南要扞文曰維因山爲固戍之以制西入盜自武德七年置維州維川郡於姜維故城并置金川定廉縣至貞觀元年羌叛州當廢縣亦省羌而二年復置從白狗羌州爲正州儀鳳二年羌叛當降爲羈縻州矣而垂拱三年復爲正州夫以貞觀之神武垂拱之智數猶尤留意於維州廢必復置州降羈縻必復爲正州而茂翼必當悉置諸蕃貢獻諸州亦復析置及天寶末較河隴剏南空虛吐蕃乘隙至德初始取嶲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明年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又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洮鄯等州隴右地盡亡乃破邠涇陷長安而後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則維州之足以制虜入而爲西南要扞也審矣太和五年悉怛謀以城降李德裕收符章仗招遣虜嚴儉據之而李沮於牛僧孺蔚茹川回中之議此所以終身爲恨也夫維州東距成都四百里達府當四百五十餘里南抵汶陽岷山

西北望雪山而南瀕江東北縣遠蕃而下二
百里地無險急走長川不一千里而可詰之另志稱西
維州西抵小孤清溪浦潛以及納門河望雪山大放
山西通大雪山北縣通崙崙谿抵黑虎寨河西與白狗
嶺其戍兵有通化軍有箭竪城寧寨姜維城又
有乾溪白望瑠桶赤鼓溪石佛達節鵝川有定寧路它
九守捉城其西山谷路有通月瓜才乾溪外猫鑿上
谷口六守捉城而隸州縣三薛城通化歸化薛城亦
貞觀二年置通化故金川縣地也今爲威州州西七

里之開元二十八年又改維州之定廉爲羈縻雲
山州所謂避山城也天寶八年徙治天保軍也名保
州天保郡今威州保縣是也明董卜韓胡宣慰司東
距威州威西北二十里度索橋橋介龍山寨坐谷口
剌土司之間又五十里達保縣永樂五年設雜谷安
撫司於縣西五十里撫輯舊維州諸番寨正統時宣
慰克羅俄坚綵數搆怨雜谷及別思寨十年傳雜谷
賊時日欲從對門山西開山通貢道乞宣撫於日駐
達之而忽按察洪泰雜谷內聯威州保縣外鄰董卜

韓胡雜谷力弱欲抗董卜而伺重於威保董卜勢强
欲通威保而受阻於雜谷以此素不相能謂門及日
駐諸寨乃雜谷賊保要害地董卜假進貢之名爲可別
開道意在吞滅雜谷不可許及景泰間專命雜谷及
達思蠻長官司地朝議令還侵掠宣慰如前書而仍
占恀舊雜州之地不肯歸還八年兵部尚書于謙奏
董卜借朝貢名何巴宣撫守日論屬番撫處之
不識時於從前而後知古綏靖州則爲藩衛巴蜀之
衛雜克羅俄坚綵之後益以別思寨綽從此董卜易書

時小學方興勝覽成紀此書時而後知雜州勢尤要
當時道雜谷達思寨他地乃探之而不少釋也而兵
不長亂制思坚綵威卜蠻以化五年四川一可奏保
谷而爲董卜侵奪貢道阻絕令恢復故疆將遣使來
見其貢道出日駐故疆廣輪不具考要以雜谷本
古維州西北越黑水河距八稜州長官司四百下
里東南距舶可九寺土司蘇拨溝達威州乃威茂
山箐以東之要扶而鎖四日駐日狗又爲雜谷之要
扼是故守巴蜀者不可不守雜谷守雜谷者不可不

守石已西河有地以伏為起貞以山為伸一發而西接蹊嶺道西之廣者又不可以與之經畫也當唐貞元九年韋皋命董勔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鶻維嶺遂圍維州擒笼鶻十一年遣邢玼出黃背嶺棲雞老翁城高倚十英俊諸城和清溪道路故柘州而伐絕東抵走維州轉戰千里遂圍維擒論莽熱此德裕所謂早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者也王涯言劍有兩道西臨賊境亦已川清川以抵松州錄綿州威蕃柵抵棲雞城云今松潘以東帽陵至茂

蕭勝清頭制臺乃嶺之北臨龍涸豐溪熱霧嶺外之南達茂茂安化鎮江間白于峽屯堡之阨窠乞判河隴河趣依漢之江激堪為川之內垣其州連洛溢浚大險岐疊其處下皆易以進敵元和十二年劍南節按撫和使呂按李商隱亦曰松州猶財坡可軍全籍為白狗羌地曾不得比於大曆三年別置西山之乾州直衛羈縻十八州而以置之節度大中三年首領以州歸附迄今且八九百年地濟羌番又不得比於河州之積石鎮洮州之東籠山後可成參若推

無所事乎此者而不知其守山而用之則守嶺而用之嶺下之長川走叫而道綿守而而先用東北退則守道則東西可並舍而左側又可攝此以為蹊側出也其用地制固之要機尤為微合而善變也爬若茂川之西唐嘗以安戎城連吐蕃爲左臂葉左右二小塊將復收之兵次逆寇遂爲敗章仇兼瓊誘殺吐蕃入城叶蕃開通水首令作絕吐蕃去轉攻維州乃不克待慮以高而内留之敗兼瓊之務圖不可謂之不知形要又西通石城則今名龍坪爲岷

道西城漢橋及江之路其守於西爲漢水源其爲固內括疊溢守已定關門于係靜州西南唐生羌十本恭州安戎基閣靜州之廣宮西部羅恭州之公宮悉即當州之左封當悉州之道戍保西扶州之系氣會州之安川及析木會顯州亦即會之左封翼針其州即臨翼茂川所覽之覆不今皆隸疊外皆隸其通威縣爲新橋其東路若維龍山鐵冶隴門大雪將坪而至灑口等地地不死了而今石泉皆也依要地然而按其起伏度其山伸終不如維州之東門宗

茂西用松州倚山面嶮江漏之所向保縣南枕山設
𨽻南龍泉山皆箐箐不通路惟加渴瓦寺隸其下與
瓦寺曰石諸苑明制南孫天全六番貢而大雪山龍
池南通圓覺牛心苑壁則夾西山南路乾溪谷口等
城雜宦將考而符堅姜維章事今德裕之所經畫殆
不可以為荒遠而置之也蓋董卜地近吾濟家碉
門南越二江曰河大渡河源南接天全今直大小金
川可通寧關達雅州府路陝明亦自寧關攻通租偏
松城乃共閤維天全為明三十六番朝貢出入路所

朵甘及靈藏地在四川徼外蘇里松烏斯藏之介木
竹巴南哥巴藏卜倚發忽力工尼思達藏以及尼八
剌阿難功德國皆吐蕃地度隔齊布支雅礎河不遠
也故德裕曰今以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遊虜之圖
可以得志

打煎爐

打煎爐長河西唐吐蕃地盡郊祥置碉門黎雅長河
西魚通寧遠六軍安撫司宋隸雅州元置六安撫司
隸河州吐蕃等處宣慰司後改六番招討司又析置
天全招討明并天全六番為一隸四川都司而置長
河西寧遠軍民安撫司長河西魚通寧遠析二部
土酋道下魚通在[illegible]貴名　洪武二十年始合
番塔齊[illegible]原為[illegible]人從可
為一地[illegible]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也天全司元治
碉門城即碉門安撫司隸雅州明陞司為州置雅州

千戶所而別置碉門百戶近天全六番界又置茶果
司黎州南有[illegible]地置亦隸吐番宣慰明置黎州長
官司升安撫司四川都司復陞司為千戶所治南三
十里大田山堡下七枝大渡河守禦千戶
所上七枝隸之合為黎大所是役黎大黎也天全日
碉招討也打煎爐長河西長河西魚通寧遠也
打煎爐東入雅州道雅州道邛州將者而長河西
北接松潘道錯隴西雅道二長官司則初總部主事
高惟齊三路通九枝隆[illegible]中路巴巴黎雅西

拔長河西唐吐蕃强盛寧遠安鄉州漢民入魚通
防守漢番元置一萬戶府與盤陀仁陽衍立寨後各
枝攻仁陽川蜀兵起立使雅邛嘉諸州洪武十年始
魚通歸附今誠佶州羅通二司戍守其使有六
通戶外歲桑甘鎮控長河西地四百餘里得蕃民
二千餘戶一也蕃老思岡地六七立大岡兩水三源大渡河至大岡近在
北入木鴉河古六七立上游入鬱寧取西路茶羽
南水三源東入大渡河
細布以易蕃貨今於雅州立市二也長河西伯思
東巴獄享八十戶近為邛雅遠為綿縣三也天全六

存研樓文集　卷七　一

番八鄉民運茶至雅州以易蕃馬利倍雅州而於打
箭爐易馬地甚近四也雅州立給倍收茶稅又征魚
通水陸所開墾人戶兩岸荒四五也修通門至
魚通立鄉傳六也今魚通渡大渡河西至梆楊今山南對大岡又渡東波河有渡
木雅或至打箭爐。梆楊西河二源東波河二過木
梆楊西河東波河俱南入木雅木楊東入
人而太祖嘗命徐增壽由四門距河西門道度隋而馬
數少今開通門出松木孔化從抵長河西口通而
長官司道坦而其徼所可開不足通門西達雅州衙
沙出松木孔化會浮達長河西口而後方達魚通也唐

意貢細針赤糧降以其地爲諸州後諸部悉內屬爲
縣於雅州隸松州都督府隸縣三金池甘松
丹嶺元中統元年四川都元帥紐璘遣梁載立招降
茶爾門隴西偏林關諸蠻得漢番二萬餘戶即明
地正統二年長官司隸達佐通諸邊
道長官安自耑於朝四川三司往諭之乃歸服是歲
通抵偏林關界道前隴西雅州道是魚通中界
長河西也唐雅州達州蕃道三日夏陽日變松日始
陽路雅州出雅州夏陽攻道松偏松城盧山縣有靈

存研樓文集　卷七　二

關今隸雅州有靈關故兵今盧山西北距關六十里
天全西北靈關鄉今木坪北通大渡河一度關達
大全川司小金川司
司通下通功村界百十里正招討治始陽鄉今木坪
唐始陽鎮東距四川布政司三百九十里副招討治
今淘門所城東少北距司四百十里距邛州大邑縣
鳳山百里北距黑石溝百四十里東距盧山飛仙關
二十里南距魚通河東少南距雅七十里東南距榮
經縣石家壩四十里西距邊通三百二十五里
河則番界矣今漸入河西水由之西入雅礱江北有雙安與州南首隔

打箭爐西爐河五水注之東入大渡河。

南面大雪山尾。雅礱江北自古打箭至打

中可用入爐沽

胡東入金沙江而大金六番司志書西距馬鞍山打

箭爐錢河界二百四十里說也夏陽爲空銅道始陽

爲[illegible]門道竣松當爲[illegible]門自[illegible]經[illegible]陽經達長

河西道[illegible]門東南化林營西距中渡五驛中渡距裏

塘又五驛舊隸藏東境化林北接[illegible]門東陸[illegible]

化林北邊二水合瀘定橋渡大渡河化林北二水西

人大渡化林東飛越嶺西對河內察木南諸山界內

面西什月河一頭東人大[illegible]日月南松林河內

南實于河亮于南扎東老鴉漩河西源俱入人渡林面

[illegible]門爲明[illegible]朝貢出入地又緒南路行道成

化十七年禮部疏所謂烏斯藏在長河西之西長河

西在松潘越巂之西壤地相接者也黎大所渡雅都

驗元鼎後沉黎郡 黎大所西大相嶺大相西泥頭驛

又西飛越嶺南流沙河九渡南入

大渡河流沙河東蘭家

營南對河南[illegible]經關

東北距布政司四百七十里

距榮經黃泥鋪九十里距縣白五十里南金湯[illegible]

也有銅[illegible]山亦有銅所謂銅廠道銅以爲錢者也

河北距化林營界白五十里所謂化林協也化林北水二營

泉內人大渡瀘定橋

南北小河入大渡

北距榮經兀尾山東距大關山

唐邛崍關也南距越巂衛三百里東南距衛大樹堡

七十里距馬湖府四百里而松坪在所東南屋東[illegible]

峩二峩 三峩

自炒米城接峩眉嚴險三百餘里皆安撫馬

氏族也大渡河唐時平廣可通陽山江漕宋時中附

五六十丈號啞口舟筏皆阻

大渡出霧中國覺牛心諸山及上金川大金

川可諸山屋九原[illegible]東折西南合下魚通合華下水

源西合木鴉諸河東合格灌諸河南至老鴉漩河

所東南合瓦斜關西水二源北合流沙河瓦屋南合

水河四源入岩有諸水又東南合[illegible]

嘉定州[illegible]

入[illegible]

南道李德裕從閣於中城築杖義城以制閣門又作

禦侮城以控榮經揣所勢後邛崍關而黎州有定番

飛越和孤二鎮其有銅山三關大定要衝等十城

貞元十四年內侍劉希昂使節度韋皋清溪南經[illegible]

自一十里至達化城西南經普田有二十里至永安

城當漢笮要衝所謂要衝城也今當黎寧番衛

邛西南對小河南千家營瓦屋西瓦頂南合

上川[illegible]又南合小嶺南水瓦屋又至松林南合

[illegible]安寧河一源又[illegible]

建昌衛水[illegible]

隸寧番北隸雅州南則隸建昌寧番者元立籍

於邛都之野明月魯帖木兒屯河宣河時攻城指揮

魯毅力戰拒而西番之所環居也北距番東

隸行營山橋所百二十五里與對南詔渃川林滿占對熱水河南詔州所

所經小相嶺六十五里小相嶺北小甫行撫可宵撫可西保羅河保羅河所充邪

河嶺北距越巂衛紀陶家營南七十里宜蘇可對越嶲河紀里山尚梓高南

目撥東北嶺梅營北寧越營寧越營北珊紀關西南距鹽井衛山渡水

百八十里距衛四百八十里東南距建昌行營土撥

六十里距衛百八十五里希占縣永安南經水日西

南度木瓜嶺二百二十里達臺登城韋皋嘗遣將出

銅山清溪關定蕃柵三道道通臺登李德裕嘗徙嶲

州治臺登以其險今當隸越嶲木瓜嶺外大小木

孖研齋文集　卷二　五十

瓜種析三支肤乃卜鼓强號瓜氏蹻據西河在涵

在田貫四藏道邛部嶺氏所學轄山越嶲建昌馬湖

三路所當大征也唐邛部臺登間初裹烏蠻居之又

東欽白蠻居北谷號北谷復道黎劍山招討使兩林

苴那時嘗大破青海臟城節度於北谷進拔于葱柵

初裹東欽諸蠻皆隸勿鄧勿鄧地千里南七十里為

兩林又南為豐琶皆號東蠻又嶲半州間松外蠻皆

松外數十百部都督劉伯英嘗請擊之以通西洱河

天竺道號嶲州都督曹繼叔又擊羈養東附蠻戰斜山

拔十餘城今行在松外地所謂長河者在越嶲之西

者也越嶲東南馬湖越嶲漢邛都國縣東越嶲元邛部州寧越

河起小相嶺北東北至越嶲衛門宜撫司東又北合

保羅河二源又東北合臉梅居水二源南合水一

又東北合寧越營紀關南木

源又東至大鎮山西入大渡河曲部尭當朱奴諾

城以懲衛東西皆番東轄邛部長官司又轄冕山鎮

西嶲州中等三千戶所而邛部轄皆雄諸部至虜歸

化二堡蓋邛部六姓之種衛北距鎮西百五十里南

距建昌二百六十里希昂縣臺登九十里至蘇祁縣

嶲州也巂州東南距建昌六十里而希昂南八十里

孖研樓文集　卷二　五十一

至嶲州今當隸建昌建昌漢邛都國武帝越嶲郡唐

唐嶲州懿宗後蒙詔建昌府元囉囉斯宣慰司轄四

十八驛大頭土番蛾人子白夷麼些狢猓雜類閭統

諸種之所環居雪山烏蒙北梁州烏蒙西東盡金沙過河北會理州東雪山南至雲南洟度

而涼山拖郎僰撒熱水諸番之所狙何也指揮使安

氏轄四驛麻哈安寧河東附用白水瀘沽北對河北冕山營皆以

百里為基為西南諸土官首所謂兩林地繼厥而諸

部推為長號都大鬼主者也衛隸德昌所德昌所在河西瀘南

若馬河北元定昌路北距衛百四十里轄長官司二昌州

北距衛二百里威龍西北距衛四百十里普濟東北
距衛二百四十里衛東北距布政司千三十里東距
木托山營沙河都阿泥丕俱在東 □山野番二十里 □□□□□
三十五里越山至雷番山又二十里至馬湖府山□
新鎮安邊城又二百六十里則馬湖矣 自此□東西□馬湖南即武
定杉松營馬基東即普渡河通滇池木道 □□□□□
姜驛南對江南金沙經檢司環州驛西對江南□衛西
子龍衛子西北大姚河而馬湖□□□□□□界
人江大□北苴那□
于二百里屏山舊志書距越嶲衛界六百十里□誤
也東少南距猓玀百五十里又□□□□□□府矣

在金沙東南距會川衛公□□二百里 公川□東南 分水嶺大二
□東
□南□會川衛東又南□□□□□□北一水又南東
合東安河東安□東□□□□□□□□□王虹河北
若竹□□□虹東越□□□□□□□□□□□□東□通
□□□□□□渡合沙江□□□□□□東川北
東□□□□□□□□□□□□□□□□□東
安□□□□□□□□□□□□□□□□□□東
衛距衛四百五十里至希昂蘇嶲州經沙聆城二百六
十里至淹浪驛又經陽蓬嶺百餘里至俄思派信衛
詔界也又經箐口而川原並會與會川清津間又下
一百九十里而至佉龍驛合於別駕史萬歲南征
道又二百六十里而至甯吐城矣西南距鹽井衛河

西衛四十里 打冲河東德昌所北 距衛二百七十里
而西距建昌衛打冲所百四十里廢沙野也守禦中左
三里五千戶所刺氏轄之打冲河有楊明羅能敗賊
覺很寨進與月魯帖木兒大戰南安的之所渡以道
者也 打冲河出永寧府南永北府北名闊基河北合
□二水名一□河又北合水寧府北□□□□鳥
角寺南□□打出寺所山北又東南合□□□□□
河又東北合鴉礱江又東合□井河又東□□北合水
又東北合水二源又東北合□□□□□水又少東合
一水又南東合河□□□□□水又□□□台□□又台
南西合□□河又分東北合二□□□□□叔堂河
又南西合那□河又南□合□□□□□□□又南
東合安寧河又南經紅卜□□□□東南入金
沙江。 □□□□□□對安□□北東合

一水又南東合□水又南東合□□□□河□□河□在
□□三源西又南□□合□□□□□□□□□又南東
□□□□□□□二□□□□□□□□□□□□□及徐
□□□□□□□□□□□□□□□□□□□
訊復梁河至水□還筏天星的漂者寨而賊道栢興
合□些洞□□□□□□□南水寧府西南距鹽
井衛□六十里 鹽井漢定笮縣元洛蘭部後置柏興
府於閏鹽縣明改衛置鹽課司於黑白鹽井南□玉
班當誘賊地也 鹽井□□□□□□□北合□井
□□□□□□□□□□□□□□□□
南合水寧府北□□□□□□□□□
打冲河北對鴉礱江口。自鹽井在龍塘西鹽井河
南鹽井衛 在白鹽環□□□□□□西北距左所寨海
左所河西

子西黄界二百九十里左所山在打冲河西南距金北串母山南盧枯胡
沙江雲南大姚縣界五百里大姚河北苴却營苴却營西鐵鎖營大姚河
出楚雄府小灣口共江隸馬喇長官司瀕江下木瓦
八源東入金沙江
費哈喇迤據之寨水悍急不可舟三面陡絕一道羲
通又拔石不獲進而徐凱之所斷汲道以困賊者也
越江則鐵索箐矣西循江距雲南北勝州界二百八
十里西北蘇烏節諸寨距永寧界中母山亦如之而
滇蜀地犬牙互錯矣大抵建昌北至越巂南至金沙
江東界烏蒙西界彌途遠韋皋謂巂定吐蕃往來道

屏蔽數州又謂行營皆在巂扼西瀘吐蕃路鹽玉奏
松茂碉黎馬湖建昌嘉定皆巂要道唐巂州劍山當
吐蕃大路吐蕃至德後首陷巂又嘗治劍山馬嶺道
通臺登南詔閤羅鳳嘗取巂州會同軍據清溪以被
越析越于贈龍佉河爲龍又嘗以軍綴清溪關濟伐
木開道經雪嶺出沐源以闚嘉州又蘇黎州泥服漢
衣濟江襲破犍爲裴同陵榮陰濟江上游以陷黎阮
而桴爭大渡岸復陷黎入邛峽關雅道邛以趨成都
坦綽復組舟大渡又循河而南夜桴上流夾攻涵水

諸屯且放兵而濟以再陷黎明末頁叛出邛山會西
河距瓜麻諸部出沙坪且從嘉峨犍爲達今犍爲
縣西距邱山峰門山五十里沐川長官司西距二部
界九十里東南距平夷長官司界六十里馬湖二百
八十里馬湖南直敘州慶符縣石門山百二十里石
門東直李密下兵南溪芒部道二百里劍山屬石門
椰鋪二鎮置成守捉南對永寧築戎州馬湖沐源川
大渡河三城以扼南詔而元一統志謂嘉定上轄鐵
山黄茅平中鎮村沿口五寨扼黎趕下轄籠鳩村唐

沐川榮丁賴因五寨扼馬湖蠻越馬湖清水溪邑集
漢番蛾眉諸道峨嵋城在其西南大鹿溪山鍾灘溪又
直接涼山烏蒙爲唐石門出無衣山道而劍山野雅
州三道三奇平夷陀和溪山出成溪西瀘出昆明
諸道新雅川北可達故洪雅可達驟貢臘城巂可達
西有諸滿城當徇城三盞可達悉攝城鹿危山昆明
可從岬川納川會南詔兵他若望漢城聿賈城顏城
末桑城下貢當即隸雅羈縻五十七州隸黎五十三
州隸巂十八州地巂西有寧遠軍南有昆明軍昆

明有鐵有鹽異牟尋復取昆明城鹽池張九齡敕
贊普書亦云鹽井乃昆明之本城當即鹽井衛地而
吐蕃嘗宿兵八萬合神川納川以窺鐵橋者也北勝
南以北方賧大理成紀鎮東距鹽井界三百四十八
里南距鶴慶府界二千五里北距永寧界三百八里
本知州七舍高氏所轄鐵橋所駐而金沙下流之
要隘也永寧古樓頭賧歷此蠻所據元答蘭管民官
也。永寧土州東北有[illegible]寺西北波羅西越山至[illegible]
番界。無量河[illegible]入永寧界[illegible]川行又少東
南行東傍大地又合一水南合五[illegible]河又東南至永

北有北流河合觀音河水四源又西經北勝州北
又西入金沙江。北勝州南越山至[illegible]海海東海
鋪清水驛折海南行合大中河二源又南合[illegible]河
為三道河又南入金沙江。三道河西有[illegible]巡檢司
西對江西天馬山。西下河走馬河二源
西番河苴河大板河清水河俱入北郎河　七官各吉
氏轄刺次和光稽之羅甸吞羅四長官司又轄華失
苑都夜白尖作捉卜死諸寨東南距雲南布政司卜
曰五十里距鹽井界三百三十里東距鶴慶界三
百四十里距鹽井界六十里節卜上下三村土官馬
剌非所管據也南距瀾滄浪渠州界百四十里[illegible]
麥架山西至開河共六源東入金沙江州西南距麗
南走馬河西番河州西越山至西下河

江[illegible]州界三百七十里西北距西番界二百八十
里[illegible]亦距番府北距剝卜蒙古喇嘛界百六十里
[illegible]北抵鶴慶府[illegible]統[illegible]麽些之所雜居
也。[illegible]江西北距麗江府界五十里東北四
百八十里西北二百十里西距劍川九十里[illegible]劍川
安寧順三州嘗借馬湖[illegible]甸大侯諸土舍而易流者
也西劍川古劍賧[illegible]金沙江東劍川在東劍
[illegible]東距府界四十里西南距
巴山[illegible]
浪穹界百九十里西距麗江界七十里北九十里劍

其轄拖枝樹苗丁江三汛為蒙番窩泥地。浪穹西
西距雲龍州又西南木昌之保山縣又西三百六十
里南騰越州又西白八十里而至野人界矣麗江越
析詔地南詔麗水節度宋麽些蠻蒙氏之所據元
之所討不而置茶罕章宣慰司者也[illegible]
雪山合[illegible]
山[illegible]
東劍[illegible]
軍民總管府明置軍民府知府木氏世有[illegible]時轄
寶山巨津通安蘭四州又轄[illegible]江大營諸寨而制

兵驊[illegible]內石鼓阿喜三汛東南距布政司千二
百四十里東北距永寧界三百七十里東西百里東
南距鶴慶二百里南三十九里西南距劍川州百二
十里西距怒夷界二百七十里[illegible]

[illegible]

北距紅黃[illegible]界百五十里巨津轄石門關南

置千夫長[illegible]北[illegible]超檢者也北渡江[illegible]

木[illegible]蒙番中甸界七百五十里江[illegible]

所謂吐蕃以鐵絹梁渡[illegible]水通西洱蠻而築城戍
之者也

[illegible]

東合二水西合[illegible]水折而東北合一水又東經[illegible]

[illegible]

長世守[illegible]以絕西域[illegible]

為屏依當巨津阿奴隱之[illegible]也吉安侯陸仲
亨力戰敗之[illegible]始復唐姚[illegible]使唐九徵嘗毀絕
東城建鐵柱以[illegible]功[illegible]破神川[illegible]
[illegible]吐蕃窮死以[illegible]又[illegible]水[illegible]多

死乃使納川壁以待是故西川號稱胥爲西番要道
西鐵溪尤扼其阻殆未可以滇西北隅環繞八百餘
里之天險至棄擲而與蒙番共之也越析詔一曰麼
些詔西距鼻葱山一日行麗水城西渡堤大龍泉水
二百里至安西城渡彌諾江水千里至麗當門國又
西度大嶺三百里至東天竺之北界而麼些蠻居
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諸川弄棟蠻後亦撒蠻
麼些江側漢蒙舊部羅在鐵橋順蠻失制其地亦徙
鐵橋在劍賧西北四百里施蠻在鐵橋西北居大施

賧欽尋賧今爲烏蒙番地與羌弄尋蠻羅聞寧北名
賧當茂路乃峭山深壑修戰備又羅瘦些東竹爲吐
蕃鄉導勿鄧苴夢衛當內附吐蕃隋南詔使路當卑
蠻道嶲州總管斬於琵琶川黎邛內三王蠻居獨會
歲冢府度府以調南詔南詔亦蠻今說成都今地
江府東北距打箭爐二千里建昌西南距麗江府五
百里蒙番大抵東直建昌唐嶲州新安城傍六姓蠻
亦曰蒙巂建昌西南距北勝九百七十八里北勝
南距大理府賓川州百十三里賓川南少西距府二

百里唐有武侯將軍梁建方嘗以郎州走西洱河蠻
道二千里道奇兵自嶲州道千五百里擊之其後茂
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道生羌叛導取之西
洱蠻首折而臣吐蕃安戎後改平戎隸茂州當爲董
卜韓胡地西接嘉絨在打箭爐北而黎州阿通蠻大
小龍池蕨裘水諸部皆雅州三百餘里外百坡四百
餘里外羅巖五百餘里外諸种諸部又東嘉梁西嘉
梁蘇嘉梁夾大江而名今當爲梭磨松岡鵶礱江中
渡諸地黎州南路廓清道渡鹽諸部皆雅州六百餘

里外椎梅金林五部今當爲裏塘巴兒喀木裹塘諸
地以及寧番而南木瓚而東其錯居西番野番族種
且滋衆始宜參稽舊例以麗江道南之後者爲
監而後可繙譯集十家之册而詳考之也蕃明〇
上六番宣慰司三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曰董卜韓胡
曰朵甘行都指揮使司二曰朵甘曰烏斯藏又當西
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轄二司又從答衛烏斯藏
俺不羅衛烏斯藏牛兒宗寨行都指揮使司招
討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丹曰朵甘滄

憑曰朶甘思曰麻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
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長河西曰朶甘
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
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
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
潤則魯孫又必里衛上邛部衛又川卜川藏上下邛
部號卜諸族又最遠白勒百餘族皆唐吐蕃地宣慰
招討萬戶皆元官而隴答衛即俄力思軍民元帥府
也朶甘在四川徼外東直馬湖府南距烏斯藏烏斯

藏在雲南西徼外東距麗江府千餘里(編)(譜)(江)即敢
布海也距馬湖千五百餘里烏斯藏東距長河西曰
闡藏贊善王轄之迤西南曰必力工瓦闡教王轄之
又迤西南曰烏斯藏怕木竹巴闡化王轄之即怕木
竹巴萬戶府也又迤西曰思達藏輔教王轄之號曰
藏又有哥巴藏卜領占護教王轄之而爵後絕者也
又係思達西經野藍卜納而達尼八剌地尚塔普四
天阿難功德國矣闡化四王皆系灌頂國師又有西
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諸號而皆隸大寶法王永

紫賢者即咯思麻殺兒吉即八思巴號也又大乘
八曰尚師把思巴號也東距烏斯藏二十餘日
行又大慈法王赤羽舍師釋迦也人處也大寶大乘
法王闡化國上有比蘭滿俊又青藏領南堅錯
號者佛者曰甘州札張居正乞賜達那北北即
今之巴丁伯宗阿那喇嘛所稱黃教沙門而明
闡化門曰贊善甘瓦卜輔國護教一歲一貢大寶
士曰時貢長河西以歲一貢皆踰打箭爐以達雅州
其道河流者禁無入今宗僧修職貢尤謹故錄之云
路即以北不具書

存研樓文集卷八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張嗣石奕高 呂積勿旭臨 編校

孫 縉珊 上林 校字

雜著

取道

蘇嘉峪關西經大草灘回回墓騸馬營而達赤斤蒙
古衛一千六百四十里明楊一清處置馬政大草灘騸
馬城柴城離嘉峪不遠又曰川岔王子莊苦峪赤斤

柴城兒騸馬城大草灘諸回達被土魯番殘害赤斤
漢燉煌唐瓜州元從出尤倉地嘉峪東距肅州七十
里肅州漢酒泉地也明兵部左侍郎張海疏言嘉峪關畢竟不得究知修築嘉峪迤西
沙州只沙州州本月支地縣赤斤西達苦峪城一千百里爲明授
哈密衛地王瓊疏土魯番搶王子莊苦峪近肅州
楊一清疏王子莊在苦峪西嘉峪迤苦遠蘇苦峪西北
經王子莊又經卜隆吉河入大磧駐蟒來茨窩紅柳五
井也帖木兒諸泉而達哈密千一百九十里蘇苦峪
別取羽寂城入磧西經蟒泉哈至俄倒海子而達哈
密赤斤西百九十里別蘇赤斤域取椰溝尖山達茨
窩泉四百里而遠是嘉峪達哈密大約千七百三十
里也職方地圖出嘉峪關今哈密一千三百里建法傳哈密東去肅州一千餘里西至土魯番一千五百里北去瓦剌數百里哈密在大磧外南直唐瓜
州之晉昌縣漢之昆侖障距玉門關八百里東南距
晉西海郡西南距漢燉煌郡括地志伊州在燉煌郡
北大磧外北負巴爾喀克庫克孔瑛璧西遊捕漢馬
哈兒諸山後漢伊吾廬伊吾司馬宜禾都尉屯田地
後魏伊吾郡隋新設伊吾城唐之伊州五代之胡盧磧

乃仲雲牙帳小月氏遺種而宋時陳氏白磨伊領州
數十世元威武王忽納失里之分地也漢置伊吾屯
後魏爲伊吾郡唐爲伊州改伊州置納職縣後漢書
章懷注伊吾廬在今伊州伊吾縣伊吾故小城在納
職城南柳中道典漢破呼衍王取伊吾地屯田今縣
伊吾故城是寰宇記伊州城內有天山東唐甘州西
北三百里甘露川有伊吾軍通典伊吾郡北至伊吾
三百里北賊界今當爲巴里坤諸屯蓋計里考如左
哈密西距唐西州界七百九十里通典伊吾郡西至

交河郡交河郡東至伊吾郡晋七百五十里交河郡東北到伊吾郡八百四十里縣伊吾縣經赤亭守捉而達後魏羊榛水八百里縣羊榛經白林城二百四十里又八十里而達柳中後漢西域長史屯地刑土地唐柳中縣明柳陳也又五十里經田地城漢戊巳校尉屯地又三十里而達西州漢車師前王庭高昌壁晋高昌郡後魏高昌國也唐西州交河郡治前庭縣漢前部治交河城而唐交河縣隸西州宋王延德高昌行記高昌即西州通典交河水流出縣地元和

郡縣志貞觀四年置縣於車師前王地以界內交河名縣交河北八十里龍泉館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金沙嶺百六十里又經石會漢戍而達北庭大都護府北庭治金滿縣通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章懷註金滿州今廷州蒲昌縣城是後廷縣自西州來隸達府百六十里漢車師後王庭務塗谷戍部候屯地東南距柳中五百里後唐志本龜茲國顯慶中自西州移府治此通典交河郡北至北庭都護府北庭府南至交河郡界晋四百五十

里是車師後部道伊吾廬大約千六百二十里也畢振姬沙西議自伊吾涉易善志玉門千里道車師前部高昌千二百里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法傳錄八州州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哈密縣唐納職西經獨泉東華西華駝泉渡茨其水過神泉而達羅護守捉三百九十里縣羅護西南經達匪草堆而達赤亭百九十里唐岑參詩日北風夜捲赤亭口又日赤亭道口行人絕赤亭伊西合路也別取羅護西北上乏驢嶺百二十里而達赤谷出谷經長泉龍泉獨山守捉百八十里又經蒲類百六十里而達車師後庭爲車師後魏書東西

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周隋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唐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墾田九百頃都城周千八百四十步交河郡戶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三口五萬三百一十四北庭府戶二千三百九十八口九千七百一十五節度使轄兵二萬兩五千又瀚海軍轄兵七千五百馬二千四百貞元後晋陷吐蕃至元置鎭北庭都護於畏吾府以御史大夫行御史臺又置北庭都元帥府都元帥二元帥一號別失八里古北庭都護地耶律楚材湛然集有天山連北庭詩注天山之

北唐北庭都護府在歐陽元傑氏家傳北庭今別失八里而元史唐的斤自和林遷交州統別失八里地北至阿术河北接酒泉東至元敦甲石哈西臨西番交州即火州元隸高昌王亦都護至明而州隸土魯番焉法傳錄註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燠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從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古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地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有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內登山坡坡有石筍岸中小佛像五百有池池東有山

有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剃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岸望小山纍纍路盡前覆鬆列成行峰下白石或堆似乎乾脆不可堪其中有若人骨狀者其堅如石文縷明晰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群山約二十里悉五色砂石光射灼人西南坡磴崎嶇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不至云甘肅大抵無虜患專饒防西夷夷上魯番唐交標中十魯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入貢河縣安樂城宋同鶻牙東距火州百里距州界七十里城廣十里而蕪一書安樂城方一二里城西二十里崖兒城可二里故交河縣治城四面皆山西北百里靈山東火山青紅類火峯參可火山突兀赤亭口又曰突兀

湖焉東又有黑山高昌脫脫又嘗叛於哈喇山克直普爾賜才里於斯山博和思於斯山火山東麓火州城西距土魯番三十里城廣二里而蕪一名哈剌傑氏家傳高昌今哈剌和綽東經高昌壁北達柳城七十里一名柳陳又名魯陳而明張海安邊方略疏土城大如營者三小如堡者十六戈甲三百軍馬三千李承勳入貢議內都東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里候族散處每帳能戰者三之一通國一起可五六千人桂萼哈密事宜疏土魯番土城周二百里南北

七門二城北牆有土剌尊廣數丈速檀王子居其上上有樓夜則懸之又曰男女一萬人有奇克乘馬挽弓者裁六七千人又曰家十人抽四丁六七人三五人以是為差又曰戰謀定而後行雖幼稚差有識者亦列下坐互相詰難其陣尤森整穿長甲至膝左手懸鐵牌上下馬步戰用弓刀自昕至夕不少退又斜山北死剌顏部萬人王廷相與胡靜菴書牙木蘭坐羊阿沙賊殷士儋疏阿黑麻鞨沙王子於牙兒坎親征馬黑兒國王亦都護與茂里乞脫脫子戰於崗

河趙載疏上魯番到叉力失六七百里哈叉口速梲弟巴巴叉居叉力失城在吐魯城西四五百里部一千人皆上魯番種類郎能哈辛使臣貢夏言疏繫韃靼回長疑上魯番部落又州東北綠黑喪西南遠畔蒲昌海通典西州蒲昌縣東南有蒲類海今蒲類海名

昌在領于蒲類縣已蒲制勒魏元帽按達齡縣第名會府宜受之化之命性參蒲海之邑可得什名蒲昌延蒲類號元年明一統志海在火州土魯番西南今當為蒲思海交河水分流繞交河城下元和志源出縣北天山分流城下括地志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西州交河縣明一統志河在西番火州地岑參集交河小吏得優鉢羅花於天山之南今當為額爾鵝海都塔里母河也唐志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爲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有水分流繞城下因名交河唐書地理志西州中都督府大寶元年名交河郡為交河縣本有天山郡領交河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北入谷口十里經柳谷山渡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今北庭都督府東北入谷口十里經 十里經石會北渡入磧及入夷播海 土魯番東達哈密趙載疏一千餘里象皆書千五百里一書七百里張海疏土魯番在哈密迤西七百里李承勲議國至哈密七百餘里經黑風川三百餘里通典北庭府東南至伊

吾郡界六百八十里東距嘉峪一書二千六百里今哈剌哈勒爲東徙縣剌克多山北東綖阿蘭房藉衛哈馬兒北爲明卜六阿及斷阿黑麻東援牙蘭地又南循阿剌查哈兒山西而達巴里庫又爲巴里庫南經按素沙山爲克嶺松打班駐厄魯克庫濟勒圖空格勒克諾泉達哈密二百八十里而爲别爲巴里庫東北經鄂倫阿濟布勒漢諸山而達阿蘭泰又爲布勒漢爾達呼兒淨珠爾額米兒河別爲布爾魯而達伊科布隆又别爲布勒漢布爾魯北臧斯而達爲爾吐魯番客畫海此亦界具圖志差可考昔漢元始中車師後部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戊已校尉徐普嘗欲開以省道里半且避白龍堆之阨通典縣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而達車師界按漢酒泉郡玉門縣光武移關闕駰曰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隋改會稽縣爲玉門并得後魏玉門郡地唐開元沒吐蕃因爲玉門軍唐書地理志玉門屬肅州酒泉郡貞觀元年省後復置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爲玉門軍〇晉酒泉郡統縣九八爲玉門九爲沙頭天寶廢爲縣九域志肅州酒泉郡領玉門縣

玉門關在瓜州本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唐地
理志玉門屬肅州酒泉郡周令狐整傳整至玉門郡
馳遣豪張保先定晉昌斬保黨呂興而後追軍擊保
於瓜州保遂奔吐谷渾唐郭元振傳涼州都督郭元振
旌節下玉門關去州八百里後晉高居晦使于闐記
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
皆玉門縣也今址在故玉門縣西北百二十里赤斤
北四十里不當孔道漢武帝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門
後漢書范勒縣有玉門關龍勒在燉煌西北章懷註

關在燉煌縣西北韋昭曰關在龍勒縣界燉煌縣西
北後周并燉煌龍勒為鳴沙隋改燉煌元拔延通鑑
胡注自敦煌當驛抵玉關通西域漢戊己校尉耿恭
發車師疏勒城至玉門章懷註屬燉煌郡在今沙州
酒泉引有玉門縣東觀記書至燉煌明即玉門關也
元楊齊賢李詩補註玉門關今沙州去長安三千六百里李廣利伐宛還至燉煌
武帝遣使遮玉門關西涼李暠遣宋繇東伐涼興并
擊下玉門以西諸城別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
伐之資玉門西當即指玉門縣隋常樂縣有關官裴

矩將西突厥處羅可汗母向氏馳至玉門關晉昌城
後漢李尤函谷關銘緣邊邪迴玉門總會龍堆靡漫
唐李華無畏三藏碑踐突厥庭至雪山天池出迸蕃
以駝負經至西州涉龍沙而後偕迴偕若那將軍
史獻入玉門塞表吐蕃悉諾邏恭祿陷瓜州攻玉門
軍遂攻常樂不克拔而後回延安西通典瓜州晉昌
縣北有伊吾故城漢宜禾所居故城亦在縣界又西
涼李暠東略斧北山後入燉煌北涼沮渠蒙遜以
水灌城恂欲決堤而戰敗明罕慎北討土魯番阿力

師次卜隆吉河退還一統志亦云唐改常樂曰晉昌
故址在陝西行都司晉瓜州北關在行都司之故瓜
州西北十八里又云瓜州漢燉煌郡地晉分置晉昌
郡後魏屬常樂會稽二郡隋屬燉煌郡唐置州元徙
民肅州故城在肅州衛城西五百二十六里元王幼
學綱目集覽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
明一統志亦云宜禾故城在故瓜州西北界今關屯
址當隸卜隆吉河瓜州間而漢燉煌郡因敦薨山名
晉敦煌郡統敦煌龍勒伊吾陽關前涼以敦煌晉昌

西域都護暨校尉玉門大護軍凡三郡三晉爲沙州
自漢季涼州刺史并護西域後漢書焉耆出玉門經
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皆敦煌治蒲昌接
駮彌賓伊吾高昌益皆隸敦煌地今玉門關闕志書
哈密西北上魯番北陽關并書土魯番北面朱氏與
國綜要西域圖亦裁書交河在陽關西北又唐僧元
奘西域志胡盧河上狹下廣洄波甚急上置玉門關
按胡盧河隸于闐境東南距寇藹撥換城且百四十
里東小石城西大石城是指小石城爲玉門關也百

貫耽書亡甘英董琬宋雲裴矩程士章王元策
許敬宗王名遠杜環僧智猛法盛遺聞盡關盛度記
勘覈無從蒙古剌帶西域地率籍斯恩西國圖籍書亦
放失重之以回鶻吐蕃小月氏之畜牧路甄氏之割
據蒙古國語之盡更漢唐名稱嘉峪關玉斧之畫而
邊荒要塞湮沒穿鑿滋甚今略考玉門東距嘉峪入
約八百里而贏西北達哈密準此通典亦云晉昌郡
西北到伊吾郡界五百里伊吾郡東南馬道到晉昌
郡王瓔甘肅類序哈密在肅州西千里許王廷相嘗

嘉峪關至哈密皆城千乃得胡世寧疏哈密東至關
千五百餘里李承勛等千二百里而合汝伊吾盧達
車師後部道可之凡二千五百餘里陽關東渡都鄉
河距後魏壽昌縣十里元和志在沙州壽昌縣西六
里通典敦煌郡西至壽昌廢縣五十里界故若亭西
南到廢縣界二百九十里西北到廢縣界河蒼烽二
百四十二里宋白續通典瓜州西北至伊州九百里
壽昌治漢龍勒城通典漢龍勒縣地西沙州百五十
里明一統志壽昌縣在沙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沙

州漢敦煌郡明皆東有衛漢書顏師古注龍勒有陽
關玉門關皆都尉治章懷注二關在敦煌西界唐書
壽昌西有陽關西北有玉門關元楊齊賢李奇集註
下門關在唐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北通典陽關居
玉門關南元和志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清波
雜志漢將陽興收出此關因以爲名今當釐定河徼
楚西東北距玉門關九百二十里漢地理志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
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應
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戶萬一千二百口
萬八千三百三十五縣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廣
候官杜林以爲古瓜州地介敦德師古曰即春秋

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淵泉師古曰闞駰云地多泉水故以爲名。廣至宜禾都尉治昆侖障莽曰廣桓。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晉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爲晉昌郡、敦煌晉昌西域都護張戊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晉敦煌郡統縣十二戶六千三百昌蒲敦煌龍勒陽關效穀廣至宜禾冥安深泉伊吾新鄉乾齊，通考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宋白續通典瓜州西至沙州三百八十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

西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南至瓜州五百二十六里肅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鄯州一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百里岷州北至蘭州狄道縣五百一十四里西北至河州人良際一百六十二里。胡三省通鑑音注入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二百二十里至輪臺縣回鶻傳從新書及考異正文皆作僕固俊。實錄張義潮奏僕固俊攻西州及部落胡漢皆歸伏表定收西州等城事具吐蕃傳七年僕固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內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爲吐蕃所據耳左衛東經西阿丹瓜州而進苦峪六百二十里明王承疏左衛北距哈密三日程趙載疏嘉峪關到沙州七百餘里沙州到哈密七百餘里元

置沙州北陸驛一道與燉煌郡北至伊吾郡界故鹹泉戍三百三十六里東北到伊吾郡界三百八十六里宋白續通典瓜州西至沙州三百八十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蘇伊吾盧經玉門達陽關當千八百里而贏南唐書東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按考白龍堆孟康注燉煌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又注卑鞮侯井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堆形皆東北向相似頰土龍身無首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明一統志白龍堆在故燉煌郡正西門外白龍堆沙是

也釋氏西域記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漢書注黑水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邊衛志沙州東河三危山北望蒲昌桑欽水經三危山在燉煌縣南通典三危山有三峯在燉煌縣東南使于闐記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又東南十里三危山括地志三危山有峯故名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明一統志在沙州城東南二十里三峰峭絕鄣道元水經注山廣員百里在鳥鼠山西鄭康成曰在鳥鼠山西南與岐山連後魏中山公杜豐

追吐谷渾被囊負度三危至雪山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樓蘭在蒲昌南三百里漢西域樓蘭故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嘗主發導負水儋糧孟康註白龍堆在樓蘭王所居地後魏周書鄯善北卽白龍堆路綱目集覽鄯善都扞泥城故城在大患鬼魅磧東南北近白龍堆路去陽關千六百里通典西至玉門關西出都護井迴三隴沙北經居盧倉從沙西北越龍堆而達樓蘭岑參登北庭北樓詩但見白龍堆是龍堆近罕東左衞橫絕莫賀延磧也鄭康成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

西南與岐山相連○顏師古漢書註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又南流而入於南海賀延禹貢流沙今名大郭畢凡袤二千里而贏一曰廣漠亦地後魏書道武帝追蠕蠕社崙於廣漠赤地南牀山下大破之一曰瀚海明一統志瀚海在火州柳陳城東又曰隴沙五朝志隋敦煌有神沙山三危山有流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隴名三隴皇輿考玉門關外有三斷石極大水經注居延澤尚書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也仲雲牙亦名胡盧磧使于闐記沙州西曰胡盧磧山海經流沙出

鍾山背酒泉郡衍沙頭縣豐應氏註流沙分數與河按孔安國書傳合黎水在流沙東崑崙析支渠搜在流沙內職方志大流沙弱水所潛原卽蕭昌海山海經中有國名堅市又曰在中者埻端璽瞍水經注流沙又逕浮渚歷堅市國又逕鳥山東朝雲國管子西服流沙西虞房元齡註西虞國名唐右史崔融四鎮議伊州在北沙州在南書蔡氏註在沙州西八十里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廣志流沙有居延澤居延城孔穎達曰計當在居延縣西顏師古漢書

註流沙在燉煌西通典沙風吹流行在燉煌郡西八十里水經注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在西海郡北使于闐記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唐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錄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裁實五十里號積尾山海經流沙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水經注流沙西行極崦嵫山又曰西歷崑山西南出過瀛山大荒西經西南海外流沙出焉北次二經白骨嶺至流沙過流沙至敦題五千六百九十里是斂于北海後魏書玉門西行

度流沙一千里至鄯善北行度流沙二千二百里至
車師鄯善當合達陽關道而車師計里若合楊齊賢今許分
頻集註尚書餘波入公流沙班固曰張掖居延澤乃
占夷流魏太武毋西道出西域一自玉門度流沙北
行令車師自鄯善西至且末北百里而通且末國在
大流沙數百里則流沙非一地矣○餘波入於流沙
集解孔安國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元曰地里
志張掖居延縣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
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
黎流沙是地名○案漢地理志張掖居延縣西北有
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
延澤在[illegible]城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侖
墟入海按是地○兼有水故亦地名云水名馬鄒
不同今有由也○弱水至於合黎鄭元曰地理志弱
水出張掖孔安國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案水經
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元引地說亦以爲

孔安國云水名當是其山弱水故所記各不同○
日集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
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又
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山丹
又注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
今按合黎水出臨松路南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
又北流經張掖縣西二十二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
北流經沙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
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孔安國曰織皮毛布此西
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鄭元曰昆侖析支渠搜
三山○下書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戎在
西域○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敦煌廣至縣
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山海經之大荒西經云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
曰昆侖之邱○括地志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
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四十里○者舊記敦煌郡國當乾位地列長門水有
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兇兕華歧

師文
都會也若取五船道通玉門關又獲省道里半是車
師後部道玉門關裁千二百里嘉峪達土魯番裁
二千餘里也五船雖以後王句股叛不果開而漢通
西域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是伊吾道未闢而龍
堆陰之隴沙之阨得避也隋季磧路閉唐初西域繇
高昌貢昔者王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當漢
道西域繇玉門關西經婼羌予總稱南道繇玉門
關西經隴沙北涯推舍樓蘭鄯茲爲中道五船爲
新道後定南道繇鄯善北道繇車師前王庭至隋裴

矩西域圖志序南北道自伊吾中道自高昌南道自
鄯善伊吾高昌樹爲三道明會典哈烈哈三哈烈兒
沙的蠻哈失哈兒哈的蘭賽蘭掃蘭亦力把力也克
力把丹沙把力黑俺力麻思忽麻察力失幹失卜喳
刺伯刺失刺思你沙兀兒克失迷兒帖必力思果撒
忽炎燭火占苦先沙六海牙牙昔牙兒干戎白兀倫
阿速阿端耶思成坤城捨黑攬者克能二十八地頭
貢道行繇哈密唯乞兒麻迷兒一地面別繇它道
貢又成化元年著例土魯番等國貢使裁許繇哈密

使臣來後魏世祖名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
皆路繇高昌犄角相援明桂蕚疏土魯番當諸夷衝
它國進貢市必假道於此它無道可達趙載疏亦云
迤西大則撒馬兒罕天方國齊迷亦卽小則黑婁怯
迷河卽民沙密把黑丑等卽漢車師大宛康居之屬
皆繇土魯番道達中國而土魯番道達繇伊吾桂蕚哈密
事宜寄於中國者曰茶曰大黃曰麝香此二物土魯
番得之不甚急但以西番諸國非麝無以爲毒蛇非
大黃則人馬人便不通非茶則鬱悶不解土魯番得
之後轉售各國以取重利諸國欲通貢其所需亦在
此也周書燉煌向高昌砂磧不可記道里商旅往來多

取伊吾序秦呂光平龜茲還高昌太守楊翰說梁熙
拒守高梧伊吾二關引高梧谷水險之要宜先據之
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若以爲遠伊吾之關
亦可拒也西涼唐契王伊吾後擁部至高昌白力城
旋沒於蠕蠕弟和別攻高寧城奔前部拔沮渠安周
橫截城又克高寧白力二城後魏敦煌鎮將尉多侯
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路明威將軍韓安保迎
高昌王馬儒至羊榛水復還伊吾龍驤將軍孟威迎
麴嘉亦至伊吾而反隋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突

厥珐厥元高昌王亦都護火赤哈兒的斤鎮火州屯
州南哈密力之地哈密始見於史耶律希亮從軍絕
行鐵𨨏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達大
磧當卽古伊吾而燉煌絕磧向高昌魍魎怪異之道
茫不關終閉五船道又通達戊巳校尉屯並廢元始
前中道之經三隴沙龍堆者稍爲少便與柳五船接
䋲鞮氏南將軍地惡都奴谷伊和谷今貝谷枯梧河
岑吾水西南山爲伊吾盧狐蘭支殺後城長新校尉
刁護道陳艮屯柳且谷備之卽巴顏魯克諸山谷横坑

卽繇柳溝橋而西北黃蘆岡黃蘆千諸驛故世傳哈
密爲馬騣山望鄉嶺有漢騎都尉李陵書而至永平以
後班超關燊始再闢其地與昔後魏高祖詔割伊吾
五百里以居馬儒隋伊吾吐屯設等表獻西域數千
里地唐降伊吾七城西伊州兼統柔遠縣廣家輪且
千里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商胡雜居戶二千二百二
十七口八千七百五十六而至德以後先北庭安西
而陷明封忠順忠義二王置衛轄十一城回回畏兀
兒哈剌灰三都督隸城蒙古回回數百戶暨緯小都

等部陜巴又皆據大土剌以守土魯番滿剌兒狗分
據剌木等城地宜羶麥豌豆產馬駝瑣鐵硫黄而北
瓦剌東沙州罕東赤斤四面交侵天順時瓦剌癿加
思蘭襲破之成化時阿力又襲破之瓦剌阿沙赤西
走據之宏治時阿力子阿黑麻又夜襲破之凡五六
十年無寧歲其禍視後漢索班之沒後魏平西將軍
皮豹之大獲伊吾城暨元火赤哈兒的斤滋為酷烈
道罕愼阿木郎之煽罕東赤斤許進劉寧之直擣衛
城亦皆報捷師夜襲動而是時楊翥陳罕東間道不

創日可達馬文升力主其議進遂錄嘉峪八日達也
川文趙仲籌邊疏肅州副總兵彭清取道南山馳至
罕東而竟不能不以罕東失期文淹六日始踰大道
遠遂至遼遠牙蘭也蓋罕東益在赤斤南間道之絕
積而北者雅不易符契符與柳南罕東皆在沙州徼
煌積馬本無道務特妄陳之而文升亦妄聽之與今
衛城巖峙形橅三角明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記
廣可三四里東北二門東翼西拉虎魯蘇西翼蘇門
哈兒阿城西北翼阿斯他納城又西度河而逝託和

氣拉蒲楚脫喀喇德拜三城衛東南瑷哈喇烏蘇河
又三才圖城東提吾兒河沙柳蘆葦北度科設圖河
入谷哈兒山而左逝圖爾右逝巴爾河屯伊吾勝勢
雄視哈西哈拉沙諸壁而唐西突厥咄陸可汗嘗遣
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自烏骨狙擊敗之是時安西
治西州並烏骨即赤谷諸道將伊州北直赫兒圖山
哈馬兒西嶺狹尤陵勢倒便於狙擊而難宜縱觀而
衛蓋之與又唐地理志納職以鄯善故城置吾盧倉
亦嘗以宜禾屯名按漢鄯善扞泥城東去陽關千六

百里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
百九十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山國西北至焉
耆百六十里焉耆南瀕海十餘里距尉犁百里東距
危須百里日逐王置僮僕都尉常居焉耆危須尉犁
間漢閻陵侯北擊車師尉犁危須樓蘭皆負食迎軍
沮渠無雷據部善從焉耆東北趨高昌唐焉耆并漢
尉犁危須山國又并鄯善北界次絡注敦甕之水自
西海逕尉犁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而逕
城別注裂以為田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西又東南流

逕渠犂城西與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南精絕北尉犂水又西南亂北河流而合逕墨山國南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漢書渠犂東北與尉犂接西有河桑宏羊奏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饒水草初三省資治綱鑑注伊州西七百里有清海軍又西百里而至輪臺今巴爾庫爾鎮都爾博爾金布結爾諸屯蓋其地也天渠犂西即敦薨水山國北即北河南北河又逕注賓城南又東樓蘭城南而東注蒲昌鄯善北徇蒲昌東而人蹟又越龍堆三隴沙西北北又西逕墨山渠犂

尉犂危須高昌而迤邐城堅靜栽類車師疏勒城康居于闐城與和哈密南達鄯善東達居延而漢燉煌之以山為塞唐沙州之南至吐谷渾界南口烽二百五十里西州之南三百五十里荒越山千餘里而至吐蕃元和郡國志之晉瓜州晉昌縣南六十里雪山南連吐谷渾界隋衛尉劉權之出伊吾至青海進斥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西夏趙元昊之取猫牛城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取嘛斯羅將安子羅而後取瓜沙肅元北庭元帥之隸吐蕃宣慰司經涼

兼駿之修西南二國以威南虜修東西二國以隔北虜者羈縻因自宜考與晉漢遮虜障起居延澤西經狼心山傑虎勒楚脫水又西北逾大磧又西逾呼巴布克圖衛細諸山又西逾都遜果克查喇馬哈諸山而逾巴爾得克定為哈密北山狼心西南距肅州金塔寺傑三百五十里遮虜漢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澤上又置居延休屠縣以衛酒泉闞駰曰築障於居延城綱目集覽築於居延縣北遮與酒泉縣古長城漢遮虜障一書元築南距鎮夷所可四百里西南距

肅州可六百里法傳遮虜山元二十年阿台朶兒只伯寇邊丁鋼遣精兵二千遣都督薛貴蔚之又遣趙安出東京將論自狗孤山北抵赤林鐵門而闕爲犄角勞貴遇賊於石城兒泉破走之璽與都督仕禮命馬哈出黑山與闕貢則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其穴與仕禮等又攻於梧桐林擒虎都丹等復進兵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一千餘里而還職方志遮虜障在居延澤上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居延鬱西海郡治唐寧寇甯西夏威福軍元亦集乃路也晉西海郡故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統縣一戶二千五百唐書寧寇東北居延海括地志今張掖郡故居延城元馬祖常祖月合乃碑天山古居延海書

正義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
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一統志海屈曲行
一千五百里漢地理志條得注羌谷水出羌中東北
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職方圖亦集乃
海至鎭夷千二百里從軍紀行錄潛匿甘州北黑水
東沙陀中明一統志鮮水源出擺通川出合黎山北
流入亦集乃界邊衛志海在居延城東十里廊連北
討來川張掖黑水刪丹弱水會爲天倉河而入海一
名亦集乃湖今析哈班哈巴哈剌失三海後魏高陽

王雍奏敦煌北西海郡漢晉舊障涼州刺史袁翻表
西海北垂即是大磧唐陳子昂表同城接居延海西
逼渠南口其地東西及北皆是大磧磧並石鹵而居
延南逼張掖河中間堪營田處數百千頃又甘州諸
屯犬牙相接見蓄粟麥積數十萬水運同城甚省功
費寧寇本同城守捉遥與張掖郡北至張掖河屈曲
過同城鎭唐志錄寧寇西南傍張掖東壖入合黎山
西北小石峽爲黑水弱水流沙交會地又東南渡河
而達張掖凡千里張掖今甘州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括地

志都野澤在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弱水
既西孔安國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鄭康成曰衆水
皆東此獨西流也水經弱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至
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陳子昂燕然軍人畫像銘
序能集兵戍今敦州都督僕固始傑驁惑亂其人天
子命左符將軍發同城河西騎上日居延海人
以討之行右補闕喬知之攝侍御史。設其軍事負
五月師舍於同城方大漠以臨瀚海。漢志注居
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都尉治遮虜障
師古曰闕五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遮虜障
於居延元史亦集乃路在甘州北千五百里
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
故城夏國嘗立威福軍元太祖二十一年內附至元
二十三年立總管府。二十一年亦集乃總管忽都
魯言所部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軍二百人鑿合即
渠於亦集乃地并以傍近民西僧餘戶助其力從之
屯田九十餘頃
別錄寧寇西經豹文山七里又西南經百

敦合河鎭而達晉昌二百七十里晉昌東廣至故城
漢有昆侖障東逕小昆侖山爾日敦煌廣至縣西
南二百五十里昆侖山與甘州山連其嶺峻極世呼
雪山漢敦煌太守張璠請以酒泉屬國吏士集昆侖
塞先擊呼衍王於蒲類崔融議吐蕃鈔常樂界斷莫
賀延以臨敦煌瓜州刺史宋師將倍道探磧邸賊焉
耆先遣不合度大磧攻下撫里畏吾特勒赤閔部乃
達蘭會乃蠻台平章甘肅文以耀耀蘭州距寧夏各
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

夏距亦集乃僅千里令乾者徑趨亦集乃歲省六十萬緡南涼禿髮傉檀文嘗假道北山鮮卑遣李嵩女於酒泉今蘇北山達狼心蘇狼心南達大花山蘇大花四十里達沙井子蘇沙井八十里亦達肅州之胭脂堡居延達官有可不經玉門關居延達與掖亦集乃達寧夏所經狼心達淵店阡可不經嘉峪是且省肅州北大路行過白龍堆沙不迴大草灘在鉢和寺之達回回泉寧東大道之達哈密地皆昔高昌傳謂為咨求伊吾內屬武威西北捷路度沙磧千餘里武威

今涼州衛西北距甘州四百八十里甘州距肅州四百二十里漢酒泉郡西距燉煌郡三百五十里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渡白亭河而至涼州又西五百里而至甘州又西始涉磧磧無水西北五百里而至肅州又西二百里出玉門關而至瓜州晉杜預左傳注瓜州今燉煌通典酒泉西北到晉昌郡三百四十里晉昌郡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西至燉煌郡二百八十里明一統志瓜州漢燉煌郡地晉分置晉

昌郡後據有常樂會稽二郡隋屬燉煌郡唐置瓜州元徙民肅州故城在肅州衛城西五百二十六里後漢書注玉門關屬燉煌郡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酒泉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而小昆侖在酒泉縣西南且二百七十里俞安期崑崙積石二山辨洪武三年西平侯沐英允年征西將軍鄧愈追羌人至此盛云崑崙對月氏亦云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有崑崙山後魏給事中韓秀議敦煌去涼州三千里若北徙高昌取突厥狀稍谷蓋北庭由赤亭錄涼州道經

諾敏碩伊塔特圖口南經鳴爾斯積以達鎮番衛水泉營而經騾駝脫脫山白亭海之間是且皆亦集乃達寧夏涼州為元應吉理城達靈武皆不迴省道理千祀漢五船北道後魏金山往來道尤捷也武威西北直居延唐志在刪丹縣東北明一統志陝西行都司城北有居延海又曰居延故城在肅州東北五百十里水經注居延海在居延縣故城東通典漢居延縣城在張掖縣東北括地志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餘里章懷注居延塞在縣東北元和志居延海

在縣東北千六百里地理志寧寇軍東北有居延海
泉翻表西海郡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
高昌牙金山千餘里元耶律楚材過天山詩想馬居
延酒不醺昔漢驃騎將軍霍去病踰居延乃攻祁連
李陵出居延北至浚稽山括地志浚稽故城在朔方
郡西北二千一百里陵還未至遮虜百餘里裂汗山
內敵沒駙馬都尉耿秉出張掖居延塞絕漠六百餘
里至木樓山又將軍左校尉耿夔直奔北庭於金
微山去居延五千餘里唐志居延北三百里花門山

堡又西北千里回鶻牙元太祖首拔西夏力吉里寨
經落思城克斡羅孩城又入河西克兀剌海城進至
克夷門而後薄中興府復取黑水城鎖渾垂山取甘
肅暨西涼府搠羅河羅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
應里縣而後攻靈州明洙英蘇亦集乃路東渡河乃
歷賀蘭山破和林遇勝敗岐王別力篤山取甘州又
敗元將於虎剌罕口拔肅州遂至瓜沙州取亦集乃
路而元置行省南轄山丹西寧二州經世大典亦集
乃屯合卻渠置司二百戶田九十二頃又調征西軍

與龍剌借戍以威西域夫元繇西夏兒魯乃蠻經訛
答剌可撒城而西破降蒲華薛迷思干阿述斡羅思
欽察數十國分建諸王如威武鎮西寧濮元帥府宣
慰萬戶如北庭曲先塔林朵甘思剌馬兒錯峙番戎
而遂繇婁當經牟空和寨龍言關繇卞頭渡經羅邦
羅寺會大理破押赤殘交趾復趨橫山寨老蒼關抵
辰渾而渡江以北而和林路浚渠溉田又屯田稱海
五條河阿札地運糧札兒倉斷事官分治益蘭州轄
吉利吉思去大都萬餘里古烏孫國謙州去九千餘

里西北諸王急驛行二百餘日始達宣政院救大寶
令且交馳西南數萬里明季撒番患又怙覗速檀內
犯患哉臺鎮夷鎮番而近泉威遠威虜甘寧湖邊棄
兀魯乃亦集乃且并東棗扒里扒沙銀盤長流水渡
河道永樂時大松山北魚海休屠澤暨元修甘肅阿
合渾曲尤壕漕運道書泉峪而棄大草灘黑山以西
暨元西安州塔里屯肅瓜沙州黑山滿峪泉水渠鴨
子翅屯雖紛一清疏安插金塔寺番達裁欲修築威
虜古城驅而置之三百里之外而章亦報聞蓋舉周

文王城朔方趙築代旁陰山下至高闕文自五原河
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奈據陰山并陽山北假並河以
東屬之陶山築亭鄣漢光祿塞出五原塞數百里遠
者千里至盧朐山爲塞遮虜障北假田官陰山東西
千餘里築外城設屯戍後漢五原西部塞其南單于
庭八十里唐邊將軍屯五原受降後魏薄骨律鎮沃
懷朔撫鎮石門柳武川鎮白道南谷口拔唐晉昌
郡之北至豹門守捉四百五十里酒泉郡之北至回
紇界伏浴泉二百里張掖郡之北經張掖河同城至

狹口烽三千七十八里武威郡之北至突厥界安樂
泉五百八十里安北府之北至回紇界七百里雲中
府之北直瀚海府以磧爲界雲中之西北到招蕃柯
百六十里北至長城蕃界三百里東北到阿谷蕃界
三百四十里鎮西之統四鎮領五十七蕃北庭之統
瀚海建康寧寇玉門豆盧墨離新泉軍張掖郡烏城
交城白亭守捉朔方之統經略豐安定遠城西城
安北府東城振武軍寧牛頭胡那山北烽堠百八十
所河西赤水軍之廣五千一百八十里西夏之右廂

朔州升州甘州瓜州西平熙永鎮蕃白馬強鎮黑山
威福六盤軍司暨伊州刺史元之回鶻五城東南至
上都六千里別失八里東至太和嶺三十站并洪武
明置豐州東勝州城東勝以統套內獨樂木禾白土
各邊甲紐同陰鴻門留陽朔方寧夏榆塞戎十二
綏榆林左右衛御答剌口名各以南四十墩綏慶州
西南至涼州千四千里松林綏大寧都司黃崖驛東至
北山千八百里宗應昌府今可溫河喀喇莽來永樂
八臟之興和鳴鶴成凌營隆環瓊閣小甘泉長滿寨

十二臟之楊林成撥里哈兒飲馬河三峰山二十臟
之開平西涼亭閻客二十一臟之沙城上莊堡宿嵬
山日二十二臟之應昌答蘭納木兒河白印山翠微
岡巷崖皮榆木川斡難噴擲之不甚惜而居延且皆
蒲類蒲昌而皆爲絕域也宋成略亦少見突滿類海索
隱廣志云在蒲昌海西南日而因澤也晉灼日近天
山傳云在焉耆北其地有蒲類澤亦後注今名婆悉
海一日婆悉括地志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穿蘭
名隱海穿蘭一作牢蘭郭璞山海經傳泑澤即蒲澤

桑欽水經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
注蒲昌海漢書于闐河北流合葱嶺河東注澤水亭、
、、、、、、、、、、、、、、、、、、
居冬夏不增減廣袤三百里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水經注東至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後漢書去玉門
三百餘里通典三關西三百餘里有蒲昌海廣袤三
四百里明一統志海周四百里皇華四達記南岸東
、、、、、、
去陽關千里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
南去瓜州下三百里章懷注在廢州蒲昌縣東南通
典在交河北庭界中五朝志鄯善郡有蒲昌海水經

注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又曰水經注鄯善西北龍城
、、、、、、、、、、、、、、、、、、、
西南龍城故地廣千里皆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北
隘後魏温子昇涼州曲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假山
海經不周山北望諸毗山臨彼嶽崇山東望泑澤又曰
杠水出邊春山匠韓水出灌題山敦薨水出敦薨山、、、、
皆西流注泑澤釋氏西域記阿耨達山西北大水北
流注牢蘭海又曰南河至鄯善入海又二支北流逕
屈茨烏夷禪善入海水經注且末河逕且末北東合
南河通爲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伊循城東注澤

又曰南源導于闐仇摩置北流逕于闐國西又屈東
北流逕其北又東北逕扜彌國北西去于闐三百九
、、
十里又東逕精絶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又北
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通精絶二千里東
、、、、、、、、、、、、、、、、
去鄯善七百二十里元史通于闐觀兒看水驛十三
水經又曰北河東北流分爲二水周書鄯善國南三
日里大水東流號計戍水亦名白虎嘴之東西北
、、、、
流逕其國南又東北合疏勒北山水流逕南去莎車
、、、、、、、、、
五百六十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河又東注莎車

國南去蒲類七百四十里又東南經温宿國南枝河
、、、、、、、
分入焉又東逕姑墨國南合姑墨西北赤沙山水又
東逕龜茲國南合龜茲川水又東合東川水而後合
、、、、、、
敦薨之水以注於泑澤漢宣帝置玉門見二水發
忽倫超滿國治臨澤居役叫谷渾尚兜生總管臨澤
、、、
道劫陳成巴路澤國道收其文力失們臨澤漢車師
六國蒲類治天山西疏榆谷東南距都護千二百九
十里後移支國居蒲類地又小蒲類附車師後唐兼
、、、、、、、、、、、、
庭後庭縣本蒲類常隸西州西州蒲昌縣又常隸庭

州而後庭縣有蒲類鎮蒲昌縣西有七屯城又有石城鎮漢和帝詔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白山匈奴謂天山去蒲類海百里蒲類將軍趙充國期出酒泉千八百餘里會烏孫擊蒲類後漢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塞擊天山走呼衍王追至蒲類海而假司馬班超別擊伊吾戰蒲類閻旋出崑侖塞破白山虜於蒲類海進降車師而還後呼衍展轉蒲類秦海間伊吾司馬毛愷遣兵戰海東而超遂攻伊吾屯城後魏蠕蠕伏圖戰高昌蒲類海北西走彌俄突三百餘里次伊吾北山比孟威迎魏嘉軍至而逼高車乃擊殺伏圖於海北唐阿史那賀魯破庭州附金嶺及蒲類蒲類北為金嶺南為天山明四世經理哈密什不識婆悉為何地即無問敦煌注實而史記索隱黑水源在伊州唐志伊吾南二里鹽池海納職南六十里陸鹽池敦煌界鹽池戍不聞少儀遺址哈密庫克託拜嶺河西南托洛海爾克勒庫暨西進巴爾庫爾水抑不聞丹勺之少入馬麾而驅之北山之北也亦已愈矣巴顏鄂克諸山號伊吾北山東北慶諾敏達阿齋台

顏諾山又北逾阿爾泰溪嶺亘千百數里而達阿爾台頂時露光芒見海市或遁必邪號天山昔杓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唐志西州天山縣有天山州西南南平安昌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乃南入谷為礌石磧道通典伊州伊吾縣有天山一名雪山庭州蒲類縣有天山自伊吾郡界入寰宇記在交河縣北李詩補注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北絹日賀實火州交河城北荳懷注山在伊州北又注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名郝羅漫山郝一作時時亦邏羅遁高昌東保時羅漫山是也通典伊吾郡西北至時羅漫山百四十六里東北到時羅漫山二百四十里括地志山在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今名郝羅漫山一書折羅漫一名白山中冬夏有雪故曰天山一名雪山一名太白山以四時有雪也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李白詩天山三月雪唐西域圖又云白山一名阿羯山西河舊事郝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焉支山北可千里東西二百餘里北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北五十里 邊衛志郝

連起莊浪南界之鎮羌堡西逾黃城兒南硤折而北
拐巴爾圖山赤斤硤東逾大積呼巴喇山而達阿爾
泰爲漢車師北山而南且逾連脊川邑爾勝以達巴
顏喀拉穆什關南山凡萬里而蘇羌號天山尊懷沈
天山即祁連山漢書霍去病遂至祁連山顏師古曰
即天山匈奴呼爲祁連繩口貿賣一名祁連山唐天
山縣以此名通典祁連山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寰
宇記一名祁連山又名白山西河舊事白山即天山
祁連恐非也昔漢武師將軍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

山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千餘里至天山時恐車師北
邀道遣闓陵侯別圍之竇固出塞至天山留兵屯伊
吾盧城左谷蠡王師子出全涿邪山分左部北過西
海趨河雲而右部繇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渡什徵
河中郎將張駿擊烏桓於殺城窺索門懸上通天山
後魏世祖討蠕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皋唐阿
紇吾將敗突厥欲谷設於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又棲
阿史那社爾於浮圖可汗城鐵勒思結多覽葛等部保
天山副總管薛仁貴發三矢盡降之又略大漠北仙

娑河九月合乃碑從郁州之天山從軍紀行錄綏沙
州北川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旋至昌八里城踰馬
納思河拱葉密里城皆隸天山至賀迤而庫克託妥
穆哈馬兒宜析支郝羅漫山唐咄陸寇伊州引處月
處密兵圍天山是也昔後漢車師後部西通烏孫通
典庭州前漢烏孫之舊壤唐以浮圖可汗置州東北
到回鶻界千七百里西至西延城沙鉢城八百九十
里而達碎葉界又千里而達碎葉鎮通典北庭府西
至火尋城三千六百八十里西北到突騎施三千一

百八十里北至堅昆七千里而葛邏祿謀落熾俟踏
實力三部介東西突厥間後復南徙金山北庭一名
冊羅祿又名三姓祿元回鶻五城西北至阿力麻里
五千里唐嘗號北庭都護府焉漢兵西繞天山經北
庭西疏榆谷逕烏孫之東延壽師唐葛邏祿之婆匐
金附等部今當爲達勒巴噶台諸山郭札克薩里厄
斂齊爾布隆衣諸地什徵河今當爲布爾噶厄米爾
諸河阿羅爾喇拉羅塔布古楛諸海馬鬣山今當爲
阿蘭奈東馬喇嘴昂哥杭靄諸山杭靄山輿圖作杭愛山北有郝羅諸

兒谷擺呼喇山按里叫里河阿里河河敖和可當兒漢河西北翁甲河客母河額勒齊特山布克推河馬喇瑚太河他米勒河哈凱恩格勒山南直他米勒河少拉泣藍山哈喇台爾河厄得勝河齊老圖河會擬兒速克山東五吳雅山桔桔錫弼特白羚山依克河猪嶺圖河其思啓特河蕩努山烏思河客木其克河亦白爾山有左右環繞者亦拉河也元史和林杭高即其地而何奴河平城來爭質地今當東爲爭濟民海不拉兗金諸河又蘇兗金而西北當爲胡舍利土斜河蘇土剌而東南數十里珍多休木之照磨多爾特勒爾濟口而少北當爲格楞諧河他若呼衍遜牧枯梧河元太陽可汗孫涉他兒的石河亦都護巴而术式的斤大戰穢河今當爲

袖衣查不諸河車師衆留田然否水克直普爾兵出向胡爾河河水素端急今當即烏蘭尾普思諸河漢朝國治天山東丹渠谷單陸國治乾當谷後國治番渠類谷西且彌國治于大谷東且彌國治兌虛谷東距鄉中八百里今當爲額德堲日勒奇魁屯昭諸地且東蒜晉喀碩繹錫拉哈喇郭爾力以絕波羅科勒穆碩南達漢鷄鹿高闕稒陽榆溪塞唐參天至爭道六十八驛又東蘇把爾漢而達明大青山板升隋定襄太和縣陰山東至漁陽千餘里後魏阿計頭殿參合口

唐鐵山懸陽嶺中迦闍遮金甌城夾山明北黃河灰山元沙井驛太和嶺北達唐白道川金汪古部塹山界九十龍樓湖二不剌順寧陽門白登東北達金野狐嶺烏沙堡元王忽察都漁兒濼明野狐嶺察罕腦兒白海子之路駝由紅羅山開平常遇春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口涼亭沈河鵞岑黃崖接大寧馬北口西口桓州威虜明安開寧按獵右文廟內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閭應昌府中興萬脫孫爾答剌罕五裏圖服璨谷方編守致雲谷以衛開平戍五里關以同興和又東北達金鞍子山哈者合剌居剌兒河清水消下依荷之黑嶺鴉由寒山打蘭尖山

兆兒河磨鎌子海以達黑松林北野人所居熊皮山又東北達古北口外之遮郝又東北達松亭關以達徹徹兒山又東北達逸河會州以達大寧外之慶州白眼井摘魚兒海爾曲律迎河又東北踰遼河榔河赭大小興州神樹以達全寧虎頭山又東北達金山之榆林宋處養馬嶺能安一禿河爾松板河而郭奪力且南直晉州之北大路東蘇喀路而北達直鎮番衛去朔方二千一百里之東西沒稽南達歸化城東、南蘇爾那山循河而達內夏午臘嶺山賀蘭山西北

烏織額扎剌十日行而達寛金別經空廓兒阿濟兒
二十日行而達大郭畢車師都尉國後城長國金附
國狐胡國治車師柳谷烏貪訾離治于婁谷捉几國
後里迷國北庭蔵木鑰國今當爲烏蘭鄂馬納鄂嵩
地只今在且谷伊和谷今且谷間者皆谷平川合
闢川白阜塔遜額勒山赤石山貪汗山商山南脉山
皆岑葵優鉢羅花歌白山南赤山北阿史那兒狼友
窟高昌北山穴內牝壞茂草二百里外皆環山牙甲
于斯山博和思于斯山候城石城穀城疏勒城焉耆
城伊吾城且固城白力城高寧城横截城捉悉鑿城
後魏高昌八城四十六鎮隋高車副伏羅部阿伏至
羅居前部西北窮奇居南附十六城附十八城居交
河始昌田北東鎮高昌二十一城一書二十二城又
庭州金滿城一郡五縣西州前庭郡中交河蒲昌天
山縣北庭瀚海軍神山鎮高昌回鶻王深鄂督都西
州回鶻地元回鶻五城阿只吉隸只必帖木兒察帶
十四城黑城畏吾城獨山城隋後漢八鶻後魏滑
地原西突厥泥伏沙鉢羅葉護賀魯部沙陀別部六

帳二豺祿白服突厥北庭回鶻僕固俊擊敗葛部
明土魯番十五王又名叶時入貢七十五王皆九剌
火兒忽力火兒古倒溫許進管撒擊走哈密之土魯
番卜六王駐把思闊實九疇撒藥破十魯番三城土
魯番貢哈木兒又自別木城入哈密大小隷唐伊州
北西州庭州不在不離天山近是但道里遠近計里
用鳥路人跡罕尺營造尺不且也而剌達酒泉千
八百里天山達酒泉截千餘里郝皆可準狼心大花
擊東伊塔特爾北大路皆羽狼赤亭羅護柳谷烏獨
狗又有盧倉横坑諸伐賓以至居延西達金山伊州
東北踏羅護山北經大川而入同鄂牙伊州西北踏
羅漫山北過大川連大磧而入金山高羅漫牙交河
北五日行而入金山口又二日經漢家寨又五日而
達下瀚窮漠之金嶺越嶺而候徼而皆楊波烏孫蒙
乎多所寒地突厥蘇尚昌北山出居金山之陽
形類兜鍪因號突厥後遂邀破鐵勒大破蠕蠕阿那
瓌於懷荒北又破鄂权子於沃野北木賴山而遂北
川又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喝西突厥俟毗當走保

金山莫賀咄又竄於山突厥東與部據金山北三垂
斗絕一面可容車騎高保營壘之於阿忽山元海都
篤哇據金山前北五十年上七哈當追失烈吉踰金
山又與海都於山復畧地金山還至和林進取乞里
吉思次欠州盡收五部與子脫兀兒踰金山攻八鄰
渡八魯忽河爲水深柵道行五十里還次阿雷河又
渡河敗海都援兵於河上之高山追行三十餘里又
迎敵禿麥怯魯思於濶客之地追踰金山及海都兵
越金山而南止鐵堅古山敗之復禦都哇兵於兀兒

禿之地玉哇失討和林失剌渡斡耳罕河又追至金
山脫北安王於敵陣從武宗鎮金山突陣破海都軍
禿苦馬魯撒剌思河又率善射三百人守其隘北武
宗鎮北邊海都寇兀兒禿敗之又援出札魯花赤字
羅帖木兒於小谷阿沙不花嘗從成宗踰金山戰杭
海劉哈剌八都魯從師次金山至脫忽千分地路隘
遣兵間道狙擊破之顯宗嘗駐金山武宗又以滅里
鐵木兒屯金山出不意先踰山爲降其部後太師月
赤察兒奏遣降人金山之陽屯田金山之北旋移軍

阿剌罕三撒海地而察八兒禿苦飯降順宗北至金
山冬居札顏夏居斡羅斡察山
華稱金山之秀李於灤哈反濟和林之勝有過於中州者書存命從者耕野泥又
劉敏中哈剌哈孫碑金山命諸部置十傳和去各三
百里饋米數萬石達和林剌都而使也已未正月甲
子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
經瀚海地極高寒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
三百里地漸下有河濶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
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直近五

百里河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又曰
所出瀚海者則金山也耶律楚材詩金山前畔水西
流又曰金山萬壑鬭崢嶸者金山之貫地脊沙陀磧
自蒲類海之東金人山之陽沙陀金滿輪臺州都督
府隸北庭都護回鶻孝恪嘗走而居於天山嘗進據
處月侯斤處達降處密遣處月朱邪孤注嘗據
牢山以守朱邪盡忠保北庭之金滿州而馮特勒
居焉者賊附部又嘗保金莎嶺盡據伊西諸城今當
爲蒲海金莎州地元置別十八里行尚書省改授虎

府掌別失八里畏兀城軍站事旋立別十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又屯田別十八里留元帥府旋分屯合迷玉速曲地立畏吾兒驛四旋置驛六又立別十八里驛哈剌亦哈赤北御由別十八里東之獨山城當北道衝太祖西征往還必由之孟速思世居別十八里古北庭都護地鐵哥朮世居高昌五城勸國王稱臣阔華八撒朮世居別失拔里地又導亦都護迎降而杭忽思從征別十八里常軍亦里渾察罕兒地明安北征至別失八剌哈思後其地畨起戰別十八里禿

兒古閥又再敗之於忽蘭兀孫部寶玉敗別失八里別失蘭城又忽章河而後進下尋思干城綦公直鎮別十八里海都篤哇從伯顏進戰於洪水山敗之旋以追擊深遠而陷鄭鼎屯田別石八里海都軍至洪水山被擄從至探八里而遁還和州明九剌嘗言別失八里馬黑麻將兵其部落後香思西徙名亦力把里又遂十爵番尹吉爾察走京師一統志葱嶺在亦力把力國東又曰熱海在亦力把力國東周數百里夷呼亦息渴兒今當爲塔爾奇嶺西北地它若焉耆

都白山南七十里雞兹都山南百七十里疏勒都山南百餘里源出金山突厥牙都斤山又祭天神於他人水祭地神於都斤西五百里崇鑾迴出十絕井樹之汾登凝黎南突厥縣馬者西北七日行至鐵行山西南庭又北八日行至雞合水北北庭後建庭龜兹北三彌山地西至雷翥海東至金山賀魯居多邏斯川南直西州千五百里後牙千泉之河梁建方又嘗敗之於曳咥河伊麗河葉水金牙山伊吾以西焉耆以北傍白山鐵勒有契苾薄洛職乙咥蘇婆部

行爲薛延陀紇也咥於尼護等兵爲金山西南又有薛延陀咥剌兒十盤迮契等兵萬餘薛延陀據延陀磧東牙鬱督軍山西牙食汗山東南直長安六千里思結在延陀故牙多覽葛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契苾在多覽葛南焉耆西北之鷹娑川爲邏祿在北庭西北金山西跨僕固鼓水包多但嶺背近伊吾北庭地皆岑參詩瓏堆接醋溝疑與十三州志酷溝又熱海行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走馬川行走馬川行雪海邊又曰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

斗隨風滿地石亂走耶律楚材詩瀚海過西伊詩注
伊州西北有瀚海又曰瀚海朝暾千泒白史記索隱
黑水縣伊州三十餘里而至部州又四百餘里而入
河明曾棨送陳誠使西域詩路繞高昌遺碣在唐傑
君集克高昌國碑文巴里坤二日行漢永建二年燉
煌太守碑元賽典赤瞻思丁宗纂錄所非爾領阿果
昔花力國事歸宋長本部正使總管徽宗道子賽嚴
伐主曾番於恭羅疑異明土魯番國舊唐書契苾何
力鐵勒可汗孫貞觀六年率衆千餘詣河州內附處

其部於甘凉邇大石林牙假道於夏以伐金耶律楚
材詩後遼與大石西域疏爲蔡詩注林牙克西域數
十國幅員數萬里元邱處機傳辛巳五月朔抵陸局
河七月至阿不罕山前有大山峻甚不可車立栖霞
觀而竢行八月望過金山白骨甸抵陰山至十一月
而駐回鶻邪迷思干大城北陸局疑即不拉河阿不
罕前大山疑即天山陰山疑即金山暨杭海嶺莽來
諸嶺金山司邊以陰山在今哈密扯嫩技以名司後改統軍司又耶律楚材過夏
國新安縣詩注西域陰山有松關過陰山詩河源之

過鳥鼠西陰山千里號千溪又曰陰山千里橫東西
又曰四十八橋橫雁行又曰百里鏡湖山頂上又曰
大河西注波無窮千溪萬壑皆會同疑與淡侯應疏
陰山又史記徐廣注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
在河南陽山在河北賦方關陰山東連狼居胥又東
隱然又東烏桓在漁水之陽小日漁陽嶺甚高東
西千餘里嶺北即和林嶺南漠定襄郡唐振武軍也
中有羚羊洛蔡六漈城寧集寧二海而會於興和以
入桑乾河荒于水乃灃瀰自東二水而會於雲中城西東

勝北之沙陵湖以入河葫蘆海出紅海官山九十九泉西流爲黑水河即漢武遣
白渠水今日凌角河一日參河。豐鎮武泉荒于水今日碑水湖一日黑河武泉水入焉。紫河自漁陽
嶺西南流五百餘里合河又法倒錄永樂八年成祖發清水源來
安劍過鷄鳴山望野狐嶺曰至此看下盡在上矣至
興和曰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復次
鳴鑾戍曰此爲大伯顏西北爲小伯顏東北爲開平
因登凌霄峰頂望漠北復次環翠闕觀塞北山川而
後錄小甘泉以　長清塞凡有事窮勢雅宜詳考殆
不可以明陳德文傳安暨萬國全圖外紀諸瑣謬不

恨其向背留之而伊吾業便行人當深察呂光之至
宜禾將軍謂光兵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要
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
吾關亦可拒者又當深繹唐安撫大食使梁行儉之
經莫賀延風寘俄微水草豐美後莫之測其處無畏三
藏沙流沙陷既疋沒泉下覓舒野馬黃羊蹤有水營
烏鳥羣集有水槖駝善行流沙日三百里知水泉所
在叉沙中生蓬相草收之以食老子偕關尹喜晉至
流沙之西采巨勝實者而取沙磧中道之尤不可以

不知數發也蓋哈密南距沙州界百五十里東距瓜
州界八百里通典伊吾郡東至晉昌郡界六百四十
里南至燉煌界百四十里北邊備對磧沙積也宋史
沙深五尺師古注燉煌西北惡磧通典伊吾郡東南
到燉煌郡磧無行路馬道到晉昌界無里西南到燉
煌郡無路馬道崔融議莫賀延二千里無水草炎風
橫飆石飛吼行人盡看朽骨夜覘斗柄時過駝泉馬
酒流後度竹書穆王西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沮
渠無諱渡流沙據鄯善士渴死大半水經注有大渠

風自流沙出屯錐山石火乃滅釋法顯遊天竺記流
沙度有熱風惡鬼周隋書亦差合志稱火州東渡流
沙叉經大川多迷乃達哈密明胡世寧疏哈密至嘉
峪過流沙無水可得李承勳議黑風川三百餘里無
水草尭判多於此邀而覆之哈密至嘉峪亦苦無水
草劉寧軍四十八日始到路雖近而行難謝伸疏土
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皆無水草哈密至
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又自往返與水而行今臺站
由明苦峪道起柳溝黃蘆岡鏵尖山經茨窩泉達長

流水凡百九十里經長流水西百六十里馬蓮井經
大泉界白石墩柳樹泉達苦水凡二百里經之草它亦
多沙草又經哈密達格素凡二百十里步草乃達巴
里坤西度烏蘭烏蘇經火州八日行之尾程烏齊以
達古兒土斯昔唐西州北經北庭三百二十里而西
達輪臺縣傳唐志北庭都護領縣三金滿蒲類輪臺
通典交河郡西北到輪臺縣五百四十里漢武帝詔
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誤輪臺東而達漢都護烏壘
城東距陽關三千七百四十里水經注龜茲東北赤

沙山積黎南流枝水右出爲東川水南流入龜茲城又東南流逕輪臺東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職方志西去且茨里地近渠犂於西域爲中其水又東南注北河又東右會敦甍之水而西州別統西南天山行偏石一百二十里又銀山磧四十里達焉耆界從鐵門關爲呂光逆流沙三百餘里之水有大南三尺道師地又行盤石百里又百四十五里渡淡河當紅唐處月處密高昌攻陷

五城地而達焉耆鎮後漢書前部西通焉耆北道焉耆大都中八百里漢書車師交河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通典交河郡西至焉耆鎮守軍西南到焉耆府七百十里又北庭到焉耆鎮守軍八百七十里北史焉耆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東南去瓜州一千一百里唐志焉耆都督府貞觀十八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而焉耆後漢都南河城後周城方二里唐都員渠城外環大山海水曲入四山間繞城三十餘里爲唐郭孝恪出銀山道絕水夜傳堞地水經

注敦甍之水出焉耆北敦甍山源伊努西烏孫文曰水有二源西源東流分爲二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屈而東南流分爲二潤瀾雙引而流出焉耆之東導危須城西又東南流注於敦甍之藪搜川渾滾而溢焉海職方志焉耆東端水西宜水南宜水西有注演河晉注爲澤焉耆漢地方四百里而去烏壘亦四百里後周都九城唐置六百里縱四百里南界員崙城焉京張植敗龍熙燒府有鑿瑒西五十里有鐵門關爲植經進留谷十餘里進屯旋進據尉犁地餘焉者

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二經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中經積石三百里至多得而達安西大都護府龜茲鎮通考安西都護府亭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唐安西副衣賜表路從溪澗日季百餘渡門華四達記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二十里至于術又二百里至榆林又五十里至龍泉又六十里至東夷僻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又六十里至赤岸凡經六守捉城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凡六百二十里杜甫詩注安西東接焉耆去交河七百里通典安西郡東至焉耆鎮

守軍八百里去交河郡七百里東北到北庭二千里蘇安西經俱毗羅磧四百二十里而達撥換城蘇撥換南達于闐鎮九百三十里通典安西西南到于闐二千里東南到吐蕃界屯城八百六十里水經注于闐治西城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又姑墨南至于闐馬十五日行皇華四達記疎遠山在于闐西南七百里蘇于闐東經闐倫磧達且末鎮千六百里又七百里達鄯善為晋行成師將軍索勱行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橫斷注濱河大田積穀

百萬地而歸鄯善南小宛于零城東經唐大非承風嶺邏屯谷為今頓布雅轄地西南入河口而達虎兒鉛兒海又縣西里克而達孤斯喇順　上城別達地少平行而乏草之和諾哈達又別縣且末南淡戍鹽精絕為今柴旦轄地達唐大雪山蘇毗嚴險西縣之康延川而涉苦苦為穢經大諾大小木諾以達哈拉烏蘇為稱宜西域宜詳考地昔莫田輪臺渠犂後田莎車比胥鞬水經注去輪臺千餘里又田烏孫踈雷唐鎮西節度使治安西轄兵四萬二千馬七百疋一

萬二千一百六口六萬二千一百六十八後平嶺盤陀西六百里而成葱嶺守捉又西南四百里而懸度石山杜甫詩注安西西達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又水經注龜茲城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溫宿城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十里職方圖自陽關至其茨山三千八十八里山在龜茲姑墨間通典安西都西至疏勒鎮守使軍二千里去葱嶺七百里西北到疏竹千里北至突騎施房衙川千里村塚納行吧安西西北千餘里界突騎施勒達嶺西南令

葱嶺二千餘里蘇勒達北紅帝海千餘里而達竹葉川東之碎葉城又西行川千餘里而達石國巨鎮之阿逋斯城明一統志葱嶺高數百丈亦名塔兒塔石打班西河舊事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皇華四達記吧甲若羅而安西故西遮波斯烏川伊麗鹹海金山將遷大總管西州號金山都督府以至明哈密之安克鐵大耶火州把兒兒沙子爾也獨俱之速壇滿速兒大察兀王萬戶府也火州南距于闐西距亦力把力　名哈失哈力或曰即阿力馬力盎元別失八里

東南至嘉峪關二千七百里法傳錄國在肅州西北
三千七百里後益西徙更號亦力把力明一統志東
西三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替漢書焉耆國陳組
綬職方圖古龜茲地法傳錄亦云古龜茲國也地界
色榮熱海益兼得漢烏孫國東距古沙州職方圖在沙州西
府十關北屯剌西撒馬兒罕明成祖諭木雅失里書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
花子自撒馬兒罕驗千告別失八里哈密由曠行北數百里距屯剌
界天山東北距小列禿野也克力一日行明王越疏
小列禿野也克力人罕慎等與哈密勳卑俱依今

族居班阿爾哈納阿爾垓奈曼克西克騰額尼特翁
牛特侯氣班客各衣札布韓河薩克薩圖古里克分
剌少額而阿蘭泰東經巴漢濟思不離達查漢叟五
百里而鹿號駐牧美水草地又爲查漢叟東達推河

附議

問守推河有二道東宜扼庫爾薩查嶺若越嶺而東
則阿爾坤水源矣又東則查兒拜達里克矣又東則
花承且寇至朴布多矣西宜扼衣克傲拉若越衣克
傲拉而西則白格爾矣又西則杭愛若越杭愛而西
且寇至察罕叟爾矣其附近推河有要地四阿爾坤
河也越河而至厄爾得尼招也河爾坤別道爲克爾
森齊老可直達察罕叟爾也雖可阿爾達呼雖少
達夢亦可扼也而牧廠尤宜固護其附近諸部宜撫
守者二東陳漢也爾哥圖漢也此取推河道者之所
宜詳考也又進東南而至郭奪力

耀先曰庚子辛丑間

大兵平西藏故有以西域地理問者先生爲疏大畧
約三千餘言不之已念小疏不滿當爲削株掘根

之計迺復取歷代諸家之論是事跡古今互異者
而甲稽確當著成此卷歷年廿餘葉凡十餘易而
後定整舉西域數萬里殊俗之疆域風土山川險
易以暨進取攻守之緊要機宜不啻聚米繪圖而
身履其地寔前輩名碩所未嘗有也易簀之前尚
口授措河札寄諸從命耀先補又先生謀欲爲
國之忠悃并其所以嘉惠後學者自此可徵其畧
矣○第以文論亦當與史公封禪書班氏西域傳
頡頏千古

存研樓文集卷九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王昀釜洲若 編校
吳其高懷清
孫 務成濟徵校字

雜著

禁校

乾德初太祖與石守信等夜飲二十而釋其兵後遂置殿前侍衛之職者何也帝自禁校擁立後不治且有羅博乎軍之間帝即位既以副點檢高懷德行周子首出之關南又令倚燕國長公主旋議澤潞功令韓重贇代馬帥張光翰羅彥瓌代步帥趙彥徽而京城巡檢王彥昇尤因點又出刺唐州矣建隆二年殿帥王審琦出忠正都虞候張令鐸出鎮寧彥瓌出彰德指揮李漢超出關南而守信亦授鎮天平矣雖藩馬步帥而兵離其將門安得變生肘腋哉後二年罷兵又一年罷捉馬仁瑀出棣州重贇出入三衙者七年獲禁軍最久然一旦有招取視兵之潛而或不免於殿超晉川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益至是而禁校帖息矣此制藩鎮之本也

先還甫曰多少史法兵法在內

宰相

漢文帝時陳平為左丞相文帝問君所任何職平對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誠識宰相之體者也唐太宗時房喬杜如晦為僕射太宗嘗責之曰公為宰相當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修志性明悟者任以侍從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對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語尤明切故宋文彥博請繼上奏封劄爰述二說以陳之後世讀史序宰相表者不竢煩辭書此二則足矣

用人

陸贄奏唐德宗曰當天后時幷任人得薦士亦令士得自薦又曰天后以寬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蓋德宗自文藝外它取李庸閻涼繆趙憬齊邁賈耽高郢鄭珣瑜韓皐為多歷年所而韓全義李說李錡輩之節鉞不知以何名授之然而謂德宗取士之不精則又不可也武后改制凡狄仁傑婁師德姚崇宋璟郭元振張仁愿唐休璟薛訥郭知運張說楊[illegible]崔[illegible][illegible]內外文武百餘人率皆所援擢以遺之子孫遂以救高宗之弱勢而啓唐開元天寶之盛而中宗睿宗賢明享之所自拔擢者率多庸妄也然則令人得薦士士得自薦而以寬救之固治天下者之寶符也陳止齋論季布魏尚孟舒謂李廣賈生皆奇才也文帝徒歎其不遇而疎之布亦以一言而疑尚舒以一戰而奪爵懲矣者吹毛懲咎發食文帝懲高帝之寬而過於密而終引陸贄之奏曰唐人有言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吾於尚同文帝亦云夫以文帝之賢而終為負李賈二子然則愛惜人才者奚可不寬其

啓以攸之也哉若夫李沆之抑梅詢曾致堯劉健之抑何景明上九思則又近於媢嫉而欲親附文帝之詳審焉抑又非矣

宦官

宦官之禍東漢唐明尤烈者何也昔周公訓立政詳及綴衣虎賁而尤重常伯漢置侍中與宦官同止禁中蓋古常伯之任也光武承敝止禁中掌三署郎衛門戶黃門郎給事黃闥中常侍時得入禁中而金氏至以七傳內侍顯東漢光祿勳權益輕侍中出禁外得內奏而不得止宿中常侍不用士人專為宦官職獨尚書令僕射六尚書領總內外少能參制之而亦不得止禁中凡百官封事典中書者易以私伺而盜發之竇武陳蕃劉瑜尹勳之所由敗也魏置散騎合中常侍號散騎常侍晉江左侍中任尤重殿內門下事胥于之蓋以領護軍坊中書又有舍人通事如戴法興沈客卿施名位瑣末執國柄至權震天下而宦官獨抑闇於世唐以侍中為宰相黃門郎常侍舍人選益清不關預禁中舉京朝官省無古常伯之任獨置內侍省日夕天子左右制外廷誅賞而阻閣東西省臺寺監衛聞俾無得內達是故王叔文王伾侍直最號密暱叔文裁至禁中翰林院伾裁進至柿林院甘露

之役以眾從閣殿門而李訓韓約暨吏卒千餘斬求
手弓鉞支俱也首梁末朱溫宦官盡罷中尉樞密使易宦
改使以大臣為之後唐復名樞密使權益重至宋遂
號兩府而實與宣徽使皆內職六朝會常先見內殿
凡內諸司所掌隸於唐禁中之樞密使者使副使知
院事同知僉書院事皆得判之蓋實兼晉江左侍中
領護軍之任是故宦官傷息而祖務者不久輙斥去
亦卒亡宋不可破之患元功臣子孫皆入宿衛號怯
薛勳籍尤顯者多長四怯薛服膳器物皆掌之蓋周

綴衣虎賁漢之署郎執戟周衛之任也及品幹烽箸
蘇拜左右丞相平章亦不停宿衛是故宦官雖盛而
迄亦能為患至明而盡廢宋元之制內外判不相合
況唐尤盛天子深居禁中亡可它諾左右璫監不典
兵干政不比唯武宗季年邊帥入侍江彬錢寧輩時
奪其黨類把持而不肯釋之權而其餘持政權者
直宦官為虎殿首閣華堂官為狐而裁時時假之以
張厥威也大璫班而側坐入門而易刺固其小焉者
也語有之一日不刻其間谷刀蒿拱晨至朝房而稱

諸人曰今日所宜當是雙馬亦連二十四罪疏成將
上御彈奏而恐少遲而語輙泄也乃俯倒封進蒙切
責不少貸宦府不逆未果而假其餘之烈至此而審
政要者可與密議而演徽弊最與夫樞密使既難奉
復侍中亦久廢而宿衛任猶昔也蓋稍倣元怯薛諸
職秩以正成周常伯名而逆折宦官之萌芽也哉

門生故吏

陳瓘劾論蔡京曰自京用事以來牢籠為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任伯雨論京停蔡卞曰卞乾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又曰人人畏卞停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停卞按蔡京是時則為翰林學士承旨而其黨類如此此言京勢之始張也至靖康初崔鶠劾論馮澥因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侍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

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牙秉鈞軸歷于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日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發口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而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書負笈不遠千里游於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以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於

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而陶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言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累於天下聞於人主故博傳士先生者敢試而士氏乎主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去亦已密矣蔡言

服元祐之學而誦王氏之說其欲固不亦甚乎蓋蔡京拜左僕射又冊起為太師其一時事皆其黨乃前天矣此言京勢之極盛也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萬世寶鑑

階級

宋司馬溫公嘗劄論階級曰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繇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上陵下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制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萬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輙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其緒永安此在溫公諸奏劄中尤為深切而韓魏公以虎兵行武替告論本指揮副兀亦皆乞嚴軍律曰國家自置師旅衆踰百萬一皆以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便用摭拾小過於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罪必恐此後兵卒皆援為處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

亡驅命而赴湯火必不能為陛下用也此可與溫公劄互相發明葉水心嘗論藩衛階級之制而以王安石欲廢之為已淺識且曰安有閼不知而不為安石者又豈能知之哉蓋其說深矣陳同甫某府曰威若元不論階級此蓋為士大夫雅容揖組忘貴賤之分者偶一言之而非所以施於軍旅之間也

階級

臣伏覩韓魏公司馬溫公論階級劄而後觀范文正公既收皆以御史梁堅彈奏知慶州滕宗諒用官錢十六萬數萬貫不明又有上言知渭州張亢將借力乞根勘辨明且曰如有乖越臣甘同受貶黜洎燕度勘訖又上辨劄曰邊上臣僚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俗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務功而勞臣抱怨負罰懼咎也竊以陝西路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一千八百貫文劄請令依舊曰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遷兵歇泊勤勞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

吏不赴筵亦不獲樂豈朝廷安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至盛之時豈宜如此又曰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且與魏公溫公劄並行不背當必行文正公寬閎之識而後可施魏公溫公整齊之法也

車戰
戚武毅俞武襄皆善車戰穆宗時武毅總理薊昌保定練兵營疏曰薊鎮之地有三平易交衝殿內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蓊翳邊外邊北之形也戰於平原莫過車戰於近邊莫過騎戰於邊外莫過步三者俱備乃可迭相為用又曰三者雖各自為用然亦必相須為用故無衝以車衝車以步車以步卒為用步卒以車而强騎為奇兵隨時指麾其勢蓋兼資也車之上為女牆以

拒矢石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戰則不應或虜大勢在五十步則火器齊發近車丈餘步卒於車下出戰其遠者不離車五步倦則少休車內仍以火器施之更番迭出如環無端虜之弓矢馬力弗能當也而論變用車六敗之法尤可謂動而不括其說曰臨陣心亂火藥自焚一敗也今置火藥於別車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為守車釘於土人避於中虜得聚攻謀犯巢薪燃燎二敗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者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敵仰戰則不能衝三敗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衞戰士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縱攻則不及焚謀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兵不踰萬車不過二百兩虜數萬騎四面環攻小敵之堅適為大敵之擒四敗也今用車必十萬或五萬各開驛道星棋錯峙高下原隰占地十餘里每四面環攻勢分而易我面面足以制之血脈貫通骨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車戰宜平原而薊多

山險或不能用五敗也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以車衆合遇險尤利有如地容數車則數車為一營地容百千車則百千車為一營隨地為勢分而不可散聚而不可亂何當難於險阨而遂為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何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習畏敵而不畏將使之用車卻專恃車以為命六敗也今且為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有必死之志不專恃車而猶車以為藉此六變也夫兵法全國為上守令社全國之道也車營正守險之用

也一者合兩旁不能衝突此衛制之所也詔下省前造爲寬馭戎寬敘議如式戮指於是命習車戰與前兵殺宇之處互爲表裏而練兵功卒成薊鎮不營烽燧者且四十年武襄請大同立功預編營車用人推挽習以步騎上下山坂排馬便利神宗分大同總撫李文進上其制於朝遂造兵車營命武襄會督後府領東營訓練京營有兵車自此始然則武襄之學於也本於善者尚不止得水戰之秘而武毅其巧陣隊五戟牌居前車十十人分翼於後五兵長短相錯佐

守在施變化若神殆欲括車戰步戰騎戰之法而用之有偏至陳之行次第所謂以奇爲正以衆乘寡以實擊虛兩北木陸一機也漢衛青武剛車晉馬隆偏箱車唐馬燧車制古今偏兵多矣之宋李綱欲御金人鐵騎衛子論之尤得其要語曰古人名車曰鼎車蓋謂之以皮當敵火攻耳此又與武毅置火藥別車之意互爲表裏借房琯劉秩造排不講其法而世又以琯扶而并訾之也

關中鹽法

明初征安南兵八十萬北征五十萬而兵不告闕餉不告匱此雖繇屯衛合府兵法亦繇有開中鹽法以濟之也開中者因宋制而益精之宋制利折色明制利本色自洪武三年五月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易充矣從之而開中法實權輿于此後因邊儲不繼戶部尚書郁新遂定名商開中法令商輸

粟九邊塞下按引支鹽凡鹽一引計準價銀八分若商能招貲墾荒者與成熟量徵其租十之一二聽就附近倉報納鹽糧軍有侵提者依沿水衆時定鹽一引給米粟二斗五升成化時少增至二斗七升二合粟入引出引入鹽出費少而利厚而又非報中于邊舉無以奪厚利故欲賈鹽不得不報中欲報中不得不積粟欲積粟不得不耕塞下之田而米穀羨衍亦不得不籍之于營而糴之于邊此所謂以鹽法行屯政者也軍衛屯米六石以贍軍六石以附倉其灌十

二石外者官勿與而又有開中鹽法年例以濟之若
間值邊警十餘關之又有開中先支法以濟之常股
餉戶鹽以爲年例存積鹽以備先支鹽法疏通而引
無雍滯是故當其時商未嘗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
皆邊商也課未嘗有鹽課餘鹽之分餘鹽皆鹽課也
而鹽亦未嘗有河鹽堆鹽之分河鹽皆堆鹽也今考
河東鹽法至弘治時常股鹽二十九萬四千引存積
鹽一十二萬六千引始定運司名商辦課之法而成
化以前無聞焉則其在兩淮兩浙長盧山東又可知

矣此係洪武迄成化鹽法之略也弘治五年山陽葉
淇爲戶部尚書見是時塞上銀一錢可易粟四斗商
人貲益少而利益厚乃定納銀運司解戶部給邊費
于是庫銀驟增至百萬兩有奇一時皆以爲利今考
鹽政志弘治時六運司之納銀不一而河東最薄至
一錢二分嘉靖二十七年六運使之增銀不一而河
東最薄亦至三錢二分爰暨萬曆時周寀所著識小
編謂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
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兩七千有奇其于常賦蓋
天之一而兩淮中鹽引課不與焉則其鹽利之厚可
知矣然而邊土遂係此荒粟益湧貴雖盡一引價或
且倍之至不能易斗粟軍多呼庚癸而大同山西二
鎮亦時告乏因有鄭景山之變議者喟然太息謂費
係淇輕變祖制始至其後九邊皆困食動仰給餉額
加而行人陳璨奏論之尤詳以璨蓋有慨乎其言之
也且大人情莫不趨利而避害亦莫不趨逸而避勞
大抵以其趨利之心易其避勞之心而事遂克濟自
淇法既變復思本色而本色又不可遽復于是令河

東暨兩浙長盧山東皆納折色惟兩淮利較厚獨納
本色隆慶時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言上鹽法疏
曰議者每歸咎于淇而不知自淇改廢者今已復其
舊矣凡鹽一引官價五錢納粟多者九六斗少亦不
下三斗以上路近價賤將及一石不視國初不翅倍之
爰暨崇禎時紹興推官陳子龍亦曰淮鹽仍中本色
至今猶然而議者不考以爲盡行折色此皆鹽政掌
故也然而邊土之既荒者遂不可復墾而開中例又
不敢盡斥廢其名募商不得已遂啟邊商內商之名

以應之邊商辦鹽課內商辦餘鹽內商力有餘而以其券引之利初不繫于邊也雖能墾荒將焉用之邊商力不足而況其烽堠之危又適警于邊也雖欲墾荒且給已之用此祖制卒不可復邊儲卒不可充鹽利益厚戎備益虛而一代久安長治之策與遂以漸滅而不可復問矣今河東鹽法雖與兩淮殊制而有坐商又有邊商則猶本于邊商內商之遺意云或曰然則開中可復乎曰萬曆中商邱宋莊敏公纁爲戶部尚書嘗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筴近諸邊年例

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募商人墾荒中鹽上稱善者久之而其說亦竟爲文具焉已矣且夫明季曾軍屯之不卹而暇語開中哉或曰夫緣邊之苦饑久矣何以徵明初之粟若是其賤曰尙鵬疏陳甘肅屯田嘗謂西寧遇豐年銀一錢可易粟五斗故西寧給軍之月糧皆願得折色莊浪銀一錢僅易粟一斗四五升各軍月糧皆願得本色是粟價至銀七八分已若其貴矣肅州下紫古總制三邊尙鵬又嘗遺書曰榆林銀一錢時估糧八升彼僅

納五升猶稱銀若是粟價至銀二一錢遂爲極貴矣蓋開中墾荒之利猶有存者而匪若萬曆以後之尤彫敝也或曰均是開中也何以宋之范祥收折色則爲利明之葉淇收折色則爲害曰范祥鹽鈔此以本色之虛估變而納折色之實價者也故在宋爲利葉淇鹽課此以折色之時估變而忘本色之常價者也故在明爲害蓋宋之邊近故糴本色猶易明之邊遠故得本色倍難而其尤遠于東勝嘉峪者又可知矣此人宜綜時代道里以計之者也或曰襄城李恭靖公

敏嘗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及爲戶部尚書并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値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與上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實緣襄城始夫襄城仰先山陽而任戶部者也何以襄城輕齎則爲利山陽折色則爲害曰襄城輕齎猶可以紓齊豫輸輓之勞山陽折色乃遂以貽邊關輸輓之害其法祇爭毫芒其謬

不翅千里。曰山陽之謬不待訓卑矣。然布政文貴初改遵荒爲折色，侍郎馮清又盡改本色爲折色，而陝西塞上之粟爾散，則其害亦不始關中也。日齊豫或間可行輕齎，全秦必不可行折色。視糴折色雖利于民，而實深害于軍。關中折色但利于商，而遂永害于國。利民且不得無辜者，其害仍自民受之。而利商之辜滋甚者，其害直國與軍民均受之，而匝七世而莫之能救也。蓋河東近邊，解池鹽利實濟邊需，此志河東鹽法所宜勤勤懇懇以特書之者也。

敘事中變體。真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之筆

中州河防考

自漢河徙頓丘後，漢治汴渠，築金隄，修石門。宋熙寧十年，決澶州曹村，河道南徙百餘里，而分入於南北清河。金復自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淮。明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之黑陽山，開封府河益南徙三十餘里，而全入於淮。其地多經中州諸郡縣，河防治不勝考。中州正河支河合河南岸北岸，省載省志郡縣志文無旋詳考。頻自明萬曆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淮復決高家堰，右都御史潘季馴治之，著河防一覽十四卷。近日議河渠者皆奉爲指南，其書大率詳於徐邳以下，而略於中州。然則中州河防之失考也久矣。比歲武陟馬家營決，齊東盜山東之安平鎮，而趨大清河以入海。今請擇其切要者略考之。曰漢河決酸棗，在今延津；決瓠子，在今開州；其餘決館陶、清河，皆宋決。韓村、商胡諸地，皆在河下流。惟宋乾德二年，孟州水漲，壞中潬橋梁，地在今孟縣，東距武陟百五十里。太平興國二年，決溫縣，東北距武陟六十里，而皆不甚鉅。元至元九年，新鄉黃盜岔決五十餘步，又決百

十三步西南距武陟百里而都水監旋修完之皆非
武陟比也武陟地差近延津新鄉淇縣紅船廠侯家
店蔡家廠馬家營決而東浸安平鎮雖不類元至正
四年之決白茅堤金堤明正統十三年景泰四年之
潰決張秋少濟宏治二年之決原武而議封邱荊隆
口以衝張秋五年之復決荊隆以潰張秋堤萬曆十
五年之沁決金屹壩蓮花口以漂蕩獲嘉新鄉河決
荊隆潰長堤大壞口以爲東明長垣而大勢雅宜參
考蓋元之決白茅也並河郡邑虞城楚邱至曹州東

明諸地皆從水患勢且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總治
河防使賈魯治之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
陵岡至南白茅十里自南白茅至劉莊村十里又至
碇城黃岡八里又至歸德哈只口五十一里乃浚凹
里舊河至張贊店又至楊青村通長九十八里其北
岸隄防通長二百五十四里自茅河口至曹州板城
二十五里又至英賢村百三十三里稍岡至碭山八
十五里又修哈只至徐州三百餘里缺口地皆在今
兗徐開封歸德境而黃陵岡白茅村西連儀封榮花

岡塲東連考城芝麻莊陳隆口北岸賈魯河由此起
而由陳隆莊西以入河又儀封東北至曹縣界五十
里兩河東行黃河由儀封蔡邱東北至南旺分水河
開正德中胡世寧言河徙汴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
後經從濟寧世寧亦言陽穀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
而北趨故道地形窪下其勢易達此中州東接曹兗
河防當考者也景泰時決張秋舊濟沒入海之路以
去爾大清河世所謂鹽河也都御史徐有貞請先疏
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口多建閘壩以時節宣於是

作疏水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
陵至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章至蓮花池大潴
灉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陽
名廣濟建閘名通源又設九堰八閘而張秋績成地
皆在今東昌大名開封衛輝境而廣濟渠首起張秋
尾接河沁濟渠道出開州習以後堙浚陽城北十里
有沙河口有金堤首接濮水經濮州經武陽縣東范
縣西又於范縣東北爲舊壽張今集至張沙河
過土河皆爲黃沁浸充道又沙淤故道寖致淤積成

河而沙灣減水閘下安山距故家壩上仰長垣黃河故道尤宜詳考及宏治之決原武也支爲三一由荊隆口漫肆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衛會運河以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州戶部侍郎白昂治之既而復潰黃陵岡堤衛張秋奪汶水以入海荊隆決口至潤九十餘丈都御史劉大夏塞治上流且築長堤防大名山東患於是首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分水夫南岸賈魯河故道由曹縣南虞城西新集丁家道口之下揚

先口之上分出馬牧集夏邑碭山北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永城趙家圈而出兩河口又由徐溪口經蕭縣薊門凡二百二十餘里而出徐州之小浮橋寬爲劉帮鐵底濬劉馴罟黃河北從曹家口一帶浚阻若故道不復恐禍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則賈魯舊河之宜浚瞭然矣是故大夏浚河四十餘里賈中牟決河由河以入洪澤湖或由徐溪口入淮耶抑由姬村湖永堌入或仍由小河口以入耶是不可不考也又大夏浚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

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夫孫家渡西連滎澤東連鄭州小陳橋黃練集正統十三年全河由此南徙而開封府且在河北及宏治二年復決當其決而開也自與元末黃河由陳州西以經潁州東金末黃河由項城東以經潁上西皆急趨淮瀆而觀明全河入淮三道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由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荊山口入一由儀封北折經黃陵岡槃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淸河縣入以覩築歸仁堤馬嶺坡王簡張福

堤高家堰而後淮黃合力以出淸口蓋形尤西競導揚己尤提挈綱世寧亦言滎澤閘孫家渡決宜常浚之以分上流之勢劉翦初總理河道草扶又請浚以分山東水勢世寧又言汴南分二道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是故大夏開新河七十餘里賈中牟東南至尉氏百里中牟至潁上且由金末黃河道以入淮皆不可不詳考也而大夏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析爲三一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元廉訪使尚文言陳留抵睢東西百餘里大抵南

岸高於北岸約八九尺又言蒲口決千餘步東走歸德舊瀆行二百里至橫堤復合正流淤河當即蒲口已河諸地又胡世寧言汴南道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今歸德東南至亳州百里渦河在亳西即定遠荆山口道而宿遷會淮當仍由小河白洋河又或經白鹿邸家洞邸即考賈魯舊河孫家渡新挑兩府舊淤河諸口衍張秋沙灣上流也業疏浚矣乃塞張秋之決又起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

三百六十里河防一覽言築長堤一道荆隆口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東西各三百餘里起武陟詹家店抵碭沛千餘里名太行堤夫胙城西南距武陟百七十里徐州西經沛距碭山百八十里而堤益衍而長此所以防大名山東之患迄至荆隆塞黃陵築而張秋賜名安平鎮者也抑自明築陽武長堤長五千餘丈東防張秋南防中牟又自歸德小壩浚飲馬池抵小河西令汴入睢睢入泗以少復浚儀蒗蕩渠水經汴禹塞滎澤開渠通淮泗隋開汴渠遺迹暨萬曆

時塞蓮花池壩塞荆隆口銅瓦廂又明初漕運由淮達河由陽武陸運百餘里至衛河入舟永樂九年工部侍郎張信浚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由荆隆口下魚臺塌場口復黃河故道諸道皆當附考至若南岸隄防則廣武山東滎澤小院村東北封南賈口滎陽孫家渡小陳橋中牟判官村鮑家寨而十里烏貞頓集尤險要祥符西苻谷堆李仲英寨而龍子坡傀庀垣九險劉獸醫堤逼河陶家店埽壩直射張家灣時相繹逼開封城儀封尤急府衍東兜伯岡堤

頭集陳留李家樓衍易瀆蘭陽趙皮寨西連七村嘉靖七年疏白河由亳泗入淮十六年流倏盛東向梁靖口流寖微梁靖岔河口東出魚臺穀亭流遂絕雖水旋淤而偕野雞岡胥決河故道儀封李景高口萬曆十七年嘗決衛輝田月堤入睢陳故道又嘗浚支河入徐自宋樓北直笑灘黃家營亦號險要睢州石家樓考城王家集寧陵商丘梁靖口嘉靖六年嘗決衛入睢鴨蓬新集四十五年嘗塞南流幾絕又進丁家道口劉家口而楊先口為賈魯河道以至虞城黃

垌口北直矣灘夏邑永城東距碭山市力寨尚北衛
岸之址可考者也北岸堤防則武陟南賈口黃沁交
會詹家店西釘船幇李先鋒庄而直隸武山前王家
滿劉家萬營家店東秦家廠馬家營魏家營秦旗營
梁家營二鋪營東南直官亦府北距太行堤數里東
接榮澤堤以至甄家莊郭家潭爲最險要原武西廟
上月東賈家寨陽武脚沙岡爲搶護門武大堤大浜
申家潭尤迎沖溜封邱于家店荊隆口中欒城地參
連最爲險要府待陳橋集西抵荊隆東連馬家口宏

治五年嘉靖二十四年河再決貫臺馬家口爲險陳
留寨南接回回寨尤衝激而東北黃陵岡北連白茅
村地尤蓮蘭陽銅瓦廂萬曆時嘗大決板廠樊家莊
張村集爲險馬坊營尤搶潞地係封丘泥河爍城口
埽壩尤急榮花樹埽迎溜三家莊逼河乃東接舊老
堤東則堤以及黃陵岡堤南之龍王廟又東接考城
之麻莊陳隆口李秀廠孝城口地爲險而後東距曹
州佐家灣雙河口曹縣武家壩均此北岸之應可考
者也又若北岸太行堤隆慶六年加築起武陟詹河

止修武東之木欒店萬曆八年又加築南岸長堤起
虞城止榮澤兩堤共袤千五百餘里萬曆十七年築
堤壩共袤四萬八千百二十丈共餘再有縷堤遙堤
械水堤月堤格堤順水壩挑水壩而南岸縷水堤隆
慶六年築起所符止碭山遙堤萬曆時增築孫家渡
五百八十六丈黃練集六百丈劉獸醫口三千七百
三十二丈張家灣至將軍寨千五十丈兎伯岡至埽
頭二千九百三十丈趙皮寨至李景高口二千三百
五十九丈蘭城堤明時開封城地下於河丈餘今裁

千河南堤尤急儀封東北至石家樓五十八里王家
集至考城十七里有奇黃堌至虞城盤北岸封邱舊
堤尤宜守又閻家店幇堤千八百七十一丈壩三千
六百二十九丈張家灣修堤一壩一時和驛幇堤九
百二十丈壩三百二十七丈王晉險要北岸詹家店
西距武陟百里萬曆時創堤四百八十五丈有奇廟
王口遙堤千二百二十五丈賈家寨月堤九百丈荊
隆口遙堤二千九十丈馬坊營月堤一榮花樹埽壩
千二百六十丈堤百七十五丈三家莊壩二百七十

女芝麻莊坝八十六丈孝城口堤二十八丈坝二十丈有奇尤險要又長垣東明長堤南接荆隆口袤百三十里東起曹縣白茅集西止封邱新豐村而長垣大社口王家堤當村集尤爲險要堤外迤北河也傳黃河故道而三尖口吳家口劉家口月堤三坝復水閘水許宜慎此南北岸堤之可合考者也然自正德四年河決沛縣飛雲橋之溢多在徐邳以下而中州浸卽河患萬曆十五年決荆隆劉兄堤大名上流以少防其潰而其餘修築殊勘堤壞大率卑薄上部

册多虛汴季年開封城之決大相國寺浮圖裁僅出蓋與秦王賁之灌大梁金西北據牟駝岡而放河水浚渰封邱門外數百里以阻東南使驛其事若類而當時曾不暇經畫也然則中州河防之失考也久矣又沁河北岸堤起温縣北高村歷大樊口劉村太原村金圪塔修武武陟北木欒店蓮花池口小原村郭村乃入南賈口而大樊村爲掃灣地嘉靖三十五年嘗決三百餘丈入衛河淤臨淸板閘號閘外七十餘里金圪塔蓮花口 在武陟東岸尤爲險要孟詹家店

西距沁堤頭十八里不築堤蓋與徐邳下宿遷南岸小河白洋河北岸直河至古城埒荀元提舉王允中於沁河內築石堰遏水入廣濟四渠共袤六百七十七里經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村坊四百六十三溉田三千餘頃抑當參考至引沁通衛元郭守敬雖陳議孟沁河東合丹水引東流至武陟北可合入御河以濫用然若又用當考漳衛州城守恩最高哉與沁水十倍仍有志載之明給非中常時數盡引其論又謂修武縣較大樊口地卑約十五餘丈且沁河廣一

里餘衛河裁三四丈又衛水清沁濁沙淤激同黃河而木欒店距衛河百餘里絕無支河然則水集所載引沁至長垣界者或決出會通河入運豈胡世寧所沁水經紅荆口分流 道濁六十里達衛又大樊口北決閘堤埧郭村從河豎修武西北清水河經獲嘉縣北六里至新鄉西北侯家橋入衛是可備考它若由廣武山北經氾口洛口在孟津南達孟津又由孟津郭家灘歷新安伍口澠池洋河圪把嵩白浪槐埧河淩高而磨嘴窩神仙嶺桃闔礦尤陵陝州漁林濤

鄭家屹磙中赤河窩堡而蝦蟆口卧虎灘獅子口尤
迅激乃及砥柱三門東南風哉可上人門至太陽渡
瀝安渡白獅子口下凡十九灘自三十里白岳津至
太陽渡凡四百五十七里又由寶津西達風陵渡與
家口附考
分數最明此與治河防乎與歐陽圭齋河平碑皆
河渠大經濟文字

諸鎮

宋胡康中李忠定知樞密院事以三鎮之堅守也上
備邊禦敵八事其第一事曰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
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
掉之患而宋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屬於承
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扞頭目爲
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
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犄角
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陶黃
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
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後攷
靖康傳信錄則曰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
遂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諸鎮之議寢後
攷建炎時政記則曰六月十四日內降勅書一道勅
河北河東諸路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如能竭力捍
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
當議除其職仍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等加優賞
應租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

行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又詔自今有能收
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勁顯著
者除本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依方鎮法而考其
藩鎮之議寢蓋建炎記係進御及史館檢閱文字與
傳信錄體例固不同也及建炎初之除尚書右僕射
也畫十事以進其議守曰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
栅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儲偫厲甲兵以防
盜賊之患又曰爲今日守邊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
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

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捍抱修城池備器
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衝習水戰
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
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凡忠
定爲相七十五日其所以經畫而措置之者河北河
東尤要當乞置招撫司經制司因河北西路三帥府
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眞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
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
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

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
蝟結號召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撫循爲吾
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處衛濬三郡
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
易衣髮以疑我耳大兵臨之潛間要約必有應者則
三郡不旬月閒可復也三郡復則眞定可圖而中山
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
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
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

失州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
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
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
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
以作其氣訓練服習以致之戰畧備名目以旌勸其
有領兌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
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
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
流無泛濫之虞與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奧有安靖

之勢理之必至也其措置沿河沿淮沿江者又乞置
帥府要郡次要郡曰臣竊以唐有天下貞觀開元雖
爲合下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
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
法壞邊兵之勢强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
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
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
政威柄下移强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
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浚

遂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
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
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據吞邊防以擾腹心
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
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
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
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
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
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

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
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
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
制而假之權將佐僚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
習有變即帥府專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爲應
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
下安習帥州郡之兵可用矣而其擇帥府要郡次要
郡河北東路帥府則大名府横海軍而要郡則開德
府棣州次要郡則濱州永靜軍也京東東路帥府則

青州徐州而要郡則襲慶府登州萊州密州次要郡
則沂州濰州淄州也京東西路帥府則東平府應天
府而要郡則濟南府濮州興化府次要郡則濟州單
州也京西北路帥府則河南府順昌府而要郡則河
陽府潁昌府蔡州汝州陳州也京西南路帥府則鄧
州襄陽府而要郡則唐州隨州次要郡則金州均州
房州商州也永興軍路帥府則永興軍而要郡則陝
府華州虢州次要郡則同州耀州也淮南東路帥府
則揚州而要郡則宿州楚州次要郡則泗州眞州海

州和州也淮南西路帥府則廬州而要郡則壽春府
亳州次要郡則舒州濠州黃州光州也江南東路帥
府則江寧府而要郡則宣州江州次要郡則饒州信
州池州太平府也江南西路帥府則洪州而要郡則
虔州袁州次要郡則吉州筠州撫州也荊湖南路帥
府則潭州而要郡則衡州次要郡則永州道州也荊
湖北路帥府則荊南府而要郡則鼎州鄂州次要郡
則澧州復州岳州也兩浙西路帥府則杭州而要郡
則鎮江府平江府湖州常州次要郡則秀州衢州也

兩浙東路帥府則越州而要郡則明州次要郡則溫
州台州處州也後撰時政記則曰六月某日臣與執
政官奏事進呈劄子議控禦之策大略謂云云僉謂
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得專
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
江南兩浙東西路荊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
郡以臣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
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
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
轄司許以便宜行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也兵皆
有等第惟朝廷起兵馬則總管路分鈐轄都監各
以上條隸其管則正官先行各以次便可一隨
軍其餘不許抽摘刑獄司亦不許差出遇有盜賊
則帥府斟酌出兵會合以相應援不得閉門守縣官
措置兵馬先就近有舊係廝射官兵等許便宜行事
迺而視便宜從事之制殊矣割隸州郡得專制兼裁此
當備范宗尹建議抑使本末交大略建閫閾兼裁
之

宋賢人罕聞李忠定奏議行自一代至明藩鎮之
制愈明當與古今任守論侯論並分千古士衡漢
論此文敘述行敘述定也化作議論由其識一時
時先下千百邁精思理勢俱到而不可易處故也

存研樓文集卷十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弟 師軾學坡 元文東初 編校
孫 繼曾桂林 校字

雜著 一

大人容物受物論

大人之容物受物也廣言之則更僕未易數約言之又惟無以副勤勤懇懇之古昔論士之什宜師古賢宰相而易出在田之利見孟子所謂格君心正己正物者亦指臣道而言故敢以培護人才蔚廷士須爲容物受物之本文不暇遠引請引宋明以來諸宰執

臣之人物莫盛於宋宰相之賢亦莫盛於宋然嘗謂宋有宰執二人焉寇忠愍范文正歐陽文忠而已忠愍澶淵之役何承矩曹瑋荆嗣馬全節之宿將而用張齊賢雷有終之人臣有威望也而用田敏楊廷璋之奇特也而用扈珙宋摶劉濤之文吏也而用不學唯足楊億之文也而用向敏中張詠之遠略也而亦用雖丁謂亦不以李沆故而不用之鎮撫夾河也文正知陝西二州及參大政孫復胡瑗石介之學行也而用李師中滕宗諒孫沔蔡挺之以寬毅敏也而用种世衡狄青郭逵之將畧也而用尹洙蘇舜欽之文也而用王洙宋祁之文而從諫也而用不穿唯足難李用之從亦不以沉介同類而不用也文忠何嘗扁頁眾曾鞏蘇軾蘇轍之文也而中外執政之理學也而中而其他爲廷者尚于安石當從亦以攻其非亦爲雜用邵雍之名而不爲而不當爲也是故與其不容以愛天下之才以用大子者忠愍文正文忠是也

當韓司馬皆號名相而宰欲治平熙寧之世不能不受而爲熙豐元祐不能不受而爲留聖人才用舍著稱者故爲彼李沆與王曾亦宋之名宰相也然以張齊賢之才文同位東府而沆不薦之而夫以張詠之才文承帝闕而曾不乞力薦以自代則非大臣之道也天地生才殷殷然達之文人有得一人焉而足人之生日爲世用矣期乎之不暇乎有以自振至爲天子用而世亦不以不才而疑之如齊賢詠者自不免理寒之歎而况名位資貫遠不及齊賢詠者哉

明季諸相皆齷齪無遠畧時引用一二則猶卒不可以為天子之大臣惟江陵當國於戚繼光李成梁諸將知之而用用之而盡其才猶有忠愍文正遺畧焉而如用他事機斥之則夫華亭新鄭以上之概銓互相傾奪吳縣太倉以下之衣鉢銜相授其傾排士類而唯恐人起而軋之則一也而江陵實敗天下之才功罔遠矣然而誅賞混殽蒼素易色故子嘗謂蒲坂之罪不在分宜下非激也夫亦歎息痛恨於世之有才而不能容者也然則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其容與愛有差乎曰朱穆破車必致千里夫容之所以愛之也而其用則為容物愛物而已矣然則如三公者果可為大人乎曰昔何鍋擊唐古者言當見一大人後郭子儀免冑見之而失子醇經兩子儀雖未盡道是郎當時之大人也然則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夫亦有宋以來第執中之大人而已矣

臣術論

姦臣情狀自歷代史暨古今諸人直士論議詳矣獨劉向說苑臣術篇述人臣之行有六邪其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夫容貌小謹巧言令色世且疑為謹愿而頗險嫉賢其罪遂浮於其臣讒臣而與讒臣賊臣亡國之臣埒嗚呼向之言可謂允切中矣彼有隸臣籍而適符說苑所述者誠微之士曰以為何如人也

名士論

禮月令季春聘名士至後漢循品目犒者太學生三萬餘人危言深論公卿貴戚到門有坐門閭疾不得見者海內希風之流標榜名士爲之稱號其姓氏尤焯赫今考漢末名士錄蓋亦強半比附而諸葛孔明當號漢南名士曾不聞中郎將督三郡不相録尚書牧益州類伊摯緣鵠飾玉之譬也建安攻移曹氏張天網掩八紘雖孔文舉之高氣邁志且猶而埒七子之班與論曰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詞無所假孟介變

而通士送臨所謂學名而中平以後二十年幾駭霧湎之駭鋒亦寢以戢盜交舉寬容少忌多所薦達孟德嘗祿郗慮構遺書曰孤破浮華交會之徒功有餘矣路粹枉狀奏其罪又謂融與白衣禰衡更相贊揚實浮華交會之徒被何朝廷清議亦且寢絕而無所祇蔣此曹氏之深利而郗慮路粹之深錯也王仲宣陳孔璋諸子雖不免埒文舉而一鶚九薦當門則除樹圖則激抑且肯藉其藻采以焜耀於吳蜀王學張虞奏李之上魚豢曰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光澤亦壯觀也夫有仲宣孔璋而不用是不知朱漆之畸愛光澤也有文舉而不用是不知朱漆之參列楨幹也孔明嘗言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蕭秋霜明辰文舉故介峙曹伍而以經國之宗緯經國之議拳拳惟社稷是利介而非以上人通而非以專己而海內胥宗焉望焉斯則楨幹光澤二者兼之而抑亦可以無譬於亂群之譬矣故因諸葛君真名士也自王何祖尚虛誕匪通匪介而魏晉高名之士又一變矣平正元大廢與已名士少有令者當時遂謂名士滅半而百

姓安之不知名士滅而太傅大將軍勢燄海宇矣然則百姓之混然而輔運也無乃類齊之陳成子迎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不而不言乎晉經國不遠比世闇弱而楊準猶以名上不貴官職胡毋輔之諸名士共操羊酒飲于尼於馬廐衛人嘗名士歛錢婚阮修慕之者求人不得泊王承衛玠爲渡江名士第一溫嶠庾亮阮放桓彝羊曼稱爲中興名士而王導復以顧榮紀瞻賀循周玘南士之秀請盡寶禮之縣是衆望翕然定而宋齊復代祀官元矣名士著於

後漢延於魏晉其觭齕之者黃門宦寺不足道蓋能用網羅海內士之智以被浮華交會莫如曹氏能假婀娜鼠竊之術以竊劉與己莫如司馬氏而當時之利於漢魏何如也晉宋後士大抵以詞學名矣不具論

渾含光若千彙爲狀

二陸

吳選曹尚書吳郡陸子依豔疏明臧否着顧三署頗謗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論邁曹尚書陸子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南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傚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有敗遺之禍此者勖孔明所以竊歎於蜀之治謂太分也又荊揚州牧諸葛元遜恪初屯柴桑與丞相陸伯言遜書曰楊敬叔傳述前言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悵然竊獨擊節足下與子瑜兄弟稟命一轍也而各有適以見嫌已亦實其趣而竊其指門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私行皆宜恕略不足縷責復排遂汝穎月旦之評以闢明其門因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

遂相痛詆或至於鬭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巳
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巳不如禮則人不
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
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而三至
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
難以自定況巳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以張陳至於
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
微相責久乃至於家自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蓋諸葛氏深有見于此故其遺論如此此孔明之所以

獨拜許靖狀下而入告先主深陳靖之虛聲流播海
內者其實要皆汝潁月旦之評而寬嚴互用以彌縫
闕之而善全之也王朗與許靖書曰往者隨軍到荊
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是時侍宿武皇
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
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群
賢論天下髦俊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
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
下以爲謀首鍾繇答太子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

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
念孫權了更嫵媚而太子答之曰得報知喜南方至
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
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園濟
仰荀許亦巳足矣是汝南風軌雖蕭園瘡痍亦不能
不心屈而頫首以嚮附之也文帝雖欲破浮華交會
之徒明帝雖詔吏部尚書盧毓選舉莫取有名名如
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司馬氏雖黜鄧颺浮華而良佞
品其習尚在然則浮濁終不可不察而聲鑑亦既非

魏晉曹偉之流則警浮濁者尤不可不發也已是故吾
不辯一一嘆而忘尊元禮文舉

鬻熊

鬻熊抱懷道德善謀政事幽綜造化遠則不遺明暢神理静守以王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老矣鬻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則老矣坐策國事猶未也文王問君子職於民何曰君子將入而旭旭者蔽先開也既入而暵暵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閑閑者民失其教也武王問守攻戰曰由和而可也政平於人謂之文政禮恭於人謂之文禮治入於人謂之文治夫治陳於刑而仁行焉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未之有也成王問興國之道曰思善則行之立教而常行信而長爲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蓋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止述七篇云夫鬻熊之明暢存謀實與太公埒太公鷹揚而鬻熊静守以正裁坐策國事是故齊侯而楚子其功烈雖殊其道揆則鈞也

劉懷珍

宋明帝泰始初除劉懷珍寧朔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攻壽陽時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子勛遣劉道蔚守廬江引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將留直指壽陽矣乃引軍南至晉熙子勛太守閻湛拒守復遣將王仲虯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仲虯大破之於蒸邪山然後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乃乘勝北頓壽陽長邏門夫甚據晉熙不知守北峽關以扼壽山晉熙之衝而令懷珍直至城下襲斬劉詠不知乘虛江東關橫江之虛而頓兵堅城以建安王休仁久相持乃遣仲虯庸將往救晉熙又不參用步騎乃騎用步令懷珍易輕軍襲擊皆不得爲御兵而懷珍亟乘其機而反用之此之謂工於審勢

符彥卿

同光以後政弛兵驕藩鎭不戢有桀黠而反者安重榮安從進李金全是也有疑懼而反者王景崇慕容彥超是也有亡賴剽略而反者皇甫暉趙思綰是也此三者皆不足深憂惟大臣專僭潛蓄姦謀成則爲唐明宗晉高祖周太祖不成則爲范延光楊光遠杜重威李守貞此國家大戚也周世宗崩恭帝幼而又當五代之季豈能無變哉張永德之罷都點檢懲世宗之深慮也且又安知彙囊中木非李重進輩

陰置之也邪而淮南復懲忠武而出之也慕容延釗韓令坤控強兵河北而名位未極惟符彥卿累世王家一門二后威名聞四夷而帥魏博久不代當是時彥卿不有天下卽太祖耳此所以太祖付之兵權而趙中令力止之也太宗夫人親彥卿女太祖曰彥卿不負朕夫太祖非果信彥卿也亦思從珂敬瑭于唐室何如人哉且令太祖不受禪又安知不早有楊堅者襲周武帝後而代之也邪彥卿旣俯首弭服而周之信臣宿將成德郭崇徙平盧晉州楊廷璋徙邠陝

州袁彥東手監軍西京向拱治劇泄辭伎不德治丹州王景在任館龍非其耆老卽鞭笞使之而無敢爲而彥卿亦委政牙校漫不事事矣嗚呼李重進李筠之不爲尉遲迥而爲沈攸之王琳而死也固也然而彥卿之不爭於筠重進起兵之時者何也不爲延光光遠此彥卿之智也意當時太宗必有所以調和之者而亦韓信終不奪我齊之意與其後諸帥迭徙惟彥卿與拱留鎭者彼十年拱守陪京固無能爲而彥卿豈拱比哉及開寶二年楚蜀剗平國勢大定武行

德王彥超等皆入環衞乃始乘征太原之威徙鎭鳳翔則宋之所以控御而防制之者概可知已不然豈其待彥卿府至使士兩伺動靜而史頗以百口保之也邪故昔嘗謂中令有大功二不取北漢不付彥卿兵權是也

策變法老

張齊賢

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太宗賜一榜甲科及第初謂者授京官通判非爲張齊賢也太宗狥文學晚科累人思怨謂我所得士異日必感恩効死若甲科外舉進之常調且三二十年不得其力而齊賢親先帝付託又幸而與是舉此帝之假以爲名而盡賜之也其後訖至道終二十一年之間多被擢以及咸平畢德新進鵲起而柄國本兵者前後相望甲科第一呂蒙正二相齊賢再相李至王沔溫仲舒陳恕王化基至參知政事張宏夏侯嶠至樞密副使大槩不十年或十數年輒致身兩府皆是開寶以前之甲科恩例與咸平以後之龍飛第一人恩例而有是乎哉其餘侍從卿監如呂祐之許驤臧丙徐休復韓國華章度不可勝數而太宗且以爲是我之私人也而育決意用之豈獨一齊賢哉道中令薦齊賢於太宗未用中令逃河南縣吏贊太子少師李溥事且副陛下用齊賢齊賢異日感恩必甚於此太宗大悅乃大用夫苟以太祖之命而至恩溫及一牓而用之也又何俟中

令薦翊薦之而未用哉嗚呼如中令者可謂善薦士者也

宜人選舉志

寇準論上

澶淵之役三路都部署王超屯四十萬兵于定李繼隆東面排陣使石保吉西面排陣使周瑩部署貝冀秦翰都部署邢洺王繼英馮拯陳堯叟在樞密而高瓊畢扈從是皆足與辦契丹乎夫超之逗撓也前一歲嘗敗于望都者也繼隆之不任大將也嘗敗于君子館逋于靈環者也保吉璨皆庸人而欲以當傾國之敵且是時所恃者超超與桑贊皆頓兵不進而寇準曾不少慮何也曰契丹掠深邢輒去攻威虜順安定又

輒去而遂大窺貝魏是避四十萬衆也冬十月乙未詔超等赴行在十一月丙子帝至澶南城衆欲駐蹕準請超屯勁兵中山扼其吭繼隆保吉分大陣扼其左右肘何疑而不進則是超尚未至也而駕渡河矣夫中山者其澶淵之虛聲也然則契丹而卒不和準遂決一戰乎曰車駕野戰是高梁之役也冬極寒而戰是君子館之役也數千騎至法宜稍迎擊之度大衆必不爲而契丹又利于速戰準之算曰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夫張凝田敏魏能楊延昭者是

澶淵之奇兵也超請兼護四將而朝議以牽制不許凝敏抵易敏俘獲萬計延昭破遂古城知府州折惟昌亦破狼水砦而幽朔內擾矣此所謂敵兵合而使分欲戰而禁之使不敢戰者也然而德清破京東河北擾準之堅守者如之何曰曹璨鈐轄三路李允則都監白守素鈐轄鎮定屯靜戎敏屯北平能屯威虜凝屯保李繼宣屯邢趙劉用知邢馬知節知鎮耿全斌知瀛安石普知莫屯馬村延昭部署寧邊屯靜安孫全照副王欽若部署天雄王嶼知貝李延渥知瀛

州劉知滄丁謂知鄆兼安撫鄆齊濮張齊賢知青兼安撫青淄濰謝濤知曹劉綜盧琰轉運河北王能城所而知澶者何承矩也此所以守三路京東也然而別將且爲寇應而入也則如之何曰雷有終部署并代高繼勳鈐轄宋摶鄭文寶轉運此所以守河東也有終自土門赴鎮嗣自滑彥轉貴赴行在琰自定先赴行在將士用命列城堅壘旗鼓千里不絕而東西陳分扼之貝冀邢洺又分扼之契丹攻北平威虜順安敗攻定敗別將攻岢嵐又敗攻瀛大敗遂攻冀又

遁進不得乘河冰退則鈔掠皆在馬上師老氣竭雖撻攬無死豈能南向發一矢哉是故準之功不在决策親征而在爲不可勝以詃敵之坐屈也然而準相財五月而成功者何也曰恩使人懷威使人懼多許人官以爲恩一也用人不以次二也所薦多智畧士雖雷孝先丁謂不遺三也此三者皆宋之大臣之所深避而準毅然爲之李沆曰如謂者可使之在人上乎然沆卒準相而謂輒鎮撫夾河是沆不能用謂準譎才以禦西北而準用之也枋國者出欽若易用謂

難謂兼任奔走同州隆保吉胥鈞掫狄勳奕然而譜者曰孤注而卒不得與流繼隆同配享何也嗚呼此忠臣志士之所爲氣結填膺者也

寇準論下

琛允則諸將非槩孫準議握準未相帝爲戰說繪圖日彥升咸定南使能延昭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非準計也曰諸將才者任之不才若遼其才者易置之楊嗣部署鎮以老命凝代張秉知澶以步將署從潤命承矩代全照代葵天雄凝能斂代超屯定凝延昭全照迭代而敏延凝不代也戰無常形陣無常勢諸將執之而敗寇偷變之而勝帝得其麤以護邊準得其精以挫敵凝兵六千敏五千延昭益兵萬繼宣

守邀蔽西山而延昭同普扞東道凝敏扼易名光邏而延昭深入是故準之置將也當其機執其要而已論者之曰承矩知滄一也延昭益兵二也敏北平三也有終命出土門四也謂秦安與濮五也然則如此者得任曰劉師道二司同起刱権齊馬應昌濮張成賢秉繫河濠王榮巡檢南岸許均捕盜濮盜夏守贇巡檢駕前杜彥鈞護月城夏守恩張旻張恩鈞許懷德等往來指使而守贇者張環也秦翰浚城溝李神祐壕砦閻承翰等分屯排陣鄧守恩巡行河濮韓守

同提翊而衛絡欽扼澶浮橋行宮使扼橋要機一也畏北高瓊御劍內臣要機二也然則德清易為破曰張旦力戰死所以守德清也延昭敵戰幽易所以守北平寨邊也帝戰澶所以守東京也然而趙德明乘虛而入而王均輩且叛也則如之何曰趙賀高覲八人安撫向敏中知永興張詠知益然則兩輩得賴曰謂可邊劇不可省臺閣起任布可濟刑不可樞輔準嘗薦錢若水友王禹偁張詠楊億而善嘗瑋使準相詠樞密億參政承矩延昭瑋三路部署雖無靖康禍可也

此千古治平要機非止論宋一代也行文類管子孫武子〇次篇補前篇之遺相為表裏

書論事論後

歲癸未予嘗讀忠愍公論析上下篇以力破孤注之說茲復錄忠愍論河事宜曰臣伏奉聖旨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臣伏覩邊奏戎游騎已至深州以東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掠打劫不惟老小驚駭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

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直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得孫張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遠張得犄角之勢一候駕兵士衙屆宸居固不可與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

軍至貝州兵馬大猖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爲一賊攻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抽起定州兵馬二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前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于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抽至洛州以東方可理得賊勢假或乘之兵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疑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會合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掇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或恐萬一定州兵馬破賊戎

於鎮定間下寨抽移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擾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若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擘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抽向東傍城寨牽掇如此則賊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長驅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戎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即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有臣所列幸可乘無奇畧即承清問合罄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

詢訪彼賊戎頭之糧糗相茲將臨之衆必擁首尾之變豈敢不徹天聽但圖深入外亦慮其回掠須至邀截防虞須資天聽伏增戰懼此較宋史尤爲詳審蓋其所妙運者全是術外之法匪直可束定州威虜那治天雄軍兵馬以微機運之而即渡大河駐澶淵亦所以爲會合士馬控扼津梁可前可却左顧右顧之綱要也妥附載于二論後俾千古之能臨大事好謀而斷期有成者克遜察前喆經畫焉

耀先曰一著不錯一步不亂錄出要機亦是千古筆未經人道者也上二篇必得此文而後明請上二篇註此文可謂此文註上二篇亦可

宋高宗上

建炎元年五月戊午後通問使傅雱曰以二帝也紹興七年二月庚子後奉迎使何蘚曰以梓宮淵聖太后也紹興十二年四月丁卯皇太后借梓宮發五國城而淵聖不歸帝猶可辭乎曰無辭曰十六年九月甲戌何鑄祈請國族二十一年二月壬戌巫伋祈請淵聖及皇族二十一年五月辛卯淵聖訃聞甲午詔斬衰三年夫帝待淵聖曰斬衰僞也雖祈請亦僞也請繇八年數之十一月丁丑詔金還梓宮母兄親族張燾胡銓進和議亦曰淵聖可歸而九年正月丙戌王倫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交割地界使不及淵聖一也十年正月丙戌莫將充迎護梓宮奉還兩宮使又不及淵聖二也十一年十一月金遣蕭毅來帝曰今立誓當明言歸我太后不然朕不憚用兵故何鑄進誓表前請歸后是緩徽宗梓宮也奚有淵聖三也十二年四月甲子朔孟忠厚迎護梓宮使王次翁奉迎兩宮使是時五國城未發也而淵聖不歸四加爛照四也曰庸知兩宮非淵聖曰勢節后九年六月

節是月右已詔金而命使先上有六日勢節梓宮又同太后就廿日并可知也奉迎曹勛使若此奉迎使可知也是年八月梓宮太后至越四年而後泛請國族又五年而後請淵聖是時八年紹久而不譬而姑假此爲名耳金假果肯與否未可知也何鑄名請國族而使事秘不傳庸知非淵聖歸道閉之塗邪左也伋請淵聖兼請增加帝號且請不許歎止六也虜則一曰詭明詭誑而正朔僞行大朝會禮且諸吉禮皆舉七也二十一年六月戊辰徐嘉賀金遷都不請淵聖梓宮不問諱日八也曰是時帝懼甚賀遷可請梓宮邪曰二十一年四月戊子洪邁賀金主郎位時用敵國禮矣又不請何邪曰邁可請河南地獨不可請梓宮邪九也不知朱后何時崩淵聖太子諶北地又生子詔帝無子不議迎歸奉祀祐陵一盂飯十也曰所請可乎曰議和非也議和而不祈請淵聖皇族爲非也故帝大罪三曰淵聖崩于金臣金殺少保萬壽觀使岳飛

宋高宗下

帝忌淵聖歸信乎曰信苗傅叛言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之欲降帝皇太弟皇太子專皇太后一也范詩誠孟忠厚誣與隆祐太后密養淵聖子夫太后擁護功度越古今母后詩小臣非窺帝旨何敢覬及此詩獨晉湖州踰月太后崩而淵聖子本末不竟也二也金虜劉豫揚言關老閒諸女皆至少帝來此論者曰是欲復立淵聖也按豫求宣撫因趙氏少帝出號哭存開達遇女何不自實而歸三京陝西

議實撻懶主之秦檜歸自撻懶軍故七年十一月議歲八年正月壬辰再復檜右僕射稱臣乞和三也帝再使金淵聖進付帝以諸媛以慰之是太后不樂帝行也太后欲雖皆安郡王之立廟知不阻淵聖歸四也別史載太后歸淵聖乞太乙宮使雖不必信然曹勛嘗述徽宗御衣領中書令微達太后書和議後南北信使相望而淵聖詔不一達是帝惡五國城信也五也諸王附北無一人還者信王榛亡匿五馬山皆舉兵乞援帝密令馬擴幾察榛壯謂擇日遷家奴伐其謀夫遷京之詔不出于宗澤一表而出于汪黃遂使榛無援致敗不知所終其于淵聖可知也六也令取趙彬等謀洪皓言宜告金使淵聖及皇族歸乃逃張邵言金有歸淵聖及諸王后妃意皆謫外郡雖頻檜忠不免七也二十一年金主亮命高景山王全日朕宋宋必不敢殺女全見大言曰趙桓死矣不即斬且欲俟金使去徐議葢帝重愧于金而金尊用若制之八也故曰帝之忌淵聖也信

嚴而活

秦檜

秦檜逼金易謚曰何㮚等同拘而檜獨歸且偕妻王氏也歸倡議合金使也曰請廣之曰兀朮遺檜書謂不殺岳飛不克和一也曰檜必不泄兀朮書指殺曰粘罕至淮上檜為草檄室撚見之後語洪皓符離檜夫檄可草書獨不可通邪二也莫將韓恕拘於涿綿與十一年六月兀朮求和縱之歸夫將姦人也宵附和議賜第躐起居郎肅知不附兀朮書而檜始決意越月輒罷飛樞密邪三也十月乙亥劉光遠等還

戊寅輙下飛獄四也十一月壬子金審議使蕭毅入見乙卯何鑄報謝鑄嘗爭飛獄命鑄且決殺飛是殺審殺飛議也五也趙立鎮撫楚泗漣停獲檄發建炎四年金久攻楚九月戊辰楚破十月辛未檜始歸漣水軍是擇立也六也檜歸自撻懶軍劉豫亦上撻懶檜親黨鄭億年事豫後歸朝擢資政殿學士是始豫歸倡議而擢其泄也且豫僭號後二十四日檜始歸何邪七也檜受學汪伯彥伯彥子名錫檜死黨嘗挑於金得還蓋伯彥使人贖之肅知非仰檜邪八也建炎三年十一月戊午金陷洪州撫袁州守臣王仲山仲嶷皆降仲山檜妻父也且檜既至淮上黃州淮西鄉肅知檜及妻不隨金軍過洪約仲山等降而後偕遁之湖邪九也曰是年九月丙辰張邵使金邵還檜於沽十一月辛丑金人自黃渡江檜能遂至黃邪曰虜急騎可至不然書可遺之不然後一月兀朮犯建康破溧水尋毀廣德軍破臨安且溧水在建康南馬家渡師未敗而縣先破臨安不取不江道而徑廣德軍檜家溧水廣德間肅知不作鄉導而飛時六戰皆捷

又肅知檜不用此數之也

不第史冊舊案全用慧眼精思罔向勘鞫非莫須有也南山可動此案不可移也一面照妖鏡

趙元昊

賀令圖康保裔之沒靈州之陷王則之叛儂智高之入邕史皆書曰惟將借死不曰書是月而趙元昊反自三大敗以及秦門三川豐州之陷麟府之侵削不只雖任福白豹之克亦不曰是史不詳日也其不詳奈何還師撫叛一也朝野禁忌二也史官隱諱三也何禁忌契丹甚明開封之圍也周主血戰至張清與請急渡中原同年相曰已痛哭當揭矣君何事既而審之則安也商惠咸憤死呂平被逼州相有門生私

問者大怒曰賊已還矣若新進小臣何與此役而賊矣至宋自景德以來甜豢驕情惡言兵革仁宗雖恭儉而寶元康定間宰執環士遂皆得冢宋庠皆戡經國略極踏自王德用能夏守贇王殿前尤號書傷偷且久安而攤機務之泄甫平閉密拒使天下不得聞不知問者之提於枹鼓也夏首須二人降嘗彌言補借存職賞薄宰相初不知也弱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是時呂文穆三相且若此而況聽不及文移位不任三府者哉密院編修送史館皆除授常務

兵仰大敗史館安得詳知日錄之安得書此追修者所以皆不曰也或曰清澄之陷不曰揚業之沒日而不較獨不曰也曰不曰史失也八年概不日月史失也元昊納款日稱臣日部因沒日失史何嘗失哉然則白豹之克不日張亢柏子兔毛之勝并不書何也曰小勝亦不使人聞且宋之大臣之尤重機務而其懼也甚也懼愈甚則敗愈敵而一日不相而不得當是時使素非仁宗平夏財力有餘而范韓龐張不捍邊嗚呼其亦殆矣然則鎮靜非與門鎮靜而備不至

是鎮靜者禍之階也元昊契丹戰河外范仲淹請發兵杜衍富弼曰契丹必不來自今言之衍弼得而仲淹失然使遊騎至何以禦之是故仲淹有任邊延救之原之則緒議發兵而衍弼謬詐與宋庠請修通問淘失也遂起無由則其始也大子余人問靖康元年十一月丙辰欲令史官無得專此十九日之事之極可悲涕者也

翼貞

晉書趙至字景真代郡人論議清辯有縱橫才與太子舍人嵇茂齊蕃友善及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念將遠適與蕃書敘離並陳其志今書載文選晉書稱茂齊康兄子也康子延祖紹家集趙景真與從兄茂齊同年相親州辟至遼東從事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然則此書之出呂仲悌安于魏晉間人業已胥傳矣按嵇中散集與呂長悌絕交書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

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繇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繇吾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繇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阿都者嵇康集錄呂安字仲悌小字阿都康與山濤絕交書所謂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者也孟呂巽字長悌東平人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昭康與巽及安親善巽淫安妻徐氏安欲告巽遣妻以咨康康喻而抑之巽內不自安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嘗從自理辭引康康義不負心保明

其事與巽書告絕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太將軍昭因此除之此昭之所以乞易魏爲晉而康之所以武夏侯玄列也然而微釋書義則安之烈志又度越於康此康所以每一相思千里命駕而世傳稱呂陶陶求久也晉干寶晉紀太祖遂呂安遠郡在路作書與康晉戚條絡晉言安妻美兄巽報之內軼咏安不孝從太祖從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告太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然則此書之屬仲悌晉紀皆書業已先唐貞觀時御製晉書而朗次之參李

善文選注二說不同故題云嵇蕃而書曰安白李周翰曰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嵇蕃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此前賢數眞之指也而或謂榮曜豔色諸語擬康差不倫夫康娶魏宗女而列籍中散大夫又力能奔走太學諸生故安始及之且以激其疎傳而所謂大丈夫之變桑者不存也鍾會語司馬文王昭曰嵇康臥龍也公但憂康無憂天下也又毋邱儉諸葛逆再舉兵康實

貞閒之康不死魏不必遽亡而能伏佐康者惟安故有大丈夫憂樂之說吾嘗謂康安有魏忠臣當與泰初同傳非阮籍劉伶向秀輩之所可倫比而世傳嵇阮狷狂者此未免數眞恥即安遇母毀妻誣康言謂與先首服巫安則亦非其眞而猶明之鐵錚二女鄭鄭杖母也是故阮籍宜入晉書嵇康呂安宜入魏志爰用漢承相晉處士唐監軍之義例以貞厥變而特書爲

此文有功名教文法尤變幻不測

中貞

長平殷深源浩累辟不起屏居墓所幾十年當時擬之管葛曰深源不起其如蒼生何蓋先謝安石而有斯語也及拜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力抗桓溫而以山桑之敗邑邑被東陽或謂處士純盜虛聲而亟當事任既不得同於樊英或謂陳濤斜類山桑而譽流王佐又不克比於房琯迄今千四五百年而猶論者謂好譏議者猶謂與終身俠樂之王夷甫為伍而辭尤甚焉嗟乎久而受抑未有如深源之甚者也深源爲

揚州收召名儁當王羲之之從護國將軍也遺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吾不許之手跡猶存縣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僕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而

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執事訖不行而深源之降心於羲之則已至矣頃迺擢遷謝尚為劉惔求會稽深源答書因與長標同伐異使之大者嘗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此[illegible]嘗書空咄達容宜肯自其專固之性不可岐轍覆而含辭委遂抑未必庸謬誤也深源參綜朝權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遺書戒之深源固不從及將北伐而安西將軍謝尚為督統姚襄叛敗羲之復遺深源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不言也自寇亂以來處外內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

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還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深源遂行至圖山桑

再舉而竟不復振此北堂書鈔載羲之書下官勸令
畫廉藺於屏風者也羲之時又牋會稽王曰古人恥
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
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
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
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
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
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
暫勞之獘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

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
便當因其衆而節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
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
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獘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
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
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獘不已
此封內所痛心歎惜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
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
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

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
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
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
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
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
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繫決在行之不可復
遲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
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不
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寔爲殿下惜之國

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
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
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
矣既竟爲北役勤恐而之皆通帖令便極言於相
并與殷浩書又帖言書未役令得相殷軍書云自來
將連者當侍爲事自背足衛閒滋及交關忠告而不
得渡大江以北竟不宜發兵使淮陰屯田壽春重
鎮恒類王丞相出將時淵鄴歷陽南沙危迫勢而無
以爲異日三內兵公山戰勝攻取之基且夫長淮不

寇則大江之險與寇共之此亦古今戍江北固淮南之通議而千里饋糧抑又何者行師之所宜舒書不得以有門而曰爲陳蹲而遂棄之不救也深源移揚州朝廷恒崇樹之以抗桓氏溫深不平又引援荒人所立功於豫各尚書左丞孔彭祖駁當爲揚州別駕遺書曰當今將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居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觸猶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其亦豈在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曰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

可寒心古人爲政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爲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可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深源遂爲

之而疲聖體虛府庫此抑足微時事之難而綜畫之未始不周矧至若荒餘降附亦可謂宜接之而雄寇未可謂宜拒之而不接也深源初屏居墓所都督荆益六州庾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且遺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托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

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深源猶固辭不赴則亦未欲以身爲宗也及當相劉道生屈於桓溫曰惟此與君共濟艱不則司馬軍可故是束之高閣之旁從雖嘗以殷洪喬爲事遺兄督江揚二州

冰書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助力之益亦似孫
有佳兒又曰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
豈以小小計之而軍府樹置克有定屬蓋桓氏之專
朝庾氏寔啓之王氏謝氏養成之而深源故不幸而
以孤根當巨斧者也及後安帝時順陽范長文宏之
為太學博士議謚謝石襄墨文議深源宜加增謚時
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僕射王珣雅附溫三怨交集乃
出宏之為餘杭令宏之嚴會稽王道子曰與浩年時
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

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為之犯時乎主邪又曰桓溫事
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省臣子情豈
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鉗口未有唱言者是
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
暴揚桓溫之惡翻感其提援之恩懷其入幕之遇又
與珣書曰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
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險以之雖受屈姦
雄心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于其心不獲以已
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

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
懷卻已之小惠欲以幙府之輕節奪名教之重義於
君臣之際既已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
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宜其義聲寔
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
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
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頹此忠臣所以解心
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又曰昔子政以
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氏先典既已正其違厲

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慨
恨交集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辭雖亮直以桓謝故
託不調而史臣曰宏之立論不避朝權取石抵溫斯
為當矣乃千百載後持論者猶復云云是為桓溫桓
玄報仇也蔡司徒道明故嘗議尚書令刁協曰自頃
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涖台司若先自壽終
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贊贈不失以本官殯葬
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
明忠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假令深源雖容今盛不

失作王褒祖何次道而以桓氏貽下百禩此足爲
附權豪則逸樂終其身且有令名抗權豪則終身窮
顯竄死而姦黨且向四海且歷歲寄排曲護不少釋
弭憾乎顯功德者盈朝野而守道之士之奇不槩見
於天下也抑深源嘗道謝萬石爲曰文理轉遒成殊
不易萬善自衙挹拔有時譽及臨司豫兗并四州軍
事羲之亦嘗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
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
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繫
運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此大指與誡深源同
節儉寡欲合羣聲之誡而其規桓溫也曰謝萬才流
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
之氣以俯順荒餘迹是違才易務矣亦與溫論深源
朝廷用違其才之指前後若合然而深源辭不得希
風管葛要其所終其猶當在謝安石之上非萬輩擬
埒而吾所尤惘者抗桓氏之大節也夫宏之故嘗曰
殷浩忠貞宜家顯贈

論深源而許其逸少書則深源之得失且矣逸少嘗謂
深源確遜逸少負荷海寓逸少要不違深源謝萬相
爲吏部郎嘗與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
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
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
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
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
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

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
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
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
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蓋明道苑懷雅操也不
爲深源之出則爲逸少之撫掌其志於斷世一也
客嘗語逸少書說太真第以謝安石一等人也直
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其操
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而爲書名所蓋後
世但以翰墨稱之爲累大哉而不及其宗者之亦

復不爲人役也

遲少殷侯帖二其一曰昨送諸書令示卿想見之悉殷侯必行義望雖宜爾然今此集信爲未易卿若便西旨良不可言其二曰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承無恕意既而意謂速思順從或有怨理大小宜盤桓或至嫌也想復深思此二帖皆宜考又帖曰得孔彭祖十七日具問爲慰云襄遲還爲是反善之誠也於殷必得速還無復道路之憂此者尙懸悒得其去月書省之悲慨也蓋孔彭祖嚴殷深源臨揚州皆爲

別駕深源爲中軍將軍北伐時羌帥姚襄降深源以爲驍將軍劉啓守譙還襄於梁襄遂反深源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此似指其事也又帖得豫章書爲慰想以具問昨得都十七日書賊遲還爲憂不攻譙是其反善之誠也但殷生得過此者猶令人憂則諸處分猶未定羊參軍旦夕至也遲一一此殆同前書又帖殷廢責事便行也令人歎悵無已此殆似指從東陽事前云處分猶未定此云廢責事便行足本可以不廢責也又帖云殷生得恢同大事數謂

生書但有榮耳云彥仁或鈌宜城甚佳情事實宜令有云想深復征亦也又帖與殷侯彼此格卿取又帖與殷侯物不當爾不可不卿定之勿疑此皆載張彥遠法書要錄又宰相安和帖宰相安和殷生無恙時面兒當宜兒懷黃長睿曰宰相安和帖乃都悟書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都首帖語而結字實近世僞作附考

魯仲連贊

一見而田巴僵大駒之不受羈也片辭而聊城下何矢之不脩飛也排難解紛輕世肆志羅彼耿耿者聊以發中之憤懣而瑣瑣哉又為盡心之瑣微邪若乃長平剡破邯鄲內閉孤者未壯鰥者若僂而秦以累百餘年之武乘坑四十萬之銳如河斯決如華斯摧夫且僕妾大臣烹醢梁王剝圍城之不且久下者幾希此晉鄙止壁垣衍帝秦所為窮於事而嫺於律工於計而審於機也而是時先生遨遊趙不避險不除

威公子賄賢衆客安在日吾請責而歸談者不敢躊躇主者不敢依違遂使秦軍却者五十里周許續者十枚天地昏而再日月晦而再雖然則東海之蹈西山之餓意庶幾乎夫豈龍斷戶口樗杞鄒魯乃忍食犬豕之食衣虎狼之衣而世以飽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信陵君贊

念不獨生乃𢌿趙亡是心也可以却秦軍可以弼魏王可以全活邯鄲可以安危大梁可以奔走侯朱毛薛可以摧絕黃昌原嘗是心也晉鄙制師而不能怨如姬劾死而不能忘黃河迅決而不能徒函谷牢閉而不能當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暴秦夷閫不加損炎漢守家不加張是心也宇六合亘八荒蕩兩儀昭三光豈直公子也彼約車數十乘大哲抱關之後勁賓擊酒徒之前行可以續李同傚唐雎激荊軻而笑翳陽者也

平原君贊

讀書范雎傳兩言繻之綺紈揭諸衛衛曰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

孔北海贊

先生文士不以康成詗諸而不崇也先生志士不以伯喈戮辱而不恭也先生濟蕩士不以正平太放而不復其歸也先生高潔士不以根矩太孤而不用其賤也若乃假孝章之不永爭伯皮之不容客儉也而斧鑕禮慈也而安鄴北則王劉後進也而不憚拆年跡南則張虞達地也而不忘寫憂悰其拯患也匡直備札夫且鐵構而金墉其好士也匡直口舌夫且巖鼓而餘鐘其豪堤也大殆不盈樽之鄭泰而其斋走也夫又不入獄之何顯著聞之工媚者工懺善柔者孱退夫惟中眾所聯而不爲苟異夫乃外有所激而不爲苟從太傅日彈不可封也大夫郗慮不可逢也簡再雙而燃烈玉可碎而琤琮而義不可不赤如國不可不鈕因也此光明俊偉贊先生者曰如龍而鉄欲磊落擬先生者曰如松也且夫昭烈皇帝之敗徐州也尊爵廣地强兵勁騎而衰衛蹈壽春日不聞世有劉備嗚呼何其肆也當其相平原也沈淪困躓附託候何而帝望北海曰乃知世有劉備嗚呼何其穗

也此先生之所以為駿雄而術之所以為張浦也

存研樓文集卷十一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洪肇楙錫光　編校
　　　蔣汝夏楚頌
姪　兆豐樗夫校字

序

山西通志序

欽惟我
皇上以精一執中之傳綏猷建極而具業隆
大氣者寬上符於陶唐氏之文思有虞氏之文明啟

隆教洽庶績咸熙萬國咸寧爰
命儒臣纂修一統志歲戊申復
命直省督修通志詳諭撰務俾（纂）（閱）用以覽職方
之圖而廣外史之掌甚盛典也維山西　神京右輔
近古平陽蒲坂地其上溯唐虞歷事旁綜歷代治忽
隆替以迄　興朝英彥蔚起勝實樹駿流鴻胥許次
欽編而宛對揚
聖天子之不顯休命者視它行省尤夥臣某謹謝狹
識學家

聖恩巡撫茲地又兼理提督軍務誼應將其趨事赴
告布政司臣某議按察司臣某提督學政臣某佐之
爰是敦延耆儒蒐訂（經）籍芟浮辭覈（實）蹟祛綺語準
（史）（例）譌誤者正之闕佚者補之二事而彼此並見者
互併之二地而東西錯跱者分紀之綱舉目張以挈
其要郡居州次以協其宜庶幾少克副於（通）（例）之
旨晨夕罔暇獲底成編凡為類得四十益前志三倍
有奇關隘兵制增十之九水利馬政古蹟增十之八
學校山川田賦封建職官寺觀增十之七星野疆域

鹽法祠廟選舉人物雜志增十之六餘皆增十之二三
四複益經籍遺事武事辨證四類附人屯田漕運錢
法氏族等又十類有奇申繹掌故推闡義旨以（史）釋
（經）以（例）約（史）舉典必可徵諸（事）徵事必可指諸（通）而
凡辭之玉巵無當言之河漢無極者皆在所不取雖
仿宋明綱纂體例存一二亦必識其流別以俾條屬
大士編校者無或至嗜浮辭綺語而不適於（用）此則
臣習聖之誠惓惓之志也夫彰往所以察來監古所
以憲今鄧林之楠非以侈名材也而其任奇於構棟

于闐之玉非以矜華飾也而其典秩於琮璜載籍極
博浩如烟海而通志之體凡隸屬府州縣又必彙人
與地而古政之合道與法而皆範之是故關其邊腹
山川阨塞要害之勢則凡五原六鎮斥堠屯戍以暨
太夏山河句注飛狐羊腸孟門風堀天橋防汛控扼
皆可坐而得也按其軍府監牧士馬之數則凡河東
河中昭義大同振武天德諸節度鳳州二監以暨西
南西北路之統司揚和之軍門代北之河寺道制遣
址皆在也核其田壤賦稅戶口版籍土貢物產之數

則凡括地墾田代田露田之則九等以暨租庸調兩
稅之更新茶榷鹽則之沿袭皆可按籍而徵據焉
而然也校其建置沿革之始城池保鎮廨署驛關
津亭傳道里之詳則大為冀州為并州司州為河東
道河東南北路為西京冀寧晉寧路封守四千里以
暨有衛拱定襄之皆偏皆挖武川之阬新設嚴鎮鎖
鑰今昔皆可方丈圖之指掌計之也稽其風俗貞淫
學校因剛名籍繁約之數則夫唐虞之比戶可封唐
魏之憂深思遠漢晉唐金文史紛綸冠冕海內以暨

西河河汾涑水晉城下迄河津學士石州學正執訓
鄉約之規條可牧可驛可行可濟備也敘次其理學經
學勳業忠烈孝義高隱文苑藝術之行實則凡紀乘
所書皆素所寤先賢耆舊高士列於傳名臣言行著
於篇以爲珍翰藻於寓賢標芳徽於女史者皆可激
揚風化以振鹿洞鵝湖之學規而刊郡省州府之甲
令也掘論其後至正轄牧尹監宋曾秩政治之蹟則
凡叔在前編者皆史傳師資也若夫家譜職祿有志
而可占一皆之是經涸俟獨加廣達爲河渠有志而
可定西北水利之肯要爲蠲政有志而可畫關中之

法總青白黃紅之箴爲秩祀有志而可肅紀 昭代
祖嶽之鉅典先尚之隆儀以暨汾陰之源流漢晉之
英烈爲封建氏族有志而可徵累代冠蓋之盛遼策
有志而可徵唐金狩日之盛爲古蹟墟冢有志而獲
澤同遊首陽偕隱千載下可尚友爲伽藍道院法苑
真筌有志而雁門淨土之叢宗永樂金丹之總派皆
可鑑其滿而發其洞爲武事以明關隘兵制辨證以
明治革人物遺事則追蠡之思雖器物必錄雜志則

軒軒之採雖伊淺必含而復繼之以文爾雅辭也或
之因詩而綺語也蓋所謂彰往以察來監古以憲今
者於是乎皆可考焉臣幸竊生明備之 盛時班名
作之末既擬充見聞斯附獲前哲典籍於而戴可後
諸事以徵於而得以搭諸賢則臣愚陋之所宜殫者
竭於茲編有車轍君此臣既以自勵而又以勵薦臬
郡縣諸臣暨一省人士之尊所聞於家俗而行所知
於 廷獻者也如勞日集之爲翁林發之爲談藪達
擬於山經水注下等於齊諧虞初則竊思古之自名

一家都爲一集有體與通志相類者亦止傳判晉益
用史蜀南宮南郡南徐州記吳錄會稽典錄諸編已
淵而其以志名者亦止傳華陽國志綦章舊志滿皆
志范川志以晉陳留陶州人物志已爾至若汾晉分
疆龍門而降號多文辭而自杜機上黨記王松年三
晉記外其見於隋唐書目者亦止傳太原事蹟雜記
並關錄以暨永寧公狐梁公諸記傳其見於崇文總
目者亦止傳龍門王居年角山記鹽池錄晉陽見聞
要錄以暨温公豐公諸事狀差可備通志裁酌而明

奉修一統志又繼修通志非不備閱金石摭摩歲月
亦止傳楊慎之於蜀黄佐之於廣薛應旂之於浙陳
沂之於齊馬汝驥之於秦魏家之於楚王宗沐之於
西江猶可觀覽至山右一編自胡明二琳使後惟朱
彝尊李氏名播藝林而崔山遊歷既求滿品尚不敢傳
亦淆渥原則猶似非其所予定者爾夫以一代之典
一時之才亦既殫力成編而或徵漏而不關於史述
浸而不要於紀人不足以詳地紀法不足以繫治
乎辨者猶餘而質之於金則耕辨音學其而施之於石

則譔則譔雖蘇琢刻之工詞翰之美而於經傳經冊
務又奚補哉此臣既飭滿泉郡縣諸臣暨三晉人士
而尤不敢不自飭其實以務歷稽詳考暨諸臣纂
業以茲編較之前籍則之不謬毫釐如權衡之不差
銖黍坐言起行斯可契合前仰贊
聖天子協德齊度之至治者也臣既命啟剞劂工竣
一統志館臣採擇用復恭書簡端辭無瑕飾祇叙厥
首末以之所以仰報
聖恩者亦庶幾三復茲編少效涓埃云爾謹序

源洙曰庚戌歲源洙從舅氏適晉走邊戶月中幾
閱一載其所土草山川關隘驛道兵制等類搜奇
抉奥洞視千里其高下險易之勢遠近廣狹之形
以至歷代經制之得失利害其所以指畫經營者
縷悉如掌源洙等不能贊一辭又以歲久先舅閣
二年餘全書告成舅氏旋返而原草散佚不可復
覩侶出家兄思孝受業舅氏其敏好古從事金石
者藏二十歲收藏在晉諸儀頗備癸亥來宜于行篋
中獲觀此序如登百尺樓撞萬石鐘四山皆震
動蛟龍伏而猿鳥飛也昔李義山韓碑詩云湯盤
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又宋人詩云千載
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夫辭尚存則碑亦
不朽序尚存則全書可知矣思兄遠來卒業梓傳
此序于三千里外其視玉溪生輩之歌詩咏嘆豈
啻萬過之顯晦識者自有今古相輝映也

河套志序

贊夫陳君嘗分巡寧夏寧夏東四十里横城東即河套境自爲秦纂河套志一卷此君克勤其官之符也予爰序之曰要哉言乎雖夏州暨六州圖經不足道矣夫明人議河套疏無慮百十家然而河套竟棄既棄而訖不克復者緣圖志皆佚無所考覈故也今君是志自周朔方南仲建城秦蒙恬收河南地以陰山爲塞置新秦中四十四縣徙臨河謫戍以充實之王恢曰壘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于河漢衛

青收河南地置朔方郡隸三封修都朔方臨河呼遒窳渾渠搜沃野廣牧臨戎十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復置西部都尉治徙山東貧民於門內北地朔方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至爰假以河南地肥饒北阻河爲城之省轉戍廣中國擴外之本也蓋綜畫河套之首議也後漢朔方郡隸臨戎三封朔方沃野廣牧大城六城而度遼將軍跨河爲營以控制河東西晉朔方郡廢赫連夏建統萬都城北魏置夏州度河北列六鎮北齊置朔州隋置勝州榆林郡而豐勝夏三州間甚

河爲固以居啟民爲朔方軍經略軍轄六胡州而度河北列三城設綏那牛心山諸戍千八百餘所後置夏綏銀節度使拓跋思恭遂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地通典曰太宗納溫彥博議置突厥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元和志曰高宗調露元年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爲刺史謂之六胡州武后長安元年升爲匡長二州中宗神龍二年置蘭池州都督府分六州爲縣元宗開元十年復置魯州麗州塞州遷北人於河南及江淮間二十六年還

所遷北戶置宥州宥州本漢三封縣地天寶中改寧朔郡後寄理于經略軍憲宗元和十五年復置宥州於長澤縣宋雍熙中廢夏州後蕃番來義二族居之併於夏而廢龍鎮說靖康時爲市易地元豐志曰唐龍鎮地勢險峻東至黃河二十里河東曰東羅河西曰西羅騎兵所不能越金取宋六館舊地元廢宥州至元八年立平夏中興行省以隸之明棄東勝而守綏德後又舍綏德而守榆林棄河套於外寧夏反在其北孝宗十四年北部遂駐牧不復去班絕域矣此

考志所編錄也繇朔方郡度河東經五原雲中境又東南經雲中楨陵縣南沙南縣北又東屈西南過沙陵縣西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流三縣之間以達西河繇賀蘭山北度河遥接陰山之高闕陽山馬陰山陶山鍾山凡皆號陰山今號大青山者且不翅千里有奇又屈南經赤石山麓而入偏頭之邏山崩壁保德之天橋峽石州之孟門山以達龍門而浮轉運茭筏篤契之材木徑豐州抵秦中粟米者此又河套三面形勢而臨河指畫以識是志者

也夫明人棄東勝又棄河套築大邊城王瓊又棄徐延璋黃河石觜之墻邐地二百里秦紘徐斌水靜沙覘之墻號爲二邊者又復久以湮沒不少存形迹惟悖場一帶西距河東接大邊之橫城墻裁四十餘里王瓊之西距乾溝乾溝北過定邊又西過花馬池又西過興武營北接新邊墻二百三十餘里唐龍之改築定邊花馬池墻四十餘里劉天和之北起乾溝西過乾溝接二邊築城六十餘里凡三百里暨余子俊榆林鎮中路東路之稍邊墻而陰薶浮塞大率如定

邊營南北二沙比以此明邊患彌深而河套圖志之宜考覈也尤亟今若是志其編錄河套者曰河套東西袤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或三四百里河水三面彎環差類河州莽剌捏工二川小套而雄潤且倍蓰之山有犁元麥梁海子牛心駱駝擅窯石崖沙嶺川有紅鹽池長鹽池苟池花馬池月兒海北海子川海子荷葉海鴛鴦湖喹把湖叉罕腦兒可可腦兒圖水紫河鮮魚河石岸河佛堂溝野馬渦鄉諾井故城少存形迹者有唐龍鎮麟州故城連

谷城銀州故城金肅城連城武花城兕留連城林州城紅子城黃羊城古城子白城子交城子忻都城石堡川城叉罕腦兒城眾城兒省嵬城又有耿波寨把漢渡寨佛堂寺狄青牢石牌樓此案已舉其大凡矣通若東繇紫寨城經黃甫川渡太子灘娘娘灘以達偏頭之唐家會渡寄嵐之樓子營西入紅山堡馬鞍山以達橫城堡鎮遠關而并循河西岸以達賀蘭山後南繇那諾井可可腦兒南入花馬池鹽場堡定邊營以達乾溝乾溝而環慶平固固不可達又東繇忻

都城南入宋彬托歿兀剌城保安州以達盧關又東
踰白城兒南入紅山市左右而西越無定河以達魚
河歸德大川之衝東達榆林鎭之城東駝山沙系城
下海潮寺又東踰邵家梁撞甕山迤東南閘道踰飛
鴉川取萬戶路以北達宋麟州今神木縣永興堡地
而蒍水橫城分道南入又踰沙井嶧臨河堡岳家樓
突至漢伯堡以達嵐州之大沙井北踰君子濟塔樂
渡以達大小紅山口蚰蜒行蜈蚣嶺角篤契裸兒都
司此又河套四不八達之極塞而熊羆有志可以旁

推交道者也又若踰黃河石嘴西岸經石臺壕湖黃
羗頭灣雙河堡沙棗樹白塔而達船站又踰船站經
歐德而達達希圖垓又踰達希圖垓經布克特之東
垓拉圖薩爾奇拉崇奇克庫克布里圖阿拉克莫里
圖布祿兒托而達鄂爾博爾阿博又東踰鄂爾博爾
阿博經達拉布隆布古圖薩察莫都圖蜆哈拉吳素
都勒而達烏蘭托落海又東踰烏蘭托落海經特木
爾昊爾虎烏蘭諾爾紀特庫而達哈剌烏蘇又踰哈
喇烏蘇程鍔珠爾而達喀喇蘇巴克以北達喀喇蘇

巴而達偏頭以西達葭州東達老營堡丫角山右衛
而北踰白道黑河以達大青山者也又以黃河故道
計水程而隔河分境仰可步量也夫君子濟盛樂渡
燕魏所變爭也河濱軍金肅振遠夏所變爭也夏州
朕則齊神武自北水攻之蹟紅鹽池則宋咸寧自南
夜襲之勳也舊花馬池舊邊大寨則又本築於余青
神而棄於王狩溪者也趙稽志析契城渠搜城則可
參禹貢之說志沙南則可正懷仁志之爲廣青白紅
白之易溷則志紅鹽池長鹽池廣套馬驚下之說則

志棗河馬虞前強後弱之說則志套馬慣射鬼地堠
宜畜駝而秦梁山鐵以爲兵郁栘以爲笴虞易取難
守之說則志赫連夏蒸土築城暨秦漢諸故城以礙
土淺沙深之疑又志紅柳林開沃野秸藁而拜志黃
羊青羊魚術物產處起元昊安堊之策唐宋文太攻
之辯則志　艾蒿瑀酥潮葿什洪什把以裁其利否
虞唐子將作城遼戰艦教水師明巡撫張文魁戰艦
之難成則志北魏旋旗樓櫓暨洛京材木之盡出陰
山者而尤歎寧夏水工之果爲天下長技也然則葉

文莊之議河套議無庸復余青神之報榆林工翁襄
毅之駁復套議其識慮實有所不逮爾宜併漢主父
偃之議夏胡義周之頌統萬都城北魏尤輝業之議
經畫六鎮酈道元之註水經北河府張燕公之碑銘
訥裴行儉呂溫之碑三受降城盧坦之議西城不可
棄元和志之詳叙三城韓文公之序送韓約宋范文
正公之議金明白豹大順歐陽文忠公之議麟州司
馬文正公之議豐州元昊橋峽之鏡石明王威寧之
奏紅鹽池搗會寧縣之復套十二策王襄敏之議奏

中歟市胥傳夏州暨六州蕃故地故曰陳君是志猶
秦邊紀略[illegible]考證

洪河東注萬里奔騰而堤峽洲渚十曲一曲無不
分明精思形勝細研物用無一字不可作樞機此
徒禹貢周易儀禮老子孫武子賈誼治安策太史
公大宛書班孟堅西域傳能之次則陸士衡五等
諸侯論韓昌黎原道顏子騰上神宗書陳同父上
孝宗第一書亦頗近之與經世鴻篇命世鴻才也

夏忠靖公集序

明夏忠靖公集六卷遺事一册始刊於嘉靖又刊於蘇
文刊於其鄉湘陰歲久磨滅邑紳論某君將復刊之
而徵序於余予按忠靖公中洪武庚午湖廣鄉試入
監授戶部主事晉右侍郎成祖即位遷左侍郎晉尚
書仁宗立加太子少傅晉少保其卒也宣宗贈柱國
太師公始終任職皆在戶部洪武時嘗採訪福建永
樂初治兩浙水利北行兼行在禮部都察院旋署刑
部輔皇太孫監國兼行在禮部都察院後又兼工部

而考其實則相也自秦漢以來宰相任特重唐制合
班從觀王上明太祖以任者非其人廢丞相職後用
翰林官票旨接號輔臣然待徼不下省府體制異古
而其業亦殊不競獨公與蹇忠定公雖分部事蹇兼
九卿之任參決機務而公輔太孫百官總已以聽任
寄尤專其擬批詔旨所云該部知道者至今關中守
之無敢變及謝貫錢賓得疾猶擬旨上進可謂克舉
其職者也以視孫坊院入者能調護斟酌之而不能
行一事其輕重何如哉公與石首楊文定公同勝名

公卿而公先達文定躋綸閣事然任寄不如公泰陵
李文正公因事涉民社多出公人才多從塞軍旅名
從楊文敏禮儀制度多從楊文貞自餘諸閣老尚書
各領厥務而已文定領閣務者之一也公與文定後
湖南北德望光著者無如華容劉忠宣公嘉魚李康
惠公然二公皆不及相忠宣在孝宗時英謨密畫李
與公似然任寄終不若公之專文正公與江陵張文
忠公相奕文忠尤得行其志然功名終始之際皆若
有遺憾焉此予三復楚志參考閣部源流輒用公首

寧韓軾而深太息於政事堂之制之無可驗也公所
著詩碑文暨家乘所錄遺事前賢論之可考其功烈
在明史而治兩湖水利尤有德於吳公沒幾三百年
遺祠猶在省大吏與鄉之識河渠學者屢議修復然
既滴震澤白茆澱山梅涌諸港河堰埽日就湮廢苟
非熟考三江名實做郟亶單鍔之書日措書行之公
之功其可幾哉予吳人也公某又將刊於當既著公
之克舉相職而復繫吳人之德公者以示某君且遺
公裔孫某

有誠文格更齋宕

明大司馬盧公傳記序

明兵部尚書總督援師贈太子少師盧公邑桃溪里人也公忠勇大節孫明史外互常宗塔曹氏暨陽黃氏定九陳氏西川鑄萬唐氏毘陵青門邵氏子從祖在陸先生皆有傳四明季野萬氏有明史稾傳邑雪坡許氏有戎車日記清江檢部楊公有記實而公昆季皆有傳鑄萬青門在陸先生號丁右文司季野最熟明一代事雪坡實公幕而楊公又當時詩人所謂參軍新命一朝下單騎夜出長安城者也按諸編皆

戡公汝州朱龍橋七頂山之捷賊幾殲以楚鄖二撫不能截漢江賊趨鄖光化羊皮灘遁入荊襄鄖與諸而史稾又謂援勦諸將軍不能入山逍皆秦督易將而入援之命下賊復猖按公嘗令監紀張令文募滇軍石砫土舍能在山谷鬬滇軍輕走逵跳善搜山公又嘗請調四川及鎮筸兵若踰月無入援得嵩遊賊而用僰川黔滇兵佽擊之則賊必可殲也公嘗疏督臣理臣宜有尚兵有當例若使如古巨鎮牙內親軍銀榦勁飭各營制則較標兵機兵勢彌壯而騎弁俾

卒亦因敢聚衆為突是故明之亡不亡于賊亡于兵制之不制而并也衛所各府兵意而皆失之也亦少將長乞言公日弁馬于援級部隊領者報尚治是公兵不可入山故嘗偕陳保德成爲林間也家溝獅子山功時謂無穴不搜而援勦諸軍不能盡如公精士馬法公嘗疏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蓋明季諸臣如武陵之分四正六隅昆明之叢師無勢險皆不越堵法而代州之設總督總理其始既皆長而不及其末必厄大而不揮動堵戰守動輒扞格

直可謂無法公不幸當其阨又東縛于國制廷議而莫之克展不得已以大將兼戰將而以一身兼卑甫當尉朱宋楊姜皆李克用狄青宗澤韓岳兒之戰多非冀日督府東鹿南陣太原東平鄰谷麾幢之所克速也史稾又謂朱龍橋之役祖寬首觸營鋒公衣冑突陣殺復攻隸秦督者以援勦山東跪辞叢各調偕賀人龍皆慢用器准軍家用許毅門法而氣象爾索惟公實始終爲今之大臣當同猶收善戎而寬抑亦宜偕頭與楊陸凱俞振龍偕張令文虎大成揚材

杜楊世恩李輔明李卑葛麟陳安皆附從祀之列者
也崇禎盧公督宣大積穀二十萬按宣大山西兵十
七萬七千有奇京運年例民運鹽引本折宣府凡銀
百三十四萬兩有奇大同凡銀四十七萬兩糧七十
一萬石鹽十二萬引皆有奇山西凡銀六十九萬兩
本色四萬九千石皆有奇若歲積穀二十萬則可當
民運之什四而缺餉鮮時并勤餉亦無庸增矣此又
趙充國鄧艾之籌畫也及其再入援公既不得以宣
資嘉魚同臣嘗戒之轍自怨又不敢以武定鄧陵者

臣疎闊之咎自解而新城之功薄而賞厚東莞之知
彼而知己又未嘗不早見為籌之顧以羈紲在身念
革變禮義當決戰以承壯長垣永寧永城虞城之捷
失律諸臣且而兵部議閣疏動旅隸之監督高起潛
宣雲奔命旅隸之公尚書陳新甲尚督又分兵予之
京營將王樸又帥大同山西兵徑去慶都力戰當水
槍纍之疲兵不滿五千而轉餉久缺又所謂以賜劍
之嚴不能使縣令一開城門者趙州知州兵尚侑之
不可無明行閫重寄統轄幾半天下皆不迭忠一小

鎮節度使是後李仝大勢成者謂苟能聯民以為
盜臨清能驅盜以為兵宜做古建侯方鎮制於中原
地盡委之它堡若掌傑淮此如公正宜督府周方伯
建節唐兵馬制元帥宋李綱議設帥府要郡范宗尹
議設鎮撫使文天祥議設四鎮金源封十一公蕃鎮
任而督撫承元行省行院南臺西臺之制而少
更其名祇足以弱盜兵而濟盜也公效于莊烈戊
寅王夫人請邸公弟象晉象觀又請之越九載復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師而忠烈之謚蕭制之建且猶

有族為忠聞請日望朝豈有中山紡海內如燐新息
侯此非盡孫逸廟哉明而抑亦明制之廟而不實壁
而不提者為之也史桑書象晉為象雲業蓋正象晉
字錫侯唐生皆疏請假步騎二千關外屯田不用曉
藥家爲侍嶺以伍象觀殉宜溧之小溜從弟象同皆
死而王夫人逮康熙甲戌予嘗偕錫中子茂才將君
同見于饒陽郊舍將君整冠歎曰此今日典型也因
偕晉南獵宿之魚肉公裔者而夫人為盧氏忠臣復
六十年矣盡一門之義烈若此錫侯公孫家然以文解

字成蟬遁公整飭三郡兵巡地攻有廉惠聲肯棄編
盧氏傳記以簡子爲序而論之傳百世而後知公
退築居隱閣之志卒不克就而五明驌騄越沙河數
丈皆接級目隸之而猶若乘飆覽蓬而時熠爚迅閃
于落嶺之上挑溪之于也

文士多喜談兵實不知兵觭爲知其畸零未知其
樞要季野知兵事始末未知其會通變化似此雄
篇確畫全寫出大將心事全寫出大將一面筆畫
一面捍防一面受砲堤護一面鞠躬盡瘁心事而
尤可以亞漢唐宋明季年之烱鑒此正平子長孫
堅士衛茂挺退之子瞻同文合爲一手者也

雪苑朝宗侯氏集序

侯朝宗先生明季奮起雪苑是時侯氏羣從讓伯延
仲二吳氏霖蒼徐氏伯愚劉氏靜子賈氏赤岸張氏
符以詞義明而古文辭尤兼勝爲海內稱曰吳侯
徐劉文曰雪苑六子猶之豫章四家雲間六子也先
生少問業於上虞倪文正公文正嗣文忠則縱橫
爲其才然後範於法先生蓋孫文正東林要典諸
說議通要旨於古文辭而彌晋而擴之嘗遊江左寓
金陵司業山陰周文忠公得其所策立造訪之談
彌日人士輻輳秦淮水閣寓至不容坐席是時幾復
壯敦槃盟者太倉西銘張氏而貽書推爲領袖幾
社盟者青浦大樽陳氏而貽詩曰漢家宣室爲君開
其它海內肅穆若文臣徐仲維十次尾李遠暨勸卣
鶴文朗三陂公袞之如須舒章蘐文秋嶽爾公若士
修遠于野馳黃麗京者名彦胥締附之洎歸里而偕
賈氏靜三徐氏宋氏復以文明雪苑前後六子名籍
甚而先生壯悔堂文集尤烺耀一代藝苑云嗣雪苑
而起歸南者郡徵十子若伯叔季三魏氏躬庵彭氏

邦士邱氏亦以古文辭晰近日邵青門嘗銓次先生
叔子魏鈍翁汪氏文號三家文鈔然叔子學最高而
推當代古文曰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不肆兼在醇
肆之間嘗自謂才不及朝宗而又曰四明姜宸英吾
愛其文與朝宗並鈍翁謂文章變條子而歸先生傳
業擬為李供奉蘇端明又中多徵辭或謂大家文鈔
宜益于一西溟或又謂并宜益黎洲王叔而天生伯
鬱甫草亦間及焉要之叔子所謂肆者適極推其才
之辭即倪文正先生才後法大樹漢家宣室義指與鈍

翁解自別而集中陽羨諸集序馬伶傳諸文多宋建
中後極筆如必以儷體庾初體而槩例之是柳子厚
不宜頻首毛穎傳醉翁亭記梁宜作賦而赤壁二賦
不必號文中仙也然則二家文鈔之此未為定論也
明姚持論曰明無古文靜子又謂陽明遵巖二王氏
荊川唐氏鹿門茅氏合朝宗而五然劉文成公嘗對
明祖曰天下文章學士臣濂第一臣基次之臣孟兼
又次之孟兼張氏也正學先生昉又稱小韓子明四
大家選嘗合宋劉而列圭峯崆峒圭峯羅氏也荊川

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趙氏浚谷也錢牧齋尊震川
而其集從湘靈曰圭峯第一震川次之青門明文十
家選取文并列弇州雲莊張氏嘗武公安尊文長徐
氏恭士又謂艾千子文似朝宗大文長徧才千子文
所謂才同枯槁以顛不為負才者此無庸論浚谷無
幾道終未離西北氣正學亦名韓而實篤而明所無
古文無花有不得不容啐擇歷而從其盛者蓋以一
代之才高者甚能走而不能飛惟先生飛行絕迹凌
出元姚氏虞氏揭氏柳氏黃氏歐陽氏吳氏宋子充

周氏若璩陳氏伯謙呂氏誠齋楊氏正則葉氏之上
以武承康陳氏而并溯端明者天才殊絕法亦化為
九州成而五百年莫之能或掩也至其詩歌原出少
陵而挫清壯實色持孟津王氏以振何信陽王儀封
高祥符之中州風雅者蕃花陳氏曾聞或文彭氏序論
評矣先生席太常司徒公緒門閥隆貴年十有五而
才名遊者其遊江左也再寓于邑古陽羨孫陳氏少
保公墓志貽書論定先生詩謂李何後一人序秋
閣雜佩記十萬門又序迦陵先生詩謂大樽紓章繹

其年而三又序瞻計部公謂識婿時年二歲而今已
向學雄談驚其坐客時順治壬辰也蓋八十有九年
矣計部喆嗣寧夏君通政君克成宅相而以先生壯
悔堂文集暨四憶堂詩集之字多漫漶也薪復鋟版
偕先生諸孫上舍君來予曰盍一言冔彭氏序四憶
集曰作史之才閒縮搜筆可備文獻又曰所作傳記
以擬良史何愧焉夫先生淩容覽眾才實在弇州震
川上果不獲如宋濂溪王華川總裁史局而年裁三
十有七又不及成史材者甚惜哉孫樵曰文章如面

史才最難予展集中試策未嘗不嘆夫業是才而發
實踐其用於登賢有臺閣者之法夢也夫朝宗先生
因嘗奮起宇宙地陽羨儲大文書于畫山樓
朝宗先生古文於明末有倫崇即唐亦在孫可之
陳伯玉之上近自文鈔盛行務為家數古文真詮
已失而弁失曾子固王遵巖之傳訣惟此文宰籍
諸彥精確不磨足以正之

張文貞公文集序

宰執以文章名蓋大易黃裳之美金鼓玉鉉之義指
上文章而克措諸政事迺其實也而強識博聞嫻肆
掌故春秋抑雅尚為天祜　熙朝十生碩輔京口張
文貞公於斯一者實兌(兼)之彼彰甗卽以制義名而
其古文辭尤為當代典寶公孫詞苑陟卿貳正台衡
侍直是從所夕庥迥當其銀臺金鑾之所經綸鈴閣
簽筆之所營措或獨日而揮九制或片晷而草雙麻
益國家際殷周誓誥之盛會而詞臣宰臣公備任

之難李安平之時矜天上人蘇許國之十吏臆脫常
揚之號制器極筆晏元獻之咳縱類要王華陽之御
覽真學士曾不足以較殊竭而推清文也泊夫居
巡邊北循井而設蒞鋌而營策騎抽思周咨於潤灤
前將之高深遐覽於上刺拖諾之雄勝遂獲搜考金
史蒼筍像兒呼勒徂蘇而種之歧彤姊棄以盡究甘
露川黑風川之樞要而禪助軍需增長副鋒者雜傳
北地之元上符徵道邪縣之五錄起居實義成之記
皇華四達季衛國之草論中書閫雲迦而靖天德蘇

清源之彌北門會盟印律文正之從征河中詩思于鑣門關門度不超數萬里匯明楊建安金新淦胡吉水所覽遠而公尤深感於淮然集見月思親之什者曾不足以軼神威而摧壯藻也若夫禦精學理通者政事者則李太尉之議指盤鯁諸葛忠武之文體質實陸宣公之進奏紆徐劉亮歐陽文忠之上劄敷圖曲沁蘇文定之近假端明李忠定之迭垮宣公胥公治平要界也確見洽聞發爲文章者則匡丞相之說深入義胡太尉之綜理萬事袁司空之經緯九州王

文憲之論教百家杜司徒之研精三禮邢璹海之該綜通脊公詩中興錄其淹貫群史而用史法以總挺明紀敍次當代元老名賢臣民病戚多則沈武康之與四朝史魏鉉虛之才擅史微魏文貞之纂志五朝歐陽文忠之唐表志五代紀傳司馬文正之通鑑質勝荀氏漢紀而者與尤爲明辨胥公卷中史籍也至若書辭剴切而沉深詠辭新麗而復愴序波蕩而賢寄記飄逸而克雅經解不涉於訓詁尤爽秀逸於音釋蓋樂裴僕射王中令之清論房太尉李鄴侯

之仙標王東海之格超七子徐孝城之風追六朝王右司之詩絕特李滄水之荀子筆力范氏律賦淇氏洪漢公文忠得之而要之其質凝愁則權文公也其所旨則谷因周文忠公也文公拆文揚三十年文忠公說右令厚則第了此則集大成實爲[illegible]實猶用明吉永泰和茶陵所見進而承之以午樹背吟哦南恩集用李蘇長等景龍之正拔衆東范建炎之道之新略者也前蒸園放公集以為茂原波濤當爲唐文印曲江宋公詩凡東甲開元柳子厚猶謂燕

國文稱極而詩未副曲江詩稱極而文未副公既[illegible]克副之而更之以計相之清練衛將軍之識書二億司空之博物紫巖之洞解易義泰嶽之魄恩邊務此則范陽清河夏絕於瑯琊陽夏諸貴族之上而承傳文獻者也公孫武定藩岳二公曾孫冠伯蘄鑣公集而大文先爲疏其義指爰俾當世胥聯黃裳而欽奎玉鉉焉

惟賈長沙司馬長卿太史公揚子雲班孟堅陸士衡張燕公韓昌黎楊大年歐陽永叔蘇子瞻陳同

叟能之其餘雖有古文大家及才人總不能若此
縱橫恣肆眞如萬斛源泉噴湧珠璣也

蔆澤田公文集序

三晉之文自漢太史令龍門司馬氏肇其宗而吾邱光祿張馮翊敞司隸馮從事衍之其後介休郭氏遂爲海㝢學者文行之宗至魏晉有河東文學大盛安邑覬尚書衞氏以逮晉黃門洗馬中都馮翊孫氏聞喜八裴太原諸王皆以文名世南渡則聞喜郭記室璞中興文章第一馮翊孫廷尉綽一時文宗秘監又號良史而其涉獵稍而言克名則魏太原王氏司空之治論啓蒙尚書之濬文籍先生聞喜裴氏司空

之關地域職貢司空子右僕射之論崇行辨才而颯太原司空元孫中書令文獻公之論廢莊而天通旨也元魏以降常侍太原溫氏大才清婉江東至有假我詞人數窮百六之厄內史汾陰薛氏號齊揭隋二代文宗而是時龍門王氏元經禮樂論續詩續書續易中說實爲千百儒學名演繹析道之宗內史子唐天策記室當時稱其文曰登泰山俯滄海王氏弟太原丞孫宏文學士邁衍河汾業以逮沛府修撰天才宏傑自龍朔以後又實爲唐三百年文章之宗解鄉

州柳氏偕韓吏部倡號大家太原少傅白氏百道判
諸篇飈馳海寓當時且疑掩出吏部右其它若郡縣
中書侍郎溫氏觀察王氏河東給事王氏修撰柳
氏河中衞州呂氏東萊樊氏太原左僕射王氏廣鄉
常侍鄭氏禮部司空氏又邢縣襄陽趙宦溫氏以文
名世未易悉數陸鉤樞而上言者亦滋繁而其尤彰
較著則邢縣中書令溫氏之晉命汾陰記室予中書
令之文章而聞喜裴氏司徒中書令文忠公之高宏
辭而入制策異等也宋承唐五代後惟侍御史大名

鄭氏其係實出於解而陸鉤樞而上言者則介休宋
太師文氏之爲省元夏左僕射文正公司馬氏之集
有一十六卷文通鑑稽古家範目錄諸書多至數百
卷以貫穿析道而實克立言自礪承學士宗也金承
唐宋後文學尤盛忻州左司元氏文實爲六百年來
文章之宗而太原講議李氏佽侍之以迄元陵川侍
讀學士郝氏雁門學經歷薛氏晉寧承旨張氏暨明
梁園蒙溪白巖紫巖虎谷樓居文谷省山藐山諸公
皆以文名至陸鉤樞而斷立言者則蒲州二少師張

氏韓氏山陰少保王氏而河津文清公薛氏雖不斷
言立而言抑實克楷學者以約之宗也　國家文
治熙融覃被海內外古文辭之决獨覘宋元祐建中
以後爲正公卿大臣漸漬沐浴而濩澤田公少讀書
於攻東之虎谷所爲制義尤肆力於古文辭其言豐
而不侈淡而不竭約而不嗇豪而不剛淵衍而不爲
衍幽繁密而不爲散叢者不難於材博格鉅得裴司空
溫中令當制之體而郭記室之辭兼記室之崢嶸
柳柳州之俊削柳侍御之踔厲千載爲狀實克牢籠

而衍繹之不惟折衷宋潁司馬之衷而并得其識與
骨以上之精宜羅之氣推行之質以克定厥宗抑以
拔奇標目於宋劉撿討史志通唐金李應奉遺集亡
飛函學緒貫外傳之衣而備之琴翔小有輝暎大形
不惟宋南渡以後選虎者能衍擬當晉而索其宗於
西漢傳解中唐集錄之間此則讓百世知言之君子
孫覬曾以後陸鉤樞而立言者皆參嚴爲而抑克少
令海寓懷惜枯槁之于較工拙於秒忽者之庸有以
樂乎此也公爲文雖多散軼若嗣省曾孫搜得若干

篇而札命大文選序大文宮侍公爲指陳古今文章雅俗眞僞淳復不厭而於三晉前輩以上溯漢唐宋人士之列在儒林文苑者論之尤詳以懿爰敷羅論指而推其源流別而要統要者若此若夫公在日月之際謨謀密勿贊他遊職治績以克纘文忠文正文清者此則俟之史官不具論

綱羅千載體宏格巨中指微識鑿鑿不磨

豐溪存稿序

唐詩傳世者有五百家集又有八百家集比日銓次全唐詩遂備矣當唐廣明後河東世族呂公孫洛師從叔父避亂移居豐溪日追逐斜峯柵山間披覽水石嘯吟年九十有七卒屬其子曰勿請謁志銘書唐詩人豐溪源叟之墓足矣今存詩四十有五首其裔孫豐溪從廟首世藏弃之予謂此宜開雕以與唐五百家八百家之後而皆晚唐詩人之樓約淺宕如陳陶周朴輩以倚闌戶牖者也抑元英處士小谿是僻然行未到元來有路上黎天夫呂公詩則果置身雲天之表矣其行而果克到行到而果克上也當日生豐溪涯盤石嶔之荊溪倚某肅草授公裔孫得書

沈子潔曰有水石間與

鑄餘詩集序

吾友伯安爲予將刊其詩曰鶴漊集鑄餘集凡十有二卷而予序之伯安名家子少時逸氣溢出如山子纖將不受銜勒而凡馬塵影而莫之及雅工制義尤善騈體詩予年十六七側識伯安時同遊者多邑里才儁後多先殞而伯安垂老明一經人士皆惜之而安久遊燕薊爲詩與海內士從容嘐啍王公貴人多知者已卯慾絡西滇姜先生宦文行伯安客嘗甚名業序刻矣會其事者斷售其私人乃易去西滇殊恨

惜然竟不能制也嗚呼西滇四十年名士晚得一第可爲京輔爲人牽掣至不克順其道而死其古文辭可傳於後而門生交譖亦未有愛惜鄭重而卒定混圖未定之稾者可慨也寧都魏冰叔曰吾愛其文與朝宗並世有識名定貨自別伯安姊壻西滇輒太息不已時發之詩假令已卯卷不同易令遂踐要地其感慨當何如哉然則士之相知要不必在門生交譖予用此重爲西滇惜而是時其事者乃弗俾久御轡魁以至今日而尤而效之且滋甚此尤樂育人才者之所宜憤激也左氏傳曰帝鴻氏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崇欲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恤孤寡不分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人貪飲食冒貨賄有侵欲積實者古之所可羅發唐虞所先誅殛也若濟之以比周醜類崇飾惡言因內不烈於此矣嗚呼邑有類是者力猶能齮齕伯安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豈其人雖僻亡俚毅羅罹罹不屑與道耶抑天將昌伯安詩而俠之以奮於世哉伯安嘗讀史叙軼事尤有法予特引伯安詩并次其雅詞於世者以代詩說

離而愈合淡而彌旨感而迴環曳遠神味

留硯堂詩集序

滇南詩學明楊文襄公張愈光先生尤著文襄提學陝西擧揚摧有試士曰今歲無李子則張子第一矣既而雖岡先生現發解其精鑑若此則其詩之工者可知也愈光特解後發公爲寵其場曰吾子求道於六籍修辭於兩都雅音吳稱今置館閣諸論恩所以華國而經世者非俗學之所用也愈光瞿然而竄不以不第故輟技故遂昔聞人終明之世克與李豫并異旗鼓相當者未有高於愈光者也吾師石屏張公

少而工經義尤精詣於詩洎入秘禁列侍從長翰館什春容肆應凡得十餘首比詔試詞臣以民事命謂成詞故曠非公不可乃銓注知分映郡其才猷懋著且將度越文襄而詩律之工抑豈愈光所幾及哉獻歲始和授留硯堂詩集於大文曰盍一言請即以硯喻之昔崔駰銘古硯曰知其自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唐庚序古硯銘曰硯之壽以世計又曰以靜爲用夫公詩律之尤工也則用志不分厭倦符泯而專篤守靜之效也滇南山水衍秀其發而爲人物多綠古風而公尤靜以粹是故用以精鑑則上嗣文襄用以求道修詞則華國經世者大道於俗學而其詞克宗渾噩之尊者其政亦克底淳悶之化詩小序曰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劉夢得送東都留守詩曰春風處處有甘棠然則留硯之賦夫因上源於國風而探諸軸軒被諸樂府其才與時道與法皆非文襄公愈光先生之所得幾及抑非滇南之所得私也今者雙旌徐引淵伊廣洛經綸鼓舞洋洋盈耳所謂一國之風繫一人之本者吾知公遒然而賦且自此彌遠矣

竹崎柳颿

碧鮮齋詩集序

常熟雲含孫子峴子碧鮮齋詩集曰嘶一言予惟孫子之詩而律練殊類南北宋名家論者以唐元明而論宋昔宋元祐間司馬溫公呂申公當國始變王氏學復用詩賦取士故名才彥蘇黃張秦晁陳皆聚於朝而元祐之詩學爲盛紹聖後章子厚蔡元長紹述國復師王氏說黜詩賦專用經義尤號尚敎材立三舍法重學徵多擢至侍從宰執文詔潛刪舉貢行說非不美而海內士行未克致毁志去書不復檢問人才日

以關冗嘶加范蜀公之賦長蕭劉侍讀之辨松學李不可勝數得進爲遼金源詔傳以啟靖康之禍而置所游八行先生國子學游枝不惟無以報國家急難且無一二人焉間附李劉先事傳士不識方向斷行免敎固未之有前建設有城者之祇以自惑其國也嘗是時大段亟用學府主詞者開設收錄詞律若振其宅文亦就無不得已而立詞學兼茂科如秦會之輩皆刻選體益復壞唯李忠定公學通經世雅不受制附宋範故其奏議跌出宅如陳簡齋汪浮溪孫鴻慶

救兒其體而謝曾曹吳之徒詩亦淺以不競建炎光復紹興更化取士復用元祐甲令而卒卒鼓聵重之以明理定都會之涉因黃三館三學生低拱噤默號爲老成非是者率擯勿用文雅矜掾史傳揖紳爵僉胥習許議而棄詩者用北詩學日絀北其季年士乃復稍稍開口議論而徽國朱文公呂成公王梅溪范石湖周平園陸放翁洪盤洲容齋楊誠齋蕭千巖尤延之遂春伯以暨辛稼軒王順伯薛季宣鄭漁仲景望陳止齋龍川劉改之僧宗杲葛才彥始鬱蒸而出

號爲文章中興詩律尤振芋故曰宋蘇元祐八年迄紹興二十一行五年凡六十年皆無詩也孫子詩類宋者稱宋源流本末而參孫之蓋予論制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害於其事朱文公爲格物學令學者必肄經史不敢以金谿簡易之說而誤天下至論內文請罰范欽尹諸公皆不用負才踔跳如石曼卿亦不能用振拔引王隨東堯佐李淑爲浮湛惟諾凱致元昊之禍并起范公而事且不能定又謂范文正經術多收拾人才盡文正公主南都學舍

日課詩賦自天聖後有聲場屋士皆出其門又按富鄭公制科學以經師廷慶部署四路力薦种狄滕張諸公城大順葫蘆泉經理金湯白豹寨木落城拒邠長武其操縱闔闢之機實鈞也孫子尚論宋紀盡折衷文明例賦之在其辭之工乎請舉文正公梁甫亭詩曰天地何風流復生王子猷不及繁引

瞿生詩文稿序

蓋文有楷模宋明而西北人士輒薄之曰此裁可名為文不得名古文文標西北之文以殊別之音節諧矣雄而又薄為兩體何則氣不足也氣不足而思且不能強斗奈初唐推文者嘗謂北多直淵盧黃門往往高於南多輕清庾中丞時時不厭輕清俗垂瀏變識而堅貞者之鑰在北而左右凡詩古文叫背一轍也若瞿生夏家震澤湖濱業已日沐浴七十二峯之秀又皆偕予行燕齊趙游代山迴楚衷徊雲杜觀音巖徊又偕予陟大行嶺拍點蒼公望雲臺婁姿笞湖雙泉鴛出虹增嘯以備所宜者而其古文歲發清湯獨雄蕪苑抽思隆已荷氣鍊氣又復不墜此所謂合南北之長而幽探其真訣以成一家言者也今夫瞿氏之學錢塘諸和黃梅絲搏此人所知也若文懿公之經義明人端人知其鎔鍊不知其清深矣國鍊近於南響清深近於北體惟文懿公兼得之而又以清深承國鍊以充行文懿之所不逮凡詩古文皆一轍也則夏命復親震澤乎今夫階成之大湖廣袤越百里

黃山之環溪茂菼崇積洋山陳錢彭湖之環海水山中湖也天池龍湫長白之四江陰山之千岐萬派發源山上湖也而震澤之汭夏灣則湖中山又山中湖也萬頃波蕩不翅氣蒸波撼而重之以縹緲莫釐之羣林岸汭之廻蓮汭夏灣之綺逸以備及千里湖山之勝天地之文章其氣象者其思彌遠矣惟時夏以語此予爰撰序閩詩古文之與詩而別裁僞體振藝苑之衰焉

捉曰精言須文滅雕龍諸書所不能道也覽格[illegible]

勵不掬烟波集叟

弟汜雲詩序

先曾祖太學公天才雋逸家藏古文二部工絕吳下營建高樓于室之西偏爲賓客觴詠地題曰溪頭雲起館詩朋星列觴詠殆盡山足明高忠憲暨文敏以道家故來館各賞不置文敏嘗目風流公子今世罕覯美諸君其晚而姻人多入道及遺去者題曰數莖鶴髮愁中短幾句蛾眉夢裡長袁叔祖史雲臣祖姑丈陳其年先生皆向予兄弟述之嘆爲奇絕也先祖文林公先蓮鬚杜學甲乙後棄所應注官屏居田間與

諸君人先生也晚遊利今先祖集既燬失而群人先生亦尤高亦無能道之者可惜也因先君以詩古文爾代一世而予兄弟皆好吟咏然予問考古今篇什當詞詩予今日更無若于遠外開宗元宗初明祗兹刻意以此三四年來絕意不得而舍弟汜雲晚出獨務之不輟每一篇成予輒加點勘又陳子求夏曾子湛斯蔣子豈游湖予寇雲皆人黃子隆吉戴子揆三暨予兄弟時時集應雲西堂湛斯杲亭而予家九峰樓尤數問有選述觴詠獨迪交互拐推而南衛邵吉

門梁溪顧華封金沙周東會諸先生暨家叔祖在陸先生各以所見論之青門先生尤細加研覈予爲合諸家之論序而次之并書先世遺事于簡端使海内知予家自書御史公來代有詩名汜雲尚益深造且日綱羅先輩放失以大昌其學而張之也

長源詩序

子弟不必工詩而抑不必不工詩五弟汜雲少嗜吟而年裁逾五十成進士而竟不克往南晋或曰詩人多窮或曰非也汜雲之子長源復蘄工詩予語之曰夫遇克遒且正而詩不必工詩工矣抑不必深造雖詩克工且深造而遇抑不必遒且正者不具論若夫梁之沈休文唐之張子壽宋之陳簡齋明之李西涯其詩不可謂不工且深造遇不可謂不通而子壽抑不可謂不通以克正矣予嘗繹其詩大率以恬雅深以贊世以節制不以馳驅治詩者能若此雖謂之詩人少窮而多達可也長源之詩以恬雅爲宗以節制爲用陵轢群流樹幟明壇夫人皆可問津而齊日而要不敢以外強中乾務壯其貌而索其骨勝之詩歟世有論詩之士則夫詩克工又克深造而遇抑塞克遒而正者予其爲華之披實之覈乎此所謂子弟不必工詩而抑不必不工詩者也

秋琴詩藁序

詩暨古文辭克不作公家言而雅多事外遠致此卽所謂不傳之秘也莊子嘗居於濮又嘗偕惠子觀魚而曰魚之樂吾知之濠上也彼其所以知之者可傳乎不可傳乎夫惟知之者之夫人斯傳之而說莫之克傳也是故濠濮間想唯藝尤尚之位存史子詩既多事外遠致矣而予復舉蘇端明語曰空濛蔽靡烟雨泯沒曰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以質豪濮間想之契境然則予偕位存且全知濠上之樂矣夫溪匯林曲胥濠上也又奚不可知之有

咳唾生珠玉而法式變態

聆秋閣詞序

齊梁高沈詩任筆子觀樂安氏今表牋啓諸體雅克代興平原有代文宗范蓉三人而史稱晚年詩隸事太多轉不沈便則亦右沈左任之習談也如樂安逸筆而珠解圓獨處成采今讀存任子得其法以行樂府飛揚美波接參近世陳朱彭宋之列殊匪外疆中乾僅長支遁節者將吾知蘭臺之家雅不在龍山鑪而任文孫五色雕琢也爰為讀存所夕新之

輕倩中有卓識又翻一境

送馮夔颺序

歲在己酉友夔颺與予暨李方揚遊庠歲試隴而能光漢暨大章師洛試復詘越二月夔颺作楚遊偈予曰唐貞元八年陸宣公知貢舉(得)韓李歐陽諸公號爲極盛而贊宣公者梁補闕也補闕文尤高能補闕爲(?)韓文公文不能補闕即文能補闕而宣公不(?)而任之奚(?)(得)文公也宋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知貢舉(得)程張曾蘇諸公蓮克繼唐貞元八年而文忠公辟佐編閱者梅直講也直講(得)蘇文忠公文

謂有孟軻之風乃置第二然則直講之識當遠越王子下梅公儀而非文忠公(?)而辟之則嘉祐二年之貢舉或未必若是其盛故文忠公之功不在(得)程張曾蘇諸公而在辟直講也彼獨厥自用而謂可以無失天下之士者亦已難矣志曰(?)爲士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又曰任己則勞任人則逸歐陽文忠公曰成湯聖人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明張文毅公主(?)萬曆戊戌會試歸(?)(?)訓文毅公出告人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以爲喜而(?)一士以爲恨然則熙甫不中會試式雖得三百士猶不得一士也文毅公知其過太息當恨故能力抗分宜之始而文隱卒易名文毅是得乎制辭者即熙甫也嘉宗丁卯江西鄉試于文者歎曰吾今大士而後文止大文止後文止得予也文止得大士猶可不得也王文者重用爲恨不敢以其過之少說推而文之故能今金谿師大士亦留泉宴年江西鄉試夔颺世家金谿去大士故里不遠今答此果爲大士之丁卯恩當以甲午楚歸作大士傳于(?)有可者其克衛(?)之

不獨昔宋呂成公金谿陸文安公文(?)心閱曰明爲江西陸子靜也有司者前者如成公之心得日明也夫何議不然苟如張文毅公習于丁卯江西鄉試者雖不能內任自爲外任補闕以上希陸宣公歐陽文忠公而猶未失爲姚過而啟收也樂有人才之君子其庸有擊乎吾見夔颺能光諸子几絲熙甫大士後其躍然背人羅之一目而預落如予且喜而並一目之羅之外也

此下吉甫平要畧亦僅作選求志也行文于夔萬

化尤極離合神工

送徐編修册封琉球序

琉球明初始入貢與暹羅東西洋諸國之能自達者同遣官册封後三佛齊滿剌加占榜葛剌錫蘭山古里柯枝蘇門答剌浡泥爪哇諸名或　再封輒罷遣獨占城安南封貢亦多中絕日本絕不通中朝惟朝鮮琉球迄今職貢不少變行使琉球諸錄紀揚執後姓氏尤析朝鮮安南封使多院坊司寺官或閣遣重臣而琉球自正統七年倒遣給事中行人往　今天子紀元之二十有一年始用檢討中書五十有七年戊戌乃　命編修長洲徐先生暨檢討海公汲往嗣副焉　命益以章　聖朝文教之盛而秘院本儒殿閣選　國家乘出班制撰入筦綸則其所博考而詳載者非比於閣咨之錄外紀之編而已乎夫琉球自南宋已明元開頭末適於古判隋元所圖惟可不論元兵威雖海內外而獨詘在龍楊祥張浩師亦拒無以溢於國者之疑而不知前宋隋元於林邑占城唐於扶南天竺元於爪哇明於錫蘭山蘇門答剌未嘗不就俘翦琉球山特

姑米太平沙情鐵板而老岐之蔵島杞之琉末嘗不
收於書傳海外諸國所以本探志後者正錄 國家
威德廣被億兆鼎臣是故嵩息而不敢肆則大東沙之
堅所郵爾之道武不得以爲微眇而莫之簡察也琉
球雅號守禮因事中朝化導然北通朝鮮南通暹羅
前志歷然可考南當之衛彝那久有甲明之敎諭於
柴山綱寶於陳甲者不得以法司耳目習迎作諸蹊
後絕日不肖而觀罷之況衆國居民多通文字如麥
蒲鄭迴皆先代來閩說投蹊情欸又不得以兩窩盧

謠萬不乎如明季世有懼洩其謀而屬合無貢者而
不圖所以訊蒙之也當明之寢潰嘗警奏北山外方
首艘協取鷄籠今彭佳且爲內地鷄籠浪嶠紛綸體
樂群不逞如林道乾劉香董亦且銜聲匿影行化耕
畊萬無萃隣洲島之處然自明武肅以降和蘭千系
臘市易船貨充牣頻海郡邑而擴據大嶼蔦老以爲
銛鏢上蹤舞匯島近之叢窟又性慵猾猶易隷驅役
則夫當日之籌海氛所以北至閩山臨津而至八行
行劑而 國家之所以東西洋皆不沒者其淵謨勝

算而運於內州城而東及於西海所海路也鷄籠爲
琉球史記自人亦梯臺朋嘯慨然北望而兩王會職
貢之爲乎琉球初綠廣東東莞貢中國由廣州後移
於福其出海之道蹤梅花便移五虎先生皆海公而
歲秋冬皆付典典蹤鷄籠小琉球以達虎門入 奏
文行陛當點佛悉撫於有毀內之羅而益盡海疆存
知拂菻以西日本以東日省海外而朝鮮琉球之矣
周官王會篇有其陸離無其變化當與史記大宛
傳並驅

此文出臣海內人士摘論 國朝百年中古文大
家宜摘侯魏姜儲然先生之識達儲銛實非侯魏
姜三家所能埒

送張豈石知無錫縣序

世嘗說南楚士號爲剽銳而春秋戰國時如闘穀於菟爲芰猶公子貞屈建申包胥沈諸梁蒍敖率毅忍堅重耐劇事芰猶服鄭而南轅貞請城郢諸梁請無遺右領左史伐陳卜令尹子月公孫朝而敗徙距蔡兵百六十里之陳以都壽春又據淮北十二郡大城毀都邑此皆不以猶不旋踵擁符伯體進一決者哉自漢以降若陳宛劉洪不具論今諸湖有孔人士如胡寅之詳練故事戴蓋之十壁菁前中汀梁楨蔣璵

之出也浩塽而罷輕舟溯沔以下襄陽潞漢之見樊佃從事武昌鎮州人十餘度自起比及日中而知五千兵足以捍之張與世之鑑徑泊錢溪立城砦以抗觜是上游徐燮之壘治城寺以阻石頭兵張東之之年七十餘而對賢良策第一周行從之知楊師璠而說制張文表余玠之知冉璡冉璞而城釣魚山徙合州趙范趙葵之守揚州築夾城包平山瀕雷塘漸復周世宗前古城制而今廷芝范克成之此其才智不類而其不敢達一決以范勤無假若釣也則如夏翔

陰杓石首監劉伍李三司馬業以厚重著而世尤偉江陵防政勤令考其注措歷王兵部中員外郎郎中而外任備兵道臨軍縣備兵而任操撫督內而武握總籌戎政以至尚書不更他職則高文襄之所致也副鎮諫兵叢墻無所課功欲功上上則誠武莊之絕勁也滿州嘉魚鮮鄉城諸制撫李亦錫陳忠頂指最西鶚落還家至今猶自附化譯通手信中外臣僚范不得進與日魏策仟闘之說而兩計本兵如張譚諸公率假其併彈其虛而莫之能少展輔籍階也然則

江陵蓋重臣而非孟才臣也酒夫自有之有事已庚也則日漸進轉變而已常武之有事丁戊也則日無謀戰而已於鼓聲用實雖虛事亦實時用虛雖實事亦虛夫以中樞積重之勢闘科特動之威金帛累萬之揚聲鐵騎十萬之借力而疊章纏抗勤練軍營若夫紛事有形而變用變事有時而搖用則文寧議城頹而不議築嚴寧用管卞麗隸之賤而不用要官華使指護鉤者前容俯闢之班雖國是紛逆之格例科盤之辨微涯求之而曾莫之少更也然則是確確者

不返顧不旋踵而返顧旋踵且不翅數也故曰攘臂
袒體之克迸也妙湘潭並有張君嗜古工古辭而精
驍吏事比銓簡知無錫無錫故望邑而君且不淹歲
陟省臺綜綱要予謂以南楚士毅忍堅剛雅不沾沾
事剽銳者獻諸座右
萬騎縱橫麾旗輒定而寓意尤遠

送張念耕知全州序

京口念耕張子銓注廣西知全州事輒予一言予惟張子世閥盖今之東武城陽夏少治易通史傳雜家言工制義而尤精諳於詩其高殆不後唐會昌大中諸傳樂白比日揚推所謂餘事作詩人者茲不具論請即以京口喻之夫京口為金陵門戶而永生洲又為京口門戶洲在松寥圌山爲壽園下南近孟瀆北近周家橋而東望五狼地界潤常揚三郡爲海門入江要道明神宗時從江御史朱吾弼又疏言永生洲西至京口八十餘里京口西至金陵百八十餘里而金陵東南諸何幽蕩而蔿洲亦裁百八十餘里道便而地要論者謂雅得將其略今全爲廣西門戶楚東安飛山舖答陵東木安道一號爲全門戶而西北新寧岱崇花縮大崇擺門走集隘徼亦猶京口之永生洲乎夫吏治斜紛而斷索其務使而機要者且不翅走集隘道突傍亦類京口之守扼永生全之宜扼登尖乎宋范文正公杞韓魏公人與彥國青春壯圖宜精意治吾張子向其剪勵矣全楚南名州也文物甲

於西郊張千傑索諸故家如浙山野錄所摭拾
研礪弘長經世業聽覽以勤遠略且作詩之餘事而
竢厈三年借鼓書胥北乎弁坊
此皆以寶機運遠思

贈通政陳君序

漢晉後重尚書選部黃散以下胥得銓注然終北魏停年格而選法一變至唐長名牓而法又一變至明孫丕揚掣籤法而法又一大變其克甄別臧否調劑妥愜者惟選郎暨選曹者司是鑄而比孫淮正癸卯後予邑通政陳君交選郎杭凡七年昔明少保東公嘗以吏部左侍郎代趙忠毅公署部事擢瑞道南栗知縣用孫人且可謂急公晚不可會推喬洛陽為城守汪發源之公以上胥瑀之而招比再起而

風而翔振當時胥僻雲四朝元老季子定生先生望猶上林全計部公又克宣力曹司比全通政君而復縮選郎篆專司久任可謂克世其官矣昔平湖五臺陸公先銓選杭華亭相當熟家學重倚之以此選法消下為一自七十年交選郎之任而五臺公亦訖正位冢宰金啖中若祥符公暨忠毅公知其賢調爲屬吏闢田司後先居選曹如韻漏交王司馬鄒兵侍不能逃也而仲若公亦以拜東閣大學士銓司人閣孫此始陳君嘗班籍田水利極言天津營田不可試果驗

其人選曹也朱文端公廷薦之今釣衡相公嘗稱其
才優幹濟廉慎無私雅不忝少保公後賢由西[illegible][illegible]
以學貫籌鈴注不應既而旺要人求爲苑[illegible]用之賢
不膺[illegible]此爲釣衡所賞則少保公之拒南察相[illegible]
時河東勿赦增[illegible]鹽政者可以也其比改秋西學仍知
選授當途理中城方勁滿御史大學士都察院議例
籍
自下州部選者則少保公之勁申起黃二極屬者可
式也後歸刊再

特旨通政乾隆戊午御史言院有復利下　廷議存
備七人抗爭曰御史言是遂書兩議以上都人號七
賢則少保公之議御史枝指撥三上三部陞入臺而
勁山陰相國并勁浙江樹行日武之兩兩徑東省陞
通進銀臺可學故日咨入天官者非也春秋傳日公
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少保公孫少郝晉大理卿又晉
戶部右侍郎改吏部右遷署部事比再起而晉而北
庭右都御史加秋保傳若克紹續先猶行日武之兩
備五臺陸公之江位冢宰仰若詳公之將拜東閣大

學士以上政南揚不寧南西宦寶并[illegible][illegible]川之孫
西臺而爲首輔魏滑縣之孫紛輦而入輔行傳臺省
勝事也君性篤[illegible]學數過時而學于門君其克建功
業則少保公遺緒不難後先君求以寫然君雅敦孝
友[illegible]計[illegible]公嘗[illegible]川[illegible][illegible]兒學文君齋泰同道不
沓[illegible][illegible]嘗[illegible]以[illegible]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孝潔完[illegible]定生
九生之遺風皆世父[illegible][illegible]溯淺先生對體業府高一
世今諸孫且孫少保亳郡單第從宗安州依君遷所
多而檢討可無待家年少借[illegible]兒邸之感此又君克

紹諸有成而餘擇選[illegible]之所以審中正類流品者也
擒定主意左右奔會極相波變[illegible]之勝歐曾虞宋
外又闢一體

同館春集序

甲辰春王月望後三日辛丑同館士雅集凡三十有五人夫延世館職寔始于永樂二年後惟天順八年試東閣前乃列選其它或齋年或限地或采譽望或覈試卷至其奏進士名也或輟不選或間科一選或合三科同選弘治後選庶吉士林當國乃議稍科選者侈會而後又或輟不選或擇宅京職合拔列選是朝文教常洽才彥蔚興故選額浸等在茂年外內自一甲三人

賜及第外列選多至六十有二人嗚呼可謂盛矣乃歲未匝三期而大參沈子會稽曾子吳縣鄒子以乞侍養去鄞縣邵子仁和姚子東昌鄧子有齋何子以艱去嘉城萬子會稽司馬子泰和梁子去官皆孝感屠子平湖王子去官象賢兄董子同官崔子去官蜀黃岡靖子臨桂李子去官南溪李子歙縣俞子去官錢輔華亭黃子以提學去安福王子孝感夏子以平點罷試去至大夏子長洲李子邑吳子遂有子期山陽之盛而乞身而去長樂吳子最先泰州孫子德之子亦復將歸比者福清李子寧津趙子又旬日前去於是六十有五人之泉韓者其數猶如在而如吳姜子行官　議補合肥大馮子丹徒寧是楊子仁和王子長洲姜子亦將歸徑直省又有析曹者而道餘名者皆列席焉嗚呼盍聚散無常而榮名之不足恃也若此然則諸君子之幸而獲集於斯歲也事雖微而宜謹志之紀遇也昔宋蘇文定公自知績溪縣來入三館拜司諫賦詩曰仕宦不繇大縣闕坐曹終日漫學皇歐陽文忠公亟賦思穎詩

而序內制集曰韻聯玉堂如在天上予謂文蘇二公辭誠工矣而語道則未也今諸君子內分省院外涖州邑始可無文定坐曹之歎若夫樂鹿性成久不論吾朋發矣論翰閣而北南矣惟與諸君子共學當作自代殊絕人物非以茶後路入於前語日盡其出而在外不必同文實之端毅之正可進而風節偉特標映上下微詞林之香君則玉堂鑾坡得選序諸職志皆被度不吳閣可也而況於

聚散閃倏之迹詎足累唏而長歎乎哉予輒序其概

畧以代罰別章并書姓氏於左族宅日考焉

易學圖說會通序

南齊陸彥深澄爲國子博士嘗簡祭酒王仲寶儉曰易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難有異家之學向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元注博士於時政歸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元遠而捨輔嗣而用康成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元嗣之間元嘉初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謂宜兩立所以合無體之義又曰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而後亦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唐貞觀集注疏王氏說獨行至宋初且　百年有奇而華山象數之學始復傳夫易道關鍵寔在象數雖宋元儒者詮闡義理不必襲輔嗣之虛遠而象數要不可闕晉陵符君楊了然而著周易圖說會通凡八卷而前儒之畫圖立說者寔以備矣丹黃黑白展紙瞭然益有功於易學者也宋王稱僤李之才曰易學

而邵雍得之初華山陳摶以數學授穆修修授之李之才挺之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是象學數學又析而為二也後之知數學者尠矣有於象學乎哉夫宋儒治易竹本西安長民劉氏紛解諸書關劉氏學者十之八論劉氏亦宗本華山此予所以徐揚子之書圖以號宋數學絲宋初象學而重太息於長民氏之五十五圖也

吳氏宗譜序

繇漢宋衷世本而後譜學懋興而載四庫書目崇文總目其九[illegible]者莫若於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一十二卷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令狐德棻大唐氏族志一百卷柳沖大唐姓族系錄二百卷至若晉陳世族家目編稱如蘇氏謝氏東萊呂氏薛氏顏氏虞氏孫氏吳郡陸氏劉氏徐氏周氏施氏馬氏竇氏鮮于氏胥氏譜而其尤盛者莫若於石泉王氏之家牒十五卷家譜二十卷又王氏著錄十卷趙郡東祖李氏之家譜二卷又李氏房從譜一卷韋氏譜十卷又韋氏諸房略一卷裴氏家牒二十卷滎陽鄭氏家譜一卷諸以訂[illegible]所謂一觀諸[illegible]也譜學至宋而寖息類皆[illegible][illegible]令世[illegible]譜又多明人所作故字縣于氏譜震川歸先生嘗疑其偽壽州呂氏譜辨許東萊先生世系而與周益公敘次殊多謬誤又胥不載於史而其宅載史者亦殊尠此宋人無譜學所以無[illegible]學也明人益不講譜學海內世族系牽多傅會紕淺而衣冠甲族之極[illegible]者如真定梁氏蒲州楊氏三原溫氏新城王

氏商邱宋氏彝寶齋氏巴縣劉氏黄岡王氏青來姜
氏南昌劉氏南海梁氏晉江王氏關莆田二林氏餘
姚孫氏平湖陸氏以暨江南北之興化李氏太倉瑯
琊太原二王氏析支演譜與史錄相表裏至今猶
可考覈而于邑吳氏其最也吳氏自元至正間錫河
南行省徙子邑明洪武之十六年籍城左廂家於後
帶村三傳而析大房三房四房支四傳則自四房析
後大房大三房支五傳又自四房之仲析清華要踵
花園諸塗濱支與大三房為四房支書五傳至大宗

伯文肅公學憲顧山公世業獨邁其載於諸家文錄
者宰執則靳文僖石文隱楊文忠費文憲徐文貞高
文端王文肅暨邑徐文靖諸公卿貳侍從則林文安
吳文定顧文僖邵文莊喬莊簡徐司農劉文敏曾端
肅許恭簡李京山鄒文莊張文節吳坊學趙文介徐
天遠鄒忠介馮具區高忠憲曹貞予劉修撰暨邑沈
少司空萬文恭曹司空陳副憲盧司馬諸公塞披寺
曹司府則王龍谿王仲山歐楨伯王增南王麟洲顧
端文于樹繁姜燕冲楊忠烈侯考功林蔡二副郎錢
宗峴暨邑杭南儲邵憲副王通府史太僕張儀曹湯
掌道何總制諸公其文尤著者則荼陵李文正吳玉
文路南城羅文肅武進唐襄文太倉王司寇其書盡
尤著者則金陵徐子仁吳李范菴沈啟南文徵仲周
公瑕吳門張東海董宮保諸公皆表籍騎章鐘著爾
石庭與史錄諸牒相表裏以從辨古教匯之法物者
也至若吳氏著作之盛如文肅公再請迴鑾疏納言
公內臺諸疏考功顧端公鎮藝錄香曰對疏黄門五
山公端士習疏光祿數如公華垣對策大臣疏學副

石渠公中樞疏業以載諸史錄若其古文辭詩樂府
樂節冊而神凭弦者獨論則納言公道上龍谿羅宗
伯鄒文淵鄒忠介論學書光祿公上申文定書古格
請箴則文肅公寓菴集學副公顧山集納言公荊南
漫稿石渠公琴花樓集紆齋則石渠公諸種樂府應
制則石渠公簡學爾勿若公爲花樓摘賸他宿儒英
游遺集遺稿文庭與傳習錄小心齋止水集暨懷麓
蜓峒弇山玉茗諸詞宗集相表裏而永永傳之宗譜
集譜海內英賢姓氏譜衣冠譜者也吳氏譜自憲副

厥山公始創之紀古公復修之其鉉恭洎後又加編纂今知盧氏繇軒五君復酌於計曹將亭司訓密齋茂才伊高三君而蓋校而增益之曰諸房世系譜曰人物曰名位曰詞翰曰營建而坊表祠宇祠田塋墓祠規宗儀其例滋備洎乾隆丙午歲仍蒐未見為卷二十有四昔唐中族皆撰譜而鄭漁仲獨為彙述尤典以則故其書極盛而克傳宋人無各譜有三山林氏譜獨傳抑以唐林寶譔元和姓纂而後裔克世其學也然則盧氏君譔譜師宋何賈孔李蔡鄭林之稍變慙宋明之為彌雖借姓苑姓纂諸書而濟為可也譜學中雄文湧章標表今古

潘氏族譜序

古今甲族首瑯琊上蔡夏謝然王氏二十一望謝止二望而陳隋而後不復載於史者以唐中葉石泉公之嘗纂瑯琊譜也唐公卿大夫士發不有譜而華氏鄭氏尤達譜學故其書獨傳宋南渡後氏中江范氏歸有毅蒼其文獻又從彼於明譜亦傳衍宗譜族而考宋時譜之獲書史策者則惟建安陳氏長樂林氏為最聲也潘氏系出周太師畢公以食采為姓漢魏後左公武陵騎省太常岳炯史策有宋人名元樞鄭武

惠王平南漢南唐遺孽宋史世所載數七代孫古莊公始從邑南彭莊為潘氏始祖徙宋滿城章氏奕世相門而克締嘉姻其居於宋人稱為者較江南北湖東西諸家譜族為最盛自明發源金華新昌上海烏程行號甲族而司農公傑宣出南贈高定載松陵良常淮陰而克等埒之要迄　國朝司農公曾孫中丞公為名文解為名司衛為名侍從遠以文淵東閣學士出撫湖湘湖浙大著而族從孫彭莊析支皆彬彬多文學人海內潘氏之言譜學者未有先焉者也昔

通議公海內教公中丞公務古訂禮刻纂彭莊譜曰
述譜例曰詳譜系曰考居官曰列傳行曰祀貞行曰
採文章其譜系析支曰士干曰樞村曰官巷曰義頭
曰吳圓司農公則吳陸系也韶州次不論鉄荅等
塞克武唐葉曲梁氏解梁協氏學而中丞公又命內
教公子茂才君合諸望續編之凡若干卷以武路氏
衣冠譜而彭莊縣宅郡邑望曰定武原郡之編皆清
河崔氏之東武城吳隴縣宅郡邑標甲族望且定武
華陰楊氏之靖恭坊為大支並附甥姻非故曰序譜
系其實以求於史例嚴慎之義云爾

雙橋范氏宗譜序

春秋左氏傳曰晉王夏盟為范氏而范氏之譜系其
先始見於經也祝宅族尤慈唐定官族而范望高平
故宋人書文正忠宣曰高平范公高平郡今兗州金
鄉諸縣是也文正公百世之師凡承學士皆宜頌肆
之于參謀右僕射忠宣右丞恭獻堰師皆號名臣而
恭獻子徽猷公孫承議公又三世至于承公平江府
膝正文正祠又四世至望江公叔望當宋德祐元年
元師攜文正公誥像玉玦一析產楮一彼僕乎蘇
吳從邑之中巷靖於余縣中巷從西望圩又孫西望
圩從巷內雙橋遂為雙橋始遷祖丁四析東西南北
今仁東分從西而西分尚溪公得其淺世為大宗子
又八世至參議公豫飭於庠以貢籍南曹仕至瀏江
參議惠政著聞望江公四世孫昂借宛庄肄昂信以
貴雄號東西昂宅有雙橋所謂雙橋范氏也橋析東
西兩巷所謂巷內雙橋范氏也望江公五世孫經以
貢籍南曹仕至知演趙州實南縣復用政蹟聞嘗著
樂山文集遂居汴蘇林競殷之孫江公五世孫綺中

明孝宗辛卯府尹試式而其宅任朱邸籍六館列膠
庠者前後竝踵相望也坊少司空沈公千都事公讓
以彤雅著甥西山先生楊公洪露以節著而雙橋之
望於邑也滋益盛爰至　國朝英彥森起若虞庠觀
木子文甲郡邑進士科芳洲君銓淮南曹行武參政
右僕射右丞六館膠庠籍始難遍以流舉丁日日衍
書板者多至于四百有奇而雙橋之武高平吳以刻
譜望於汝南武陽華陽濟江吳興黃縣南臺間抑亦
滋以蕃熾今展雙橋譜有圖有傳有小傳其書坊里

曰雙橋曰西望圩曰高庄曰巷內其書宗祠曰高庄
大宗祠曰巷內小宗祠其譜例曰明宗支曰詳遷歷
曰定升降曰辨真僞曰溯先美曰嚴筆削曰別醜類
曰重婚姻曰正嗣續曰避名號曰志始居譜義曰親
親疏之義曰識長幼之序曰知適庶之分曰觀盛衰
之理而其裁譜式而俾不窮也曰圖列五世傳已自
五而遞六矣復提五世作祖因而重之曰列之以分
而不以房曰有圖斯即有傳復有有圖而或無傳更
有有傳而又無圖整以變嚴以恕事有符於顏氏家

訓藍田鄉約之旨而克爲氏族將衣冠譜以闡宋一
賢李華郴林氏譜學而非宋元明諸譜傅會膚末之
學所克逮也大漢魏晉唐譜列於史籍者不下數百
家至宋而史所書裁載五六家雖歐陽蘇氏亦未犀
其與變而壽州呂氏吳范氏至今譜獨傳蓋譜以人
重壽州有成公吳有文正公故其譜久而克傳雙橋
人士工文章擅談節義予爰做彥升任氏之武陽尚
褒歐陽蘇二文忠公之碑與文正公華陽蜀公近日
華亭沈詹事之誌首輯甲族序次宗譜彼孟博希文

黃仁敦穀梁訂序宋天學范紹聖奏劉明堂長肅獄
唐鑑石湖清江詩律表延邑里錫爵閭衍以彌振吳
高平之譜望云爾若夫文正公蜀公皆舉禮部第一
而殿試則文正九十有六名蜀公七十有六名此可
補高平譜之缺且爲濱陽澤諸郡衆先聲而雙橋科
目仕宦業已燗如矣意於此晉繹之抑亦縣本溯本
之一助也

豐溪呂氏族譜序

呂氏出姜姓自火運裔孫爲諸侯有地在懷洪農鄉從孫伯夷佐唐掌禮使偏掌四岳爲諸侯伯唐虞有四伯後又益爲八伯是也故伯夷號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賜氏曰呂封呂侯呂者膂也謂能爲股肱心膂也呂封地唐蔡州新蔡是也而呂氏族譜此家中更夏商世苑照周周穆王時呂侯入爲司寇佐王著呂刑載於尚書[illegible]時改呂爲甫大雅崧高之詩維申及甫是也疏釋尚書者又曰太岳郎霍岳之陽下

有呂鄉址晉取呂飴甥呂相唐易呂州爲霍州是也而齊國封肇太師定太岳後十九世孫康公遷海濱康公七世孫當秦昭襄王十九年蘇齊滅秦爲桂國少宰北平侯一子伯呂仲景仲景子青以楚令尹從漢高祖封陽信侯諡胡公與隋州刺史仁宗其裔也康公裔多避居韓魏齊魯後又從唐東平壽張故居氏望東平魏有代州刺史爲年學侯度字子路孫行鈞後魏東平太守行鈞後居河東永業至肅公謂相唐肅宗同州河西節度使廷之禮部侍郎渭衡州刺史

溫世著清望衛州文尤爲比延載於林氏柳氏譜所譜錄所唐宰相世系表者也至秦之陽翟漢之單父皆之器陽其所舉此也前宋之范縣又其附東平者也河東呂氏唐天南遷留歙爲度八世孫文仲宋集賢院學士御史中丞於時大江以南朝士爲最貴尤工書十一世孫從遷饒州徙於撫德之豐溪號豐溪釣叟[illegible]十五世孫延[illegible]又[illegible]豐溪徙[illegible]首廷[illegible]從[illegible]而呂氏遂以豐溪爲安次之參政下治[illegible]之平章軍國重事元樞右丞昇州

之[illegible]嘗商城之參政[illegible]從東平之左僕射六安之少傅元平定之右丞明之今水高陵[illegible]呂宗度新安[illegible]其行中此也而宋嘉田之學博舒州之崇政殿說書[illegible]閣成公亦祖[illegible]此由人本乎祖義從乎同之省也[illegible]呂氏譜系[illegible]始繁於宋淳熙終於元至治再修於明永樂三修於宣德四修於嘉靖之丙戌迄今二百一十年有司奕者望鮮子齊公仲命[illegible]公[illegible]南文[illegible]聖[illegible]侯[illegible]芳谷本忠[illegible]文[illegible]於吏部禮部[illegible]復[illegible]

又悉今名之久而易更出也譜式昭穆序次詩正歐
淡會日兩序於予昔與同事書目有東萊呂氏譜一
卷故宋壽州右丞封東萊郡公取公亦以日居梁州
書東萊而鹿鼎公子季賢仕後州同史同世孫伯侖
任官州司兵參軍唐人多以官爲實然則呂氏之族
河東而宜然爲欲以田而宜輿從也故應參考成公
宗廟祧遷詳其宗譜改原郎置之極要於越婺二州以
款饗崇安小東之世之宜者有編而不附有紀而不
章而進世大司馬呂以德先生定於中州上範此皆

譜錄之所宜務擇也

豐溪呂氏續昭穆序次聯句序

渭玉發祥成偉烈賢能紹美錫沢目居仁由義昭忠
信矣禛厥安德澤長此豐溪呂氏續昭穆序次聯句
也蓋氏族世系有祭昭穆書與者詩昭考禮宗廟之
體以序昭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周禮奠繫世序昭
學左氏傳文之昭武之穆後世蕃衍譜學字以析之
何以屬之乎子姓不失其倫而經義微如矣昔唐李
氏造地志圖而呂衡州序之曰繁而不亂疏而不漏
乃議以渭之丹青以炳之使譜學之徒未披其文而見
其不由其而觀與斯道之明也蓋其地志哉凡

世本譜牒之興塞通諸此爲唐賀容恒山郡公十部
譜河南于氏家譜後序曰諸房昭穆既同尋而繹之
可以明矣後能代習家法述作相因從子及孫從孫
及子孫孫子子與復宗嫡雖兩卷乎將十部而彌
益矣此今日豐溪呂氏昭穆滋以爲奕而克纘臨沂
陽夏清河范陽諸譜之符契也蓋二十八字郎衡
州之所謂命源流考同異移該暢從體要者也故曰
譜學也以此爲後友明釋其財元起旭臨元文正

也篇予而并質於豐溪者望所以乙賓客之附而申
衡州之文也

存研樓文集卷十二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後學徐鴻釗雙楠編校
受業吳鈞瑞式如
姪　麟趾昭復校字

碑記　記

平西藏碑　擬

皇清受
天成命撫有萬邦欽惟
太祖高皇帝乘乾立極
太宗文皇帝道治風隮
世祖章皇帝神武丕昭統一寰㝢
皇上纘
三聖之緒新廟八表之琛圖溥海際大囿不祇貢篚
御極迄今平三叛下臺灣平俄羅斯而噶爾旦擾我
邊垠
六飛三駕刈其醜俘其孥偉烈豐功載高隆古蠢爾
策旺阿喇布坦敢作不靖渠黨策凌敦多布據西藏
[illegible]黃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人民

皇上廣諮廷臣決策征討　特命撫遠大將軍　臣某
總西方諸師而振武將軍　臣某征西將軍　臣某靖逆
將軍　臣某　皆受鉞宣威於伊吾高昌之境獲級擒生
賊衆遠遁康熙五十九年夏四月　臣某承
詔發北路道雖布木魯烏蘇將逆藏諸策衛度平逆
將軍　臣某　率滿州綠旗兵尋發南道經若苦喇兒來
策零得護達爾喇嘛　臣　討畢爾蒙以遊牧八月十五
日師次薄克可陵夜犯營敗之二十日次答敦巢兒
賊二十有苟夜乘大雪犯營我師整軍以待大敗之

二十二日次楚馬拉賊復夜乘大雪犯營火器齊發
遂我師奮擊又大敗之策陵敦多布棄師遁而定西
將軍　臣某　亦棄軍得率滿州綠旗兵以四月發打箭
爐六月經叉木多會雲南都統　臣某　得發中甸之師
以進攻克拉里是時渠黨等曾吹音匹兒綽普喇嘛
兵六百籌兵二千守喀爾招穆倫渡陸殿爾工喀而
朱貢欲降不果我師徵工布第巴率兵二千以秋八
月十六日會衆朱工喀而初四日兩軍發拉里進次
工喀爾拉朱貢之東固克固降又進次朱貢吹音喇嘛

以慶賜迎達木贊進而工布兵亦如期齊至乃進取
墨朱工喀爾降第巴達克渫隆喇嘛兒碩日亟棄
藏時以二十一日遵將爾招穆倫日分三隊二十三
日擊鼓徐進逆賊由藏宜命第巴頗日暨巴拉布陵
等呼圖喇嘛軌總管事噶兒喇嘛五百率逆將軍
兵以九月十五日進招喇嘛升床唐古特圖伯特
人與內藏中遊月留兵部戍之而諸附皆振旅以歸
昔漢通西域不及焉後魏道吐谷渾什寅師木至
日際以疫返 日當今松州保縣 吐谷渾地也 唐討吐谷渾師一

達柏海星宿川吐蕃欽陵當謂烏海黃河關源地
深廣土疫癘唐兵必不能久 烏海在星宿東五百里 今西寧地也 李
德裕以松州索叢嶺去長川不二千里徑掩吐蕃
米今牛悉烽十三橋而策乞不得 舊松州今谷地也 元烏思
藏或由建昌等路不載地理志而四川雲南徼
外行附南詔中下河西屬紀發當 大理路西吐蕃接壤
明以前先師達賴令兩而二法王四被後亦不復
冊封未有如今兩道深入奮霆掃前世不克闢
之絕域衆叶蕃鶴祭爨焉歌迎勞唐使三驛唐

雅州達吐蕃之道皆瀘水達彌南江道由撤金沙鐵
之士青虎步廄之用俾八思巴領南堅錯黃教復興
而蘇是綏和眺以達邠善合侯斤以達安西山借伊
吾商昌縱掌之師並集內庭克殄罔醜比前旬月可
謂 臣某幸覩群師奏成功謹書其略於右所以仰窺
皇上恢復、、、、惡獨斷之識克俾文武諸臣和衷體國
以迄此殊勳而益以昭
太祖
太宗

世祖之聖德神功於億萬里之遙億萬禩之永也爰
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命
聖清 文紀六合乾綱坤維嶽奠海納西南下國法教
匪諭秉禮不違
天子之仁萬里行師紛紜廷議獨斷而克
天子之智兩道深入絕域晏然守閫項領
天子萬年帥臣驛聞軟書竹帛同臣考典請勒金石
天子曰俞咨朕用褒焉

太祖
太宗
世祖之功

英衛公廟碑銘代

英衛公廟祠春秋吳行人伍公也公歿吳人祠諸江上號胥山廟唐封廣惠侯錢武肅王奏（乾寧□年）旋晉吳安王（□年）宋賜祠額忠清改封忠壯侯（紹興三年）又建英衛閣以（□成三年）後追元季疊晉八字王封（嘉泰□年）（成□年封忠武英烈顯聖福安王元大德□年加封忠孝威惠顯聖王）明詔祀典詔部上史歲以九月二十日祀而祠額帥初不改國家甄寶命百神率職薄海際天廢舒濤瀾雍正紀元之三年

勅封英衛公

誥發帑銀以新公祠於是知杭州府事臣某知仁和縣事臣某知錢塘縣事臣某祗承吏部左侍郎署浙江巡撫臣某承宣布政使臣某提刑按察使臣某檄牒選材鳩工肇功於秋八月之某日蔵事於冬十一月之某日堂寢門廡彤碧絢耀而役不逮坊里杭人士聚觀新額謂宜有以宣

上德邇神貺臣某爰考其源流經歲月而鑱諸麗牲之碑蓋按公懋勳偉節春秋左氏傳史記並可參獨叙而歸神大海伍潮來往其說始見越絕書吳越春秋而越絕謂捐於大江中或疑嘗屬揚子又越覽北行為之語見吳山地木隸越不知浙江當時何號大江而見所適傳是今宗邑如孫嘗地雖推多公遺蹟胥山吳山以爲潮神至其神之捍禦潮汐也如武肅王射於江而沙漲十餘里宋馬亮禱而潮却且出橫沙數里趙與懽禱而江干七十八里之決以塞咸淳嘉熙之際靈赫定乾昭既協顯順濟石姥上而傳記又最炳著

天子軫念潮東西者與數染扶邪崇號上公而廟部符守臣新歌廟封洲之棟墉以妥公靈觀前代禮有加焉宜矣昔漢有防海大塘唐史載鹽官塘潮汀性當時塘錢塘長堤亦可考然白居易任刺史業慮濤激西北而大曆八年宋祥符景祐慶曆元祐淳熙紹興元致和暨明洪武後五大潰決毀陷漂敗不可勝記（永樂九年成化甲午嘉靖十子萬曆戊子萬曆乙亥）惟　國家修築木政繁備舉其於捍江捍海克堤宄梁端木氏趙氏范陽鄺氏之所錄于充廢苟廢墟冀甫余靖張載蘇軾史伯

瑞金複湖之所覃思而松陵華亭李琀嶙後諸賢
之所晰塗夕漲而所獲集事者皆芥萃貝綜皆可見
諸石囤木櫃絡竹卅橋間而或潮或誦詠不害乾
用足恐然則山陽之材鴻鵠之羽百鍊之鐵有所不
能抑錢鏐箭以貫鐵幢有所不能鎮屯寶莊嚴索
堵波秘密神咒有所不能伏而猶曾扶於庚書請復
京於周有其克符祭法典籍揖思之行而神祇以
其民生以又者也且杭郡東南形勝海瀕當浙
江入海東北定海紫錯對峙要山漁浦諸峰崎嶔黯甃

及其出龕赭歷沙渾合錢清上虞南江而東也道頭
石墩白塔蘆關花鳥陳錢以泛於蘿疊島鄧島猛
䑸之外且不啻侍符甲同鮮鶻鶚霧設館監官潮汐
尚溝然則于越之古之潮波可以揚禹航之西
津向流可以鎮寗波而雲大戢不同假最於浪山濤
目之中僅杭郡百萬戶盧合屹然克無虞災腐者
惟公厥有於斯民為何有
聖天子之德涵濡大長而嘉之有道也 立廟備位列
祀復賜額令人加唐宋守臣後嵩撰同祭為贊

辭曰
艾陵退息城山進攻凡爲臣者孰如公（忠）照劉東奔
紀南西趨斥孫子者孰如公多諸（忠）誹（孝）下人之荊
殘而歸海海若哀號一日再來素車白馬火霆錯擊
銀濤倒瀉揚波再不興壤同神（忠）（孝）協軌以衛斯民
帝（德）理數之秩二潮濤濤噴未閉堅屹錢塘報公功
崇封塚閟奠參星斗檻飾雲黼醑酒封牲雅歌節舞
潮不山碧樂此終古

重修城隍神顯佑伯廟碑

學士潘曾大尉奇倚與秩祀蓋協因顯建忠侯爵伯神之義尚宜興荊溪實祀城隍神顯佑伯定遠楊公實縣明洪武二年始公年十有七從父子寮爲帳前先鋒時元至正壬辰也後卒代領其衆請以功晉銀青都先鋒戍攻宜邑嚴城寨定置右翼元帥遂拜總制大元帥督十元帥兵鎮宜興又晉秩明勇將軍神武衛指揮使丁未正月十八日力戰蘇之閶門李子流矢卒距生後至元丙子五月二十日年三十有二蓋

行省風臺門東其載功臣錄者學編史纂諸書皆甚詳蓋實協祠以勞定國以死勤事之義而其爲邑於邑也滋益振淮張驍將唐本初丙申據邑守甚堅明師攻之久不下公以兵截太湖口扼梁溪壓虹橋大全小梅矮道本初單乏食遂克此奠安嚴邑之首績也張氏羅馬橫戈集師百萬而下進表鎮海旗之幟要尤在吳與東倚偕公旋率部卒從常開下絕太湖道趨傅館擒張士信以還丙午六月又從開平圍舊館降朱暹卒六萬摧堅持久遂以成功浙江湖行省之勳爲開平王公實定遠人其所乘萬人胥靡又若封而舊館勳尤偉開平後從所向有功績難後追錄漢吳事多不書從開平或載書從大將軍非其實也宜興楊氏語三十六寨行烈公麾兵盡破之壞宋興舒務從此殺掠而滅之績也改築邑城三月復工萬不敢南犯閩花憑昇貢東望李公堤西倚中湖蓄畝傲毅崇墜南而業苑如鑿石故日宜興城小而堅此經畫保障之實績也辛丑淮張躬率勁旅大舉入寇水道繇太湖渚楚道由縣井山循石亭

北繇陽山循萬石官路急攻堅營犇突公亟援矛擊出振士衝一當百大敗之又挽弩張擊其戰艦溺爲萬計遂遁此公捍禦外寇俾不敢復西北向而遂以成荊江克殄之勳也公旨擊敗陳氏步卒始就獲又破何眞解徐中山牛塘之厄濟邑又時遣兵援長興耿總制守益堅而平陵永世洞湧良常亦胥賴行陣功此又殺捍鄰邑之績也丙午十一月又從開平圍虎邱午攻閶門二久吳軍突門出公與率部卒力拒斬退怯一人以徇三軍股栗丁未力戰殁乾敗虎邱

後小北濠捷而遂以成齊雲克殄之勳故曰以勞定
國以死勤事祀典通義也然東巖守常州靖海守江
陰爵上公通侯文拱神祀而公叔崇廟祀號者公早
卒開平旋卒于鄱林朝臣拗援而遂以啟滁州金川
之戮兆也公推長文翰工楷書二百年後邑人上爵
寶之嘗又見以援兵勞問公對曰辯齒証固應爾昔
趙行廉頗蔺相如强秦不敢加兵臣愧佚儒弗克逮
廉蔺爾其彬雅不伐若此初澄邑招撫散越八載
而爼豆復業當時北之羊叔子迄今分祭主祭特雖

宿鶴蓋實借翁河裔擬胥刻鏤闕癸丑元侯金奏之
章矣初宋省倉門廟移建於公鎮禦時時祀公正統
嘉靖嘗再修葺　國朝康熙甲辰復修焉嗣闔中堂
以象路寢癸丑後寢有融風之祥二邑紳士耆
正議復建經營而擇幹辦者司其事始於甲寅成於
庚申規制埈隘視昔有加爰復金范公像塐左右列
侍諸神像築碑亭甃搆廡十元帥舒公發貸屯衛
四子曰晉益開豫儕邑四子曰謙復觀發此附祀之
禮宜從義起者也邑人儲大文爰記其觀牲之碑系

以銘爾卉君鄒務嫣貞氏于左
維羊大傅覘山神柚裁闈厥像異陽寺壁楊公足纘
徒鄭秤兵劍制卑科嘰嚱殖殖卆配征西于頭英烈
剛日卜吉牲腯醴潔旱潦不害菑沴永戢肆昭亨余
俾萬斯億
陳溍高萬赫赫肅肅揚烈荷孤韓門大家也
淑涑門先生爲浙生時嘗夢神謁文以太史公爾
之後神廟重修思作一記未果好事者鐫碑署名
寅僞頌也茲庚申神復格於夢因亟成此文付梓

且七據開發之精詳識者成其藏其所自益信文
之至者之通於神矣

平陽府學記

禮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後因朱文公禮書謂以下文大合樂者之有合當爲合樂也內禮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既而釋菜禮輕於釋奠則合舞則授器而用幣又謂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說舍菜即釋菜也月令亦謂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學記謂皮弁祭菜則釋奠釋菜之有禮樂器其興尚矣漢晉相沿南齊史仍日將

前相乙瑛言詔書崇聖道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太常引曹掾史對如瑛言可許則立廟具禮器所繇來者久矣唐開元禮從祀籩豆簠簋甑升盤籩登居右豆居左簋簠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陳於右而六佾用宣和之舞宋州縣釋奠日壯前左列設祭器左十籩右十豆俎二次組六爵坫皆二犧尊象尊皆四有坫加勺幂在殿上又設太尊山尊著尊犧尊象尊皆　歲分六位殿下從祀位有著文設洗罍勺於次而凝安同安明安綏安成安之樂作元大中祥符二年禮院制尤爲詳悉政和間又賜州府禮器十籩十豆明制籩豆八成化中布政司張奏請加十又加六佾爲八後仍用六佾此並有上丁釋奠之典也平陽府唐氏郡宋以後府學尤鉅　國家孚化平陽地震康熙三十四年嘗發帑金遣員外侯某會知府事王君復建府學府長史之官其上者視它郡宜尤加謹雍正辛亥夏邑李君特簡治府事下車按閱附祀以學宮繁舊而不克告

成深懼無以祇薦祀事迺鳩工課程崇閎廟貌昔有加又補樂舞生闕額四十有八備六佾刻而壽捐俸具新其禮器凡禮器之屬豆百有二十籩六十俎二十有二篚四十有二鉶簠簋各二十有二尊勺鼎七爵百有二篚十有三牲槃盤共二十有八爐暨香案俎燭祝版各一坫九案共四十有四爵六冪四鼓各一其凡樂器之屬編鍾編磬各十六鎛鍾一巨鼓一搏拊二應鼓鼗鼓各一琴瑟各四柷敔各一塤篪各二笙簫笛各六籥翟各二十有六麾一幢幡節

有二籥簫載羽所具又制舞節技樂者六十有歌節執事者衣八十事行如發典而禮樂遂於是成參所謂禮明樂備者實具然矣昔文公滄州精舍釋菜儀用盤代籩以用几代豆而附洗爵洗巾篚爵篚必具平陽當歲用爵做闕里制器潔城劉君有儀註具而久而廢缺至李君成學宮工竣更新之者知平陽人士既安李君之政又遊於斯學趨見闕里金絲堂絃誦景象承蒸翻風多禮樂衆英選而教以佾舞

聖朝廣勵學宮之化也有提於桴鼓者矣若夫繇綴數以析義理維先正薛文清公篤志講明碑記具在行可考釋也

賓海王君掌教白鹿洞書院碑記

白鹿洞書院盛於南唐宋時偕睢陽嶽麓石鼓號四大書院睢陽最先廢中州士以嵩陽書院當之嶽麓石鼓南渡後朱文公張宣公講學其地湖湘學者滋盛而洲賦之秀各於豐部者莫偕闕蜀埒白鹿洞自南唐升州胄子有來學江西路諸州軍院闕當戈鋌林立會輒越險來學多成名儒故終宋之世號洪爲二路爲鄒魯淳熙時朱文公權知南康軍嘗偕林黃李蔡諸弟子十四人講學於洞立學規又嘗偕呂成

公陸文安公講學爲湖鹿洞而鵝湖寔禪寺地故白鹿洞獨爲海內書院之宗文公嘗申劄子於朝書院得有洞主司教事而歷知軍學宮者兼充是職而不充如志不賓海王先生以藩伯監中王公聘司白鹿洞主講明堂書院演繹義理微詞朔月再鎖廳試甲乙課表錄分不少衰西江列郡暨吳粵楚士來學者流衆肆誦聲夜漏下二十餘刻不絕生徒雅飭辭義斐然用以飲佐

聖世膠庠而展文公不克展之志甚盛事也先生工

經義工詩古文辭又工書日偕來學士琥、錦、德深、繹、
經、瑢、樊、南康守張公鏈星子尹何君郡教授李君邑
司諭吳君棠推相敦挺而白鹿生徒尤企之砥德道
生趙君□□而江遊子文英爲子迹城學於書院歸
而肅尚書毅數先生之德教新書其實於碑予聞先
生家介、翁余、翁故陸文安公所嗶地先生設教白以
白鹿洞學規爲宗而惟是敬業道南後日耳之學茲
後參其教行雅躍人士多思客城藉屏然則文安公
之所講喩義章者先生其亦申演鄉先正之指以告

文公池饒潭諸錄行列者道司南乎文安公嘗曰朱
晦菴如泰山喬嶽淳熙八年文公判南康創倉法時文
安公在勅令所見之歎曰社倉法甚善爰書諸史志
文文安公論洞國土文公推中肯綮而子壽子美諸
先生其學多合於文公此呂成公調和流釋定道傳
之派豈待以大學嘗同代異之私案競既而行其諸
之乎抑禮曰譬如登高必自卑大鹿眠場之匪白鹿
洞三峽澗玉淵之匪水簾　然泉也大人即知之然
而陟石澗曰巨石路必自虎眼場左側始三峽澗玉
淵雖匯巨瀑然　觀抑不得謂匯海寓壯觀有陟峰
頂自鹿宗者抑必自白鹿洞書院始今先生教務經
藝術而有法雖克行禮中庸爲指而釋尚論次行當
尚有定方務本實學不先復倣陶彭澤寬谷中寅其
指用法法者日相推者莊麗古鼓當陽行見上背彬
彬起而教宋景本德業而上之矣予雅企一號九疊
而爲及門按之趙生以往思書院之來學者并學先
生皆闔中王公臨用金谿先生且以爲寔從也
北嶺賀無安之言他文皆利藩語地。錄爲尤森

逸

大學士朱公書院碑記代

大學士高安朱公嘗以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浙江(去)望大著入拜左都御史旣而以艱歸
皇上御極公自里第入覲晉秩吏部尚書仍掌都察院事旋加太子太傅遂命兵拜吏部兼掌院事又出視海塘海用寧謚公前後再涖浙浙人尤德之洎歸部而遂有大學士之命署銜文華殿兼吏部尚書實克正宰輔位
皇上之(知)公暨公之受(知)於
皇上可謂至矣先是湖東西人士(思)勤芟舍新有所展禮而公性崇敎樸雅不喜標表浙人士亦不敢輒合公部適私築書院於西湖孤山之北棲霞嶺之東外爲門門內爲亭又入門爲堂後爲碑碣之室而碑書公職秩邑里姓氏肅位於堂中會其察錢塘縣事爰記諸碑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子朱子釋朋亡曰不昵朋比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亦釋曰下無應與散其朋黨之象也 國家政敎修明德化翔洽於斯爲今而公嘗

湖嘗潤澤之寄所謂上應於左王乎夫而宜得(中)(行)者也海甯士獲通仕籍內而郊成侍從處謙得可久而洽小守令得以效約行於斧刃之地而公(中)(行)是尚無畸重亦無畸輕 以撫浙之道行之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當公之四年而浙也其敢如嬰稚推悲之而信爲吝事勢多有情達而合自行體肅而下自化此包荒之象也利必與害必蠲不少牽滯而一介之私纖微之隙靚無以自容此用馮河之象也海澨溪壑塡務隙省一日得則流條貫而神慮足以運之才力足以濟之此不遐遺之象也夫本之以寬恕守之以斷制又行之以存舒故恬而其不昵朋比者行也繇是而渙其羣以渙天下之羣而(中)(行)立矣然則精潔約可平乎則淳世於無偏無黨之治其嶽逾奚以於此卽泰傳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渙傳亦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夫坤道含宏光大而命渙之傳亦皆以光大爲衍蓋世運屯亨人才聚散實繫於宰輔之(心)而欲(上)(下)又觀其(心)之光明正大以爲準且夫風哉者上之所力持也風簡

者下之所衆習也公風鼓縱整以表帥乎下後回而不病其深獨復而不病其孤俾世爲斷俊士賢毛髮綜覈之才皆得並效於前而朋不簧扶而自十集不滯解而自決此之謂故小舉以成大舉以符[illegible][illegible]保會之道而易傳宅所指未光未大者皆不足語此矣公則古大臣之道惟經實踐之而公之蘊於[illegible]而官於中也苟且[illegible][illegible]晦然以無回勸效日久者因循又爰克攻此哉且自渤東西之建章以遞邵遞換也今更數百年如鹽山王公莆田彭公浮陽李公鄭梁張

公諸賢皆公行號名臣雖它有動澤於民者志乘昌然以衆而公實克敵有用諸公而上之爲前此所未建則何其[illegible]而不缺[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是何故也宋子程公傳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夫[illegible][illegible]支剩備者惟[illegible]然古之審閱器數利衰者皆謂滿溢兼公望昭財成輔相與無斷遺略不及雖唐虞三代所以治天下寶不越此公勤修備素[illegible][illegible]且借位皆崇愛用是弼皆訓變彌允報舉天子之深知以躋器業於皋夔稷契之列而海宇仁之發然堂者以余從濟其所得拙有宋少[illegible]矣公康熙甲戌進士當人翰林知潛江提督陝學政爾朝即守政最前後不勝紀行于衡論其重有合於古大訓之轍道頌潮人士思之不忘者饋石質諸亭以積甘棠之義題焉

仁和縣忠義祠碑記代

今天子覃精庶績慇𢙢綱維凡薄海內外皆歸範之彝典而於前代忠義士庭克捍國而砥俗者秩祀尤虔爲雍正二年

詔直省州縣皆建專祠長吏用春秋二仲月致祭著爲令所以昭崇獎廣勵風化甚盛典也維仁和爲浙東西首邑臣某 幸膺

特簡來知縣事祇承院憲符檄率先趨役度名材庀堅甓諏日聚工經始於三年某月之某日竣事於某

月之某日覆宇朗軒門廡崴赫春秋吳行人伍公而下凡■十有■人瓚主肅祀器設畢具而民不知勞臣某爰記其歲月鑱於麗牲之碑蓋混元數護剛柔殊質而得其氣之畸剛爰克果且毅者於天爲雷風迅霆於地爲峻山鉅嶽於物爲鋼金礪石而於人爲百折不回九死不易匹夫不轉瞬不旋踵而一瞑而不復長顧之士是故遂古以來車之號曰忠義治政者恒列祀典焉刻茲邑冠帶行省自宋欽駐蹕杭郡西諸隸縣崇峙杳谷皆迤邐而東峯嶂羅崒於山有鳳凰月巖石筍羣峯水天倒插黃鶴之秀於水有海門龕山橫溪柳浦之勝於軍防形要有八部六營三衙九廂石練爲櫑木壘之衛發實臺之規制於衿纓模楷有發潁昭忠忠祐之址於昕晡遊眺吟詠感慨又有竹中東青勝蹟若瓊花梅坡北園賢秀諸六府新鄉二墓之遺蹟表門怵心其動盪而奮激之者某以莫之或禦而棹亭東望一日再潮且下八洋許西陽驚雷而殷鞭金鼓萬聲魚龍百變雜犀弩鐵箭而不少撓是故人士之産於坊里睹習遊其地

者凝結鋒發氣充揚剛多以威稜壯烈著於竹素且寬有宜風烈迄變由鉅嶽鋼金礪石之至偉絕特於爲衛因以敢類其生者上而

聖天子頒褒崇封風修禮祀文

命自縣吏祭祠而發俗之臣肇舉數千百禩之曠典且以昭揭遵循用俾遐邇恒撻士習有所悚惕而祇謁者入而低徊其下抑且愀然悽然忠義之氣扢屬而颺發揚背振袂而莫之或越也縮悚也夫紀盛美述

先烈以宣化厚民守令職也刻祀典肇開而茲邑又

延長洪眾所之學其緊於行省傳教提舉及教授本
處士學揚風化猶以示
聖政綱目以張宗師司馬其各令行在州縣訓者而
凡屬臣僚暨六館三學之士七科之族參議侍從官之
貺庶胥經而發興以端行淬礪以行　臣某某某記

陽曲白雲寺碑記

陽曲南十里紅土溝占有淨業菴系溝中鑿磴道上建殿三楹操梯道思惟出山像三面皆鑿陶穴以棲眾并邑先正王公明甫寧　國朝康熙癸卯主菴天淨閒東畔隙地建寺清溪胡公[illegible]邑虹巢傅先生書并鐫詩於碑丁卯西川古蒲師募曲沃申丞貴公暨諸檀施置藏與所都閣陸公建閣其前之南臺劉公復記其事丁亥廣陵平山寧師改建大雄寶殿以楹計者五以棟計者九副殿楹如之天王殿以孔計者十背靜庵以孔計者九復建香積所暨齋庫蔵上而平公退棲於晋明之龍山碑不免延王長定陽不見[illegible]師承所[illegible]白雲寺之傳嗣上法席建大參寶雞[illegible][illegible]敕文增閣書靜庵近蔵之該省城人士以縣陽了然禪師推承不公付囑而四分律鈔之復免猶於也敦請人院頂禮維度了公解通法眼行著大宰太谷植施白君緣曹君文輝蔚君林蔚伙佐之經復修寶殿所副殿以楹計者五建彌勒殿東副殿以楹計者　復延明其上名毘盧宗

閩深麗金碧晃輝又建茶寮一寺門外石梁一而遶
嶺鹿苑之規制於是乎備矣昔禪學入震旦蒔山谷
黄梅以至曹溪頓宗業以廣布唐大曆時獨孤及之
稱一代文宗又上距開元不遠而謂玉泉大通禪師
禪揚目能公之後無開悟不知南嶽青原密持祖鉢
而江西之寺大振宗風也迨臨濟開宗遂高峰擁岸
中峰後至笑巖而緣遂孤當謂清涼語道歌曰我師
深隱無言辯萬壑銷峰雲夜卷又偈曰五雲峰頂古
文殊盡日無言獨笑子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

又躋踏空有雙融準得拈花微旨而是時曹洞支裔
皆為崇禎懸山學者猶力闢排之不知雲門代興而
大童大師字蒼一老衲宿密諸備實照月海湧壽翻
匪窮末虛實細問說淨土止觀諸宗要之所究遣也
学精行最峻不拔記別大應為予邑慶山宗其徒多
顯著天童仍副至予邑雲門禪院時往來淛東天童
山三峰萬殊諸法侶皆為海內耆宿而扁巖諸元佸
燹後別號濟沱派西北為笠乾氏學者多宗之而傳
至了公又能勸修茲寺以補昔臨濟雲門之學可謂

賴宗說像矣昔雲門之關於幻有禪師也地在山嶺
龍池上雲樹翔鸞潭壽故予邑名八景曰龍池遺迹
淛川唐公文幻公最契智成續昔寺中嘗附詩曰龍
見小身時出井虎馴大七宿開卷而雲門以此開天
下福素終學者由溪所至輒嘆十里今白雲祈寺地
遍狀村古嘗行雲門飛處碑蓋取狀梁公傳中語也
了玄平公縮暮中求劑公廸易淨業各白雲寺耆宿
裁加營築至了公而彌更新之王子子容習張子思
孝介軍諸祭酒明君皆首座某持修寺頭末赈予請

記其事予爰書清涼語道歌淛川唐公詩標濟沱宗
傳出錄紀文書梁公傳語以補測南王公虹巢傳先
生之関并追紀龍山平公修寺績且以太行橫望臨
之日喜猶呼夜卷之云而彌有懷於雲門遺跡也
嘗先日以昌黎廬陵之筆寫嵩岑鹿苑之勝閎衍
韶逸源流井然宣揚宗教唐宋後前輩中無此健
製

漢許太尉墓碑記

王介齋先生縣志曰漢許太尉戫墓在南門外周道今兒童胥傳許墓墩蓋埒英烈廟後周墓云按後漢書陽羨長樂少府許武舉孝廉欲成二弟以普名自取膏腴產比二弟獲舉而悉以予之此繫建武永平時也武孫諫戫大大荊為鄉功曹解兄子世報讎讐曰許掾鄉中稱賢吾何敢犯後舉孝廉為桂陽太守號循吏此繫永元時也而孫之曰荊孫戫為太尉太尉後漢上相而俗稱許將軍云縣志又曰漢許

太尉廟碑應劭撰許司農夫人劉氏墓碑許劭撰註曰許馘實為司農洪隸纂有劉夫人墓碑即其配也若宋鄱陽洪相古隸釋文載漢時墓甎制甚詳而吉水周益公集亦書之益公固久僑邑徧遊君陽善卷諸洞者也天應仲達集四卷又傳風俗通當建安七子前獨為海內工文士寧附冀不附究許予將號平輿淵二龍採月旦評推論公卿士庶無少爽太尉能禮下之二賢又為碑其廟碑其墓然則太尉固非穎川許氏三相伍而克附華谷江夏之列者也至六朝

而世競傳陽羨賜能書生亦許氏登道事劉宋荊州參軍許昭先以孝義著至唐武德初而許紹宗授鄉郡南與州太守許緒以佐命功封莫定公至開元而緒曾孫景先為吏部侍郎清致尤著按新舊唐書景先舉進士中茂才異等後知制誥張燕公曰許舍人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又曰文如輕縑素練上擢朝邑散民由吏部侍郎典虢州上賦詩祖道而御史以上首和之號為開元極盛事後復入吏部今遺集載全唐詩許景周亦舉進士載郡志時許胤宗號醫聖

亦載唐書列傳嘗曰醫者意也傳為千古名言至元和時而許氏諸孫重立太尉廟碑題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莫喻至唐季天祐時而邑宰廣陵徐公延休始解為許碑重立四字徐公二子鉉鍇號南唐文學名臣而鍇嘗記道真觀北極閣偕韓熙載洞靈觀碑胥傳極筆者也至宋宣和時而許希度舉知貢舉武以試策識平章樞密點為嘉祐後創見事靖康二年希度子浩從北狩嘔血道卒建炎四年浩弟浚從韓蘄王戰金山龍王廟黃天蕩以多類授左武大

夫至元初至元十七年而浚六世孫遲孫淡邨徙白
沙灃後至元二年重立太尉墓碑遲子如山爲縣應
祁工古文辭傳松軒集至明洪武時而應祁子茂舉
人才不赴銓至嘉靖時而邑宰黃巖王公鈴特建許
世祥家約碑至神宗己卯而許有節中應天府試
武至庚寅而世祥子茂才許有穀偕予齋先生纂縣
志今刊校正姓氏首又嘗談忠貞合纂敘則惠宗時
事至癸卯而許際昌復中雋乙卯而許用卿雋應天
第二至天啟甲子而有穀孫許啟洪復雋莊烈時銓

知欽州後偕邑增吳二學孜吳先輩胥敢于粤而許
德士嘗參邑盧宮師軍事漠鎮鹿遺事茂才許濟科
嘗易簀藥編三續此胥漢長樂少府暨孝廉公並爲
孫茲者史稱皆邨邑錄志班班可考嶷如右者也而
太尉墓暨太尉後許氏先塋遂永揭孫漢後千六百
年有奇右頭云太尉墓至明季而垣者圍蓋吳越士
大夫墓田丙舍多類圍而併以丙舍鄰古墓爲雅竊
或曰日對此使人不樂徐昌穀先生曰日對此乃使
人不敢不樂今遊蘇滄浪亭桃花塢者未嘗不拜唐

子畏先生墳遊虞山吾谷楓葉圍者未嘗不拜孫恭
政墓遊吳西山趙凡夫先生圍者未嘗不祇謁先生
暨陸夫人墓而益崇封樹之何則圍可毀墓不可移
而誌銘出諸文章士則又傳之千萬禩而必不可以
興滅者也吳興徐幼文承宣號初明四才子嘗遊顧
紀寺聽秋軒又僑蜀山其賦許墓詩曰南郭橋邊有
發墳路人傳是漢將軍此又遷于明列朝詩而載于
邑沈少司空家之荊溪外紀者也或曰問益公遊記
泪周橋爲許墓何居曰周橋一名武安橋在南門外

舍橋北蓋即周濟之橋也或又曰許氏先墓在孤亭
鄉何也曰孤亭鄉無潘墅許墓濟許家濟亦宋邑宰
四明樓公鑰後命名雅潤橋北潘墅許墓時爲與正
統危司訓山志碑甚高者合蓋鑊本孤亭即孤亭之
爲訛而潘墅溪邨墓則必不可以漸滅也夫江左人
士獲稱二十二史者陽羨許氏爲首顧陸朱張次之
義興周氏蔣氏因山陳氏又次之而大唐氏族志許
氏望高陽蓋魏平北將軍許允由杜陵徙高陽子孫
允皆後徙新城安陸而望獨顯故歸震川先生書許

氏先系特詳高陽近世如宋海陵之幹才剛縣之峻
科襄陵之傑節元河內金華之理學平定之廣武明
臺寶之一桐二家寧五尚書鄖陽歙縣之殿學固始
如皋之忠節他如咸寧德清同安江左如金陵雲間
茂苑虞山蘭陵暨陽闔人並起然皆望高陽雖邑諸
太嶽宗亦多書高陽許氏獨白茫一支望漢陽表而
錄白茫譚以迴溪鄢孫茂鄢以迴氏與之臨沖出義
與以迴陽美凡少府孝康肅議太尉參軍南典真定
吏部醫聖左武山陰文解之神道肅得不歲時課護

而益封樹之其力斷復墓者義也而推附側古墓而
歸之者亦義也盖五十年前予嘗聞蘭陵楊侍講賦
許墓詩曰千雲藏日下章木三十年前予九日登許
墓循衖坐樹陰中移時不能去而今且濩盡矣然則
益植嘉木如周孝侯塋兆記所謂樹之松杉合萬一
千有奇者俾與大滌句曲山岡許侍中九疑僊蹟剏
州旌陽令西山蹟白兆山李謫僊遺蹟許道寧學管
書暨漢許靖晉許詢集皆二卷隋許善心集唐許彥
伯許子儒文許經邦詩集皆十卷許棠詩一卷安陸
許渾丁卯集二卷宋許洞玉鈐元許文正許白雲先
生集明松岳君樊氏集許淩之六代詩鈔四卷英選
十一卷許淹之文選音十卷皆爲太嶽宗掌故以上
錄唐許碣重立之碑而無俾邑漢時古蹟遂至湮滅
此則許氏子孫之職志也今書宗正宗昔宗韓名于
右俾後有考乾隆五年歲次庚申夏四月一日邑人
豐溪儲某書

千絲萬縷而總出一機貫之千枝萬葉而總出一
根發之此所謂月映萬川而非皓月千峯晚也

唐詩人豐溪漁叟邑公祠碑記

唐詩人以處士傳者如襄陽孟浩然洛盧仝關參系
周賀劉方平西江陳陶名尤煒著而宣州世所居公
日字豐溪石獻詩公嘗自署其爲曰唐詩人豐溪漁
叟之莫故祠特揭署字雨蓉公詩在晚唐實免埒於
貢陶者也予考唐季戰爭幸憑負嵎如禁谷龍尾坂
嵯峨山摩雲山喻山日三泉平水鎮之屬皆錯於史
而古所謂曲山谷陵陵湖東里白牛溪鹿門山者
亦必宜對卜以辟亂人貞士所棲止之地於唐季全

戊嶽馬中九甚都西山九華抱樸事皆煒著此世所
公豐溪之下所以獨免肆其力於詩也蓋晚唐一代
之詩首宗閩仙賈氏閩仙寔宜附處士唐人號曰年
年誰不登高第未許騎驢入畫屏然則閩仙之騎驢
入畫屏猶甫寶公之日坐豐溪　片石皆可入圖畫
此所與東西部成都陽羅道上樊氏飛揚秀發之揮
場而蹟也公裔最繁大盛於廟首宗者族望復建墓
碑鐫唐詩人豐溪漁叟有公裔孫積初特鐫公詩集
足於下以旌公唐詩人之雅志焉

復表功祠記

登州表功祠祀明戚武莊公也公書跡武升襲世官
南平海寇北鎮薊鎮勳至左柱國官至少保兼太子太
保爲明中葉名將及其沒也久而建祠於里第有司
春秋肅祀載在令甲而裔孫貧弱不能守第轉售人
祠亦寖滅公之神無所棲止者且四十年康熙丁亥
冬十月于淮武登公曾孫可先以復公祠告予慨其
窮搭俸銀得二十四銖者凡十知蓬萊縣劉君暨諸
生佽助之於是可復贖戚氏知登州府王君寶任丹

翠之役功適有成而予爲祀其昨月且系之以論曰
公之於薊於閩於粵也炳炳烜烜功書史策獨總理
薊鎮選練息警練兵築墻以不見匹馬爲功當時部
臣言議無所課功厥功上上當矣而猶未暢也昔世
宗中年主察相欺政事滋亂南北之兵交於雨議部
域數破關其不爲巳巳之續者幸也及穆宗嗣位德
無以加於其先而疎蹟倍之乃自關以北錯烽灌燧
以近畿不幸閩日久而犬牙薊門坂塞至五十年無
斥候之警近日論世者亦以始末封疆所論坂塞

魚兩司馬且明豈大帥制府爲榮忠順之功豈知葡
遼二鎮授任得人而公屹立幾暇腹背京輦實有以
靜其氣而弭服之鄭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管子
曰任賢而使不肖慕之此最善覇當公之經薊遼時
也朝臣多持異議張文忠公力斷於內乃克就功爲
數世利公亦用此受上賞故文忠翊贊功度越有明
諸相而其卒能二鎮也尤得任將之道自文忠沒公
亦以人言移鎮粤國者多娓娓無他邊界軍備日弛
及神宗季年撫攘偟儳議者復思公功乃錫今諡文

忠亦旋易名將以風厲勞臣愧世之挾持浮說而非
其實者而國事不可爲矣嗚呼江陵獄竟而吳縣四
明之黨與南粤謝事而哱氏朝鮮之難作予反覆公
傳旁稽明史不以提戈斬級多公獨於威九邊而利
再世者三致意焉竊嘆公功尤高而晦而表之者之
宜奉率也臧氏子孫尚知謹守哉若後之吏茲土者
胥克無忘乎尤有攷

上下百十年間國事抑揚反覆暨㮣淋漓同甫中
興遺傳序不得專美於前矣

西塞山記

圖經曰西塞山在大冶縣東九十里高百六十尺周
三十七里分於武昌縣爲闕曰西塞又曰章山在大
冶縣孫鍾山延至道士洑復背此山又曰回山唐元
結讀書處琦玗洞在西塞山元結遊亂逃入洞曰琦
玗子入撟漫叟而紀其里則背大冶縣東九十里也
康熙癸未予適衡州府有西塞山前乙酉歸復經之
而今不獲紀其勝今展張祖大玉府君道士洑截
句曰峽急懸江瀑火深藏鐘冠片帆飛不住留作西

圖有皮展各弟泥水長歌曰一峰壁立當七磯險絕
爭傳道士洑又曰別無汉港堪繫纜下碇中流成信
宿此始孕琦玗洞窪樽石之思筆匯直驚飛魚肥裁
工麗句也過追紀之卯圖經又曰散花洲在西塞山
下周瑜管散花以犒士沈攸之攻郢州齊高帝亦命
世子堅壯西塞南衍拔上洑鎮保寧記曰夏口至東
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洑相距可百許丈
崖岸中斷呀然隆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揆削
而走揚越氣雄勢傑回逆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

設險於吳楚也苟遴將不虎化爲豺狼以一彀之錢
一邱之木捍閘鏈鎖絕流來躋則江介之勝吞八九
於鏡中矣又曰在昔僭號偏宋或攻或守代紛綸
莫可悉數永泰中董秦爲淮西節度使是鎮隸焉奏
咽喉之固高其門閎觸其威容無何李希烈自肆將
驅除董秦奪其兵柄上欲之昆督率軍食百倍前政
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宗臣曹王皋肅將大破節制
江西實春二月上二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此山
名西塞之要樞憂足諸記後（吸得蔡山不可攻曹王皋聲言西取蘄遣走壮）

卷登舟泝流下攻蔡山拔之閒一日賊救至遂大敗
之乃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復平黃州富縣西塞廹

焦山北角觝石記

焦山北麓巨石二平立江中以其形之有似角觝也
曰角觝石石西面者上銳出而下却盤石承之中分
環合衜可坐二十人有坎焉水春秋不涸其下
江波瀠洄聲鏗而遠旁皆亂石雜列或點江中如星
棋如盧雉閬訢焉坐盤石而望自舜峯石始若京峴
若北固若銀山金山遠近拱侍而潤州南金畯諸峰
參差綴之江潮瀠停走練疊嶂益于二月七日再入
山以兹石全得江山之勝雅以此爲甲而怪遊者多

不至又瘞崖諸刻雖多蝕漶然率在山西南石壁下
策碶搨漓之地而捕江削石自瘞鶴銘外少題勒者
然則世之嗜奇而極其所至者蓋鮮哉蘊文忠曰西
湖山水絕處往往得坡題字予竊三復其語而深悲
之自角觝石東偪潮落行亂石間得平壁可書大字
又得巨石如門對峙與瘞鶴銘相望然以道少遠
且潮汐之多梗也故遊者尤罕至予并書之以附記
角觝石之後

遊梓潼墩記

梓潼墩志書拂雲亭故址歐陽文忠公東園記所謂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者也丙申九月九日予偕二三子遊焉墩高三丈許旁多新樹予嚮屺梓潼神其堺衛南望財見山不及見江者宋時真州江口洲未盡列岸可遥見皆然記謂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今皆湮塞圖畧無水泉隍塹四之迹何也或曰宋乾道六年郡守蔣鼎有餘歲毁務觀所東園流水半湮亭閣亦粗營立時嘉定辛巳變永溥

也而况宋末珠金沙之戰元明白駒龍潭之師與夫靖南之爭陵谷遷可嘆可愕周之址迄今而不復訪斯棘墟塹則已矣未皆池胥湮又奚足怪然務觀謂出東門外里餘得東園今墩在東門內迤北又未知宋明舊城築城廣輪差殊真州故城否或曰東門內迤南迤東半里餘荷極茂號東城塘此即宋東園也或曰非也歐文忠公昔成茲記甫自珍惜不戕與梁醉翁錫詠齋與務觀同時記北山滄浪亭皆列東園則闕末不傳何歟也今欲考其故址已不可得而况人事之聚散頹廢且有百倍茲園而無紀極者邪惟道德文章可以不朽今試觀文忠公之記則東園自在真而謂茲墩已盡拂雲大概又胥墩旁決不類圖者恐滋甚時偕遊爲吳子霖薌請茉城胡任佑堂徐能洪傳肇樸潼杜吳董孫兒聰洛丽渠書以遺明肇楸學校華孫伻後有考

南嶽市記遊

秋八月五日舟發衡陽七日抵嶽市嶽市者南嶽廟市也四山環合而少缺而東南特敞則可容十萬人平岡可馳而可涉高山可扼險而間道可出奇設伏此古戰場而吾郡宋兵部侍郎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向公士璧嘗遣將拒之以敗兀良哈解者也昔者韓信木罌渡河而魏亡鄧艾縋陰平而蜀亡元太祖之將終也告其臣以金人百戰卽將若假道於宋出武休越漢江乃可攻金之背而金亡用是以敗於三峰而汴蔡亡何則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不守而要害亂而擊之其決勝亡疑也兀良哈解以百戰宿將下大理入交趾然後蹂躪邕桂而順湘流以趣潭其勢如風雨之驟至此武休之故智也鄂黃留重兵與北師血戰者數十年而潭素不設備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則袁吉撫池日繼臨江而下饒池下其去獨松餘杭仁幾耳然則熊湘之禍豈俟德祐二年正月朔而宋之亡豈在景定咸淳後哉公既解潭之圍功名顯著而權奸似道深忌之卒以守城時所用金穀傅致公死罪是激劉整之叛以訖於呂文煥程鵬飛陳奕諸將相繼降元而宋亡矣然則宋之所以延十八年之祚及公以功死而宋事乃不可爲者皆在嶽市一戰而衡志不詳嶽志不及焉獨行黃庭集賢之間咸喟者久之乃以十四日反衡陽當公遣戰時將爲王輔佑監軍爲易正大嘗率五百人以從會兵者爲劉雄飛而附似道陷公死者幕屬方元善也

王虎止曰一遊而爲先賢名實所關此爲尚友

船石

儲子登衡嶽訖而餅客曰近世詩古文辭叢繁矣嶽行尤亟子奚獨無一語儲子曰夫物之運也最上飛次走若尻據地以前斯爲下矣何則動勢也近世詩古文辭無乃有不克走而尻據地以前乎僕於嶽遊無一言不啻畏矣夫不克飛而並無據地也上封寺繪花曰嶽縊虎夜鳥上寺麓行客曰師不嗣嶽志下兩閣畯於虎儲子曰嶽壇前知李泌十年相而虎吳蘇毙之矣遂而托諸虎是虎且傳之靈也然則夜

大雷雨其船石之虎乎夫且不傳而飛雖神之襲而轉不克若此其也此之謂含彭蠡先生記船石曰船有時飛去亡何果飛去客曰此識也儲子曰嘻嘻非識也夫登嶽如先生乃可有言矣僕知今而後恆嶽之靈雅不欲吳曲陽之片石而東武東海鹽官傳羅諸山且不啻騎而離之纍纍然相隨屬以前矣噫嘻夫登嶽如先生乃可有言矣中宿峽寺者神運舒延礁而寺者之所夜運也僧員役誥此殿飛來何不同夫客曰夫遁之也然而若有門

日動不如儲子曰是既能矣噫嘻夫號知窮巖開壑之非而飛來而旋去者之道神而遲之以小者爲詩古文辭大乃通於天地之行亢會之而如環無端有莫可泥極然則船石之復有時飛來未可知也此之謂蓄一齊之道

萬鶴樓曰分明有沒不辨生寄部主搆局奇創而行文飄宕竟以飛仙

遊石柱山記

戊申二月朔予至旌川之廟首鎮十日呂氏者俊彥予暨兒涌渠於石柱山已登前坦望梁程忠壯公墓衆豪邇勝山少憩精藍酌泉問山跡觀雙石柱後勝豹了矣雅麓清鋒據石環坐訖西餐既而歸按圖經宣州旌德寧國涇皆有石柱山而陵陽之大壯不磨李供奉嘗登望黃山賦詩曰黃山過石柱巇嶮上攢叢巋是陵陽名獨著供奉賦黃山以付大日文嘗賦曰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今黃山第二十六峰為石柱峰高七百九十仞削成類柱下有石壁深明沈修謨少典時曰天開石柱三千仞此又緣供奉詩而名峰也昔晉羊太傅嘗遊峴山顧從事鄒湛輩謂自有宇宙便有茲山而重慨於前賢之湮以湮沒王右軍蘭亭修禊則序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為一時觴詠之盛而慨後之覽者興感於斯文今旌川石柱介於九峰帝帽天井練嶂之中紅溪左繞豐玉二水襟帶之西望黃山巑岏可辨而宗工鉅儒流播文賦曾不獲將陵陽一片石以侑千古讀亟綴存斯之徒唫諷

引數此正羊太傅之所游然而遐思而鄒湛輩之所慨然而背歎也然陵陽一峰當唐宋以前猶僻處山石僻陋湮沒者殆皆旌川而淪為巨浸則州邑為貨曾不聞皆登天柱石今呂氏彥英遊覽指畫縱容顧朓頻指右軍之所謂畢至而咸集者則紅溪九曲之間其為瑰偉奇光也多矣而王喬參翔宵從僊靈崖谿陟三十六峰而後歸隱內景味樂哉予謂是遊也於地為天柱於時為蘭亭而風日清美亦不減峴山條而發記月日以附旌川掌故云

後遊石柱山記

杜子美詩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存後遊石柱山記

已酉三月六日偕呂子朗子鍾鳴周栗子躍翀時夏兒履潮偕隱石柱山復則偕友明瑞韶文芊甡元起旭臨六諸韶文印偕齊遊春則印偕祖望復則孟廣及錢英萃堂子乘筍輿循玉溪東越小山諸子皆別道來會偕陟山麓雙石柱嶷程忠壯公射的僮鳴鼓復鳴鉦二陟豹子尖西望斲山蓊遂越百里而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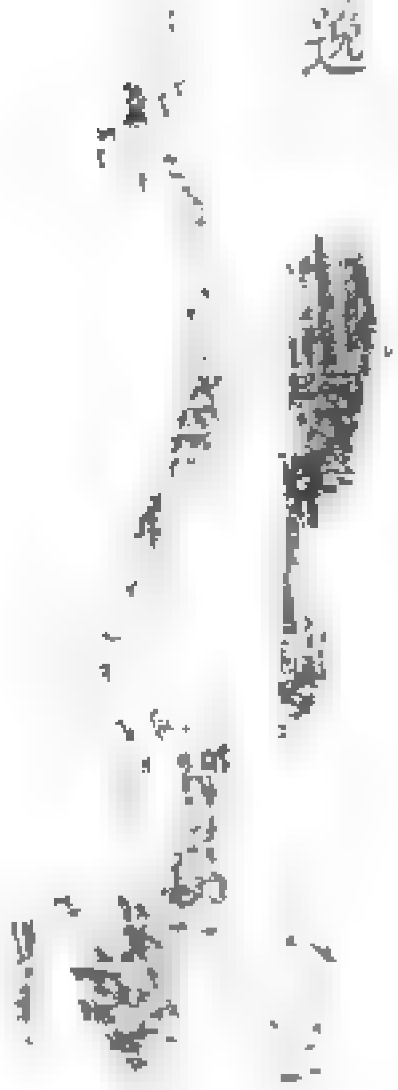
山羅列似兒孫之勢業具發爆竹百枝雙鳴玉溪紅溪涌大小金鰲席帽笋白龍坊尖山皆響應下飲於長岡及祖應皆鐵而歎下擊者三僮鷲之撒撒盤客不殺蝶皆集珍饌酒半子語祖望孟廣豹子尖石質皆白大類燕馬鞍山東石馬陵一名昆山明宏治時朱恭靖毛文簡顧文康相繼狀元及第皆近日東海氏昆季三上甲人皆謂昆玉之秀是山排瑤削玉峻峙鬱積億千載行几勃發其在君輩乎子嵩惜石作石柱鳴周時夏皆門被闢命是吾之所遺寄于中學正也元次諸子

是日也鳴鉦鼓發爆竹以驚於宛酒既[illegible]遁擬撰大僕不成鼓樂下山山火熱燔諸子皆久之昔謝康樂好遊山嘗始寧人臨海數百人伐木開道郡守內史皆疑為賊[illegible]有鉦排之衛南嶼某質人先生皆西[illegible]皆貫其[illegible]山寒皆曰謝靈運好[illegible]人[illegible]好[illegible]山人輒疑為官銀塔[illegible]鼓吹以寧之而誰知銀塔合之[illegible]物於會稽內史也子嵩并質諸先生附記

浴硃砂泉記

雍正己酉秋九月予偕呂君恕與程子紹伊呂子積初遊黃山浴硃砂泉比歸而冉浴焉予聞湯泉銘曰白嶽上徹丹砂下沈而茲泉底有丹砂其品列與安寧碧玉之上是湯泉第一也湯泉最著者驪山泉底磐石所謂白嶽上徹也日齊雲以邁京華曰遵化以炎燠其次曰郯州曰分寧曰臨川曰崇仁曰寧州曰廬陵曰京山曰新田曰湯穴曰宜良曰白崖曰藤勝關曰獨石而香溪以香安寧以碧玉黃山以硃砂尤焯著距泉不數武有寒泉泉前橫巨澗數十丈石子纍纍不數百武下停匯白龍潭容深水且溜千百尺也宣城湯祭酒賓尹嘗推黃山諸水之勝曰白龍潭第一

奇逸



遊崇善寺記

陽曲城東南崇善寺古白馬寺也相傳有吳道子畫一軸庚戌十月九日予往觀有生絹本紙畫壽千年絹畫約八百年不具論按唐太常少卿段成式柯古嘗著兩京雜記遊目記別錄曰常樂坊趙景公寺南中三門東壁道子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睹之不覺毛戴柯古曰吳畫中得意處也西中三門南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平康坊菩提寺食堂前東壁道子畫智度論色偈變偈䟽逼勁如磔鬼神毛髮而偈是自題也次堵畫禪師仙人天女飛揚瓔珞風動佛殿內後壁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崇仁坊資聖寺淨土院中門一窓間道子畫高僧韋述讚李嚴書其院門外道子一夕乘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昔杜子美賦昭陵詩曰畫工有如吳生遠紛紛場而質之以純純乎蕣筵施元利孫子應言評論乎畫道子當維教之如海波翻又曰縱橫開闔已度孫鄧又謂畫至吳道子而借顏魯公書韓退之文杜子美詩皆集古今之大成故米芾

元畫陶以道子爲神品上上僧伽可名畫記亦自下筆有神此爲易易耳而世以其子畫名之尤爲謬也而輒託之以自門徒朱繇吳小仙輩水陸圖范瓊有僧尚龍虎韓公畫李公麟之後如千陽水陸社有二十軸者比比也別錄又謂菩薩後寶元和中上欲令後之塵其掛壁乃下詔搜畫于寫進畫傳宗之跡皆有而愛惜寶護也若比又謂佛殿內楷壁親摩寫舍利弗蒲陀而傳元和來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跡盡矣故與元郎公尚書適楷壁偶元時日何處移色汙無處

皆押韻畫不啻古則時旨則不翻嗜趣而風韻若無以爲動發足盡失秀發飛揚之機備率爾俗流而減而後此病故乎其言之也按道子本名道玄唐時留人少時嘗於張旭賀知章學書不成乃學畫獨擅其僧跡書訣予宗後人供奉場名道子後竟亦服邪射尚加學士友皆爲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故道子畫蹟佛西京佛寺爲多而家貧雅嗜酒列筆分之圖皆覺以有施捨它十餘畝工畢除酒百石則僻變於兩廊下引道子徐觀因請曰樹極爲我畫以是

賞之道子欣然而許乃成色得變體骨仙人諸景而他古猶曰予以縱跡似不及畫公寺壽永安坊永壽寺二門東有□又日道子畫似不得意然則精者絕紙本而後道子始泊□畫文本而獲佛像如景公寺門東南地獄變西一門裝甲龍刷天王鬚天女睛暨淨土院門外戟手勢雖道子且不可再得而刻於它工工畫比不可再得而刻諸古沒割之筆力尤雄以從者其奚忍不愛惜而寶護之也別錄又曰菩薩寺中三門內東門神秘書郎張希復吾繼云是吳生弟

子王耐兒之手也長樂坊安國寺東禪院門西北廊五壁道子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資聖淨土院門內畫殺伽藍學道子勢道子亦按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丈道子大賞之謂人曰按迹不在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按明皇雜錄曰吳道子下筆雄暢若飛動名畫斷曰凡佛之圓光尺寸先定然後規圓而成惟吳生終一筆又曰畫成後方畫圓光尾落筆搖見成月圓故稱子聯詩曰夢中化作飛空仙覺來落筆不經意又曰

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而爲雨詩亦曰
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爲降魔蓋賦筆[illegible]也夫
道[illegible]可驚書法皆貴神[illegible][illegible]兒[illegible]則光彩內耀
格不斷新新而自[illegible]其兒[illegible]者抑不敢過斷筆力之雄
以變化自克雖以變起出[illegible]淨氣窮界乳將無所
之而不可是故道子之筆常境而秀發飛揚筆變境
而勁怒陰怪其筆前之勢 也毅迦不雜乎道子弟
子不得心欲而則得手諸波猜娜應於向背工拙之
間極其技之所至不越於羅漢十六衣紋猶似鐵線

若羂紫克展其手圓其筆而圓光一筆風落電轉以
王筆所未到氣已吞之妙奚以幾之故柯古菩薩兩
悅吉郎鄭符夢復皆聯賦諸畫曰吳生畫勇不能攜
出變奇勞于萬猜奔蒼鬼怪屛壁寬而柯古復續曰
親之忽忽毛髮爽稜迦之力所披彈菩薩又申曰後
人[illegible]何汗漫有以哉有以哉然別錄又曰宣揚坊
靜域寺西廊萬菩薩院門內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
雕形勢若脫軫與道子同時道子以其藝逼己募人
殺之按二子吳[illegible]何曰憐[illegible]堵內吳生

縱橫跡風雲將逼人神鬼如脫其中能敢怪張印
方汁栗黑雲夜霧驚爲知不霹靂又曰此際忽仙子
猶佩衣易奕如騎午姪生參差奪人魄往往乘猛虎
衝梁踏奇石者崎東高泉傍勝驚欲側而昇上人又
維中之日寶狀不可名毛髮勝流液苟能木皮可猜
孫沉火宅夫道子地獄變觀之不覺毛髮而浮圖昇
又謂毛髮而脫且流液以諷釋火宅之想皇甫軫亂
龍形勢如脫亦克跨躡道子之風雲逼人神鬼脫壁
子勝賦開元寺雙林像予謂悟者悲溺迷者手自抑

道子又將自拙偽翹以其毛髮勝流液而水且不翅
皮河者反行置於火宅謂予此不惟學[illegible]君子有不
忍言而抑亦樂之[illegible]者雅不免迤域而參[illegible]也其
所蓋出於靜域僧孔雀所述印諸說之游溺而柯古
復以雜之瑣碎攬數者於錄始不可盡信予愛己與
語同時并陽木際[illegible]何復以藝不逮[illegible]者而終為
之[illegible]楊惠之與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跡號畫友而道
子獨顯遂焚筆研發憤肆力於塑作其[illegible][illegible]而克[illegible]
[illegible]者盡與道子爭衡時人語曰道子畫惠之塑奪

行僧縣神筆路文長樂坊安國寺李岫塑光明寺巾鬼子母暨文惠太子像皋比度態如生行香院曼殊室工塑極精妙崇善寺羅漢堂塑十六羅漢小沙彌八組細坐作偃仰撫髀各有生態奈別於工吽勿以詣僧衆者亦可直許偕遊爲曲沃賈子河津張子南陽曲張子思孝濵

經先曰字字透出千古眞才絕技骨髓並行成子不當作遊記觀

聽嶽樓記

伯安萬子讀書之樓曰聽嶽以聽南嶽山名也南嶽附君山翹雅巍奇秀距樓不六里常見孫皓時嘗封禪爲國山事具吳志暨見封禪碑後君山揚嶺下山亦蒙禪名嶽今碑世傳蘇建書其碑辭特閎鉅而世不傳撰述人名氏碑又立叢巒荒榛之間世尠而遊亦不克輸觀其華辭諸公奚似也萬子少而工文尤長於韻語儷語壯歲遊京華與籍甚晚而歸其先人宗伯文恭公之里末茂木蔚遂指書宅左隙地崇竹架木香羅薜花藥後鑿池如環如圭郎斯其旁如珂如璜中蒔荷葉小邱植桐又環植梅李海棠等嘉木而中搆樓以居陽窮陰敞祛寒滌暑文闌其右偏爲廳而彌右轉以達於軒書曰一吟軒之陽爲廊閣萬子晨夕衣冠揖其先人坐樓下甚甲煦展圖籍暇輒躡樓級望山割然朗嘯嘗得儷句曰平收南嶽雲霞氣遠寫西湖風月詩思興寄殊不凡而其中之所感慨者同以迄于歲癸甲間嘗客瀟湘南嶽衡山輒語偕行客泉石大似吾鄉南嶽但體局

似壯耳今忽忽二十有餘年日騁坎壈中欲復造其
境而不可得而比且倦遊歸矣卧疾屢令強起消暑
斫冬登樓平眺篁木上擬頂天似祝融窣下合仙樗
徃來閃忽諸雲氣比日益積危坐清穆又乖似朱陵
洞口澂宙澥雪五六里藻聲也用此強作結廬緣繫
想而至阿閣之蕙風內署之華月如蕩予所抽思而
選賦者詰詘足錄比寓京邸且當續東徃問之甲辰
立秋日書

前後全以客意形正意客意愈閎正意愈覈此篇
歐另結一局法

畫山樓記

予家世撤珠巷東宅有級樓一而四級樓尤覺先曾
祖太學公才思穎逸多蓄古琴兼學法書名蹟又蓄
女樂二部稚類唐李學士翰文思少滑輒奏鼓吹以
助之時華亭董文敏公無錫高忠憲公歲至予邑報
謁嘗與同四眺泛舟出郭宿予家大雨閑數為山水
奇絕嘗先曾祖嘗吟丁儉語嘗賦樓聯句曰溪頭雲
影僧詩內屋角晴巒補畫山蓋樓據邑發高界盡得
左右溪山之勝而樓前拓旋背有生態文敏公謂能

兼雜古之景引筆作行草書自題與書茂苑池上篇
等時縣耀士爭傳錄之後大亂閣先廢宅亦售它
匠文敏書迻以放失而門級樓亦旋毀樓旁額門榜
尖門抱鳳亦移著旁小宅先曾祖庭閣與置而不少
希帶歲九十陳儉討其年先生溪故日婦人入道半
已黃施綿安淡輝相逢白首錢姚徐清獻公序曰寵
序不齊盛德若愚時背以為寶錄康熙丁酉予縣
湖巷之東徒南門街室後有小樓西闢煙牖望南山
翔得陰晴概略婦為予果鋪飾其先曾祖聯句於壁

而兒涵粲設名樓嵩山越數校函內胥知有嵩山樓又以予雅無號時時強號隸予而宣州高上沈君至寫之圖畫三湖詩人裴君又刊諸文石以對友記樓緣起使知上古有字無號而後宋人避習作不足法而予當勿悖類耗之餘尤大懼無以昭宣祖德也已酉十二月十有七日書

法最嚴變中以秀韻點綴之

望山樓記

文之工雖不名一家然其尤正也要必耳往目際神昇魂息倚絕壁之孤削攬空碧之疊飛以疑釋於境之奇偉秀絕若而後其氣以精以極風雨煙雲悲咽激宕之勝而無至汩沒於浮昏者之誤而反何則此非山水之益之所似也予嘗謂震川之文似震澤荊川之文似荊溪蓋震川少讀書萬峰山盡得湖眞翠山之勝而荊川亦時往來于邑溪山間是以二公之文知是其清而秀偉也丙子夏予居室左之望山樓樓故明永陵時邑之紳為分宜工侍而建者也闕始營築時以工侍將寓游邑內而望邑外之山也樓成遂名望山距今百四五十年矣其時秘玩之陳音使之部既已無可記憶而姓名且不忍復道而曉夕望之則山之擾拏蹈踞縮綿錯翠與夫遠岫之出沒乎崖之迭遞者曾未之有改也噫嘻予知之矣此非司馬子長之所以探禹穴窺九疑而震川荊川之所以模楷百代者乎夫秦輕民力延袤築亭障萬仞里而後世利之隋開下汴至今稱雨浙漕輓道就令當作

議論豈復能開口指瑕索瘢哉子長傳管仲曰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夫文亦然然則工侍之名茲樓雖謂與子長見畧同可也樓之側下爲雪洞頗宜避暑洞後古松一株三伏時卧白版屏上聽江濤澎湃之聲因嘆文之甚清而勝之極於風雨淒悲咽激宕也當不異此意并記建樓之始與其所以仍是名而不革者以發明後之宜疏導滯不假洗削而尤措青詞占對之工無能與此也哉

正意一起就其下只用游兵點綴并備記體結意

自深

雪洞記

洞用竹爲之上穹旁庳加堊焉前平檽後規門以激戲嘐籟而六月之所宜息也外植松柱一松柱外增加峻焉儲子記望山樓既并記之若齊嘗有雪宮云音孟子者曰雪音與白雪之雪異不然義不爲離宮矣儲子曰固然世俗之爲音也夫齊離宮別館所在多有豈獨無佳名號別之如章華華陽比耶雪之稱而不存此又豈非騷人遷士之所甚惜而援下諸生之所以雅藝矣數者耶若白雪宮後名尤著者莫如梁之雪苑夫孝王要不爲授簡兮苑之跨絕雖宋也豈其假自當附西京故事哉然而馬卿推薄武騎枚乘能守弘農則雖唐景遺歌聲希響寂而共爲郢人也多矣又豈必五六百年之後詞人賦物寓居遙有之餘以代既稱亡也即今茲洞也其去齊之宮梁之苑或不可數計然而二三君子之來息於是者苟不惟樓下之集梁園之遊而已而葬名取類於雪將有得焉者如乘詩不多然亦郢之不奏於兵明而四顧其溪風物遊觀之興無不有歟代隱隱蘊天則

壞沙而起者于記成將六月二十四日其營築之始
與坐臥之有似於聽雪詩也客其前記
郁陵升日秀韻還情似不從人間來

雪洞記對

或曰子之記雪洞也而舉典不及雪堂何也對曰思
不解也且子奚典之舉哉夫雪洞無他雪故又義不
在雪而梁苑之假謝賦以名也此皆無與於雪者也
文忠雪堂以大雪中成之故名此與於雪者也然則
與於雪而名與無與於雪而名等名也而異同辨矣
且茲洞之暑宜避暑也而曾是與雪也哉雖當日之
名之與今之縞人豎子耳熟而口誦之者皆不得謂
暑之有與於雪而避暑之無似於雪也言易者曰象

像也有人而有像有易而有象此似而與之說也夫
當日之名之與今之耳熟口誦之者不得其似焉而
已矣而余曾是舉典之沾沾哉文忠論畫曰得其精
神意思所在夫子之言亦得其意思而已矣雖無與
於雪焉可也雖無辨雪之有無名之同異焉可也而要
今觀子言者有意於稱名取類之旨則雖余之思所
不屬乎之言如不及如雪樓雪菴等比而皆謂要括
於茲記之中將可乎哉其必不可乎哉雖以子之固
陋之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得而不自知其不可也

辨雪洞記對對

或曰子之言信美矣然其篇終也乃有似於一有無絕同異而忘所爲析義秋毫者無乃前後異趣而牽牽莊氏之旨乎且有無異同定名也無虛位也虛定名之位而使名失其名取類同如是乎對曰信如子言名定名也而起而掊擊之謂未始有夫有無異同也者此莊氏之所以爲舛也夫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有而未嘗不無也未始有夫異同也者異而未嘗不同也雖無與同亦然而如莊氏之指必且謂未始有

夫無有無也者未始有夫無異同也者此不尤以舛歲遯而上之其說彌玄其名彌贅雖使天下之亡於辯敝於詰者心不廢乘除手不停草隸豈足以窮無有之名之所極哉夫子之微雪而析有與無與也此毫芒之辨非堅白同異之說也子所知也及其終篇而欲無辨雪之有無名之同異也此則無而有同而異之說也而要一言以蔽之曰未始無有而已無有則無定名也無虛位也奚其辨未始無有則虛位亦定名也無辨亦辨也然而無能辨虛定名之位者夫

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葢昔人有之旁近邑者右行則直馳道然百里而至左行五十里至焉緣坡陀行道差險矣以此之坡陀當彼之馳道以此之五十里當彼之百里均未之有待失也然而左之右之萬萬不類若定名虛之右行也虛位虛之左行也虛定名之位而無辨有無同異之異此道險而徑之說也且吾所謂無辨者非特無辨而已也虞卿曰吾所謂勿賂者非特勿賂而已也以六城賂齊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夫有所償有所失則猶有里五十里之

說也且吾不嘗云爾乎稱名取類於雪將有得焉以觀行也非論漏較名位虛實得且失也竊令較之觀辨有無者猶之歸也然取道回遠無辨有無者顧力行何如乎又加徑焉此亦直馳道也彼亦直馳道也而五十里之徑則功倍之未有功至而名不至者也然則子所探未始無有之名不較然得乎夫以一言之間得失參錯如此而況其他乎庸詎知夫未始有有者之不極天下之有也耶庸詎知夫未始有異者之不極天下之異也耶子休癸又庸詎知夫虛定名

之位者之不定虛位之位與名而原虛位之名也耶
然則子之所援於莊氏者其亦非吾言之旨已乎

存研樓文集卷十三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任曾貽滄存 同編校
姪孫 廷栢璣政校字

傳

沮授傳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獻帝初平二年秋七月馥避位讓袁紹紹領冀州牧辟授從事授說紹曰將軍忠義奮發董卓懷怖濟河而北渤海稽首今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播海內若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比及數年大功可立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為監軍奮威將軍紹與呂布破張燕與曹操東擊高唐平原發干破昭烈帝單經劉謙走青州刺史田楷遂大破公孫瓚於

界橋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又破斬黑山賊于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擊斬左髭丈八等屠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屯壁遂定屯鄴按監統內外董督軍府皆有力焉興平二年獻帝東遷幸安邑按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久衰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按曰今

迎朝廷大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恐為人所先夫權不失幾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既而曹操遣兵西迎帝建安元年還洛陽九月遷都許按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操徙帝都鄄城以自密近操拒之四年紹擊破瓚於易京幷其衆據有冀幽并青之地時遼西烏丸蹋頓助紹破瓚紹承制拜烏丸蹋頓難樓峭王汗魯王皆為單于收其精騎以益軍用訖如按集紹欲爭天下令諸子各據一州出長子譚為青州按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

之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不聽按出曰禍其始此乎是時曹操東擒呂布破斬眭固降河內遷軍敖倉阻河為固以拒紹秋八月進軍黎陽冬張繡降十二月軍官渡紹既忿操挾帝都許又挫易京之勝乃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按與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易若覆手也按曰情衆憑彊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不順且勝負之變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圖等曰天與弗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譖授曰授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性忌聞而疑

之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
軍五年春正月操東破昭烈帝於沛還官渡 月紹
合三都督之軍而南臨發授會其宗族散資財與之
歎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
弟宗曰曹氏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
明畧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
驕忲敗亡可待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此之
謂也紹進軍黎陽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劉延於白
馬授諫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

月操北救白馬良果敗死紹將渡河追操授又諫曰
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
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又弗從臨濟
授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不返乎遂
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進壁延津南
使文醜挑戰醜又敗死操還官渡授又說紹曰北兵
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
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徐遲久曠以日月紹終
不從進屯陽武秋八月逼官渡操拒之又襲破紹運

車冬十月紹遣淳于瓊等北迎運車授說紹曰宜遣
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操之鈔紹復不從操果潛
往鈔運車於故市烏巢屯破斬瓊等紹衆大潰紹與
譚單騎退渡河授不及渡為人所執而操大呼曰授
不降也操與授有舊延勞之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
今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
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也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紹自軍敗發病歐血七
年夏五月死少子尚代立果與譚舉兵相攻授子鵠

為尚將守鄴九年夏四月操攻拔之八月鄴破審
配死十年春正月南皮破斬郭圖袁氏遂滅
論曰白馬之役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是時授何典
軍而不及授然則兵雖未屬圖而紹之棄授也久矣
荀彧策紹諸臣曰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
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不及授孔融亦不問授
蓋敵國久伺紹疑授而尚未聞豐之械繫也授策畧
類豐而無犯上之嫌卒敗身執鬱咽就死嗚呼眞忠
智士哉

崧曰闡發忠智補遺正史此先生少年文字而筆陳已閎肆精密如此

長孫全緒傳

長孫全緒太尉無忌七世孫父守貞鴻臚卿長緒代宗初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史朝義據洛陽帝將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東討召南北軍諸將問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左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戰帝曰壯哉全緒進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狃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殺賊使李光弼收陳留李抱玉據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回紇開賊中脊從擊疑則

破可待帝曰善乃命滿朝以戎服拜雍王元帥爲中軍僕固懷恩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殿入自澠池抱玉自河陽光弼從陳留合兵次洛陽驅兵下懷州大敗朝義精騎十萬於橫水又敗之石榴園老子祠朝義東奔汴洛平錄全緒謀也遷羽林將軍吐蕃陷京師副元帥郭子儀至商州蒐探賊勢全緒請行以一百騎往之遂從六軍將張知節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藍山張旗幟夜叢燔炬以疑虜乃遁

選答陰經略使時答略於梁李屯苟始蕃稍合緒官
終寧州刺史子燧燧孫凝刑部尚書
論曰使陳思王兵東都城其不爲相州之瀆者幾希
矣朝義走莫州僕固瑒合同紀諸節度兵追圍回紇
不能援朝義猶闘精兵欲決死非田承嗣詐逆幽州
因李懷仙兵從戰則朝義且閉城堅守而恒州刺史
張忠志趙塩叛定程元勝徐劉如伶相節度使薛嵩
皆懷仙承嗣等同惡翻覆未可知也然則全緒之謀
可謂工於審勢矣而據其叛諸史者撥故著之

闡微有精義

太僕張公傳

南宋迪進士科至明憲孝後而銓格彌以嚴舉議者
謂科目之不足盡天下才也思欲變通之是故莊烈
庚辰特用至自六十有二人皆授部寺司屬推官
知縣就陞兵科刑禮部試殿試其後亦是變是歲
石屏人僕張公曾以貢子舉官試至兒中禮部試
式比殿試莊烈親降金幣與按親賜入名陛而召問
十八人於文華殿問今日內外交訌何以禦敵寧聯
公策對充獨首侮擁問注一甲第一此所謂目

者公問姓名也時督倒公遜然而不遂爲道州者則
異龍一号地遠萬里而宰執韓取與縣渭縣府又以
棘手及出牧通部院守也銓注公禮部儀制主事
曾稍遷員外郎又右郎中克勤其官堂陞曹司當是
時朝臣植黨報復賄賂彌巧寇流寇變延秦晉豫楚
江北獻賊蹂湖南入蜀是故銓補最急選才而兵燹
之寄協通命叙馬論缺兵備道通命公以副使往公
滋政恕而明革南美賦役積年欠里者頒更生雪張
當免獄事詳解紹紀綱公勤訓練士繕戍備度形要

虎寇入界計擒之今江妖寇發設奇計立殄之爭許
殄妖蹟蘗氏公去而寇衍為應試余朝宗楊展所以
說復叙侯天爵高明佐所以說復蒲叙為督師總督
會財地馬湖改流郡亦差帖獻賊再攻川南盡遣悍
將相持雖為叙州闔不能下說況金銀火寶宮北走
闕而重慶遵義階十六營之故壘擒武田鎮十三鎮
兩錯蹄者是公練卒殄寇選烈也公罷晉太僕寺卿
晉四川學鞭陝西道監察御史上孤臣慈忠闕情
深疏陳慎名器罪寶授存大體戒浮言杜異教五事

晉充行是時蜀地什八九亡供推獨以反正功擢兵
董學公獎進士類激發忠義俾諸生盡洪傳元修洪
其仁二公以少友屬於龍觸中小關山鴉棲嶺青衣
江之間益州南北一擁塞而倚之而公之發勛則成
金戈鐵騎其奏誠半載竟卒年裁五十有二洪雅
一片土雖謂公猶頃栗里為可也疏論祭二壇贈大
理寺卿廕一子知州晉如夔典公少許其忠祿給四廟
詩號高才生尚東行卷晉號古杓山房集公尤工詩
曉年遠爾頁代近體將謫證晉外寄泣而滇海吾沙
蹶亂楚雄戰寇石屏部聚書焚掠公(于)不克展其翰
時侍國之志二發之於詩實鏡止閣集晉傳世公名
一甲此策試時之所(按)閣也字退叔號茨君曉號寧
拙其先世籍巴縣元明威將軍均德明初徙石屏州
風汝稱鄉飲賓一堂五世父烜然分宜訓導以文行
著晉贈如公秩父E叔人子良任南寧訓導拒偽命
以節著良爵良右晉尚才生曾孫名洪癸巳進士蘇
檢討知河南府再舉同學友誦秩檢討此海內所尊
用楼先生也它晉籍吏禮部元孫中能任尚承宣試它

晉工文

贊曰張公尤曾將楊永寧敷左衛傳見明若李中丞
胡承宣王少宰尚應迭遞而借(于)之言不克大展
也公策武院命甄校以公武之異能推將滇洱而二
為英秀倘有越於點者雞足格孤老君之表者乎永
寧滇(于)冠輪臣左衛消寂冠家宰何偁有哉哉

吳其霨傳

吳其霨字蔚聞少工文英游士肆業號形溪十一子學僉吳良啓循其霨最葛以選士聞湖楚與按牲下史之治者尋知雜務從永明游孫卿之倍遂入啓慶是時從李成棟至書費亦耿獻忠帶氣凌朝士府班列分吳楚寗楚黨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金堡內主成棟子元印勢張甚人目為五虎其霨倚邑諸吳二文忠嚴起恒朱天麟旅孝起晏清洪士彭衝得復尹三聘許兆進等力爭曹耿之皓郛之奇為劉程源力伏任吳文忠獄五虎五虎倚成棟父子之敗而南寗廣南安遂復亟裴涉矣後卒於滇不踐跳盟緬廟禍

贊曰陳檢討迦陵截句曰傳聞陽羨吳文學老作大南何雨候羨書教碧以裁傳聞

李文襄公傳

李文襄公之芳號鄴園武定州人順治丁亥進士授淮金華府推官治最五年擢刑部主事晉郎中時六部栽啓心郎總理十四司覆奏事戊戌遷監察御史乙亥巡按山西再淩季康熙初超兩浙鹽之芳林發凡十年有奇封事如懼重崇疑數別督撫嚴覈郡守其要者也庚戌八月內陞支四品俸仍掌河南道事壬子超擢左副都御史疏陳弘太密等於東濕羅途無術累及失主吏治民生有裨識者韙之冬擢吏部侍郎癸丑夏

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治職甫二月而滇變作甲寅春請亟增額兵資餉餽餉用閩告變亟檄諸路將卒分守要害遣副將王廷梅等受命力堵仙霞關又請調江南滿漢官兵駐界且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因會疏懇給官兵行糧獲允是時賊鋭卒聚湖猶日五月偕平南將軍賴塔帥滿兵千綠旗兵二千簡選健勇五百亟赴杭趨衢七月賊兵敗為攻衢之芳進擊於坑西飛礮聲震地流死如而

左右嵩少遊之芳曰今日之事兵勝吾生兵敗吾死
將卒勠前奮擊賊始却是時溫處金嚴衢邑皆痡亂
之芳招降僞將韓斌王得功擒賊首汪槃終國英韓
郡邑少蘇乙卯夏議直搗仙霞關爲扼擊制勝之策
議政嚴令條上進取機宜之芳言進取之路不在金
處而在一衢今逆賊勁卒悉萃於此此賊一破則諸
賊必皆駭亂逆黨僞將馬九玉朱懷德等抗拒河
西大溪灘而江山常山間有間道可襲我軍進擊使
賊首尾受敵河西孤壘奚能獨完故謂擊之便時和

碩康親王師駐金華力請遄進八月合師克大溪灘
復江山縣馬九玉竄別取道奪仙霞關而諸營業受
之芳檄敵據關口夾擊賊將金應虎勢蹙迎降
王師始獲入閩閩平而山谷多餘孽復請江南江西
協勦浹歲洪以東皆綏靖廣信諸郡皆獲底定晉秩
兵部尚書加正一品之芳復疏言金衢嚴溫處五郡
被賊蹂躪非獨丁徭稅則舊逋既欠新逋復積雖日
與一官奚益請豁十六年以前額賦獲允復糜賑飢
民拊晉一百二十二萬有奇而脅賊來歸者皆力區
畫之流移寢復之芳以文臣躬擐甲胄大小一百四
十戰有奇招降文武僞官六千二百有奇賊兵一十
六萬五千五百有奇敘錄裁加三級久之追論溫州
偷斬逆賊暨大溪灘曹平閩破賊功超授拖沙喇哈
番晉次壬戌秋遷駐杭冬召爲兵部尚書甲子晉
吏部時議者停捐例注耺之芳曰其若大伯何議遂
定丙寅秋
命以吏部尚書入爲文華殿大學士辦機務丁卯春
致政歸甲戌冬十一月二日疾卒年七十有二謚文

襄
論曰　國初閩臣從議交畏者係出新安受之芳
有由見其通明於生前諸公勳績爛著且當度越之
矣

嚴衍把要書嶽宜九切當

中丞潘公傳

中丞潘公名宗洛字書原號巢雲別號垠谷曾祖守正明萬曆己丑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崇祀名宦鄉賢祖紹顯銓注台州通判父廷選高才生皆贈如公官崇祀鄉賢母吳太淑人潘氏爲宋元樞鄭武惠王系望彭莊析支吳區號江左甲族公少警慧肄業王谷任先生予叔祖在陸先生偕計部吳公芥亭上舍陳君次山暨予伯兄素明胥號毘英雋而公尤穎出胥讀史記決月制義篇章句胥史記同業士驚異雅

嗜青浦大樽陳公文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唯大樽先生克當之既而盡繙有明先正文晰晨夕揣摩横逆汚加不少輟而公手搦管亦雅不屑位置第二流嘗試於句曲振案曰此工字漢文也曹試士胥驚起之甲子中丞宜可試第一座主冢宰徐公給諫楊公曰小講抱信好元識也戊辰中禮部試座主大學士王公大司寇徐公尤器之

簡翰林院庶吉士肄 國書辛未二月入見 乾清宮

特命翻書於保和殿列一等授檢討甲戌請假省吳太淑人乙亥冬還院侍子

命爲陝西正主考搜拔得甯公御天以下五十有三人皆秦隴工文士丁丑閏三月奔吳太淑人喪服已還院是時大宗伯掌院學士韓公總裁政治典訓公與分校昕夕纂輯韓公謂深得史法壬午賜御書臨米元章帖十一月七日侍直 南書房凡十人

命試翰林閣十年錢糧上諭公文曉暢懇摯獨當上指定第一又

命作大書立書恭頌

聖學詩旋

召對西煖閣垂問世系履官年齒廷臣皆驚余之才

二月十八日

命九卿保舉學臣十九日又

命九卿保八人而韓公特保公

命提督湖廣學政 十二日

召學臣入南書房
御試夫子循循然節經義恭和
御製考試歎詩公復第一翼日內侍首宣公
特賜御書朱子六言詩一幅而其它以次
賜者皆朱子五言詩且五言裁咏一時而六言兼咏
四時也癸未正月朔復獲
賜松花江石硯遂以夏四月涖武昌任益寶埒於撤
御前獨書玉堂署之盛事而棠陽潘氏蓀左丞騎省
太常從其硯宋中書舍人段貴元學士歸霄明太常
少卿長雅以文章顯林被者才賢遇且皆不翅度越
其顧公擅藻詞苑超家而丰裁特稜峭首飭勵
御製考試歎詩於武昌府學以風勵學宮而附錄恭
和詩曰惟知敬君父寧敢狥私情又者自警箴曰寄
破情面不負朝廷凡苞苴請託屏絕蹤幼光化教
諭艾某以警其餘綠見湖南北文武隸學籍數千人
無敢以書進者楚人士謂行年來所未有雖山陬湖
澨胥辨卑之歎學政濫繁名不稱案而滑附册者曰
附案多沿循案而人或至八九易者曰兒接頂換它

郡邑以貌厚皆者曰飛過海公皆禁絕楚風爲一變
公嚴擁文焦漏率強半雅以李陵麓胡二泉郭明龍
郡楚望吳曲鄰李湘洲愚公石季常鍾退谷譚友夏
金子駿曾石虎爲先正爲宗　國朝尤尊劉克猶熊
鍾陵二先生從試卑録敬驚傳曰某某今果第一矣
或又曰嫠楚人謂董尚書思白鷄太常屺瞻號極明
公定遍之武公者率無故易甲乙而歲癸巳常熟嚴
公寳臣主楚試癸卯長洲惠公仲孺主試公所鑑楚
牘得薦集中式幾盡元也以從黑白辨嘉經義自分
而老於文者之所見略同也公雅善待士漢陽勞君
必達許君之敏黃岡蔣君道曲衙陽丁君啟宋君蔚
齡邵陽貲君鋐興國成君祇適皆人分校皆用賓王
禮部陽上君元復車君無咎寧鄉張君□善化李君
□寄力延致學啟陳君雅才最高而早卒尤痛惜
之而公拔擢士如大學士彭公大常少卿張公等數
百人皆克爲當世用公勸嚴士類不少假攝黔陽令
豐枝士牒制撫曰儒學非臨民之地公堂非辱士之
區如以爲民則不應又有明倫堂之朴責如以爲士

則不應先有非治之朴貞令詞局旋以酷獄黜桂陽
郭府遠武弁其曹者十今憾迂龍復它獄請護臧之
公力拚會遜撫翅公亦聞其名題免而遠不復與卒
邪武楚人士所尊與京衛先生與公雅借天門孝感
黃岡武陵諸名邑童子試皮至六七千人自限於額
嘗題改黃海中學爲大學亦將梓陽小學爲中學此
冉澂基又題改安鄉中學爲大學而公識其尤經遺
齎疏請曰近日大兵所至以巨有朱服之紅苗投威
懷德感願歸誠臣謝遺護卒人役不拚寸鏃而未嘗

聞犬吠之警有以信
聖世之德威遐暢而亦有以知苗人之非性惡而不
可化也惟是柔遠綏懷之策既行舊武於前宜即授
文於後請敬陳之大凡生苗之蠢動誘熟苗之勾引
爲奸而熟苗之不畏誘漢民之煽外畏官是故撫苗
之法當先施於熟苗必使熟苗之性漸馴而後熟苗
可化爲民必使熟苗漸化爲民而後生苗可化爲熟
今
皇上視六合如一家蒼生皆赤子矣行漢苗之分生

熟之別而事行尚須酌定者節如考試靖州之通道
縣分編伍里一漢四苗各輸租賦而應試者止有漢
民其里夫以歸化百年之久而尚有漢苗之分應試
不應試之別漢民猶目之曰苗則苗亦不得不自
以爲苗此則通道之熟苗可爲矜惜者也臣查湖南
新化安化兩縣在宋時名爲梅山尚係生苗巢穴一
歸版圖人文蔚起甲進士舉人者並不乏人人不知
其爲苗彼亦忘乎其爲苗矣以彼槩此新化安化之
苗何其幸而通道之苗何其不幸其餘各府所隸州

縣有熟苗讀書童生因例不送考往往向臣陳訴是
則可爲矜惻者又不獨一通道也臣愚謂熟苗之歸
化有已歷三十餘年者如願改入漢里即應許以民
籍應試漢里生員亦不得阻抑其取額不必加增
其卷面不必分別要使漢苗無歧以宏
皇仁無外之義行之既久文教丕敷則熟苗可化爲民
而生苗可化爲熟未必非治楚久安長治之一策也
疏上後
奏旨道本說得是該部議具奏部議應如學臣請

復獲
命旨而楚爵孫是彌帖伏矣此又公之紆稚荒遐洞
貫樞要匪直以文章競雄也初公蒞楚盡汰部科費
亟議鐫謫輙不允使復以字畫譌錯摘之而
旨仍留故任丙戌入都覲
駕於三山嘶堂垂問來則公行十步復遣侍衞走馬
來視公乘馬訖適返憂日入謝
上語內侍曰此即叢草錫甘淵錢翟論旨翰林也丁
亥選擢 淵鑒類函文編纂

御定子史精華
賜松花江石硯公至是凡獲三賜焉戊子充
日講官起居注酉月十五日
御試侍郎以下百六十有三人於澹寧居而題則五
畝之宅十有三句經義也二十一日宣
旨公名復第一是秋
特簡順天正主考羅奕尤峻得朱公綸以下百九十
有九人會 京華畿輔才士公凡三司文衡皆號精
鑒而是科讌九門提督鄂公禮部右侍郎鄧公下白

餘人皆克務將宜力丙已卅三月
特擢詹事府少詹事兼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殿試讀卷官庚寅充
經筵講官又總裁
政治典訓[illegible]分修院掌院學士印公所久掌典
則初集有卷文格進士史精華
甲[illegible]遂承修拾遺熟潮第一儀中諸子而史而皆斷
裁於精詳典雅成鑒二百卷先晉大文部四卷復附
文解皆熟閱公自海寧查公崇校以校對之世尤

侍臣文字嫩 固由之盛事而公獨有英雄長士
刪改諸書皆與倫擬也頗公作皆盛議雅可以用而
上知之尤深辛卯三月復擢左都御史稽方
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十六日
陛辭
上諭居官安靜撫字寬和整飭苗軍定諸事二十九
日復
諭開殺見公遂以是五月抵長沙任先是巡撫趙
公治楚務存寬政而開不免積於屬之署象又每易賦綵

所抽以外耗銀什之一二又有例飯稱為贄見片投者儀謝家謝計諸特獻公行於絕而承官司之加平鈴使之財耗都守之季羽亦微催此州縣裁存趙公例耗一分它所禁復嚴然業有官同牙行別州縣殊連訊載暗里開起課者民寔少藏令商王綱明黨請給開採牌六月分所發迴封禁但戶部咨商人王綱明等稱鉛山不禁不獨鉛觔易得而鼓鑄亦不致違悞今其開採臣亦何容置喙但臣受恩最厚理無緘默不可言者無不盡見前受

諭旨有及安靜政務至言大抵興一利則必生一弊安谷民之道擾之不如安之動之不如靜之也今部議開採有大不便者請詳陳之臣前任學政時考試湖南親身偏歷確見衡郴等處產鉛地方山深谷邃境通黔粵人雜苗猺惟宜安靜不宜擾動今臣復檢舊開採禁止根繇蓋自康熙十九年聽民開採彼時輿情皆言貽害非淺督撫乃次第封禁然而奸貪之徒猶有赴部請開者移咨屢覆案卷頗存幸賴

聖明洞照於四十二年春

特旨開礦事當其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概不准行然後奸徒絕想地方寧謐者於今八年皆賴

我

皇上特有之所賜非皆拱諸臣之力所能為也今戶部頓忘

前旨創為聽其開採之說臣不解何故道路喧傳以為商人浪費庫帑虧欠難完所以朦混戶部借名採取白鉛以資鼓鑄其實希圖偷竊黑鉛銀礦以飽囊橐夫愚民何知利之所在身命不顧彼見雇募丁價

勝於力耕必將爭趨競赴田畝拋荒正賦漸缺其不便者一山中多一夫田中即少一農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米價立見騰貴貧民立見乏食無論湖南之米不能下濟江浙而境內先不足以自贍借致失業流離必須多方救濟則雖商人之虧欠補滿終屬得不償失其不便者二深山封禁有年不無居民嘯聚遷徙損傷情殊可憫其不便者三苗猺生性好利若見土人開採必行劫奪彼此格鬬必有殺傷文武官弁私貪陋規隱諱重案必釀滋階其不便者四且開採

一節竟有挖未深而砂已盡者如此則必商人之虧欠愈多自顧不暇其招集之衆易聚難散或起盜心或竄苗疆地方自此多事端一至於興師動衆則軍需糧餉商人能任之乎其不便者五臣恭任封疆若畏首畏尾不敢早言異日一起事端乃爲焦頭爛額之衆則身受譴責不足蔽辜誠不得不爲未然之過慮也是以不避嫌怨瀆陳入 告伏乞
敕部亟行封禁則湖南億萬生靈俱享太平無事之福而臣區區愚忠愚孝之心亦得少安矣蕩山澤之

臺至宋紹興而已大弱明左都御史軒公輗清操號軒以提刑浙江請停溫處銀場額課中外胥撓之遂召鄧茂七之亂公請預軒公以備武臨門守令皆猶背衆舉所蓋爲之余公獨敢觸其計部且不少懾懾中傷抗疏力爭而中外皆欲撓之而不得此以徵
國家之仁達於篇後微而公之業以行雅可亡憾也衡陽安仁水衡失額田九十三頃有奇公請豁部駁例三分免一公復疏水旱災傷例應開明分數原以禾稼被災而田地旋可種植故照被災分數按數蠲

免今衡陽安仁田地塘畝定係沙磊崩塌衝決失額田既難墾復賦稅從何措辦似不可與田地無損者例論也廷議從公湘水衡田四頃九十畝有奇亦力請豁之又請免舉究之期俾民益滋舉關請禁楚民溺產入川擁衆搶掠積殺械鬭法裁鄰近規例而旅殺翁氏溺女碑族戕兄弟籍產者蓋至斯於衡獄而每事經歷於湖而頒布成憲豐於民大利會故湘潭河道陳公當擁侖門潘公清而和衡陽王君桂陽郡君亦時時稱說之而如以廬陵之代合肥爲日實

則又與於陽翼撥構之甚者也公周覽湖湘嘗特疏日臣前任學政在湖北府縣衛學六十有九額取九百一十四名湖南府州縣衛學七十有七額取九百九十五名總計湖南進學額數較湖北更多湖南能文之士被湖北同省威同中隔洞庭每遇鄉試正值秋水汜濫之候貧士措資登行至洞庭一遇風濤險阻守候愆期有志之士或至痛哭而返甚有科場期迫念切功名揚帆冒險急而遭覆溺者以致多士畏懼裹足不前其就試武昌入場者十無二三每

科中式舉人不及湖北四分之一諸生咸向臣泣訴
求請分闈分額臣以江南陝西例都之及任巡撫辛
卯郭武臣亦如前拒絕今
特恩開科士情踴躍咸有上進之心籲切望洋之處
情願自捐康糧等項並造貢院懇求代題臣思湖南
隔越洞庭定與江南陝西水陸無阻者不同俯憐其
跋涉之艱難鑒其愛戴之眞切
特恩破格另差正副考官二員至長沙考試分中楚
省舉人額數之半則不特湖南士子感激高厚而士

司經苗亦快覩文明矣蓋至後十年而公剏議訖行
遂與宋時湘賦均其識慮之經久而不易者若此公
經緯兼練勤練標兵疲月餘管
詔偕提督勘邊條議單可城北行一十里至銅陽營
出頭入苗地紆折五十里返德勝營與日輕騎馳四
十里陟毛都塘山頂俯瞰黠苗吳老錢寨麾從騎衆
左右翼而遣百戶寨長往諭之遂輸誠又題乾州出
入苗界二百里凡上至亭子關下至喜鵲營移營汛
邊垣外者一十有八群苗底定合奏厥功爰俾平苗

以永鎮之此又潘氏金潼司馬辰州銅頭婺源創院
思恩山陽僉院者平山之襲烈也顧公潔己首公書
沈鄧院費都察院等以待可減等議鐫謫賴
聖恩不允而公泣職自如且公在湖湘一日則黑錯
者不可得而服域也係是姻葉者滋衆而公亦幸因
癸巳歸矣乙未復得薦答案奉令自兩公之所自陳
不避嫌怨者誠顯也丙申冬高州丁假歸十二月卒
年六十公事親孝過甚公雖異淑人出合致毁事兄
熊溪公慷慈兒子亦愛如子還疏成行有恩意事在

陸先生曾知徐游從克以敬信律業如長洲徐公蔭
先秦與朱公青遐兩公查公伸子弟在文學清若蕨
藝不少勸公嘗獲
賜御製詩集古文淵鑒諸書古文皆上宗史記詩祿
玉溪而少陵集二十卷而大文人錄其關於館閣臺
院之業者書之它不具各淑人蔣氏曾祖允儀明光
祿時任御史威寧照將條所謂八號駢之一也後拜
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祖善源翰六館父和鳴籍校
母徐孺人淑人有婦德事吳太淑人尤恪克構其家

用卿公無內顧憂先公五月卒年五十有九公誄行曰吾所以能堅絕苞苴無患得失者繇淑人治家之力衣食蠶繭雅無揞以一官爲賈販也此尤與竹文定公列女傳序義指符焉附書于此伯承柱稱有六館以勤劬卒於壩工諸仲承權知山東東平直隸州有政聲孫文照文勲蘄克緒彭壯芽者也

謹贊曰公入楚竣事銜參贊選勝賦詩追太史公浮游名山巨川之奇氣也其形體滿綴而疏其陳義致極壯徽逢辰奮庸威謨動色紀臣蹟者將不口吠乎畫標指爲代偉人乎哉

太學吳公家傳

吳太學公尚選字公擇歙人明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左海公叔子少聰敏日誦數千言賓席酬唱柔簡操紙筆口對響應見者爭器之左海公游歷中外爲名臣公不以貴公子自驕束僮奴嘗謹遊田間有識擠公仆者僮欲歐之公起曰我自顛耳若何與徐整巾服去明神宗後士大夫最名衎樂歙又璣翠只有之湊黃山齊雲皆在封內公故居望城南前相澗後舟山日携飲酒具召賓徒坐嘯其間尤嗜聚純

相地法追逐窮絕公飲酒數斗不亂嘗造殤政引滿日月鼓譟懽曰懸磬不如鄭當無貸坐客不勝任多仆者公飲酒自若劇如也公好音家諳法部指摘疵謬不爽累黍遇與主則自和之性又儻蕩嘗夜博輸數千金立盡指囷中米積曰是可博乎其風致如此然公內行修族黨無間言選人不以貴賤必謹延禮師課群從君子必擇有名德者授館必忠以恪雖古人邂逅遊燮之風不讓也公不喜事家人生產業寖落

上師下江南歙以金夕救公醉獲操放兵殺尤甚公
賴輟寧姿山水間及老矣飲酒不輟竟卒公子五玉
選士授司理推與甲午鄉試正衡用學豊玉弟子員
文玉午何人太學孫候選聚戊午鄉試皆以文世其
家
論予曰公孫昌字偉蒼好文學今歲肆業予邑與予
遊予因得次公行事公夫人洪氏奉宿佳常公女雅
嗜讀書嘗夜然燭興茗與公對把茶甌一帙乃歡
至今歙人傳名以為道山與都間人也益承不勝羨

存研樓文集　卷十三

盡矣然如公風言又何其俯道也公女瑤王氏刲股
愈姑病女孫寔湘凌忠烈公冢婦死夫死事尤烈會
女孫字汪氏以貞孝聞別傳不具載
明珠翠羽

太學洪公傳

洪嗣憲字子麻歙桂林人父文衡曲太常寺卿神光
嗣之創名臣嗣憲少工文補博士弟子七試鎖院不
得士乃慇祀側若肖學而再數舒轄彌力嗣憲性質
直不設城府好施例當激厄解紛伏佳至傾貲不少
悋歙人十誤長者下拜指數門子錄先生歙南磨盤
山迄湖月化地界禁有老竹嶺多伏莽剽憲亭其巔
亭後鑿池曰明猶瓶田二百六十弓擇僧司其人俾
行旨寒而寫粤而茗早蔡而衡行舍艱至今杭歙者

存研樓文集　卷一三

鄉之有事於歙者止亭輒談予錄先生曰是於我有
德嗣憲祭必謹歲必肅過祠觀精藍必人謁拜過必
下抑抑如也理諸務厥厥如也曾祖樹祖象肯贈太
常寺卿建坊桂林村門曰三代奉常忠與也歿年五十
解制舉業關緝行由人棲諸餘愛後能洞嘗止洞之
石室者恒林瞰則治為池投能唐瀰師蹟蓋足不履
郡郭邑得名十有七年年六十六卒子中悅中傃中
恪孫正治敏治肯江州長史曾孫驊懋籍貢學肇模
籍揚學

儲子曰昔漢魏間陳氏望於潁川謝望於紀弇官發
貴而時人語曰公彬卿卿尚長桂林洪氏欲望也嗣
憲與吾巖能洞明所可以無慚卿矣亭傳其畧青而
授肇龍肇模曰予言止此時也而尚考東林前議矜
已辛亥京察諸賢末暨崇禎玉芝官顛末

逆椒勝錄

野亭萬君傳

萬迅字叔翰世家邑九里高祖吉明松廬訓導學者稱古齋先生曾祖士和嘉靖辛丑進士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恭再世以理學為祖曾父德憲胥高才生迅生而篤孝德憲卒奉母王居城東漕倉之街所藂出入必告必面日侍寒煖飽飢唯謹王疾群醫伎手泣刲方以進立愈戚黨異之迅事兄妙讓撫兄子嗣恭尤有恩意嗣恭厄於怨家吁姆聲讙體推與行輒至發狀家人胥泣下久而嗣恭之寃白

格序最劭假貸為買屋一區母王時謁視所如也萬二姊尤篤伯姊闕家來止焉歿以塋殯嫁者且四十年迅內行修過人謂甚不少罷爵游而性雅為朋賓友所來過從輙信宿留或淹予浹歲懇款彌甚西山楊先生與侯邑高節士也老而息之嗣與歸婣先生殁存孫尚迅韓荷帳繼紀斋嗣葉不少佚暑建祉禰祠尤犖崇嗜義勤施然諾不少爽家不逮中人産適負郭山積而雅不肯沒人一錢婦孺胥尊信之布兄兒子幾卒嫂病且棘二孫幼籍貲以屬綜甚十餘年

孤胥立而後返籍寸絲粒粟無漏焉歲屬某啓博妻
鬱邑且卒封鑰篋具直累金數百屬迅室兒以屬曰
稚知公長者吾女幸長手界之後數歲某聞亟來索
出篋笥封識具存迅愧拜謝去而訖不克守也洎卒
復爲綜畫輸通賦某子獲免縲紲厥黨大義之迅晚
歸九里文恭公書室也前卒一日挈舟往拜文恭辭
卒之日起居加平時囑僕命僕往市斂具僕愕貽郵
立怒掌其頰復命婦滌簀襲衣訖少傾以家人籍付
業卒齒六十有九子變輔歲貢工詞賦舉元邑庠生

先迅卒胥
賜翰林院檢討孫松齡試博學鴻辭第一入詞垣名
聲焯著松齡入國子學克業迅業曾孫秋期籍監三
禮館校書亦工文
儲子曰文恭公雅號端挺歷仕分宜華亭新鄭江陵
諸相笙其督留都糧儲也嘗疏江西左參議黃正色
立法詳密糧無升合欠扎平易近民宜徑擢參政再
任又府軍衛右衛後衛金吾後衛神策衛龍驤衛八
倉宜省留烏龍潭者近水倉二十七而水兌耗米三
升宜量減五升高砌灘場固基二尺築垣建厫屋以
便堆積此皆考索經籍之明驗世有昔姚江學爲空
寂荊川學爲無成者妄也迅少不靳應舉晚號野亭
唯師古齊先生樸質砥行用示延文恭世澤奕葉閥
艾允克家良士哉

薛憖

望京朱君傳

自徽國朱文公之敎被於饒池歙以暨江左宋元詳載儒學傳宋史又有孝義元史又有孝友傳迄初明而浙江鄭氏彭城楊氏尤著鄭氏自太和氏文融仲德氏濂于義門家範宅姬元敘浙西道廉訪事深禮部郎學明初建在官歲沒春坊左庶子濟禮部尚書曼鋼府長史楷御史幹橋府崇大理小卿楫皆號斷漢南權仲常氏楊其文華殿大學士溥子文鼎倫倫子宇三世皆以孝佳　熙朝浦溆同凥于多淳有其

兒寧鄭氏楊氏之敎而行陰淺蘭陵王氏唐南山楊氏之資望者予嘗稔得於文叅朱君君名錡字文素望京其號也其先籍歙之潛村祖瑞石公徙于邑宜興又承德公扶高母方太安人君事親孝少實而廣公輿父母同止之不少輟父娩病消渴食醫飲日晉數十君夜不闔眼凡六旬有奇而父卒毀甚絕復蘇硏宵守可爲文正公家儀觀文公家禮而屏浮屠法不用若楷仲常氏母年九十而終躬負土封樹崎嶔三年始廬出其事狀以示余君母亦年九十有二君業踰六十省侍必準禮比母卒而哀號遂以終其身邑曰尤不忍聞此君兒孝之實傳述於通達委巷者也朱氏蘇潛村徙邑西門傳故宅君特建宗祠而制產以贍祀事雍正三年又命長君侍御世勳歸歙緝潛村祖祠新其代主而皆鐫碑於家以識此文君遺跡默學之思微特人家廟禮而彌燿耀而昭世之也君伯兄称紀家務資君弟君仲兄遠務山積諸皆聽依佐之此三兄歿而命伯兄子入六篇讀承皆可分仲兄子田產皆怨有在伯姊寡撫其一子如

已子季叔二嗣皆没爲擇嗣婚且贍生業而復制產以贍其祀事君於邑西門歙潛村族皆爲長收族肅祀皆協情禮族人待以舉且皆而籍南曹爲滿要者數十年比君年八十有八卒復遺命人朱捉三百兩於西門祠以贍族之不克斂殯娶嫁者恭其敎也諸對若此君少師事從兄在陸先生工文藝偕主計部政與公撫偏沉潘公上含陳君于從叔少白孟爲二公皆伯兄系用皆號帛堂商弟後與潘一公子伯兄謀什籍而君讀刑明經老晚而手不停鈔小楷尤精

督古文詞經義皆成帙嘗與邑英彥於西關里第月
試義後多舊稿此又君家草堂之教而其忠且敬
者滋著也君外祖方公蒯久器君慎擇方氏子宗甥
婿且賜生名如二叔外舅徐公系名族而寶且有秩
時賢之後徐公孫恭工文早卒公嘗以未得一丁而
偏于家歸丁參于翁宅婿夜卜寓世其宅婿者為詳
君甚甘截而業秀拔前侍御君成進士為計部入南
臺適和相復秩編修而君弱自斂飭當今罕識其商
綸居簡出惟邑有利者惠賑公務翻然起首占損

貲輸康熙四十六年歲明年邑推君監賑故事散賑
諸辰范午君出困米糶賑俾饑民後弱日就食羅匡
十二年甲寅監南社廠廠地犬牙錯漯陽金塘側不
廠都邑君復多得廣諸附南社鄉聚與邑北門外三
里有巨橋綰二邑舊皆通西門占行舊倫橋綰西北
鄉水陸道所行圮君捐工將市堅牢石造之而一橋
胥還舊觀君嗜施張氏待貲字田四十畝等殁子鬻
甚君贖而折其券或云售田多至百畝有前後貸錢
乞以屋質子女償君輒還其券蓋任恤事雖多類此

乙卯秋九月以編修君入館獲與
覃恩貤封翰林院庶吉士君望　闕再拜受
命而又以父之不獲列爵典也是夕憂父而雨泣對
以侍御君終焉
特恩貤贈父承德郎石部主事母太安人異數游賡
史宛薇君少將勤肄書史之志前仰君世居叔君世
興胥銓注司馬僑侍御次君上舍紱皆工文諸孫登
孫胥踐慈敏然則鄭氏之世列清秩衛氏之璇樞綸
扉包守其教而行陵漢蘭陵王氏唐南山崔氏之資

業以書於晉紀照徽國文公小學篇者予知欽浩部
邑西門之族姓且彌昌之矣
錢門昔鄒文緯著鑑二卷凡五十八則予欽增七
十則從子鉉又增九十二則至仲舒氏濤與從弟沭
淵從序見疑原互相損益定為一百六十八則刊行
為兩家彌篤于愛課朱君傳附於鄒氏家乘之後
朱氏之始遷邑也世居鄒舊橋西塘君又嘗殫力新
是橋搖會符十百種嘉名云

蔣平川傳

平川先生秦蔣氏名錫震字豈潛自號平川漁者故世稱平川先生蔣氏係陳左衛將軍來孫載諸史後析支邑西南之澗橋故先生父號澗上丈人祖農師公父某公母蔣孺人先生年十六歲嬉於門見它兒嬉飾輒歸索衣冠亟欲往家人憐其弱止之不可農師公許從之後游他塾見他兒誦綫裝書據同請攜歸竊誦之尋益誦莊騷文選間撰詩古文辭屬祖草人先生亟激賞之草人先生以詩雄一世者也晚號南

山老樵先生嘗賦截句曰太息吾家一老樵獨我識識拄詩瓢冷冷秀骨春無裏遁體青山久寂寥手訂詩編千首有奇斷鏹版而惜其工之不克蔵也先生後遊于從祖存陸先生門在陸手書曰垂老得一良友文不越鄉幸甚又曰意有所到作爲文章前後其得如干首吾子其次第編校定爲幾卷後先生賦詩曰太息侯邑成白首尚能長誦解嘲篇自注曰時記及在陸師以遺文見屬事故及之今在陸手書具在也先生性剛飲酒酣壽論事嘗語人曰人多呰予狂亥惟九峰樓諸先生曾潘會觀郁峻升曹協華儲從彥諸先生初猶布衣交先無問然先生嘗嘉書千家九峰樓前後凡五六年而某獨進此其得學積文聲振藝林之故略也先生年三十有四錯以校出遂寧張公門三十有八爲承宣司試出韓城張公門四十有八爲禮部試成進士出安溪李公賢韓城張公門嘗游齊燕梁楚吳江淮皆賦詩盈行橐歲戊戌年五十有七銓注知直隸之慶雲縣夏六月十有一日受事將籍甫十有二日進大府有京南書僚友詩已亥

六月飛蝗入界蝕殘有捕撲論庚子因月復旱禱雨輒應著有詩聯臨司議浚無棣河撥款下它邑莫敢言先生具牒詳曰禮記古河淤塞年月無可考縣志曰無棣河與鬲津河合流經河間境達於海唐刺史薛大鼎浚治之通魚鹽之利詳此推之則古河於塞其日宋元來黃河南徙之時乎職單騎親勘縣境其地勢西南高而東北窪下西南縮而東北褒土壤疏惡民無蓄藏若挑浚古河上受樂陵之水則今日之拔畝行糧書大半皆爲澤國且必牛墳梟壞廬舍

轟奪開塞利而已使之貸土荷鍤非計之便也且河
起自樂陵下經鹽山海豐而達於海計地凡二百餘
里當役民夫數十萬其費金錢當亦不翅十萬此地
既絕非孔道又遠難輸輓倘暇指數十萬金非此不
急之務也若云利不十不變法今誠親見其害未見
其利且前明嘉靖閒達嵩人援上議而報止者誠
以彩校勞費不得一其功之必不可成也事乃寢迨海
民始獲安枕矣則蘇刺史浚河議載傳書而證宋熙
寧河決曹村後地勢頓改明建安涇陽二家要妹

不違先生詳議之懇懇也先生治斷雅崇文藝禮士
文士檄修城東南隅文星堂魁星樓甫于落成題曰
星雲漢同字額是秋雋者四人爰舉古守令行鹿鳴
宴禮其事以賦曰中天瑞氣崇朝肖管領斯文擅上
游才子東州來作賦朗星靜處剩當樓登臺想像河
流轉全嘯遊有淑色秋傳詩諸君須記憶孫來此地
是瀛洲邑已時者競和之選士馮雲生有嵇李風流
人倚樓射鬭寶馬亂嘶秋句時傳勝事又修名宦祠
承書木主鑱石表古延陵季子碑側曰慶雲縣西南

八里許土阜巋然可徑畝俗名高墓臺按郡志云慶
雲有古延陵谷慶雲之東爲瀛西爲博此所謂瀛
博之間也夫季子之始封廣輪袤其詳可稽而今
乃巋然若是墟亦後之慕季子者哉將營築以建此
嶷然春秋迄今凡二千一百年有奇蹤塋址尚存而
郡民已別搆其墓廟於其上自茲以往歲月遷流或
再經理荒蕪湮沒而後有好古君子孰從而求之
爰是伐石表墓以貽千百載之同志君子此亦尊民
禮祀之職舉也先生政暇頗厭俗好演劇嚴禁之焚

燬優劇本書傳河例條教多寓鋤強扶弱指而特
嚴憤刑簡書枝數以時觀省先生政恒最諸邑而雅
不善事上官尤與守不相中事多受掣束鬱鬱不得
志頗時日督與高人約搆封乍要庠綢貸初盟只今
脫觥須枝地偏強安能更屈卿適以壬寅秋七月歸
里寄書曰二年縣令詩慎行斷訟簡政平不趨勢利
君子未必怒小人未必尊無德可當歌有過還須記
流泉日潑瀛舟不繫卑官薄宦如斯而已歸而成瀏
覽八詠工詩者多和之裒爲一集此其涖官之概畧

也先生少孤儆克成農師公志歸譔小宗譜三卷特設宗幹執爵而侑諸祠賦詩曰今朝一尊酒敬爲祖宗斟聯宗者五老會月一舉尊命子汝誠賦詩曰春比雎陽成故事澗橋也作畫圖傳樂安宗多和之先生性質儉嘗著六儉銘因東坡有言儉以養福早晚所需二爵一肉客至則三意謂已足倘曰豪舉匪鑒口腹養通信之硎以適俗哥歸閒三偶二則六止而不過以節嗜慾銘諸座隅用代更僕雅素士多遵用之先生既撫詩六老皆揚抑聽俗逸近文士劇談子

季弟叱雲黃君隆吉瀏君皆人崗子東標號詩友蔣海後進業多成如于族弟僉學西馹鹽事于賓承宣乙榜皷君其緒其傳者也先生詩皆劉賓客夢得元左司谷之探其奧窔非摘擷獨者比文多奇氣嘗鏡青溪詩一卷青溪文叢一卷發揚論一卷大麓寺源流考一卷先生歸田十有八載詩古文詞滋倍又易說一卷中州志一卷聲經錄論書偶鈔詩話雜錄若聰雜錄見聞日記道學自得鈔會心劄記脊族纂先生配濮孺人繼周孺人生汝誠子前銘所謂一子

午者也曾與孺人汝誠國子監生庭海徵而有法孫慶棠慧棠履棠大棠先生有弄孫戲作詩詩成已未年七十有八秋九月十有九日奉從青覽揆辰賦詩小日新秀尚去鴻雁哀壯髮縮絡且悠哉虛言往日充劉賡多少諸公我酒來生我勞勞戌逝未有年踽踽志谷壹醉餘父把花枝問倒後逢迎得綴同趨冬十月初旬疾八日微喘酒而卒嗚汝誠狀行略者若此而先生嘗自傳平川漁者曰平川漁者長於農家生不治漁事而嬉於日日往所好也乃交書籍貿其餘

十數過不能放誦受師數篇之然終能強記久意殊自好負氣不能下人早歲孤露家居村僻無學者開見坡隱漁者心薄俗的詞志通狷狂恣睢博探子史莊騷及方外無生之說意甚深之遂參洞宗呼嗟和尚於傳燈何在時先生間爲詩歌古文意有所寓引懶從之時亦作誠嘲間退語務於詩歌古文於道皆無所得也性抗爽喜剽伐縱論往往抵掌天下事然疎脫又若不忍爲處身中古語襍亂意有所不可者即扣引相向若不已即以他事護駕之或遽自引去

一時聲名因爲狂或抗爲支甚者退作言語目爲怪
民然皆不得其實有通者既與俗不相中自離遊數
千外則喜獨遊春秋佳日每獨往數里盤桓水石間
日暮忘返嘗獨經巖山下聞其上有孫皓國碑時日
已沒景秋風振林木攝衣步山椒而觀焉用夜半抵
舍則騶一十里矣年四十餘困於貧賤棲破屋數椽
食常不充然倚貌修飭衣冠揪削然特儕落落往來
人間人猶視之若狂視也通者不以爲意後忽憤遁
若中風狂走散人莫窮其意者或問之不答而通者

亦自此困矣悲夫是固其所也哉抑其中真有不自
克者邪平居喜飲酒然不能過一升後征頻減其獨
辭無聊則高吟古詩文詞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
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吟
已輒大笑此壬午病中悲鬱現怪之辭故跋曰異日
爲吾椅兒之成而今之其滿狂庶不至此然其文則
水田月生不能越也歲乙卯卜吉於安山之南翔翅
山復月藏平川漁者葬誌且系以銘此又陶淵明上
與功司空表聖懐慨遊息之跡而志之以武文家銘

者也

贊曰當先生遊巖山時予賦詩曰而北軍書裁木葉
征南幕府亦荷花人咸刎表劉琨久我愛山濤山簡
家蓋謂建參升余二數以武明前後七子之階秩也
而才竟不克展惜哉先生愛舍南小邱名青邱有獨
遊青邱詩邱側小園名南園有南園春興詩青邱近
古無棣南先生抑未於不執藝之南園考杭之南園
記也脫歸農師公道居不羨一弓地而築悠然樓五
楹蓋志淵明悠然見南山句也今九子嘗笑若盈望

而先生不可見矣予他日衛一陵樓而望之

積行日閣鑄題抱虛得學變無一境相同而雪稠
皆深深有聲竹聲弁行於此其南浙東溪山畫圖也
遁篇取象於詩境可喜可愕此周易爻辭法
歷叙時文此長卿子長孟堅傳法

文學吳伊蒿傳

伊蒿吳君名宗字企儒高祖光祿寺署丞達德曾祖乙卯文解郎襄兵備僉事𢆯巳祖內子文解司溧陽諭遂父茂才清原母子從祖在陸先生女弟也吳氏江左名族世以文行著予嘗偕企儒兄右丞沖扶肄業於在陸先生沖扶才最高視爲物藐然無足當其意吟咏如決河不可遏亦刻意兩江大士而企儒時來省兄獨穆然容與之言時不對予從叔嵩爲公嘗推中表而賢或月沖扶數其公獨目企儒做者也既而

邑顯者聘貴者企儒為設長將爲不少屈其門然則企儒蓋做者也企儒事茂才公孝事祖姑尤克養志茂才公晚而目眚企儒朝[illegible]李公寢去覆登讀始亦將出讀書時之業微誠何有以詢者嚴凡六七某茂才公晚升存九嘗起建闕升於府時召學官郡至賢道歎俾伯企仲和之至於衰衙講讀之際未嘗不明凡稱美而遂以忘其日之告也比嗣丁內外艱企儒痛甚而自號其號曰伊蒿非蒿也夫不翅莪也吾聞蓼莪首因以及人之親而并以及人之長然則企儒雖非做者也企儒性寡直嗜施析產獨主其贏瘠鐫小宗爲首依佐朱挺翹克拔群從紫夏一葬而質之翹解既而聞市女而戶饒一僮而敵市之也女翹克歸其室既而復有市女者亦如之友假璣珥而還貨券曰是奚害宗叔寒而鬻衣衣之曰某僧子均服也爲保母子之葬者而乞決八舖也宗嗣某宗祖而朱裡以爾計者至矣一日有奇建感用嗣用序可之不如其公司之也而嗣遂以蒞的曲直率立剖題克軒軒人者不少遁成從公利以服其宗建義公而之至

訟公讓亂謂日宗女婚人削訟之女不從公之處訟之一鄰而女小[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做[illegible]者也[illegible]也而[illegible]維做奚傷[illegible]扶克[illegible]則做容做也之說也企儒好讀書尤[illegible]遊[illegible]集少[illegible]先生嘗推[illegible]而[illegible]七十有[illegible]

鳳其詩之頭二句振宕一叚其詩稍於校
贊曰顧端文公有云君子須當常吃虧纔做得高忠
憲公著吃虧吟企儒合而跋之以代箴訓哉夫臨漳
廷議端文公嘗偵葉備清孫當今書西江彭躬菴先
生序祝工科敫疏議論又別益敦行彌識受益之義
而克殫之者如此其難也企儒淹高才生而風裁峻
整業見便慨然實踐吃虧一語甚之矣
掌文曰先生我之自出與家君年相亞白髮齡迄
白首友愛不異同生家君性狷介先生尤嶽脩如

伉往往酒酣發憤抵掌蝴蝶然生平內行淳備規
言矩步無纖毫暨於過差既歿以一文七九宗顯
者贈貴者前嫠弗逮子兄推之曰節也非做也郎
做亦奚傷贊更探厥本原得力在吃虧一語嗚呼
此可以傳先生之真矣

湛斯曹子傳

埏字曹子仁豐字湛斯五世祖明南京工部尚書三
陽高祖福建布政司使曰勳曾祖太常寺典部禰孫
祖高才生茂勤朝宗張氏所銘曹秀才者也父　國
朝貢舉族銓司訓惠武其年陳氏嘗旂夕陞吟尚文
友黄氏遺母極論文史儀象名也湛斯少沉默不遂
曾祖婚遊日坐呆亭作行草題署大字蓋百年來
眉法尊陽曲青主傅氏爲第一江南北則高江上笪
氏義門何氏青主先生風節追古高士江上按西江

腎竹執政義門亦亟書一爲文人語此採誠懸心正
筆正所以爲不可磨滅之論湛斯嘗獨喈森嚴端勁
嶄上宗漢扶風曹世叔曰必如此迺爲有骨而其他
姿媚肥腯臃腫萎靡所謂弄筆旋繞自稱草書者雅
不屑也湛斯家若饒不作錢氏而業什八九落轄宗
孫巋語系其居邑里也振辟收嬰瘧儼涵鄉胥殫力
經畫之在年七十有六不少倦常從池月川先生夜
行燭安邑真子先生會講諸規則號近世曹氏純儒
湛斯覓克敦行之而越焉作演之餘隱豫章旌陽之

淳明祁匪類榮奉道術者之清齋禮塡潔貌而洞中
也乾隆元年
詔舉賢良邑里耆湛斯行上之庠校庠校上之邑邑
上之郡郡上之承宣司承宣司上之制撫衙覈允兹
予徵辟而湛斯遂卒然異乎世之彬其實而彼此名
以賈榮者遠矣湛斯嘗籍六館銓汴州同知其舉賢
良節孝也以乾隆二年子澤成壬子舉於鄉淳成管
克世其範

自記曰學易象㝠及儀禮通義

孔節婦傳

漢光祿大夫劉向序列女傳曰宋人女嫁於蔡而
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傳與之醮終身不
改且采芣苢草雖惡始將采之終懷襭之況夫婦乎
乃賦芣苢詩而卒不去高淳孔節婦者溧水沈氏適
判守墨之女孫也孔氏郡里系溧橋秀山祈支路西
四川行都司使經歷貞白寧宇墨族兄孫衍岳葳
禮聘而衍岳殁折孔氏議婚沈婦性不可保姆暨家
人百勸之驟然趨至衍岳殁所終作孔氏婦若何得妄
言守貞適其志年十有九歸衍岳婦道甚備產
一女而衍岳疾劇第其之乞二年年二十有七而衍
岳卒矣凡稱孔氏未亡人者五十有九年年八十有五
康熙二十有一年月既夾而卒此其概若是之女
既嫁而夫惡疾乃不聽母勸去歸者志尤難而也傳
曰陳寡孝婦夫卒養姑不衰以紡績以爲業其家哀
而將嫁之孝婦曰妾聞保祿受嚴命而事夫夫不幸
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莫養夫老母
是彰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也乃養姑二十有八年姑

守葬祭具當衍岳之疾劇而卒也祖貞言年六十有
七嘗四娶史王徐汪而汪孺人侍父尙來母史孺人
羸疾環泣節婦哀慟幾絕二孺人並擁而曰乳保手
幼女曰若死乃老人尙不得生且若既孤者何節婦
聞之復慟絕少甦強起喪紀開治禮若舊常上貞言
爲加一餐節婦枋家手紡績日持喪若薪者野蔬
雜澹粢啖之而供膳必豐必潔無何尙來卒二孺人
繼卒貞言年八十說前丁丑卒治喪脩無失禮於
候劃植而守墓暨妻復卒歸伏寢室如禮迄今高淳

孫本人七遭兩家喪道致指數甘飴開孔公賴有孫
婦既而曰不寧唯是若別駕沈公寔克有女孫也其
爲二世宗祧若此此其視陳寡孝婦之養姑不衰而
不克逮舅暨夫祖若祖母者其難易何從何如也傳
載舒寡陶嬰紡績爲產養幼孤而領國亦曰陶嬰少
寡紡績養子傳載梁寡高行援鏡對梁相妾所以不
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又曰魏芒慈母率導八子
成爲魏大夫卿士成於禮義當節婦之慟幾絕也聲
息哉屬亟語續祀貞言命嗣衍岳從弟子與曾孫發

之旋殤又嗣衍岳從兄子與贊勤撫婉海長爲娶趙
氏婦旋疾天族姻胥做惟無敢棄予嗣事久之遂擇
毓慶嗣與贊幹事開敏嗣路西與落節婦受養十餘
年而官毓慶年亦至八十復擇嗣今學錄傳煜識鑒
綸焯生從先錦光從允晉工文學存明金馬之望綸
先令籍於校初節婦產女適句州郝振晉嘗就養陽
曲署數年而歸錫某循選貞然則節婦之紡績爲產
維類舒陶嬰陳孝婦以克嚴梁高行不忍幼弱重孤
之指而路西綸叢從紛榮樹秀山塔又克推其餘以

贍婿若甥則雖擬芒慈母之八子卿大夫士於禮者
不翅也若陳寡孝婦淮陽太守以行聞漢孝文高其
義賞其信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號曰孝婦
梁高行亦復終身而它若母師友宗義保義姑姊
之屬率多賜金錫號節婦若衍業請高亭縣志雍正
元年
恩詔旌訪節孝庠校士暨族鄰上之縣若學縣上之
府府上之承宣司以上制撫學三院彙題獲
允旌給銀三十兩建坊傳煜增垂琢山石崇門翔碧

艾稚環觀胥泣下又歲春秋列祀節孝祠懿行殊典焜耀閭里且不齊書漢劉向序傳于少識邪君而肆業史菽今援經先維光緒述節婦行之發感慨撰傳以續續列女傳後

頌曰維孔節婦一生瀕水聞夫癈疾肅誦芣苢于歸大卒貞守髮齒是用序家誨女子

整而變

史節婦傳

節婦蔣氏邑西餘文學如鵕女年十有九歸義莊史可端孫子福馨財七月可端疾卒時節婦年二十有八慟絕始蘇營斂剪髮寘諸槨代殉也既而舅復卒備行如禮西餘義莊號世族婣戚多饒貲而節婦夫貧身煢喪無以爲生或勸盍改圖峻拒之會有惡少年偕族賊凭家者覬用術鉤致聚謀毀屋節婦勵曰是謀我發身也吾頭可斷身決不可賣遷旁草舍所夕懷斧刃殘衣領有結者浹月既而父復來勸且曰

守有五難節婦泣問兒決守矣問難易且人胥爲其易誰當任其難兒志決縱有什伯倍苦難於此者兒且不避父語塞與隙遁息節姑雅嗜勤勤事用十指易升合米針紉無虛晷變成淹再宿嘗暴水烈口中㷀其熱遁沃諸釜缶旁隙地蕪畝庇保山積躬闢之指亟裂不輟壤出桐桑偵㠯瓜又蓺菽可端墓側繇半畝日往芸治泊福馨長擇室娶粗給而逋賦亦寢門無擾焉節婦性介概尤行不可必達其意嘗乏食或貸米瓶斗嘆却之歲大水饑甚會里人獲鷺羣

呼衆往食頃叱驕蓉無敢往後失跪者衆怒衆趣
愧服都女遺殺簪再時聞檢後遂命偏蓉還之曰道
不拾遺士節也節婦壺海尤肅肅容學業寢有間補
博士弟子號爲才生康熙癸酉郡邑舉節烈丙子巡
撫商邱宋公提督學政遂寧張文端公彙題
旌表丁丑十有二月二十日
給銀三十兩建坊邑里聚觀嘖歎企音節泣多數
行而下焉衛婦婦史氏者稱未亡人者五十有三年
年七十有九疾革堅坐强起爲遁寢有簪孫子隨足

診視者堅不許旋卒其始終秉禮飭躬嚴厲若此
儲子曰蓊薔營建坊於閭一載疾卒節婦後慟絶始
撤既而日益還七月兒今還十歲孫是未亡人終不
了史氏家事也迺復强治凌孫務勤海孤孫正貽而
正貽亦克克有立聞者尤歎企之當商邱遂寧兩公
之旌題也闔郡首海烈姑次節婦決烈婦慷慨而節
婦從容嗚呼胥宜書古列女傳哉

三叙節婦語卓然史筆

江氏節婦汪太安人傳

節婦汪氏歙文學汪文葵女母方孺人節婦少善事
父母年十六歸封儒林郎江徵江村族望海丙徵曾
祖光祿署丞應金祖尚寶卿日照徒儀真父九萬籍
貴學徵少警敏與弟闇胥以文名江淮間節婦事舅
賢姑黃孺人謹甚佐徵以禮進止必恪生一女四歲
而徵疾卒慟曰擬斷以死殉時年二十有七矣先是
徵以九月卒叔仔楫字室雅音伯姑來勸曰而今
夕何知若今男是而大不死也吾室殊肅膽而嫡

與吾皆處乎姒娌勉如私指姑復泣諭之節婦慟愛
命遂止程室越月娩甚遣問曰男邪媼徐曰女也節
婦涕淚而下程曰無庸媿善視兒媼不言既而曰死
矣節婦慟絶久之甦蕭程榮席前曰婦逆父母幸母
事姑暨叔姑而天不降福夫亦無子不男而又不育
曾不如叔姑有了可葵姑今自此決不復能事叔姑
矣乃手女屬程曰是未知與日幸卒能成長否惟叔
姑善視之程口而大之兄幸有子而舅姑行議嗣是
而無子而有子也且而女殊甚奚忍委之偕姑暨媼

婢譬說寓端節婦慟而止府君別姑尉潑兒源子世棟勤護之課婢有節旦夕理絲枲誨女女工舒歸孫州守程損世棣工文多長者遊補邑校文以勞銓注州長史節婦封太安人俯程受詔旌給銀建坊世所傳江氏雙節同止一室二十年者也孫圻昊卽山家皆見幼皆好學吳舉於鄉領山東昱俯籍郡邑校曾孫日節婦年八十八卒蓋稱江氏未亡人者六十有二年

儲子曰予讀雙節錄贈言踰累今撮其大指著於篇黃岡村氏謂忠臣節婦皆有成事死事之分華陰王氏謂下宮之難杵臼爲烈而存孤卒賴程嬰三原孫氏詩亦曰寧難勿爲易予謂死事成事異轍同揆節婦之皮世憾也然嬰其所以死劍而不復朝之是恤也益顯杵臼或曰節婦不止程嬰且決爲杵臼倫不爲嬰是程亦節婦之嬰也

烈腸傷緒敘梁傳韓詩外傳之遺

楊氏金烈婦傳

藝文志女訓類其傳列女者劉氏曹植氏尤婷者綦母氏劉氏次之項氏又有後傳綦氏又有傳略而出於閨閣者趙母有七卷崔拱時有百卷其爲之注釋贊頌讚者劉子駿曹子建皆有頌而出於閨閣者曹大家有劉向傳注孫夫人有序讚一卷若其列編史籍而不名傳者自諸葛孔明貞潔祀杜元凱列女記外皆無完篋宋女誡內訓諸書難出於崇文總目尤氏書目後者殆不可殫紀也若其敘節烈甚詳矣然而世不知有若楚若其節士伏水終日不食者或不必皆卒而不食旬日卒不食三日卒者又或有所附迹而爲之此有以激烈殺身從容就義之難易雅相迺庭也休寧烈婦金孺人汪溪世族父正佩字亦衛雅教皆縮遂序江孺人幼嫺禮則孺人少事父母孝事兄弟舊日慧敏姊以族兄族黨皆賢之雍正二年甲辰年十有八歸芳溪楊氏子恂恂字某少嗜學夜誦窮率下二十則行舒孺人用牙刀玉尺作之呈日牙刀玉甫具深宵佐讀六月衛訢孫九峯三鄉同獨擴所聞遊搢發遊淞江

府而遂以疾卒於邸舍孺人聞之慟哭絕少蘇求與不久曰者累日云爾行實恂祖母某孺人姓易某姑某孺人方教勸不少易復請孺人母江孺人至芳溪偕歿勸飧少進粥一溢米起略供婦職而支持孔艱訓卹幾矣江孺人懼其志之乞不可少易也迺挈歸汪溪寢食必偕比恂罷歸芳溪孺人望見慟復絕而以恂窀穸之有事於卜且嗣子議不克定也復起視殮

姑膳啓曰啓倌迢遞鬱宍與同瓊樹飄零無枝克紹又曰夙戢晨昏用覲後事呈曰說髻理而孝養孽子此背善言賢媍學當○或曰婦人比蔵恂舞易又學當子曰雖日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定嗣子議孺人少間雍正六年戊申夏五月江孺人疾卒孺人慟曰未亡人宜早殞今母復不祿尙奚戀是月稍遂不食肅衣袂拜堂下曰婦不克終侍養承獲罪舅矣舅某姑某孺人泣止之家人皆環泣而孺人泣不食粒米五日卒年裁二十有二時蓋六月三日也環芳溪數十里荒僻迅湍廬聚隈渡胥驚傳楊烈婦烏嘑夫婦之事夫猶臣事君騷選古以來惟孤竹公允公達氏以餓書於經正平屈氏號極忠皆著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謂至潔而其擬象上征賓覽四荒也距投汨羅一間且猶抽瓊枝爲佩瓊靡爲粻之思今芳溪金孺人遁克復公允公達氏遺風而了無共若此此則彌有光於列女傳而抑以哂宋景氏招魂大招枚氏七發惟近世食譜諸編之皆可抵闕也芳溪族黨暨休甯耆士聞於縣府司院入告或疑例不符而因家致厲風化獲

特命府給銀三十兩建坊并崇祀節烈祠環芳溪數十里婦女來觀烏頭綽楔制皆泣下焉

贊曰從容就義寔本慷慨孟子論舍生取義而以魚熊掌喻之夫舍生則慷慨之指也漢邠卿趙氏注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宋孫待制疏曰魚在水熊蹯在山二者不可兼得然則金孺人之五日決不食而徑以死報楊氏子也益芳溪汪溪且胥得熊掌矣鰥鰥鯉奚爲哉

余烈婦黃氏傳

錄劉中壘後傳列女者宋安錄陳思王後有列女者滋眾矣迺若之死矢靡他而為節婦文成定兌之死而為烈婦則青陵臺華山畿迄今猶競傳之是故建祠表里奕代褒典不得相（刪）（注）（衍）（乱）以銷菁蘭而與觀甫之論列女亦所謂仁義之甫衛蔑芽而逆鋤之也吾比于邑得烈婦一人焉曰余紫山妻黃氏烈婦父文題母莊氏家邑北門外姓貞靜侍姑姊劉無略口語無齒齦笑孝父母自侍母畫刺繡夜紡布紡

縷率以為詩文卒婚毀粧助紫素役為以報迄嫁不少變余氏江左儒素族閒助甫登原之風而興烈婦箕歸紫山紫山肄業尤勤勤烈婦遂盡斥金翠操井臼率夜分不寐紫山讀書勤敏謂名可進之歲乙卯從學于杭杭余氏祖籍也方學政帥公莊試招獲名第一會廣勝秦隨不獲力攻之用計籍對後帥公檢其籍未怨留屬業不逮而紫山錄此沒病矣余氏江左儒素族也紫山歸病甚猶勸戚申八月從病沒何劇于樂[illegible]語烈婦曰吾死矣倘君無[illegible]咽不克

語烈婦泣下亦咽而不免以語也並誓日昔見紫山垂歿之九月病革復申前（圈）已然十有一日紫山卒烈婦勵絕復少[illegible]戶舉家加防[illegible]復劉申前（圈）乃受含焉殮畢烈婦盡拜姑曰媳有當死者三夫死無子一也翁姑有宗子宗婦諸子諸婦奚患侍養缺人媳獨以未亡之身貽大人憂二也夫存日嘗有遺言今遂忘之恐長逝者魂魄銜恨無窮三也姑泣慰止之母力勸且寄[illegible]焉烈婦竟強進一餐俾不疑而潛理從葬尺寄有紀矣十月八日母歸潛易淀

衣加麻纏經闔戶自經卒得年二十有五面如生里黨姑撰說傳之奇侈並下

贊曰黃烈婦與余紫山獨解大義非所謂鑒綿病說絕書也夫由范氏後漢書後奕代有有祀載明實錄郡邑志所書且為人有奇而新加烈婦之峻絕崖壁從容循義者也余于是為之傳以垂邑乘且以正（刪）（刪）衍此之謬

學帥處惟左氏傳莊子有之

韓室王孺人傳

不見長洲續古韓子十有三年矣戊午秋杪挈册詣予畫山樓與晤語訖其卒亡時九峯山君王孺人行畧曰孺人大興榮祿大夫湖州游擊王公女孫翰林參議公女母海鹽陳恭人少靜慧六歲陳恭人卒號慟不少輟事祖母李太恭人繼母顧恭人胥施恪順恭人亦鍾愛如腹出女也雅嗜書兄翰膳主事君貽翌少肆經史弟州同知貽慧入家塾教家共聽肅如也先君予嘗從公諸大宗伯公家學而參議公亦肆

業於常熟之梅苞九先生驗知才望通命卜歲庚寅婿孺人於淮陽之署復移常熟糧使者署過謁紫微公先母王安人家人甚宜之既而曾偕孺人侍李太恭人旋北而闈祖母李太人不孺人兩泣以素衣祀厥喪參議公尋北游而發已亥顧恭人卒孺人號慟如喪陳恭人癸卯八　西孺人南歸西途聞參議公卒孺人號慟不少輟門　尤顯既設參議公顧二恭人神位於寢室朔望輒泣拜丙午曾草懸承奇司式孺人恨參議公之不及見也紫微公王安人寢

疾孺人夜卒不閉睫乙酉紫微公不祿再浹月王安人既不孫孺人胥號慟不少輟質殯虞祥胥寢苫長捐哀諸姑清歲乙卯聞李太恭人卒孺人號慟不少輟增設神位於寢室而泣數久病不免然不識復獲拜幾時也迨今歲五月十有三日紫微公忌孺人拜泣嘔血不復止八月二十有七日王安人忌孺人力疾拜泣痛劇而病遂以大漸也猶勝君州同馬君往遠孺人感懷不輟二再病遊後晨喜甚而別輒泣不輟今歲九月二十有九日孺人病篤家人環侍

問有何言哉微聲曰兄弟遠而目遂以瞑也距生癸酉蓋年四十有六矣孺人無子尤肅是佩祥增廣生次君祥皆祥胥嗜學長女日讓歸張啓元籍於六館已酉文解師良君子也次女幼女胥就傅次女字蔡某官保公大奠曾孫也孺人斤釋氏尤力兹男子中之難得者其行畧如此而卯亡時又門補成一色天然巧十指酸時幾斷腸文曰整束舊藏亡散帙籍完臟復竄餘頁此尤足以徵女工縫綴之勤而嗜典籍尤堅貞不逮冠紳士也爰書其語而譔傳寄榮蘇公

名藥鑾議公名英謀大宗伯公名菼紫微公名孝
骨有聞於海內者也
皆畫淋漓淒風苦雨抑是泐雲廿雨

存研樓文集卷十四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後學孔繼先體祖 編校
　　　孔繼光體幹
婿孫 蔣書玉符校字

書後 一 書

書宣示帖後

予家貧鈔法書墨蹟年十一歲先君出示鍾太傅尚書宣示帖知書者多嗜觀之梁武帝云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陶隱居云右軍鍾迹今流傳書惟宣示帖甚繁勝於還示帖墓田丙舍帖黃伯思法帖刊誤曰尚書宣示帖鍾書真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濛子修修死其母以修平昔所寶并入棺真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蓋猶右軍臨與田帖右軍早歲臨長風帖尚未免變鍾體者亦人今臨白騎遂帖皆爲二王臨錄帖然王丞相藏者之其寶貴如此則家雞野鶩之功甯由用於宣示帖非王世將裁傳鍾體李充母衛夫人雅善鍾法此雖謂真蹟尚存可也予家帖乃

淳熙續帖四卷本三月二十九日先君忌辰也書之以志哀感又米元章書史云關杞常湖州日昔越州一寺修佛殿發梁拱內藏一匣有搨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illegible]術枕臥等帖皆有褚氏圖書印此并宜附書以備予宗故事

書重立瘞鶴銘碑記後

右滄洲陳先生重立瘞鶴銘碑記瘞鶴銘顛末暨先生重立銘石顛末鎮江府丹徒縣三山焦山諸志暨海內工古士撰述略具尤是先生守蘇命特理藩署而移鎮替存斷齕者旋命鎮小盤再勘壬辰冬事解間遊焦巖江水大落俛跡銘石縱橫感時慨然者久之遂克舉備用蒇厥役起七八百年之頹墜於荒江削崖之間而俾嗜古士無病其纂搨之艱觀歐陽趙集錄尤逸也是以賦者紛聚以後石之遺且屑頌先生職藏焉或曰石沉而復顯其為先生祥乎或曰夫豈直石也庚桑子洞顯於周倪湜顯於首羅蕩顯於晚唐天下名區與境仙靈之所棲息多伏而不出惟有類於才人志士之沉淪頡頏而號為嗜奇者多不克縱深觀幽賾以極其所至或有可以援之之力卒坐視而莫之振雖山水宇宙之與世無爭者不獲免也憶歲辛巳壬午[illegible]讀書山寺日躡屐出坐沙中盤石旋日落乃返而所倨石尤數背北山磨崖題識率在山以前宋樓璹諜之地而捕江求石白瘞鶴

嚴外致少饑勒然則焦之廣裁餘二里而嶄奇而極其所至者蓋尠也例天地之內杳冥幻化而不可推詰且撮茲山萬萬哉或曰易曰致臨之吉志在內也孟子以殆宜王見作爲仁術山林所削絕尤吉先生振之於不易振以無俾爭旁蛟魚有隱宙壓拱突之窗而星月耀之此不也抑豈在區區捜剔遐怪點綴著寫云爾哉今先生復直編纂旬望且日踆于雅無所用於世行蒔南歸復游茲山與浮屠氏摩崖銘石徧遊海內清議歎山樵木涘之有以自靜而光顯而匕嶺陀者不發淹於鮮易磨滅抑亦少備是正金石文字之助云

書柳宗元傳後

或曰唐宋八家中韓吏部蘇端明殷爲神宜矣觀吏部羅池廟碑于厚沒亦爲神何也曰有術嚴氏序子厚文云王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及踐阼方欲有所施爲然與伾文珍葦皋等相忤內外譏謗交口誣謗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入司馬之號窮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以一時成敗論人故爽人之名不可湔洗于厚亦可謂大不幸矣尙頼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乃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李王叔文黨貶竄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審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于國者之會順宗病篤韋端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立之誅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貴復見當唐書無駁俱其成敗而書之無此哉下。孔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

毫而廢人之采也文正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然則柳州交王叔文文正公大賢業已宥之而宋祁之書視劉昫尤繆不足據也韓碑成於穆宗長慶三年在憲宗實錄之後越一年吏部亦毀其識尤爲繆戾又考龍城錄則子厚之爲神寔中業已定之故宋元祐中柳州民乞加封爵或賜廟額勅賜靈文之廟崇寧三年又封文惠侯告辭曰生而昭爽後且不亡而今潮州廣鄉縣有子厚上馬石天將雨輒先潤下其靈蹟云

總評　論千古不磨文具絕識彼世之爲俱文珍劉闢輩者何多也

書皮光業見聞錄後

皮光業見聞錄曰張郁潤州小將也鎮海節度使周寶差郁押兵士三百人戍於海次因光啟二年春正月正日醉酒殺使府安懇衛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指揮使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日狼狽棄牌印於戟門而奔文日潤州兵至郁奔高街於海陵此陽舍巫門黃山黃門奈宮鄭濟孟濱庾塘之戍所以不可罷也光業日休子新唐書資治通鑑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

翰林學士而陸游老學庵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曰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正有守非欺後世者此可正唐書爲妍并可正明季勸進表下下江南策之爲謬　後賂郎史宋翔見法

書宋贈焦光明愍公敕後

右宋贈焦光明愍公敕硬黃紙前有段元中觀文殿學士陳俊卿書銜者之錢問大字後別行云祚行六年一月四日下如當時錢左綴闕敕亦闕國二數字要爲明甚可闕而光焦先光與同及宋托夢神仙以續天書之妄而猶存之可矣不具論顧予獨有感也自宋祥符歷一百餘年而至慶元又五百餘年而至今中間兵燹不可勝數其存於者若元太之再後明之與劉六劉七之後郭汭達之亂以及王師之役江海寇之亂或傍山或當要其將填因已多矣而元明末至親登白岸行公山指揮尚軍之遺將焦山南麓遂與宋將制置使節度都承旨張世傑知泰州孫虎臣大戰於山之北明人書碑後所謂南北兵船門有交戰者也當時寺院碑石焚掠無遺則其他或又曰宋亡明時僧皆刻其下且稱不啻萬倍數爲今無不勸僧拚行者而敕獨至今不毀又不甚漫患幸哉寺僧其什襲藏之無斁

書武夷集後

宋翰林學士楊文公大年今傳武夷集康熙戊戌己亥間予錄爲四册歐陽文忠公嘗曰楊大年眞文豪也蘇文忠公曰近世文章華靡莫如楊億予謂大年才在歐陽蘇之下劉侍讀攽舍人蘇緯禮之上其詞極豐贍而不致指爲肥腯體者以速決之也考史大年建州浦城人天性穎悟年十一舉神童自幼及終不離翰墨博覽强記尤長典章制度性跌宕尚名節一時學者翕然宗之又考史景德元年冬十月己酉以大年判史館會修册府元龜偕王欽若總其事序次體製皆大年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詔經大年竄定方用之十一月從幸澶淵寇準傳所謂留居北城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者也祥三年夏四月適爲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凡變例多出大年手眞宗尤眷顧之洎大中祥符五年冬十二月將立德妃劉氏爲后使丁謂諭大年草制大年辭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大年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遂命他學士爲之大年性寡合在書局人多怨謗王欽若驟貴

大年素薄其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大年名出其右相與毀訾一日直院上忽夜召見於禁中小閣賜茶從容者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後天禧四年秋九月眞宗疾愈冬十月戊午召近臣於龍圖閣觀御製文詞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遊心於此因內出七百二十卷付宰臣然則翰墨圖籍眞宗之所深嗜臣下代作尤

其所深忌而當景德大中祥符間大年恭順有加之時欽若彭年諸佞小人闖以衆間而譖之者也大年既不容於院直欲歸陽翟别墅與其弟倚侍母以疾求解職而臺臣有不俟命而去之劾貶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養疾是大年之在翰林凡遭七載也眞宗嘗語王旦曰楊億好謗時政旦曰億剛荷國恩知所自立若謗讟過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爲也會大年辭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希旨事者又攻之不已

因復辭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相射蓋深知其不容於世也洪芻閒著君可思齋賦詠以自遣而眞宗雖然禮遇衰意亦未嘗不忘也至七年春正月起知汝州會幸亳州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朝代還以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天禧二年冬十月爲工部侍郎三年三月丙寅坐知貢舉覆有丕休哉之謬皆纔階降一官至四年夏四月乙酉乃復入翰林爲學士受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修撰判館事蓋其居直凡六年是

時彭年以形神遇深卒欽若亦去中書始釋臣下代作之疑矣而越一月寇準密令草表請監國準遂罷大年亦以是歲十月卒其距眞宗幸龍圖閣裁越旬日也范文正公嘗贊大年畫像以公爲一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

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詩情如金石則
公之道其正可知矣予錄武夷集既以文定以劉
也故嘗謂宋有三翰林焉曰知蘄州王公元之曰提
舉玉局觀蘇公子瞻曰翰林學士楊公大年

趙秋谷曰玉堂楷模即曲江風度也

書胡宗愈劄子後

宋元祐中胡宗愈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職曰臣愚竊謂上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家者以爲偏論臣乃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德裕之言未爲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秘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爲校讎官給以見俸食於大官使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爲秘閣集賢校理或後之則爲直館直院而閣其始入直官位卑者未得直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直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爲吏部南曹府牧判官又高則爲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遷諫議或加修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繇此而爲公卿出政以踐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

養士諸生皆有風猷可觀習有不才習吏者明預於
其間則指目鄙笑不齒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爲
盛此蓋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
務欲速援親黨假此以爲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
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升詞垣夕爲憲院而朝作
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掃地士人廉恥之節靡有
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悉爲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
其人今右史才閒用俗吏以致朝廷疏薄館閣選行
寢罷陛下卽位以來拔擢賢俊稍追復太宗皇帝之政

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二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
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令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
竊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爲祕書省已有省
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
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
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
深意而徒以虛名爲士大夫進取之階不惟義理未
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
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

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改校理指揮外有自
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一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
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繇此漸進以歷省府
與有帶職之人通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大官磨以
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俊游議論漸知
朝廷之治體咨訪講習以廣國家之故事廉恥清議
失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
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爲自此爲始惓惓之
意惟陛下採擇臣愚不勝幸甚宗愈此劄於有宋館

閣制頗爲詳覈其論太宗養育人才之意亦與删制
相符然首援李德裕語要爲附會德裕父吉甫嘗
同平章事宗愈父宿亦嘗同樞密故假此以張世胄
仕進之幟非公議也且太宗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
未嘗選世胄而此劄牽連及之是誣太宗也昔仙遊
蔡氏鄞史氏館閣臭穢如林曾不聞補宋政萬分之
一而皆爲害於民生國是則三代翰林雅詡得州舊
氏而臣安之署書兵侍翰編之繼殷姬妾至抱金寶
四逸而無主以爲歸至今猶鄙之矣充陳氏再世綸

展明紀錄存識循默以張文忠之機器而翰撰翰編曾不能救家人脊屬門闔而無計逃出之慘茲非面尹歷城焦泌陽恩牧子貽誚而已然則德祚所謂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者其然乎其不然乎若夫執政欲速援親黨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爲直院而朝作輔臣則仙遊蔡氏尤甚竊天下士入館閣如孫宋化人心思之說則鄞史氏尤甚至推及於館閣涵養士人廉恥載籍宋明允爲篤論要以元余忠宣公闕名第二謂翰林無可表樹乃力請外而死以大節彪

江皖共覩與揚袁馬諸公終身詞苑者固不啻風斯在下矣此則餘唐開元迄明館閣諸賢之定斷也

宰執定評亦館閣定評

書何承矩傳後

李忠定備邊禦敵劄子曰一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內北年以來淤澱淺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泄去積水隄防廢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以增開其高仰處卽開乾壕度陷馬坑之類可專遣使以督治之又乞修塘濼劄子曰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濼西抵太行中間相去不過二百餘里塘濼便可增廣其他地

勢雖頗高亦可引水向流下泉以長堤瀦畜水捍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戍堡屯兵扼或成專算以處奔衝茲事體大非擇能臣未易辦集竊見祖宗時創都水官之巡要任河北邊郡風績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選充使專切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仍乞刊廷名方略副處發克成大功以爲水道之利而乞修邊備劄亦曰八曰增城壁九曰浚塘濼十曰置堡寨考靖康傳信錄則曰雖委松遂措修塘濼城池而韓鄆數邑已降指揮卽罷

止發八事中有請□輔郡者議邊皆築城創置樓櫓
也近京築城置樓櫓且能止而沿邊塘濼折博其塘
壁倚之也可知矣及其當陷河北河東也又乞修復
塘濼舊制臣契勘塘濼深不可舟淺不可涉限隔
賊馬寔為國家永遠之利然塘濼有蒲魚稻田自來
係屯田司拘管以修治堤防為名其實以充私用往
往放洩塘水營利自豐濁今塘濼豊殘不足限隔深
失祖宗之意今來新開塘濼皆係民田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下河北路轉運司相度會計一歲所修隄防

之費量自轉運司及朝廷應副不許抱植稻田共蒲
魚之利許小民採取蒲塘濼漸復舊制而沿邊舊
民當陛下德澤寔為大惠取進止御批臣僚依奏且曰
卿一面作聖旨行下施奏而塘濼之所以限戎馬者
欽宗寔未之克恤也

昔劉宗山代鍾學泉州論時事劄子後
劄子論江北屯田有古信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
江南而抒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
桓以偏將挫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關堤可奉以
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今日淮
甸雖置守的而無壁壘下無聚糧或營一師之市或聚
烏合之徒敵人一合則冰消瓦解平蕩然長江之
險乃與之共闕以與敵共之虛聲所播人情騷動此
由江北藩籬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

守故城各隨地形擇險據要營置寨柵守以備將敵
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躡其後二三
大將沿江上下為之聲援敵之進退陷落吾計中矣
朱熹可奉之敵因可謂淮北藩衛既立陛下移蹕
建康觀時待變以定中原此萬全之策也論荊襄曰
荊襄西通全蜀東連吳會北據洪河昔人以為用武
之地故三國戰爭皆由於此得之者強失之者弱自
喪亂以來棄為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無敵人
棄而不顧如天以資我也今千里邱墟固難卒守臣

謂宜將荊襄合爲一路增重師權俾治公安益兵聚糧爲戰守計分遣別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爲後圖一者貫通秦蜀無阻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關中原有席捲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轍便欲爭之固已難矣欲望陛下沉機獨斷亟詔大臣講論措置先事慮事以強立國之勢吳蜀自昔三國鼎峙吳蜀爲與邦大當時所以謀困曹魏者當萬里赴期表裏相應況今二方一統

力不應分摛見荊襄金房境壤相望乃西南之交吳蜀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險蜀之兵當移衛金房而南若窺全蜀則上流之兵當衛荊襄而北扼吭據虛互爲聲援以分虜勢此皆合南渡機宜而縱論守江自六朝守國皆輕戍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固守而戰内彊根本外鎮邊陲敵來則出號令銳兵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嚴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遷延之疑畏首畏尾往往狼狽亡去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邾其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

江而城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禍寔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資侃非失形勢也捨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宜養威待時而若進犯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莫若與怯也須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候之要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皆於當時垂範鑒於後世今日形勢時宜略與古同

願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考三子慎守之策此亦江防所宜考

書明一統志後

明一統志義陽城在孝感縣北一百里梁置西魏廢按西魏於平氏縣置義陽郡蓋古申國地今信陽州是也又按梁大寶二年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是時有義陽郡又有西義陽郡南義陽郡西義陽在今隨州境南義陽故址一統志謂梁以宋安郡爲北司州黃陂縣爲司州楚志謂南義陽郡似當在黃陂今云在孝感縣北一百里與羅山應山近豈初置於孝昌境而黃陂之南司州後乃徙置耶予謂

寶者時異也雖可以審義陽之所始而五代時僑置諸郡要有無容鑿也

一統志又曰新市在孝感縣爰漢王常起兵即此又曰新市城在京山縣南三十里漢光武起兵討王莽嘗駐於此後置縣曰南新市西魏因改富水楚志曰按後漢書南新市侯國屬江夏郡宋書荊州江夏郡亦有新市縣唐杜佑通典郢州富水縣注云後漢新市縣故城在縣東北宋淳熙丙午富水縣令蔡當修縣志雖辨析新市而未嘗援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能偏前漢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而王常起兵則在前漢之季是王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陸縣鄉市之名非縣名也蓋在孝感之北境今新店是已其後光武起於舂陵招致新市兵後漢地理志始有南新市侯國唐元和郡國志宋元豐九域志俱云後漢於安陸立新市是南新市縣置於後漢蓋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城是已皆可以後漢之南新市爲前漢王常起兵之新市既又晉書竟陵郡有南新市縣道元水經注云新市縣在雲杜城屬竟

陵郡蓋今之應城京山竟陵皆晉時雲杜縣之域也又齊書郢州江夏郡新平左郡司州安陸郡皆有新市縣其郢州東非河郡又有西新市南新市東新市縣或者即以東西市爲孝感矣不知齊之郡縣多僑置目爲足憑且夫新市之名不一而孝感新市寔與當之平林爲近土人相傳爲王常起兵處故一統志存之不問孝感北境京山南境地皆嚴險皆可起兵故明一統志兩存其說楚志遂奏而寔未盡也

題王允寧孝烈皇后挽歌後

允寧歌曰扶天有駿功又曰聖念為當熊陳兵迺選明詩謂指曹妃宮婢之變而虞山列朝詩仍之蓋孝烈竟以定內難故得先肅宗越典祔七廟允寧雖未及見而孝烈彌留日天子感戀悽惻之指廷臣多能與聞者此所以聞發微詞也當時曹妃被戮肅宗既過宮婢之變寔不與知後同陷極刑或疑宮監受孝烈指攜之京山王太僕汝化嘗詠漢宮人日秋入掖香玉露濃晚粧初罷鳳樓鐘侍恩誰邸昭陽酒微把

紅繩戲睡龍此亦指宮掖間事似并疑內外獄辭為文過深者人臣無將變出曹妃寢宮寔觀後日挺擊紅丸之案妃死固無辭然繼后遂用此至今天下上犯宗廟定典司國政者雖援詞以退而竟不能如先朝大臣伏闕之爭此經可痛也宋章聖親率宮人定衛上之難當時臺諫內結溫成者尚疏變出后嫌前請究主名假令帝意可惑安知不以肅宗之所以罪曹妃者為溫成正位地乎竊惜後世宮掖陰婚讒嫉變械萬端至求人族滅事以為容悅而世主之無以察之也間因閱明人詩題此

書何元朗語後

何元朗曰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黄泰泉馬西元陳石亭與相得酬唱甚歡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淶楊維聰者耶錢牧齋曰快哉斯言名世而後猶可以興起也近日汪苕文亦嘗書之予按元遺山中州集撰李長源傳謂當時亦有不直雷李者其譏正同予嘗遂遭魏人都一律云藤已成霜管

又丹上車不落進賢冠笞罵莫信朝參易結舌霖來史館難雷李清卿輕駿足姚楊下士笑澗笙非窮非達皆綠溪瀛得離鉤點不嫉哉辛丑臨川少司馬李公命聞宙李姚楊典實予籓公案頭書指陳之題臨然一笑

書壯悔堂集後

康熙丁巳予年十三侍先君榎陽授經長平牛澱洋先生先生先君乙卯所取士也夏四月歸長平時予愚騃甚暇無所覩又不多作制藝先生亦久之遲不至獨几上存雪苑侯朝宗壯悔堂集一部間取覽之用資嬉戲雖未能習熟曲折而大意殊了了如遺既先祿吳駿公諸書絕喜吟諷之也是年冬先生復就館明年予歸不獲卒業壯悔堂集亦久不取閱覩先君嘗曰明三百年無古文詞獨侯朝宗耳蓋朝宗文

雖間近淺薄如近日吾公指摘者而飛動之氣自然橫絕故應凌晉江崑山上也又朝宗文雖用氣勝而度態絕流佚蓋近五牍河渡之風而非北暗啞叱咤見武也予少時之喜吟諷之者以此今年夏僂居無事復得別本讀之開卷展視字畫如故而先君棄諸孤逮十二年先生前一二年縣令粵西今久絕音問未審無恙與否然則死生聚散之感既無忍復道而予忽忽二十年以忝父師之誨者亦略於茲編見之援筆書此不覺不泯然而涕也

中道曰此先生三十內外時文字態度流佚正不減胡宗

書百三名家後幷跋諸子詩

孟春之十有三日集於南園者古文辭日日郭泰論日昔有三名家後詩目曰國山碑歌而裁句則曉明淑慧八人也昔大如張先生幼嗜學書必手鈔鈔訖則誦輒焚之復鈔如是者六七始輟有手握管指成繭數日輒剝夫冱寒手皸數沃湯後名其齋曰七錄偕同學受先生張先生名振藻觀比品徵遺書有司進三千卷有奇有留乙覽而百三名家最研覈雅非同時艾千子諸人所克逮蓋海內懿於讀書者嘗稱之今諸君子成吟互標鋒穎業已秀玉潭而儁龍湫矣又新做七錄之遺彌進於學質則酹西漢名家以肇陳徐伎射周庾開府隋唐黃門爵可隸可復振也豈直蔑仲於伎行派已哉丁亥春日百三名家後幷跋諸孔子之詩至則而未集者依續編

書鶴溪詩集後

宋台海張平叔先生道家所錄南宗也好撰詩歌世傳悟真篇偕道德南華參同契推相伯仲而以亟於愛物時時語大道可命忌之適配且至再三然則善故不可為邪台安萬楮世居荆溪爲其六世祖明司叫古齋先生偕宋二程夫子門少監唐公主文成公門道通周公殘子邑一賢家學專門至大宗伯文恭公竊附拂神二朝名臣事詳明人前史叢君少穎發稱高才生亟薦不免告晚而嗜學彌篤歲甲辰嵩

業七十存且抄猶日手丹墨點勘唐李延壽南北史周且新後始滿修士宵歎企之惟雅剛健飄逸之格婦義其高而比且卒卒淩寒行豈其類平叔之時語大道而愛物殊亟者故應有嘗耶君雅工儷語樂府尤喜賦詩今觀鶴溪集暨甲辰丙秋後諸詩藻逸疏澹逼唐舍且大中以前諸家境出宋以體後格首其前修精鑿如萬問姜先生李野鶴先生皆極推挹之而比且高視藝林混垓埴而格莫之少挫然則茲集之流傳雖伯仲平叔悟真篇焉可也平叔遇岐山石先生事在釋而遂開道廣翠虛海瓊之宗然則可命者當此宿不偶然而士君子有志於道抑匪以顛躓艱厄而少怠也世之為岐山石先生者殊不勘矣今而後君亦日論不遺點樹書勤勤彌勵義焉以祗述古齋先生文恭公之學斯已矣夫何患乙巳秋九月二十有二日書

此平沙落雁景也可續五代史傳并可標太平御覽目

書畫山樓圖後

李滄溟先生序謝李東昌寫白雪樓圖詩曰樓在濟南郡東二十里鮑城前望太麓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其下左瞰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每一登臨輒爲勝觀東昌李使君子朱以讀白雪樓集於廣川馬史丞家喟然壯之乃爲圖以寄而欒能與爲如此詩曰詩名東郡沈隱侯那復擅奇觀虎頭江湖縈海有能事畫我山中白雪樓推毫已驚海色至無乃兼躋峻歐遊須臾百里岱陰分咫尺疑闊

倚河流華不注山倚其前而平陵以西湖獨秋松風似聞疑鼓起良久看去失去而丹青之意疑如此卿乃辭適人老郎依使君究解卿中藹爲獨探知宋玉悲此雄可憐雙白雪樓之勝觀矣究是沈先生圖于家畫山樓而與與其子友夫爲致之始與其勝而虛序虎頭之筆者邪抑即容遇人感慨類此邪乎不見立丈八九載展閱輒歎復書諸溟律曰驗他不從山水與道道無因報子獻

非旌碧溪古文選卯

書閬仙故宅

志乘傳房山縣南十里土埠爲唐賈島墓明宏治中御史盧府獲於石樓村微仆斷碑遂植碑闢地三畝大學士茶陵李文正公復植碑記焉按唐姚合過賈島故居律曰新墓松三尺杜荀鶴賈島墓曰山根三尺墓兩不斷拆其地李頻曰千山隔旅墳李洞曰旅葬新墳小魂歸故國遙又過賈島舊地曰遙天何益拖墳前程可止哭賈島曰燕生松雪地蜀死葬山根則其爲旅葬於蜀也審矣而李文正公律亦曰葬來

詩骨青山瘦吟盡荒原白草千無地擬盤供廟祀有人題馬閼村名詩注曰時盧侍御修復其冢辭否含而不露至涿州頓鋭過賈島墓曰桐鄉遠在今西蜀梓里遥憐在北平又過賈島故宅曰故鄉留梓里瘦骨寄桐鄉其辭彌顯而景物略於房山縣終書賈島冢蒸不敢點破猶輔之古蹟也若閬仙初祝髮雲蓋寺一日扶杖至涿瀛州城南涿州西南五十里有賈島村一日賈島峪而房山亦有石巷曰賈島巷此庸可徽疑乎以釋可止律曰燕生松雪地李洞亦曰境

搜松雪仙人島爰書曰松雪而後書故疑而闕不書癸
以存闕疑之指
辨證不可易

書仲則戶部公像

明殿閣學士少師兼太師者凡十有七人其非殿閣而秩躋者不與焉洪溪徐文靖公崇禎甲戌第二人及第官至輔以宗伯首輔參預機務之較為祥符蔡氏之先世業詳明史六傳而金城都公天啟壬戌進士與兄肖敏同膺謹聞內外服官林公理繁撥劇事至立幾都邑有聲之伯則莊烈癸未進士行也而學者宗王駿公不殆茂遠行揚蔡林今茂遠傳稿癸未同門譜手定也晚年尤精詩律黃錫余頗修遠諸公雅重之伯則當長垣南日前鈐江知山陰縣首司南曹事奇圖起紀乘仲則戶部公文序伯則年十有七借伯則行告至年府升試　國朝順治己丑成進士銓注知雒南縣朱陽關南至川以西金嶺以東民食德之政蹟詳泰志得撫按疏請上考擢主計部郎踰辛年裁三十有二而伯則亦年裁四十有二悟哉仲則配將安人早卒繼周安人有婦德周安人年二十有八而貞守五十有七年旋于邑自伯則仲則用年少取高科其後大文伯兄素田亦年十

有九嶷府丞試式府所謂酷似其弱者也漢書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猷泼台輔里第中構一經堂楷書諸功大文稱時日注漢高蓋匪院曹司之遺澤其將黃金滿籯也遂公大文不免速事仲弟髫時侍林公側嘗賜以卑倚飯嘗自危坐其上今忽忽且七十餘年而先宜人之條木則業已拱矣為泫然者久之戶部公偕周安人佘歲從展謁公曾孫公字黎守遺緒後加葺治爰敬書概略以敘今昔渭陽之思并附錄世系末後

情至之文中具莊嚴變化

書張孺人孝行三則

張孺人陽曲文學君執公長女許嫁孺人勤苦之甚問洒掃諸役俾減獲無得代年十六歸同邑振公張先生吾事先生祖茂才公父奠字公而九曲叶姑王孺人意王孺人獲疾病其侍湯藥唯謹踰年疾日劇至不能自運水火始若可起後亦親櫛沐餵轉背後人飲飼尤艱唯孺人能任之雖先生亦不克代也時二姑幼先生祖父背痲耗力又無以畜臧獲宵孺人躬親潔之而事閒洪發凡日昧爽起櫛沐竟詣姑王孺人寢問夜安否徵洒掃室內已即為王孺人盥洗櫛沐竟復為二姑櫛沐隨治它務無少暇凡昧爽起調藥餌奉先意察飲食所當治必潔進必時以七飼之後七多所闕闕則代以匙如是者日日十無少懈王孺人夜默候孺人侍擁翻按摩或會席埃垢帶侍多擁整坐用手徐舉之其附體也俾無少埃折滌十閒談衛事皆宜務令其內夜王孺人欲寢命退翹退或弗次七孺人不應就視果然悚然不敢退後王孺人病漸劇肢體指爪少不慎輒沉痛孺人以意

製方鋼大小挽十枚貯舒從行囊隨所宜高下皆
有支爪之間日輒借合香湯滌以潔齊間日復滌
濯易之復以意制衣相製滌其領袖或前襟而後鉄
請易實其視疾雅不知王孺人病極對雖上孺人亦
殆忘沉痾之附體也時先生所寓落孺人日質詩琅
詩琅琅衣聲代以綫波平充滿而孺人或在寒衣冊
纖或踰午未克朝餐常如也自王孺人始疾逮不克
歸館聞思寇孺人甘苦傳語幸託僕荊閒來就視寇
孺人恒歎曰此予憾不聽賊殺代役之力也于孺人

中表姻錢節婦也氣宜肯以嚴見稱一日禮會作閨
請孺人不答節婦係問客宸嶺謝啟行富衆對范簡
婦曰此肯不足為齋言行祇者惟徐氏二姑耳三姑閨
王孺人也衆問二姑貧且病劇何實齋節婦曰他人
瘵病不一二年輒沒此踰二年者今二姑幸獲孝婦
匪自忘貧且兌忘病者累年矣其爲齋孰大於是衆
肯肅然節婦後見孺人必執手泣歎大原許行族肯
傳寄之自王孺人始疾歷別凡十有一年迺卒孺人
毀甚洎今沒四十年遇王孺人所嗜必齋而爲之蓋

同吏有案醫有案今張孺人孝行此亦婦事姑之案
當借曹與原柳氏迹從山南昆母唐夫人事肯編小
學者也乃特敘著王孺人卒長姑前護疾孺人事之
如王孺人蔣卒次姑有疾復以病篤醫咸黃肯言
不起孺人日爲擁沐匕劑易舍蘘者復六年竟
卒孺人備具殮禮殯之後踰年奉侍祭姑之衣服諸
物有代縫紉之終其身忽此服飾入於王孺人處序公祀
而性若頃食輒數欬孺人常察所嗜進食並飲屏立
側聽復有他食以娛更進有所需日問即將處序公

夜寢常漏下十刻乃可後夜進食如晝者復三
同處序今雖沒之無此者有表孺人孝行三則敬書
以備王官者行狀采木
孫家常事如傳錄汎衆儀禮錄也

書燕堂奉母圖

燕堂奉母圖圖祁門橘園馬君曰楚奉其所後之母汪孺人也當孺人在室有隻燕亟止於庭翩翩前不去家人以爲祥徵既而橘園所後父許至孺人數曰天定之矣已歸馬氏以序定爲橘園所愛之常肅誨曰汝奚以事我讀書敦行爲尤要橘園克承厥誨左右就養無少違凡二十年有奇孺人棄養橘園亦尋以毀卒弟秋玉君門瑤與分君曰璐悼念其世母暨兄甚篤業建專祠復請工畫者作燕堂奉母圖一時

士大夫胥欽其節省大史䟽聞於朝獲旌焉蓀蒔數也雙韭山謝山全君撰文記室授堂汪鈍軒以比洪州字兆萬君吳興氏叔然子復南演之其它狀表志傳贊橘園傳其時矣予嘗謂室女殉喪未成禮婦之疑義未前見之例比則近世熙甫歸氏既尤極剌而汪氏曾公放園有急狀當力爭以爲過若身不挂名位而史册昭著如汲幼安管氏名初不過郡原華歆在比東家浮海脂巾終老雖與以三公而不顧此所謂漢處士管寧者也唐昭陵繆氏寫試應舉

詩曰早知世事長如此自是孤寒不合來又曰交親谷相薄知已恩潛替文章賦日薄憐貧族謀身易危惜文皇例棄難而尤重慨於不將不侯且離亂兩歸嘗上書錢武肅親提十萬旅北蕩朱梁巢穴此雖一時韓偓張僖輩爲唐世臣未克建議而抑匪身都將相者所當詞筆呼中者之所克述也元宋林化氏蕭則吳在我好顧潛習游並比東黃尾道因藝術散並閑說完撰黑吳香之節其觀一時詩人所謂南州孺子爲我在隗奈黃瓊太尉知者志識抑復過侯矣它

若東甌黃大令川門宗燕山衛守史册中不可勝數其事皆在吳南以前者必如所合是金石室之記載皆可焚矣而複另并不宜列諸經也予家當元際一室女殺身巾掠急偷身投城林之深淺化爲雙鵠用釋母哀事載備遺志予謂其義有與燕堂相符者并告之且復由雙鵠之貞秋玉君嗜書蒐牧辟疆園爛氏起今樹園季氏藏書之富豨而克武西齋尤氏菉竹堂又乙閣諸録侶今君嘗采博學宏詞科有聲

班上附書

會聯曰發潛德之幽光決疑案於千古

存研樓文集卷十五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潘廷和寳牧 編校

曹淳咸魯甫

姪孫 能書丕謨校字

碑銘表誌 祭告文 誄 哀辭 辭

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代

國家恭膺乾命紀御海寓武功文治喆彥齊臻時則有若太傅秘書院大學士范文肅公叶契風雲經綸帷用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二丕丙乎廠寧之烈寔冟行營

太宗文皇帝肅家馬蘭二屯馬獨大安之國是參

經濟定遠把長川下雲從汪華受環尺蕭須律以贊

世祖章皇帝承熙大紹收潮籍鑽賦式寔克光弼

聖祖仁皇帝之丕基顯而爲一代宗臣

今上御宇降下武克篤三叔時則有若福建總督范忠

貞公與其弟幼觀陛官殿概窮義光日月而炳春秋世

嘉其實德休衍慶延後祀於兵部尚書光祿公公諱

承勳字蘇公系出宋文正公文肅公諱文程之叔子

而忠貞公諱承勛之弟也高祖明兵部尚書總督祖
蕃馬衛指揮同知沈圖椅曾
雍如文肅公官拜金兵
贈一品太夫人公少而倜儻講經世之學康熙紀
元
恩延臣甲辰進士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改屯田旋遷
刑部湖廣司二品郎中改山東道監察十載遷掌科
丁巳改都察院監察御史巡西城旋掌江南道協理
河南道事嘗以山東江淮饑荒疏請蠲徵又請賑恤

吏違誤革職指摘官衙題參會把疏求請寬風
聞起分布聽京官三品以上條陳文請將
馳京官對領章疏變調班行有數議要觀當是時閩
海底定忠貞公以御史巡撫赤嶺平而川東譚宏復
叛公兄都統公督師擊賊以選入房庚申
命公充甘肅巡撫公改吏部郎中護
禁旅往會討而都統卒於師公方治喪纔以行從
命督發餉轉餉八萬有奇與二十四萬兩餉後請而
宏就殲又

命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孫承恩偕與額公考次階
開皇閣行門鎮守天全下兵由滇明蘇龍州入赤水
迎師道行較四十日抵諸土會黔麥按引嶮截黔
倒抑買米粟偽將閘而滇河始合於克成功比還改
文選司掌宗文門輪九卿會議奏對
上推知公才擢內閣學士坐漢班批紅本乙丑春以
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剿寇與擇累萬部議九府折
徵公酌駐兵遠近時權多寡本折何宜民便之又請
錫各縣賦價十則額賦致失餘米獲允撤修興安

泰宗東石閘復唐斗門且歲省經費公餘襄致公
之紳董南門省復督兵部左侍郎總督宣貴各標
員寬飭令面仰日南餉無讀無故騰揭承買薦莊部
議而別沐氏勳莊田之搜給而後籍有司者始獲除
雖淵且省民貲價二十一萬兩有奇又以滇屯賦十
倍民田除尺籍外為餘人之什七科徵等用軍法戶
多棄業逃乃請裁大理等六衛楊林等五所歸州縣
田徐九百畝實之令凡代納者無致其什分減為七
年請復充兵餉裁公勤誠御宮而以疾乞告歸繼役

冠山塚新營蒙元昇等窺時出掠騷擾客商索詐民貨號保頭錢而楊宗明普爲首李尙義方仕化爲之爪牙公騰檄諭之乃籍其丁口陰以降旗畀哉土齊姻黨宋阿所隸蜀部我姜州汛弁而降卒仍爲抵隙比事聞例斷復賞湯珠等會星州聞公遣將彼且勸錫東川土舍祿之方持疑觀望而斷撝亦論卽伴夜尙義復出掠檄錄侶孫尙白等入尋羨降侶義自割爲善而縛阿宗周寔爲先導宗周等畏罪所號勒歸者也公又疏免解姚安府暨頭目輸納依北勝例賞

照例復業土舍猶他州公事經應照例中欽要而應復賊尤鍼縱包庇發覺寶二升肆撕者公請撤之而行數十人免解獲乞直隸例給銀賜銀或至四十八兩至四七錢之公當命停鼓鑄給全餉以根度其兵詳伍多歸所乃吹合佾僉借而陰偵之秋七月十六日夜援軍在協管噪聚飼飛擺挺平營交水走點潛從之二十日夕會城復約三更起掠城乃潛令監把總等三更達營地汛自懸夜未從以次就詢並薛十三人亦會館探無一人應者事旋定而尋旬噪兵果在傚堵交水兵而敗私併渠八人條勘歸伍上家論有期併允給銀公公又請預協餉而滇黔無禁爲鍊營功用升餉併月兩邊省並公雅霧形勝滇演接右為羅平以威黔之本宿蘭馬尾籠粵之安隆爲前進接廣羅協宣可以拖特磨邕管之道尙義平復設新嶍營節全縣而汛者等勝及其蹤趨金沙馬定維摩於江北之木蔣渡而崗甸鳥江失地與俾守寶山江津通安南州帶地無敢那撥其龍甸貿橋後沙淡灣沙浪汛以寶劍川之葩枝樹箐上江三汛復

北勝直隸布政司以壯瀾滄衛而升永北協爲鎭俾刺次和瓦魯之革甸香羅流土互守營制大定它若蒗松花垻畫昆陽海口工俾鎭遠偏橋達滇道築雲南東北雞賊又及是司學同上忠文吳忠烈楊忠介蔡海忠夫且交武貝望嫺蒲樹則懲從而克綜大體其和羅甸之所啓闢用綽有裕之所皆算尺華銅盾鏵莉鬱刃之所消歸朱波佑城彥里水尼鐵楷劍賧佫孤僰目之所壞頂都岳劍入爐山洛蒙之所貫絡戕隊黑寧鎭遠之所開仵劍宕鹽井鶴巡李長垣朱

山陰之所割置而不拆江南幹運之也治及西
年見復奏駁冗減糧六事
溫諭留開兆甲戌旋署而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之
命矣蓋澹雲貴凡九年秋復
命總督江南江西而公再請　陛見奏吳賦重請仰
邀秋糧例六月開徵又江西民輸漕兌賦帖官運
水次鞭郡耗後附全書支給而漕臣題編正項許運
弁支給銀米累萬宜獨支宜復宜撥二一併歲修例
上請諸部議允之公嘗捫按徵官緞挂勿參例禹斥

請改降級留任而以積完數爲差請抒積穀糧三字
七請蘇屬安觞之五州縣肯析年徵道又兩有米漿
秋徵而先撥支駐防營糧餉十萬石會城以應檢
詔覈允如丙子黃淮湖決乃肯發捐積米貯會城又
假留漕粮粗麥凡九十二萬石有奇以賑淮揚徐泗
從且請復綱常賦獲允公以推舉紅學文請公嘗主
順治丙戌丁亥己丑會試雅意人才而江南萬六千
餘人試於鄉財中式六十一請復解額獲允十之二
公又新江寧學拳課士而北江西十一災激允路公雅

敘河未始治行會勘黃河六道吳於口石閘及淮海
又勘黃運隄堰口閘議九十有一要比去江南一年嘗
治華家口運河林家港龍口隄王家營西大壩千
六百丈故河壩一又一年復遂修高堰園周圍六壩
以限泥沙白馬諸湖築引河於劉家閘宇東水壩一
以導黃環清口兩東西河以有若揚下灌口以孩埽
唯夫且久而見思抒入典立宜克綜徐豫南徐豫
揚江之一日部民寧淮南皆然新病國之兩類騎重
留州縣判日務使將剝之支移徵收支運兌運改

兌之規則淮忠武河南以定程文運籌之行省乘傳
問古太平餘航史相滎潞的程之巢塽急而抒適蒼
以肯斎之保障者宮之烈也公澹兩江五年以全太
夫人憂去已與冬肯兵部尚書是時恪木冬寧備冬
斷
王師遮持公殆未其五年輓餉陞復開出勘遣則徑
淛總允生豐曹然若搬集商屯戍凡候士馬糧械不
稷家斯有自所定包議及行於部與近世竹陽華容
淛叛寇帥以前後二十餘載之役盡遂履也雖

天子殫隆樞筦寄祁用亦復根亥甲中敢以疾乞身
獲
袞允公修文肅東皐對野皆生雍密縣之青何鎮
清溪莊五十三年春疾劇
彌留二月一日卒年七十四
賜祭葬如禮無虞以乙未秋八月二十二日葬於青
甸之壙禮也公娶私奇覺羅氏
贈一品夫人繼沈氏
封淑人繼曾氏

封一品夫人胥有婦德子一時經領黃旗佐領公嘗
薦舉不以致仕
特賜祭今用才望顯女三孫五宏寬官應生宏定宏
宗宏寅宏□公少侍文肅公終日立無敢欹予培令
太夫人塋以前山類蛾眉號眉山宅日植松九別號
九松事都統忠貞康友愛弟精奇尼哈番公貞鬱公
兼山公尤篤撫稚子今大司馬公實鎮公寄克成立
矜名臣雅嘗採人之言諸曲依錄王氷黃光工方
丈宁文帝雅頌□日務集如于卷文卷藏如于卷治

職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藉一階自資德大夫晉光
祿大夫增秩五
恩綸褒寵御製賜不勝書皆逮晉　曁兒
上嘗書左氏傳□□□以賜公巳
爲諸熱國老父手錄顏公
論諸王定父兒嘗有大功巧賜欽
生身雖故大吾遺意一官如宋九原可作然削麗祥
行供宋行有辭其高平盛事寄美甚有濟南也哉
盛德中文靖忠貞惟公制敕與功中獨異日史臣

紀載之掌故以辨
聖天子篤念宗臣褒崇勞舊之指而光昭
太祖
太宗
世祖之聖德神功於億萬禩也先君子入翰林寔忠
貞公教習士而其編旗保復列祭文諸佐領君之請
次公行事如右而系之以銘曰
嗚呼是維
興朝功宗臣范文肅公暨嗣兵部尚書光祿公之阡

蓋先憂後樂祖文正恕人責己延宗忠宣蘊齡紀
多勤於爰暨兩江教頌彼詩并弦北斗喉舌之任西
省樞機之權今往誠兮永衛維崇闕兮載揚後有考
者且將瞻鳳山之秀睇聽湄溪之淵波而愴然太息
於儀型之流光鉤縢以發丹衷而耀鬥綺

唐末子曰蝕鼠雖細思良衛詔是可經世臣欲資
之旁饑經世鎔金之篇

陶子師先生墓表

康熙壬子後文治顯融公卿大臣多彥賢禮士望賓
雅稱較傳得所宜得以去而議揚賢者於甲科侍
從之班蘇是京師號多士丙辰常熟子師陶先生葉
提舉試慨然北遊一日而名動省院邑司寇翁公見
山司寇徐公殿學徐公先重之都人士爭屬目先生
而先生雅尚挺多所關鉤名臣博學鴻儒或列其名
以上聞稱疾不就甲子吾郡侍讀秦公主順天試中
式第七戊辰會試主者定第一策疏會推之獎語侵

執政用此名少後然海內士皆曰陶君臚句甲選也
而貴要亦有欲為先生地者遣人鉤致之先生不應
是時殿學監修明史薦開任編纂勸少貶往復三日
後卒不應殿學太息而止及殿試奮筆條畫中及蘇
松田賦日損減浮額之擬罷無益之費讀卷臣僚皆
壯其志而以言之少戇也置二甲既而隸吏部銓海
內惜之先生雅不屑意策騎歸越二年兩徐公亦先
後出國門賦士者愛忌而司衡大率皆爭矣嗚呼先
生名元淳其先蘇崑山徙常熟祖士奇父世澤贈文

林郎母葉氏封太孺人先生少倜儻工制義而嗜古
志蘄經世洞見史傳理亂機要其議論雄闊而歸於
崇本敦實其就銓也掣廣東瓊州之昌化甲戌夏六
月涖任首得浮糧六百兩有奇嘗以水患爲請高代
撥而猶亡於有南蛇陳武之亂者牘上請豁餉格乃
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條征自坊里
供帳始予鑿荊榛者牛種不責其利或課其盈虛關
市道路郵驛稅貨蠲之而遇黎尤有恩捐勝山嶺
俾得自治邑疏理土舍實始絕同權量度市始莫之

欺黎是與黎復蘇流亡歸者趾相錯而先生牘論浮
糧不已勾稽備籍搜缺碑譜昌化浮糧考上之又嘗
議徙治小冢嶺藝竹爲城返英德戍營小神山
嶺又咨上儋州白沙營之變既而討降其渠請釋之
以招支黨又請州縣兼轄操軍雖不盡用而巡撫高
公才之逮那疑獄多下昌化又令署崖州篆再署感
恩皆語咸陽曰此日市東非縣令也慎無索倆道高
公故與竺山陳嘗屬色俟先生者也按察劉公僉否
纔事成公亦亟稱之先生理崖感恩皆視昌化而崖

州縱驕弁尤力嘗廣列游擊不法游擊啟總督下瓊
總兵李之先生申牘曰私揭不應發審鎮亦不應使
官卒不往援守備支解人獄甲士百餘佩刀突入左
右皆驚走先生叱令無動直視門守備反抑奈何用
甲士挾持吼嚇自若守備遽咤去獄卒決先生至瓊
總兵親勝牙門曰無生此盡先生之在瓊南也煦嫗
撫綏嚴與諸生講求管論而控弁卒之俾賓縣
行移之操上官務掇而從者不少紆備制府以下多
不悅卒用各論雖乞身得無去及代蕭公褒恩

推厚最後布政曾公命靡正浮糧且與蕭公議列請
奏行上矣而先生嘗禱雨峻靈山而立降遂得寒疾
疾甚遂捐成寅秋九月十二日卒於瓊之儋州巷
年五十三先生制義與長洲宋尙韓公菼公皆爲學
者宗古文詞英剴不規撫飾奏而自合集二卷又南
崖集一卷嘗與殿學徐公揚推明史辭單行一書而
不克蔵事刻得三十餘篇司寇徐公總裁一統志分
志廣東六卷嗚呼以先生之才諸公之推轂而當朝
議方殷若應將鼓之時其於要職舉資登世所詫期

升及第發可按务而得而卒莫之御也昔宋乾道八年策進士奏陳君舉第一不果行及紹熙中擢陳同甫第一遂甲古今尚及第者而光宗亦大喜曰朕果不謬覽先生雅志經世猶君舉同甫頡頏或不類同甫君舉而又不如君舉之卒階館閣推不爪海內吉覽無以爲上之自由目直復與時公卿衡士黜白錯諸之幾俾駿雅荒徐得寫才之秀偉絕出者而關其門而其餘之雖宜得而不得者且日以滋甚此可爲之深惜而累唏也及其從常調爲吏職復得從宦萬里獄駭險遠之地而思艱者且當衆及政行尚外中引闕部省人吏院猶如之安齊公今又在日月之際而先生不幸復罹癘瘴以卒乞不克展其忌故幸已之列務文林學也泰公院誤誌銘于今徒刪次其略參考家狀暨先生文而表諸大河之阡先生娶鮑氏封孺人子二貞一翰林院編修貞觀周广生孟葬之十有三年而舉恩贈先生翰林院庶吉士且以例加一級孫文林郎晉階承德云

謝卿之冒脉真氣足申莪穎露彷佛龍門筆法

牛毅洋先生之墓

毅洋先生姓牛氏名兆捷字月三毅洋其號也澤州高平縣市王里人世系詳先生自撰家傳先生就髫頎偉節少學於里許雲卿先生博觀史籍制義雄一代古文辭尤騖削弃纖巧以而北文間推論海內士恒皆變先仿宋從其條干不悖也先生之學以經世務爲宗尤研精宋末東陳氏之說學宗四書文公成公論所復文翰日吟詠不輟著推闡二代兩漢唐宋明國勢消謝遺蹤觀中興附古論惟肖康熙乙卯以禮經魁承宣司試出先君子濤源公門墨藝題海寓名籍甚踴曲傳公與先生尉州瓘鈸果公見甌稱爲國士澤州陳文正公嘗歎曰吾鄉第一才也已未爲禮部試出鄧介眉陳先生門用贈公疾罷對策致歸先生著論事皆走筆可倚列會城南爲麗價宜大皆省豪賈爭趨之幾穫漏不少騰踴價詎誠乙丑策試成進士辛未銓注知廣西灌陽縣克勤其官以康淵飄風立刻稍猶攝服淵濱間承學士如文解瘴時植業數十人奇就學獲聞明先正決科指學大吏

才之甲戌檄署全州事夏五月歸灌陽儵然卒享年前癸未年裁五十有一歸葬於上背嶺之陰武夫人前陳文正公寬撰誌銘而墓表不克建先生子三伯道宏倩叔道肅季尚才先生仲道遠舉正癸卯鄉澤路望士也孫曾孫多籍庠校先生歿几四十年矣孫癸卯而建業江湖形勝大文于役長平肅拜墓大茂才孝廉君持舊日書碑予作也受不敢辭而先生名倬見嚴滄浪之直寫羽鹿李嵩溪高楳淡之義叙先生爬行遊學略而系之以銘曰

先君子解江南試以策論伏一世雖梗陽辨吾靡能聲而其它海內上下古文辭而又雅克經世務者南昌躬菴彭先生有大略為西江人士冠寧都冰叔魏先生尤工古文推類末有山蔚編貫頭宗畢先生文搖宕予匪傷扇粲谷沚北餘姚棃洲黃先生克紹宋元金華之學崑山亭林顧先生著歷代掌故鄞季野萬先生尤嫻明掌故檢討寧平天生李先生詩文壯麗知長子縣蜀錦萬唐先生論言兵之變孝廉蕪崑繩王先生南豐質人梁先生皆學於冰叔先生言兵質人先生尤善西陲事知昌化縣常熟于晦陶先生討論明史錄尤皆江陵張文忠公集而激浮先生學於胡安先生又尚先君子之緒論上下古今千百年得失理亂洞見原本抉摘宋明所孫剖雅類燭照數計而十數君子者藝苑皆有禁器而其學又克適於用所謂下人之英日傑者非耶

而其它予一不叔爲深諸君子裁門文字皆者不論也夫　國朝古文辭學盛明為正而明代工文士錄陽明擬密機荊川蕃經世業茂谷崑門武兵外它亦

勝澂解樞要者此以徵川宗岳質之才之雅克尤盛也然諸君子中惟蘇宗先生位至齋伯要亦裁乳文字以自娛其他雖如激浮先生成進士籍南曹蕭當世人士之無裁以柔翰功名品之者蓋亦尠矣袖不克長突縣吾鄉嗚呼慨哉

麟洲沈君集表

自唐韓李後而仿藝苑者稱禎陵宋犖楊椒文學黃
陳楊諸君詩傷堂明而吳北郭之十子閩之十子二
元嶺徵因荻家詩與黃明之十子雖以命粟公子不
嵌岬滇之布不其七盛而後學武時之十子汶爲七
子亦後時之寧八字後七子而分州黃汝白前五子
任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又遠近許紀四十詠
虎傍藝林中慎臺分立衙內且復摑掌海盡五子
人境而爲雲間之十一子又爲六子金谿之十子又

變續而爲雪苑之前後六子 熙朝文教丕被由阨
海濱土多崗 京師自庚辛間之十有九人俯偏乜
乞皆刻而莫出蕊社一皆舉如文毅公品以齊之日
今崇禎其之中安寓成輯永陵之氣其克符此者蓋
得數人耶海寧人沈君其一也君名元滄字麟洲
號東隅海寧人由家鑊頭少穎異好學於經得之顧
嗣貞浪充嘗一先生於詩體味律之西河毛公竹
垞朱公暨楊園丁公於制藝得之從叔留嗣公而於
其法得之仲明少定方苞山查公少伴公以從侄供

奉且不翅內相而君爲李南陽之程克勤吉部縣之
李寶之常命諸之陳約之名日以起康熙之酉北遊
副傷府丞試座主東川汪公重階焉丙戌試登書樹
崢孫公推徵賞其文時少詹公分纂佩文韻府命門
下士蒐採君條摭而排比之進呈敕稱
吉丁亥冬公不祿君遂南還益嚢徊嶺遠堂而時
識西州之痛也比復遊 京師
今天試英殿書局藏頭許丁復分纂韻府拾遺爲獻
類函疏用令輯要諸書克勤其職雅望藉甚先是部

院館閣多斷擇士士亦爭以才顯君尤爲翟齊李公
寒溪周公南陵楊公他山查公暨族祖心齋公所知
其從容謠詠門揚推文史則爲九沙黃主一盧六以
林吉人方文輈諸公分索詩則約齊張公而總裁
陳恪勤公尤器之曰博學精勤沈子爲最書成呈不
少也易恪勤公性儉約尤喜下交寒素士雖小集務
酒闌不與而君在書局昕晡勘校刻暇然間開雅集
雖詩雜飄灰走焉伝語不繁而指符勤懇旋以金酉
崇節歷時蓋斷赫其間亭延引沂大酒詩而不之逐

軌而匯瀏覽張朱原之徒奔逐兆夢又若選舉志科名記所附書太平御覽所載更稱張見上寶卿陰施陽設之變態敘傳一朱衣吏堂前跡□□文或求爻七錄竊附閩儀始行走要江西寨之近途而終則焚名遠公容文其甚者則貽琛石鼓皆□嘗而已兆君之與友朋燕集所以尤夸夸也丁酉復用偽府承試康士張清恪公重惜焉辛丑書術藏敍勞

命知文昌縣君過淮謁恪勤公乃遊任本經術為吏治吏而名籍校者懲之鄉而錮者禁之建祭十有九

樘町梁條行朱崇安社倉法舉秀民月試甲乙精覈嶄振文昌明三倫氏峻科之緒士民德之號曰名父又為倉同縣治如文昌而不善事上官又嘗與倉同官送彼排勢出毀徐水發之氣裁宜寓諸友朋燕集閉於任官對不宜指而弟恐歎詩移日者之業以貌比而神暌也君生湖山水玉地靈之歛而同廣寒絕壁爭雄華頂處拔蔽波涵蕃孫剛明所咏絃遊苛絕冠不生者晚羈棲寧旦而賀闌干蟑宿鬼鉞蹟之形勝尤雄邁覽目寄交日廣其所更世故益虛消息

之變亦日以折且密故選述帙日益而於詩之沿波討源暨劉後邨所謂難於聞性天者自得尤深著滋蘭堂詩集十卷文集六卷制應為禮學著禮記類編一十卷又嘗放何念借錄奇姓編充安齋雜著今由軒詩品柱詩備注要名十卷其渡海小句自嘗畫於瓊參五指之間也又著黎岐雜記下黎義若干卷君體尤健易自癸卯闢翁癸丑春正月竟卒於寧夏將軍傅公佽助之喪超兌還以某年月日葬於某之阡予廷愧心嘗篤於校廷芳籍六館校勘一統志以

式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十文授編修嘗辯君啓奇端人如吳興宇愛表君墓郁以乞君東山復作之思也至於氏系之詳行事政治之實暨君之所以磨異數而啓殊淡衍之薛者則編修君述君行為尤較雅云

賜翰林院檢討伯安萬公墓誌銘

列子敘九方歅相馬索之牝牡驪黃之外而世多索之牝牡驪黃無惑乎駑蹇且盈廐而渥洼八駿之雅不加駑蹇也康熙辛酉予年十有七入會城見茂才伯安萬君手宪頭猿髯表頎顏奇之既而伯安貢成均旅京輦雅品覽品藻藝苑江南曲海棠賦尤稱貴鄰季野萬先生有人倫鑒時指語座客曰此予宗千里駒也晚而遊金城平西頒辭出秦隴人士駭未曾有迺撫石公頒幣聘命子肅師之此眞駿骸士匯

牝牡驪黃埒也伯安爲司訓古齋先生之六世孫大宗伯文恭公之五世孫茂才野亭公之伯子華陽秦少標賦江左今書其拜先勵行檢者曰事野亭公暨母吳孺人同少保譜也曰伴弟茂才君有後也曰肇造三世祖耕隱公祠也曰造古齋先生城西專祠也曰修文恭公書院也曰殫力營畫野亭公祠於宅東一吟軒之前且旁植蓮卉也曰新建始祖黙菴公廢室也曰新復建文恭公發宮前綽楔也曰新復祖祠菴公城西宅也曰宗女卒於家而堅抑其夫家朱提

百兩也曰力全從姪茂才君妻蔣節也曰肅侮子暨孫且俾讀文選漢魏古文辭也此黨邑所否扼而未可以爲牝牡驪黃而報渺之也公孫龍子曰堅白石二可乎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而之石也非三也夫堅且白者心也心其眞也石則其迹也乃世不辨其果克堅且白者而好說所二之石以律人於是乎履士濕熾而其舉二之克眞者反用此摧挫黯黯而不復振伯安試場屋十有一者報罷己卯府尹式毘陵黃功錢君力薦之慈溪西溟姜

先生激賞不置定中式上卷泊書榜爲俗典司者潛易去伯安感西溟先生知己日省見其韻弛不少懈而科舉文業亦繇此寢輟矣泊齒七十復走數千里作皐蘭可寒遊以武徐文長吳子魚阮太沖諸名彥究微孤陳清吟叢稿之學殆人且重用爲天道疑殆廢興曰馳社稷亦復集而伯安君克勵行檢肯其才崎出而不苟附於獨衆者之涯界遂日以融明此所謂天定者勝人也伯安子二先卒者景修國子監生其長也次松齡出嗣弟雅正巳酉中府尹式第四乾

竪丁巳考
授內閣中書舍人戊寅召試第一仰
授翰林院檢討供奉
武英殿校勘經史才與焯著又次椿齡上舍生孫三
秋期汝馨汝倪秋期上舍生枝發三孫例汝銓叙曾
孫三之雖之賢女三長倩尹必逵籍校次潘輔龍比
余嘗觀於校讐學工文士也次史鶯序孫安石伯安
卒於雍正四年癸丑夏四月十有八日年七十有七
卒後四年

羅恩例得發明如於官松齡等將以某年月日窆
於員寬之阡求新誌銘于受祺志以徵士之雅克
且自咎匪非牝特賢貞所獲掩若夫世系甚詳家介
婦暨孫女字某氏之詳載松齡行狀不繁列銘曰
魏公子年譯箴云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又云差
引下釣勢至等也而後知伯安君之尤嗜文犨克醇
映絡者森用一縷之垂而直于釣之緊此之謂駿軼
錯帶巳也
自記日經刀不克就巳端坐几案閒片刻成之

陽曲醇行振公張先生墓表銘
子容晉陽曲張子瑤先箭請日先君子性醇實推不
事華飾殺而斷名非先君子志也惟是陳迹勒銘晉
宋以後儀有之混唐宋而爲文忱擇寔與史傳相經
緯者不備陵谷變遷而千百載望族之家儀賢喆
之紀錄晉俾闊邻人子之心竊以少憾從承先君子
命肄業於夫子也敬揚不孝曰此而終身重幸慎毋
須與被闊間所歸於兩丈者值仰書諸籍今籍皆
毀而先君子曾不獲見不孝學殖之少進而遽棄養

除矣此九旬以來不孝所以函欲踐請而留不敢辭
也惟夫子哀念之予曰諾既然良有慨於中既又聞
其行略叢殊史稍涉荷焉而務之者趨函藏葬而請
之箴以歸時乾隆止十年冬十有一月也洎十二年
春正月歸先曲再至而遂寂飯而少夥益其辭以誌陽
曲醇行振公張先生墓先生名翔字振翎晚易振公
其先深州人明初天倡以武勳授晉府指揮使遂恭
王至晉遂籍陽曲子孫官晉府紀善歷紀善而下凡
六世爲先生曾祖文英娶李氏生新　國家拓疆晉疆

籍於庠娶劉生志蓮佩於庠再世以宿望稱邑中處
庠公娶王孺人子二次殤長即先生也張氏浮始遷
瓜而下嗣世系者皆長子洎先生裁系一人昌黎韓
氏所謂形單影隻而又不啻其兩世之一身者也先
生少習科舉業甫試以病輟時迺褒老處庠
公出授經遂代綜家務暇則肆意圖籍試而性宜
嗜書暇輒繙校雅通經史大義工楷書雖匆遽中不
妄抹一筆又以母病久不瘳究習河間東垣丹溪書
復自立藥室其後爾人疾卒究中然不以醫名嘗曰

此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奈何以人爲嘗試乎嘗曰
學書費紙學醫費人先生之醫術不常用而稍稍推
重其妙先味之所故先生事祖父暨母蓬王孺人疾
發家憂出日檢藥侍疾凡十餘年始卒毀甚而
哀其殆由所祖父意服闋祖令不數年處庠公復卒
毀尚甚且多偶或曰貧宜從儉輙泣曰豈可以一
日之儉貽終身悔也先生甫綜家務收姑卒葬弟
妹復卒葬率如禮而悼弟妹所以不少假其後女婿
暨二孫卒或以朝子者爲者不宜制服先生曰禮

不正葬有殤葬奈何以諱言廢倫紀乎乾隆葬之
此宜載風俗傳家儀禮書者也先生性掛營競好周
戚友急不給人惟派遣可備而有以和緩措注之處
庠公嘗欲貨於戚某比卒某欲償貨以構與先生請
代何異視若不知有寄貨事者某復躬言物價未償
復辭貨值之處避與此先生盡襲事不言而亡戚友
聞知之者也鄰右某列先生宅爲處庠公貨銀白四
十兩錄其久置不問比處庠公卒和索之先生因質
宅前關屋若雅非已有者比某殁題贖之計息且

千四百餘矣先生嘗聞晉羅先曰吾非不知早爲理
論恐事出意外耳而宜深悉此意先生藥室業差盛
某討褒點有復構之亦竟棄置不復較先生卒前數
日嘗手與長與二姪學越一日復書聯句示耀先因
聰明藏於渾厚中正出自和平此皆可編劉文饒陳
仲弓傳矧先生從躬馭物之概略也先生雅善戢怨
恭侯公使知條杭延至署先生多所匡拂然不爲事
羈閒遊洞宵歸先生游溪諸勝後侯疾爲言醫藥乖誤
復勸解官歸身計遂力辭歸或曰若能資何先生笑

川广之水滙以錢塘名勝甲天下非僞所貪也贊輟行後二日肯驗侯氏子姊雅成嫁而太原人士亦肯歎其談山水先生見則僉曰莫長于衣旅外成趙猶先宜從業先生笑曰是子能讀書可付正夜留宿命辯不朝而其事跡樹也世以書傳說而問任書必力爲請之當世人士以爲小游事過人也蓋當此子克纘先生遺誨以教子弟先生博士弟子既高于生當分續當志之一時人士皆推讓含譽先生之門也先生於近世停倚尤彷佛其纂氏指陳史氏書日爭精玩輯有所著錄節張氏集數卷如干卷藏正十七年夏閏五月先生復疾十四日易語謂先以家事之要貽次孫遂乎亦不危坐而瞑距生康熙申某年二月四日年六十有九先生配永孺人有孝行子一長彭先娶賈次例耀先也娶柯繼娶某女二適偉忠尊紹長肖邑里世族孫仁安瑪孫女一字柯氏耀先卜阡於邑東十里之六龍山新以乘正乙卯春某月日安葬于洗肯行略辭意肅然而欺因嗚呼此陽山行狀公張先生之葬也復系以銘曰

龍山之所固廻川長永綏後嗣克昌克昌

銘辭

節烈劉母蕭孺人墓表

漢中壘校尉劉氏之列女傳也魏晉後皇甫氏綦毋氏劉氏之續傳也項氏暨唐魏氏之後傳也此皆隸於嘉則四庫之書錄者也而比者武岡劉母蕭孺人寔宜續書考孺人茂才蕭選公之女因高才生之女兄碩德春臺公之冢婦選上近安公之德配文學允悅允周之母而國子上舍生凝之大母也孺人生十有八年而歸選士君生子允悅又生允周年二十有六而選士君卒允悅才六歲允周四歲孺人斷死

而不克死既而明御樹濶賊破武岡春臺公從兄子鄙甫公以援剿秩攻州城戰死賊樓賊謀盡殲武岡人兵且至孺人自經再而不克死自刖其耳自劓其鼻又不克死而不翅死而春臺公迺獲殫其貲以克拯武岡數萬戶於死而允悅允周亦幸獲脩不死也既而海寓靖謐孺人少綜盐故業允悅娶於朱生子二女二孺人時撫而泣曰吾大厖其不死益關二十年而滇賊作孺人偕家人暨武岡城桑閭人竄口有奇齊避居銅鼓嶺暨洞口廣六七里之山峒斷無死而賊用火蘇萬口有奇者八九死允周死允悅子女皆死朱孺人死獨孺人獲家人潛峒外者力拯武允悅出峒而死而徐乃獲無死而妨子子對之不翅死也既而事平允悅復娶於夏生今上舍君凝孺人時時泣曰吾舅吾大今誠不死矣蓋凝一生二十有四年而孺人疾卒葬是環溪峒姪擇暨禾之東邵之南容融宜之北梅之東傳語峨州風烈者皆太息泣下曰是宜書古列女傳而爲頭綽楔之典之褒旌楚南女士也凝亟倩孺人爲凝一游吳越京口冠伯張

壬子孺人墓志銘砚子曰是宜續中壘傳予爰表其墓以揭於大其楔門之合而并揭示吾融宜之更南向之又西俾知處與之所以導峨獲者謹捷而達也

謹表

孫孺人墓表

嗚呼此歙邑溪南吳氏孫孺人之墓也孺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有六日卒二十年十二月某日葬某原予謹表於阡曰孺人歙巖鎮孫公[redacted]女溪南司訓吳公[redacted]前孫孺人卒葉文林公命曆聘揚年十九而來歸吳氏自唐左臺公世守宜歙道至明戶部侍郎贈尚書公爲定陵名臣雅傳素業圖書四壁司訓公尤以文雄於歙孺人歸而公時授經洛山孺人事舅克養厥志爲烝祭睦姻婣鄉黨稚背無營禮可訓

公嘗歎曰是善佐我尚序貢於是歲銓司訓益經游它郡邑有嘉壽艱苦歲壬申卒時予佐康業籍海州學舍甫儒慶甫冠煒裁八歲孺人督吳之倫救敦肄誦迫日籍教鄉學復命書煒暨佐康子苞孫慈溪闡晶今吾鐵日兩家世業儒尚勤益從賢師友所用擴行譏乎吾雅甘蔬糲仁庸自能營辦爾曹無憂也孫是佐康日歸先叔祖在陝先生而煒尚孫從予游時儒肄業者同訓郡從侍御守虛先生巖鎮令知蒙澤縣牧庭汪君筱予兄弟輩也後佐康日倘佩於學標學江南北佐康復暨仁庸儒慶籍國子學肯爲良士而煒繼籍潮仁和學苞孫籍杭郡學儒慶子華孫亦越江南白沙師予暨在陝先生孫日庚年十一籍敎郡學十二食餼庚子煒中浙江試式時壬試令撫州學國學臨川李公紳彥銓撫紀模楷而副貢者今侍御檢討雎州湯公同試者如[redacted]縣[redacted]君皆海內雅望也逆是至孺人泣語煒曰爾父未曾見而吾客八年而爾孤今寢三十年爾甫舊惧爾父不與見也又曰上祠潛志學圖倖機爾曹尚益勉之肯

嘗予肯治文命仁貢部邑按貢華孫冠選時提督江南學政今湖北承宣佈官鄒公雅若淸望者也嘗華孫補入部予肯煒懸煤獲把細縣事選而就注銓缺借旌孫駒塞歸新討宗其所求凍它孫曾亦多穎慧斬緒世學然則人登之系其任克衍尚書其溪之里第其行爷閏關乎而孺人佐贊營海以克庸於吳氏者抑可謂廸矣自女守節歲汪氏未行而汪氏子卒正守二十年縣府司院咨允

題旌然則孺人之教益振道彼諸子若孫而聲必柔

服必整衣以對宜女誡者其利賴於矩矱而其應符於桴鼓也孺人雅重祠墓節序上冢祀三黎公祠必潔必恪蓋六十年有奇而岵師厥初副室方生子殤命子仁庸金生仔莊撫視尤篤孫氏後產落迎父暨兄以歸以養以殯嫁弟女畢氏而復命仔莊子芮孫娶其女此又蘋藻之　職業樛木葛覃之義指也孺人性嗜善溫如煦如待臧獲存有恩意而雅不喜浮屠氏言迹不履祠寺洎夫疾棘醫來診起坐正容曰氣聚必散天也且吾年業八十有四焉用醫又歎曰

我幸無大過不須慨悔爾曹宜遵禮無以緇唄溷我遂卒然則孺人明識遠越閨幃雖儒林之篤信守道者殆無以尚豈直生封石窮沒祔南城衖中甞外婣悚然高而榮典稱云爾哉孺人子六佐康先卒昌出後世父司理公仁庸仔莊儒慶煒孫八苞孫蓮孫芝孫萬孫芮孫華孫藻孫炎孫曾孫四侍詔奉詔御詔元韶女四孫女七齊路上族唯守章歧汪氏暨幼者在室曾孫女二嗚呼昔在啟先生以尚書百年世講且佐康昌之敦請也爰譔司訓公傳今孺人李煒苞孫華孫持昌豪述懿清而予尤惜無以慰佐康於九原爰不得讓敬表其墓以附漢大家泰宣文傳後俾述者得式云

鳴岡葉子墓誌銘

葉生蘇泉字鳴岡少而穎異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後從予遊宣州南沙比予纂晉志鳴岡來佐佐其成又入中丞石公署授經甚肅會詔舉博學宏詞中丞薦用鳴岡應詔宅之者以非省人止鳴岡等逆京師而京師士皆稱道少司徒臨川李公汝賢尤至因此與綜史編而克其精議者中不聞之卒用鳴岡應詔而鳴岡遂疾卒於邸舍時乾隆丙辰之秋八月二日也蓋不惟不克試博學宏詞而并不克試府尹京畿士舉邑甲視如者悲之予不獲已而強銘曰鳴岡年甫二十有五父老妻未克舉子嗚呼噫嘻寒以死哉然予邑欽公司諫公後先校士河壁一邁炳赫於制舉重臣暨海內鉅公名再三備前號京師振動未有逮鳴岡者也是雖不克試而聲已中焉也爰書此以紓其父陛妻之悲銘後揭曰予所以痛上雅不上此而鳴岡業從得其慨度克備一升而躋二十二史嗚呼噫嘻今其死矣誰寵若之不朽而不可以黃之紀次也因此古之所爰篤志乙部史編士也

思靖曰悼惜深情孰昌黎李元賓銘尤爲過之嗚兒得此可瞑目矣

祭何義門文

嗚呼先生其學至博而約以守之非縱橫技術之所能雜其緊至愨而精以運之非名何科律之所能程無所不納有時拒之而命納濟齊之派無所不茹而時吐之而微茹蒸鬱之英高格三唐字畫兩晉而綜覈衆家旁羅散佚未嘗苟同往而正雅裁僞而崇經術嗚呼先生昔者揚學士之甲結去如劉向貢之興館廷議當時宿老宗工且咨嗟動色而先生

賜第擢秩終始褒榮三代之直道彌耀九域之公論

常乎至若屈信反復得失安危竊在反側從容燕坐恭審以適餘于之寄寓於僧寺蕭蘂成之宿留於邸舍者相與曲爲所處微先生亦慨然太息指數今古凡孔英行篇俯仰對揚未嘗不喜其易按之迹而發其難與之情逆至綏時源流事勢錯出而先生言率多驗則大以推爲經以孔爲師夫固用之於隆卅厚俟蹇信之而不疑者其神業不可謂不究察而用之於汴式選格疊爭之而不讓者其識抑不可不謂克貞也嗚呼先生百年閒忽下從悔嗟兪然之態既非

尚明之所辨寧而欲屬之者又其終鈍之所終勝在是長稱背枝砭亿循術而凡籍末學脈沿海所謂我老將依仟于斯文者抑何以能涸由之將有莫寄之衷而念吾道之孤望已矣無望乎嗚呼先生若水也深紳下也日以爰所臼兮其是依酷哉兮有辭

祭吳霖若文

嗚呼自前又壬午先侍御公偕君先司徒公肯堂於鄉而肇啓兩家之好越有十年丙歲甲戌而君偕伯兄茂才潞臣君暨侍御鎮郁先生燮澤汪君來肄業於先在陸先生君季弟顒揚茂才君子又自亦肄業於大文君之屬臨予邑也迺假館城西南大雅閣閣面荊南山君俯荊溪地垂蕭灑之時偕君一室學大文在文暨伯兄素田季弟泥雲時時從閣從而古賢昔詩業藝文泉流列紋而君尤踔厲不輒發一

語吾黨雅欽企之丙子侍御先生僑於鄉君偕燮澤君武曠前其曹君遂館於陸廷延在陸先生館廣陵東郊外之存園水木森碧學殖日新某暨在文從侍時癸未侍御先生成進士遂陟蘭省丁亥在陸先生憂歸而樣君來斯伺向而吳滋端木柯楷之際戊子燮澤君僑於鄉已丑聯僑侍御先生遂陟南營子郎侍御則孝廉君復僑於鄉某時授徒白雲大文在文亟北轅不獲與君相見丁酉君館廣陵大文館白沙君弟司馬君子遂山亦來肄業君時時舉所過訪

談完較其所而人幸君之學本於館雲略師山諸先正而以刻苦讀書移居省生久文彌蓮行彌修學亦彌篤伺茂才君任宋賢作甚審當世子姓尤甫若制業爲時宗文先世守前光高秋文營選新安巷辭門歲之歲於觀陽僑於荊王黃遂山道歸病均丙午夏吾大水進荊衛人上官君事捐渡門公守州牧舉唯君色所發遣任文官一再選訪于秋大文特訪君於廣陵孫八館因往先十日歸爲相遇值不圖君之終不獲見也乃方門直流涕大嗷一別如丙茂才君

癸最英前年六也后十歲先子侍御先生從病歸端門時不克下幸北其年同時登大學闈者泥雲舉於少乙巳春遊病卒於京邸素田亦相繼卒茂才君子又以其英年時哉勝今侍二尺丙午亦遭以諸生卒燮澤君不懷厥志發憤頹稍然賞吸勸君也似衍在陸之喪而君年不逮六十今歲復疾卒於官館時唯遊之子堂文擅一時之老且病忘同時講學校文之十年化爲異物其復存在陸草堂時參翔天黎閣存而者寥寥僅伸白面大文在文暨外甥前述數

叢游慨慨何極此所爲論存詩而詩爲以詩者也詩
曰閩人成世詩又曰夫有曰以詠嗟自甲戌以來三
十有五年我適一世而人事代謝死生聚散之不可
究詰若此又況窮窮茫茫且暮壞而莫之省復邪
此吾黨所以指數甲戌迄今三十五年紀存之雅集
而又千年迄今百五十年之世事加薄且復磨而不
護夜止也嗚呼不與求多之賀良所寄緣其常術之
也不敢說書而賀言

祭吳芥亭文

嗚呼昔乙卯丙辰間伯兄寧德府君定宅偕公肄業
於先叔祖丹陸先生所始悟兩家之好是時中丞潘
公上合陳君偕公皆以文名邑里而大文在文尚衡
家稚公幸不鄙委定折節行以文之丁巳伯兄舉京
兆試戊午公亦以向書深承旨使咸行卷得文騷馳
海寓而伯兄偕公皆久淹於時數公爲嗜古工詩古
文辭講肄經世諸編不少輟丁亥伯兄銓注京山公
亦次汴陝西之韓城泰吳問越不獲時通音訊惟聞

公治政循辟豐署夜與輯鄉落縣坿操逾永壑尤有
懸魚留犢之風未嘗不頌嘆吾道喜而歎作陸先生
之教之克行於及門也既而在文客 京華大文綜
之參已伯兄以卓異至擢知州事旋入閩乙未公亦
膺行以俗至
大吏疏薦額外特授主事旋正戶部浙江司衙一時
歌棠成詠風賦宗祠實存者歲成說偏者右西堂者公
皆而公才可大用班行多稱且在文緣邑里推故尤
勤過從會逢中之以婚姻而大文郁文賢季弟泥雲

亦時獲過從追數昔游則某忽忽四十有餘年矣癸卯公以精力差耗力注病籍歸伯兄暨大文在文亦先後還里閒每風日淸美公時招集室右此君軒摩竹玩卉閒摧蔭在陸藝業而太息於中丞上舍之不可復作去歲孜伯兄不豫卒卒歸[illegible]趣戒逾淡林而公復以喧疾繼之嗚呼今而後大文在文復步軒前雖欲不論車過腹痛語何可得也公年七十有二不爲不壽位列大夫不爲不貴請嗣少尹暨文孫上舍諸君才學紛綸且益振文肅武毅吏部之緖而大文

等顧瞻邑里者望焉顧爲之潸然雪涕而不能已抑匪止以親知之雅夙歎而聚散之迹亟變也嗚呼陳詞有旣緖思躍躍僾精爽兮如存儼陟降兮時格

題三弟禮執神主告文

嗚呼吾弟之陟三山也吾遂爲兮已奚翅背一世之士而頻屈之而迄不能以其身一日少安於群玉東壁之上此所謂士不幸而才雖敝處才不才之間以道於世之雕刻迄不可得而天定誘之亦越軒厥志底蘊不幸而靑黃犧象之迄無成遂雖有工雕刻者於此不得概措曰不才此則解經講義之力繇古紀之而才者之推不爲滋戾也今吾神主定以援神而奄安亦行卜矣是格是安以利後人雍正己酉十二

月二十有九日己巳謹告

逸詞

題董孺人神主告文

嗚呼昔丙午三月二十有□日孺人疾卒而奄忽今
尚不克卜予嘗頷昔不敢違孺人行而今略倣昔之孺
人卧左右向輒竟夕不少動予嘗恐其氣脈之壅滯
而孺人竟不動夕獨當心側所審竟夕竟不動雖有
獨學甲必援筵趾敢用生於兩步從外舅中憲公居
秦之三源晉之沁水壬於淩十年艮而嫁於兩府推
樂居北地曰北人直始理家時費一錢輒度日居
予家四十有七年而身乾無完襲傷比予成名而飢

寒滋甚其餘不能概書也嗚呼今有所思先作神主
以俟奄忽之克蔵以無俾終湮而紓於暴露之譬其
貴滋甚嗚呼孺人棲神於斯凝神於斯尚克永安非
尚克永延止昔日我其克成家家又曰其泛有感有
今尚克摩爲止豩止已酉十二月二十有九日巳巳
謹告

兆逸

湯學士誄

康熙六十有一年春正月二十有六日
皇清經筵講官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
庶吉士西庄湯公卒廷議賜儀士在倪楷檢遺稿集
梓焉而嗟呼哀哉按鄭司農注周官誄積累生時
德行也而禮記注亦曰列其德行讀之誄讀列侯薨
所司奏誄策應劭曰賜哀策誄文也蔡邕獨斷文謂
以策書誄其行而賜之道也臣僚致禮既用哀策而
誄自春秋遂於士先雅樹識者得撰誄先公以學

士薦有餘班秩非貴托跡魏王侍中平夏侯常侍身
又重之以淵識峻望宜積累生時列其德行而用
以建善之實乎揚子雲曰注諸旒於曾子建曰表之
素旗旐幽壙而嚴之爲誌爲銘闡神道而揭之爲碑
爲碣其易名也爲太常考功之議其褒錫也爲舍人
制誥之辭誄曰
予始爲門下行承行時維湯公任專學士維始小宰
其行文日時維湯公任兩侍郎公任東觀登華史傳
公任左掖律度側席詔任列卿行月象詞消任綸言

斜蘇振寶最任提舉寶邑將蔣奚佇匪才奚佩匪玕
比任審官容絕敢擬奚品匪卑奚秩匪奥准茲吉士
四
命教習鐫疑謂分貧均泉撥蓋公辭莽采呂山朱葉
公詩律齊自闢蘇若兄家美官牒三詩見抑奚否粵
抑奚皆始所奚願炙恆奚歎奚表苑落府交閣晉
高消莽係既猶視未美徵士雅極思致維公奚儆維
誄奚哀書以志頌誦策刷闕

哀惱來山辭

唐天祐二年春二月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廟號昭宗和陵在河南緱氏縣惱來山是年更名天平山後世儒者知哀宗山而不知哀惱來山爰著辭以哀之曰

嗚呼自長水之謀不臧平西之議虛發金鑾息對白馬流災其御朝也匪含元殿而貞觀殿矣其入閣也匪紫宸殿而崇勳殿矣其出令也匪宣政門而光啓門矣其內宴也匪積翠亭延喜樓而積善宮矣擊毬供奉小兒裁餘二百且復易留而官徵九使復胥靡能矣然則昭儀內夫人之託及難也又奚怪哉甚而輝宗之廟號恭靈莊愍之謚趣居邸至瓊邪塢枋而和陵抔土遂與曹州之叢廟而胥傳也哀哉哀哉竊嘗謂古今人主無可以失天下之釁而不幸而失之者有三主焉曰梁簡文帝曰唐昭宗曰金哀宗其可哀滋也殆猶在漢平明惠上

一字不放鬆而姿態溢出非次山中興頌可及

開千古之蒙呼快千古之積憤

陳生啟芸哀辭

華州陳生啟芸字芳潤分守蒼梧參議斌如之孫中書舍人恪之子卅而嗜學年十有四試順天弋獲完整監試貝子奇之夜賜珍饌甲辰年十有八試中式榜揭二十餘日而病病而廢學不克學而病彌劇乙巳春正月十有二日卒噫可哀也才碩者不必顯顯者不必才碩醇愨者不必壽壽者不必醇愨而生旦可以顯而卒卒不竢顯可以無夭而竟夭也何邪蘭芬不浹旬芝秀不崇朝而莽河源之樹高千餘尺邪陰數留[illegible]鳳凰影孔翠失形而梟鳴帳中反擲六博得梟者勝之何邪故曰理有所不可詰數有所不可窮崇道者專守義以完其性惇倫者旁參稽以紓其哀予爰草辭用遺而若王子而轉遣舍人君辭曰辭以紓哀也而予行哀辭既抑且不勝苦哀也噫予其如生何生其如命何

范生觀水哀辭

范生瀏字觀水荊溪婁橋人嗜讀書尤工制義能拔奇於風安內江嘉魚之外而氣特伉遊補郡博士弟子旋食餼望甲常稱尤學業文者爭尊企之七試有司而竟替丁未閏三月病卒邑甲丙掩涕曰亡才士矣嗚呼夫約旋氣坱軋錯揉下隱矣以不第勃賀矣以天邪勝矣絀於虜楊驥矣艱於宴孟邪如明用制義衡士士率[illegible]首而焦神憔慮於此而天池徐氏驊翹尤氏魯仲王氏崇之管氏大復張氏太賢繆氏思曠徐氏問生沈氏青士錢氏子常楊氏奚以宜第而竟不第耿水莫氏即山沈氏勒卣周氏又奚以不宜夭而夭邪夭豎子亦猶其可知者而已若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而予又奚自知之姑辭以志哀而抑以少紓其父母之哀辭曰

行不論關兮予友哉章文不沽得兮千古載光今且奚歸兮歸于無何有之鄉昌黎韓氏有言嗚呼哀哉兮是亦曠遠乎知生之日几疑視同父兮付兮尚其成志焉肯亡兮不亡

呂靜文哀辭

梁人推明孝行山資曰儁行茂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倚雅洪篤又曰不問長往眇成幾日追憶談緒皆為悲端推劉孝陵遵曰內含玉潤外表瀾清又曰惟與善人此為虛說哀哉盈靜文呂子之謂也哀哉予邑嗚呼葉子嘗遊旌川客歲舉博學宏辭名藉甚公卿間而仲秋先歿於京邸妾驟舉梁書曰談對如昨旨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毋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

新安溪辭頌與貞女 并序

貞女歙溪南吳君霖蕃女也字章岐汪氏子晉紹晉紹卒貞女年十五訃聞不食誓志貞守今十有九年矣吳君世以學晉女復克書古列女傳予讃賦新安溪辭爰頌清芬式佽雅化

渾不掩鱗千丈見底新安之溪篤載國史猗與貞叔延陵氏女幼而性默閨譽於譚歲十有五夫亡死矢行二十暵不少瑳齒截芷截紊栽杍載度舅姑虞婕嗣子炁兒何以況之篤如溪水維貞女山黟郡崩施邱陵陸岡浮山不已爰頌以揭隣閭比里經總以上施其之古當逕茲溪淵瑩瀨洪恆旃旗漩湜湜其沮溪綠濯足聖藻自取抑罄水者盍申厥指茄溪淵在荆舒雅言冉溪鏘鳴梯辭窮擬貞廿伊尤附要伊恥釗是溷也若節異旐閣以啓之尚克罄止

以頌作誠作銘

存硯樓文集卷十六

宜興儲大文六雅著

受業　沈　堂平山　編校
丁元正湘亭
姪孫　錫芬蓉孫校字

書札　雜文

與姜翰林

都門謁别買騎徑南到潤先生首擢　大庭奮飛霄漢雖係先日策魁取高第而蘇軾奇才久爲
帝聽文章之美思頤之隆當代儒宗莫或倫比敬賀

某窮居懶惰鮮通　京華音問都無可說獨念先君平日與同時好雅喜治古文詞而皆以武水之遊從侍左右當是時某年十一二先君歸自先生文一冊録授指戒曰此退之末技之著也某是以髮未燥而耳先生名熟焉爽然若浼轉今後三十餘年此事絕成憒也先君謝世謂武邑山右不當考某宦歸又不幸早世以此生平所課選未及通而而諸孤不省又無以省釋行狀之紛叢依仿沮閣先生及海內諸君子以次鑑浣流落也茯惟　本朝文教度越前世商邱寧都長洲相望並起各名　家然所作今古變多遺恨獨商邱逸才迅發不受元明牢籠最爲振鶴而先生文淵深雅正合變無端修約中度則又不啻伯仲遊之今中秘深嚴時論潤色成
聖湖大典以踐一代之文於元和嘉祐之上自百年來元勳宿將宗工鉅老舉無能無待而先君異日雖沉淪泥塗或得以三十餘年雅遊假休沐餘閒俾遺文尚備與鼎彝同其不朽幸甚某隆落家訓不可以爲子先生幸卒垂哀憐無靳之言而有以俾不孝少

追眾庚此而補息黥則寐起肯自賜之齊人之列也其爲感悅無既　敝邑吳某力學工文最有聲吳會閩頃選入成均將敬造門下藉此修札薦懇肅而附遊從之未計先生不以爲躐越也

與陳滄州

人文頓首頓首謹獻書滄州先生閣下昔者宋范文正公清望震一世而推意人才大小兩得無不薦達胡瑗孫復石介李覯徐復文而長於道者也尹源尹洙蘇舜欽梅堯臣邵亢文而副敏者也上官柔文而容者也楊文廣种世衡劉滬郭京馬懷德蔣偕以將帥顯者也張昇王素段少連以忠廉顯者也文彥博孫沔狄青郭逵元絳東西府有威望者也滕宗諒李師中蔡挺沈起熊本侍從監司可聽兵事者也張盥

之奇范楊綜滕甫侍從監司練事者也他如劉叢張自王鼎王綽沈遘胡順之蔣滋周美王獵何涉王仲寶張奇尚敏輩不可勝數而導孫復於羈遊舉徐復於沈閟識李覯於歐陽文忠之所不及議其鑒尤深而識此文正公所為挈天下之才以廓其勳達其德量偉節完而班宋元明名臣第一也閣下奮起湖湘而望蓋海內士大夫數遇閔默而志不少挫氣不少懾貴為藩牧而與布衣羈旅之士講鈞敵之禮此其道雅類文正也故大文敢以文正遺事進吾曾祖上書文正曰閣下試覽其文知其非有求於世者也明歸有光上徐文貞書亦書此語今閣下之清望賢論文貞直當上規文正大文之不敏曾不足以望歸有光惟其志之若相類也故竊附之言推不敢自達於公卿之謁者而又謂世之君子惟閣下適宜聞斯言也故敢以書抉宋元明名臣之所以班第一流者而并書歸有光之言於右伏惟幸卒覽之而察其志焉

識與骨皆非歸熙甫所及

與梁質人

昔曹孟德告劉豫州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荀伯子告王太保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夫孟德所謂英雄伯子所謂膏粱君子不屑道然且非班第一者決不妄假人矧學問淵源根極周孔參逵賈康若不能傅求天下第一流昌言獻之庫者艾魁箸之士耽羅班行塵毛舉一二以塞明問而所舉又不敵本初之徒宣明之徒則宜海內有識者聞之皺指而笑矣乎而險而惟懼其足之前也敬修此簡以診當世之爲劉豫州王太保者

西漢風骨

與潘學叟

郢中膚例傚秋寒晷支離拂亂故態依然而周易出處之文搭莊生鵬鷃之旨聊用忻喜實所置辭頃再閱邸抄知當事者公議將薄蝕日月點綴太清而望路昭融確乎不與臣知臣莫若君不其然乎然而窮除發巧中之木杜蠹瑕抵隙之機度宜一意并心益堅孤節不然則門下之教誨逐軍中之稱罵異事抑有不相類而相通者無當故非王庖與極且殊河漢謹以存獻幸留神也家兄之官草此藏候楚中諸友并斷中懷

答潘圖學

七月二十三日接六月十七日札並承再示既得稱閣子史文學既辭諸生倒於弘討吏傳非借大水之約本園進喫姑以歲試爲圖九日前後發棊度可訖事此冬之交非入都即返江南公務易及里門蔚州又來覊縻長與時文作緣耳或行或止說俟再札也至於編纂之要急在購書問津書目宗文總目子史前帙且紮今雖多零殘而内府搜發必多善本未知近時諸叔攷訂邪抑別中處公缺留與時邪自論子從

抱朴文中子自史記至元史此家常本子不足復論他若鹽鐵潛夫論衡問言諸書如日在東何人不見又若晉宋而下諸家之以子名如金樓大隱猶最著又有書不以子名而同匠稍子如常語植書者未知當採入邪抑剛擯去邪北承哀宏魚豢華譚干寶王隱臧榮緒何承天江淹魏澹吳兢劉知幾柳芳湯悅薛居正李燾洪适耶律儼元好問或修前代史或修其國之史書猶離存若荀悅漢紀崔鴻十六國春秋劉昫舊唐書陸游南唐書家家有之此豈可概束高閣耶查治通鑑綱目亦宜其實傳若古史大事記皇王大紀路史歷朝綱要通鑑諸書尚宜參考耶否耶京師都會名流博雅君子所在多有大史淵蹇之姿兼以頻年意思頹落懼無能爲役但望辰息望聊斷國述此書成後倘復能古今興衰治亂薈萃典要爲網羅諸子別著一書其成邪否邪悠悠蒼天俟之而已。謹復敬候又發狂言

復鄧粵學

番禺一都會自張文獻公余襄公後書史籍者相望明人崇制義瓊山啓震澤之源而倫汪闈場後所諸先正者楷模一世今文治日興復獲司衡南方海天清淑當令移風俗鄉人士文今弟擬趨尊命而家叔舊恙條發遽歸中止甚歉吳中錫年兄子永字子肯雅稱好學貧不克計偕其志殊壯今得一二十金行李當無匱乏也震澤諸生周日藻制義符韓求仲先生文在文附馬君常先生文韻之法又長洲有沈德潛博學爲諸生冠詩凡登古作者之室如早致令譽

一上才望爲孝廉第一或當知之既意重荷進存今撥少息生平雅意斟酌或當於東西樵石樓間備荷旋條對

與吳荊山

淞江鼎聯耿耿至今彌承垂問愧荷何似來札所索緣家叔祖令弟並容緩搨而諸同學近藝亦未易卒致俟彙而歸再斟酌使彼援三十年來海內工於古者竊尋源問路到明人不能虛然大約如史所載三山忠其目今取艾引人此所以見過於師而仍藏師半德不可不爲助質也要當從此處通中籠停苗決擇一是歸有歸宿不然雖汝須角立周房互爭駁議日深而精強坐失高者質櫝還珠下者刻舟求劍深

恐淞科定論何賜何賢此尋究雅義討論淵徹古今十年向進見實非知江字有指點釧錯頗亦自珍惜崇護今詞塲陶代以大使意好者之望且得身上中少傚乾隆元年今當又見已應命打當與應見及前日以文稿致某處倘不盡

與郭畲公

承雅眖肅謝無既十三日晨發今卒不復能造詣徐理前說也陳同甫謂宋以繩墨立國度外之士多不能容如齊宗謗張充小小放手便為文法所羈惟范文正公力保充之孫兀提臨遂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僕嘗一復斯語輒嘆為千百世灣國是者之炯鑑而比日仲丁劇典雅不虛也同甫東序幼安謂四海係望東序唯元晦西序唯幼安又覺璧然不相入而思中有伯恭以調說之益崇安之闕

慈黠撥之英邁而從容鎮於金華永康之閒則宋所以無至沒別而爛而就之之機卒不為大所假此經世之志自歸四海而輒為之嘆息也或者不察乃舉劉史般鑑安定數星之書而皆刻作樓君卿而不得者以當之豈不誣哉兄雅上時此殆詠史一則也門人移鈔中查訖將宗　竺鼎乎又有雋松齡賦明舍弟同載才智頗優而貧甚天下之才當為天下共成之此亦吾黨之責也茲擊懋所中偶成三詩附呈上乞賜數字裁別成否倘蒙兄申意不宣

與西江宋畲伯

前老先生榮任銀臺以縣中輿夫不時至匆促不及祖送歉仄歉仄遂今且再陋後而三晉人士語潘憲之材容論賀務者必曰許公梟憲之霸教而不擾者必曰宋公蓋公論雖低鹽久日以卒者傳之者西江政成續漢陽用公之經畫而補門攝之亦其時矣山西通志凡四十類一百八十四卷業已就緒恐可其事者妄加刊改以至典實抄散甚取抄衰甚或首尾不相續文獻點兵制者在世業識苟不足以解人

事與之擬覽而行誼閱識兵各指所某且甚之感自慚奎潛千百年之學故非人力所能與也今將擬兩序熟覽上不暇自窮新有感車遇貴邑紀懷字於前後六精于之風學暇背使門蓬修錢侗侯崇寶南望且瀟灑務與任賢仗之至

答萬鶴濮

魏叔子文二帙忽入覽叔子嘗論自云蘇氏後無偶未審果否故自多工者而吞吐州國及歐曾王上厠兵六篇思堅法變其律處真不後子由古史論而再論殺及不嫁山簡語尤有能刻尤吾所深服此今之君子宜自以滇黔之世叔子論先墳反帶及東師父兄姪諸書多哀婉可誦而論文一兩尤紆有味之言吸嘖異聲而已無可復悲前云近文苦餘縱之病對此近世以來科舉文古文通病皆推公安竟陵無與於此而潔修得歐曾遺法者亦能合於和濤渢鏡之筋必所放曠安而韋莽不能節制其嘆莽則不能節制其餘鹿門不能節制其踈縱震川不能節制其氣議之習後瑣鬼蔽假稔遵巖奇又不能節制其刻畫古人之迹歐陽文忠與子固論介甫文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顧刻畫皆于少能自拔益屏肯受節制而節制反踈者此則遵巖之短也夫古文至宋而體一正宋之體至嘉靖間王唐諸君子而又正數百年之久諸君子之才力豈無翰飛翮運思以遺皆王

而追孟韓者然卒屈首於此而其有得於古作者之旨以模楷百代則亦非諸君子不為功傳曰法後王言其事變近而可循孫吳自韓岳以後雄出及至英衛節古法運之兵亦足以制群雄而拜衆其書於學宮諸君子蓋亦文之英衛也叔子文與朝宗侯氏並雄於今而御過之叔子自敘云不名一家其論文亦以為日衢星變山崩水涌衢之所不能禁者之所不能禁而推本古文之終無以自外於嘉靖間諸作者之石故其文屡可師法治科舉文亦可時時採服以為舒縱者之藥石後必發遺米當更覽也

與馮夔颺

昨承謁者答戒途尚未畢邪維新而化四海顒顒且再有習齋之宿而李艾塍孫七先太非所以端民望也願足下少俟之季子曰去就之義當內斷於心客歲春夏交闔坐臨川師齋析此義殊發臨川再起僕不復陟其堂未獲聞緒論然設令比者俘平餘暇遊覽博議庸無以易此至於仕路屯亨蜾蠃醯鷄亦足研算但竽瑟不可雜陳齋茶不可錯御而朝夕親聞形容勢擊低拱寒默叔用此爲愧江湖一日名山萬年愛矣清標下論颺則若謂不至不如潤浮肅略不如收聲此又颺居以錦之外爲非所陳於大雅也諱

此札係徐侯面展

蕭深

答張豈石

湘中人物自古爲盛書讀漢吏部邑佃莘洎宋景定咸淳有元賊將於闔越迄明中葉湘州公振之崗論其書僅爲三數者年以來文治既融洞庭南轉復得長兄昆季萃三湘之英秀衍千載之風流詞肯清雄態揭鶴峙程文初並稱甚江東古所謂尹造蓬門壽觀爲豐者於茲見之經世大業久旋僞者長沙復歷湖陽未齊代有其人自常討論審與倩今傳後而偶氏獲耐世需弟又以樵悴漂泊之餘先海內人上觀之幸甚幸甚金陵都會既借光寵乎漳佳麗亦望清操吉君章譚遠於騎曹武子周旋於戎幕兇楚偽爾前後同符細論深辭行復有日執管題札瞻望匪遙令弟制藝超元肅朗峻出天外詩魚竟陵亟足多讓朗鄉兄詩律雅類公安裁俗未周均斷申意依縣寧鄉陳張諸子比復何如并斷示用張南楚之軍薪咸零陵之紀是所望也不盡

答曹蕩庭

辭業通者宜取而不克通者不宜取貨產饒者宜於取而窮者斷不可羅取高少者客可徐取而辭業通而齒稚高者宜斯不議賄賂取蒙覆所持三說也然用此召怨於高貲華胄密拙巧搆必欲懸衡一手操縱自察程式亦全不著點墨然後逞厥志快厥處而謗者皆聽其辭故至夕策嚴塞而不少悔亦庶幾可復見海寓單惇之士矣抵舍而病劇病差愈牢固雖極不關一事不留一椽非直宛拯難不一面當塗

此比日之所以痛劇寶爾至於飢餒不能出也東冶蕭淵風氣殊古本雅意辭別紙又承賜因爲奇課業王明焦趙衛陳諸君義皆工而金君尤高嚴章雲開岐派殆合同而化矣蒙竊服復有晉扬經義雅以疏明理奧爲本變典經綸策次第一義若覆議賢論自春秋釋例發微外直無庸措致至威會陳賈諸人語并不宜標題恐類釋氏呵李能眠精思蟲馬人之淺現馬身而匪可謂格致答畢工夫故宜附起及此也抑明人說理妄正前不暇論後惟王明仲鄭定宇楊

復所願留易金子駿玉先生雅有嗜味雖所詣或淺皆義指時多竝雜而然皆宋時鄉儒工夫要是真實不非語文前輩論律師道文日其義淵然靜深非爾文字文日義者文之內非若其它膚貌可以勦襲而得此語尤宜後參之皆應彼時氣羅露罷雖一二變終是有根抵功名與僕在講照爾苔字皆千講粹語得勘心解者當代作者集孩道法能以定宇復號之靜修淵道之閩義有後應德照爾之偷學亦庶乎其可交皆張君一先生出花止真辭甚放及答南學訴藝

而始特然一出於此嗚明南榴菊藝政敘蒙前刊數甚未及市紙煩印今附上一冊敬敘之至科舉之學略在序文可檢也王范兄比何如焦先生斷侯隆錫是皆已陳成兄與其兄皆貴郡諸同學蘄中意昔宋道思定公南行與曾子吾客言其語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尚在朝廷無有問之今海內人才自在校塾家亦無諸君子之許苟調護而無忘忠定偕寺留語也

王云勉曰文情宜識淺辭有變

答吳霖蒼覲暘冠山朝坦中

大文頗肖頓首山婁清近何故勞逸殊禮時康財其它寒溫語概不敢至若夫舉世競習八股而知者寔難自明初解大紳李何輩法度寔衛至守溪王公益昌之前輩序蔡蒲門脂容潤氣助其神明名山大川領其深故蔚然中毛有其精理行於流水翼其大機此千萬人皆覩記者也守溪而降歸熙甫馬君常曰銘鑄經傳變化無迹荊川推爲本朝第一良然夫荊川文師守溪而推讓歸爲第一此當微參之荊川嘗

曰吾文已過關薛仲常尚在將過未過閒茅鹿門謂唐多匠心而近於風雅薛多奇氣而聲出金石又嘗與仲常論文曰公於時藝可謂項羽鉅鹿之戰借乎兵律猶少疎當讓荊川一步仲常遂投筆而起此語兩中要害故仲常不得不投筆服荊川所謂過關者亦甚可窺見生平破題文字可參伍荊川此二人下筆六比觀見淵副響于康熙小試久滯洎處山都借有得歲科試皆第一而布政使司禮部試亦聯傷嘗曰文章不同而遇亦因之前輩序蔡辭日瞿之養尉然而深非關文字故其堅剛之骨清純之氣貯行於則獻停其之中文曰近日習靡不振所缺在養養者文之內非若其它膚見可以割襲而得此論八股尤精微語宜微參之舉此因家餘可例推孔璐黃太常宜陳因城神脉風度文徐論乾吉萬部經義如休寧程篁墩學士湛甘泉皆詳於一言不亂步不苟貴谿許文穆公春容和雅辭合體要有盛朝者斷氣象如歲寒入其細等稍可參而發源海松雪先生孫緊機隴爲隆萬時名手它若黃梅陸中承嘉魚金侍御鍛鍊楚騷其離吳越音差遠矣

論夫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明文經貿引日丹九轉而鐵金下錘斯器若豫論入滴沈潛含茹貫通渾滿以擬造於宇宙生心造化在手之境而則孟子守身孝經顯親皆在其中矣明發有懷日邁月征勉之勉之

華孫曰推論文藝而通性命之精

答沈確士

十年不面時企清塵承惠賜歸愚文鈔原遂質練面論古近體詩旨尤逴受之之焰不焯于南海新城薪州而焯于長兄之一紙書矣銀山即蒜山識極精慤襄嘗作是說尋以石公山例疑既而思石公之役戰艦交焦山南北江中故繞帥得倚江岸夆阜從容指麾而蒜山一擊冦若無所置足十萬衆奚蹤墜崖下余君云古有蒜山無銀山足破載籍之疑快絕快絕至焦山定以焦山戍爲正鄒程邨先生辨焦光頗末

并無牖贊當俟後賢績志詳正而以蒜山附金山不公山象山附譙山足成之矣承賜歲科試卷粹然華整乃爾極詣此匪徐文長尤瞻迥陳君公王務仲管席之張元長穆太質徐思曠曾端甫龔學獅周伯舉周勒卣沈君生易曦侯劉士雲楊子常王玠右黃錫余傅平叔諸公之文也抑匪陶樸庵卻道如吳寬龍孫子虛杜靜臺夏官明林北海鄭孩如李衷一歸季思顧開仲張賓王朱與白聞子將陳仲容宋羽皇章大力張元岵艾千子譚友夏羅文止潘毅虎彭燕又魏叔子徐闇公諸公之文實克偕勉庵芝臺後先標映以瀾目洞庭正法眼藏而比猶若少俟者蓋集已重友朋之責意者于前輩在閱二編文韻三集暨四十八鄉四十家諸傳選抑宜覆繹焉夫比目擇言家亦嘗采在閱文韻態度而變通杜宋艾楊之定式矣然而得其虛未得其神也古語曰人知神而神莫知不神而所以神是且了不異人意適在不疾不徐若近若遠無畸過無畸不及之間以俟海寓瑰奇綜洽者弁雅有胆識者降心頫首晰夕參覈乃克闊歷乎

常雖飽帖之磨鍛而殊鮮所齟齬而不入于前輩論文曰升頭曰金針曰中聲曰文之内剤是物也而自良兄一二齊輩外又孰與言之揣藝一冊呈上襄匪在騷瞻迥房仲太質制義抑重騷唐曹唐胡曾李咸亨山甫諸詩編皮覆推勘黙得茲格蓋業已蕲解免于君一燈花以後師道蔭豨以前暨仲常將過闗而未過爺勺秒忽之差抑亦以義仍之古易知霍林之古難知震川之雄渾易知震川之清貴難知而荊川之縱橫捭闔易離于宗若其盤旋蟻封之尤宜善爲

解也甑薪海寓才學名宿士翻衍道爲直道逆因機
作化儀傳萬緒一嫩脊濟新州天台頓超妄乘界惜
師洛文友二兄當日劇談未獲了了言之長兄士林
冠冕謹禱賜海至于讀立萬仞江左本色曾不以辭
章地望少掩亦不以少貶此則所謂和可羹而致而
養者文之肉抑匪若其它膚泥皆可剿襲得夫性神
以鮑氣者之雅克凝衍宇而蠶斗夜邪蔡之蔡之雅
脉刻續集否藝林中規孟貴目可得聞否貴郡同學
想中意侯若寒伏惜爲道自愛它俟白悉不盡

此制義金丹九轉訣也

與傅松齡

得字殊爲鶴灘先生追尊也若屏師以京尉不敢輕
破例談之詞苑之設至明初而院有監坊局始盡爲
一職盖三百年來羅文毅文肅二文莊章文懿莊文
簡陳文恭文莊鄒忠介文莊楊文憲趙景仁唐襄文
文衡山瞿文懿鄧文潔潘谷息文端黃平倩姚文毅
張西銘鼎儕業已暉渾而吳文定王文恪之侍從尹
澄閤林氏文安文僖文恪之三世袞文耀十四太師
幾爲院中盛事者尚宜稽概并附學故皆王文恪公

佐銓晉古科毅外宜做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辭之類
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超然出類者
拔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九有官者加秩數年
之後士類輝耀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腹閒之陋
其所著震澤長語亦論及之乃年二十時嘗蘊是志
斷折古今文之義例下古文詞詩賦工經義者無相
掛皆月傳宋齒張孔李諸君子無傑僧唐試吏部得
官如韓昌黎李玉溪所指皆向日祠論此亦宜旋試
則所宜者也吳觀行過山祭方山諸子皆中意不盡

卓識確論寶其言可使天下無滞坊

答張耀先

尊公先生墓誌銘太孺人孝行二則敬呈上疾瘳後當益爲道自重不佞自客歲長至後亦病疾七十餘日今未全瘳也相去遼邈無他策勵惟誦習時進學而已昔求比何如遠獲簡云中冬更定此自關大夏下自敝賢喆之言光我蠢非人力所克與抑尹師魯按銘況公集當書太原人此稱郎州後第一立言士也尹子漸師魯邢靖諸集亦宜入經籍其餘尚多互推者正不知何時而將獲一一細析耳玉峯仲意其太孺人之喪前書一兩或用懸紙或用介錢酌之劉李明諸君仲意高不牛出沃貫行門稷山間河津張諸君仲意馮梅之選貲省而試者何人聞亦甚拔翁尚门久別名山今尋到勿思舊友祀吾宥此亦南北交游之要言也餘不盡

勛望殷切以自愛是以遠

與師軾弟

比滌暑山莊戌從它舍既以羸病復疾復强動劉子珏之詑輟席於揚烈橋講舍張思曼之三千買稻無製新食此殆假其便也開延邸館尤宜勤誦書雖鄭氏周易麋氏穀梁今皆遺篇而孔賈二氏三禮疏義海寓學者所得肄貫爲揅詁檀建宜彌加綜析文儀禮經昏一篇不暇論義理奧尤嗜其辭之選變誦數不輟奮勤抑勝黍以後世家讀家儀諸書補賈氏之遺而竟未就此爲恨恨抑亦汝曹所宜篤念也史傳

自雖卒談如劉子政揚子雲蔡伯喈陸士衡潘茂挺尹思曾虞伯生諸紀錄與注亦學者所能講肄雖斷文斷簡抑宜時繹之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司馬長卿曰服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諸葛孔明曰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韓退之曰作爲文章其書滿家此所謂前哲之微言不可以昕夕而少忘不可以字句而少舛而於旋邸尤要也張徐二生資官高詩尤脫塵氛若繇此深研定遠漢樓庸可詣

答管觀姪

青山莊主人來邀四年今歲不得已應之扃珠家蕭冬孟行當歸也張徐二生研精詩律差慊也明入論制義甚樸性則用吾文已過關薛仲常尚在門過未過開爽陽使有一半禮陶樂淑氣象此數語乃制義豪翁尤宜特思六家中惟見湖人品最高其清和境前蔽唐錫尤得員味予嘗以岳裴揚韋蘇柳詩格擬之而世裁品爲圓熟者藏鑒殊淺震川今古文安溪既爲假氣尚太過而本原寔未及奧邃經史精蘊胥

在混茫堆垛之際不可以成收齋一序而遂靡然從之今流傳制義中予舍問於子貢篇景公說篇已在秋山脫木境其它雖號爲古文氣脈精實理路者要之未臻神化也如蔡虛齋湛甘泉魏莊渠文淵源使自不同細思之凡評擇可類推餘惟愼之

禹貢

古今言大禹治水未有如正義之明達者正義曰禹通九州並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兖州兖州既達又東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南通於揚州揚州既達又西通於荆州荆州既達又從荆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達又從豫而西通於梁州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觀此則九州地勢水勢高下先後之宜暨經文之次第皆瞭然矣而揚西通荆荆北通豫豫西通梁梁北通雍尤足以該河渠諸書之經畫而破古今之疑乃知經義本明且經而後世爲水學者自失之也惟兖州既達宜言東達於青不宜言東南達蓋條冀州爲文錯經者其善觀之

吳明經

水平

總要曰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決堤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通典謂書水平之制曰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爲三池池横闊一寸三分縱闊一寸深二寸二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二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轉腳下高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到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勾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上三尺面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應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川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此亦勾股海島之

遺法書之以備經世一則

濟用

水

街亭絕汲道而敗今隴城關有街亭泉不樂闢井泉而破若此類者志乘博蒐不具書通典曰飛鳥群翔其下有水又曰尋野馬黃羊蹤有水宜志之北征錄曰尋泉人山邊道及砂磧之處之水皆掘一穴各二石許用溉遂艾滿中澆之人掘閉留一小穴相通四望之但見烟出之處不論遠近掘之得泉脈也妙哉石山中削近石掘之如土山則草木掘之砂磧擇高處掘之此說故深但烟出多太陡深更妙亦但尋烟出處

行行水食頃烟未出者再開一穴求之無不得泉脈也宜博志之角鵰飾虎凡人入山持牛羊等角於上風燒之則虎山精迅速避不敢見形蛇蟲絕跡井泉賦內多生蟲豸爲害者投馬骨於中則絕跡升志

活用

延漏促漏

延漏促漏定變要術也唐大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爲留後時馬璘奉詔徙涇其士衆皆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懸發頗勞怨力爲將王童之謀爲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爲約矣秀實乃召鼓人佯怒失節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更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曉既差互亂不能作變日遂誅童之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嚴警備夜半火發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宋師平成都綿州都校全師雄謀亂約三鼓攻

城時將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遂襲破之又亞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曹翰及諸將奪其城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伺晨鐘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此延漏而衆不集變不得作者也唐王翃爲河中少尹有悍將凌正橫暴屢軍政約至夜鼓譟斬關以逐翃有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變其期賊驚遽遁遂誅正河中獲定此促漏爽期變亦不得作而遁者也劉宋檀祗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向州進天陰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上聽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股入祗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更鼓懼曉必走賊聞鼓鳴將謂曉遂奔散追討殺獲之宋初平成都馮瓚知梓州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劫村民數萬夜攻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薪梃相撞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衆遽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恐遁去因縱兵追之擒斬進招誘徐黨千餘人悉放其罪令復業州境以安此

促漏而賊懼曉因遁者也要皆出之以詐譎武策者考焉

要拈出

逸史

唐開元中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使善畜馬自南北中
使鹽州使監長戶課牧之册至四十三萬匹扈從東
封赤白色成霞錦帝甚寵之會毛仲生子遣宦者賜
五品服毛仲倨不肯拜受曰畜乘蕃息以實屯伍上
功也且吾聞南衙中有伏獵侍郎是兒乃不堪三品
乎先是毛仲置酒宴客左丞相璟獨不至既而敕朝
臣宴毛仲家璟復稱腹痛遠歸毛仲固不快時帝改
麗正院爲集賢院置學士員供從甚厚學士上日賜

宴命朝臣賦詩舍人陸堅詩曰頑權誠讒欲從此接
衣窮蓋以寓沮諷也既而建議曰罷之右丞相說曰
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小而所益者大陸生之
言蓋未達耶帝聞遂薄堅毛仲益不平帝好文雅重
進士科以考功郎望輕詔用禮部侍郎知貢舉州郡
貢士甚衆適毛仲從服遊興慶池還鄉貢士三五輩
群詣當道開道質曰而曹從百蹄馬不如日識一丁
字或手寶一笑曰人奴之語未卒毛仲勃然怒曰此
爲我也疾驅去歸而憤甚是時內宴用舞馬毛仲兼

領教坊使疾趨中廐教百匹馬舞且沃巨卮酒酣
起撫銀州監馬背曰若種族幸食三品料號立使班
今若又供奉翰林儀鸞司若試一鳴用例吾班且若
矣以舞進御乎翼日曲宴朔方北庭兩節度使銀州
馬舞領杯曲折旋類仰雅合律節既而忽頓足奮迅
盡躍裂三重席類攫搏狀帝初怪之毛仲乃啓
教鄉貢士語且曰贈國質挫軍威是不可長內常侍
臣思勗先狎北門奴官滿言於知貢舉臣奏試舞
馬詞比支采道擺路詩者背斥之海內士莫

不所氣進士六科首也自是明經書算律學銓試判
多取處白集賢供饌亦寖薄及天寶末詔試草澤士
千餘人率罷去左丞相臣希烈而下表賀野無遺賢
士氣傷喪卒名幽陵之變兩都皆蕩覆而舞馬寶始
階之禍也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斷天下當毛仲
盛時詣負易能奴千餘又多市健馬思勗等旋發其
姦賜死炅貶岐州銀州馬後復奮迅類有所搏飛龍
院使以爲妖而劍斬之
史臣曰臣嘗從石室得唐史記一篇紀事多異劉昫

宋郊書職官秩亦差異六典然指殊慨造故錄於葥夫馬賤畜也而兆天寶之亂孽沴滋甚後踰二百年郭崇韜猶覺頻慄肌日至於騎馬亦不可騎迄宋慶曆中王拱辰傾范歐陽諸君子復師舞馬故智曰今日一網打盡矣嗚呼有國者其監於茲愼無忽哉

思入九天九地史記貨殖傳之文也

逸史

唐建中初天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華再貶戍告衡山處士處士曰黃歇有言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敝管與亦說管莊子曰一舉而兼兩虎彥有之鷸蚌相持利在漁父淳于髡曰韓子盧逐東郭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劉表曰韓盧東郭相持而遺田父之擒今鷸既集於澤矣㕙既顛於谷矣兩虎既搆矣駑犬既日伺之矣而況水濱有漁父睢盱有田父夫胥管莊子也吾恐蚌且爲鷸盧且爲㕙而況盧之環山不翅三騰山不翅五而莊子之一舉且不翅兼兩也無何滑州代平章天與罷爲賓客逸門下處士曰禽不知虎之即已而兩歸其死於虎以消管胥天與智吾不信也

秋風入松萬古奇絕此南華嫡裔不得以孫隱之

劉復愚相目也

逸傳

孳坐陽左坐于繚缺方叔武襄背坐冕坐涖曰盍擇言孳左其于门亍與爾言陽右顧曰唯于繚缺武背曰惟卒事冕從者書所擇如左虺曰五鄉门闕黨曰滄浪名门蝱曰蚋门蜻曰龍曰魚门維又曰南子曰西子曰吳孟子南宫适來曰夫二子者之言何如陽右曰淡備孳曰然又問陽门敏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既而曰吾有所受之也南宫适不答駕而去门斯人也無门者也如之何其拒人也

太史公曰蓋魯君子左丘明營恥之不書於春秋傳國語故逸而子夏曰商聞之矣蓋夫子學琴於襄子夏聞之襄子云子二復南宫适語有味哉有味哉倘孳𧯹白圭之詩者非耶故書其畧傳後有考焉

因書而遂成皁塡以上之言然蟜猺蟲魚雖爲助我張目者擿爲游戲淺矣

卞和

管傳成卞和書猿賦序因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從相去遠矣哉書其條於卞子之傍特亦其面以示猶有慚色夫曰直文仲慚也廻楚卿尹之慚也而特恐楚卿尹不知慚則無怪乎文仲之面了無慚色也成卞賦曰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己之不可遇猶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雖亦泣血而刖趾然剖朙于石璞而卞尚有殘軀管者無恨知己之亦不可遇也于嘗謂古今工言

十作臧嘗數刪存者多矣然未有如成之快者也此篇言足以發難知之隱而如凝式書華嚴齋禁之俾不顯而不可得也然而曾未聞其面之少赤也爲語龍卞者曰夫夫也今若此行有所謂知己者且不旋踵而免遇之矣曾未嘗見河清矣 親卞和事者多謂楚人刖和殘軀其名在遇而成卞卞和自刖以細語曰和殘軀以淳里為十行身每高人一諸文人用意每深人一步記之記之

姜西溟曰入神之筆頡頏昌黎雜記

釋嫉

語曰入朝見嫉入宮見妬其要具于尚書秦誓四言顧媢嫉有二或以權勢或以文藝權勢雖極文藝軋之文藝雖工尤工者軋之而紛態百變矣若鄒衍之于公孫龍唐勒之于宋玉李斯之于韓非楊勝公孫詭之于鄒陽公孫洪之于董仲舒張湯之于揚雄陳球之于蔡邕郗慮之于孔融王粲之于王朗鍾會之于嵇康呂安荀勗之于阮咸盧志之于陸機王導之于王羲之傅亮之于顏延之魏收邢劭之互排王

孝籍孫萬壽之特感裴行儉之于王勃盧照鄰駱賓王武三思之于陳子昂喬知之張說之于李邕李林甫之于張九齡蕭穎士盧杞之于顏真卿吳通微之于陸贄竇高之于柳宗元劉禹錫呂溫王涯李德裕之于白居易牛僧孺李宗閔之于李德裕李逢吉段文昌之于韓愈令狐綯之于李商隱杜悰之于杜牧王鐸之于羅隱徐鉉之于潘佑張洎之于徐鉉陳彭年之于楊億王拱辰魚周詢之于蘇舜欽王益柔錢易之于歐陽修王珪舒亶之于蘇軾蔡京之于秦觀王黼之于汪藻秦檜之于綦崇禮洪适之于周必大何澹之于陳亮史嵩之之于徐霖賈似道之于文天祥蔡松年之于党懷英王庭筠胥持國之于趙秉文雷淵李獻能之于李汾王文統之于郝經元明善之于虞集李賢之于岳正傅瀚之于程敏政都穆之于唐寅李東陽之于李夢陽康海王九思朱日藩張守敬之于趙時春王慎中夏言之于黃佐霍韜之于任瀚嚴嵩之于趙貞吉王世貞吳國倫徐階之于茅坤申時行之于湯顯祖郭正域之于焦竑張問達之于

李贄李三才之于湯賓尹饒仲高桂之于王衡孫振基劉策于玉立之于韓敬馮銓之于繆昌期溫體仁之于張溥鄭鄤錢謙益之于陳子龍張志發之于黃道周楊嗣昌之于楊廷麟張捷之于夏允彝比皆撼諸史册灼灼在人耳目間者也而叔向縱蘧曖姝塗祿流不具列苟萬世上觀北牧才之公倘不覺爽然氷釋而渙釣廢其永嘆乎

引古事一出一入筆具春秋非泛泛陳史傳也

論文

古今揚摧文辭衆矣宋潛溪與子充論文賦詩簡子充兼寄胡敎授仲申曰當其操觚欲鼓舟收視返聽探元精游魚中鉤更深泚筵獸投穽離叢坰斯須朝崖變夕谷惚恍西游秀東陵精神所至萬物羅橐籥亭毒縱復橫眞宰贊邦見鄙鼎中雉高辛陳五韺淳圜鐘厲振逸響紓麗鸞雀流文翎殿森五刑布秋肅華潤百卉含春榮勁如韓彭將龍虎仰揭斗柄麾欃槍鑣如長楊駿羽獵蒙茹負羽驂鸞旂高排霄漢跨

箕尾呼噏沆瀣游太清未發直墜九淵底察之無跡聞無聲幽入陰宮作鬼語秘怪詭俶難爲聽劃然大朗赤於火景曜所錄流爲璵似兹妙辭造化軸可以小技相議爲此能探其微弁能窮其變非尋墻摸壁所能窺非一知半解所能矜

詩重炎日許牛千萬里充棟千百年惟明眼人能拈出

作賦

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此推尊至言功侔神化未可以西京雜記爲贋書而遂輕之也又雜記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又雜記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桓子新論子素好文見子雲善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兩近世揚愼蔡赤牘詩話又載揚雄答桓譚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歸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服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胥宜微繹之以爲服習衆神之權輿而後所謂包括宇宙總覽人物乃可得其窾會無俾墮入於賦名六合之學曁枵然大而手足不能以自舉者而賦家惡得之於內之不可得而傳也於是乎始傳

通峭

江南北書法吳侍中江都皇休明象第一吳志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峭象斯盼其間甚得其妙吳錄載象與友論草書曰欲見草書宜得精毫甇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汙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夫草書磨刮且爾則他書之通峭背融雅可類繹也廣川書跋載象尺牘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此可繹象之不妄展筆也又焉得通太平御覽載象醞梅詔曰歸想必醉令醞梅蘽苍以相待書跋亦曰今作醞魚梅蘽相待既和且平筆適類之文焉得峭宜其為江南北第一也夫此豈惟書法也哉蘇文忠亦然唐子厚恨剛習之恨通宋景甫子固予由恨通伯長仲塗介甫明允又恨峭惟退之永叔子瞻無峭無通克叶厥中

何屺瞻曰以書法喻文與前人千百言弗逮者而兩盡其妙

倚簡

文何以倚簡也近世以來操筆為文詞者其詞日益多而道日以喪又日以敝故倚之或曰子言道可也古之志於不朽而立言者多矣或喪於道而不傳或不喪於道而傳是多不出於倚何安所用諸曰天下有離道而可以為文者乎無之六藝亡論文之傑然名於世唐宋來莫若韓柳歐陽蘇曾王凡數君子者語其無與於道則可得其文豈無與於道此不知道且楊州品其後然文字依倚於道若無所依倚則直等於近世之文樗然無有者不可以為文又如遷誦後諸記決不能淸迥深靜令人可長諷也吾之所謂倚者如此蘇氏之文人李英之曰暢予謂蘇氏益能簡者何則事理明而氣實假令出其策議書疏之意令近人引紙述之決不能行數止然文忠文至黃州而益簡至惠州昌化軍而又益簡益有得於淸迥深靜之旨而非世諸家之工於言者故其道雖不醇而若概不可遏則必不可以為簡或曰此言靜也非簡也夫文未有不靜而能簡者亦未有不能簡而靜於

丁者蓋古之詞極烱波嗚咽峻體嵯峨之勝而未嘗不於簡者發之今之治古文詞者多見及此而未及此則不能無所執甚且號於天下曰我知道也噫士不知此吾知其不可以治古文亦可以入堯舜之道

菰蘆

吳雲陽殷禮通占候張溫以入蜀亦相諸葛亮見而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殷氏家傳又曰亮與兄瑾書殷徃嗣秀才今之僑脫者也禮子基通語曰府君字德嗣窮不好弄潛識過人爲郡吏守吳縣丞大帝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遷至零陵太守然則張溫雖坐暨豔累而禮固未嘗坐溫累也夫東吳菰蘆豈指雲陽江中諸洲渚邪長波萬里壯氣干霄未可薄菰蘆中人胥窮士也

賦截句曰圖山東去海門收西望三江匯泒流此三江匯口非三江口也麻城北三十里古名三江口桐城驛路不驛南池州李陽河遞司北江中乃三江口也聞道秀才殷徃嗣菰蘆叢裏碧雲秋

東觀

南陽畢侍中延叔堅篤與前越雋太守李文德書曰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晨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又篤與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麴麥飲化益

之元醴折張騫大宛之蒜歃晉國郇瑕之鹽蓋世本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卽伯益也又與無錫高義方彪書曰今茲以五經爲鼎簋書傳爲俎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蜂也宜勿以爲念然則叔堅敎授鄉里嗜學至矣而文德晩在京師以叔堅有王佐之才欲令公卿引用之叔堅書所謂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者也良可無庸

示學者

孔子適楚出於林中見痀瘻者承蜩猶掇謂之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瘻丈人之謂乎此語人人能道之今書示學者亦曰爲學當若厥株若槁木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

惟卷帙之知曾不以萬物易經籍之一卷一帙焉斯已矣彼用志易分者願無過吾門也

方文輈曰談道攡文並屬至言宋元後語錄千萬紙皆仕宦捷徑耳

格言

藝文類聚載諸葛忠武侯誡子書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忠武集又載誡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太平御覽文載誡外生書曰夫志當

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此胥格言也而寧靜致遠尤為樞鍵予邑湯世調先生嘗亟書之又北堂書鈔載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相天下者寔可不聞南中志載書曰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㳟朱提銀重以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此亦可以備警誡當偕三國志忠武傳暨裴松之注日展誦之

闡發先賢垂誡後學格言至訓教思無窮 八